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四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四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一四五册目次

史部・史鈔類

國失火故以此厭之耳未幾齊果上言火災正郊日也上議西征隗囂憲諫未可上不聽已至隴頳川盜起上急還歎曰悔不用郭子横之言

許揚

汝南許揚精術數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鴻郤陂聞揚曉水脈召與議揚曰昔成帝用翟方進言毀陂尋蒡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烹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明府興復之將應謠言誠便晨即使揚典其事揚爲起塘四百餘里累歲大稔豪右大姓惡之共譖揚



於晨晨收揚下獄械輒自解獄吏懼以白晨晨驚曰吾濫矣即夜出揚遣歸暮夜昏黑道中若有火光照之者

王喬

顯宗時王喬爲葉令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之言喬來他無有惟雙鳧從東南飛至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詔上方詠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日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行於京師其後天忽下一玉棺堂前吏人推排不能動喬曰天帝召我遂沐浴更服寢其中蓋立覆葬城東土自起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帝後取其鼓置都亭下寂無聲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謝夷吾

夷吾字堯卿烏程長有贓罪太守第五倫使夷吾案之夷吾行縣無所案但望閣一哭而還縣人駭莫得其故及還白倫曰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游魂假息非刑所加願勿復收倫未信月餘驛馬以長印綬至曰某日長暴卒

李郃



郃字孟節初爲縣幕門候吏和帝時曾分遣使者微服單行至各州縣觀採謠俗有二使當到益部投郃候舍適夏夕露坐郃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黙然詭應曰不聞也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此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二人亦不言而去

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時猶爲吏太守心奇之召署戸曹使大將軍竇憲內妻郡國俱往賀郡亦欲遣使郃諫曰竇氏恣横危亡可跂矣願明府勿與通太守固遣郃乃請自行故所在遲留以觀

國失火故以此厭之耳未幾齊果上言火灾正郊日也上議西征隗囂憲諫未可上不聽已至隴頳川盜起上急還歎曰悔不用郭子横之言

許揚

汝南許揚精術數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鴻卻陂聞揚曉水脈召與議揚曰昔成帝用翟方進言毀陂尋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明府興復之將應謠言誠便晨即使揚典其事揚為起塘四百餘里累歲大稔豪右大姓惡之共譖揚



於晨晨收揚下獄械輒自解獄吏懼以白晨晨驚曰吾濫矣即夜出揚遣歸暮夜昏黑道中若有火光照之者

王喬

顯宗時王喬為葉令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之言喬來他無有惟雙鳧從東南飛至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詔上方詐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日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行於京師其後天忽下一玉棺堂前吏人推排不能動喬曰天帝召我送沐浴更服寢其中蓋立覆葬城東土自起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帝後取其鼓置都亭下寂無聲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謝夷吾

夷吾字堯卿烏程長有贓罪太守第五倫使夷吾案之夷吾行縣無所案但望閣一哭而還縣人駭莫得其故及還白倫曰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游魂假息非刑所加願勿復收倫未信月餘驛馬以長印綬至曰某日長暴卒

李郃



郃字孟節初為縣幕門候吏和帝時嘗分遣使者微服單行至各州縣觀採謠俗有二使當到益部投郃候舍適夏夕露坐郃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詭應曰不聞也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此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二人亦不言而去

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時猶為吏太守心奇之召署戶曹使大將軍竇憲內妻郡國俱往賀郡亦欲遣使郃諫曰竇氏恣横危亡可俟矣願明府勿與通太守固遣郃乃請自行故所在遲留以觀

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已就國自殺諸交通者皆逮速惟太守以不預得免

段翳

翳字元章精占候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得其術辭歸里翳爲合膏藥并作簡書封筒中屬行付生囑曰有急可發視生到葭萌與吏爭渡吏乃撾破從者頭生急開筒得書云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即愈生如敎服以爲不及

折像

像字伯式其先爲折侯因氏焉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通京氏易好黃老言父卒感多藏厚亡之義盡散其金帛貲產施賑貧乏或謂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坐自殫竭乎像曰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家殖財日久盈滿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墻隙而高其崩必矣吾以是薄其禍也知者服其超識

樊英

英字季齊博學精數隱於壺山之陽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應順帝永建中以策書玄纁徵復不應詔切責郡縣英乃不得已行及到京復稱病强輿入殿然



禮猶不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慢朕英對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殺臣臣見暴君如見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布衣環堵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賤臣臣非禮之祿萬鍾不受申其志簞豆不厭陛下又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尋以病罷歸英嘗西向潄水以滅成都市火故以方術顯

公沙穆

北海公沙穆家貧力學自爲兒童不好戲弄嘗居建成山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一夕忽暴風震雷有聲自外呼穆者三穆不應項之呼者自牖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恬弗顧妖亦尋滅

單颺

熹平末黃龍見譙時單颺明天官術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矣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是冬魏受禪

郭玉

和帝時郭玉爲太醫丞多効驗帝奇之嘗令一嬖臣

差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竊疑之帝歎息稱善玉之術行於貧賤無不立効而於貴人時或不愈帝每令貴人羸服變處致之一針立差

## 華陀

譙人華陀精方術年百歲而有壯容其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結於內針藥不能及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腹破背抽割聚積若在腸胃則斷絕湔洗除去疾惡已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經一月平復如恒



其治療多奇中難枚舉志其一二

河南太守劉勳有女年二十五左脚膝上有瘡癢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者七八年迎陀視之曰易耳爲用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二以繩繫犬頸走馬牽犬馬困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人拖曳約可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貫蛇頭蛇在皮內搖動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而無瞳子又逆鱗再以膏散著創中凡七日愈

有一婦人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冬十一月陀令坐石槽中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婦戰欲死灌者懼陀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許既滿百灌陀乃然火溫牀厚覆之良久汗浹出著粉汗燥病旋愈

有一郡守病久且篤陀視之以爲盛怒則差乃直受其餽而不加治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大怒令人追陀不及瞋恚甚因吐黑血數升而愈時曹操積苦頭風眩聞陀召之陀爲下針隨手輒愈陀後爲操所殺



## 費長房

費長房汝南人也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獨懸一壺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見惟長房於樓上見之異焉因往拜翁知長房意謂曰子明日更來長房如期往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味盈其中共飲畢而出翁戒勿洩其後翁謝去曰子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酒不能勝令十人扛之猶不勝翁乃笑下樓以一指提之上器如升許而二人飲終日不盡長房遂欲從往求道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

家人見之乃長房身也以爲縊死驚號殯之長房時立其旁而莫之見於是遂隨翁入深山歷試之蛇虎中不動翁以爲可教已乃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心難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乃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自至矣旣至其投杖葛陂中又授一符曰以主地上鬼神長房遂乘杖歸來幾至自謂去家若旬日而已十年餘矣投杖陂中顧之龍也家人謂已死不信長房曰往所葬乃竹杖耳發冢視之果竹杖自是遂能鞭笞百鬼驅使社公嘗獨坐恚怒人問之曰吾責鬼魅之犯法



者遠近諸邪妖無不屏息一日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人請雨不得謂曰東海君有罪向繫葛陂今當出之使作雨於是雨立注又嘗飯客而市鮓於宛須臾立辦一日間人常見其在千里外云

## 薊子訓

薊子訓不知何許人建安中嘗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驢忽僵死主白之子訓安坐飯畢徐出以杖叩驢應聲起行步如初及至京公卿多往候坐常滿必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忽遁去初去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者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言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會稽市顏色不異今後有人復見之長安東霸城與一老翁共摩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五百歲矣顧見人卽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並呼曰薊先生云

## 左慈

左慈字元放有道術嘗在曹操坐當宴客操曰今日珍羞略備獨少松江鱸耳慈應曰此可得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盤中須臾引一鱸出一坐皆驚操大笑曰一魚不能周坐客可更得乎乃更沈餌連引出



皆長三尺許操又謂曰喜得魚恨無蜀中生薑慈曰易致也操恐其近取卽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便勑使者增市二端少頃得薑并獲操使報命及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其時日蚤晚若符契也後忤操操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有見於市者捕之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又見於陽城山頭逐之忽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就羣羊告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中一老羝立而言曰遽如許卽競往赴之而羣羊悉變爲羝並人立云遽如許竟莫知所取

## 逸民

###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不知何許人鄧禹西征光武送之返而獵於野王見二老者卽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二老曰何謬也昔湯卽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卽紂於牧野而大城郏鄏彼二王者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 向長

向長字子平朝歌人也通老易家貧乏食及人餽之又僅取給而返其餘王莽時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遂勑斷家事勿相關曰當如我死於是與北海禽慶並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 嚴光

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卽位光變姓名隱去帝思之訪以物色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爲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大官朝夕進膳上卽日臨視會光臥未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仍眠良久張目熟視曰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相迫乎帝歎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

帝嘗引光入內道故舊相對累日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差增於往因共臥光引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退耕富春山世名其釣處爲嚴瀨光餘姚人



光始至時司徒侯霸使西臺屬侯子道先奉書道意光箕踞牀上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不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口傳霸言欲卽造詣迫於典司願因日暮自屈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耶我於天子尚不見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當口授卿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使者嫌少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得之封奏上上笑曰狂奴故態猶爾

梁鴻

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鄉里高其誼多欲妻之鴻並不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之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得人可與俱隱者耳衣綺縞傅粉墨豈鴻願哉妻曰以試君耳妾自有隱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字之曰德



曜名孟光

居有頃妻前請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默默將毋低頭就之耶鴻曰諾遂共入霸陵山耕織自食詠詩彈琴以自娛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先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鴻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携妻子居齊魯間已復之吳

鴻之入吳也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是必非凡人乃舍之家鴻潛閉門著書十餘篇已而病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嬴博之間愼勿令我子持喪歸也及卒伯通葬之吳要離冢旁謂其淸誼相匹云

高鳳

南陽高鳳字文通少爲書生家業農畝而鳳專精誦讀晝夜不輟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會天暴雨潦水流去其麥鳳持竿誦經不覺也妻還怪問始覺後爲名儒郡太守辟召懼不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以自汚得免後以直言舉到



公車卽託病遁歸

韓康

康字伯休避世隱居常採藥名山賣長安市口不二價如是者二十餘年時有一女子從康買藥不知其爲康也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若豈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乃今小女子皆知有我遂遁入霸陵山去

桓帝聞康名爲聘以安車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許諾乃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橋道見康柴車幅巾以

爲田叟也奪其牛康卽解駕與有頃使者至始知奪牛翁卽徵君也使者怒亭長將奏治康曰此是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未幾中道逸去

##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不知何許人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聚觀如堵時有一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聚觀老父獨耕不輟何耶老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君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安天下耶將勞天下以奉天子耶子之君勞人



自縱逸遊無忌竊爲子羞之吾何觀溫大慚問姓名不告而去

## 陳留老父

陳留老父不知何許人桓帝時黨事起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宦豎用亂枉陷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時一老父過其前植杖太息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之雖泣何及二人趨與語不顧而去

## 龐公

襄陽龐公隱居峴山南釋耕壟上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致乃就候之謂曰先生良苦後何以遺子孫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公尋携妻子遁入鹿門山採藥不返

註 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掃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設食須臾德公還直入



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公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德公是龐公名非也

# 列女

## 姜詩妻

詩事母至孝妻盛氏事姑尤嚴姑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一日値風不時還母渴怒詩卽遣妻盛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乃召還其子以遠汲溺死盛恐姑哀默不洩託言遊學姑嗜魚又不能獨食夫婦力作以給呼鄰母共之其

後舍側忽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足供膳赤眉盜每過詩里門必相戒勿驚大孝顯宗時徵拜江陽令

曹世叔妻

世叔妻班氏名昭字惠班高才博學世叔早夭昭持節甚峻動開軌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宫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四方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馬融嘗伏閣下從昭受讀又作女誡七篇爲萬世閨則云



卒年七十餘皇太后素服舉哀命使者監護喪事

樂羊子妻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於行路拾遺金一餅還以語妻妻曰志士不飲盜泉廉士不食嗟來況拾遺金乎羊子大慙即捐之野羊子遊學一年而歸妻問故羊子曰久客懷思耳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自一絲而累寸寸而累丈丈而累疋今若斷斯機也前功盡捐矣學廢半塗何以異是羊子感其言還卒業七年不返

其養姑也躬勤力作以易食嘗有他舍鷄謬入園中姑殺而烹之妻對鷄不餐而泣姑怪問故對曰自傷居貧不能備物使食有它肉耳姑遂棄去後有盜欲犯之先劫其姑妻急操刀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姑全不則殺汝姑妻乃仰天歎舉刀自刎以全姑太守奇之爲號曰貞義

曹娥

孝女曹娥上虞人也其父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江中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時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死未幾抱父屍浮江上縣長度尚奇之葬之江南道傍其弟子



邯鄲淳爲之碑蔡邕過而讀之題曰黄絹幼婦外孫虀臼

袁隗妻

汝南袁隗妻扶風馬融女也字倫有才辯家世豐豪資裝甚盛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德曜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奥文擅詞宗而所在動以賄聞何也對曰孔子至

聖棠毀武叔子路大野見懟伯寮家君獲此固其宜耳愧默然不能屈

皇甫規妻

規妻不知何氏女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怪其工規卒時妻猶盛年董卓慕之聘以軿車百乘金帛充庭妻度卓橫難以理諭乃先輕服自詣卓門跪陳情款詞極酸惻卓怒令侍奴拔刃圍之謂曰孤之威能令四海風靡獨不行於一婦人耶妻知不免輒起立大罵曰若羌胡種亥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若非其役隸耶乃敢行非禮於爾君夫人卓大怒令以其頭懸車軛敲朴亂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其像號爲禮宗



蔡文姬

蔡邕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尤精音律興平中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曹操故與邕善痛其無嗣特遣使以金璧贖歸操嘗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餘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當使十吏就夫人抄之文姬曰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惟命於是繕書送入文無遺悞嘗作悲憤詩二章詞情悽惋至今傳誦姬先適陳留董祀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居十二年生二子操贖歸仍嫁祀

四夷

夫餘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北有弱水其域最平敞員柵爲城以六畜紀官官有牛加馬加狗加諸號飲食用俎豆亦知揖讓行人無晝夜歌吟不絕其王葬用玉匣漢嘗預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去土出名馬赤玉貂豽大珠如酸棗



挹婁

挹婁古肅慎國也在扶餘東北千餘里土出赤玉名貂有邑落無君長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民人穴居以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冬以豕膏塗體厚數分以禦寒夏則袒裸以尺布蔽前後其人臭穢不潔善射弓長四尺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中人即死漢興後屬夫餘

高句驪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夫餘之南朝鮮之北其言語法則畧與夫餘同而跪拜曳一脚其人潔淨自喜而俗

浮暮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營送終之具又別有句驪國

## 東沃沮

東沃沮在高句驪東東濱大海其俗葬法用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為戶人新死先埋之別所俟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家人皆共一槨刻木如生隨死者之數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衣形不過中人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又云海中有女國國無男人有神井女子闚之輒生子



## 濊國

濊國在高句驪沃沮南辰韓北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本皆朝鮮地也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門戶不閉婦人貞信飲食以俎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始自稱王漢初大亂燕趙人數萬口避難入其地燕人衛滿乃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元朔元年濊君南閭始內屬其俗人死輒棄舊宅更造新居土出錦布多文豹有果下馬海出班魚

## 三韓

三韓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樂浪南倭北有五十四國辰韓在其東有十二國與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亦其一也馬韓最大土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以土作室形如塚開戶在上不知跪拜不貴金寶錦繡不知騎乘牛馬惟重瓔珠以綴衣及懸之頸垂之耳其壯勇有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絙以大木嚾呼為健辰韓或名秦韓耆老言其先為秦之亡人避苦役者居此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為徒有似秦語故名國以鐵為貨兒初



生欲其頭扁皆押之以石弁辰俗與韓辰同以近倭故多文身者 北史載新羅大畧相似

## 倭

倭在三韓東南大海中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去樂浪萬二千里大約在會稽海東與朱崖儋耳近土出白珠青玉山有丹土無牛馬羊鵲無虎豹矢以骨為簇男子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次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披髮屈紒衣如單

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坋身如中國之用粉也飲食以手皆徒跣以蹲踞爲恭敬人性嗜酒多壽壽百歲餘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亦不減二三女不淫不妒渡海則推一人名曰持衰令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行吉則賚金帛遭患即殺之建武中遣使朝貢使人自稱大夫桓靈間倭國大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能以妖術惑衆遂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一男子給飲食傳敎令自女王國南四千里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自侏儒東南行一年至裸國黑齒國驛使所傳極於此



南蠻

南蠻即今長沙武陵蠻也其君長有印綬冠獺皮冠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姎徒其俗男女同川而浴其西則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以爲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以讓其兄大約秦所置南海桂林象郡漢之南粤九眞皆其地

板楯蠻

板楯蠻者南蠻中一種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嘗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殺千餘人昭王募能殺虎者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爲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頃田不租十妻不算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入漢高祖既定秦盡復其賦役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喜歌舞高祖嘗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命樂人習之是爲巴渝舞桓靈時板楯蠻數叛

夜郎

夜郎侯出自竹以竹姓漢武帝元鼎六年置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印綬尋見殺夷獠咸以竹王非



血氣所生甚神之求爲立後太守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其地最貧有桄榔木可以爲麪百姓賚之桓帝時郡人尹珍者自以荒裔不知學問入從汝南許愼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敎授於是南域始有學

滇

滇王者莊蹻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其地爲益州郡後數年復并昆明地悉以屬之郡有池周圍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上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漁鹽金銀畜産之富俗尚豪

怵官其地者皆宮及累世肅宗時有神馬四匹出滇
池

哀牢夷

哀牢國建武中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
鹿茤鹿茤弱爲所獲天忽震雷飄風狂雨水爲逆流
翻涌二百餘里箄船皆沒哀牢之衆溺死無數賢栗
怒復遣其六王將萬人合攻鹿茤與戰盡殺其六王
哀牢人埋六王虎復出其尸食之於是衆驚懼引去
賢栗惶恐謂其國人曰吾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
鹿茤而被天誅中國其有聖主乎遂求内附光武封



之土沃美其産有罽毲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
綾錦又有梧桐華織以爲布幅廣五尺絜白不受垢
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又有光珠琥珀水精琉
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猩猩之屬雲南縣又有神鹿
二能食毒草

邛都

邛都夷武帝所開置邛都縣未幾而地忽陷爲汙澤
因名邛池南人以爲邛河又改名越嶲郡相傳其國
有禺同山山有碧鷄金馬光景時時出見又有作都
夷亦武帝所開其俗言語多好譬類土出長年神藥

仙人山圖居焉山圖仙人名

冉駹

冉駹夷亦武帝所開土氣多寒盛夏冰猶不釋夷人
冬則避寒入蜀爲傭夏則反其邑累石爲室高者至
十餘丈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毦
出名馬靈羊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可
療毒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鷄牲牲又其地有鹽
土炎土爲鹽麋羊牛馬食之皆肥

西羌

西羌出自三苗姜姓之後羌有無弋爰劒者秦厲公



時曾執爲奴隸後亡歸秦人追之急藏巖穴中秦人
焚之有景象如虎者爲之蔽火得免諸羌見爰劒被
焚不死怪以爲神遂共推爲豪羌人謂奴爲無弋以
爰劒嘗爲奴隸故名之無弋爰劒之曾孫二忍舞忍
生九子分九種舞生十七子分十七種羌之盛自此
始其後先零枹罕燒當令居三姐之類皆是子孫至
百五十種元初元年羌零昌種寇益州龐參等禦之
不利事聞部任尚討之尚行虞詡進曰使君頻奉國
命逐賊三州屯兵踰二十萬勞費日滋而未有功効
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奈何詡曰兵法弱

不攻强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騎上行[illegible][illegible]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爲使君計莫若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舍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建矣尚竒其議未幾大捷

西夜國

西夜國地生白草國人煎以爲藥傅箭鏃中之即死漢書誤云西夜子合國考子合別有王非一國也叙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囬四十里臨西海海水三面曲環路絕惟西北隅通陸道土出獅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卵如甕



安息國

安息國去洛陽二萬五千里中小城數百最爲殷盛其東界又有小安息和帝時班超嘗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可得度若風不利有至二歲者入海人必賫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鄉土生戀慕英聞之止永元十三年王使使獻獅子及條支大鳥

大秦國

大秦國地方數千里中有四百餘城王所居城周圍百餘里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其王日遊一宮聽政五日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有言事者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省理其王無常人必簡立賢者國有災異或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廢者不怨其民頗類中國故稱大秦宮室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土多金銀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鷄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黄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其王嘗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專漢利遮之不得達桓帝延熹九年王遣使道日南徼外始一通焉然所貢無甚珍異疑傳者或過云或言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而漢書言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又云從安息繞海北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而多猛虎師子行旅弃百餘人賫兵器不得過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渡語多不經



天竺國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然皆以身毒爲名土出象犀瑇瑁細布氍毹諸香及石蜜椒薑黑鹽等物明帝嘗夢金人長項有光明以問羣臣羣臣以爲佛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問佛法圖其像入中國中國自是稍稍有奉其道者又有粟弋國國多蒲萄水土美故蒲萄酒特有名

按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東流一出于闐南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海一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此西域之門戶也漢戊己校尉屯其地

## 匈奴

單于弟知牙斯王昭君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昭君既入宮累歲不得見御積悲怨會呼韓邪單于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請之掖庭令求行臨辭五人陛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徘徊竦動左右帝大驚意欲留之



而重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嗣位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

## 烏桓

烏桓本東胡也漢初冒頓滅其國餘種逃匿保烏桓山因以爲號居無常以穹廬爲舍門東開向日其人貴少而賤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推一人爲大人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爲信無文字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或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爲聘壻隨妻還家於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其俗妻後母報寡嫂計謀一聽婦人惟戰鬭事乃自決父子男女相對蹲踞以髡頭爲輕便女子至嫁乃養髮其土宜穄及東墻東墻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時人死則歌舞送葬先肥養一犬以綵繩牽之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

##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遂以爲號俗與烏桓同惟婚姻則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飲讌畢然後配合士有野馬原羊角端牛又有貂豽

原缺

鼦子皮毛柔蝡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其後種類漸繁遂為中國患桓帝時有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雷震仰天視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十月而產此子當有奇異侯不聽棄之妻私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而有智所向無前諸部落多畏服之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延熹熹平中屢入寇緣邊無不被其毒槐嘗出行見烏集秦水廣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



# 讀史快編卷十一

## 讀三國志目

### 魏志

吳志

[illegible]廣讀史快編卷十一

讀三國志

晉巴西陳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 魏志

## 武帝操

操字孟德性機警有知數善料敵設奇嘗與袁紹對壘延津紹追之公勒兵駐營使使登高望報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曰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反令騎解鞍放馬已紹將文醜與劉備共將五六千騎前後且至諸將復白亟上馬公猶曰未也已



騎至爭趣我輜重公曰可矣乃令上馬縱兵擊之遂大破紹軍斬文醜時公騎不滿六百

公既破烏丸袁尚袁熙以數千騎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故恃遠不服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無煩兵矣徑引兵自柳城還未幾康果斬尚熙傳其首諸將入問公還而尚熙傳首何也公曰康數畏尚等吾擊之必并力拒我緩之則自相圖其勢自然無足異者諸將皆服

安定與羌胡密邇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且教羌人妄有請求因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興佯諾去及抵郡輒遣校尉范陵至羌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笑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註　操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惡之數言於操父嵩操患之一日出逢叔父於道佯敗面喎口叔父怪問故操曰卒中風惡叔以告嵩嵩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問曰叔言汝中惡已差乎操曰兒無恙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自是終不聽叔父告

註　公故多方技嘗於南皮射雉一日獲六十三頭又



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與人讌設談諧戲弄無所不劇興到時至以頭投杯巾幘盡污於餚膳不顧也然持法獨峻刻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扶麥以過忽公馬竟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尊公曰制法而身犯之何以帥下請自刑因拔劍割髮置地又有幸姬一日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公寢酣不即覺及自覺輒棒殺之

## 文帝丕

黃初三年孫權破劉備於夷陵先是帝聞備兵東下

樹柵連營七百餘里顧謂羣臣曰備不知兵必破矣豈有七百里連營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以營軍者必為敵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且至矣後七日而捷書果至

帝作壽陵於首陽山東制曰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葬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非古也壽陵其因山為體毋封樹毋立寢殿園邑夫葬藏也欲人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栖神之宅吾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毋藏金銀毋施珠玉漢代諸陵無不發掘至燒取玉匣金縷并骸書之是焚如之



刑也死而重死豈不痛哉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

明帝叡

青龍二年孫權兵入巢湖向合肥新城時將軍滿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光武遣兵縣據畧陽終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何者地有所必爭也權攻新城必不拔勑諸將堅守吾當自往征之比至恐權且走矣秋七月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時攻新城城中拒守甚力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去

高貴鄉公髦

髦少好學精經典執禮謙肅芳既廢公卿迎立之始至羣臣奏請舍前殿公曰此先帝舊處乃避止西廂羣臣又請從法駕公不聽及入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儐者請曰儀不答拜公曰吾人臣也敢當尊乎答拜既至止車門下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徑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親承旨然後即位

正元二年帝幸太學與諸儒論易博士淳于俊曰包犧因燧皇之圖畫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帝曰若



使包義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不云燧人氏沒包義氏作乎俊不能對帝又問曰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鄭玄註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玄合之於學誠便孔子曷不合之以了學者乎俊對曰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鄭玄何獨不謙復命講尚書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孰是博士庾峻對曰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惟堯則天堯之大全在則天順考古道非

欲發明聖德而舍大稱細豈作者意耶峻

不能對帝又問曰王肅云堯不能明鯀是以試用然則聖人之明有所未盡耶峻對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然卒能改授聖賢所以成聖也帝曰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叙何以稱聖哲又命講禮記其辨詰剔發俱出諸專門者意表

郭皇后

后文帝丕后也自少閑内德其父永奇之曰此乃女中王遂字之曰女王既正位中宮嘗勅外戚以驕奢



爲誡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會霖雨百餘日城郭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没今帝在遠且吾幸未及此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乃不敢復言

張邈

附許汜劉備嘗共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品評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詰曰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意久不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名今天下大亂所望君憂國忘家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且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表大笑元龍名登

夏侯惇

曹公征陶謙留惇守濮陽時呂布遣將僞降徑劫質惇責取貨寶惇一軍皆震倉惶莫措惇將韓浩獨勒兵屯營門外勑軍吏諸將各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定遂入詣惇所叱劫質者曰若等兇逆敢劫質我大將軍乃復望生耶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故縱若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劫質者劫



質者惶遽叩頭言但乞貨物去耳浩竟捽出斬之惇得免曹公聞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因著令自今有劫質者必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

荀彧

呂布自濮陽東走會陶謙死曹公欲先取徐州還定布彧進說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進足制敵退可堅守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且河濟天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今先聲已振第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兗可定若舍布而西多留兵則乏食少留兵則民皆保城

不得樵採布乘虛入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設復徐州不克將軍安所歸乎且徐亦未易亡也將軍前討徐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有如東方皆已收麥而清野堅壁以待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恐不出十日而十萬之衆不戰坐困惟將軍熟慮之公曰諸旋定布

荀攸

攸字公達自少有知數祖曇卒吏張權求守墓攸時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色非常殆將有姦衢悟推之果殺人亡命攸自是名顯曹公救劉延於白



馬攸從既畫策斬顏良公遂遣輜重循河而西時袁紹追兵至兵甚盛諸將恐說公還保輜重攸曰此纍纍者正所以擒紹奈何去之目輜重而笑公亦目攸而笑乃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輜重公乘其亂遂斬文丑

曹公議征劉表會袁譚與尚爭冀州遣人乞降請救公以問羣臣羣臣皆謂表強宜先平譚尚不足憂也攸獨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帶甲十萬而紹復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勢不兩全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公從之救譚而擊尚尚破尋滅譚冀遂平公與攸每密謀帷幄其所言卽子弟莫有知者

賈詡

詡字文和多權術嘗歸張繡會曹公征繡未幾忽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追必敗繡不從大敗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戰必勝繡謝曰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往必利繡乃亟收散卒復追遂大勝繡還問曰吾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后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尅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兵



雖精非曹公敵也曹公雖退必自斷後將不敵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既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后諸將亦非將軍敵故戰必勝也繡乃服

曹公晚年儲位未定丕植各樹黨而公莫決詡時已歸公公一日屏左右商之詡詡默然良久不對公曰與卿言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卽對公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耳公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少時嘗與數十人遊汧道遇叛氐悉被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死幸別埋我我家必來厚贖蓋段

頼久爲邊將名震西土詡故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盟而遣之餘悉死其權以濟事率如此

袁渙

渙字耀卿嘗以避地拘留於呂布布初與劉備親後乃搆隙一日使渙作書詈備渙不許强之渙益堅布大怒以兵脅曰不爲且死渙笑應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詈彼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誠小人耶將爲將軍復且渙他日事劉將軍亦猶今日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詈將軍可乎布乃止備嘗舉渙茂才



渙後歸曹公多所獻替公甚親之及卒公爲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耀卿家外不解其意公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王修

修字叔治七歲喪母正值社時哀毀骨立明年社及期里人懼傷修爲之罷社孔融嘗舉修孝廉以世亂不赴會郡中有反者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惟王修言訖而修至嘗爲袁譚別駕譚敗歎息曰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耶修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日統果棄妻子赴后歸曹公拜奉常適嚴才反攻掖門修聞變即徒步趨宮門公在銅雀臺望見曰此來者必王叔治也及至果修

邴原

註邴原字根矩少儁操尚與管寧並著聲文帝爲太子時賓客如雲原獨不往曹公嘗使人徵之原曰君老不奉世子太子一日燕賓忽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羣議紛紜或君或父時原在坐獨默不發太子急諮之勃然對曰父也太子悚然



附杜恕者家戒云張子臺視之若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可好敦然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力慕效之然不如也子臺名閣東郡人

管寧

寧字幼安北海人年十六喪父即能盡卻諸賻贈獨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邴原王烈渡海依之文帝即位詔徵寧寧將家屬還先

是公孫度父子前後貲遺甚盛寧皆受而藏之及西渡盡謝歸封識宛如也詔拜太中大夫固辭自黃初至青龍詔書躔至皆辭不赴嘗詔問青州刺州程喜曰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尫頓耶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臣嘗使蹤跡寧說寧常著阜帽布襦袴布裙出入閨庭能自任杖四時祠祭改著絮巾及故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喪母不識母像特爲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去水七八十步夏時常詣水濱澡灑手足闚於園圃臣揆寧意獨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棲遲必欲全志不爲守高正始中



復詔徵安車蒲輪束帛加璧竟不起卒年八十四

附　鉅鹿張臶字子明博學獨行袁紹前後聘命俱不應青龍四年張掖郡玄川涌寶石嶷然特峙有文字詔書問臶臶密謂詔使于綽曰此石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鵀之鳥巢臶門陰臶告其門人曰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吾其逝乎乃援琴咏歌爲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

註　焦先者不知何許人見漢室衰絕不言魏受禪乃結草爲蝸牛廬獨止其中冬夏恒不著衣臥不設席以身親土體垢汙如泥漆或數日一食食則爲人賃作使人限工受値足得一食輒去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過視亦不語后野火燒其廬輒露宿冬大雪竟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度年可百歲餘

崔琰

琰字季珪性慷慨嘗從鄭玄學曹公既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從事一日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是大州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獨先校計甲兵此豈鄙州士



女所望於明公哉公爲悚然改容時坐客皆失色琰嘗薦楊訓于公訓後乃表頌公功伐人或謂琰失所舉琰從訓取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公聞大怒竟賜死天下冤之

華歆

歆字子魚先在江東曹公表徵之孫權遣歆行時賓客送者千餘贈金至數百許歆皆無所拒惟密各題識至臨發乃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恐以懷璧爲罪願諸君爲之計於是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誼

歆與管寧邴原同游學三人雅相善時人號爲一龍歆龍頭原龍腹寧龍尾西京之亂歆與同志六七人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與俱衆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既受之脫有進退得中棄乎衆卒與俱至中道丈夫忽墮井衆皆欲棄去歆曰業與俱矣棄之不義乃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

王肅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即更爲之解正始初有二魚長尺許集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



有棄甲之變乎未幾果有東關之敗嘉平中白氣經天司馬景王問故肅答曰此蚩尤旗也東方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毋丘儉史文欽反揚州尋滅

程昱

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僅以兵七百爲曹公守甄公聞之使人告昱欲益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我不攻若益兵則彼過不得不攻攻則必克徒損我勢公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攻徑去公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郭嘉

孫策既盡有江東轉鬭千里聞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將議襲許衆聞之皆懼嘉時獨曰策新併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衆無異於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

曹公將征袁尚及烏桓懼劉表使備襲許嘉進曰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得制



輕任之備亦不爲用公雖虛國遠征無憂也公遂行既至易嘉進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留輜重輕兵間道掩其不備虜可立破也公遂密出盧龍塞直抵單于庭虜卒聞惶怖失措遂斬蹋頓尚走遼東

劉曄

曄光武裔也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將革戒二子曰若父侍人某善讒必亂汝家汝長能除之吾死無恨曄心識之年十三謂其兄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曄竟入室殺侍人趨

拜辭墓舍中大驚白普普怒遣追蹕蹕還拜曰亡
母顧命之言敢請擅行之罰普奇蹕置不問

曹公既克張魯定漢中蹕進說曰明公將步卒五千
誅董卓北破紹南征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
下今又舉漢中蜀人膽破矣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
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今若乘勝而前其勢必自傾以
公神威因其傾而壓之可傳檄定也若小緩之諸葛
亮明於治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
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矣公不從後有從蜀中來者
言蜀人初不附境內一日數驚盡如蹕所策



司馬朗

朗字伯達年十二即試經爲童子郎其父事董卓朗
知卓必亡恐見留乃厚散家貲賂卓左右得放歸至
則謂其父老曰董卓逆天悖道爲天下讐此忠臣義
士奮發之秋也郡與京都接壤東有成皐北界大河
豪傑舉義者若未得進勢必停兵此地此乃四分五
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今道路尚通舉宗東
徙黎陽黎陽有趙威孫者鄉里舊婚足以爲主觀望
徐圖未晚也時惟趙咨與朗同見即徙去諸父老以
戀舊不果未幾關東諸郡兵數十萬蹂躪其地殘無

梁習

習字子虞嘗與濟陰王曹思同爲西曹令史思因直
日白事失曹公指公大怒召主者將加重辟思時適
近出習即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聞急馳還自陳請
受死公乃歎曰習之不言思之識分何意吾軍中有
二義士遂並擢刺史

註正始中曹思爲大司農年老性急瞋怒無度一日
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大怒自
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



註時又有高陽劉類者嘉平中爲弘農太守每使人
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

蘇則

則字文師少舉孝廉茂才能矯詔平雍涼之亂徵拜
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謂曰蘇
則之膝非佞臣之枕也初則與臨菑侯植聞魏氏代
漢皆素服悲哭一日帝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
有哭者何也則時以爲問已鬚髯怒張將正對適侍
中傅巽掐則曰不謂卿也則乃止蓋帝所聞乃植云

張遼

遼字文遠本聶壹後膂力絕人荊州未定公嘗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惶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不反者安坐遼乃將親兵數十人中陳獨立有頃亂定卽得首謀者殺之

合肥之戰遼先登陷陳連斬二將大呼自名直衝突至權麾下權大驚急登高冢以長戟自守已望見遼兵少圍之數重遼直前急擊圍爲之開出而復入盡引其衆俱出是役也遼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文帝嘗與侍臣言歎息曰此古之召虎



## 許褚

譙人許褚負絕力漢末盜起褚集少年及宗人共堅壁以禦盜時汝南葛陂賊萬餘攻褚壁褚戰疲矢盡令軍中男女聚石置四隅褚飛石擲之中者無不立碎糧乏僞與賊和請以牛易食牛出輒奔還賊來取牛褚前以一手逆曳牛尾倒行百餘步賊駭遂解去

潼關之役曹公與韓遂單馬會語獨褚從公時馬超負險欲劫公而疑從騎是褚因問曰聞公有虎侯者安在公指褚示之超不敢動蓋軍中以褚方虎而癡號曰癡虎故超問虎侯也

## 典韋

曹公討呂布於濮陽公嘗襲布別屯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搏戰自旦至日昳戰數十合相持急公募陷陳者韋首應將數千人持長矛撩戟時西面急甚韋獨當之賊矢如雨韋不視令曰虜來十步乃白衆曰十步矣則又曰五步乃白衆懼疾言虜至韋大呼奮起手持十餘戟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乃退公得引還韋飲食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歠左右相屬益供具公壯之每戰好持大雙戟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



## 任城王彰

彰負絕力手格猛獸意氣慷慨曹公常抑之曰汝不讀書慕聖道而好擊劍馳馬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對曰丈夫當爲衞霍將十萬騎橫行沙漠乃作博士耶公嘗令諸子言志彰曰願爲將公曰爲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銳爲士卒先賞必信罰必果公大笑常從征烏桓乘勝逐北諸將請曰受節度不得過代彰曰大將行間惟利所在何節度爲徑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追及虜柔乾大破之已去代二百里後歸報公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

## 陳思王植

植字子建年十歲輒誦讀詩論詞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曹公嘗視其文謂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奈何倩人請面試時鄴銅爵臺新城公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就詞致贍美公奇賞之性簡易不治威儀不爲鮮衣怒馬每有問難應聲輒對

公征孫權使植留守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爾時所行無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幾爲太子者數而以質任幾至不免文帝時屢



上書求自効帝優詔答之植嘗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墓其地卒年四十一所著詩賦銘頌雜論凡百餘篇

## 鄧哀王冲

冲字倉舒自幼聰慧孫權嘗致巨象於曹公公欲知其斤重以訪羣下莫能得策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一校可知矣冲時僅五六歲公大奇之

公有馬鞍在庫爲鼠所傷庫吏懼議自縛請死冲謂曰待三日中自歸冲乃以刀穿其單衣如鼠齧者入見謬爲失意狀有愁色公問之冲對曰世俗謂鼠齧衣不吉今兒衣見齧是以憂公曰是妄言耳無所苦俄而庫吏以齧鞍白公笑曰兒衣在側且齧況鞍縣柱乎竟置不問

## 王粲

王粲字仲宣自幼卽爲蔡邕所奇邕才傾一世車騎塡巷每聞粲來未嘗不倒屣及至貌寢而體弱一坐盡驚邕獨曰此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粲嘗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能誦否曰能因背誦之不失一字又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以帊



蓋局使更以他局布置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 陳泰

姜維既敗王經於狄道遂圍之時陳泰欲急引兵救經而鄧艾以狄道不可守議割險自固泰謂艾曰姜維提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經不深壘高壁以挫其銳而乃輕於一戰封之狄道無怪也然維不以此時乘勝東向據櫟陽積穀收納羌胡以爭關隴傳檄四郡而乃頓兵堅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則我速進破賊之時矣疾雷不及掩耳洮水帶其外維等在其內吾憑高據險臨其

項領不戰必走圍不能久寇不可縱也遂進軍晨夜潛行至狄道東南高山上舉烽鳴角於是城中謂救兵至士氣踊躍姜維始謂救未易卒集而突聞已至謂有奇變遂退還涼州

註司馬昭既殺高貴鄉公乃會羣臣謀其故時泰獨不往昭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問以可否泰曰世皆以泰方舅自今觀舅不如泰也及入枕帝尸痛哭昭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惟誅賈充差可謝天下昭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默然未幾泰嘔血死



陳矯

矯嘗爲陳登功曹登使詣許窺許下議論及還登問之矯曰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澄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强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何足錄哉然登亦心重矯明帝即位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非陛下事若臣不稱職請黜退陛下宜還帝慙爲之却回

常林

林字伯槐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衆遂奇之明帝時林徙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見每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爲後生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註建安中時苗出爲壽春令蔣濟時爲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會其醉不能即見苗大恚恨還



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然性介絕濟亦不能難也始之官乘黃牸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敕留其犢謂主簿曰犢是淮南所生令來時本無此

杜襲

註建安中劉表攻西鄂襲爲西鄂長帥衆城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在圍城中始聞兵攻聲恐甚入閉戶伏牀牽被覆頭至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更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鬭謂子緒曰乃今知勇可習也

孫禮

禮嘗爲冀州牧司馬宣王謂禮曰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白虞芮待文王而了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老者不可榎楚墟墓亦或遷改如今所聞皐陶難爲理也必也無訟其以烈祖初封圖決之乎宣王曰是也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臣奉聖朝明圖以驗地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鄃以馬丹候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堂西南所爭地在高堂西北相去二十餘里案解與圖奏而不奉詔此可爲歎息流涕者也書奏爽大怒



辛毗

毗性慷慨好直諫文帝嘗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以實河南計已決諫者作色待之衆莫敢言毗進曰陛下欲徙士家計安出帝曰卿謂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業置臣左右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也爲社稷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奮衣不顧竟入良久乃出曰卿何持我太急爲減徙之半

毗一日從帝射雉帝曰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劉放孫資專制毗子敞諫毗曰孫劉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亦不爲闇劣吾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使吾不作三公耳有大丈夫以欲爲公而自毀其生平者耶已卒見譏

楊阜

阜字義山性嚴正多獻替明帝御朝嘗著裙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何法服也帝默然自是非法服不敢見阜嘗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先召御府吏問后宮人數吏守故事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耶帝聞愈敬憚之



徐邈

邈字景山性嗜酒魏國初建酒禁甚嚴邈時爲尚書私飲至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對曰中聖人達以白曹公公大怒蓋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也文帝踐祚邈累爵關內侯帝一日問邈曰近頗中聖人不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

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武問盧欽曰徐公當武帝時人以爲通自涼州還京
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
貴清素之士於時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
不改其故人故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彷效而
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乃今日之介
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諸葛誕

淮吳綱者長沙王吳芮十六世孫黃初末吳人發芮
冢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有與發者見綱曰君貌



大類長沙王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
由見之見者言其故綱曰更葬不答曰即葬矣自芮
卒時至冢發凡四百餘年云

鄧艾

艾字士載少孤倜儻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
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司馬宣王獨奇之擢尚書郎時
方議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通
漕道乃著濟河論欲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
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計除衆

費歲可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
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其大略多類此
艾之伐蜀也姜維戰敗還守劍閣鍾會攻之不能克
艾上言賊既摧折宜遂乘之當從陰平邪徑經漢德
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擣
其腹心則劍閣之守必還赴涪會可方軌而進若劍
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必寡兵法曰攻其不備掩
其空虛破之必矣艾遂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
餘里鑿山通徑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以氊自裹推
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



人驚惶失措望風奔潰禪遂降

鍾會

初司馬文王欲遣鍾會伐蜀西曹邵悌以爲不可曰
會單身無重任不宜以十萬衆屬之文王笑曰我寧
不知此耶但我視伐蜀如指掌而衆人皆疑惟會差
同吾意故遣之蜀滅後就如卿所慮亡國之大夫不
可與圖存凡將士思歸亦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
取滅耳卿勿憂然莫使人聞也及會表鄧艾不軌文
王將親帥師以西邵悌復曰會兵五倍於艾會自能
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日言耶近日賈護軍

問我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貫亦無以易吾語也我到長安則事自了矣軍至長安盡如所策

華佗

廣陵吳普嘗從佗學術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則穀氣得消血脉流轉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以古之仙者熊頸鴟顧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今授汝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每中不快戲作一禽並利蹄足以當導引使沾濡汗出身體便輕腹便欲食普遵行之年



九十餘

彭城樊阿亦從佗學得其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臟不可妄鍼鍼不得過四分而阿鍼每入一二寸許巨闕胸藏鍼下五六寸而病輒皆愈阿從佗求可服食益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服之壽百餘歲漆葉處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朝歌

朱建平

建平工相術荀攸與鍾繇相親善攸先亡繇爲經紀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后事託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騖耳何意此言遂驗今欲嫁阿騖使得善處黃初七年文帝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言我壽八十以令思之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病念建平言自分必死預作遺令及至下旬乃漸乎復三十日日昃置酒請紀綱大吏謂曰吾所苦漸平明旦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其過矣乎酒闌客罷威疾動夜半而卒其諸驗多類此然獨於王肅不驗平謂



肅年踰七十位三公而卒時止六十二位中領軍

周宣

文帝時郡吏周宣善占夢有問宣者曰吾昨夜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將得美食未幾出得食已又問宣曰夜復夢芻狗謂何曰主墮車折脚慎防之未幾復驗已又問曰夜復夢芻狗宣曰懼失火俄而火起其人曰吾三夢同而占異乃皆驗何故宣曰芻狗祭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訖則車轢之矣故當墮車折脚也既綴車轢必且入樵爨故虞失火也

管輅

輅字公明，精筮卜，嘗在何晏鄧颺所，晏謂曰君試爲我作卦，位當至三公不，我連夢青蠅數十頭集鼻上，驅之不去，此何祥也。輅曰鼻者艮也，此天中之山，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君侯試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然后三公可至，青蠅可驅耳。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答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尋還舍，具以語舅氏，舅氏責其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懼也。未幾晏颺皆誅，舅乃驚服。

魏郡太守鍾毓嘗與輅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日，毓遂使筮其生日月，一一如言，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



正元二年，輅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重，且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分定，天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兒娶女嫁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時四十八。

詘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與鄰兒戲，必畫地作天文，雖宿學者人不能折，父爲即丘長，輅往就官舍，時贊上諸生四百許，皆服其才，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學藝，欲見輅，父遣輅造之，坐上賓客百餘，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具有雄貴之姿，輅年少膽未堅，剛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后言事。子春大善，便命酌三升盡。輅進曰今爲對府君四座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君旗鼓相當耳。輅問學微淺，未能上引聖賢之道，遡秦漢之蹟，第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可乎。遂唱大論之端，剖陰陽之秘，文采葩藻，枝葉茂麗，子春及四坐互爲攻劫，輅人人辨晰，綽有餘裕，於是子春大奇之，號爲神童，時年裁十五。

雪廬讀史快編卷十一

## 蜀志

晉巴西陳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 昭烈帝備

帝字玄德涿人也狀偉岸手垂下膝顧目見其耳舍東南隅有桑特生亭亭高五丈許望氣者謂當出異人帝應之嘗遊學師事盧植性不喜章句好結豪俠用從征黃巾功官安喜尉督郵以公事行縣帝求謁未即通輒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棄官去后嘗客曹公所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



使君與孤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帝時方對食忽聞雷爲失匕箸其自韜匿如此

曹公之南下也劉琮已降帝倉卒將衆過襄陽時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帝比到當陽衆可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僅十餘里或謂帝曰曹兵迫甚宜速行保江陵不得復顧衆帝曰濟大事者必以人爲本今人歸我我何忍棄去先是帝嘗爲平原相郡民劉平者恥爲下遣客刺帝客不忍刺反以情告其得人心如此

### 後主禪

鄧艾兵入後主且降時北地王諶怒曰若力屈勢窮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奈何作降虜乎後主不聽徑內璽綬是日諶夫哭於昭烈帝廟先殺其妻而自殺左右無不爲感痛者諶禪子

註後主禪既入魏司馬文王宴之爲作故蜀伎旁人盡感愴而禪怡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是乎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不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在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問禪對



如言王曰何乃似郤正語禪起對曰誠如尊命左右爲之失笑

### 諸葛亮

亮字孔明少孤世亂結廬南陽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昭烈屯新野徐庶入見謂曰此間有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抑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親枉駕由是昭烈詣亮凡三往乃得見與策大事因載歸自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皆不喜昭

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
言羽飛乃釋
昭烈初見亮屏人請曰漢室傾頹羣雄竊命孤不自
揣欲伸大義於天下而知術短淺遂用猖獗今計將
安出亮答曰曹操擁百萬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
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
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
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
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益州險塞沃野千里
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而劉璋闇弱知能之士思得明



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
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東結孫權而徐觀變於
天下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也亮居事昭烈一生只此
數語
昭烈奔江夏亮奉命求救於孫權權時擁兵柴桑意
觀望亮入見知權不可說而可激乃進曰本與曹操
並爭天下者將軍與劉豫州也今操遂破荊州威震
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
處之若能與中國抗衡即宜早與之絕若不能盍北
面而事之權怒曰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

田橫齊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豫州帝室之冑英才
蓋世安能爲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
制於人吾計決矣顧豫州新敗之后安能抗此難亮
因曰曹兵遠來疲弊聞追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餘
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人不
習水戰將軍誠命猛將將兵數萬而豫州精甲尚可
萬人合力規之破操必矣操破而荊吳勢強鼎足之
形成矣成敗之機決在今日權大悅遂召周瑜等定
計敗曹兵於赤壁
亮多精思嘗損益連弩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



俱發又以糧運艱阻爲作木牛流馬出入意表又推
演兵法作八陣圖卒之日司馬宣王案行其營壘處
所歎曰天下奇才也疾將革自爲遺表云成都有桑
八百枝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在外任
隨身資用皆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
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盡如其
言亮言教書奏凡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
二字名諸葛氏集
註 曹操嘗遣刺客至昭烈所昭烈與論伐魏形勢甚
愜意時客未得便諸葛亮忽入客神色失措須臾起

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問誰曰起者
其人也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
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急追之已越墻遁矣

關羽

下邳之役曹公獲羽以歸拜偏將軍禮待甚厚羽時
心在昭烈無留意而以其厚遇誓立效報公會袁紹
攻劉延於白馬遣其大將顏良聲勢甚盛公使羽擊
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直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
還報公知羽且去重加賞賜羽乃盡封其前後所賜
拜書告辭而奔昭烈左右欲追之公曰此義人彼各



爲其主弗追也羽字雲長一字長生
羽性剛傲上不肯爲士大夫下昭烈既定益馬超來
降超才武雄傑羽亦聞其名而羽時守荆州未識超
乃書問孔明超人才可誰比孔明知羽護前答書曰
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自是黥彭之侶當與翼德
並驅爭先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
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
卽疼痛以問醫醫曰矢鏃有毒毒入骨當破臂刮骨
去毒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與諸
將對飲臂血淋漓一坐驚愕而羽割肉引酒談笑自
若

張飛

曹公追昭烈及於當陽之長阪時曹兵數十萬而昭
烈使飛將二十騎爲斷後飛乃據水斷橋瞋目橫矛
望曹軍大呼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卒無
敢近者昭烈以是得脫
益州之役昭烈遣飛以偏師泝流而上時巴郡太守
嚴顏拒守飛與戰生獲之呵顏曰大軍至何不降顏
答曰此中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



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怒耶飛壯而釋之
引爲上客竟以顏檄下郡縣數十

趙雲

曹兵追至當陽昭烈棄妻子走雲時身抱弱子卽後
主也又保護甘夫人且戰且走皆得脫後在漢中雲
偶將數十騎出營輕行而適値操揚兵大至雲勢偪
遂前直突其陳操兵散復合雲亦陷陳復出曹兵追
及營張翼欲閉營壘守雲反令大開營門偃旗息鼓
公疑雲有伏且引去雲輒擂鼓震地以連弩從後追
射曹兵驚遁墮漢水死者無算昭烈明旦自來視戰

處歎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龐統

統字士元少未知名潁川司馬徽有人倫鑒統造之徽採桑樹上坐統於樹下而與之語自晝至夜徽奇之曰南州士當以子為冠冕自是統名漸著好品題人嘗送周瑜喪至吳吳名士陸績顧劭全琮皆會於昌門統目之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全子好施慕名似汝南樊子昭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昭烈在荊州統時令耒陽不治免官魯肅遺昭烈書



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可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昭烈遂與談大賞異親待遂亞於亮。益州之役。謀出於統。昭烈既克成都。置酒大會樂作。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乎。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昭烈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非仁者耶。卿宜速出。統即引出。昭烈尋悔請還。統復位。亦不顧謝。飲食自若。昭烈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皆失。昭烈大笑。

法正

昭烈既至葭萌復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西其倉廩野穀悉令燒燬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退無所資不過十日必且自走走而擊之可成禽也昭烈聞言惡之以問正正曰度璋必不能用幸勿憂璋果謂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竟不用初昭烈入蜀。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昭烈以是薄之。不用。正進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靖之浮稱。流播四海。主公始創大業。若置不禮。天下且謂主公不知人。安得戶說而人喻



之。宜勉加禮。以眩遠近。如昔燕王待郭隗故事。則失之靖者。收之天下矣。昭烈乃厚禮靖。正多陰謀。善設奇制變。昭烈之取益州定漢中。皆正力也。既蒙委任。外統都畿。內參帷幄。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橫。宜啟主公。少加裁抑。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閨房肘腋。又懼孫夫人生變。此時進退狼跋。而孝直輔翼其間。能令主公翩然翱翔。如鴻冥之不可縶紲。奈何欲禁孝直使不得行其志耶。後昭烈東征以復關羽之恥。群臣

多諫一不聽軍敗績正時已卒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禁主上東行就東行必不傾危矣蓋亮與正趣尚各異而頗以公義相取

簡雍

涿郡簡雍性跌宕在先主坐常箕倨縱誕自諸葛亮已下無所遜讓每獨搵一榻項枕臥言悎如也蜀中嘗大旱禁釀酒甚嚴有吏於人家索得釀具令與作酒者並論罰一日先主出遊雍從道見一男女同行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釀具同先主大笑因原欲釀者



秦宓

宓字子勑少有才辨吳使張溫來聘百官皆集宓獨后至溫顧孔明曰彼何人也曰學士秦宓溫因問曰君學乎宓曰蜀中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乃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曰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又曰天有耳乎宓曰有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於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非足何步曰天有姓乎宓曰有姓劉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實沒於西時應答如響一坐歎異

或謂宓曰足下自比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黙黙也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文彩自飾畫哉天性自然

董和

和字幼宰性清約多獻替孔明爲丞相嘗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違覆而得中猶棄弊



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匡告有能慕元直幼宰之十一者亮可以少過矣他日又曰昔交州平屢聞得失既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必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規諫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四子終始好合亦足明某之不疑於直言

劉巴

劉巴字子初性高亮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忿恚諸葛亮謂巴曰飛雖武人實敬慕足下宜少降意

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奈何與兵子共語乎先主聞之大怒

陳震

震字孝起嘗使吳升壇歃盟爲諸葛亮所稱許李平坐誣罔廢亮移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吾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平字正方

劉琰

琰字威碩仕車騎將軍性侈靡侍婢數十皆善聲樂



又悉教誦魯靈光殿賦妻胡氏嘗入賀太后太后特留之經月乃出胡色美琰疑其與後主私呼卒撾之五百至以履搏面而仍棄遣胡告之坐琰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絕朝慶禮

魏延

延字文長有將畧昭烈定漢中欲得一重將鎮之以屬延昭烈大會羣臣問延曰孤委卿以重任卿當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若偏將十萬之衆請爲大王吞之昭烈壯其對後爲征西大將軍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

夏侯楙鎭長安延進說曰楙怯而無謀願假臣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之穀足以給食比東方相合聚尚可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咸陽以西可一舉定也亮以爲危計不用

張裔

裔字君嗣性敏辯嘗客吳吳主權問曰蜀卓氏寡女



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后爲丞相長史適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人頗傳之

周羣

羣字仲直精術數嘗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畜奴令奴更直樓上以占天氣每見一氣即白羣羣即登樓觀之不避晨夜是以所言多中昭烈欲取漢中問羣羣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偏師必不利已果得

地不得民別遣吳蘭雷同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於是舉羣茂才時有張裕者亦知數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間當失之有密白之昭烈者昭烈怒其漏言以他事下獄將誅之亮請其罪昭烈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遂棄市

杜瓊

瓊字伯瑜精天文學然不觀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嘗問其意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一一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索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



不知是以不視瓊嘗言曰古名官職無言曹者始自漢以來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乎周因廣之曰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後即帝皆免為侯亦此類矣然則先帝諱備備者具也後主諱禪禪者授也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奈何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為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有復者乎蜀亡號神其語周曰由杜君之辭廣之非有獨至之異也

孟光

光字孝裕耆書博古精漢家舊典尤多遠識郤正為祕書郎光嘗訪以太子起居情性好尚正答曰太子虔恭而仁恕有古世子風光曰如君所言皆家常所有耳吾所欲知其權畧知調何如也正曰權畧藏於胸懷知調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光曰今天下多事知畧為先知畧須有自然非學力强致也太子讀書寧當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正深然其言

譙周

周字允南家貧未嘗問產業耽古篤學對典籍恒欣



然獨笑忘其寢食頗曉天文而不為深言時軍旅數出百姓凋敝周作仇國論以刺當事者鄧艾兵既入陰平君臣驚愕或謂當奔吳或謂走南中周曰自古以來未有寄他國為天子者今若入吳必須臣服然他日之吳即今日之蜀再辱之恥孰與一辱且欲奔南必須早計今大敵在前恐發足之日變且不測何至南之有晉文王時為魏相國下書辟周周以疾困辭咸熙二年周著板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月酉八月也至八月而晉文王崩

李恢

恢字德昂章武元年來降都督鄧方卒昭烈問誰可代者恢曰趙充國有言無踰老臣昭烈曰孤意亦在卿矣不幾昭烈崩越巂高定建寧雍闓牂牁朱褒交結倡亂合圍恢於昆明時丞相亮南征由越巂入聲息尚未通恢知衆寡不敵乃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與汝等同計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圍守遂緩恢覘其惰乘間出擊大破之於是南至槃江東接牂牁遂與亮聲息相連南土尋定

蔣琬



琬字公琰嘗為州書佐日沈醉不省事昭烈欲法之丞相亮言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已舉茂才累官長史亮疾革表琬自代時新喪元帥中外危悚琬無戚容亦無喜色神守舉止一如平常由是衆望漸服東曹掾楊戲素性簡脫琬與言戲常不答或曰戲慢上不乃甚乎琬曰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恐彰吾失默然不答是戲之快也何爲慢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告琬請推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或曰請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何問爲其性度弘易如此

費禕

江夏費禕字文偉遊學入蜀遂留益土與南郡董允齊名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鹿車給之允有難色禕竟從容先上及至丞相亮及諸貴人畢集車乘甚華允神色若沮而禕晏然既還和審之知狀顧謂允曰吾嘗疑汝與文偉優劣未別而今而後吾意了矣

延熙中魏軍大興勢朝廷假禕節往禦之臨發光祿大夫來敏就別禕求共圍碁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而禕與敏留意對戲了無迫局敏乃曰向聊



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及禕至魏兵遂退

姜維

御正曾為維著論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敝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媵妾後庭無聲樂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抑情自割以激濁厲清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見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遂多貶削不復料擿亦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維之樂學不倦節約清素自一時之儀表也識者以爲知言

宗預

預嘗使吳吳王問曰蜀增白帝之險何也預對曰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險俱事勢宜然無足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熈平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何為不受芝無以應后復聘吳吳主提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此行恐不復見爲遺大珠一斛累擢初諸葛瞻秉國廖化一日過預約共詣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為竟不往



# 雲廬讀史快編卷十三

## 吳志

晉巴西陳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 孫堅

堅富春人孫武子後也年十七時與父共載至錢塘會海賊胡玉掠取賈人財物正於岸上分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父曰非爾所圖也堅直操刀上岸故以手東西指麾作分部人徒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即委財物走堅遂躡其後斬賊一級父大驚



堅嘗參張溫軍事溫以詔書召董卓卓良久至而詞對頗傲堅前耳語溫曰卓負大罪而敢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按軍法斬之溫有難色堅曰古之名將仗鉞臨戎未有不斷斬示威者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而不忍於一罪人恐卓一旦得志明公非其敵也溫卒不果卓遂橫論者謂堅語若用賢於十萬兵

### 孫策

策字伯符十餘歲時即喜交結知名士與舒人周瑜相友善瑜策同年義重斷金嘗從袁術術與語知其

奇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illegible]十八卒衆五六千渡江轉鬬破劉繇擒黃祖斬嚴白虎遂併江東所向無前莫敢當其鋒者然以性佻躁為許貢客所刺創甚乃呼弟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兩陣之間爭衡天下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卒時年猶二十六

孫權

濡須之役曹公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復數千人公自是堅壁不出權



乃自乘輕舟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曰此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自來欲觀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精嚴弓弩以待權行迴環五六里輒作鼓吹還公望其舟船器械精明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豚犬耳權時移箋曹公言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云如公不死吾何得安公覽畢笑語諸將曰孫權不欺我也遂還軍

濡須之戰孫權與曹公相拒月餘權嘗乘大船來觀公軍公軍弓弩亂發箭著船旁船偏重權乃令迴船更一面以受箭箭均船平

昭烈伐吳吳使使趙咨稱臣於魏魏帝丕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丕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論議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殺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又問吳主學乎咨曰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羣籍採其採奇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咨應對敏辯北人重之

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皇帝遣方士



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亦時有至會稽市貨布者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時遭風漂至亶洲然所在絕遠卒不可至得夷洲數千人而還

嘉禾中以中外多事不聽孝子奔喪詔羣臣議科禁時將軍胡綜議謂長吏奔喪公犯科禁此由罰輕所致宜定科文示以大辟故犯者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議上丞相雍奏從之其後吳令孟宗喪母既奔赴乃自拘武昌聽刑陸遜陳其素行爲請權減宗一等不爲例自此遂絕

註司空孟仁本名宗其母撰賢宗少從李肅學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吾爲廣被庶得與氣類接也及長爲鹽池司馬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曰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竟還之母嗜筍冬月不能得宗入竹林哀哭以祈筍爲之出

太元元年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詔遣中書郎李崇齎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諸守令談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



神相聞既至爲賜第舍酒食問水旱及諸小事往往驗於是諸將吏多有詣表請福者次年春表竟亡去

註鄭泉字文淵博有奇志而性嗜酒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百歲後化而爲土幸見取作酒壺吾願畢矣嘗仕權爲郎中

孫亮

註孫亮性多小慧一日使黃門以銀椀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黃門先恨藏吏故投鼠矢餳中因啓藏吏不謹亮召吏問曰黃門從汝求餳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曰易知耳令破矢矢外濕中燥亮大笑曰若矢舊在餳中中何當燥定是挾忿故以中吏耳黃門伏罪左右驚以爲神

孫休

休既即位銳意典籍欲與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昭左將軍張布頗恃舊恩多不法忌曜等切直恐發其陰因乘間阻之休答曰孤自涉學所見不少凡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成敗之事無不徧覽今但欲與曜等講說書義不謂從曜等始受學也縱復



如是亦何所損君特恐其道臣下奸變事以此不欲令入意蓋忌之如此之事孤已自悉不須曜等然後解也布惶恐叩頭謝

註休嘗詔爲四男作名字欲令難犯易避太子名𩅦音灣字𠅡音迄今之迄次子名𩃎音觥字𩃏音礥首之礥又次子名壾音莽字昷音舉物之舉又次子名𠀌音褒字㪯音擁持之擁

註李衡爲丹陽太守妻習氏以賢明著衡欲治家妻不聽衡密遣人於武陵龍陽汜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貧然吾州里有木

奴千頭令歲上一疋絹猶可足用兒後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甘橘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佳耳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疋晉咸康中其宅枯樹猶存

註 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發一大塚內有重閤戶樞可開閉四周徼道可通車馬鑄銅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劒侍立或刻殿中將軍或刻侍郎常侍被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籍尸有一玉長尺許形似冬瓜從尸懷中透出兩耳及鼻孔



皆有黃金如棗許大尸面體如生人蓋骸骨假金石以不朽此其驗云

孫皓

皓每宴羣臣無不沈醉別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乃各奏其闕失迕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小者黜責大者加刑焉后宮數千尤採擇無已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皓愛妾嘗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中郎將陳聲皓倖臣也恃寵繩之以法妾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野

皓時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耇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太史慈

慈字子義嘗爲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州章已發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時年二十一請行晨夜取道馳至洛陽詣公車門則州吏



才至方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章安在題署得無悞耶取視之吏不知其東萊人也輒取章示慈慈從出佩刀截敗之吏急號呼持慈慈徐應曰君不以章示我我安得敗罪等耳不若默然俱去兩傷無爲也吏已無如何味其言良久遂與俱去慈既出城仍遁還通郡章州聞之更遣吏則已後矣竟受其短慈以此發名

慈避地遼東北海相孔融聞慈奇之數遣人訊其母致餽遺會黃巾盜起融爲管亥所圍慈適自遼還母謂慈曰汝與北海未嘗一見汝行後乃贍恤我踰故

舊今有急汝不可不赴慈聞命卽從閒道入圍見融請兵自効融不許使告急於平原相劉備時賊圍已密衆難其出慈乃帶鞬攝弓將兩騎自從各作一的持之開門出觀者並駭慈徑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射之射畢還明日復然如是者再圍下人或起或臥乃至無復起者慈遂嚴行蓐食鞭馬直突其圍比賊覺則馳去數里許矣到平原爲致融命慷慨壯激備斂容答曰孔北海乃知世閒有劉備耶卽遣精兵三千慈帥之以歸圍遂解

慈嘗在楊州刺史劉繇所會孫策引兵至繇使慈偵



敵形慈時獨從一騎出乃卒與策遇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韓當黃蓋輩也慈便直前決鬬鬬酣策刺慈馬擥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兩家兵互出各解去策後定宣城慈方住涇縣策心欲得慈陰以計縛致之策遽解其縛捉其手曰卿等憶神亭時耶若介時得我當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事當與卿共之

劉繇既爲策所破亡豫章其衆萬餘未有所附策請計於慈慈曰州新破士卒離心一散急難收聚意欲親往安集未識尊指謂何策長跪答曰誠本心也明日日中當望君還慈遂去左右皆疑曰慈去必不還矣策曰子義青州高士終不欺我且捨我復誰與者明日大集諸將立竿視影日中而慈果至慈善射矢無虛發嘗討麻保賊一賊手緣樓柱而口罵慈慈拈弓射之矢貫其手於柱萬衆咸驚卒年止四十一

吳夫人

夫人孫堅妻權母也堅先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諸戚以堅輕狡欲不與堅頗懷忿夫人曰奈何愛一女而取禍乎遂歸堅初夢月入懷生策已又夢日入懷生權



步夫人

夫人權妻也以美麗寵冠後宮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張昭

昭性方毅持正不撓魏黃初中遣使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正色謂曰禮無不敬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耶貞輒遽下車拜權嘗於武昌臨釣臺飲大醉因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昭默然出坐車中權遣人呼

之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黙遂罷酒

公孫淵嘗僞稱藩權信之遣張彌許宴拜淵爲燕王昭特諫不聽復切諫權不能堪乃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至矣而數於衆中折辱孤恐君失計昭熟視權曰臣誠知言不用然必竭愚忠徒以太后臨崩呼老臣牀下顧命之言猶諄諄在耳言已涕橫溢權亦擲刀泣然卒遣二人往昭遂稱疾不朝權恨之令以土塞其門昭乃



於內更以土封之後權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令燒其門欲以恐之而昭更堅臥權乃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強扶昭起出權遂載還宮昭始朝會

顧雍

雍性凝濟仕至尚書令封陽遂侯既拜侯還寺而家人猶未知也黃武中雍迎母於吳權親臨賀之至升堂拜其母雍不飲酒寡言笑權嘗曰顧公在座使人無歡然心無適莫中書呂壹頗作威福朝臣多被詆毀雍亦與焉及壹敗雍適斷其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之臨出復謂壹君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首謝時諸被詆者俱面詈辱壹雍曰官有正法何乃爾相十九年卒初疾時權令醫趙泉視之卽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能別死生知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及卒權爲素服臨弔

雍字元歎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伯喈學琴書清靜專一敏而善悟伯喈異之曰卿佳士也以吾名與卿遂名雍以爲伯喈所歎美因字元歎

諸葛瑾

瑾字子瑜性醇篤嘗奉使入蜀弟亮仕昭烈瑾與亮公會相見而退無私言昭烈伐吳吳使瑾詣白帝求



和時吳人震恐有言瑾別遣私人與備通者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瑾二子恪融

融襲父爵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林吏假卒或不遠千里造焉每會輒令榻促席量適還對或博奕或樗蒲投壺挾彈部分類別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覽觀竟日不倦融父兄俱質素而融獨錦罽文繡陶然自適後竟以兄恪連逮飲藥死

步騭

騭字子山嘗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善俱以種瓜自

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豪也隲旌懼
其侵已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及門駐候良久旌欲委
去隲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今舍去欲以爲高祗速
其怨不可已征羌出身隱几坐帳中而坐隲旌於牖
外旌愈恥之隲詞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核
重沓而以小盤飯隲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隲極
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隲曰何能忍此隲曰吾本貧賤
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何恥焉后代陸遜爲丞
相

註 隲嘗表請預備北兵謂北降人言將多作布囊盛



沙塞江大向荊州后呂範諸葛恪每讀隲表輒撫掌
大笑曰此江與開闢俱來寧可以囊沙塞也

薛綜

綜字敬文有口辨仕爲謁者僕射蜀使張奉嘗於吳
主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
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
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
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聯一坐驚其敏辯

周瑜

瑜字公瑾性恢廓有大畧與孫策同年獨相友善策
徙家舒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義重斷金
瑜嘗從策攻皖拔之得喬公二女皆國色也策自納
大喬而令瑜納小喬瑜與策年神凝遠具美姿貌吳
人皆呼策爲孫郎呼瑜爲周郎

曹公之下江東也聲言以八十萬衆會獵於吳吳將
士聞之股栗無不勸主權迎操者瑜時自鄱陽還入
見權說曰操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神武蓋世當
横行天下爲漢家除殘賊況賊自送死而可迎之耶
卽使北土已安操猶不能曠日持久與我校勝況馬
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且舍鞍馬與吳人爭



衡於風濤之險盛冬馬無藁草衆又不習水土疾
病必生此數者皆用兵之忌而操皆冒之竊謂將軍
擒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保爲將軍破之權
大感悟遂決策敗操於赤壁

赤壁之役操兵時在江北瑜在南岸瑜步將黃蓋進
曰寇衆我寡難與爭衡然操軍船艦並首尾連接可
燒而走也瑜遂取巨艦數十實以薪草灌膏油其中
裹以帷幕上建牙旗蓋先以書報曹公詐稱降又預
備走舸繫大船後引次俱發曹軍皆延頸望指言蓋
降及至舟火齊發風復迅猛乘勢延燒操舟俱連欲

解不得塡之煙燄障天人馬燒溺死者無算曹兵大敗遂退保南郡

瑜方爲權規取益州而道病巴丘遂卒卒時年僅三十六訃聞權素服發哀感慟左右喪還權親迎之於蕪湖一切費用供官爲供給瑜初友策策母又使權以兄奉之權初位將軍諸將皆未能爲下而瑜獨先執臣節瑜少雅精音律雖三爵之後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爲之語曰曲有誤周郎顧

魯肅

肅字子敬家富好施天下方亂肅大散貲財以振窮



困結豪傑時周瑜爲居巢長故將數百人過候肅貸資糧肅家有米二囷各三千斛肅即指一囷與瑜絕無難色瑜益奇之遂與定僑札之分肅亦奇瑜輒將輕俠少年百餘南赴居巢就瑜瑜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遂迎肅老母到吳與俱見權權一見與語大悅

肅之初見權也賓客滿坐客罷肅亦起辭權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請曰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不自揣竊希桓文之略君何以教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之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曹公東下諸將皆勸權迎公肅時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隨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如肅可迎操耳將軍不可也肅迎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將軍迎操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權歎息曰諸



人持議甚失孤望得卿開廓大計天以卿賜孤也遂謀召周瑜於鄱陽尋敗操權后大會諸將出迎肅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進曰未也願至尊威加四海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輭輪徵肅肅始顯耳權大笑

呂蒙

蒙字子明年十五六時嘗竊從其姊夫鄧當出擊賊當顧見大驚歸以告其母母恚怒蒙曰貧賤難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餧虎耳蒙

大怒引刀竟殺吏孫策聞而奇之召署別部司馬巳隨周瑜戰曹仁於夷陵蒙計以柴柵其險道仁敗走遇柴騎不能過獲其馬三百疋後魯肅代周瑜肅意尚輕蒙及與語大奇之酒酣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乃介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蒙志欲圖羽取荊州及代魯肅至陸口外倍修謹厚結羽而陰伺其隙羽攻樊留兵備公安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恐蒙圖其後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爲名羽聞之必盡撤備兵赴樊然后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



可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蒙遂從潯陽盡伏其精兵𦪇艫中而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盡收縛其江邊所置屯候烽不得舉遂襲入南郡

蒙既襲荊州盡得羽將士家屬一一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偶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曲故廢法涕泣斬之自是軍中股栗道不拾遺蒙又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府藏財寶皆封閉不啓親聞羽使至輒厚遇之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致信皆無所禁於是羽使還將士咸知家門無恙遂解體無戰心

黃蓋

蓋嘗爲石城長石城吏特難檢御蓋至爲置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得官不諳文吏事今寇未平多軍務一切文書悉付兩掾其爲我檢擿諸曹糾擿謬誤若有姦欺者終不以鞭杖相加教下初皆怖懼恭職久之吏以蓋不治文書頗懈肆蓋微省之得兩掾不法各數事乃悉召諸掾出數事詰問之兩掾屈叩頭謝蓋曰吾業有勑終不以鞭杖相加



不敢欺也竟殺之諸掾自是股栗一縣肅清

甘寧

寧嘗受命禦曹公於濡須權勑寧以三千人劫營特賜米酒餚饌甚盛寧乃精簡百餘人賜之食食旣則以銀盌自酌酒三盌因酌都督及百餘人人一盌於是二更時各銜枚入斫壘敵大驚及敵營鼓噪舉火如星則寧已還矣是役也曹軍號四十萬而寧以百餘人突入如無人然及還作鼓吹稱萬歲權喜曰此足驚駭老子否

註 寧少任俠與輕薄少年爲侶出必持弩帶鈴人聞

鈴聲即知是寧其行也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常以錦繒維舟去便割棄以示豪縱初年二十始讀諸子後爲名將

呂範

範字子衡少有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遂與之婚已事權累功拜楊州牧性嚴執不欺初策嘗使範典財計權時年少或私從有求範不許必關白策乃許當時以此見望及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者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當時甚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而以谷能爲欺更簿書不用也



虞翻

翻字仲翔初歸策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能得其死力此漢高之略也至於輕出微行吏卒嘗憂之夫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策后果斃於刺客翻嘗移書青孔融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僅會稽竹箭也

權嘗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死人而語神仙豈能得仙權大怒又嘗乘船行與麋芳遇芳船人多先驅曰避將軍翻厲聲曰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遽引避之後乘車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詎是事宜芳聞之大慙芳故蜀將以南郡降故云

註 翻自幼博學有高氣年十二時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豈謂是與客得書奇之自是名顯



陸績

吳人陸績多著作嘗作渾天圖註易釋玄能自知亡日先爲詞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敎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命也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以往六十年外車同軌書同文恨吾不及見也仕鬱林太守加偏將軍其女鬱生年十三適同郡張白以抗節聞於朝

朱據

註 據爲車騎將軍時張純張儼朱異三人俱童稚有才名一日同往見據據試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驥

裏以迅驟呈奇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我各賦一物然后就坐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升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岳之榦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皆賦成就坐據大嘆賞

陸遜

黃武元年昭烈率衆伐吳自巫峽至夷陵連營數十而先遣吳班將數千人平地立營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不許曰此必有譎堅壁良久昭烈知計不行乃引伏兵從谷中出凡八千人遜謂諸將曰所以不



聽擊班固揣其必有譎也今而後吾知所以破之矣乃敕於暮夜人各持茅一把每間一營輒攻一營同時火舉首尾不能相救於是四十餘營一戰俱破昭烈急登馬鞍山陳兵自繞乘夜遁去僅得入白帝大恚怒曰吾乃爲遜所破

初孫桓別部兵禦昭烈於夷道昭烈圍之求救於遜遜不許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即不救安東安東當自解及蜀兵既破桓見遜曰前不見救實不能無怨忿至今日乃知調度直以不救救之耳

昭烈既崩諸葛亮秉政吳蜀連和時有機宜來往權悉委遜至并刻權印置遜所凡權所與亮禪書必先示遜輕重可否有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其後敗曹休於皖振旅還過武昌權令左右持御蓋覆遜入出殿門有所賜皆御物上珍也

初諸舊將多不服遜亦不以聞已權自聞之謂遜曰諸將初違節度君何不啓遜頓首曰臣不肖竊慕相如寇恂之義以求濟國事權大重之遜故洗慮[illegible]無不中嘗覆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吾下者我必扶持之君今氣陵其上意篾乎下恐非安



德之基也恪不聽卒見殺

嘉禾中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賫表奉報及還至沔中竟爲魏邏者所得瑾聞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情實且水乾事宜速去遜得書不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瑾疑之親詣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慮得專力於吾且又守要害處兵將意動正當靜以鎮之施設變術然後可出也若便退賊謂吾怖重兵威其後勢必敗矣乃密令瑾督舟船而身更率勵士馬還向襄陽敵不能測遂引還瑾乃徐整部伍引

衆登舟無敢干者

陸抗

西陵督步闡叛以城降晉抗聞日夜督兵赴西陵別築嚴圍使內可圍闡外可禦寇而不攻城諸將咸諫曰及兵之銳宜亟攻闡比晉救至闡必拔矣何事於圍而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甚固而糧又足其繕修備禦具皆抗所親規攻之急未能克而救且至救至而無備表裏受敵何以禦之諸將猶不謂然抗欲服衆乃聽令一攻果不利於是圍備始力未幾而晉救至



晉荊州刺史楊肇帥兵救西陵將我軍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也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來攻必先此處即及是夜易夷民而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擊之矢石雨下肇夜遁抗不追而但令鳴鼓發喊若將攻者肇大潰引去遂復西陵誅闡

抗與羊祜相拒西陵間祜專修德信以懷吳人抗乃告其邊戍曰若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敝也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於是餘糧棲畝而不犯牛馬逸入境可宣告而取河上獵吳獲晉人皆送還抗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製自未不及服以君疾急可相致抗得即服之諸將或諫抗抗不答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呂岱

註　吳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為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四丈四尺者封以示修修乃信之

鍾離牧

牧魯相意七世孫也嘗居永興躬墾田種稻二十餘畝垂熟縣民有認之者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



讓之縣長聞召民繫之獄欲繩以法牧固為請曰以此物而殺此民我何心哉遂促裝還山陰長乃自往止之因釋繫其民慚所得稻得米六十斛送歸牧牧閉戶不收民乃輸置道旁而去莫有取者

潘濬

武陵部從事樊伷嘗誘諸夷作亂州督請以萬人討之權召問潘濬濬曰易與耳五千人足擒矣權曰卿何輕之甚也濬曰伷雖弄脣吻而無實才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果以五千人斬伷

陸凱

凱遜族子也性慷慨好直諫孫皓性不喜人視己視
者多遭嚴譴以故羣臣侍殿上皆莫敢迕凱進曰夫
君臣無不相識理脫有不虞將安所赴乎皓乃聽凱
視時列將何定最以佞巧得倖凱面詰定曰卿見前
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者寧有以壽終乎何專為姦
邪穢塵天聽吾且見卿有不測之禍也定大恨凱亦
不以介意

吳範

範字文則治歷數善占風角孫權欲討黃祖範曰未



利不如明年明年荊州劉表亦國亡身死權[illegible]
征不克明年軍行及潯陽範入賀催兵[illegible]
祖夜亡懼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擒及五更果獲[illegible]
是年表竟死
荊州入魏呂蒙謀襲關羽議者多難之範曰必得羽
及羽在麥城使使請降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也權
因使潘璋邀之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
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
問故範曰未正中也頃之風動範撫手曰羽至矣須
臾外稱萬歲報得羽權神其術數從訪問範卒秘惜
權以是恨之竟除名
範素與同邑魏滕相善滕嘗得罪權怒甚令敢諫者
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死為範曰
將坐視汝死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
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
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畢權
大怒便欲投以戟門下逡巡走範因突入叩頭流血
言與涕俱良久權意釋滕得免滕見範謝曰父母能
何必多如汝一人足矣



趙達

達嘗從漢侍中單甫受學得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
旨謂東南有王者氣自河南從居焉射隱伏無不中
一日過其友人友人為具食食且畢友謂曰倉卒乏
酒肴奈何達乃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笑曰卿東
壁下猶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何云乏主人慙曰以
卿善射聊試卿耳因出共盡之徵驗多類此然甚秘
惜闞澤公孫滕拜跪懇請卒不與權問之亦不答達
嘗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知天
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又嘗自校曰
吾算訖某年月日也疾其妻與達故更算發書曰歲

矣尚未也未幾如其前言死權求其書不得至錄問
其女又發其棺竟不得

諸葛恪

恪字元遜瑾長子也有才辯瑾面長似驢孫權嘗大
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跪曰
乞請筆益兩字因舉筆續下曰之驢合坐懽笑他日
又宴行酒至張昭前昭不飲曰此非養老禮權曰
日卿能令張公詞屈乃當飲之耳恪應聲曰昔師尚
父年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
后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不養老乎昭無以答



孫峻

甚長山人留正少為郡吏與黃巾戰一足被創[illegible]
不伸久之謂其親屬曰吾雄並起而我屈躄在閭[illegible]
間與死何異今欲割引吾足死則已矣幸不死[illegible]
伸幾可見用親屬難之正乃自引刃割其筋血流滂
沱氣絕良久家人怖甚曰業已斷其伸之足遂伸及
創愈凌統奇之表薦為屯騎校尉

韋曜

孫和為太子時蔡穎在東宮皆好弈和以為無益命
曜論之曜為著論云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
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客拒而不接至或
賭及衣物廉恥之意微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
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
獲地無兼土之實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
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傳也以變詐為能則非忠信
之矩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人之意也又云一木之
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敵假令世
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
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貨殖是有猗朱之富也
用之射[illegible]之備也論出世頗傳誦之

# 雪廬讀史快編卷十四

## 讀晉書目

帝紀

宣帝懿九則　景帝師一則
文帝昭三則　武帝炎一則
惠帝衷三則　懷帝熾一則
愍帝鄴一則　元帝睿一則
明帝紹二則　成帝衍一則
簡文帝一則　孝武帝二則
恭帝一則



志

天文一則　五行五則

列傳

景穆后二則　左貴嬪二則
胡貴嬪一則　賈后二則
羊后一則　杜后一則
王祥三則　王覽二則
何曾二則　石崇四則
羊祜四則　杜預三則
裴頠一則　裴楷四則
衛瓘二則　衛玠二則
張華四則　譙王休之一則
平原王幹一則　荀勗一則
賈充三則　魏舒二則
李憙一則　劉寔二則
王濟四則　王濬二則
山濤二則　王戎五則
王衍三則　王澄三則
郭舒一則　樂廣三則
盧志一則　劉毅一則



和嶠一則　傅玄二則
向雄二則　阮籍五則
阮咸三則　阮孚二則
阮修二則　阮裕二則
嵇康四則　向秀一則
劉伶二則　謝鯤二則
胡毋輔之二則　畢卓一則
王尼二則　羊曼一則
光逸一則　庾敳二則
庾純一則　皇甫謐二則

# 季盧讀史快編卷十四

## 讀晉書

唐文皇帝御撰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 帝紀

#### 宣帝懿

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京師震動時曹公操憂其逼議自許徙都河北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失也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且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劉外親內忌羽之得志非權所願也第諭權掎其後則樊圍自



解操從之呂蒙竟襲羽獲之

蜀將孟達之降也魏爲封侯假節領新城太守達故反覆連吳固蜀潛圖中原蜀相亮亦心惡之慮達爲患知達與太守申儀有隙欲促其事故遣郭模詐降儀因泄其謀達聞謀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諭之曰將軍棄劉歸朝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亮欲相傾苦無路耳模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宜露此殆易知達得書大喜猶豫未決懿乃潛師倍道進八日而抵城下十道並攻旬有六日而城陷斬達傳首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

里閭吾舉事當表聞上比發則一月間吾事辦矣司
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何患焉及兵到達告亮曰
吾舉事裁八日而兵抵城下何神速也
蜀相亮之屯五丈原也數挑戰懿堅壁不出亮遺以
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
臣辛毘仗節爲軍師以制之亮後復挑戰懿將出兵
毘仗節立軍門懿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毘至謂亮曰
辛毘仗節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爲固
請特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不受苟能制吾豈
千里請戰哉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罷歸



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懿奉命往征師次遼水文懿
以步騎數萬阻遼水堅壁爲塹懿盛兵多張旗幟出
其南賊盡銳赴南懿乃泛舟潛濟徑出其北與賊營
相逼又棄賊營直向襄平諸將或問故懿曰賊堅營
壘將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古人曰敵懷內懼懼
而求戰破之必矣已文懿見我兵出其後果邀之懿
乃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之不可失也遂
縱兵逆擊三戰皆捷賊遂退保襄平懿進兵圍之
懿圍襄平會霖雨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
言移營者斬斬犯令者一人軍乃定賊恃水樵牧自

若諸將欲取之懿不許陳珪進曰昔攻孟達八部並
進晝夜兼程故能拔之旬日今我遠來而更安緩何
也懿曰孟達兵少食支一年我兵四倍於達而糧不
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
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
賊饑我飽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虞賊走賊糧垂盡
而我掠其樵採是驅之走也彼方憑衆恃雨我故示
無能以安之兵者詭道非可一律論也未幾雨止遂
合圍百道並攻賊遂大窘
文懿之初反也上問曰君度其計云何對曰棄城預



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之坐守襄平此成擒
耳上曰彼計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預有所
棄此非賊所及也我懸軍遠征彼且謂我不能持久
必先距遼水而後守定出中下計上曰往還幾何時
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
足矣已一一如言
曹爽擅政懿謀誅之懼事洩乃詐稱疾篤會河南尹
李勝將涖荊州來候懿懿使兩婢侍持衣指口言渴
婢進粥粥皆流出霑胸勝曰外間謂公舊風發動耳
何意乃爾懿微舉聲言君今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

之備吾死在旦夕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爲託勝曰
當忝本州非并州懿故亂其詞曰君方到并州勝復
曰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勝退告爽曰司
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復慮於是爽遂不設
備尋誅爽
懿有很顧相魏武欲驗之召使前令反顧面正向後
而身不動操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心惡之因謂子
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時丕與懿甚善
操稍安之及平公孫誅曹爽遂大行殺戮已竟遷魏
此明帝時嘗問王導前世所以得天下者導爲歷陳



懿創業之始及丕高貴鄉公事明帝亟以面覆牀曰
若如公言晉祚安得久長迹其猜忍蓋有符於很顧也

景帝師

司馬師懿長子性沉毅多大畧懿將誅爽深謀祕策
獨與師畫之昭弗知也將發之夕懿微使人覘師師
寢如常而昭遂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鎭靜整暇
斬然無譁懿喜曰是兒竟可師初陰養死士三千散
在人閒至是一朝集竟莫知所自來

文帝昭

蜀將姜維兵入隴右揚聲欲攻狄道朝廷以昭行征
西將軍事次長安時陳泰欲先據狄道昭曰姜維攻
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正欲了
塞外諸羌爲後年資耳若實向狄道安肯宣露令人
知之今揚聲言出此必欲歸也未幾維果燒營去
諸葛誕反淮南外連吳寇內倚文欽父子昭奉天子
親征次丘頭策曰彼謂大軍不能久必持重以老我
我正當以長計縻之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
給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誕聞之喜昭乃愈示羸形多
縱反間揚言吳救且至誕益寛石苞等請攻之昭曰
誕之逆謀非一朝夕也聚糧完守以自固若急攻城



損游軍之力今但當堅守三面即有外救必從陸道
來吾以輕騎絕其輜重可一戰而破外救破欽等必
成擒矣未幾吳將全懌等來降城中震懼欽誕自相
疑昭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文鴦巡城而呼顧謂諸將
曰可攻矣遂一舉拔之斬誕
昭將伐蜀征西將軍鄧艾意難之昭謂曰自定壽春
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畧計取吳作戰
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工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
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蜀平後因巴峽
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猶滅虢而取虞耳計蜀戰士

九萬居守城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吾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而直指駱谷出不意以搗其虛彼首尾離絕劒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禪之庸暗而邊城外破士女內潰其亡可立俟也遂決策

武帝炎

帝承魏氏奢侈之後初甚刻勵爲恭儉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詔焚之殿前及平吳後頗多內寵掖庭殆將萬人至莫知所適時乘羊車恣所之於是宮人競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美業不克終已兆於此



惠帝衷

帝爲太子時中外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召使決尚書事不能對賈妃爲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古義妃從之泓乃具草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居大位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顧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載道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其騃迷如此

永興初成都王穎之亂帝傷頰中三矢亡六璽擷時劫帝自鄴走洛陽上下倉卒無貲糧侍中黃門於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之用買飯駐止惟道中客舍宮人有持升餘秔米飯及燥蒜鹽豉以進帝者帝噉甘之夜宿御中黃門布被次獲嘉市麤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及至溫帝謁陵喪履納從者履下拜流涕尋又爲張方劫幸長安行至新安帝墮馬傷足

懷帝熾

帝之五年劉曜兵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追及遂蒙塵於平陽越二年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時侍中庾珉發憤號哭聰惡之遂殺帝初帝即位恂恂謙損好與儒臣考論經籍天下想望以爲復見武帝之世而東海專政卒至流亡



愍帝鄴

帝立四年劉曜兵逼京師內外斷絕京師飢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甕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麴允曰窘阨如此外無救援死社稷是朕分也何忍生靈暴罹斯酷今欲及城未陷爲羞死之事朕意決矣遂肉袒銜璧出降明年

劉聰出獵令帝戎服執戟爲前導百姓聚觀無不歔欷泣下者已大會復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時晉臣在坐者多失聲泣尚書郎辛賓抱帝痛哭遂遇害

元帝睿

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懿深忌牛氏嘗有將牛金者懿心疑之遂爲二榼分貯酒而共一口召金侍飲自飲佳者而以鴆酒飲金金死乃恭王妃夏侯氏通與小吏牛氏通而生子是爲元帝先是秦始皇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又塹北山以絶其勢而元帝起適應其期前此孫權稱號猶四百三十年也



明帝紹

帝自幼聰敏數歲時元帝嘗坐之膝上屬長安使來因問曰日與長安孰遠紹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也帝奇之明日宴羣僚復以問紹忽對曰日近帝失色曰何乃異昨語對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愈奇之

王敦將舉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駿馬微行至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時敦方晝寢夢日繞其城驚起曰此必黄鬚鮮卑奴來也遂遣五騎物色追帝帝馳去馬遺糞輒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出此示俄追者至問嫗嫗曰去遠矣因示以鞭五人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遂止不追帝竟免帝鬚黄母荀燕代人故云

成帝衍

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度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爲之色沮庾懌常餽食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斃因表聞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懌自殺



簡文帝昱

帝畱心典籍意度玄雅雖凝塵滿席湛如也一日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驟意欲觀其神檢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了無怖色溫以此憚之然心懼溫恒憂爲海西之續嘗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支道林言帝有遠體而無遠神清談差勝耳

孝武帝

簡文之崩也帝時年十歲至䠒不臨左右諫帝謂曰哀[illegible]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奇之以為精理不滅先帝

[illegible]邑每為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心惡之於華林[illegible]杯祝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曾有萬歲天子[illegible]及暴崩

恭帝

帝即位之二年傅亮承劉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忻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遂遜於瑯邪第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使郭璞筮之云享祚二百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為一



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實一百二歲璞蓋以百二期促諱而倒之為二百也

志

天文

愍帝二年正月辛未辰時日隕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元帝大興初日夜出高三丈按天文之變不勝書特書其尤異者

五行

太康中中國人皆以氈[illegible]絈頭及絡帶衿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夫氈毳皆胡物也而以為絈頭帶身衿口則中國之人一身而三受其制矣能無敗乎是為服妖貌不肅之咎未幾五胡雲擾

吳孫休時烏程有病困及差而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遠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語然遠者所過至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者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傾顛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是為言不從之咎

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人莫識倫使持出徧問市里久之宮西一小兒言曰服翻鳥翳持者



即還白倫倫使更求之即將小兒入并鳥閉之戶中明日視之俱不見矣趙王倫目有瘤未幾伏誅是為不哲之咎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有石牛忽鳴聲聞四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未幾季龍死

魏齊王時有二魚集武庫屋上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未幾有東關之敗是為不謀之咎

魏齊王時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從穴中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更冠

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前日且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而王卒不應日既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鼠自顛蹶死即失衣冠取視之常鼠耳班固以爲黃祥黃屬土是爲思不通之咎

列傳

景穆張后

穆后張氏宣帝懿后也有知畧懿初辭魏武命託病風痺不起一日曬書忽暴雨至懿不覺自起收之家惟一婢見恐事泄致禍后即手殺婢以滅口而親自執爨懿以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懿嘗臥疾后往省懿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懿不得已入謝后乃解懿退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吾佳兒耳



左貴嬪

貴嬪名芬左思之弟也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拜修儀姿陋無寵而獨以才情見重嘗作離思賦畧云夜耿耿而不寐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晻曖而無光兮氣憯慄以洌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爲參辰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睹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欷兮涕淚射而沾巾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疑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痛兮仰蒼天而泣血

元楊皇后崩芬獻誄誄詞千餘言其畧云追惟我后實聰實哲殮無珍寶含無明月臣妾哀號同此斷絕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沈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魂之往矣於以今日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



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仡仡旌旐翩翩挽童引歌白驥鳴鑣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追送神軌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會星布咨嗟通夕東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后安厝云云　其荅兄思書及雜賦頌凡數十篇

胡貴嬪

貴嬪名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充內職擇其美者以絳紗繫其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拜貴妃帝每有顧問不修飾惟率爾而對然寵幾專房焉帝嘗與

之楞荊爭矢致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慚

惠賈后

賈氏惠帝后名南風醜妬而短黑淫縱彰徹內外洛南盜尉部一小吏美容止故給厮役乃忽有非常衣飾衆疑其竊也盜尉訊之小吏云向逢一老嫗說家有病人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暫相煩當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箱忽見樓闕壯麗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



形短靑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甚臨出贈此時聽者有賈后親屬在知是后 慚笑而出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故全

后既殺太子趙王倫孫秀等因衆忿謀廢后使齊王冏入殿收之后見冏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爾倫遂矯詔以金屑酒鴆之后生臨海公主洛陽之亂主爲人所畧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亦其報云

羊后

羊氏亦惠帝后初入宮衣中忽有火及帝崩懷帝陷虜后沒於劉曜曜僭位復以爲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陛下開基聖主彼亡國闇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身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妾生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也曜甚寵之生二子

杜后

杜氏成帝后杜預之曾孫女少有姿容長猶無齒以故求婚者屢中格自帝納采一夜齒盡生正位七年



崩先是三吳女子忽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著服未幾后應之

王祥

武帝先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祥時已拜太尉加侍中祥謂顗曰相國誠尊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三公也公王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吾必不爲及入顗拜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

祥少有至性繼母朱氏妬每使掃除牛下祥孝事愈恭母嗜魚鮮會氷凍不可得祥解衣將剖氷求之氷

怨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
其幙遂取以奉母家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
祥輒抱樹泣其純孝篤至至今傳之
祥臨終著遺訓誡後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皆勿
以斂西芒上勿用甓石勿起墳玄酒一盃爲朝夕奠
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
切而哀仲尼謂之孝其子皆奉行之子烈芬並幼知
名爲祥所愛二子先同時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
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
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祥漢諫議王吉後



王覽

覽字玄通祥異母弟也數歲時見祥被母楚輒涕泣
抱持甫成童每諫其母母凶虐爲之稍減朱屢以非
禮使祥覽輒自與俱又虐使祥婦覽婦輒趨與俱朱
患之爲止祥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酖祥覽覺徑起
取酒祥疑有毒爭不與朱遽奪反之地自後朱賜祥
饌覽輒先嘗朱計遂不得行
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謂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乃
以屬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器故以相
與祥辭弗獲乃受及卒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
此刀覽六子俱顯其後奕世多賢著姓江左導卽其
孫也

何曾

曾字穎考嘗侍武帝宴退語諸子曰主上創業垂統
而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後嗣其
殆乎及身而已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
孫曰此輩必及於亂及綏被誅於東海王越嵩哭之
曰吾祖其大聖乎嵩綏皆劭子曾之孫也
曾閨門整肅年篤老與妻相見必正衣冠嚴對如賓
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畢便出歲不過再三



然性豪奢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侍燕不食大官所
設帝命取其食蒸餅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
云無下箸處其子劭有父風一日之供費錢二萬爲
限云

石崇

崇字季倫以生青州小名齊奴其父苞臨終分財諸
子獨不及崇母爲請苞曰此兒後自能得仕荊州刺
史時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嘗與貴戚王愷奢靡相
競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幛四十
里崇作錦步幛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

帝每助愷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愷示崇崇竟以鐵如意碎之愷大怒謂嫉已寶崇曰無足多恨當還卿乃命左右悉出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榦絕世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

崇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後房數百俱極佳麗之選一妓名綠珠姿尤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



之崇盡出婢妾數十人曰惟君所擇綠珠不可得也使者三返竟不許秀怒勸趙王倫誅崇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前因自投樓下死尋斬崇東市臨刑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或詰曰知財為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

劉輿兄弟少時嘗為王愷所嫉愷一日召劉飲留宿計將坑之二劉未之知也崇素與二劉善聞當有變即夜馳詣愷問劉所在愷惶遽不得隱崇徑造後齋索出載與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二劉乃獲免士論多之

史臣曰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簫鼎列於凝酒之辰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羊祜

祜字叔子年五歲時忽令乳母取所弄金鐶乳母曰汝前無此物祜即自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蓋其子則祜之前身云時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



者曰猶當出折臂三公已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無子

祜少時嘗遊汶水濱遇一老父謂曰孺子與時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已而之莫知其所之及長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顏子也嘗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之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倖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言祜從甥王衍善清言擅時譽祜獨不然之嘗曰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後卒如其言

祜都督荆州時減戍卒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始至鎮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遂有十年之積每與吳人交戰必先尅期不爲掩襲將帥有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畧二兒爲俘者遣送其家吳將陳尚潘景入寇祜追斬之仍嘉其死節厚殯殮軍行吳境刈穀爲糧必計所侵送絹償之游獵江沔必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晉兵得之者必盡封還之吳人感悅盡稱羊公而不名也

祜樂山水每值佳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



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及卒襄陽百姓爲建碑於峴山故遊憩之所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之曰墮淚碑

杜預

晉之平吳也晉將周旨生獲吳都督孫歆特王濬奏捷先列上得孫歆頭未幾杜預使人以生歆送至洛中士大夫爲之傳笑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扎而每任大事輒居將帥之列其學無所不窺時人號爲杜武庫在鎮時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荅曰吾但慮爲害不求福也

預性倜儻多奇致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乃刻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其奇致多類此預躭思經籍好左氏春秋爲著釋例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亦當孤行時王濟好相馬和嶠好積聚預嘗言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預臨終先爲遺令曰吾嘗以公事過密縣之邢山山



上有冢問耕夫云是鄭大夫祭仲冢或云子產其制居山之頂四望周達而東北向新城志不忘本也隧道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示藏無珍寶無取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吾嘗自表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眺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吾情所安至時宜用洛水圓石儀制皆取法鄭大夫勿有所益子孫悉遵之

裴頠

頠字逸民王衍之徒競爲浮虛以取高望楷深疾之著崇有論其畧曰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　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重泉之鱗必非偃息所能獲高墉之禽必非靜拱所能捷然則濟有者皆有



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人莫能難

裴楷

楷字叔則性明悟博涉羣書風神俊爽時稱玉人又云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仕武帝爲中書郎帝嘗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懌羣臣莫敢言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帝乃大悅

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一見奇之爲致之[illegible]府嘗目夏侯玄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楷子瓚字國寶手神高邁特爲王綏所重綏父戎嘗謂綏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楷子憲字景思其人深弘保素不以世物攖心石勒既破王浚謝罪軍門者紛如憲與荀綽獨不往勒素重其名召謂曰幽州人鬼共疾浚虐孤恭行乾憲而二君誠信阻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對曰臣等世荷晉恩浚猶晉遺藩也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列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勵物防風之戮是吾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重



之待以賓禮

楷從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澈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一坐嗟賞又嘗在周馥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神色恬然復棊如故其性虛和如此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每以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頠比王戎邈比王玄

衛瓘

武帝時惠帝爲太子迷不省事瓘每欲啓帝而未敢

發會侍宴淩雲臺瓘因託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
啓帝曰公何言瓘欲言而止者三第以手撫牀曰此
座可惜帝意悟乃謬曰公眞大醉耶瓘遂不復言賈
后由是怨瓘瓘與索靖俱善草書靖時與瓘同官人
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
筋靖得伯英肉

瓘子恒字巨山善草隸書太康初汲縣有盜發魏襄
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其一卷論楚事者尤極工妙
恒爲之作字勢畧云雲遶逦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
本卉苯蓴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
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
發止無間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
川森爾下頹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力若鴻鴈高飛邈
邈翩翩或縱阿邮若流酥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
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
唐虞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云云

衛玠

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祖瓘甚奇之總角時乘羊車入
市見者皆以爲玉人其舅王濟每見玠輒歎曰珠玉
在側覺我形穢又曰與玠遊冏若明珠在操朗然照



人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絶
倒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絶倒又云王家三
子不如衛家一兒謂澄及王玄王濟也樂廣爲玠婦
翁議者謂婦翁氷清女壻玉潤

大將軍王敦素重玠嘗謂謝鯤曰王輔嗣吐金聲於
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
之音玠入都都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遂以勞
疾卒年僅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劉琰謝尚嘗共
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比
其間尚可容數人又云乂膚清叔寶神清時論中興
名士惟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

張華

華字茂先少孤貧自牧羊盧欽見而器之劉放亦奇
其才以女妻焉初未知名嘗著鷦鷯賦以自寄畧云
伊茲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巢林不過一枝啄食
不過數粒匪榮茝蘭匪陋荊棘任自然以爲資無誘
慕於世貴鵰鶡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鵾雞竄於
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
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
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爲庸戀鍾岱之

林野慕巃嵸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嚮昔之從容爰居避風而至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而形瓌足偉也鷦冥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阮籍見而歎曰此王佐才也自是聲名始著

華博學嗜古圖緯方伎之書畢集嘗徙居載書三十乘惠帝時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者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灌以苦酒必有異俄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乃云園中



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甚美故相獻耳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魚形以扣之則鳴矣如其言聲聞數里

初吳未滅時斗牛間常有紫氣及吳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精象緯乃要煥宿因與登樓仰觀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在何郡煥曰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到縣掘獄入地四丈餘得石函光怪非常中有雙劍一刻龍泉一刻太阿其夕斗牛間氣遂不見煥乃取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目炫焉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其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以系徐君墓樹耳靈物終當化去不久留人間也

華既得劍寶之常置坐側謂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取華陰土一觔致煥煥以拭劍劍倍精明及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後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從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



取之不得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屈有文沒者懼而出須臾光彩映水波浪驚沸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先是孫秀之亂武庫火華懼變作列兵固守而後救火故累代之寶俱燬如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屐無有存者華時見一劍穿屋而飛莫知所由乃即華所佩劍也

譙王休之

劉裕執政將不利於晉室以事誅休之二子休之謀起兵誅裕裕親征密遣書韓延之延之休之治中也答書畧云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

乃欲誑國士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夫伐人之君陷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也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共遊地下耳云云裕得書歎曰事主應如此休之時爲平西將軍

平原王幹

幹清虛靜退而性理不恒頗任簡抗朝士造之葉通姓名必令立車馬門外或終日不得見齊王冏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冏幹獨懷百錢見冏出之曰汝能舉義請以百錢爲賀冏迎拜幹直跳



其床不命坐第謂曰汝勿効白女兒意指倫也及冏誅幹哭之慟曰宗室日衰惟此兒差可而復爾從今殆矣東海王越特詣幹幹不與接而潛於門間闚之莫測其意或以爲瑀迹云時高密王保體質肥偉嘗自稱較重八百斤

荀勗

潁川荀勗以博物稱嘗行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爲光祿大夫掌樂事時音律未調勗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侍食謂在坐人曰此必勞薪所炊咸未信帝遣問膳夫膳夫云實用故車脚人遂驚服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後改尚書令意甚悵惘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勗專以持默固寵

賈充

充伐吳嘗屯軍項城忽失充所在時帳下督周勤方晝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驚覺急出從夢中徑道往索之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俱厲謂充曰亂吾家事者爾與荀勗也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又將表斬張華矣汝所以



延日月享名位者是衛府之勳終當使系嗣死於鐘簴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之但其先德稍濃故報在汝後耳言畢叱去充忽忽歸營顏色憔悴經日始復惠帝末充嗣子謐遣趙王倫之難果斬於鐘下賈后服金酒死賈午竟用大杖終謐之將敗也飄風忽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中丞臺有蛇出其被賈后之殺太子討出鶿

韓壽妻賈充女也充先辟壽爲掾壽美姿容充每讌客女輒於青璅中窺之見壽悅焉問左右得其姓字感想發於寤寐因令婢通意於壽呼壽夕入壽遂踰

垣人家人莫知惟充覺其有異時西域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貴之獨以賜充其女密盜以遺壽壽苓馥聞於充自是充知女與壽通而門閤嚴峻莫知所由入乃夜使人循牆伺之因得其狀充祕之遂以女妻壽蓋充二女俱淫敗也

充妻廣成君郭槐性極妒初生子黎民已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適充入黎民見父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悲戀乳母病死後復生男及期充於乳母抱中手摩其頭郭又疑乳母殺之兒亦以悲戀死自是充遂絕嗣嗣外孫韓謐謐即



韓壽子也充母柳頗知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恨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無不竊笑

魏舒

舒字陽元郡察孝廉宗黨謂舒無學勸令以不就爲高舒曰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名乃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竟擢第舒爲尚書郎時議沙汰郎之非才者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愧之後將軍鍾毓每與參佐射舒爲毓長史第畫籌而已一日耦缺屬舒充數舒閒發輒中舉坐愕然毓乃謝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文帝器重之每朝會罷必目送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時陳留周震累爲公府所辟辟書旣下公卽喪亡人遂號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辟之獨無患

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當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聞車馬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舒詣野王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死舒因蚤知當爲公也



李熹

熹字季和有高行與北海管寧同調宣帝懿屢辟之固辭不就景帝師輔政辟熹爲從事中郎熹到引見謂曰昔先君辟君而君不應孤今辟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熹得以禮進退明公峻法見繩熹畏法敢不祗承師憮而重之

劉寔

寔字子眞有先見鍾會鄧艾之伐蜀也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故笑而不答後竟如言寔以世趣騰競爲著崇讓論而要之

核眞中云昔齊王好竽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
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
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廩食數人之俸
嗣王覺之而重於彰先王之過下令曰吾之好竽也
有甚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則先生逃矣夫濫舉之
法不嚴恐南郭先生之盈朝也

寔少貧賣牛衣以自給後雖位望通顯猶崇儉素嘗
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褥兩婢持香囊寔便退
笑謂崇曰誤入卿内崇曰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
乃更如他廁竟以子夏受賂弃坐免官或謂寔曰君



行高一世何不切勑諸子寔應曰吾之所行是所聞
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所得也寔弟智亦有兄風每
負薪自給平原管輅嘗言與劉穎川兄弟語使人神
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斯以外殆白日欲寢矣

王濟

濟字武子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貴甚濟買地
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帝舅王愷有牛名
八百里駁愛之每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對射賭
之濟先射一發破的輒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
炙至一割便去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獻不過數十濟乃候
其上直率少年詣園盡啖之併伐樹去帝嘗幸其宅
供饌甚豐悉貯以琉璃器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
以人乳蒸之耳帝爲色動

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何如嶠曰濟俊
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
曰尺布斗粟之謠嘗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疏臣
不能令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濟嘗與帝共碁
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
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故皓譏焉濟亦不能



難之

濟卒將葬時賢畢至時孫楚獨後來哭之甚悲客莫
不垂涕楚既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今已
矣當爲卿作之體似聲眞賓客皆笑楚顧謂曰諸君
不死而乃令王濟死乎濟尚主主兩目失明妒尤
甚竟無子

雪廬讀史快編卷十四

# 雪廬讀史快編卷十五

## 讀晉書

唐文皇帝御撰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 列傳

#### 王濬

濬之伐吳也初受詔曰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時在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威名已著順流長驅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尅則無緣得施節度故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及孫皓降王渾愧不得與上書非濬違詔不受節度濬呈奏預書事乃白

濬既為王渾父子所抑自以功大見枉常不勝忿憤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功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之於懷是吾褊也時監軍唐彬亦同王濬降孫皓然未



至建鄴二百里輒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未幾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人以是益高彬

#### 山濤

濤字巨源布衣時家貧每謂妻韓曰忍饑寒吾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已累官司徒儉素一如寒士陳郡袁毅嘗為鬲令以貪著而好以賂遺要虛名嘗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為異受而束之閣上後毅敗凡受賂者皆見推檢濤取原絲付吏塵積寸許印封宛然性嗜飲能至八斗方醉帝聞試之飲以八斗而密益其酒極本量而止

濤子簡永嘉中假節鎮襄陽時四海分崩王威不振簡知世不可為惟酒是耽荊土豪族習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必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簡愛將也家在并州故云

#### 王戎

戎字濬沖渾之子神彩秀徹能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戎父渾與阮籍友戎時年十五隨渾在郎舍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交籍每適渾俄

與輒去及過戎必良久始出顧謂渾曰共卿談不如共阿戎談上巳日朝賢禊洛或問王濟曰昨遊若何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有識鑒賞如此

戎嘗與阮籍飲時劉公榮昶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亦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後嘗經黃公酒壚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宴於



此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河山

戎性至孝居母憂不拘禮制食肉飲酒觀棋如常而貌日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矣時和嶠亦居父憂以禮自持量米而食而毀不踰戎帝嘗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戎

戎有人倫鑒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風塵表物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緩緩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孫秀爲瑯邪郡吏求品於戎從弟衍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夙怨者皆被誅而戎衍並獲濟焉其先見如此

戎性嗜利聚錢不知紀極田園水碓周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曉夜筭計而吝嗇不自奉養人以爲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之懽遂如初從子將婚戎遺以一單衣婚訖輒更責取家有好李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



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王衍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王敦過江見之歎曰此子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也善玄言嘗造僕射羊祜爲父乂白事祜將名德貴重而衍年才十四詞吐清辯了無屈下之色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於古人中求之既有盛名傾動當世常自比子貢尸中雖貴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懷抱中物何至此衍曰聖人忘

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簡服其言
衍累官通顯而終日清談絕不關世務後進慕之遂
成風俗石勒破晉召衍與語問以晉故衍詭言少不
豫事欲求自免至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
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破
壞天下非君而誰使左右扶出顧其黨曰吾行天下
多矣未見如此人不可加以鋒刃乃令夜排牆塡殺
之衍將死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虛浮僇
力匡世猶當不至今日先是山濤見之少時嗟異良
久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悞天下蒼生未必非



此人也卒如其言

初楊駿欲妻以女衍陽狂避之已乃娶郭氏又賈后
親也郭每藉賈勢狠戾無忌衍患之時京師有大俠
李陽者郭所素憚衍每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
陽亦謂不可郭乃爲之小損衍疾郭貪鄙故口不言
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謂
婢曰舉阿堵物却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樏擲其
面衍初無言第引王導共載去已在車中攬鏡自照
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王澄

澄字平子衍弟也衍負重名澄獨謂衍曰兄形似道
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澄有所品
題者衍不復置品但云已經平子澄與謝鯤阮脩胡
毋輔之等交善日酣宴縱飲窮歡極娛惠帝末澄持
節荊州將發送者傾朝偶見樹上雀鷇便脫衣上樹
探鷇而弄之傍若無人然

王敦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
第三而澄意嘗輕敦又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敦每
陰圖之會澄左右時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衞澄亦
時捉玉枕自防故敦未得發一日敦飲澄并醉二十



人酒又借觀其玉枕輒令力士搤殺之劉琨先嘗謂
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恐終不得
死及是聞之歎曰澄自取耳

澄年十四時兄衍妻郭氏性極貪鄙每令婢於路上
擔糞澄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
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澄衣裾將杖
之澄掙脫踰窗而走

郭舒

舒字稚行性恬雅嘗爲王澄別駕荊州士人宗廞者
因酒忤澄澄怒叱棒之舒厲色顧左右曰使君過醉

汝輩不得妄動澄恚曰何誑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舒笑而受之澄意解厥得免王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不許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耶凱懼不敢言舒進曰太守言是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掐鼻灸眉今舊疾復發耶舒曰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士論壯之

樂廣

廣字彥輔神姿朗徹性冲簡每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與談自夕申旦歎曰吾所不如衛瓘時爲朝望心奇廣謂曰自昔諸賢既



沒嘗恐微言將絕而乃今復聞於君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睹青天矣王衍嘗自許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

廣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當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愛喬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又使詣廣廣愛髦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髦亦清出準笑曰吾二兒之品目乃裴樂之品目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品得之將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任放爲達或至裸體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會長沙王乂與成都王穎搆難穎廣壻也乂疑之廣自曰定不以五男易一女然竟以憂卒

廣嘗有親客久闊不來廣問故答曰向飲君家見杯中有蛇意惡之歸而疾今猶未愈廣乃仍置酒前處飲之謂客曰有見不答曰蛇如初矣廣乃指壁角示之蓋廳事壁上角漆畫作蛇影落杯中也客豁然意解疾尋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胸中必無膏肓之疾



盧志

志嘗爲成都王穎謀主趙王倫反穎起義兵而前鋒爲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獨曰敵兵新勝必有輕我之心今宜急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其言遂破倫倫既敗志乃進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久不能決而大王乃得濟河功莫與比便當與齊王共輔王政但兩雄不俱處儻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以徐結四海之心則策之上也穎納之託母疾歸藩穎遂爲衆望所屬

劉毅

毅字仲雄少勵清節王公貴人望而憚之常爲司隸從事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亦何須犬徑投傳去武帝時累官司隸校尉帝一日問毅曰朕可方漢何主毅對曰桓靈帝曰朕克己勵精頗平吳會而方桓靈不乃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室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朕今有直臣故應勝之

和嶠

汝南和嶠少有風格庾顗見之每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施之大廈必獲棟梁之用武帝時太子殊不慧嶠嘗因侍坐謂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顧曰太子近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二荀並讚頌嶠獨無言帝問何如對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起

傅玄

玄字休奕少孤博學性峻亮仕爲大官每有奏劾必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



所撰者甚富有經國九流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名曰傅子爲內外中篇凡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世內篇初成其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讀竟歎曰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玄子咸字長虞揚駿專政咸屢箴諷切之駿弟濟與咸善移咸書曰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酒色殺人此甚於作直人坐酒色死不悔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竊古以直致禍當自矯枉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吳郡顧榮嘗言咸非周才而偏亮可貴

向雄

雄字茂伯初爲王經主簿經死雄哭之慟後嘗以遂繫獄鍾會就獄中辟爲從事及會死莫敢殯雄迎喪葬之文帝昭召讓曰往者王經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今會躬爲叛逆而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曰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

急務之令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如必鬻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豈不惜哉昭大悅

雄初為主簿時與毅嘗以非罪笞雄後累官黄門侍郎與毅同在門下絕不交一言武帝聞之勑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奈何言訖即去帝聞怒讓曰我令卿復好何故終絕雄曰劉河内於臣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若進人加諸膝退人墜諸川臣不敢鬭命帝聽之



阮籍

籍字嗣宗性不羈傲然有獨往之意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返嗜酒善嘯時人多謂之癡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鮮有全者籍託志酣飲絕不與世事文帝昭初嘗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一醉六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鍾會數訪以時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徑以酣醉不答獲免

籍嘗與人圍碁而母終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乃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豚飲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滅性裴楷嘗往弔籍被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喭畢去或問楷籍既不哭君何哭楷曰籍方外士我俗中士道固不同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去喜弟康聞之齎酒携琴造焉籍大悅見青眼

籍聞步兵營廚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遂求為步兵校尉又嘗言於昭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往及至壞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才旬日復還又嘗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返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喟然曰時無英雄使



豎子成名

時有子殺母者籍聞之曰嘻殺父猶可乃殺母乎坐中怪其誕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也殺母禽獸不若矣衆乃釋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一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

籍嘗遊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長嘯而退至半嶺忽有聲響振巖谷若鸞鳳之音乃登嘯也於是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

[illegible]不睹羣蝨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乎褌中而不能越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本趣也

阮咸

咸字仲容與叔父籍為竹林遊放達自喜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衣皆錦綺咸乃以竿掛大布犢鼻於庭人怪之答曰未能破俗聊復爾耳縱情不檢素幸姑之婢姑



當歸夫家初云留婢已忽從去時方有客咸不及接客竟借客馬追婢及之遂與婢累騎還諸阮皆嗜飲每集都不用盃觴第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狂飲時忽有羣豕突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飲之籍有子渾亦任達籍嘗謂曰仲容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

咸子瞻字千里寡嗜好多自得讀書不甚研討而能默其要善彈琴人聞其善多往求聽不問長幼貴賤皆為彈之內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了無忤色識者服其神悟嘗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illegible]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自謂此理足以辨證幽明乃忽有一客通刺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辯瞻遂與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也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俄變作異形須臾滅瞻默然意色大惡歲餘而病卒

阮孚

孚字遙集魯靈光殿賦有胡人遙集於上楹之句而孚母胡婢也姑因以遙集字之孚性好屐時祖約好



財同累而未判得失有詣約者見約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有詣孚者見孚蠟屐輒自歎曰不知一生當著幾量屐人乃以此定優劣

孚避亂渡江為安東參軍終日酣縱不榮王務常為有司所按及遷散騎常侍又以金貂換酒為所司彈劾元帝皆優容之在明帝時從平王敦轉吏部尚書固稱疾不拜及帝大漸召溫嶠入嶠過孚要與同行旣升車始告之故曰欲卿同受顧命孚固求下車徙步還家嘗謂所親曰主幼時艱運終百六亂將兆矣

未幾蘇峻反人以爲知幾

阮脩

脩字宣子性簡任不涉人事尤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及至或又無言但欣然相對耳恒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酣暢而家無擔石之儲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與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脩亦執言無鬼令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耶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王衍當時



談宗論易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或曰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未知其精粗處定何如及與談言約而旨暢衍乃歎服

脩所傳有大鵬贊

阮裕

裕字思曠王羲之嘗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思致不如深源韶潤不如仲祖而兼有諸人之美裕在剡嘗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一人葬母意擬借而不敢言裕後聞之歎曰家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竟命焚之

[illegible]徵辟還剡山蕭然有肥遁之志或以問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加此成帝山陵裕知時流必有相逐者事畢即疾去至方山而追者不相及矣劉惔歎曰吾今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不復敢近思曠初嘗被王敦知遇察敦有逆萌遂終日酣暢以酒自廢士論高之

嵇康

康字叔夜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與王戎同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喜慍之色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則悠然忘返一日遇王烈與共入山烈



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已凝爲石矣又於石室中見素書一卷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每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夫

山濤將去選官擧康自代康移書告絕其畧云吾每讀尚平子孝威傳慨然想慕其爲人又讀老莊重增其放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視則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又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所懼哉且吾新失母兄女年十三男年八歲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守陋巷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若一旦迫之王塗必發狂疾自

非重譽不至此也後於獄中作幽憤詩猶有採薇山阿散髮巖岫之句

康性絶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甚茂爲激水圜之夏月則鍛其下東平呂安者慕康高致每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一日與向秀共鍛柳下鍾會往造焉康不爲禮鍛不輟良久會去康笑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憾之應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言之文帝昭曰嵇康臥龍也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會呂安爲兄枉訴引逮康遂併收康時太學生三千人詣闕上書請以爲師不許竟棄市康初入



汲郡山見孫登登無言臨去謂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至是驗

康初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共康談音律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絶世遂以授康仍誓勿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後坐呂安獄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靳弗與廣陵散於今絶矣海內名士咸痛惜之

向秀

秀字子期清悟有遠識莊周著內外篇秀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會心莫不自足一時也初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康既被誅遂應本郡計入洛文帝昭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至此秀曰巢許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自此爲作思舊賦思舊者思嵇康也敘云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落虞泉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卷焉興感因爲之賦賦詞凄婉讀者悲之

劉伶

伶字伯倫放情肆志不可一世惟與阮籍嵇康遊欣



然神解携手入林嘗乘鹿車携酒一壺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妻懼其中酒每捐酒毀器涕泣而諫謂非攝生之道伶曰善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遂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因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伶徐曰雞肋不可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伶雖皆放而機應不爽著酒德頌一篇詞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戶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

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乃有貴介公子縉紳處
士攘袂正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
是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
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
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
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
如蜾蠃之與螟蛉

## 謝鯤

鯤字幼輿少知名有高識嘗爲王敦長史一日王澄
在坐見鯤與談無倦惟歎謝長史可與言而都不盼



敦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
亮自謂何如對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知敦不臣惟優游寄寓從容規
諷敦至石頭藉鯤才望逼與俱下敦問曰人情何如
鯤曰明公此舉本大存社稷而悠悠之口實未達盛
義因說敦入朝敦曰君能保無變乎曰必無變公若
入鯤請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卿等數百亦復何損於
世

鯤性通簡無喜慍惟清[illegible]不有世務鄰家高氏
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
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
我嘯歌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恒殺人將曉有
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便於窗中度手
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跡獲焉亭中自是無復妖怪

## 胡母輔之

輔之字彥國少擅高名有人倫鑒識嗜酒任誕不拘小
節與王敦王澄庾敳游號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
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後進領袖爲樂安太
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事嘗過河南門下飲
河南騶五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



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役輔之因就與語
奇之曰吾不如也遂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擢爲
功曹其甄拔人物如此

輔之子謙之才不及父而縱誕有加每至酣醉輒呼
父字父亦不以介意輔之一日正閉戶酣飲謙之闚
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
大笑呼入與共飲

## 畢卓

卓嘗爲吏部郎以酣飲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
至其甕間盜飲遂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

部也遽釋之輒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醉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卒官溫嶠長史

王尼

尼字孝孫本兵家子爲護軍府軍士然有高名胡毋輔之與王澄傅暢劉輿荀邃裴遐等諸名士迭屬河南功曹及洛陽令請解之不許輔之等一日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喜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必有以也尼時方給府養馬輔之等直入馬廐



下與尼炙羊飲酒劇歡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釋之

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恐於君不利尼曰伯蔚比聞吾言已死矣未幾綏爲東海王越所殺尼嘗詣越謂曰公負尼物越驚問何負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爲賜絹五十疋尼無家惟畜一露車牛一頭每行則御之暮即宿車上常歎滄海橫流處不安也避亂荊土歲饑爲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

子俱餓死

羊曼

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任達嗜酒與溫嶠桓彝諸人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太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黠伯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俊其後更有四伯鴻臚江泉以能食爲穀伯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張嶷以狡妄爲猾伯羊聃以狠戾爲瑣伯蓋擬古四凶而聃即曼次子



光逸

逸字孟祖初爲博昌小吏會嚴冬縣令逆遞送客及還凍極適令不在逸輒解衣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笞之逸曰家貧衣單若不[illegible]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人令奇釋之後至京師爲胡毋輔之賞識交甚善已避亂渡江往依輔之屬輔之正與謝鯤畢卓阮孚等散髮裸袒閉戶酣飲門者不內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從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飲不捨晝夜

庾敳

敳字子嵩雅有遠韻而好積聚嘗爲溫嶠所奏乃更齎嶠時劉輿者見任於東海王越譖讒搆惟敳縱心事外無間可乘以其性嗇說越與換錢千萬冀其必吝也及越問敳敳方醉幘墮几上爲以頭就几穿幘徐答云家有二千萬惟公所取輿自是服之敳嘗卿王衍衍曰君不得爾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敳見王室多難知禍將及著意賦以豁情其畧云蠢動皆神之爲兮癡聖惟質所建眞人都遣穢累兮性茫蕩而無岸縱驅於寥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



天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宙細微兮渺若豪鋒之半飄颻玄曠之域兮深莫暢而靡玩兀與自然并體兮融液忽而四散蓋衍賈生之服鳥也從子亮見而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敳答曰正在有無之間

庾純

純字謀甫以博學爲世儒宗賈充姦佞純惡之令出鎮關中充自是懷忿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未了是以來後蓋純之先有爲伍伯者充之先有爲市魁者故兩人互相刺也充自以位望隆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何言長者純因發怒曰高貴鄉公何存衆坐爲罷

皇甫謐

謐字士安年二十不學或以爲癡其叔母任氏涕泣道之謐感激遂博綜羣籍研精撰著自號玄晏先生前後徵辟十數皆不就每上表謝自稱草莽臣身極羸疾而披覽不倦嘗自表就帝借書帝爲送書一車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或勸謐餞柳謐



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餞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也非心所安士論重之

謐嘗著篤終論以明葬制其畧曰人之死也神不存體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眞之理也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眞且使魂必有知則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如其無知而備贈存物以啓姦心亦何異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哉剝臂捋金環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吾今故猶爲之制氣

絕後便卽時服蘧篨裹尸置尸牀上擧不毛之地坑
深十尺擧牀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惟齎孝經一
卷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無種樹
木終始無怵惕千載無慮忠此眞篤愛之至也謚卒
其子靈童方回悉遵其誡所著撰甚富門人皆晉名

摯虞

虞字仲洽少事玄晏先生學博詞贍嘗作思遊賦幾
二千言鉅麗綿渺極詞人之致文多不載好觀玄象
嘗謂友人曰天下方亂可以避難者其惟涼土乎性
愛士人有表薦者卽代爲具草東平太叔廣樞機清



辯廣談虞不能答虞筆廣不能和每更相嗤笑虞素
清貧祿又薄惠帝時從幸長安流離鄠杜間糧絕饑
甚至拾橡實食之竟以餒卒

束晳

晳字廣微博學强記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
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三日
俱亡村人以爲怪因招携水濱洗祓遂汎觴爲其義
起此帝曰必如言便非佳事晳曰虞小生未足知此
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劒曰
令君制有西夏自此立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
大悅賜晳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
有科斗書兩行傳以相示莫識者司空張華以問晳
晳曰此漢文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冢一言安釐王
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
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
王之二十年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
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
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



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易經二篇與周易同易繇
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
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
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
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造書者姓名也瑣語
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
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
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
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
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

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以照取寶物故多燼簡斷札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時在著作得縱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晳本疎廣後去其疋為束

王接

接字祖游漢京兆尹尊之十世孫嗜古博洽有盛名渤海劉原好奇旌才同郡馮收為薦接於原詞曰騂騮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



掌如接者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而接固以疾辭時東晳考正汲冢書多出異義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及晳又為釋難而庭堅已亡接乃為詳其得失以解二子之紛名士摯虞謝衡皆服之

郤詵

詵字廣基多才倜儻不拘細行州郡辟命俱不應泰始中詔舉賢良攉詵上第帝見問曰卿自以為何如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詵不敬帝曰吾與之戲耳初

為議郎丁母艱先是母病苦無車及卒不欲車載柩家貧又不能具馬乃假葬母於所住堂之北壁外而朝夕哭拜種蒜養雞粥其方術畢三年得八馬乃輿柩至家而葬之

華譚

譚字令思爽慧有口辯吳平以秀孝入洛陽名籍都下博士王濟嘲之曰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外方不出於中域也明珠文犀生於江鬱夜光之寶出乎荊藍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武王克商



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耶濟無以應

譚嘗以事忤刺史劉陶陶收之壽陽獄周馥理而出之後甘卓討馥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舩之乃更移近馥馥歎曰華令思臧子源之儔也卓先嘗為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匿卓者誅卓投譚而免及是役也卓遣人求譚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遣以絹二疋使者反命卓曰此即華侯也復求之而譚已亡矣

袁甫

甫字公胄有詞辯石珩嘗問甫曰壽陽以西何恆旱

壽陽以東何恒水甫曰壽陽以東皆吳人鶚足强邦
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積陰成雨積雨成水
故其域恒澇也壽陽以西皆是中國新平强吳美寶
畢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
旱甫又嘗詣何勗求爲劇縣勗曰何不請臺閣甫曰
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帢穀中之美莫若稻
稻不可以爲虀廷尉之才不爲三公自昔然也人服
其敏悟

太子遹

愍懷太子名遹惠帝長子自幼聰慧宮中嘗夜失火



武帝登樓望之太子乃牽帝裾入暗中帝問其故對
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時遹纔五
歲耳以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
不殺以養士而令坐費五穀帝撫其背顧侍臣曰是
兒當興我家其後竟以讒廢
賈后謀廢太子一日詐稱上召太子入朝及至不與
見置之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先是已
令黃門侍郎潘岳僞爲太子意具書稿書云陛下宜
自了不自了我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我
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兩發勿猶豫致後患云
云及是候太子醉使太子屬筆寫書太子既醉迷不
覺遂依藁寫字俱醉筆半不成后令補成之遂以呈
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示以書遂廢太子

陸機

機字士衡少有才名文章絕世吳亡入洛張華重之
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謂機與弟雲也王濟嘗指羊
酪謂機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時以爲名對范陽盧志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
於君遠近答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
機曰殊邦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吾父祖名播四



海寧不知耶時以此定二陸優劣
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羈寓京師久無家問
笑語犬曰我家絕無音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
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即尋路
南走遂至其家復得報還洛自後因以爲常後孫秀
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已而歎
曰華亭鶴唳可得復聞乎遂遇害是日昏霧晝合大
風折木平地雪深尺餘人以爲陸氏之寃也
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所著辨亡論豪士賦諸篇俱
爲世寶張華嘗謂機曰人之爲文常患才少而子更

患才多其弟雲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其帙奇妍贍英銳漂逸真一代之絕乎爲時所推服如此

陸雲

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遽見俄而雲至華故多姿好以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已先是嘗著線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之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



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强是以發遲華撫掌大笑兩奇之

雲嘗行訪故人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遂趣之宿宿見一年少出美丰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並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亦有清譽而時與雲同坐機事遇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携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國隕儁望悲豈一人世咸悼惜之

制曰陸機陸雲風鑒澄爽神情俊邁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電析霜開一緒連文珠流璧合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



利而生滅有殊明隱顯之勢異也三世爲將釁鍾來葉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天意也夫豈人事哉

潘岳

岳字安仁自少美丰姿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果遂滿車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輒投以瓦石至委頓返尤以才穎見號奇童謂終賈之儔也長而博學善屬詞所上耕籍頌著西征閒居等賦俱流麗宏雅爲世傳誦而性輕躁趨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謐二十四友岳爲冠岳之諂附賈謐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岳不肖及被收入與

母詇曰負阿母識者鄙之

初孫秀嘗爲小史給事岳岳數撻辱之秀銜忿及秀得志岳嘗遇之省內謂秀曰猶憶疇昔周旋不秀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自知不免及將遇害時石崇先已在市岳後至崇謂曰安仁卿亦復爾耶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先是岳金谷詩有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之句竟成詩讖

張載

載字孟陽父爲蜀郡太守載省父道經劒閣以蜀人恃險好亂爲著銘作誡銘曰岩岩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劒閣壁立千仞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興實由德險亦難恃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洞背劉氏銜璧勒銘山阿敢告梁益益刺史張敏見而奇之表上其文武帝命鐫之劒閣弟協與載齊名見天下大亂爲作七命幾二千言其文鉅麗宕逸世傳誦之

孫楚



楚字子荊天才英博與同郡王濟友善楚少欲隱嘗語濟枕石漱流乃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應聲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楚嘗除婦服作詩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孫綽

綽字興公少有儁才游放山水十餘年作遂初賦以寄意嘗鄙山濤之爲人曰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松一株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恐永無棟梁日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又嘗與習鑿齒同行綽在前顧謂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二人相與撫掌大笑

綽與許詢俱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綽或愛綽才藻則薄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韻弟子蚤以服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作天台山賦詞極工賸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時桓溫欲移都朝廷畏溫莫敢爲

原缺

興綽獨上書諫桓怒曰興公何不尋遂初賦而與人國家事

馬隆

隆少負知勇喜功名泰始中涼州沒虜河西斷絕帝有西顧憂臨朝歎曰誰能為我通涼州平朝臣莫對隆突進曰陛下若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滅賊者何不任願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無問所從來帝許之公卿僉曰不宜橫設募格有現兵可用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得三千五百人曰足矣因





讀晉書

唐文皇帝御撰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周處

處字子隱少孤膂力絕人不修細行恣縱無檢州里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父老何苦而不樂耶答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吾能除之乃遂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已死處竟殺蛟而返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君患志不立何憂蹉跎處乃銳志篤學以義烈自砥

吳既平處入洛王渾登建鄴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慙色處仕晉為御史中丞朝臣惡其強直思出之會齊萬年反衆遂推處西征受梁王肜節制肜與孫秀知處

必死謂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
兩全今日是吾死所也遂慷慨即路未幾形僅以五
千兵逼處前鋒而後援不繼竟沒於陳先是萬年聞
處來曰周府君昔臨新平其人才兼文武吾素知之
若專斷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竟如其料

周訪

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
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
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
見侃因尋牛得之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侃訪



後歷顯貴具如老父言

張輔

輔字世偉漢張衡裔輔嘗論管仲不若鮑叔叔知所
奉知所投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
歸反坫皆鮑所不為也又論班馬二史謂遷史詞約
而事舉敘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固敘三百年事乃
八十萬言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必善足獎惡足誡
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焉而固一槩書之毀貶晁
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二也且遷既創造固又因循難
易較然不如三也又遷為蘇張范蔡作傳逞辭流離

亦足明其大才及敘實錄又隱核名檢遷之所以稱
良史也又論魏武不及昭烈樂毅減於諸葛亮皆名許

索靖

靖字幼安問學淹博兼通內緯對策高第與張華傅
玄等交善靖有逸羣之識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
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未幾亂作又嘗行見
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地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時果於
其地立南城建宮殿焉尤善草書與衛瓘並名而更
過之嘗作草書狀其畧曰夫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
鉤飄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



還類阿那以贏形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游盼嚮乍
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
桃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又似和風吹林枝條比
附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
騰猨飛鼬相奔趣淩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
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去而迴眎忽班班
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
粲命杜度制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
百世之殊觀

靖子綝字巨秀靖嘗謂綝廊廟之才非簡札之任州

郡不足汙吾兒也綝嘗報兒讐手殺三十七人時論
壯之累戰功官大將軍錄尚書事懷愍之世三秦人
尹桓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索
綝曰漢陵中物何多也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
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
陵漢武帝享祚久比崩而茂陵充物不復可容物赤
眉取之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
二陵蓋儉者耳亦百世誡也

周浚

浚從王渾伐吳既斬張悌浚別駕何惲進曰張悌悉



吳國精銳一朝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駭且王
龍驤又破武昌兵威甚振土崩之勢見矣宜速渡江
直抵建業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孫皓可不戰擒也浚
善其謀使白渾渾不從曰龍驤且受我節度惲曰龍
驤剋萬里之寇而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前聞
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
必可全剋疑而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
渾執不聽後乃與王濬爭功

浚子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才氣凌人初為元帝相以
阻稱尊號忤旨後又以褒貶朝士為侍中戴邈所譏
帝召嵩面詰之曰卿矜豪誕傲敢輕朝廷徒以吾不
德耳嵩跪謝曰唐虞聖主猶有四凶陛下雖明聖尊
遂無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久而得釋已王敦
造逆殺其兄顗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大爲天下
人所殺亦復何弔敦銜之卒遇害嵩佼佛臨刑猶
於市誦經

成公簡

簡字宗舒性朴素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張茂先
嘗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為中書郎
時周顗巳自司隷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



在顗下謂顗曰楊雄為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
列三司千古一揆耳顗甚慚之

荀晞

晞字道將嘗都督青兗諸軍事練達英果斷決無私
其從母子求為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
後悔固請晞乃命為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從母
叩頭請不聽已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
弟者荀道將也晞在位以嚴刻立功斬殺無度號曰
屠伯其弟純領青州虐殺更甚時人嘲之云小荀酷
於大荀晞見朝政日亂懼及巳每得珍物即馳遺

都下親貴兖州去洛五百里恐物不得鮮美募得千里牛但遣信必旦發暮還

劉喬

喬字仲彦時嵇紹爲齊王冏所重王每降階迎之喬言於王曰裴張之誅紹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其人可知昔樂彦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禮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謂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喬曾孫柳亦有清譽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求解柳惟讀老子迪每輕之柳云以余視卿亦一書簏耳時重其語



劉琨

琨字越石漢中山靖王後自少得儁朗之目與歐陽建二陸竝著才華號二十四友石崇金谷澗有別廬冠絕當世時引名士遊詠非其人不得入而琨與焉永嘉中官并州刺史并虜騎縱横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鬬至晉陽爲剪除荆棘流人稍復幽州刺史段匹磾約琨共奬王室而匹磾弟末波納石勒重賂事卒中阻王敦忌琨密使匹磾殺琨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仇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遂遇害是時琨以喪敗投匹磾所

琨負志節有縱横才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著吾鞭嘗在晉陽虜圍之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嗟中夜爲奏胡笳賊流涕歔欷不覺懷土之切向曉復吹賊遂棄圍走

琨拘留匹磾所嘗爲詩贈其別駕盧諶曰握中有懸璧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



賢小白相射鉤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讐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征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琨蓋託詩以寄幽憤讀者悲之

琨弟輿字慶孫儁朗有才局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仕東海王越府嘗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器械水陸之形皆能黙識是時軍國多事賓客滿坐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千數而輿獨應機辯畫

夜以繼旦酬對款悉能令人人歡暢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然善讒構越訴王延皆與論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殯而輿便娉之殯未及迎竟爲中郎王儁所奪

祖逖

逖字士雅任俠慷慨志清中原嘗與劉琨同寢中夜聞荒鷄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輒起舞元帝時徵拜軍諮祭酒其賓客皆暴豪楊土大饑此輩往往出行劫逖每笑謂曰比復南塘一出不盡志存立功覬



得其用不復拘繩檢

逖與琨並有英氣兩人每語及世事輒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及爲豫州刺史將本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江陰起冶鑄兵得二千餘人遂進與石季龍父子相距黃河南北專以恩信招徠於是士衆感附遂令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正擬踰河掃清冀朔而朝廷遣戴若思爲都督逖知大功難遂不勝憂憤未幾發病然猶致妻子於汝南大木山下當其險阨進取之圖不輟也俄卒雍丘志士痛惜之

逖弟納字士言有操行能清談少時孤貧躬執爨以養母王敦聞之遺以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或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時梅陶鍾雅數多辯詰納輒困之嘗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云吾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邵續

續字嗣祖仕平原太守與石季龍距季龍獲之送石



勒所勒讓續曰卿本北人而遠寘遺晉豈夷狄不足爲君耶續對曰續初精誠無感言歸遺晉誓無二心且受人榮位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無用於明朝矣使囚去眞卽僞而不得早叩天門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是囚恒分勒聽其言慷慨喟然曰孤愧之多矣若斯人者適吾所求也命延之館續自是躬灌菜以供衣食勒屢遣人察知之歎曰此眞高人不如是安足貴

瑯邪王道子

道子在孝武帝時不親機務惟嗜酒昏日爲長夜飲

桓玄嘗候道子正値其醉賓客滿坐乃張目謂曰桓溫晩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長史謝重爲解曰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道子頷曰儂知儂知

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工用鉅萬又使宮人爲酒肆於水側相與沽賣而自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可便遊矚甚善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唯唯及帝還宮道子謂趙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造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

## 王導



導字茂弘識度淸遠有將相之器琅邪王之國導爲安東司馬巳王徙建康吳人不附會導從兄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吾兄威風業振宜相匡濟適三月上巳王親出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士皆騎從於是覘者驚異相率拜於道左導仰進計曰方今四海崩離得人最急顧榮賀循此土士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王遂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附君臣之分始定

初桓彝過江見朝廷微弱心憂之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寡弱如此其何以濟及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時過江人士每暇日輒相邀出新亭宴飲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衆皆相視流涕導獨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收涙謝之是時朝野傾心號爲仲父

王初卽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至於再三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盡誅王氏論者危心導率羣從子弟毎日詣臺待罪帝知導素忠特召見還其朝



服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迎謂曰是何言耶卿大義滅親其假以吾安東時節導遂奉詔致討會敦寢疾卽率子弟發哀成服衆聞謂敦已死羣情共奮遂滅敦

庾亮議徵蘇峻導謂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宜包容亮不聽峻竟反及峻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遂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又請都會稽二論紛持導獨曰建康古金陵也孫仲謀劉玄德皆言其爲王者之宅自古帝王不聞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何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

方何我際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兩無所據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當漸安由是嶠等策不行

導善因事制變時帑藏空竭庫中惟練數千端鬻之不售導患之乃約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導因令主者出練端至一金國用賴以少資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啓立之典籍始具又疏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謚本情於是公卿無爵者亦得謚焉自導議也

時庾亮望重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陶稱遂爲間言亮且舉兵內向人有勸導密



爲備者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且元規若來吾便當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謂庾公帝元舅宜善事之自是讒間遂息然時趣多歸亮導心不能平每遇西風塵起輒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

導妻曹氏性極妬悍導甚憚之密搆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凌遽命駕出意猶恐遲乃以所執麈尾柄驅牛速進時司徒蔡謨聞之戲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覺作謙退語語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導長子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奕爭道導笑曰吾與汝有瓜葛那得爾導性儉嗇有甘果至敗爛乃棄之曰勿使大郎知仕中書侍郎先導卒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後掘地簋得錢百萬意甚惡之已悅病導甚念忽見一人狀甚偉被甲持刀入導問君是何人答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因求食遂食之數升訖乃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徑去悅尋卒

悅弟恬少好武不爲士論所重尤誕傲無忌謝萬嘗



造恬坐談少頃恬輒入內萬以爲且款已久之恬出乃沐頭散髮據胡牀於庭中以曬髮神氣恣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歸晚節乃更好士頗多藝能奕棊爲中興第一

王珣

珣字元琳弱冠時與謝玄同爲桓溫掾溫俱重之嘗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溫經略中原軍務悉委珣文武數萬人盡能識其面尤以文學見知孝武珣嘗夢人授以如椽大筆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

議肯珣筆也珣初與謝安有隙絕聞問及安卒珣亟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是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

珣弟珉字季琰小字僧彌善行書名出珣右性尤穎慧時外國沙門名提婆者妙解法典爲珣兄弟講毘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從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累官侍中代王獻之爲中書令世謂獻之大令而珉爲小令初導渡江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劉弘

武帝時荊部守宰多缺弘時都督荊州疏請補因言牙門皮初功當補襄陽朝廷以襄陽名郡初未及格以東平太守夏侯陟補之陟弘壻也弘乃下敎曰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與之共政哉因表陟姻戚舊制不得相監皮初功宜見酬報詔從之

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給發而州郡以運道縣遠欲止給零陵一運米五千斛弘曰天下一家吾不給而尚弊是貽朝廷西顧之憂也徑以三萬斛全給尚賴以自固西土遂安陳敏入寇弘討之以陶侃爲前鋒時有間侃者侃請遣子爲質弘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竟還其質弘每有舉動第手書叮嚀而人爭赴之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陶侃

侃字士行少孤貧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侃倉卒無能爲款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侃因與逵劇懽而去侃追送之百里逵曰君欲仕郡乎侃曰昔無津耳逵遂言之廬江太守張夔夔召爲督郵自是漸以



能顯郎中令楊晫重侃吏部郎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君未識耳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時朝望張華顧榮皆深器重之

陳敏作亂遣其弟恢寇武昌侃以運船爲戰艦距之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何不可徑破恢山夷斷江劫掠侃令詐作商船誘之生獲劫數人則西陽王羕左右也侃即遣兵逼羕令出賊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盡斬之劫遂息

杜弢向武昌使其將王貢挑戰侃遙謂貢曰杜弢爲益州吏盜庫錢匿父喪其作賊無怪卿本佳人何隨

賊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斂
容下脚侃知其可動竟説降之遂破弢
弢掠荊州侃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賊必更
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鬭
耶部將吳寄曰要須忍十日饑晝擊賊夜捕魚足以
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來攻侃逆擊之徑破賊
杜弘結溫邵劉沉反廣州或勸侃往始興以觀變侃
不聽直趣廣弘使人降侃知其詐擊破之執劉沉諸
將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賊已破膽何事遣兵但一
函紙足矣走尺書諭之邵懼而走竟獲之始興



後將軍郭默襲殺劉胤輒自領江州朝廷不問侃表
求討默書王導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有如殺
宰相即用爲宰相耶導答曰默居上流加有船艦故
苞含隱忍所謂遵養時晦以定大事也侃省書笑曰
是乃遵養時賊耳竟討默斬之
蘇峻下石頭溫嶠邀侃赴難侃即戎服登舟時監軍
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許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
水南惟白石峻險且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
易也侃笑曰卿真良將從其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
驚去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救大業步
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急攻石頭峻必還救則大
業之圍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還救石頭侃乘其弊
遂斬峻初峻之亂庾亮實激之及峻平亮懼詣侃拜
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耶時王導入石
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
侃性勤敏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千頭萬緒罔或遺
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
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有以談戲
廢職者命取酒器蒱博具悉投之江吏將則加朴曰
摴蒱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虛豈有君子而亂頭養望



自謂弘達耶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復運
入內人問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
事特造船木屑竹頭悉令籍之衆不解所以會積雪
初晴廳事濘濕乃令以木屑布地桓溫伐蜀又以所
貯竹頭作釘裝船人始服其綜理之密
侃之移鎭武昌也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珧爲
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爲掾屬凡微時所荷一食
必報既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
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曩昔而虛讓於今日
也羣醜雖芟大敵未殄有如臣仗國威靈梟雄斬勦

則又何以加雄謂李雄勒謂石勒蓋其志未嘗忘中
原也尚書梅陶嘗言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恪勤勞
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云
時武昌號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宴集自
飲必有定限權常不盈浩等勸少進則悽愴久之曰
年少時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耳侃性纖密
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一都尉盜官柳植己門
侃一日過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
來此種尉惶怖謝初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
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
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
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
侃居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玩等於天府或
云侃嘗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
惟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投之折其左一翼因墜地
及寤猶覺左腋痛後位至八州都督是其驗也先是
侃居母憂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竟化雙鶴冲天
去又有云侃少漁雷澤網得一織梭挂之壁須雷雨
作化爲龍飛去他事多神奇不盡載有子十七人知
名者九人



溫嶠

嶠字太真以才名爲王敦所忌故請爲左司馬敦有
逆萌嶠心知之諫不納乃陰規自脫謬托殷勤于說
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陽譽之曰錢世儀精神滿
腹鳳悅之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
得文武兼長者公須自選不得盡委朝廷敦然之問
誰可嶠謬曰錢鳳可鳳乃推嶠嶠偽辭敦不從遂表
嶠補丹陽尹嶠將發懼錢鳳爲姦謀因敦餞別嶠起
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
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
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
卽路及嶠去鳳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
曰太真昨醉小慢聲色豈得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
行而嶠得還都既還卽具奏敦逆謀
蘇峻之反嶠時方鎮武昌卽約陶侃起義師衆七千
灑泣登舟已義軍屢戰不利侃因糧盡欲解歸嶠進
曰天子幽逼社稷傾危此臣子肝腦塗地之日也事
若克濟臣主同祚如其不捷卽灰滅不足謝先皇況
峻勇而無謀兵驕必敗今挑之戰可一鼓擒也奈何
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今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

[illegible]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
旗將迴指於公矣侃遂決策不去嶠乃特設壇場告
皇天后土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人人
感奮其日侃帥水軍向石頭嶠親督戰遂斬峻
嶠既破石頭斬蘇峻將還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
測相傳其下多怪物嶠乃燃犀照之須臾見水族覆
火奇形異狀有乘馬車著赤衣者是夜嶠夢一人謂
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覺而惡之未幾以齒疾
拔齒中風尋卒先是嶠爲劉琨右司馬琨北討石勒
使嶠江南嶠慷慨應命母崔氏時固止之嶠絕裾而



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士論以此少之

郗鑒

鑒字道徽自少躬耕隴畝吟咏不倦趙王倫東海王
越聘命逼之皆不應永昌初徵拜尚書鑒常在王敦
坐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
以實豈勝滿武秋鑒曰擬人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
淡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愍懷太子
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士何得同日語敦曰
愍懷喪亂人有危心誰能死守鑒曰丈夫既潔身北
面義同在三苟道終斃極固當存亡以之豈得偷生
屈節靦顏天壤敦素有逆謀自是不復相見拘留之
鑒舉止自若了無怖懼久之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
雅士名位甚重放還臺

郗超

超字嘉賓卓犖有曠世之度父愔積錢數千萬超嘗
取散親故一日間略盡桓溫辟爲參軍溫謀廢立太
都超謀也超黨桓氏而愔乃心王室絕不令父知及
病將革乃出書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我亡後
家君傷愍特甚若見大損眠食者幸呈此箱愔后果
哀悼成疾門生如超語呈箱則悉與溫往遂密計也



愔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疾尋愈
超爲溫參軍時父愔在北府徐人多勁得溫每云京
口酒可飲兵可用意蓋不欲愔居此而愔乃牋約溫
共奬王室修復園陵超先見即寸寸裂之爲更作牋
自陳老病不堪乞閒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即轉愔會
稽太守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
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其見憚如此
超廣交尤喜拔寒士死之日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
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嘗躡履問訊修甥舅之
禮及超死頗慢命席還延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

鼠子敢爾耶超性喜人樓遁有辭榮拂衣者輒爲之起屋宇作器服揮百金不惜沙門支遁爲風流勝貴造徵之功足兼正始而晉重超以爲一時之儁云

顧榮

榮字彥先齊王冏專政召榮爲主簿冏驕恣甚榮懼禍及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馮熊熊言之長史葛旟曰王用榮以甄拔才望也而府大事殷恐非酒客之任不若轉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得更收實才也旟言之冏冏然之遂不復飲酒或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仍酣縱嘗移書里人楊彥明曰



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陳敏據楊州阻兵自固收攬豪傑假榮丹陽内史遣甘卓出橫江利兵堅甲盡以委之榮心欲圖敏因說甘曰江東之事卿度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無大略而子弟又各驕矜其敗必矣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豈不悲哉卓遂與周玘謀起兵攻敏敏率萬人出榮麾以羽扇衆潰敏遂平

榮嘗言陸士光貞正淸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皆南金也時以爲定品

榮本吳人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縱酒酣暢嘗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

榮素好琴及卒家人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來哭之慟既乃上牀鼓琴數曲因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又痛哭不弔喪主而去



紀瞻

瞻字思遠自少知名州郡辟召皆不就東海王越鎮書刺史裴盾云若瞻榮等顧望卽以軍禮發遣瞻遂與顧榮陸玩各解船棄車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抵楊州時元帝爲安東將軍親幸瞻宅與共載歸帝踐位拜侍中尚書固辭疾不起性好讀書多手自抄寫尤解音樂立宅烏衣巷庭宇崇麗園池林竹足堪遊賞少與陸機兄弟善機被難瞻卹其家爲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士論高之

賀循

循字彥先童亂時郎擄尚高厲爲陸機所奇父邵先爲孫皓所殺元帝嘗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耶循未及對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人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慚失問爲三日不出

顧榮卒引循代爲軍司循稱疾篤牋疏十上帝手書敦逼不已乃轝疾至帝親幸其舟諮以政道爲加朝服賜車馬牀帳第宅循悉謝不受素有羸疾而恭於賓接帝憂之爲詔斷賓客疾篤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口不能言指麾推去章服帝復親詣執手流



涕太子親臨者三及卒帝哭之慟及葬皇太子追送爲望船流涕焉

劉隗

隗字大連楚元王交之後建興中督運令史淳于伯爲丞相府論斬而血逆流高二丈許隗爲訟冤畧云捶楚之下無求不得使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嘆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爲豕以古況今其揆則一云云疏上王導爲之引咎王敦謀逆隗勸帝以腹心出鎮敦惡之陽與隗書曰中原尚梗欲與足下僇力王室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効之以忠貞吾志也餘非所知敦得書大怒

隗子疇字王喬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羣胡爲垂涕去蔡謨嘗言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王導初拜司徒嘗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其爲名流推服如此

戴若思

若思廣陵人也好遊俠不拘曲檢陸機赴洛船裝甚盛若思聞遂率徒黨往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



發縱有方畧機望見知非常人乃從舫上遙謂曰卿才器如此而作劫耶若思感悟因投劒就機機與深言大加賞異遂與定交而去尋舉孝廉入洛機薦之自是遂以功名顯

王敦下石頭若思方鎮京都舉兵拒戰王師敗績若思奉詔同百官見敦於石頭敦謂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恨力不足耳敦又曰吾此舉天下以爲何如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時呂猗有恨於若思説敦殺之志士莫不痛惜

周顗

顗字伯仁自幼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媟也戴若思東南儁望及入洛慕顗往候之終坐而出不敢顯其才辯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王導甚重顗嘗枕顗膝而捫其腹曰此中何所有顗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嘗於導坐傲然嘯咏導云卿欲希嵇阮耶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

王敦下石頭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



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而使王旅奔北乘輿震驚以此負公敦憚其詞嚴不知所答未幾遇害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不得休敦旣殺顗收得其素簏數枚所盛皆故絮酒五甕米數石而已

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時王導日率羣從詣闕待罪每値顗入導輒呼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旣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力帝納其言遂留顗飲及醉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又不應第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旣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皆不知意甚銜之及敦入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士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敦又曰不三司便應令僕耶又不答敦乃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導仍不答遂遇害導後料檢中書見顗救已表乃執表流涕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顗性嗜飲屢有酒失爲僕射畧無醒日人號爲三日僕射帝嘗詔曰顗職掌銓衡而數聞酒過吾亮其極懽之情然亦是濡首之戒也庾亮亦言周公晩年所謂鳳德之衰顗在中朝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恨無對偶有舊遊從北來顗遇之忻然爲出酒二



石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客腐脅死矣顗性寬裕其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輒以所燃蠟燭投顗顗徐應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

卞壼

壼字望之當元明時朝士皆風流相尚而壼獨正色立朝幹實任職阮孚每謂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競崇曠達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王導摠政成帝每幸其宅至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嘗密表帝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駑痾耳若

下望之之岩岩刀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當敬
爾耶其見憚重如此
蘇峻之亂壼力戰死時二子眕盱見父沒遂相隨赴
賊同時皆死其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子
爲孝子復何恨乎其後盜發壼墓尸僵鬢髮蒼白面
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

郭璞

璞字景純博學高才好古文奇字有郭公者精卜筮
璞從受業得其靑囊中書九卷由是天文五行無不
精洞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嗜酒色過其度著作郎

干寶常戒之璞曰吾所受有本限恒恐用之不盡卿
乃憂酒色爲患乎璞母死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
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
數十里皆爲桑田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
主人何以葬龍角主人曰郭璞云此爲龍耳不出三
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
帝心奇之
惠懷之初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
將湮於異類桑梓其剪爲龍荒乎遂潛結姻昵避地
東南未幾而大亂起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
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崩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
卽位改元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言耶丘山上
名何用此號冰撫然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
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如是永和者長順也吾殆不
免矣是年翼卒璞旣以卜筮顯縉紳多笑之又自以
才高位卑爲著客傲詞甚宏麗文多不載
時潁川陳述爲王敦掾敦甚重之述卒璞往哭之慟
已而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舉作王敦
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又問因吾壽幾何答曰思
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未可量敦大

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遂收璞斬之璞臨
出問行刑者曰將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栢樹
下旣至果然巾與初璞嘗經越城遇一人呼其姓名
遺以袴褶其人辭璞曰但取後自當知至是行刑者
卽此人也璞先所受靑囊書九卷門人趙載竊得之
未及讀而爲火焚璞撰前後筮驗六十事名爲洞林
又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
山海經楚詞子虛上林等賦數十萬言所作詩賦誄
頌亦數萬言皆傳於世

葛洪

洪字稚川句容人也嗜神仙導引之法從祖玄學道得仙號葛仙翁其煉丹秘術授之弟子鄭隱洪從隱學盡得其秘上黨鮑玄妻以女咸和初司徒導召補主簿于寶復薦爲大著作皆固辭聞交阯出丹獨求爲句漏令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之乃煉丹於羅浮山中如是者積年一日遺書嶽曰當遠遊尋師尅期便發嶽得書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卒矣嶽竟不及別時年八十一顏色如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棺然世以爲尸解仙去

洪性寡欲無所愛玩至不知棊局幾道摴蒲齒名爲



人木訥閉門却掃嘗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或尋書攷義輒不遠數千里卽崎嶇涉險期於必得太安中嘗爲義軍都尉平石冰之亂不論功賞徑詣洛陽搜訪異書以廣其學洪故以平賊功爵關內侯其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爲榮也以有丹耳旣止羅浮著述不輟所著內外一百一十六篇名曰抱朴子其餘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各十卷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及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集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篇章博洽富於班馬人謂江左絕倫

洪序抱朴子畧云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能凌厲玄霄騁足能追風躡雲猶將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短羽造物假我以蹇足又何敢力蒼蠅而慕冲天策跛鱉而追飛兔哉僬僥之步而企蹤夸父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强赴扛鼎秦人所以斷筋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故



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駁難通釋名曰外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庾亮

亮字元規美姿容善談論風格峻整時以爲夏侯太初陳文長之流皆有所乘馬名的顱殷浩以爲不利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可移之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乘秋夜往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竟其坐其卒也何充來會葬

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然才高識短激
成蘇峻之亂識者少之
亮弟懌性通簡爲兄亮所稱鎮蕪湖嘗以白羽扇獻
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
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
不以新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庾翼

翼字稚恭自少有經綸大畧杜乂殷浩並負時名而
翼弗之許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
平徐議其任見桓溫總角之中便奇之謂有英雄之

槩其鎮武昌也殷浩父羨時爲長沙頗著貪殘兄冰
書屬翼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
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頃來奉公更退
私論日滋亦不稱以此寥蕭之也江東政大較偏儛
豪强以爲民蠹時或行法輙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
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
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
强官長也而羣共驅之江東事去實皆由此兄弟不
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風塵之外當共明目治之
荊州所統二十郡惟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
者何異翼風力勁峻皆類此

桓彝

彝字茂倫桓榮九世孫也早有盛名負人倫鑒周顗
見而奇之嘗曰茂倫嶔崎歷落固可笑人也嘗過輿
縣識縣宰徐寧與結交而别先是庾亮嘗屬彝覓一
佳吏部及是謂亮曰佳吏部得人矣亮詰其人曰人
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眞海岱
清士已寧果用吏部顯蘇峻之亂彝流涕不與賊俱
生屯涇縣固守經年力竭勢孤賊娩辭招之彝壯烈
慾激尋遇害彝故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手壞

之喟然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如何竟如
其言
彝孫石虔小字鎮惡矯捷絕倫少時嘗於獵圍中見
一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欲試其勇戲令拔箭虔
輙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獸伏復拔
一箭後從溫入關沖被待從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
拔沖於數萬衆中敵莫敢抗是時人有患瘧疾者呼
桓石虔以怖之病多愈後累戰功歷豫州刺史
虔弟石秀自幼博洽尤善老莊每獨處一室簡於應
接仕爲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嘗從沖獵登九井山徒

旅甚盛觀者如堵而秀曾未屬目惟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怪之他日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秀秀曰此事非公所諳吾又何言

桓冲

冲彝幼子也朗字幼子有武幹以從征功累江州刺史時苻堅甚强溫既死冲代其任堅傾國入寇冲帥精銳三千赴難而爲謝安所沮大勳未集竟以抑鬱終初彝之亡也家甚貧冲母病須羊爲禱貧不能德溫以冲質羊主羊主不受質曰幸爲養買德郎買德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乃從觀射冲識之



謂曰吾買德也寧相忘耶厚報之性儉素嘗沐浴後其妻爲易新衣冲大怒促持去妻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

王湛

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沈默寡言不交當世人莫能窺之兄子濟豪爽抗邁於湛了無子姪之敬食前方丈曾不以相及湛怡然不以屑意取菜蔬對食之濟一日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湛曰體中不佳時聊復一看耳濟請其旨湛爲剖析玄微皆濟所未聞也濟有馬辯自謂相馬得其天機及與湛論馬反不及湛還白其父曰濟乃今始得一叔湛冲素靜守宗黨皆以爲癡武帝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無以答及是帝又問濟乃曰臣叔殊不癡因歷數其實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湛聞曰欲處我季孟之間乎仕終汝南內史

湛子承字安期清虛閑淡辭約而旨通嘗爲東海太守有犯夜者詰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太守意也遣吏送歸其家尋去官東渡江時方道路艱塞人懷危懼而承夷然雖家人近習曾不見其喜愠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



歎曰人言愁吾始欲愁矣自昶及湛承凡三世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云

王述

述字懷祖性沈毅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辟之及見無他言惟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饋遺爲州司所檢凡一千三百條王導使人謂之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已屢居州郡清名絕世桓溫平洛陽表議遷都舉朝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直以虛聲動朝廷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

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亦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竟無以奪

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而未敢言述愛坦之雖長必抱置膝上及是坦之爲言溫意述大怒遽從膝排下曰汝竟癡耶奈何畏溫而以女妻兵他日坦之以他故辭溫曰此是尊君不肯耳

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嘗遷尚書坦之諫以爲故事須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之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述嘗在導坐導每發一言滿坐無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爲改容初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始至主簿請諱述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夫誰不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述性急不能耐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員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蹍之又不得怒甚掇內口中碎嚼而吐之時謝奕性麤嘗忿述極罵之述默不答惟以身面壁居半日奕去述始復坐庾亮嘗言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



## 王坦之

坦之公忠懍慨乃心王室簡文帝將崩詔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直持詔入至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非陛下所得專也遂使改詔與沙門竺法師友善嘗共論幽明報應因云先死者當報其事已判經年忽一日師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卒時稱江東獨步王文度文度坦之字也

坦之嫉時俗放蕩爲著廢莊論其畧曰獨構之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首陽之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悵我懷之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也若夫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彌貫九流玄同彼已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文多不盡載



## 王忱

原缺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擅特譽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
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襟危坐待其抒發而忱黙不
一言玄失望去甯讓之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
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當見詣甯以報玄玄束帶
造之始爲主賓桓玄嘗以雄才駕物忱頗爲裁抑一
日玄詣忱通人未出玄直入忱對玄直鞭門幹玄怒
去忱亦不留忱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詭言欲獵
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爲懾服
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末年尤嗜酒
連月不醒[illegible]體恃如也嘗言三日不飲便

雪廬讀史快編卷十七

讀晉書

唐文皇帝御撰本　　明當湖趙維寰箸

列傳

范甯

甯字武子性嗜學沈思積年旦暮不輟嘗患目疾就
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得
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
傳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皆用之方
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内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
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篵蘊於胸中
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
尺棰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
延年甯著春秋穀梁氏解傳於世

劉惔

惔字真長清遠有奇標家貧織芒屩以養母蓽門陋
巷晏如也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母任氏乘
驟裁曰此非汝比勿受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又喜母
復不聽後名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粲遂尚明帝女廬
陵公主惔性簡貴與王羲之友善郗愔有傖奴知文

章義之愛之每稱奴於惔惔曰何如方回義之曰小人耳何比郄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耶惔曰極進然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惔每奇溫才而知其不臣每抑之溫伐蜀人以爲疑惟惔曰必尅或問故曰以蒱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惔卒孫綽誄之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以爲名言綽後嘗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眞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作此面向人

張憑



憑字長宗其祖鎮爲蒼梧太守嘗顧憑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乃曰阿翁奈何以子戲父時憑數歲耳初未知名造劉惔惔處之下坐神情不接憑欲自見而無端會坐客王濛與惔語有所不通憑遂於末坐剖之詞旨玄暢一坐皆驚惔即延之上坐留連彌日及還船惔遂遣覓張孝廉船便與共載入言之簡文帝帝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

韓伯

伯字康伯少有思理因捉熨斗言若襦不必作褌母詰之曰火在斗中而柄熱知煖可下及也毋異之及長博涉文藝毋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出羣之品潁川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吾敬韓康伯志力强正吾愧王文度自二人以還吾皆能百之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脫落名教伯領中正議折之識者謂伯能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

王廙

廙字世將自少能屬文工書畫善音樂射御諸雜伎性倜率嘗自南下旦發潯陽迅風飛帆溥暮抵都廙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



識事亮曰正是舒其逸氣耳廙卒明帝與溫嶠書曰痛謝鯤未絕口世將復至廙明古多通鯤達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並盛年儁才坐視相盡如何如何

廙弟彬操尚峻整王敦兵入石頭天子使彬勞敦會敦殺周顗彬先往哭顗甚慟已見敦敦怪其容慘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無故而加以極刑能無傷慟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得毋禍及門戶乎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甚爲危

勸令詣彬曰有脚疾巳來天子尚不能拜何謝之有且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與頭痛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耶久之解彬兄陵先爲敦殺

王敦既死王含欲投王舒時王應在側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彬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投也江州當人强盛能立異同此非常識所及睹衰危必興慈愍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不從徑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初聞應來爲密具船以待待不至深以爲恨彬時爲江州刺史

## 王彪之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號爲王白鬚有膽識能斷大計桓溫議北伐屢詔不許輒下武昌人情震駭或勸殷浩引退浩茫然不知所出彪之告浩曰彼抗表問罪指卿爲首情勢已搆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遣詔諭以順逆彼必當旋旆若其不奉便當正義裁之奈何無故怱怱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日來使人悶悶聞卿言意始得了未幾溫奉詔果不進

簡文帝崩儲嗣未定或云宜須大司馬溫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往諮反爲所責耳朝議遂定孝武帝立太后以帝在襁褓令溫依周公居攝事令巳出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將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封還事遂寢未幾溫病諷求九錫袁宏具文以示彪之彪之曰卿文甚美然此文何可示人時謝安復頻使宏改之遷延累日溫薨竟止

## 庾騧父

騧父庾翻之孫也位侍中爲孝武帝所親暱嘗侍宴飲劇醉出拜不能起帝顧左右扶庾侍中騧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然無學他



日侍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何也騧父謂帝有所求對曰臣家海濱今天時尚溫鱟魚蝦鮓尚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

## 陸玩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而任簡傲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每輕蔑權貴士類高之後以德望累侍中司空既拜有客詣之索飲因持盃酒瀉置柱梁間呪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莫

傾人梁棟耶玩笑曰戢卿良箴已而歎息謂客曰以
吾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玩兄暐亦負雅望從兄機
奇之嘗曰吾家世不乏公矣

陸納

納字祖言清操絕俗嘗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入辭桓
溫問溫曰公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
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耳卿復如何納曰飲止二升
肉亦無幾其後伺溫暇進曰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
及出餉惟酒一斗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
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足備盃酌時一



座歎其真率

謝安嘗詣納納殊乏供具其兄子俶不使納知密爲
具以待安既至納所設惟茶果數品俶遂出盛饌珍
羞畢陳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汚我
素業耶杖之四十其在吳興時被召還都吏白宜裝
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至無所復須臨發惟被幞而
已餘物並封之官

何充

充字次道有器局嘗詣王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
坐曰此君坐也導又嘗繕揚州解舍顧左右言曰正
爲次道耳充強直不阿嘗在王敦坐敦兄含時爲廬
江郡貪穢狠籍敦乃於坐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
江人士咸樂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殊不爾
敦默然時一坐盡爲縮舌而充若不關也者

庾翼鎮荊州臨卒表請以後任委其子時論以諸庾
世鎮西藩人情所附宜如請充曰不然荊楚國之西
門戶口百萬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
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得以
白面少年猥當重任哉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
西夏之寄無如溫者議者曰庾爰之猶阻兵奈何充



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已爰之竟不敢爭

充素佞佛供養沙門以百數糜費巨萬不吝也至親
友貧乏絕無所施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
終古充問故裕曰吾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乃圖
作佛不亦大乎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賞惔每云見
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

蔡謨

謨父克字子尼性公亮有高望時陳留爲大郡號稱
多士琅邪王澄嘗入其境問吏曰此郡人物謂誰吏
對曰有蔡子尼江子元是時郡人多顯官澄歷數[illegible]

名詰曰若某某等非郡人耶曰是也然則何以獨舉江蔡吏對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顧謂太守呂豫曰舊聞此郡有風規果然小吏亦知爾爾

謨字道明識遠才贍石勒新死征西將軍庾亮請北伐謨上議畧曰石勒雖死季龍猶在季龍當內外搶攘之日獨把衆異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還據根本不失尺寸詳察此事能乎將不能也賊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然非季龍身也所爭疆埸耳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是名賢也重鎭也季龍必且率其精



兵身自督距吾欲與戰戰何如石生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又何如季龍凡此數者不可不深計也且向者充洛關中皆舉兵與季龍爲難而今皆爲之用是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壯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如此數年而竟不得其利是時賊止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云云賊來之糧大致糧之難莫過殽函而季龍不[illegible]涉險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令國內自相供給前濟其難而謂今不能其易又所疑也云云議上亮不果移

謨以征北將軍領徐州刺史是時左衛將軍陳光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議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遠者才百餘里一城見攻鄰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相赴非惟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陳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堅敵在前顧臨歸路此尤兵法所誡也若進攻未



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況光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以爲寇來致討寇退振旅於事無失朝議是之

康帝時石季龍死中原大亂朝野咸謂太平指日可俟謨獨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問何故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決非時賢所及必

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任器不稱心財殫
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未幾果有
殷浩之役

謨選侍中司徒固辭不拜自四年冬至六年表還印
綬凡十餘上以病乞骸骨皆不許穆帝臨軒遣侍中
黃門徵謨謨遣主簿陳疾篤不能來詔自旦至申使
者十餘返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
召人何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皇太后因詔罷朝
於是公卿劾奏謂謨無人臣禮謨懼率子弟素服詣
闕待罪自是杜門不復出



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此江
南佳味命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
言之尚笑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謨性方雅
嘗詣丞相王導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不悅去導亦
不畱尤篤慎凡事必過為周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
航脫帶要舟

### 諸葛恢

恢字道明弱冠負時譽避地江左名亞於王導庾亮
導重之謂曰明府當作黑頭公導嘗與恢戲爭族姓
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曰驢馬
豈驢勝馬耶是時潁川荀闓陳留蔡謨俱字道明俱
有譽人號中興三明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
氏儒雅荀葛淸

### 殷浩

浩字深源識度淸遠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每
著篇則融勝口談則融屈故浩遂為風流談論所宗
或問浩曰將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
官本臭腐故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得錢而夢穢
人以為名言及既廢徙其所愛甥韓伯送之徙所已
告歸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



親戚離因而泣下識者鄙之浩父羨字洪喬即世傳
不作致書郵者也

浩少與桓溫齊名而心每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
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及浩北伐敗溫劾之廢為
庶人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
取之故當出我下浩既廢夷由不輟談詠但終日書
空作咄咄怪事四字其後溫復欲以為尚書令先遣
書告之浩欣然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凡數十次竟
達空函溫大怒自是竟絕

浩之廢也其友顧悅之為抗表陳白又與朝臣抗辨

雖不見省士論多之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
帝問何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
先零簡文善其對時浩所任又有蔡裔者負勇氣聲
若震雷嘗有二偷人室裔拊牀一呼二偷一時俱殞
殷浩舉爲軍鋒

孔愉

愉字敬康嘗以避亂入新安山讀書務稼穡信著鄉
里俄而捨去莫知所之人皆謂爲神人建興初始出
應召蘇峻反愉以朝服守宗廟初溫嶠絕裾愉不滿
其品及是峻平嶠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



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時稱嶠之
公亮而重愉能守正也愉先行經餘不亭道見籠龜
買而放之溪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愉討華軼以功
封餘不亭侯鑄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工以告愉
愉悟前事遂佩之

愉從子坦字君平有雅望元帝嘗問坦吳興徐馥爲
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鯀
殛而禹興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帝又曰賊臣弒
君汙宮瀦宅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
子逐魯邵公得因之廢仲尼平帝不能屈蘇峻之亂
坦謂人曰臺城必破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
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人稱其先見弟羣

羣字敬林愉從弟也嘗與愉同行橫塘遇蘇峻寵臣
匡術愉止與語而羣絕不一顧術怒將刃之愉抱術
曰吾弟發狂幸宥之乃獲解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
宴導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隙羣答曰羣非孔子
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
眼導慚羣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
瓿布日月久糜爛耶羣答曰公未見肉耳糟醃更堪
久嘗與親友書曰今年田得秫米七百石不足了麴



蘗事其沈湎如此

陶回

蘇峻之反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
必向小丹陽南道來伏兵要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
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至迷失道部分皆亂亮聞悔
之而已遲矣時佞人桓景爲王導所昵會熒惑守南
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楊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
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而與桓景造膝
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

謝尚

尚宁仁祖神悟夙成其父鯤嘗携之送客一客謂曰此兒坐中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識顏回時年八歲耳及長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嘗呼爲小安豈辟爲掾始到府通謁㑹値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鴝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其間傍若無人

奕字無奕尚從弟也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奕飲以醇酒醉猶不已安時在膝邊諫止之桓溫辟爲安西司馬奕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溫每曰此吾方外司馬嘗於客坐逼桓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



主曰若無狂司馬吾何由得睹君面奕既失溫遂携酒入廳事引溫一兵與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溫亦不責之

謝安

安字安石甫四歲桓彝見而奇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沈敏器宇條暢嘗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游出則漁弋入則言詠了無處世意嘗遊臨安山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又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同舟者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之也猶去不止風轉急安乃徐曰將何歸耶舟人始迴衆服其雅量

安名重當世而屢辟辟召庾冰慕之累下州郡敦逼安不得已爲一赴才月餘告歸已後除尚書郎琅邪王友吏部郎並不起至作書距絕有司奏安偃蹇無狀禁錮終身簡文帝時爲相獨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妹也惔家華貴而見安靜退蕭然乃謂曰丈夫恐不如是安掩鼻曰正慮不免耳會其弟萬廢安始議出時年四十



餘矣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安應之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蒼生亦將如君何安有愧色

安既赴溫辟溫喜甚每顧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一日詣安值安理髮安性舒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及簡文帝崩安時已輔政溫入赴山陵大陳兵衛將移晉祚呼安及王坦之入擬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第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

倒執手板安獨從容就席徐謂溫曰諸侯有道守在
四夷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
談語移日初坦之與安齊名至是方知兩人優劣也
溫嘗出安所作簡文謚議以示坐客曰此安石碎金
時國家多難安惟鎮以和靖人皆比之王導而謂文
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若有出世之
志羲之謂曰四郊多壘而浮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
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亦清言致患耶苻堅入
寇衆號百萬次淮肥京師大震安時爲征討大都督
遣謝玄往拒玄入問計安第曰已別有旨已而寂然



玄不敢復請安竟命駕遊山親朋畢集圍碁賭別墅
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
謂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遊涉至夜乃還指授方畧
及玄既破堅捷書至安方對客圍碁展書畢攝放牀
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
敵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安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王珣之不宜專城已牢之
果以亂終味之亦用貪敗會稽王道子專權姦諂頗
相構扇安遂求出鎮廣陵避之人皆服其先識安雖
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鎮廣陵盡室行造

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而
遇疾篤竟還都悵然謂其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嘗
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溫
輿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而今
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遂上疏遜位尋卒初安之出
也帝祖於西池親獻觴賦詩及是痛悼爲臨於朝堂
三日年六十六謚文靖

安自少盛名爲世傾慕每伺其舉動輒効之性好音
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樂及登台輔遂朞慘不廢絲
竹衣冠效之遂以成俗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



安問其歸資答曰惟蒲葵扇五萬安乃取一中者捉
之京師士庶競市價遂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
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至手掩鼻
以斆之

初安之鎮廣陵也築壘曰新城嘗於城北築埭及安
既沒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安素重名士羊曇及
卒後曇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爲與安故所熟遊
處也一日偶大醉石頭扶路唱樂而歸不覺至州門
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乃以馬策叩扉誦
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謝混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孝武帝嘗爲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謂曰卿莫近禁臠禁臠者元帝初鎮建業公私窘罄但得一㹠便爲珍膳其項上一臠尤美必以薦帝羣下莫敢嘗故呼爲禁臠珣蓋以爲戲也混竟尚主

桓玄嘗欲以安石故宅爲營混謂曰召伯之仁猶及



甘棠文靖之德乃不能保五畝宅耶玄慙而止混歷尚書左僕射後以黨劉毅被誅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恨登壇日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耳裕亦慨然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混安之孫謝琰小子

謝玄

玄字幼度叔父安嘗謂其子姪輩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時諸人莫有對者玄進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砌耳安自是重之玄少好佩紫香囊安不欲傷其意姑戲賭取焚之玄悟遂不復佩及長有經世畧符堅入寇朝廷求文武兼才安以玄薦郄超聞而歎曰安能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所舉才也時人疑之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任使雖履屐間亦各當其用以是知之後果驗

符堅率兵百萬次項城玄時以八萬衆往禦先遣劉牢之將五千人直指洛澗一戰遂斬堅將梁成梁雲堅怒進屯壽陽逼肥水爲陳玄軍不得渡玄使人謂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結陳是不欲速戰也請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君緩轡而觀之可乎堅衆皆不可堅獨曰但却軍令得渡而我以鐵騎數十萬逼殺



之水上何不可符融亦謂然遂麾使却陳既動不可止玄遂以精銳八千涉水乘之堅衆大亂遂斬融堅中流矢衆大潰若崩山然投水死者無算肥水至爲不流時棄甲宵奔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也捷聞朝廷遣使慰勞進號前將軍

時吏部尚書張玄亦以才學顯而名亞於玄時稱南北二玄玄子瑍早卒瑍子靈運嗣靈運文藻豔逸玄嘗言我尚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玄所舉將才戴逯即處士戴逵弟也驍果多權畧逵隱操東山而逯以武功顯謝安嘗謂逯曰卿兄弟志業何殊對曰下官

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

謝萬

萬字萬石嘗同蔡系送客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至冠帽傾脫萬徐起拂衣就席神爽自若坐定謂系曰幾壞吾面系笑曰爾本不為卿面計時以此兩稱之太原王述萬妻父也述刺史楊州日萬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造其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是癡述曰非無此論恐晚合耳

嘗受任北征矜豪傲物惟以嘯咏自適兄安深憂之謂曰汝為元帥宜有以撫輯衆心萬乃召集諸將都無說第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未幾為虜敗時謝氏尤秀彦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小字也韶即萬子

朗字長度少孤善玄言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堪勞適詣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論遂至相苦母王再遣信召還安留留欲使竟其論王氏徑自出云新婦少遭艱痛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攜之入安謂坐客曰家嫂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仕終東陽太守

朗子重字景重亦負才名嘗侍會稽王道子坐值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道子戲謂曰卿居心不淨乃欲滓穢太清重子絢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不堪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復爾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王胡外孫亦素無禮於舅故云

王羲之

羲之字逸少導從子年十三周顗見而奇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嘗顗先割啗羲之自是名顯從伯敦嘗謂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裕時負重名故云郗鑒嘗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羣從門生歸報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二十

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若不聞也者鑒曰正此佳壻耳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朝廷愛羲之才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授護軍又辭殷浩書勸之羲之報書曰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奉揚國威故當不同凡使殊不同居護軍也已拜右軍會稽內史殷浩北伐羲之策其必敗移書止之言極切至浩不聽卒敗又嘗書誡謝萬云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萬不能用卒敗

義之少與王述齊名而意輕述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弔絕不再詣述每聞角聲謂義之候已輒灑掃待如是者累年而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楊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亦獨不過義之第臨發一別而已義之耻爲之下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輩不及坦之耶述後檢察會稽義之遂稱病去於父母墓前自誓誓文甚苦朝廷知之亦不復徵

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京師初渡浙江有終焉之志會稽多佳山水名士咸居之義之嘗偕其同好孫



綽許詢支遁等宴集山陰之蘭亭自爲序以識其志序成或方之潘岳金谷詩序云去官後與道士許邁爲採藥遊恒不遠千里採名山泛滄海無所不劇每歎曰吾當以樂死

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之見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保全此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時義之在坐笑謂曰倘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謝安嘗謂義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應爾正須賴絲竹陶寫之恒恐兒輩覺此樂趣

義之既優游無事嘗與謝萬書云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笑詠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雖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遺意比尚書與安石東遊山海行視地利衣食之餘擬與親知時共歡讌常思陸賈班嗣楊王孫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義之愛鵞喜其鳴尤精隸書冠絕今古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鵞善鳴求市之不得遂携親友命駕往觀姥聞義之來爲烹此鵞以待義之歎息彌日又山陰一道士嘗養佳鵞義之往觀喜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



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義之欣然寫畢籠鵞而去

義之嘗在蕺山見一老姥賣六角竹扇不售爲取其扇各書五字姥色慍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姥如言頃刻立售他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謝之嘗詣一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命筆眞草相半門生父不解後竟刮去之門生驚懊不已

義之嘗自言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爲墨使人耽之皆若是未必後之義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翼乃歎服嘗以草書答庾亮翼見之與義之書云

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爾忘失常恨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其爲羣所重如此

王徽之

徽之字子猷性放誕嘗參軍桓温府日髮首散帶不事事後又參軍桓沖府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問管幾馬曰不問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沖嘗謂徽曰卿在府日久當相料理徽之直視不答第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大有爽氣



吳中一士夫家有好竹徽之聞徑往造其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爲灑掃設具徽之不顧將出主人竟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去每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故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乃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逵在剡便乘月泛舟詣剡及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故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弟獻之讀高士傳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時人以傲薄之

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是獻之病術人云生人有樂代者死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及弟請以餘年代術人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足亡者年耳今君算與俱盡何代也未幾果繼卒

王獻之 附羲之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風流獨冠嘗觀客摴蒲曰南風不競客曰此郎管中窺豹亦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徑拂衣去嘗與兄操之徽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安三王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故安曰吉人辭寡又



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遇火發徽之遽走取屐獻之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有偷入盜物都盡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

獻之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如堵桓温嘗使書扇筆悞落輒因之畫作烏駁牸牛成驚其妙絕焉謝安嘗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

時議者謂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能及獻之骨力不

子敬雅有媚趣桓玄愛其父子書各爲一帙置左
右玩之太極殿新起安欲使獻之題榜而難言試謂
曰魏時凌雲殿成榜未題而匠悞訂之不可下乃使
韋仲將懸橙書之書成鬚鬢爲白因語子弟宜絶此
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
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敢逼
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
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
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以貴驕士非道非禮非
道傖耳直驅出門獻之亦不以屑意嘗遇疾家人爲



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有何德失對曰不覺餘事惟
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
王氏世奉五斗米道而凝之奉彌篤孫恩之亂凝之
不爲兵備惟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
鬼兵相助賊當自破耳竟遇害凝之羲之次子
制曰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
遺跡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擅美一時其布纖濃分
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
而逾制獻之雖有父風而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
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故亦翰墨之病與子雲擅

名江表然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
蛇雖禿千兔之毫聚無半分之骨夫盡善盡美其惟
逸少乎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霧結狀若斷而還
聯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心慕手追斯人而已

許邁

邁字叔玄句容人恬淡不慕仕進嘗造郭璞璞爲筮
遇泰之上爻發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於
是築精舍餘杭之懸霤山而時往來茅嶺之洞室謂
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所常遊處也
及父母終遂徧遊名山餌芝朮斷穀食能服氣一氣



千餘息又嘗棲桐廬之桓山而藩其四面不許人近
好道者許登樓與語後乃遺書別其婦又書王羲之
謂自山陰至臨安多金堂玉室僊人芝草左元放之
徒諸得道者皆在焉後莫測所終

桓伊

伊字叔夏性冲退善音有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
徽之赴召泊舟青溪伊素不識徽之輒從岸上過船
客呼其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令人謂曰聞君善
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因重徽之名便踞胡
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孝武時王國寶專利無檢實謝安壻也安惡其爲人頗抑之遂讒安於帝伊一日侍宴帝命伊吹笛伊怡然爲吹一弄旋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邁爲敕御妓奏笛伊云御府人與臣必不合臣有一奴故相習請得召之帝彌賞御召奴奴至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歌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三叔反流言聲節慷慨安爲之泣下沾衿乃越席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帝有慙色



朱伺

伺勇而訥目不知書見鄉里士大夫惟揖稱名而已陶侃鎮江夏署伺爲左甄以戰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入寇太守楊珉日聚督將議方畧而觧有任者伺獨不言珉問曰朱將軍何默默伺曰諸君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珉大笑識者以爲知言

朱序

序字次倫鎮襄陽苻堅遣其將苻丕率衆圍之先是序母韓氏親登城審勢謂西北角當先受敝乃率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預斜築城二十餘丈其後賊攻城西北角果潰憑新築處固守得完襄陽人遂號其築爲夫人城

序既累戰勝賊兵頗驕會督將李伯護者爲賊應竟陷襄陽序遂沒於堅然其意每思得當以報會堅南侵大兵屯項而先令苻融以三十萬衆進過肥水因遣序詣謝石誇示兵威序密謂石曰若堅百萬衆悉到誠難與爭鋒及其未齊擊之可得志也於是石遂以精兵八千涉肥水戰堅衆小却序輒在軍後大呼



曰兵敗矣衆遂大潰序卽脫歸朝

陳壽

壽字承祚少好學師事譙周先仕蜀以不附宦人黃皓屢見黜落入晉張華愛其才舉孝廉嘗撰蜀相諸葛亮集又撰魏吳蜀三國志六十五篇時稱良史張華嘗言當以晉書相付然丁儀丁廙有盛名壽乃謂其子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立傳而壽父爲馬謖參軍謖誅壽父亦髡遂議亮不長於將畧士論以此少之

王長文

長文以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辟別駕徵微服遁去莫知所之後見於成都市但蹲踞齧胡餅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晚遭陸績玄道遂顯通玄經未遭陸績耳太康中蜀土大饑長文貧貸多無償郡縣切責刺史徐幹知而捨之亦不謝後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出行縣著白衲小郭當時異之

孫盛 附子放

盛字安國博學精名理時殷浩名擅一世而盛獨與



抗兩人嘗對食以論議不合奮擲麈尾至毛盡落飯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理竟不定爲桓溫參軍嘗與溫牋論其所遣從事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亦不罪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溫見之大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遂向父號泣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竊改之盛爲寫兩定本寄慕容儁至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相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盛子放字齊莊七八歲時嘗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耶放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問欲齊何莊放曰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耶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可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之流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放答曰未若諸庾翼翼已顧語人曰我故得重稱奴父也

干寶

寶字令升博學多才嘗爲著作郎先是寶父有所寵婢寶母甚妬之父亡母生內之墓中寶時年小不知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歸經日因



言其父嘗與飲食家中吉凶事輒與語亦殊不覺地中惡寶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復蘇言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於是遂撰搜神記二十卷集古今神祇靈異諸變幻狀甚悉劉惔見之謂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鄧粲

粲以高潔著名與劉驎之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沖卑辭聘粲爲別駕粲乃應之二劉謂曰卿何忽爾改節殊失衆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也夫隱之爲道朝亦可

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二劉無以難之然
粲自是名譽稍減未幾以病乞去

習鑿齒

鑿齒字彦威博學能文桓溫有異志陰問蜀人之知
星者國祚脩短星人云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決
無虞至五十年外不論溫不悅爲賜絹一疋錢三千
星人惺馳白鑿齒曰賜絹一疋令自裁也惠錢三千
以買棺耳齒曰君幾誤死此以絹錢供道里費聽君
去也星人喜明詣溫別溫問故具以齒言對溫笑曰
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徒三十年讀儒書不如



一詣習主簿時有桑門釋道安者才俊辯自北來荊
與鑿齒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齒應聲曰四海習
鑿齒時以爲佳對云
鑿齒以溫覬非望爲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
帝於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氏雖受漢禪尚爲篡
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凡五十四卷
冀裁溫之逆萌後竟以脚疾廢苻堅陷襄陽聞釋道
安與齒名爲輿而致之與語大悅曰晉氏平吳利獲
二陸今破漢南得士才一人有半以其病脚故云
溫弟祕亦有才名素與齒善齒嘗與祕書曰吾來襄

陽觸目悲感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
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
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盼漁梁追二德之遠未
嘗不徘徊移日惆悵躊躇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
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
猶存星列滿目璅璅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
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若向八君子
者千載猶儀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彼一時也此
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後吾與足下
不並爲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



徐廣

廣字野民侍中徐邈弟世以學業顯義熙初領著作
奉詔撰晉紀四十六卷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
感涕泗橫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
淚謝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
不同時更歔欷泣下固辭衰病乞歸桑梓

顧和

和字君孝自少有風望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
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榮謂之曰卿其速步君孝超
卿矣王導辟爲從事周顗嘗遇之會和方擇蝨夷然

不動顗指和胷笑謂曰此中何所有和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導嘗謂和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内之俊和由是知名

袁喬 附山松

喬字彦叔桓温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獨勸之曰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蜀人自以斗絶一方恃其險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騎速進及彼有聞而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可一戰擒也温然之及兵入議者欲兩道以分賊勢喬曰



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若分兩道軍力不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若全師直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勝可必也温從其言遂降李勢

喬孫山松襟情秀遠尤[illegible]音舊歌有行路難曲詞䟽質山松爲文其詞婉其節每因酣醉縱歌之能令聽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人稱三絶焉又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遊亦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袁耽

耽字彦道少有才氣俶儻不羈桓温少時游於博徒貲産俱竭尚有負進思自振莫知所出乃求濟於耽耽衆無難色遂變服著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習聞之而未識面謂曰卿當不辦作袁彦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叫絶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彦道不

王恭

恭字孝伯才地高華尤美姿儀濯濯如春月柳嘗著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慨然曰真神仙中人



起家著作佐郎曰仕宦不爲宰相何足騁才志遂辭疾孝武帝時累官中書令會稽王道子嘗置酒東府宴集朝士淮陵内史虞珧妻裴氏能服食衣黄衣狀如天師道子悦之令與賓客談皆爲降節來詭言曰未聞宰相之坐當有失節婦人一坐驚怵道子大慚恭能誅佞臣王國寶乃復與譙王尚之搆竟被殺

殷仲堪

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强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類推慕嘗侍孝武帝帝問曰昔有患耳者聞牀下蟻動謂爲牛鬭是卿

何人仲堪流涕起曰臣進退維谷蓋患此者仲堪父也帝亦嘗示仲堪詩謂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其出鎮江陵也帝謂曰卿本廊廟之寶忽作荊楚之珍今去有日使人酸然良以慨恨其見親重如此

劉毅

毅剛猛沈斷而多狠愎初與劉裕共起義誅桓玄已遂矜功與裕二及居方嶽怏怏不得志每讀史至藺相如之下廉頗輒絕歎以爲不可能嘗云恨不遇劉項與共爭中原也自敗桑落知物情已去彌增憤激一日帝大宴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



始出風流蓋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云

毅初在京口其屯蹇嘗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司徒長史庾悅適與僚佐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耦遂散去惟毅獨留射如故既悅食子鵝毅求其餘悅又不與毅心銜之已得志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旨悅忿懼而卒

劉裕時東府常聚樗蒲一判每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還惟裕及劉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時四子俱黑獨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叫盧即成盧毅意殊不快黑其面如鐵色姑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諸葛長民

劉裕討毅時以長民監留府事長民驕縱貪殘多不法心疑裕不能容適聞毅誅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遂謀爲亂其弟黎民復促之長民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本先疑之西征故以老母弱弟相託及既斬毅將還都業尅期而故遲遲輒輕舟



忽進潛入東府出長民不意先伏壯士丁旿於幔中長民入與懽相語且罄素所未盡者長民正喜甚旿忽自後出拉殺之

忌

忌劉牢之甥也劉裕初爲牢之參軍與無忌深相桓玄篡遂密共圖玄時劉毅家京口亦善無忌一日言及興復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有強弱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中豈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起義襲京口桓玄聞甚懼

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耳勢必無成玄曰裕勇冠三
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而樗蒲一擲百萬何無
忌酷似其舅今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魏詠之

詠之字長道家貧嗜學生而兔缺聞荆州刺史殷仲
堪帳下有名醫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
數斛米西上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言其意仲堪遂
爲召醫醫曰可割而補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
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遂處
別室食薄粥閉口不語盡如醫言缺竟補始爲仲堪
咨後竟踐其位



尋廬讀史快編卷十八

讀晉書

唐文皇帝御撰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張軌

惠帝初軌爲征西軍司時方多難軌陰圖保河西筮
得泰之觀投策起曰此霸兆也遂求爲凉州刺史至
則討破鮮卑斬萬級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遂大城
姑臧先是漢末燉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城西泉水後
當竭竭則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伯者出焉
至魏嘉平中郡起學館果於泉上築雙闕與東門相
望矣及是張氏霸然世效忠順稱西藩

張寔

寔張軌子也雖專制凉州而乃心王室軍士張冰得
璽文曰皇帝璽羣僚皆上稱功德寔曰孤常忿袁本
初擬肘諸君何忽作此言徑表上之嘗因國荒旱下
令國中有面刺孤罪者酬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
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米羊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說
寔納之爲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凉州大治
愍帝蒙塵寔大臨三日遣司馬韓璞等率步騎一萬

東赴國難璞次南安諸羌引軍斷其路相持百日許
不能前糧矢且竭璞乃殺牛饗士灑泣謂衆曰汝曹
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然則
從我令乎曰從遂鼓譟直進會張閬援兵亦至夾擊
大破之斬級數千遂東拒劉曜

張茂

寔弟茂字成遜虛靖嗜學不以世利嬰心既嗣兄位
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者
夜叩門乎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
好佩令辛岩收曾謂曾妖妄請誅之茂曰吾信勞人



且曾稱先公之命何謂妖乎吾過也吾過也遂令止
役武公軌謚也

初韓璞之東也劉曜怒遣將攻璞且盧兵西侵河西
大震茂出次石頭謂參軍陳珍曰曜善用兵士卒習
戰若尅南安席卷河外討將安出珍曰曜雖乘威怙
衆恩德未孚關東未固其所將皆氐羌烏合度不能
曠日持久增隴上之戍而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
者珍請率敝卒數千爲明公擒之茂大悅令率騎一
千八百往援時曜已陰欲歸而聲言將收隴西珍竟
募氐羌衆擊曜走之

張駿

駿字公庭劉曜使人拜駿涼州牧駿遣參軍王騭報
聘曜謂騭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
之乎騭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約和而云不能
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
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
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
顧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爲重禮遣之

駿欲通使京師假道於蜀李雄不許駿乃遣從事張
淳請稱藩以假道雄大悅時雄有憾於南氏淳因說



雄討滅南氏掃氛燕趙拯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
邑雄心怒其詐偽許之而計將覆淳於東峽蜀人橋
贊密以告淳淳乃請雄言曰寡君使下臣行無迹之
地萬里表誠以陛下能矜劉力之臣成人美節也若
欲殺臣者當斬白都市云涼州通使琅邪假塗於我
主聖臣明發覺殺之使義聲遠著威赫天下而乃令
盜殺江中心迹曖昧何以揚休烈震敵國乎雄大驚
曰安有此即放還時有言張淳壯士宜留任者雄曰
壯士豈爲人留

駿盡有隴西之地雖稱臣於晉而不奉中興正朔建

置官屬擬於王者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又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章服器物並依方色殿屬操勸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號爲積賢君

張重華

康獻后臨朝詔遣御史俞歸進重華爲涼公重華時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其親信臣沈猛謂歸曰朝廷加慕容皝以燕王而我家世忠晉室乃反不如鮮



卑何以勸忠義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王至於夷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蠻狄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必羣起攻之矣聖上以貴公忠義故爵之上公奈何比鮮卑哉且今貴公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恭迎天子天子復何爵何位以加賞乎猛反命重華遂止

張天錫

天錫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字公純嘏入朝朝士笑其三字改字純嘏天錫號賞閑泚頗廢政事時有疏諫者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蘊之臣視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潔廉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錫故以辯捷自維卒敗於姚萇國亡

天錫遂與晉盟嘗遣其從事中郎韓博送盟文於桓溫博有口辯一日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博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耶博應聲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司馬姓刁耶得韓盧後耶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爲刁也彝竟爲之詘

李暠



暠字玄盛少涉經史工屬文長習孫吳兵法呂光之末爲羣雄所奉遂啓霸圖兵不血刃坐定千里於是慨然著述志賦其畧云處玄覓於朱門羨漆園之傲生尚漁父之滄浪欽飛鳳於太清超霄吟於崇嵩秀木之變霸將戢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高驤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漿時弗獲靜心往形畱眷駕陽林宛首一丘衝風沐雨載沈載浮乾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懸德於圜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疾風飄於高木迴湯沸於重泉云云文多不具載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

世取於秦隴植之終皆枯死而酒泉宮西北隅忽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意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又著大酒容賦表恬豁之懷餘詩賦數十篇行世

孝友

李密

密字令伯少仕蜀爲郎入晉詔徵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上表陳情帝覽表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聽終養後服闋徵至洛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曰可方齊桓華問其故曰齊桓任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



流安樂公得諸葛而抗魏任黃皓而亡國其成敗一也又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孔明與凡人言無已敵者是以碎耳華善其對

盛彥

彥字翁子有至性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母既疾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嫌之伺彥偶他適輒取蠐螬炙飾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抱母慟哭幾絕母忽豁然從此目疾遂愈陸雲爲薦之朝

王裒

裒字偉元以孝著三徵七辟皆不就一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令兒負鹽豉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如林安丘令以爲詣已也方整衣出迎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某爲縣役故來送耳因執手去令驚即放之吏以爲恥

顏含

含字弘都自少以孝友著多異感仕元成時累進光



祿大夫時論者爲王導帝師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此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與人有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甚者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含曰爲惡者露人得加戮隱伏之惡非聖莫誅由此言之正卯甚矣時以爲名言郭璞嘗欲爲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無勞筮也

劉殷

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盛冬思堇而不得

食爲不飽殷知之號哭澤中聲不絶者半日忽若有
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得堇斛許而歸又嘗夢人謂
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
百石賜孝子劉殷果食之七載始盡有七子五子各
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
俱興北州之學惟殷氏獨盛

忠義

嵇紹

蕩陰之敗天子蒙塵百官侍衛莫不散潰者惟侍中
嵇紹儼然端冕以身捍帝値兵交御輦飛矢雨集紹



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痛惜之及事定左右
請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也勿浣后東海王越過
紹墓爲哭之慟刊石立碑
紹初在武帝朝以秘書丞赴家或謂王戎曰昨於儔
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謂曰君未
見其父耳裴頠嘗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
無遺才謂其有人倫鑒也嘗在齊王冏坐冏知紹善
音令左右進琴紹正色對曰紹雖不才忝備常伯腰
紱冠冕鳴玉殿庭而乃爲王執伶人之役乎冏慙而
止紹嵇康子延祖其字

嵇含

含字君道嵇喜孫也王粹以貴公子尚主亭館甚盛
圖莊周於室一日廣集朝士使含爲讚含竟作弔文
序曰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儒彥而圖莊生垂
綸之象所謂託非其所可弔而不可讚也其詞畧云
邁矣莊周天縱特放氣虛神淸窮玄極曠人僞俗季
眞風遐散借玄靜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
之詞家畫先生之象於乎王生有出無處池非嚴石
之瀨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
諸乎先生高跡何局生棲煙霞之徑死寄彫楹之屋
託非其地沒有餘辱云云粹甚愧之



韋忠

忠字子節志慷慨杜門不交當世介如也裴秀見而
奇之命子頠造焉每託辭不見家貧藜藿不充而樂
趣不改頠爲僕射嘗言之司空張華華辟之不赴人
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
實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豈丈夫之作用
也逸民常有心託我我正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
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未幾張與裴俱敗

劉敏元

永嘉之亂敏元避地西奔適同縣管平者年七十餘矣隨敏元行道遇劫敏元既得免欲殺平敏元懇爲乞命諸盜皆許而中一盜怒目叱曰吾必殺此老憂不得汝乎敏元怒奮劍曰吾與此老親非骨肉誼非師友徒以勢獨見投故力懇諸公皆慈愍汝獨何爲者顧謂諸盜曰諸君子事業上爲高皇光武下亦不失陳項當使所過稱詠功德而奈何畜此人損盛美當立除之以成諸君霸王之業輒前欲斬之諸盜爲解而去

良吏

胡威

威字伯武其父質爲荊州刺史威自京都往省家無僮僕獨身驅驢以行及至停數日告歸父賜絹一疋爲裝威曰大人清官何從得此質曰吾俸餘也威受之質有帳下督乃先爲裝於百里外候威至伴乞同行每事資給威心疑誘問得其故乃出父所賜絹謝督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督一百除其名威後以徐州刺史入覲武帝問之曰卿清孰與卿父對曰臣不如父帝曰卿父以何勝卿對曰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帝嘉之



吳隱之

隱之字處默素清修嘗爲廣州刺史之官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相傳飲此者欲無厭隱之故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至州惟食乾魚蔬菜帷帳器服皆付外庫詔旌之賜錢五十萬粟千斛其後歸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投諸湖隱之嘗嫁女謝石知其貧遣使爲助經理使至第見吳婢牽一犬出賣他無所攜蕭然而已

儒林

文立

立字廣休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周門人以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而立獨爲顏回仕蜀位尚書入晉位太子中庶子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三人子孫流徙中都者並爲敘用一以慰巴蜀人心一以傾吳人士望詔從之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請移問太僕帝善其對

劉兆

濟南劉兆字延世博學强記撰著百餘萬言青州人重之無敢字兆者忽一日有客直造兆門呼曰吾欲

見劉延世門人夭怒乖曰聽前既進跳牀問乖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乖歷數答之復云猶多有疑客問疑者兆述畢客曰易解耳爲一一剖晰乖豁然意解及客發一難乖默不能對客辭去乖固留之客曰往覩覩會葬後宜復來既去乖令人覘葬家絶無此客竟不得其名姓

## 杜夷

夷字行齊操尚貞素居貧不營生産而經籍圖緯之學無不淹悉惠懷之世辟命接踵並閉戸不應授生徒千人元帝聞其名徵拜祭酒辭疾未嘗朝會帝欲



親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輕出帝與夷書曰吾與足下情在忘言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命皇太子三造其廬執經問義臨終遺戒其子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冠冕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葬務儉然亦不須苟取矯異也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

## 徐邈

邈性沈雅孝武帝時爲太傅謝安所推豫章太守范甯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風政吏假還者必訊其官長得失邈遺甯書曰足下誠留意百姓顧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採逹邪非徒無益恐反爲蠹漁貧且何可縱小吏爲耳目也世寧有端人貞士而多所告白者自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因小忠以成大不忠藉小信以致大不信足下但擇公方人爲監司而身自平心居宗亦何取耳目哉識者是之邈一日詣東府正値衆賓酣飲諠譁道子迎謂曰君亦時有暢不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笑亦不以爲忤

## 韋謏

謏字憲道好綜覽多著述仕劉石之朝再登九列六



在尚書三任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著伏林三千餘言遂衍爲典林二十三篇諸撰集甚事數十萬言皆有才義以諫納降胡爲冉閔所殺併殺其子伯陽謏嘗爲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對正値惡抵伯陽曰伯陽不肖誠如尊教亦幸正値軟抵耳時人傳爲嗤笑

## 范弘之

弘之字長文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卒請謚下禮官議弘之上議曰石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闕練勤勞僉推匪懈淮肥之捷皇威遐暢雖天

亡稅寇石與有功焉然而黷貨京邑聚斂無厭坐擁大衆侵食細民財用靡於絲桐紈綺盡於婢妾此亦人臣之大蠹也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又敘桓溫移鼎之迹以是費怨出爲餘杭令

## 文苑

### 成公綏

綏字子安有俊才閑默自守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爲嘯賦其畧云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遊志於是



延友生集同好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於時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飄游雲於太清吸長風於萬里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近取諸身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琴瑟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憀亮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湃而奔壯奏胡馬之長嘶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若離若合亦斷亦續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於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藹之溷濁若乃登崇岡凌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皋蘭之猗靡蔭脩竹之蟬蜎紆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行而不流住而不滯隨口吻以發揚假芳咳而遠逝於時綿駒結舌王豹失色虞公止歌甯子斂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凰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至極張華讀之歎伏以爲絕倫所著雜詩賦十餘卷行世

### 左思



思字太冲貌寢口訥而善屬詞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已復欲賦三都遂移家入京訪遺事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得句即疏之賦成時人未之重以安定皇甫謐有高譽因造篇出示之謐稱善遂爲之序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於是豪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作此賦聞思爲之撫掌大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賦出機讀之絕歎服以爲不能加遂輟筆思嘯諧人

### 趙至

至字景眞年十四詣洛陽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觀之不能去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問爲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遂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返年十六遂郤復與康遇隨康還山陽康每謂曰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至初與康兄子蕃友善後將遠適與蕃書敘離詞情慷慨頗傳於世

書畧云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據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



首靡託或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徘徊九臯之內騰騁重阜之巔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咏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虞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若乃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風波潛駭危機密發移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投入夜光鮮不按劒斯其悲矣心傷悴矣大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躡雲雄心四據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翅遠逝自非知命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從容顧盼綽有餘裕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携手之期邈無日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才氣縱橫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自傷榮養不遂號憤慟哭卒

褚陶

陶字季雅弱不好弄惟清談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



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爲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美已盡不圖復見褚生機曰公未睹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

張翰

吳人張翰字季鷹縱任不拘時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閶門彈琴船中翰初不相識輒詣循談遂大相欽問循知其入洛乃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去竟不告其家人後爲齊王冏掾知禍難方殷

謂同郡顧榮曰夫有四海之望者求退良難榮執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秋風起忽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數千里外以要名爵竟命駕歸或謂曰卿縱適一時可也獨不爲身後名耶翰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所著文四十篇行世

袁宏

宏字彥伯有逸才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謝尚鎭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宏時適在別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詞復藻拔尚駐聽久之遣問



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宏父勗先爲臨汝令也其詩即詠史之作尚有勝致即迎過舟與談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宏撰後漢紀三十卷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凡三百首傳於世

宏嘗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溫甚忿又憚宏爲時文宗不敢顯問一日游青山歸命宏同載因及之宏答曰固有之未遑啓耳溫疑不實曰君爲何辭宏應聲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溫泫然而止

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詰宏曰家公勳跡若賦何以獨遺宏窘亟答曰已感述何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靖亂長沙之績青史所贊胡奴乃止

宏嘗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一日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賦至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於天下後便移韻徙事於寫送之致似猶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宏應聲曰感不絕於予心遡流風而



獨寫珣咏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

伏滔

滔字玄度爲桓溫參軍深被知重每宴集必命滔同遊溫征壽陽滔以淮南屢叛爲著正淮論二篇詞極贍雅孝武帝大會西堂滔與坐還下車亟呼其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也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系之亦有文學

羅含

含字君章少嘗晝寢夢一鳥文彩殊常飛入其口因

驚起告其叔母朱朱曰子後必以文藻顯及長與謝
尚爲方外之好嘗曰羅君章可謂湘中琳琅後爲桓
溫府參軍溫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惟
與尚酣飲累日及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
人也溫曰勝我含曰業勝公亦何須劾溫奇其意亦
不責初含入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庭
階蘭菊叢生人皆異之

## 顧愷之

愷之字長康博學負才嘗爲箏賦自命可比嵇康琴
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當以高奇見貴參軍



桓溫府甚見親重溫卒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
何依或曰卿憑桓公乃爾當作何哭狀答曰聲如雷
震破山淚若傾河注海其好諧謔多類此後在殷仲
堪府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
遺牋仲堪曰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
無恙已還荆州人問會稽山水愷之云千巖競秀萬
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

愷之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
丹青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故答曰四體妍
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圖裴楷
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
巖裏曰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
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
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

愷之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
送歸鴻難又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以寄桓玄皆其
深所珍惜者玄發其廚後取畫而緘題如舊還
之紿云未開愷之見了無怪色直云妙畫通靈變化
而去亦猶人之登仙性好吟自謂得先賢風致或請
作洛生詠則曰何至作老婢聲嘗爲散騎常侍與謝



瞻連省每於月夜長吟瞻聞遙贊之愷之聞贊彌自
力或瞻倦將眠故令人代已爲贊愷之不覺也則竟
至中旦

尤信小術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爲圖其形於壁以
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情女許之爲密
去針而愈桓玄嘗遺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
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遂引葉自蔽玄就溺焉
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珍之人言愷之體中癡黠各
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
絕癡絕有文集行世晉陵之無錫人

杜乂

乂成恭皇后父有盛名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目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桓彝亦目乂爲神清杜乂形清司徒蔡謨甚相器重乂卒後謨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其爲名流所重如此時褚裒亦與乂齊名有簡貴風桓彝嘗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内有褒刺也謝安亦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裒康獻皇后父

王濛



濛字仲祖少放縱不羈無鄉曲之譽晩節勵行不修小潔而以清約著稱善隸書美姿貌嘗攬鏡自照呼其父字曰王文開乃有此兒與沛國劉惔齊名相友善濛嘗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言風流者衆兩人爲宗焉謝安嘗云王長史語不甚多可謂有令音

簡文爲會稽王時常與孫綽商畧諸風流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尤能言理辭簡而有會濛嘗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前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耶卒年三十九臨殯劉惔以犀把麈尾置棺中爲慟絶久之濛哀靖皇后父

王蘊

蘊字叔仁濛之子嘗爲吏部郎每一往缺出求者十輩蘊都無所是非但連狀白之簡文曰某有才某有地隨方進達不得者無怨焉後爲會稽内史會王悅來弔蘊蘊子恭往省之恭悅素相善遂留十許日方還蘊問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友也阿大悅小字未幾竟乖好其知人如此蘊



性嗜酒末年尤甚在會稽幾無醒日獨以和簡爲百姓所安蘊孝武定后父

隱逸

孫登

登汲郡人字公和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無恚怒人或投諸水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竟不應嵇康從之遊三年問所圖終不答康將別大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知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

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葆其
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
於今之世康卒遘非命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
孫登蓋恨不能用其言也或言登以魏晉去就易生
嫌疑故託之默竟莫知所終

董京

京字威輦不知何許人常宿白社逍遙遊詠時乞於
市得殘繒敗絮結以自覆與全帛則棄之孫楚常就
社中與語或時載歸又遺之書謂其懷寶迷邦京答
以詩曰夏政衰周道數便便君子顧影而逝洋洋乎



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悲哉乎悲之不
可與對之以獨處玄鳥紆幙而不被害鳴隼遠巢乃
以欲死聍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
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
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後數年逝去莫知所
之但於寢處留一石竹子詩二章其一曰茫茫太素
剛簡敦密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
逝將去此歸我自然之室其二曰孔子不遇時彼感
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魯勝

勝字叔時元康初仕為建康令望氣知亂將作遂稱
疾去張華遣子勸之出不應所著注墨辯　敘曰名
者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
必也正名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
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
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
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
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
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
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



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
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
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
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
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集為刑名二篇畧解
指歸以俟君子

郭文

文字文舉軹人也性樂山水每入山輒彌旬忘返洛
陽陷沒入餘杭大辟山於窮僻無人之地倚木於石
苫覆以居無壁障獨處十餘年猛獸過之亦不為患

嘗有一猛獸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爲手探去之明旦獸致一鹿於其側而去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携與俱歸未幾辭去令遺以皮衣韋袴辭不獲則置之至敗爛竟不服惟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

王導聞其名遣人迎至處之西園園多林木鳥獸文亦安之朝士來觀者文頹然箕踞不爲禮溫嶠嘗問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寧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遭疾病則爲烏鳶所食顧不酷與文曰埋藏者亦爲



螻蟻所食復何異於時坐者咸有鈞深味遠之言文嘗云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能窺其際也溫嶠云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蓋柳下梁跱之亞

文居導園七年一日忽求還山導不聽竟逃入臨安結廬山中時歸安令萬寵亦爲迎至縣中及蘇峻反餘杭殘破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謂其能前知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勿殯葬令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尚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

宋纖

纖字令艾隱居酒泉之南山弟子受業者三千許人不應辟命張祚時燉煌太守楊宣圖其象於閣而頌之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親造之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爲銘詩於石壁而去詩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張祚復遣使者徵爲太子友纖應之及至稱疾上言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



家遂不食卒年八十二

祁嘉

嘉字孔賓清貧嗜學年二十時忽一夜窗間有聲呼之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錐所喪如山崖及旦遂逃去西至燉煌依學官誦書因博通經傳西遊海渚教授門生受業拜牀下者凡二千餘人

戴逵

逵字安道不樂當世獨以琴書自娛武陵王晞聞其善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

伶人㫰怒吏召其兄述述忻然抱琴往㫰乃解孝武時影微不至行郡縣敦逼不已徑逃入吳吳内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遊處積旬會稽内史謝玄慮逵不反上疏請絕其召命詔許之逵乃還

陶潛

潛字元亮高尚不羈性嗜酒嘗爲彭城令公田三頃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令以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當飲將潛若先醉便語客曰吾醉欲眠君可去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潛歎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



小兒竟解印去性不解琴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其玄瀟之致如此

刺史王弘慕潛甚嘗躬造焉潛稱疾不見弘乃密令人候其往廬山日遣潛故人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遂出與相聞潛亦不避歡宴窮日潛履敝弘顧左右爲造履請度潛便伸脚令度之弘欲要之還州問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而言笑賞適恬如也弘後欲見每於林澤中候之

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其畧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

藝術

卜珝



珝字子玉好讀易郭璞見而奇之曰吾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乎曰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然吾亦未　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得免雖然在南猶可延住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爲公吏又當見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珝曰此地雖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瑯邪可奉卿謹事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珝遂隱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珝珝謂使者曰非吾死所劉聰嗣乃拜太常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珝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尅之必矣聰曰朕欲勞卿行可乎珝

曰臣所以來正爲是也即署琍平北將軍頻行謂其
妹曰是行也死自吾分愼勿驚攻晋陽爲琨所殺

辛靈

靈性沈默無喜慍父母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
不驅待牛去爲理其殘亂者父母怒靈曰物生天地
間各欲得性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愈怒曰即如汝言
復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亦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
靈可以不收乎於是邑里中號爲癡其父母兄弟亦
以爲癡也然多奇術與人治病積錮可立起尤善袪
妖高悝家多鬼怪諸巫祝厭劾不能除會靈過悝要



之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乃以邪
救邪安得已乎竝取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怪
盡絕他所救愈皆類此後忽娶妻營產術稍衰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永嘉四年來洛陽自云百有餘歲
嘗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又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
孔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
齋時每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
洗之訖還內腹中石季龍造大武殿既成圖畫自古
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於壁忽一日皆變爲胡狀

旬餘頭盡縮入肩中惟冠髮髣髴微出季龍祕不泄
澄時對之流涕遂啓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
得三年乎自答不得曰得二年乎一年乎百日一月
乎皆自答不得遂無言謂其弟子法祚曰戊寅歲禍
亂萌己酉石氏滅吾當先化矣澄卒後有沙門從雍
州來言見澄西入關季龍掘冢視之惟見一石而無
尸季龍曰石者我也葬我而去我將死矣明年季龍
死遂大敗

澄在鄴衆未然事纖悉畢驗軍行勝負雖百千里外
晝如目擊之初勒死季龍傾心事澄有加於勒衣澄



以綾錦乘以雕輦每朝會日必引之升殿常侍以下
悉助舉輿太子諸王咸相與扶翼主者唱大和尚即
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視太
子諸王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時在京師
聞澄與諸公遊笑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

讀晉書

唐文皇帝御撰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女

羊耽妻

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女也有才鑒初魏文帝不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知我喜不毗歸語憲英憲英歎曰代君不可不戚主國不可不懼宜戚宜懼而反喜魏其不昌乎弟敞爲曹爽參軍宣帝謀誅爽武呼敞同赴爽敞難之憲英曰爽與太傅同受顧



命而獨專恣於王室不忠此舉度不過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安可不出若夫爲人任爲人死此親暱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止誅爽敞歎曰吾不謀諸姊幾不獲於義

鍾會爲鎭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代蜀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忠在義思其所立惟毋貽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全歸祜嘗餉錦被憲英惡其華爲反而覆之

周顗母

顗母李氏字絡秀少在室顗父浚時爲安東將軍因出獵遇雨止秀家會秀父兄出乃獨與一婢爲具數十人饌甚精膳寂不聞人聲浚怪覘之見秀甚美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秀曰門戶單寒何惜一女爲知非福巳歸浚遂生顗及嵩謨巳三子並貴顯秀謂曰我



屈節爲汝門妾計門戶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敬諾自是李氏遂振

中興時顗兄弟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謂曰憶初時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俱貴並列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時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竟如其言

謝道韞

道韞王凝之妻也自幼聰敏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

詩何句最佳對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安謂其有雅人深致嘗內集俄而雪下安問此何所似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奇之初道韞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阿大中郎羣從子弟則封胡羯末不謂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凝之既遭孫恩難道韞遂嫠居會稽閫政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道韞素聞柳名亦不拒乃簪髻



素褥坐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實頃所未見道韞亦云親從彫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其優劣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

劉臻妻

臻妻陳氏性聰辯能屬文嘗於正旦獻花椒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諸儀皆行於世

劉聰妻

聰妻劉氏名娥甚有寵於聰既冊后詔起䳒儀殿以居娥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私勅左右停刑手疏上畧曰廷尉之言關國大政忠臣豈為身哉陛下不惟不納而反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愁咎皆歸妾距諫傷忠惟妾之故自古敗亡之轍未有不因於婦人者也妾



每覽古事忿忿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視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色荒之過聰覽畢謂羣下曰朕愧元達矣因手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

王廣女

女不知何許人姿甚嬌美而有丈夫之節廣為劉聰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廣被殺女時年十五芳納之女佯許俄於閨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女罵曰我正欲誅反賊乃謂我反耶父仇不同天汝害吾父而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正欲誅

賊耳今死自吾分何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通逵以塞大恥言訖竟自殺芳止之不及

韋逞母

母宋氏家世以儒學顯氏初喪母其父撫之長授以周官音義謂曰此周公所作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是矣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吾今無男汝其受之勿令絕也已適韋生子逞躬課督之逞學成仕符堅堅嘗幸太學問典籍殘缺博士盧壼對言正經粗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師傳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能傳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已八十而視聽無恙自非此



母無可開示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焉時號宋爲文宣君賜侍婢十

符堅妻

堅妻張氏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聖王御天下莫不因其性而導之湯武滅夏商因民欲也是以有成無敗故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乎[illegible]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illegible]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犬嗥雞鳴又聞廄馬驚逸武庫兵器無故作聲即天道崇遠非妾所知據斯人事未見其可願陛下熟思之堅曰軍旅之事豈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敗氏即自殺

竇滔妻

蘇氏名蕙字若蘭善屬文符堅時滔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乃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寄滔其詞婉轉循環讀之悽惋凡八百四十字迴文詩起此

段豐妻

豐妻慕容德女也性柔慧攻書史善琴德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豐豐爲人所譖見殺氏嫠居德命改適壽光公餘熾氏謂侍婢曰貞女不二吾不能



同死乃有心重行哉然不從則違嚴君命於是剋日交禮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豔熾睹之喜劇氏僞辭以疾經再宿熾亦不之逼三日求沐浴置酒言笑如常至夕乃潛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熾聞挽歌聲幾爲慟絕

篡逆

王敦

敦字處仲眉目疎朗有鑒裁通左氏尤好清談既素有重名又立功江左手控強兵威權莫貳遂欲專制

朝廷有問𨶒意帝畏而惡之委任劉隗刁協等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搆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焉然經畧指麾能使千里外肅然而麾下紜擾恒不能攝識者知其無成

王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愷又嘗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美人酒至敦導所敦故不盡飲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顧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爲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心懷剛忍若令當世豈能令終也洗馬潘滔見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



敦性簡脫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術諸人皆有說惟敦都無所關但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石崇以豪奢矜物廁上常列十餘婢皆美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客如廁者皆令易新衣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恬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敦故有色荒體爲疲有諫者敦曰此易耳爲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敦之初發難也罪狀劉隗既得志後復罪狀溫嶠使其兄含督錢鳳等以兵三千內向明帝下詔致討敦時已病輒揚言敦死以鼓士氣又詔曰敢舍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斬王導復遺含書曰今日之事吾明目張膽爲六軍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但不知兄異時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云云於是含爲氣奪一戰遂潰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今皆早死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起而困乏復臥未幾死敦無子以含子應嗣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臘塗其外埋之廳事前及錢鳳斬遂發瘞出尸焚衣冠跪而斬之懸首南桁



沈充黨於敦敦之逆充與錢鳳實謀之兵發充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便還及敗亡歸吳興失道悞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內入重壁中因笑謂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爾以大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儒竟殺之已充子勁竟滅吳氏

桓溫

溫字元子生未朞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啼曰眞英物也其父彝以嶠賞遂名之曰

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年十五父爲江播所害溫枕戈泣血志在復讐至年十八則播已死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乃詭稱弔客入刃彪於廬中并殺其二弟與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公主

溫既累功進位太尉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北征還得一巧作老婢訪之則琨伎女也一見溫便潸然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衣冠入又呼婢問



婢云面[illegible]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大恚乃褫冠解帶顟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覽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亦運有興衰溫作色謂四坐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意蓋以況宏也坐中皆爲失色

溫既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嘗臥對親賓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不足遺臭萬載耶一日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跡如此時一比丘尼有道術一日浴於別室溫竊窺之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其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之尼答云公若作天子亦復爾爾

簡文不豫溫意將禪位於已而遺詔但丞如諸葛武侯故事心甚不平自鎮赴山陵百僚奉迎皆拜伏道



側或云因此殺王謝中外危懼及謁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因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涓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涓浩子也以父爲溫所廢死遂不請溫溫銜而害之故涓亦爲祟溫不言先帝云何故莫之知但見其時溫口言臣不敢臣不敢未幾死溫將死其弟沖問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輩不爲汝所處分

孟嘉

嘉字萬年孟宗孫也庾亮辟爲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

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稍禀雅負倫鑒一日俱在亮坐人士畢集褒時猶未識嘉問亮曰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今安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褒既循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將無是乎亮欣然益奇嘉
嘉後爲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寮畢集時有風至吹嘉帽墮嘉不覺也溫勑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良久嘉如廁溫令取還之嘉恬然溫命孫盛作文嘲嘉置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文甚美
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嘉答曰漸近使之然



桓玄

玄生時有異小名靈寶負其才地雄豪自擬時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意得嘗登高望震澤喟然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自是漸萌不軌然好爲大言而無實力
初自江陵內向無他處分惟先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測當使輕而易運識者笑之及旣篡以歷代皆有遯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倂給其資用復除令讓而不受遂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
玄旣篡改元建始或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遂改永始亦王莽始執權之歲云僭逆冥符如此劉裕舉義討玄玄兵屢敗懼甚問其衆曰朕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及敗將遷抽刀而前將刃之猶曰汝是何人敢殺天子
殷仲文爲桓玄諮命玄之九錫仲文詞也玄旣篡入宮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獨進曰將由聖德深重



地不能載玄大悅及乘輿反正仲文復叛義自解仍守尚書嘗於大司馬府中見一老槐樹顧之良久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遷東陽太守意怏怏行至富陽慨然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尋以謀反伏誅謝靈運嘗言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祖約

約逖之弟也逖卒約代兄爲平西將軍遂領逖衆後以不預明帝顧命懷怨望久之奔石勒勒薄其爲人竟殺之并滅其親屬自許初逖有胡奴曰王安者逖

遇之甚厚及在雍丘謂安曰汝家在北吾亦不乏爾一人爲厚資遣之安歸爲勒將及祖氏被誅安多率其部卒詣市陰求逖庶子道重爲藏之沙門時年十歲逖嗣得不絕後石氏滅道重南歸

蘇峻

峻字子高少爲書生舉孝廉起家淮陵内史王敦作逆峻隨庾亮軍大破沈充自是威望漸著朝廷以江外寄之頗負功驕态潜有異圖庾亮疑而徵之遂拒命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遂結祖約舉兵内向乘風縱火臺省



宮闕一時燼蕩侵逼六宮裸剝士女士女至以苫草自障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徹中外焉尋温嶠起義梟首都市

孫恩

恩孫秀後也世奉五斗米道錢唐人杜子恭者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而以術入刀魚腹中使魚躍入刀主舟刀主剖魚得刀恩大奇之遂師子恭盡得其術自是愚惑百姓陰懷異志久之襲殺會稽内史王凝之郡邑望風瓦解東南大震焚劫剽掠流毒徧八郡婦女逃徙有嬰累不能去者至囊嬰兒投之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恩初見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已聞朝廷致討猶曰我割據浙江不失作句踐也及聞牢之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遂虜男女二十萬逃入海官兵撤復入掠如是者三劉裕討之恩窮促先沈其妖黨及諸妓妾於海猶謂水仙云

盧循

循孫恩妹夫也沙門惠遠一見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恩死衆遂推循出没海中始自東陽永嘉流毒交廣其謀皆出徐道覆道覆又循姊夫也



道覆密謀欲具舟艦使人伐材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貿旋復稱力少不能致都下即於郡減直市之居人貪賤爭取市各儲之家如是者數四船板大積而人莫之疑也及循舉兵道覆拔前券取之居民無得匿者於是艦悉辦未幾爲劉裕所滅循之敗也悉召其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誰能[illegible]死或云官尚死某豈願生循乃悉沈諸辭死者而囚自投水死傳首京師

識記

淡

劉元海

元海名淵匈奴左賢王種生時多異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嘗自言吾縱觀書傳鄙隋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固君子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兼學武事妙絕羣輩時或憮慨歔欷縱酒長嘯識者知其非常人

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宣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魏晉代興我單于



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侯王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復舊業此其時也左賢王元海英武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欲恢崇單于必不虛生此人於是密使其黨呼延攸詣元海於鄴令請歸葬而因共推爲大單于

成都王穎鎮鄴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未易禦請爲陛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不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鋭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子有殊功於王室誰不願爲殿下投命者設一發鄴宮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必不復在殿下紙檄尺書誰爲奉之願鎮之以靜臣當獎帥五部以二部摧東瀛以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懸也於是元海至左國城二旬間已集衆五萬而王浚攻鄴穎竟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遂自奔潰眞奴才也自是不復還自稱漢王尋僭帝號

劉聰

聰字玄明年十四能究覽經史百家言習孫吳兵法尤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騎射能彎弓三百斤太原王渾見而奇



之曰此兒吾不能測弱冠遊京師於諸名士無不交結樂廣張華尤奇之聰有異相初元海甞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而聰左耳有一白毫亦長二尺許

懷帝旣北聰甞引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甞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詞賦幸爲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良久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猶能憶否帝曰臣安敢忘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甚也帝曰此殆非人意天若爲陛下令自相驅除

耳不者九族數睦陛下亦何由得之要罷因以小劉
貴人賜帝已數年乃逼帝行酒竟鴆帝
聰晩年淫虐複諫災異特甚聰子約死一指猶㬉久
之乃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復從至崑崙山
三日復返不周見諸王公歿者咸在宮室甚壯號蒙
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
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死亡畧盡
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約遂辭
歸道經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
曰爲我遺漢皇帝復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



以小女相妻約歸置囊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取几上
囊開之則白玉一方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
遮須夷國天王歳在攝提當相見即馳使呈聰聰曰
若審爾吾不懼死也及期子約先死聰尋病約乃書
見聰惡之謂劉粲曰往以約言爲妖比日累見之此
兒定來迎我何圖人死乃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
未幾死以囊玉殉永明劉曜字

附　陳元達者少孤貧躬耕讀書年四十不交人世元
海爲左賢王嘗聞而招之達不往既僭號人謂元達
曰劉公帝矣向招不往君其懼乎達笑曰彼公有籠
羅宇宙之志吾知之久矣往日不赴以期運未至不
能無事喧喧彼固有以亮我二三日間恐驛書且至
也是暮徵使至人曰君殆聖乎既至署黃門郎元海
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若早叩天門
必處九卿納言之任盈分者顚臣實懼之是以抑情
桓盤待分而至元海大悅

趙

劉曜

曜淵族子養於淵白眉鬚髯不過百餘皆長五尺性
拓落高亮好讀書不喜章句工草隷善屬文尤雄武



絕世能射鐵洞一寸許自以形質特異恐不容於世
隱跡管涔山琴書爲適常閑居夜有二童子入跪曰
管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因置劍再拜而
去取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銘曰
神劍御除衆毒曜遂佩之劍隨四時變五色其後僭
位國號趙

曜弱冠嘗遊洛陽坐罪當死乃與曹恂亡奔劉綏綏
匿之書匱載送王忠所忠送之朝鮮歲餘饑悴變姓
名爲縣卒朝鮮令崔岳見而奇之推問所由曜叩頭
自首乞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甚

也今詔捕卿甚急我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丈夫處世鳥獸來投尚須拯援而況丈夫乎因厚遇賚之書傳曜卽從岳質疑滯恩僴甚渥岳嘗謂曜卿命世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及旣卽帝一日因讌設語及生平泫然流涕遂追贈岳恂等皆公侯

附 陳安者氐羌帥也擁衆十餘萬自稱涼王曜屢征之不能克已爲曜將平先所破斬於澗曲安雄武絕世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一殺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及與平先



遇先三戰奪其矛會日暮雨甚遂被斬安故善撫士衆隴右思之爲作歌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驄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前當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驄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河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壯而悲之

後趙

石勒

勒字世龍一名匐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恐將爲天下患遣收之則勒已去矣所居北原山其草木皆有鐵騎象家園生人參花葉特茂悉成人形嘗傭於武安爲遊軍所囚會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獲脫俄一老父來謂勒曰向者羣鹿我也以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

勒雖不學而雅好文史在行間常令儒生讀史傳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敗之故往往暗合諸朝賢竊聽者無不推服焉一日使人讀漢書至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成王業讀至留侯諫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



勒旣貴召武鄉耆舊赴襄國旣至勒親與齒坐歡飲縱語平生初勒鄰居有李陽者歲嘗爭漚麻地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仇匹夫乎乃遽召陽陽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拜參軍都尉

高候之役季龍敗劉曜遂圍洛陽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程遐等固諫謂曜難與爭鋒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去徐光謂曰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剋師老卒疲知其無能爲乘銳擊之可一戰擒也若洛

陽不守曜必直柢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
矣遐等乃不欲我親行邪何計之左也光對曰誠如
聖策時佛圖澄亦言大軍出必擒曜遂決策親征令
敢諫者斬

勒既決策即命季龍進據石門命石堪石聰各統見
衆會滎陽而勒自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僎謂徐光曰
曜上計當盛兵成皐其次阻洛水若坐守洛陽必成
擒矣諸軍集成皐曜無守軍勒以手指額曰此天也
遂卷甲銜枚兼程直進出鞏訾之間知曜軍十餘萬
俱陳城西勒更喜謂左右可賀我遂入自宣陽門升



故太極前殿令季龍以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
中軍石堪石聰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
而勒躬貫甲胄出自閶闔夾擊曜軍大潰石堪遂執
曜斬首五萬枕尸積里

勒既僭大號法甚嚴諱胡尤峻時有醉胡乘馬突入
止車門勒大怒誚宮門吏馮翥曰朝廷制令尚欲行
之天下況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
白翥惶恐甚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突入甚呵
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不罪

參軍樊坦勒擢爲章武內史坦行入辭衣冠敝甚勒
見驚曰參軍何貧至是坦率然對曰頃遭羯賊無道
貲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邪今當相償坦悟大懼
叩頭泣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竟
厚賜之去

勒嘗酒酣顧問徐光曰朕可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
對曰陛下神武過高皇雄畧超魏祖其古軒轅之亞
乎勒笑曰人苦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皇當北
面事之與韓彭競鞭爭先脫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
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
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人孤兒寡婦狐



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間軒轅豈所擬乎羣臣
頓首稱萬歲

石季龍

季龍既篡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鐘虡九龍翁仲銅
駝飛廉於鄴將一鐘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
以竹絙牛百頭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又造四
輪纏綱車轍廣四丈深二尺運至鄴又於鄴南投石
河中以起飛橋工費數億萬又於襄國建太武殿殿
基高二丈八尺綷以文石穿伏室於下置衛士五百
人於其中皆漆瓦金鐺銀楹玳柱珠簾玉璧窮極伎

巧又起凌風臺九殿多選士庶之女充之後庭服綺
縠玩珍奇者殆萬餘人
季龍淫酷異常增置女官有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
諸公侯九等太發民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
餘人第以三等郡縣媚旨凡奪人婦九千餘人其諸
私采發者又垂一萬諸女會鄴宮季龍臨軒親自簡
第太悅封使者十二人皆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
夫及奪而遣者又三千餘人於是以女騎一千爲鹵
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紋織靴遊於戲
馬觀又嘗率戎卒十八萬出金明門遊獵時諫者有



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之語
季龍又以人言晉當復興欲苦役晉人以厭其氣於
是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
長墻於鄴北長廣凡數十里時有諫者季龍大怒曰
墻朝城吾夕死無恨乃促尚書張羣以燭夜作起三
觀四門役夫者無算時揚州送黃鵠雛五雛長一丈
聲聞十餘里命泛之玄武池郡國獻蒼麟十六白鹿
七俱命司虞調之以駕芝蓋列於充庭之乘季龍常
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
亦復何愁但須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季龍十三子後
石閔殺其五而八人皆自相屠滅孫三十八人閔殪之
略盡

前燕

慕容儁

儁雅好文籍恒與侍臣錯綜義理著述凡四十餘篇
太子曄賢而蚤夭一日燕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
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
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嘗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
之體自曄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由來也
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今既不能追蹤唐虞以禪有德



而景茂幼冲器業未舉爲之奈何嘗夢石季龍齧其
臂寤而惡之命發季龍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
胡乃敢夢生天子
初慕容廆時有駿馬名赭白相甚奇饒逸力石季龍
之伐棘城也慕容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蹴齧
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
欲出殆先君意乎乃止季龍尋退皝益奇之及至儁
世馬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減儁比之鮑氏驄命鑄
銅以圖其象仍親爲贊銘命勒象旁置之薊城東掖
門象成而馬死

前秦

苻健

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地民張靖曰苻氏受命今當
太平問姓名弗答俄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
靖獄會大雨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
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
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當不虛乃釋靖

苻生

生自幼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眇一目兒童時洪戲之
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輒引佩刀自



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
不堪鞭捶洪曰汝乃爾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
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及長健立為太子
生既嗣健位沈湎無復晝夜臨朝輒怒惟事殺戮左
右有言例濫者曰汝謗我殺之其有言陛下聖明者
則又曰媚我亦殺之所幸妻妾稍忤旨即殺群臣
稍後至即殺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不從即
殺又嘗出行見兄妹同行者亦逼令交而引群臣共
觀之不從亦即殺益前後所殺親戚忠良截頸刳胎
拉脅鋸頸者無慮千數

生既嗜殺無厭外人怨苦之乃下書曰方今行者比
行者謗人稀朕殺不過千何謂刑虐時猛獸大暴惟
噬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中獸殺七百餘人群
臣請禳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天豈不愛人
正以百姓犯罪不已故助朕專殺而施刑教耳但勿
犯罪何怨天尤人未幾苻堅殺之

苻堅

堅嘗有赦令獨與王猛苻融議於密室堅親製赦文
猛融進紙墨時左右悉屏惟一大蒼蠅忽入自牖間
鳴聲甚異集於筆端驅之復來俄而長安街市人相



傳告官且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
屬者事何從泄因敕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
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撫然曰其向者
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夫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正此謂也
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堅聞之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
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旅六十歲公舉動如此
猶不能思愆者退而方且廢主張威以自樹諺云怒
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嘗游霸陵顧謂
群臣曰漢祖起布衣定四海功臣夫誰為首權翼曰

漢書以蕭曹爲功臣冠堅曰漢祖困京索閉身被七十餘創父母妻子皆爲囚虜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皆非細故也其使太上克全身免匈奴之禍二相無力焉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堅嘗之太學召涉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人日啖牛羊而壽不加何也翼犍不能答

淝水之役王師乘勝進擊直追壽陽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淮北饑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此命賜帛十匹綿十斤其人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



陛下之謂也蒙塵之厄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父母也安有子奉父母而求報者竟弗顧去堅大慙謂張夫人曰朕若用朝臣言寧至今日尚何面目臨天下乎爲潸然流涕

王猛

北海王猛字景略少家貧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忽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家去此不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從之行不覺遠至深山中見一老父鬚髮皓白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侍一人引猛進拜之老父曰王公何緣拜也取十倍直償畚即遣人送之猛出回首望乃嵩高山也猛姿度瓌偉神爽悠發不參其神氣者略不與交惟悠然自得候風雲而後動

桓溫入關猛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蝨抗言旁若無人溫異之謂曰吾奉天子命帥師十萬仗義討逆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不至也溫默然無以應溫將南欲請與俱猛還山諮之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遠爲猛乃止苻堅聞而招之遂爲堅佐命議者比於



玄德之遇孔明

猛初爲始平令明法峻刑嘗鞭殺一吏吏爲有司所劾堅親詰之猛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劇邑劇邑驕凶令賊也今始殺一奸餘尚萬數謂臣不能窮盡殘暴者敢不甘心鼎鑊酷刑之咎臣所未辭堅曰此夷吾子產之儔也已累遷司徒國內令行禁止猛疾堅禱祀疾將革勸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正朔相承臣沒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是吾讐也不早除終爲國患言訖而卒堅哭之慟猛性清肅徹將一餐之德睚眥之忿靡不畢報云

苻融

融為司隸校尉時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其夜宿家妻忽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以送有司豐不堪楚痛服事至融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返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發之夕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以為不祥問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



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者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乘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於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獲昌而詰之昌具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豐事白人稱融神君云

苻朗

朗風流俊邁志凌萬物平生所與晤言者惟一二人既歸江東江東之偽將軍王忱王國寶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而才劣一日沙門法汰問朗曰曾見王吏部兄弟來朗曰吏部請雄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汰悵然自失謝安嘗燕之朝士盈坐朗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其誇謝每事類此後為王國寶殺臨刑賦詩志色自若詩云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裏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蓋蒙莊之流云

後秦



姚萇

萇時有魏褐飛者自稱衝天王結萇降將雷惡地為應率氐胡數萬來攻萇萇討之羣臣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而憂六百里褐飛乎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知若南引褐飛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吾有也徑潛軍赴之萇軍方不滿二千而褐飛等兵勢甚盛諸氐胡來者又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喜羣下怪問之萇曰此輩散則難盡今皆集吾當乘勝席卷一舉獲之令東北無復餘耳及對壘萇故示弱壁不戰而潛遣子崇率數百騎出

不意乘其後禍飛兵亂萇遂乘之前後夾擊禍飛大潰斬首惡地復降萇待之如初

萇嘗命其將姚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業廣之矣萇曰吾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圖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惡地每謂人曰吾賴勇所施自謂一時之傑較諸數雄自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乃遇姚公不覺摧屈萇爲人所憚服如此

姚興

桓玄既篡遣使聘興併請辛恭靖何澹之二人故晉



臣也興謂澹之曰玄不推歷運妄圖篡逆天未絕晉必將有義舉玄終濟耳聊令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進不云遠未幾劉裕建義玄果敗澹之仍奔興裕嘗遣使聘興因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興曰裕拔萃起微匡扶晉室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順陽等十二郡以歸人多其雅致

興嘗如逍遙園引諸沙門於澄立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華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與胡本不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䂮僧遷道樹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相考校新舊文異者皆會於義理於是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新經皆羅什譯也興既託意佛道沙門至者遂五千餘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涼州刺史王尚坐匿呂氏宮人及擅殺逃人被禁南臺州別駕宗敞上疏理尚詞頗絢美畧曰臣州自張氏頹基德風莫扇呂數垂盡梟鵶翩翔幸皇鑒降春王尚受任振王威以掃不庭遏天波以蕩氛穢羣逆冰摧不俟朱陽之曜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吹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朝忽改授明其事者誰不慨然夫邊藩要捍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



若不送裴氏爲羅著正關奚官一女子耳論歎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忘勞記過此先哲所爲痛心微臣所以灑淚也興覽疏大喜謂其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涼州小地乃有此才時呂超在側對曰琳琅出於崑嶺明珠生自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得以區宇格物也興悅爲赦尚

尹緯

緯字景亮少有爽氣不營生產每讀書至宰相立功之際未嘗不輟卷浩歎符堅末年袄星見緯知堅將

滅否甚已忽流涕交入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衛王龍飛之命吾徒杖策之日而知已難遭是以忻懼交懷耳符堅嘗與言歎曰此宰相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亡也不亦宜乎緯嘗自言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直亦道消也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終不能如胡廣之徒冷降隨俗也後爲姚萇佐命

## 後蜀

### 李雄

雄有奇表多雅致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求道議迎立爲君而身臣之長生固辭雄復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以衆固推稱成都王其報張駿書云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將協除氛翳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日矣知欲遠尊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巴郡常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忻然其雅談多類此

### 李壽

壽既爲益州牧稱成都王羣下勸進尊號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壽喜曰一日尚足而況數年乎時巴西解思明進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决策襲壯嘗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詞耳尤恥言父兄時事戒上書者不得言先世自謂已勝之也

## 後燕

### 慕容盛

符堅之誅慕容氏也盛奔沖沖稱尊號頗驕盗盛時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而亂自驕鮮不覆敗俄而沖見殺復謂柔曰吾輩將崎嶇鋒刃間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無坐待網羅也遂間出東歸慕容柔遇盜陝中盛謂曰爾欲當我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不中當束手授爾盜豎箭盛一發中之盜驚謝曰郎貴人姑相試耳更資而遣之遂歸垂

盛嘗與中書令常忠論及周公忠曰武王疾篤周公請命爲臣之忠從古未有盛曰異哉君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自於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豈非詐乎若滅

於天命是不聖也且文王之化自近及遠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殺戮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

慕容熙

熙垂少子也寵嬖妃苻氏爲鑿曲光海清涼池又爲起承華殿基高數仞發役徒負土北門至土與穀同價苻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則殺之苻氏死熙悲號躃踊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遂僵仆氣絶久而乃蘇大殮訖復啓其棺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哭臨令有司檢案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



南涼

禿髮傉檀

傉檀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先稱涼王以姚興勢盛豪圖姑臧乃去年號投誠獻款興使韋宗詣其鎮觀釁傉檀與宗縱談六國之縱横三家之戰爭遠及天命廢興近究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不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信自有人也宗還語興謂羣臣無傉檀敵尋復稱王

南燕

慕容德

德既立大會燕集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可方自古何等主也青州刺史鞠仲對曰陛下中興聖后少康光武之儔德顧命左右賞仲帛千疋仲以賜多辭謝德曰卿知調朕朕不調卿邪卿飾對非實朕故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亦何足謝時韓範進曰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疋自是讜言日聞



德嘗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壙豈未聞禮與抑有意耶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嘗言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儉以矯世居有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耳德遂以謨從行

德嘗策試諸生因宴集乘高遠眺顧謂尚書魯遂曰齊魯故多君子當昔全盛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詞奮談天之逸辯指麾而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乃

至今日荒草頹墳煙消氣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
咨曰陛下興念及此慈深封墓澤被九泉矣後德卒
遣令作十餘棺乘夜分出四門潛葬山谷莫知其尸
之所在
附德時有妖賊王始聚衆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
父為太上皇兄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
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
上皇帝蒙塵在外征東征西俱亂兵惟朕一身獨
無聊賴其妻怒之曰一生正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
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耶行

讀史快編　卷十九　三十七

刑者以刀鐶築之始仰視曰崩即崩矣及於盡命終
不改帝號

慕容超

超嘗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為兗州有悅壽者
自超所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
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
太子人莫之辨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超嘗使韓
範於秦姚興謂範曰燕王風表乃可於機辯猶未也
範對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在爾日若使負日月
行恐無纖天之業矣興笑曰卿可謂使乎延譽者也

附封孚字處道性勁直有大臣之體超政出權嬖執
憲日頹殘虐滋甚孚盡誠匡救超不能納一日臨軒
顧謂孚曰朕於百王夫誰為比對曰可方桀紂超大
慚怒孚疑然不為改容徐步而出司空鞠仲失色謂
孚曰與天子言何亢厲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
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何謝為孚有文章傳於世

夏

赫連勃勃

勃勃初事姚興興使助沒奕于鎮高平時姚邕固諫
以為不可興不聽未幾勃勃殺奕于而并其衆自稱

讀史快編　卷十九　三十八

大王破鮮卑三部遂進討姚興斬興將姚石生等時
有說勃勃據高平固根本者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
其二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
命吾大業草創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我我勢不敵
亡可立待今第雲騎風馳出其不意彼救前則擊其
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而我遊行自若不
及十年嶺北河東皆吾有矣待姚興死徐取長安姚
泓凡弱小兒不足圖也昔軒轅氏居徙無常二十餘
年寧獨我乎於是侵掠四出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
乃歎曰悔不用黃兒言黃兒邕小字也

劉裕之伐姚泓也勃勃策之曰裕有高世之畧今水陸並進泓豈其敵驗以天時人事赴之必矣然裕既尅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旋軫吾取之若拾芥不足復勞士馬也未幾裕尅泓留子義眞鎭長安而身自東歸勃勃聞大悅召王買德問進取方畧買德曰關中形勝地而裕以弱才小兒守之彼狼狽返秖欲速成篡事無暇有意中原非經遠之謀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陛下先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陝絕其水陸之道傳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必皆壺漿以迎王師義



眞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且面縛麾下所謂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未幾竟入長安

勃勃營都城名之曰統萬謂當統一萬邦也以叱干阿利領將作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斬作者而幷築之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每呈一器工匠必死射甲不入斬弓人如其入卽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如風靡草威服九區蓋前後殺工匠凡數千

勃勃既定長安徵隱士韋祖思祖思至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後汝輩弄筆舌不知當置我何地竟殺之

雪廬讀史快編卷十九

雪廬讀史快編　卷十九

## 讀南史目

### 本紀





### 列傳

# 雪廬讀史快編卷之二十

## 讀南史

唐隴西李延壽本　　明會稽趙維寰節

### 帝紀

#### 宋武帝裕

帝名裕小字寄奴嘗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數青衣於榛中擣藥問其故答曰吾王爲劉寄奴所射故擣藥傅之裕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可殺帝叱之散去遂收其藥審已客下邳逆旅一沙門謂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君也亦與一黃藥而沙門忽亡帝並寶之後以傅金創無不立愈

桓玄既篡以其兄脩鎮丹徒弟弘鎮廣陵帝起義謀先襲脩等取其兵以濟江乃集何無忌劉毅孟昶等二十七人從者百許人託游獵於二月丙辰候城門開令無忌等率衆盡服傳詔服稱詔居前直馳入脩署怨大呼吏士驚散遂斬脩而孟昶等亦以是日誘弘出獵率壯士直斬弘帝遂收衆濟江未幾乘輿反正

帝之伐慕容超也議者以爲賊聞大軍至必不敢戰

若不斷大峴必堅守廣固刈粟清野以絕我軍之資
非惟難以致功抑恐不能自返帝曰吾揣之熟矣鮮
卑性貪計不及遠進利克獲退惜禾苗彼且謂我孤
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耳不知
我一入峴人無退心驅必死之衆資懈怠之寇何憂
不克清野固守度非彼謀所及也已兵入峴帝舉手
指天曰吾事已濟蓋是時超將公孫五樓果進諫對
敵而超惜苗稼竟不聽

帝既拔臨朐超退守廣固遣使求救於姚興興本憚
不敢進而陽遣使告公曰慕容鄰好今窮見告吾當



以鐵騎十萬徑趣洛陽卒亟退帝召興使謂曰語汝
姚興我定燕後秣馬息甲三年當平關洛汝能自送
便可速來時劉穆之尤帝曰此言恐未足威敵反激
之怒且若燕未可拔羌救奄至何以待之帝笑曰此
兵機也非卿所及兵貴神速若興審能救不有先聲
矣是自張也竟潛軍剋廣固俘超斬之

帝沈毅有智所籌策無不奇中臨終召太子戒曰檀
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
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已又命
帝性務嗇好無珠玉紈綺之飾朝廷音樂未備服御
又以爲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但屢聽
自然解帝曰正以畏解故不習耳寧州獻琥珀枕價
盈十萬帝大悅命碎之分賜北征諸將以療金創人
服其識

帝起家甚微時人莫有知者惟琅邪王謐獨深敬焉
嘗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不償爲逵所執謐以己錢
代償之乃得釋已桓玄篡王謐實佐命手解安帝璽
紱以系玄及義旗建衆議誅謐劉毅復因朝會問謐
璽紱所在謐益懼不免而帝德謐爲始終護持之復
其位



帝微時躬耕丹徒及踐祚而耒耜之具猶有存者皆
命藏之以貽後後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
對文帝慚侍臣爲言舜禹躬耕事乃解孝武大明中
壞上所居陰室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見牀頭有土
障壁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侍臣盛稱先帝儉素之德
孝武不答直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文帝義隆

帝小字車兒頗涉經史詞致清辯既踐祚命何尚之
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玄立文學於是江左風俗
彬彬盛矣初自江陵入承大統時有黑龍負上所乘

舟舟人惶怖上獨恬然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享祚三十年

孝武帝駿

帝字休龍小字道人讀書七行俱下元凶弑逆帝自江州起義將建牙軍門而不悉舊儀時有一斑白老人來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未幾元凶伏誅晚年好長夜之飲每旦寤欲已復飲俄頃數斗輒盡憑几惛睡若大醉然而或外有奏事輒整肅起了無酒色中外以是服其神明莫敢弛惰



前廢帝子業

帝小字法師初頗好讀書識古事粗有文筆自造孝武帝誄及雜篇章往往有辭彩然性淫悖以少時不為孝武所愛即位後議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乃止因縱糞穢於陵罵孝武為齇奴發殷貴嬪墓以其為孝武所寵也嘗使婦人裸相逐一婦人不從命斬之少時夢游後堂有罵之者曰爾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及旦乃於宮中求得似所夢者一人殺之其夕復夢如前未幾為阮佃夫壽寂之等所弒

明帝彧

帝晚年昏暴尤甚刳斮斷斬無虛日禁中懍懍若踐刀劍為特軍旅頻興內帑殫竭而陰令小黃門賣錢殿內以為私藏嗜鱁鮧臘肉以蜜漬鱁鮧一食數升啖臘肉每至二百臠有所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及次副各三十於是民不堪命天下騷然

後廢帝昱

帝母陳氏先為李道兒妾明帝內之生帝故人呼帝為李道兒子帝亦自稱李將軍多小慧一切鍛銀裁衣作帽吹篪等使過目即能無不精絕及即位嘗著小帽微服出入市里遇謾罵則悅而受之又私通營



卒女從之遊持數千錢為酒費出逢婚葬即與挽車又與小兒群聚飲為懽適一日往青園尼寺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以飲酒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則養之御牀側

帝天性好殺一日不殺即慘慘不樂擊腦槌陰剖心之誅日數十有嚬眉者必令正立洞刺之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斃[illegible]帝聞吳興沈勃家多寶自往劫之從騎未至帝挺[illegible]獨前望見勃輒投鋋不中勃知不免乃手搏[illegible]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殺勃[illegible]人忽見憎切齒曰明

日當發小子取心肝是夜七夕令王夫人嗣嗽女度既
報方與内人穿針爲王夫所弒

齊高帝道成

帝小字闘將生而髮文稱體宋明帝嘗疑帝非人臣
相而人間流言復傳帝當爲天子愈疑之帝慶之恬
然登梧時帝嘗在鎮軍府以暑熱裸袒晝臥登梧忽
馳入立帝於室内畫其腹爲射的而自引滿將射之
帝鈐色不變徐言曰老臣無罪會王天恩在側進曰
領軍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
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發中的登梧投弓大笑曰此



子何如帝乃得免

帝博學善屬文工草隸奕棊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
廢素業既即大位愈敦朴素欲以身易俗主衣中有
玉介導帝以長奢麗命椎碎之每日使吾治天下十年
當使黄金與土同價性寬簡常與褚思莊局殺共棊
累局不倦殺至捌上手不許易行亦不校也所著文
詔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
蓋彷魏文帝之皇覽

武帝賾

帝字宣遠小字龍兒幼多異徵及長有沈毅性淡雅
沈攸之事起帝時方居郢州下流地熟計之謂中流
可以待敵即上據湓口爲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真
吾子也在位十年崩遺詔識滅後殮以常服諸翫物
慎不得用金寶惟入常所服鐵環刀長短一口祭奠
惟設餅茶干飯酒脯勿用牲本山陵前列守設茶果
顯陽殿玉像諸佛可盡心禮拜其出家及起立塔寺
以宅爲精舍者並嚴斷絕人年六十者必有道心聽
朝賢選序云

鬱林王昭業

帝小字法身文惠太子子也五歲時戲高帝牀前時



高帝方令人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
帝笑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爲之擲鏡
鑷少工隸書武帝特鍾愛敕皇孫手書不得輒出以
貴之及疾革信以爲必能負荷大業也謂曰五年中
一委宰相五年後勿復委人

帝性辯慧能矯情飾詐初居文惠喪哀毀備劇至令
見者嗚咽而裁還私室即懽笑酣飲巳侍武帝疾亦
然見疾將革陰與妃何氏書於中央作一大喜字而
旁作三十六小喜字環之大殮裁畢即悉召諸胡伎
入備奏衆樂鞞鐸之聲徹外時王敬則問於蕭坦之

日便如此不當忽忽耶坦之曰正是內人哭響徹耳
帝在位無道西昌侯鸞屢諫不聽反欲殺鸞鸞遂率
兵入時帝方與文惠幸姬裸身相對聞變無復之壽
被弒先是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豈有
皇太子而可作名者為移點於外名之犬子處士何
點曰太子化為犬子矣未幾文惠太子薨巳鬱林海
陵皆相繼黜則犹犬之證也
帝初養於竟陵王所及竟陵廢西邸帝獨住西州每
夜輒開後堂與無賴羣小二十許人編入諸營署為
宴樂共飲食同臥起又別作篇鈎尤善效人書每私



出還輒偽篇封題如故人無知者傳史仁祖侍書胡
天翼相與謀曰若言之二宮其事未易萬一於營署
為異人毆打或為犬物所傷吾二人罪寧止一身乎
七十餘生亦奚足吝於是二人輒自殺而二宮不知
也蓋積漸然矣

明帝鸞

帝字景棲小字玄度性儉朴輿服之飾盡剔去金銀
嘗用皂莢訖以餘濼授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大官
進裹蒸每十字畫之曰可分四片以其餘充晚食而
性猜忌慘刑誅多以智數御物有所行幸將南則詭
言西將東則詭言北躬有疾不輟聽覽羣臣莫知也
及疾篤至求白魚以和藥外始知之其刻深如此

東昏侯寶卷

帝字智藏東宮時嘗夜捕鼠達旦以為樂明帝崩每
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因無髮號慟俯
仰幘脫地帝輒大笑顧宦侍曰此謂禿秋啼來乎
即位游幸無度每戎服急裝凌冒風雨馳騁焦渴
輒下馬取腰間蠡器酌水飲之每出又不欲令人見
至驅斥居民空宅以待丹陽尹王志嘗被驅迫狼狽
步走藏酒壚中得免



帝寵潘妃嘗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
為步步生金蓮也苑中立店肆與宮人閹豎市販而
以妃為市令自為市錄事有鬬者就潘妃罰之帝小
有得失亦就妃受杖因勑虎賁不得進大荊子閤中
不得進實中荻又自坐店屠肉妃當壚百姓歌云閱
武堂種楊柳至尊割肉潘妃酤酒
帝尤信鬼神勤禱祀左右朱光尚者每託神以懼之
曰至尊不可諫正當借鬼神以達意一日出游馬忽
驚問光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怒不許數出帝曰何
在輒拔刀與光尚往覓之不得乃縛菰為明帝形北

向浙之縣首施門其徑得如此已蕭衍兵入戰屢敗衛名賞賜如法珍叩頭爭之答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獨就我索物尋被殺

梁武帝衍

帝字叔達小字練兒兒時能蹈空行長好籌略有文武幹齊明帝時魏將王肅劉昶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帝奉詔副王廣之往援及至見魏軍盛莫敢前帝謂廣之曰今屯下梁城塞鑿峴險守雉脚路據賢首山以通關西臨賊壘三方犄角出其不備二將可一戰擒也廣之不從魏徑絕我糧道來懼帝乃獨身先



奔據賢首山魏軍來挑戰帝堅壁不出會忽有風雲從西北來仍向西北去帝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因下令軍中望麾而進聽鼓而作將王肅傾壁十萬陳於水北帝揚麾鼓譟響振山谷令敢死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亦出軍夾擊魏軍表裏受敵遂大潰肅昶單騎走

東昏時帝既起兵襄陽朝廷遣劉山陽過荊州就行事蕭穎胄謀襲帝帝聞爲遣參軍王天武詣江陵徧與諸人士書論軍事及山陽將至帝復令天武賫書獨與穎胄兄弟而不及他書中云一二天武口具而實無所投天武既去帝謂張弘策曰此兵法所謂攻心也向遣天武人各有書而今止兩函及穎兄弟書云口具而及問天武又無言彼衆必謂行事與天武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也山陽惑於衆口而行事進退無以自明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時有勸穎胄斬天武送山陽者胄乃謂天武曰天下事懸於卿首昔樊于期以頭借荊軻今請借卿頭以詐山陽何如竟斬之送首山陽山陽始信馳入城將踰閫而城門縣版發折其車轅山陽投車走遂斬之荊襄悉定



帝素崇佛法晚年尤甚太清元年親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釋御服服法衣行清淨大捨名曰羯磨是時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時海中有浮鵠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矣遣使獻紅席方帝捨身時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其下觀其胸則鶖鳥也時又有一男子於大衆中割身餧鷹鳥血流徧體顏色不變未幾乃有侯景之事

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命周捨封記之

及同泰寺災帝登封見捨手迹爲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剋建鄴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火起火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惡之召太史筮之遇坤其繇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鬼也酉應見卯金來剋木卯爲陰賊非魔而何宜前爲法事於是盆嚴事佛法而禍竟不免

簡文帝綱

帝六歲便能屬文武帝非之信面試攬筆立成乃歎曰吾常以東阿爲虛今始信矣器宇凝峻尊嚴若神



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讀書十行俱下嘗於玄圃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賦詩自謂有詩癖然文傷輕靡時號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謝客文涇渭三卷玉簡五十卷光明符十二卷易林十七卷竈經二卷沐浴經三卷馬槊譜一卷棊品五卷彈棊譜一卷新增白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並行於世

元帝繹

臺城既陷侯景方肆凶毒而河東王譽岳陽王詧復割據稱兵帝時方鎮江陵長史王冲請帝都督中外承制主盟帝不許曰吾於天下不賤寧藉都督之名帝子自尊亦何減上台之重議者可斬投筆揮淚命將出師未幾皆討平之王僧辯等上表勸進帝固讓辨再表乃踐祚

僧辯表畧云吳楚與七國俱反管蔡以三監作亂臣等奉揚廟算逖暢皇靈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九縣雲開六合清朗允屬聖明功歸有道而優詔沖謙杳然凝邈飛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閽云叫而閶闔未開所以越人熏丹穴以求君周人



踰岐山而事主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神器攸屬不得已而然況高奴櫟陽宮館雖毀而濁河清渭佳氣猶存安得不揚淸警以赴名都具玉鑾而旋正寢云云

帝性不好聲色惟耽精圖史工書畫嘗自畫宣尼像并爲贊而書之時稱三絕既患目不能自執卷爲置左右讀書番次上直夜則以五人各伺一更卽眠熟大鼾而左右有讀失次第者或偷卷度紙者驚覺必令追讀雖羽書旁午而章檄詔誥熙毫卽成常曰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所撰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

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
内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
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同
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在
值三年爲魏兵幽逼聚圖書十萬餘卷盡焚之臨亂
猶製詩四絶載其二一曰南風且絶唱西陵最可悲
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一曰松風侵曉哀霜雰當
夜來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讀者悲之

陳武帝霸先

帝自少俶儻長於謀畧不事生產嘗游義興館於許

讀史快編　卷二十　十四

氏娶天開數丈有朱衣四人出捧日至納之帝口帝
吞之覺而腹内猶熱也簡文既廢帝率諸軍討侯景
景登石城頭望之佯謂人曰一把子人何足可打已
密謂左右此軍上有紫氣未易當未幾破景進陳王
尋受禪　自晉宋以來歷五代其禪冊俱有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允執厥中語既即位郊天祝文俱稱皇
帝臣某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

後主叔寶

主字元秀小字黄奴荒酒色不親政事左右嬖倖珥
貂者五十人美麗侍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
嬪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爲狎客先
令八婦人襞彩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
酒君臣酣飲達旦習以爲常已隋師入猶言王氣在
此齊師三來周兵再至無不摧敗者孔範亦言長江
天塹無渡江理仍縱酒賦詩不輟
先是袁彦聘隋彦陰圖陳文帝狀以歸上之後主後
主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已隋兵入武勸主端坐
殿上以待后主曰吾自有計乃走匿井左右苦諫至
以身蔽井主力爭得入軍人窺井呼之不應且下石
乃聞叫聲因以繩引出驚其太重則張貴妃孔貴嬪

讀史快編　卷二十　十五

三人同乘上也時太子深年十五獨閉閤坐軍士叩
閤深勞之曰戎旅在塗無乃勞苦
叔寶既入隋附監者奏言願得一官號文帝曰叔寶
全無心肝因問監者叔寶何嗜對曰嗜驢肉飲酒幾
何對曰日飲一石帝大驚先是賀若弼度京口守將
有密啓告急者叔寶縱飲置不省及高熲至猶見此
啓在牀下未開緘也然頗能詩文帝東巡登芒山叔
寶賦詩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
上東封書文帝爲優詔謙讓

列傳

后妃

宋潘淑妃

淑妃本以貌進始未見賞文帝好乘羊車遊后宮妃每爲莊飾褰帷以俟又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駕經其戶羊輒舐地不去帝乃曰羊猶爲汝徘徊況於人乎自是愛傾后宮

殷淑儀

淑儀麗色巧笑寵冠後宮而早夭孝武帝痛念不已爲作通替棺欲見輒引替積日而形容不改上悲不自勝精神罔罔左右俱爲掩涕時有巫者言能致貴



妃鬼見帝召之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與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而滅帝尤哽恨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時謝莊作哀策帝讀之流涕曰不謂當今乃有此才一時士人傳寫紙爲價貴

王皇后

明帝嘗於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懽笑后獨以扇鄣面默無言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甚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爲樂者外舍爲懽實與此異帝大怒后遂起后兄景文嘗以此事語其舅謝緯曰后在家一儜弱女子耳不知何以剛正遽爾

齊何妃

妃性淫鬱林好與無賴人遊妃擇其美者皆交歡焉侍書馬澄年少色美妃暱之常與鬭腕較力又女巫子楊珉之者貌亦美妃尤愛之同寢處有若伉儷已拜后而珉之復爲帝所幸日侍中明帝時作相與蕭坦之等並請誅之后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耳語帝曰外間並云珉之與皇后有異情帝乃不得已與勑明帝得勑即斬訖而原勑至已無及矣



梁郗皇后

后善隸書好讀史傳然性妬沒后猶化爲龍入宮常通夢於武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不安龍輒激水騰涌帝常於露井上爲殿委積衣服置銀轆轤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終身不復置后

丁貴嬪

貴嬪昭明太子母也以生時有神光名令光少與鄰女紡績月下諸女並苦蚊蚋而貴嬪絕不覺武帝鎮樊城嘗登樓遠眺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絖則貴嬪也因贈金環納之帝弘佛教貴嬪爲受戒戒

日甘露降於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會其指歸尤精淨名經父名道遷故鄣野廬陵威王生帝謂遷曰賢女復有一男道遷答曰莫道猪狗子世人傳爲笑柄

徐妃

元帝徐妃故無寵妃亦不專親帝帝眇一目妃知帝至必爲半面粧以竢之帝見即大怒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入房每吐其衣與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又通於帝左右季江季江每歎曰栢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閒賀徽有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爲詩書白角枕相贈答太清中帝遇令自殺制金樓子述其淫行



陳沈皇后

后性端靜有識量工書翰後主遇后甚薄獨寵張貴妃后處之澹然身無綺繡之飾惟尋閱圖史及釋典嘗遇歲旱自暴庭中口誦佛經而時雨立應後主荒淫后嘗上書切諫幾被廢及隋兵入後主倉惶投井而后與太子深獨端坐不動焉

張貴妃

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后上幸之嘗於光昭殿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壁帶欄楯之屬皆以沈檀諸香爲之又飾以金玉珠翠內施寶牀寶帳其微風飄拂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而居貴妃於結綺龔孔二貴嬪則居望仙貴妃姿豔獨絕盻睞嫣視光映左右每於閣上靚粧憑欄臨檻遙望之飄飄若神仙也

宋宗室

長沙王述

述性肅穆從子侯疾危父母對之泣述往候之顧左右取酒肉進侯或問故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



嘗新有緦慘或詣之問其安否述曰惟有愁惛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爲憂也

臨川王義慶

義慶雅嗜文引名士何長瑜鮑照等爲佐吏照有詩才始未見知慨然曰千載上英才奇士湮沒不聞者可數哉大丈夫豈可終日碌碌使蘭艾莫辨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遂被知賞文帝好文自謂人莫能及照爲中書舍人悟其旨每製詩文多作鄙言累詰不知者謂照才盡而照不自明也照字明遠

彭城王義康

義康字車子才敏而不學袁淑嘗詣康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衮之年義康曰吾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康又曰吾不識君無為作才語侍文帝自以兄弟至親不復存形跡多所專決[illegible]讒搆眾[illegible]遂出鎮豫章沙門慧琳往視康問曰弟子猶有還理不琳公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已又徙安成[illegible]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卷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宜也卒賜死

衡陽王義季

義季嘗大蒐於鄴有野老帶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



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夫恐非勸農之義義季止馬曰此賢者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國人皆享王賜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元凶劭 濬

劭文帝太子也帝晚年劭與弟濬謀弒帝至五指俱落併殺潘妃剖其心觀邪正妃即濬母也孝武起義武勸出保石頭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者俟諸侯勤王耳我守此誰見救惟當力戰決之未幾與濬俱被執濬猶問江夏王義恭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恨晚又曰故當不死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效不恭應曰此未可量遂於馬上斬首虎頭濬小字也初劭殺潘妃佯謂濬曰不意淑妃竟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蓋弒父弒母劭濬一轍云

建平王景素 昶附

景素好文多蓄書有蚤譽而竟以得人心致謗憂懼日積嘗獨處幽臺有鵲集承塵飛鳴相逐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風煙之上止則隱長林之下饑



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其慮豈不樂哉已卒見殺

時義陽王昶亦以嫌忌奔魏惟携一妾自隨在道慷慨為斷句曰白雲滿鄣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因把姬手南向痛哭每逢節候遙拜其母悲感欲絕明帝哀之名其二子長思遠次懷遠

宋臣

劉穆之

武帝裕既以建義策勳王謐薨帝次應入輔而劉毅等忌之乃議謝混為揚州孟昶領內事而補帝於丹

徒穆之密白帝曰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建大義一
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楊州
根本地豈容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他授便
應受制於人矣權柄一失無由可復得公功高望重
便宜入朝公一至彼必不敢越公而更授餘人矣帝
從其言宋業實定於此
穆之委心事帝凡所聞見細大必白又多延賓客以
廣耳目故朝野同異皆悉知之帝素拙書穆之曰此
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謝不能穆之
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不妨徑尺既足有所包容



其勢亦偉帝從之自是關防無漏
穆之始徵召尚無袴至壞布裳為袴以入帝見謂曰
吾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若能堪否對曰無見踰
者即署主簿自是每食必方丈具十人饌食必十人
以此為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寒贍生多缺叨竊
以來雖念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度此外別無
一毫負公已穆之卒帝哭之慟每謂人曰穆之死後
人輕易我
穆之少家貧恒往妻兄家乞食頗見辱其妻江氏有
志識戒勿往穆之猶復往一日食畢求檳榔江兄弟

戲之曰檳榔消食卿常飢何復須此妻聞截髮治具
為兄弟餉穆之自此不復對穆之梳沐及穆之貴將
召江兄弟妻為泣謝穆之曰吾豈匿怨幸勿憂至則
飲之醉仍勑廚人以金柈貯檳榔進之一斛
穆之孫瑀字茂林性簡傲嘗為御史中丞朝士畏其
筆舌何偃為吏部尚書瑀求侍中不得遂同從郊祀
偃車在前瑀從後躍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
牛駿馭精因曰君馬何遲瑀曰騏驥羅於羈絆偃曰
何不著鞭答曰一感當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耶
嘗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嘗出安能長居



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怏怏過江陵與顏竣書曰朱
脩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
目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
輕漢耳卒坐免

傅亮

亮字季友郗超常造其父瑗瑗出二子迪亮見超謂
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兄然保家終在大兒
武帝自關中還壽陽有受禪意而難於言因宴集從
容言曰桓玄篡逆晉鼎已移我首倡大義興復皇室
今年已衰暮欲歸老京師群臣莫解其意惟盛稱功

德亮悟旨輒於暮夜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亦
知意無他言直云須幾人隨亮曰數十人足矣乃出
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乃今始驗亮至
京師徵帝入輔未幾受禪

亮既與徐羨之謝晦共謀廢立迎文帝於江陵文帝
入問廬陵及少帝本末悲慟嗚咽哀動左右亮時流
汗霑背徐羨之私問亮曰帝可方誰七亮曰晉文景
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未幾詔賜
死亮在少帝朝直宿禁中嘗賭夜蛾赴燭為作感物
賦江陵道中又作詩三首皆有悔懼之辭亦自知傾
覆而求退無繇也



檀道濟

道濟竭力絕人有將畧文帝使征謝晦因策之道濟
曰臣昔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殆難與敵然未嘗
孤軍決戰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可不
戰擒也及至晦果自潰後從到彥之伐魏三十餘戰
皆捷時軍食不繼降卒有告魏者道濟唱籌量沙覆
少米給之魏為斬告者因得全師還會帝病義康怖
其威名竟矯詔賜死道濟之見收也忿甚目光如炬
引酒至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
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有飲馬長
江之志未幾南侵兵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北望歎
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王鎮惡

武帝北伐鎮惡領前鋒師次潼關謀襲長安鎮惡乃
獨率水軍自河入渭泝流而進直抵渭橋北土素無
舟檝莫不驚以為神也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
船登岸渭水流急船悉逐流去鎮惡顧士卒謂曰此
是長安城北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逐流去有如
不力戰生還寧有覬乎於是身先士卒直前競奮無



不一當百遂陷長安迎武帝於灞上帝勞之曰成吾
霸業者卿也

關中既定鎮惡收子女玉帛甚盛帝以功大置之時
有白鎮惡異志者帝陰使人覘之見其方剔取飾輦
金銀而棄輦於垣側乃稍安帝將東歸留子義真鎮
長安命鎮惡與沈田子王脩諸人為輔時田子方與
鎮惡爭功帝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為衛瓘
等在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有卿等十餘人何懼鎮
惡於是帝發未幾而田子遂襲殺鎮惡王脩因殺田子

朱齡石

帝將西征譙縱從齡石益州刺史與密謀曰劉敬宣
往出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必從外水往而出不
意或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重兵涪城以備內道今若
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而以疑兵
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獨慮此聲先馳賊境賊得蚤
爲地耳因別作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既至
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從中水取
廣漢而以羸卒乘高艦由內水向黃武時譙縱果嚴
兵內水以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譙詵夾水爲陣齡
石如前計攻之尋斬縱



朱脩之

脩之嘗從到彥之北伐被圍滑臺陷入魏魏重之妻
以宗室女脩之無留意妻疑之每流涕謂曰君何不
告我以實義不相負脩之深德之卒不告也已從太
武伐馮弘乃乘間泛海抵東萊陳情孝武因復除荊
州刺史脩之力砥清節百城眂遺一無所受去鎮日
計燈油鹽米費六十萬悉以私錢償之然刻核少恩
其姊飢寒絕不顧姊爲設菜羹粗飯以激之脩之曰
此是貧家好食爲飽餐而去

王玄謨 附瞻 邈

玄謨氣槩高亮而行不逮言元嘉中嘗陳北伐之策
上謂殷景仁曰觀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及
從蕭斌攻滑臺圍城二百日不能克魏救至潰而走
斌將斬之以夢誦觀世音千徧沈慶之力救得免時
流矢中其臂江夏王義恭遺之書曰聞因敗爲戍臂
上金創將非金印之徵耶人士傳笑之

瞻字明遠玄謨孫負氣傲物先爲參軍嘗詣劉彥節
直登榻謂曰君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惟余二
人彥節雖酬之而意不悅齊蕭嶷少與瞻友瞻嘗詣
嶷高論會蕭賾正寢牀上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
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兒稍賢愚何如殷鐵



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兒耶賾笑呼嶷曰努王汝兄
愚邪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賾銜
之賾齊武帝也

房叔安者王玄邈長史也蕭道成有異謀密使魏書
結玄邈邈惑之叔安進曰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
不忘義使然也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
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願隨將
軍也邈意乃定即遣叔安入都發道成謀道成執之
塗求表叔安答曰寡君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表所

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或勸毅之道成曰
彼各爲主無責也邀謨從弟

劉伯龍

伯龍少家貧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而
貧益甚一日在家慨然召左右商什一之方忽見一
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乃歎曰貧固有命耶乃復爲
鬼笑也遂止

胡藩

初劉毅當之荊州道建鄴省墓去都數十里不入朝
武帝出倪塘會之藩時參帝軍請帝殺毅曰公謂劉



衛軍信爲公下耶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
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非公至涉獵記傳一談一
咏自許雄豪縉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此毅不肯爲
公下也帝曰其過未彰且止及帝西伐謂藩曰從卿
倪塘言當無今舉

蕭思話 蕭惠開

思話十歲時猶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後乃折
節工隸書善彈琴騎射遂有令譽文帝命爲平西長
史賜弓琴手敕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
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良器宜在盡用之處丈
人眞無所與讓也嘗從帝登鍾山北嶺道有磐石清
泉上命於石上彈琴因手銀鍾賜之酒謂曰相賞有
松石間意

思話子惠開有風氣披照僧素意趣與人多不同或
比有三年不共語丁父艱爲父起四佛寺南岡下名
禪岡寺曲阿舊鄉名禪鄉寺京口墓亭名禪亭寺所
封陽縣名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兄弟甚多若
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卑恥寺
既立自宜悉供僧衆耳

惠開嘗爲益州刺史頗任嚴酷蜀人號爲臥虎因激



變生亂已討平之及見帝乃曰非臣不亂非臣不平
所在頗恣漁獵以貪橫著然亦輕棄之參軍劉希微
者負蜀人責百萬及罷歸爲責主所制不得發惠開
輒出廐馬六十疋代之償而微與開非甚暱也其自
蜀還貲可二十萬悉散道俗無所恡

惠開頗以負氣摧屈除少府給事中鬱抑不得志曰
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就中耶所往
齋前觸植花卉甚麗令悉剗去之而別種白楊每謂
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天也尋發病
嘔血吐物如肝肺者而卒

臧質

元嘉中魏太武帝親率大衆攻盱眙質時爲城守魏遣使求酒質乃封溲便數十甖與之太武大怒爲築長圍質遺之書云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今師行未遠爾乃送死豈容復令爾享有桑乾哉爾識力能勝苻堅耶太武怒甚爲作鐵牀施鐵鑱其上云城破當坐質此上質乃寫臺格購太武頭以答之魏以鉤車鉤垣樓質令以木桶盛人夜縣出城外截鉤獲之明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頹落不過數斗至殺傷萬計圍三旬卒不能拔魏乃解圍去



謝晦

晦字宣明美風姿善談笑時人以方楊德祖微不及晦猶以爲恨也武帝奇賞之帝嘗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咸陽淪沒帝復議北伐登城北望爲之慨然命羣臣誦詩晦爲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帝歔欷流涕議遂寢時謝琨風華爲江左第一與晦俱在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少帝既廢晦出督荊州時文帝將戡羨晦慮不成行及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元嘉三年帝遣檀道濟致討晦表自陳不見白乃率衆二萬列江津爲拒旌旗相照歎曰恨不以此爲勤王之師已敗誅臨刑其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被髮徒跣赴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藉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爲之隕涕

謝瞻

瞻字宣遠六歲能作紫石英讚長負盛名嘗爲喜霽詩靈運寫之琨咏之王弘以爲三絕弟晦自彭城還賓客湊集瞻見之驚謂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爲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晦立佐命功瞻愈懼晦嘗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人說之爲戲笑蓋絕其言也

瞻文章之美與叔琨從靈運齊名靈運父瑍才拙早夭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加裁抑未得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一日瞻與晦及弘微等共游戲琨乃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自是雖黃稍衰

按瑍仕秘書郎

謝濟

澹字景恒任俠不營當世與名士范泰爲雲霞交嘗侍武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執法欲按之帝以爲方外士不問然意不悅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人須軟媚者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從叔瞻鎮荆州詣澹別有矜色澹故問曰爾今年幾何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瞻慚

謝孺子

孺子景仁孫少與族兄莊齊名精聲律車騎將軍王或孺子姑子也嘗宴桐臺孺子吹笙或自起舞既而



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孫微亦有高韻嘗奉詔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而微以二刻便就詞甚美

謝惠連

惠連方明子族兄靈運每云吾有篇章但對惠連輒得佳句一日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其夜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句大以爲工云此有神助非吾語也元嘉中嘗爲雪賦見奇靈運讀其新篇每曰張華重生豈復能易

謝靈運

靈運晉車騎玄孫也文章與顏延之齊名爲江左第一而縱橫俊發過之每一詩出無論識不識莫不競寫信宿間名動都下尤精書每爲文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並文章相賞號四友惠連有逸才而不爲父方明所知時長瑜亦在惠連所靈運一日造方明謂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竟載之去

靈運好奇標異所御輿服多別立新製世咸宗之以



爲謝康樂式也自負才地當參權要而朝廷每以文士遇之意鬱憤遂放情山水鑿山浚湖登攀陟嶺不憚幽險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駭爲山賊已知靈運乃安因贈琇詩有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之句

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銜之又與王弘之諸人燕飲千秋亭倮身大呼顗不堪遣人相論靈運大怒曰吾自大呼何預

癡人事頭不勝忿遂表其有異志文帝知其誣不罪
也已改臨川内史游放不異永嘉遂爲有司所糾司
徒遣使收之靈運乃興兵自固爲詩曰韓亡子房奮
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使者執送廷
尉上猶原之徙廣州後竟棄市

謝弘微

弘微家本貧素而所嗣父混甚豐然絕無所預惟受
騊書數千卷混風格高峻寡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
曜等爲藝文遊賞以所居烏衣巷故世謂烏衣游雖
高流時譽莫敢造門也混於羣從中獨器弘微號曰



微子嘗言諸子才情雖贍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
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又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
無檢曜仗才而操不篤晦自知而善不廣設復功濟
三才終當以此爲恨至於微子吾無間然通遠曜客
兒靈運皆小名也
混本世宰相一門兩封田園萬頃跨會稽吳興琅邪
間而止二女弘微綜理其家即一錢尺帛無私入混
長女適殷叡叡素好樗蒲弘微所不取叡恣取之至
併奪妻妹所應得者内人悉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競
弘微舅劉湛嘗謂曰天下事亦應有裁檢卿一切不

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曰以謝氏世貲充殷
君一朝戲責亦何異棄物江海以爲廉弘微曰親戚
爭財於事甚鄙内人尚能無言吾何可導之使爭且
身死後尚能見關否及卒文帝爲之歎息曰謝弘微
年踰四十而名位不盡其才此朕責也

謝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文帝見而奇之門監田生玉
豈虛也帝嘗命羣臣作赤鸚鵡賦時袁淑文名藉甚
藏疏以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遂
匿其賦不出孝武嘗問顏延之謝希逸月賦何如答



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語
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
長不歸帝拊掌大笑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魯爽
後爽叛帝偶因宴問及劍所在答曰昔與魯爽別竊
借爲陛下杜郵之賜矣時爽叛故云人多其敏辯
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作誄有贊軌堯門之句廢
帝時在東宮見而銜之及即位遣人詰莊曰堯門竟
如何爾時作誄亦知有東宮不將誅之時孫奉伯從
傍進曰然是人之所同正復一往之苦不足爲困莊
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嘗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

晚也帝曰卿言有理遂繫之明帝立始得出莊五子颺朏顥從瀹並以風月山水景命名云所著文四百餘篇行世

謝朏

孝武遊姑孰朏時從父行奉詔作洞井讚即席立奏時裁十齡帝以爲奇童明帝嘗物朏與超宗從風莊門入蓋風莊二人父名戲之也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超而入朏曰君使臣以禮遂逡巡不入時人兩稱之

蕭道成謀受禪與朏語及魏晉間事謂石苞不早勸晉文王死方慟哭豈爲知幾朏曰昔不勸魏武即帝



者魏武曰吾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令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已竟禪

齊受禪日朏正當直侍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有侍中徑引枕臥傳詔懼使稱疾朏曰吾無疾何所道徑朝服還第王儉代之或請誅朏道成曰誅之則成其名正應置度外耳

永明中朏爲義興太守一切雜事俱不省曰吾但能作太守不能作主者吏弟瀹時爲吏部朏致酒數斛遺書曰但力飲此勿豫人事蓋避事也自建武歷梁受禪累徵大官並不屈已爲何徹所紿詣闕自陳武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拜司徒仍辭脚疾不堪拜角巾謝雲龍門而已先爲吳興以雞卵賦人人癡之子諼爲東陽內史以廉著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犬子謐門無雜賓惟時時獨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並能世其家聲

謝瀹

瀹自兒童時嘗與劉悛對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涵千日悛慙



鬱林之廢明帝兵入殿左右驚報瀹瀹方對客圍棋每下子輒云當有意竟局還臥絕不問外事蕭諶兵臨之瀹曰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時王晏爲帝佐命得班劒二十瀹謂曰吾家太傅裁得六十若何頓得許晏憚之兄朏初之吳興瀹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惟宜飲酒以是居建武朝長酣不省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

讀南史

唐隴西李延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王弘

弘字休元晉丞相導曾孫也爲宋佐命自初鎮選及當朝凡榮爵加人必阿貴而譴辱之若霽色相接語笑懽忻則事必不諧矣人問故答曰既加恩王爵而吾復撫勞便是與主分功若既無以爲惠而又不微借詞色是府怨之道亦鄙薄所不任也弘少嘗摴蒲



公城子野舍及後秉政有人就弘求縣者此人亦頗以摴蒲著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

王僧達

元凶弑逆孝武起義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或問所以慶之曰昔虜馬飲江王出赴難僧達時在先帝前議論慷慨以此卜之未幾達果至孝武即位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嘗答詔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朞歲五遷而不意得時吳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輒率衆劫之得沙門竺法瑤數百萬

僧達少時雖陳書滿席亦好鷹犬與閭里年少相馳逐及罷太常何尚之嘗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謂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游獵僧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路瓊之者太后兄孫也嘗盛輿服詣達會達將出獵而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直謂曰吾昔門下騶路慶之者是君何親瓊之狼狽出遂焚其所坐牀慶之太后兄也瓊之以白太后大怒涕泣語帝帝曰僧達貴公子無故詣其門辱乃宜耳太后曰吾終不與達俱生未幾以事論殺僧達



弘孫也

王融 復附

融嘗詣從父僧祐遇沈昭畧昭畧屢眄融謂祐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陽谷照曜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君長東隅所謂方以類聚居然應嗜此自恃人地三十內望公輔及爲中書郎撫案歎曰爲爾寂寂使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塡塞乃搥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其躁競如此後以謀奉竟陵王子良賜死時太學生魏準賞王融

謙融誅準懼而死舉體盡青時人謂其膽破族于徵
遠

徵字景玄少嗜學無宦情所居山屋一間尋書玩古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積塵埃惟坐處獨淨弟僧謙病徵爲躬調藥餌而誤失度竟不起徵痛恨爲作書告靈後四旬而徵亦病遺令以所常彈琴置牀上侯何偃來即以與之亦卒徵兄遠人謂遠如屏風能屈曲從俗而可蔽風雨不乖理物也其族于籍詠若邪溪詩有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句劉孺爲之擊節



王僧綽

僧綽深沈有局度自嫌早達每執謙退而能策大事元凶劭逆萌始露僧綽即密啓之時文帝與江湛徐湛之謀所立意各有主久之不定僧綽曰建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後人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謂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耶綽曰吾正恨君不直及劭弑行湛聞變曰恨不用王僧綽言綽曇首子

王藻

宋世諸主皆極嚴妬藻尚臨川公主主譖之下獄死明帝痛恨之令近臣虞通作妬婦記會江湛孫斆當尚臨海公主上乃使人爲斆作讓婚表略云自晉世以來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才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眞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避嗣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乏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蠓叟殷沖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祟嚴吞悲茹氣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



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闚門之期抽席廢筵絕接對之禮非惟交游離異乃亦兄弟疏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苛尼媼競前相諂以急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敝垢故衣必責頭領又或進不獲前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書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禮有列媵象有貫魚而令必義絕傍私虔恭

正匹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詞輒云輕易我雖云寃愬有甚王憲如王藻雖復強佷頗經學涉戲笑之愆遂為寃魂褚曖憂憤用致夭絕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臣幸逢聖明可得自盡非惟止陳一己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若使披請不申恩詔難降便當刑膚剪髮投山竄海云云 表上帝以徧示諸主并為戲笑自是妬主為之稍沮

王琨 惠附

琨在孝武世嘗為廣州刺史廣故饒沃官其地者多致巨富相傳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獨無所取及罷任還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對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是帝嘉其不欺及順帝禪齊百官陪列琨攀帝輪慟哭曰人以壽為懽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頻見此事將百官見之皆為雨淚族子惠

惠字令明寡交游無雜事嘗與謝靈運遇靈運談鋒訊發而惠特然後言詞約旨遠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則如萬頃陂劉懷敬之會稽送者傾都惠亦詣別還頗從弟球球問何所見惠答曰他無所見惟覺逢人耳惠兄鑒頗好積貴



惠嘗謂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應曰亦復何用食為

王景文 絢附

景文少有高名託意簡遠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文帝嘗垂綸天泉池良久不獲景文進曰當是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后以貴戚為明帝所猜帝疾篤遣藥酒賜死勑曰朕不謂卿有罪然不能獨死勑至景文正與客棊既叩函復置局下神色怡然仍與客爭劫竟斂子內奩徐謂客曰奉勑見賜以死因出勑示客客憤欲覆其酒景文曰為我百口計乃墨啟答勑併謝贈詔顧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徐仰飲之遂絕

景文知明帝猜嫌先亦固求解職帝答詔云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昔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而權傾人主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若不知有粲居貴要者當如粲當有致憂兢不有心於避患不如無心於任運也千仞之木恒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故晉將畢萬七戰而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以此而推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云云 其說甚辯然竟殺景文

景文子絢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
尚之戲謂曰耶耶乎文哉絢以犯父名應聲答曰尊
可道草翁之風必偃尚之外祖名偃易名也及長位
祕書丞先景文卒

王裕之

裕之字敬弘以字行性恬靜不解世務元嘉初爲尚
書僕射帝嘗問以獄事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
故不以訊牒進僕射敬弘曰訊牒臣已見讀之正自
不解帝爲決笑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求爲奉
朝請遺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



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帝嘉之
敬弘妻弟桓玄嘗自荆州遣使邀其大婦已至巴郡
敬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爲桓氏贅壻
徑遣妻往而已浪游山水以歸諸兒孫歲不過一二
見亦未嘗課督學問各隨所欲或問之答曰丹朱不
聞之教商越不聞被捶

王弘之

弘之字方平嗜山水無宦情自義熙迄元嘉徵辟屢
至俱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喜釣
常垂綸上虞江之三石頭經過者不識或問漁師魚
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暮收綸返經親
故門爲各置魚一兩頭於門內而去謝靈運嘗謂廬
陵王云會境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王弘之拂
衣歸耕孔淳之隱約窮岫阮萬齡辭事就閑既遠同
羲唐亦激貪厲競[illegible]造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
盛美也

王韶之

韶之家貧嗜學嘗絕糧三日而不輟卷家人謂之曰
窮如此何不耕韶之答曰我常自耕耳時王准之亦
以學業著曾祖彪之祖臨之父訥之並博聞強識練



習朝典家世相傳集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號王氏
青箱學

袁淑

淑文彩遒豔才辯縱橫嘗爲彭城王義康祭酒而不
見知從兄湛欲招之亦不屑爲賦詩云種蘭忌當門
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元嘉晚年爲
吏部侍郎時大舉北伐淑從進曰便當席捲趙魏檢
玉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此盛德事吾何足
以當之
淑嘗爲始興王濬長史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

淑答曰朝廷遣淑欲以光公府望耳濬嘗餉錢三萬素一宿而復遣追取謂使人佯謬蓋以戲淑也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七年之中一予一奪義士猶非之況還齎旬日何哀益之急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窺大國之政矣

袁粲

粲字景倩性方嚴大明中嘗與宴東宮與顏師伯等相酬勸師伯應之稍後粲毅然曰吾不能與佞人周旋廢帝嘗傑之迫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其作妙德先生傳云先生風多疾性



疎嬾無所營尚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聲迹晦心用廓門常掩三徑蕪通彷楊子之寂寞希嚴叟之沈冥蓋以自況也

明帝時粲領丹陽家居負郭嘗獨步林野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饒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便與語笑粲不見其有異俄而騶從並至方知是袁尹又嘗步遊白楊郊野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此人謂被知顧明日到門求謁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作伴耳竟不復出接嘗作詩云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

蕭道成將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恥事二姓與宗室劉彥節深相結謀起義道成覺遣戴僧靜攻之粲知事不濟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難支大厦徒以名義不能汝汝耳僧靜舉刃最抱父大叫乞先死時兵士人人墮淚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舉筆作啓云臣謹奉大宋矢無二心今便歸魂墳隴永就丘山投筆遂遇害

粲既遇害有幼兒方數歲乳母携之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



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滅門也兒竟死兒存時故嘗騎一大羝狗戲狄後年餘忽有狗走入靈慶家遇靈慶於庭即嚙殺之併嚙殺其妻乃即袁郎向所騎狗也

孔靖 靈符 琇之附

靖子靈符家資巨萬嘗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其孫琇之有吏才爲吳令有十歲兒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按罪或解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一縣震肅後爲臨海太守清約特異還時獻帝乾薑二十斤

孔覬

覬字思遠骨鯁有風力居恒貧罄豐約不以關懷與吳郡顧覬之竝推清素覬第道存從弟徽嘗請假東還載輜重十餘船皆綿絹物覬見爲僞喜曰我比乏得此甚有用因命搬至岸側既乃正色謂曰汝輩忝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燒盡去之後爲御史中丞日蓬首緩帶而風貌清嚴三吳豪右莫不重跡（氣屏）

褚彥回（賁附）

彥回名淵幼有清譽元嘉末魏寇逼瓜步百姓咸負擔立彥回父湛之時爲丹陽尹使子弟竝著芒屩於



齋前習行或譏之答曰安不忘危也彥回時十齡許甚有慚色景和中仕吏部郎山陰公主淫恣窺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宿西上閤十日公主夜就之備遍迫彥回屹立從夕至曉卒不亂主謂曰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彥回嘗聚袁粲所値初秋涼夕風月甚美爲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神情諧暢時王彧謝莊在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然陰歸款蕭道成粲嘗謂之曰國家所仗惟公與粲耳願各自勉毋使竹帛笑人粲又嘗謂人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忘宋必此人也及道成謀禪竟爲推戴之首

彥回長子賁以父二宋終身憾之堅棲退之志入齊稱疾不出讓爵居墓下會疾篤其子蓁載歸及病間知非故處大怒遂併內外閤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謝瀹往候排閤不可開爲槌破入見曰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賁曰吾少無人間心何身名之可慕但願歸全舊隴而兒輩未達余趣是所恨耳賁居墓上時會王儉喪爲騎水牛赴弔入哭盡哀返而家人猶未知

褚炤（澄附）



炤字彥宣以世爲宋臣誼不仕齊其從弟彥回爲齊佐命一日見彥回子賁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有是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弟澄

澄字彥道精醫術嘗爲吳郡太守民李道念以事見澄謂曰汝病且重答曰然爲診脈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耳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

服餌吐得物升許涎裹之動開看乃鷄雛也羽翅足
足潑曰未也更一服又吐得十三頭而病乃愈當世
神之

蔡廓

廓字子度仕武帝爲御史中丞以剛直見憚加吏部
尚書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
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當盡委蔡此
上故宜並參異同廓曰吾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干
木羨之小字也卒不拜

亮等既廢少帝將害之廓聞謂曰營陽一旦不幸卿



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可得耶亮不聽已謝晦
之荆州因别廓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
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
以之北面以右推令恐自免爲難未幾言驗

蔡興宗

興宗字興宗强正挺立人不能撓竟陵王誕謀逆事
既平孝武御宣揚門勑左右文武呼萬歲賀興宗時
陪輦獨默然帝顧曰卿獨不賀何也興宗正色對曰
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皆呼萬歲帝亦默然
時有軍將軍王道隆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

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命坐先是元嘉初中書舍人秋
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
宗爲文帝所寵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
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
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
便無如此何至興宗復爾

何尚之

尚之字彥德元嘉中尚之以尚書令致仕方山作退
居賦以明所守未幾而復出大明初歷開府儀同時
沈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



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能去而復還也尚
之色愧

尚之嘗以吏部侍郎休假定省傾朝送別及至父叔
度謂曰聞頃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
度笑曰此送吏部耶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作豫章
歸有餞別者傾朝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
至親舊無復相窺者汝識之士論甚高叔度

尚之與顏延之少相狎並短小尚之目延之爲猨延
之亦目尚之爲猴一日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
曰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而笑路

人曰彼似猴耳如君乃眞猴尚之大笑

何昌寓

昌寓字儼望風流藉甚所交必當世淸名仕宋爲臨海王昭秀長史明帝欲殺昭秀使裴叔業往密勑昌寓昌寓拒之曰臨海未有失德寧得從單詔行事吾當自有啓聞叔業曰拒詔恐非佳事昌寓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叔業不敢逼昭秀乃得免後爲吏部尚書嘗有一人求官姓閔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以團扇掩口笑曰遥遥華胄

張暢



暢字少微有才辯嘗爲南譙王義宣長史義宣謀逆暢以計得脫適孝武宴朝士何偃因醉言曰張暢依是奇才同義宣作賊而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初元凶行弒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卿交共洗黃閤彼暢譏之也暢弟敖有詳婉之致每與人別必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效之

范曄

曄字蔚宗工文能書長不滿七尺而肥黑禿眉鬢善彈琵琶能爲新聲元嘉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若爲不曉也者一日與宴上歡甚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絃亦止嘗集諸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屬仲榮厚之際未嘗不三致意也以仕不滿志居恒怏怏爲孔熙先所窺竟以逆謀敗熙先素有縱橫才尤精星歷知文帝必有骨肉禍而江州應出天子陰謀奉彭城王義康遂因曄甥謝綜以結曄初微言動曄曄不爲動乃說曰丈人若謂朝廷相遇厚者何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耶人作犬豕相待而猶欲爲死與蓄曄素有閨庭譏故門胄雖華而國姻不及熙先蓄發其私以激之也曄意乃



決

熙先等謀爲徐湛之所發詔下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詞氣不撓上奇其才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賢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猶於獄中上書陳謝併誠上必有骨肉相殘之禍曄時於獄中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陽側雖無稽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生存子謂湛之也

曄在獄中上有白團扇甚佳付曄令書佳句曄書之

中云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爲悽然
曅本詔入獄卽死而獄忽緩二旬便希長繫熙先笑
之曰昔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謂一世之雄何
怖死乃爾設令今日賜卿性命人臣圖主亦復何顏
可生及詣市曅最前顧謂綜曰今第當以位邪綜曰
賊帥當先耳及至市曅食復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
事强飯已家人悉至監司問曰須見不綜曰別不別
亦何所在徒亂人意曅時獨與母妹妻妾別悲泣流
連綜謂曰舅殊不似夏侯色是時獨綜母不出視曅
語綜曰妹今不來勝人多矣尋伏誅



初何尙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事發帝
詰尙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熙先死後又謂尙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而翳迹仕
流豈非特匠失乎尙之曰臣昔待罪選曹誠無以濯
汙揚淸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鵷鳳之有文彩俟時而
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蘊文采自棄
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已者何
嘗不遺恨於後哉

曅在獄中與諸友生宗屬書畧曰吾所通處皆自得
之胸懷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旨必見以
文傳意則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古今文
人多不了此吾既造後漢書轉得統緒班氏最有高
名然任情無例惟志可推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
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至循吏以下及六夷諸敘
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
秦篇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諸贊自是吾文傑
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自有賞音自古體大
而思精未有此也吾於音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
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來亦嘗以授人而未見一
人似我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



竟不成就每愧此名曅自敘並實故存之

徐廣 附郄紹

廣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徧所撰有晉
紀四十二卷時高平郄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
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須此
延譽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耳我寒士無
聞願以爲惠紹不與書成法紹詣盛遇盛不在竊
書去紹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鄭鮮之

鮮之字道子武帝少不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

有談論人皆依違鮮之獨與抗難未嘗寬假理之所
屈必須帝詞窮然後置之帝時或慙恧變色而終感
其輸情時人謂爲格佞然性通率亦爲帝所狎帝嘗
宴內殿朝貴畢集獨不召鮮之謂群臣曰鮮之必
當自來俄而外啓鄭尚書啓事帝大笑引入

裴昭明

昭明在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及罷任刺史王蘊之
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
我不愛也昭明曰身忝郡佐不能光益公府豈以鴻
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武帝嘗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



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擬者昭明嘗言
人生一身以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
能自立又何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生產

荀昶

昶字茂祖昶子萬秋字元寶元嘉中父子並以文學
顯昶一日見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琳
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爲若先見
而答貧道奴皆能爲昶曰將不傷道德耶琳答曰大
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竟不看

何承天

承天剡人也元嘉中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
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莫能辨承天曰此是
亡新威斗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
時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邯墓也俄啓冢內又
得一斗別有石銘云大司徒甄邯之墓

承天嗜古博物文帝每有疑議必訪之信命相望於
道性褊促不耐煩嘗對使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帝知
之每應遣必先戒曰善候伺顏色如其不悅毋多陳
其見憚重如此

顏延之



延之字延年文章冠絕當世徐羨之擅政疑延之爲
同異出任始安太守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
斥守始平郡卿今又爲始安可謂二始殷景仁聞之
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行道經汨潭爲弔
屈原文以敘意焉

羨之等既誅徵入中書侍郎巳忤劉湛復出守永嘉
延之怨憤作五詠以述竹林諸賢皆自況也其詠康
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籍云物故不可論塗
窮能無慟詠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伶云
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湛聞大怒

延之性嗜酒嘗日了不營騎但於酒店裸袒挽歌文帝遣傳詔召之每不得見他日醉醒乃入對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者延之與焉吏送札至延之正醉投之地曰吾未能事生焉能事死沙門慧琳以才學見賞帝每引之共榻延之一日乘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應使刑餘居之上默然

延之四子帝嘗問諸子孰優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臣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延之有愛姬姬憑寵嘗蕩延之墜牀致



死竣殺之延之痛惜每上靈牀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

何尚之一日在直延之醉詣之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既出尚之顧左右曰此人大可畏竣為孝武參軍義師入討檄狀元凶竣筆也元凶召延之示以檄延之曰此是竣筆問何以知曰竣筆體臣何得不識元凶曰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顧陛下乃得釋

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詞藻擅名而遲速縣絕嘗奉詔擬樂府北上篇延之援筆立成靈運久之始就延之嘗問鮑照吾與靈運孰優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天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曰惠休作委巷中歌謠耳是時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陸謂陸機也

劉湛

湛自負才氣慕汲黯崔琰之為人名其長子曰黯字長孺次子曰琰字季珪先從義恭於江陵文帝徵入朝與殷景仁同輔政遂專恣無忌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帝稍嫌之嘗謂左右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恒看日早晚



惟恐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惟恐其不去湛小字斑虎未幾湛被禍

江智深

智深與沈懷文交善懷文每言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詞釆清贍孝武特遇之每從遊宴見傳詔馳來知必呼已深以為恥慙恧每徵於色上既酣恒使群臣自相嘲訐以為懽笑智深恒若不會旨者上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後以忤愛妾僧安智深父

沈慶之

慶之有將略而年四十未知名檀道濟識之爲言於文帝自是漸以能見河北諸山蠻畏之號爲蒼頭公以常著狐皮帽也帝議北伐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返今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王師帝不聽使徐湛江湛難之慶之曰爲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今欲伐國而乃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軍行果無功

元凶劭弒逆孝武起義出次五洲驃主簿顏竣馳入見曰劭已據有天府而四方尚未知義兵之發脣齒



不相應危道也慶之厲聲曰今方舉義而使黃頭小兒皆得參預禍至矣宜斬以殉孝武遂定策慶之謂竣曰君但主筆札他勿有所預旬日疾下遂斬元凶時以爲神兵

竟陵王誕反廣陵慶之往討誕遣客劍王環刀因說之不爲動兵臨城誕登樓謂曰君白首之年何復來此慶之答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煩少壯故使白首老人來耳遂悉攻具身先督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爲奏上慶之曰我奉命討賊不爲汝上表尋斬誕

慶之宅在清明門外甚宏麗乃別築園裴湖一夜盡攜其子孫戚屬徙居焉而以其宅還官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矣僮奴千許妓妾數十優游其間歡愉極意每朝會從騎不過三五郊行或盡屏從人遇者不知爲三公也廢帝嘗賜以三望車慶之曰吾居恒出遊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乘此車將安之固謝去

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列杖鳴笳騶從盈道會慶之在田間止從一奴既見悄然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多矣諸君炫此欲



何爲乎二人爲改容時鄉里老舊有素輕慶之者來見皆膝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耳烏用此然卒以直諫忤旨賜死

沈攸之（遵考程闡之附）

攸之字仲達慶之仲子元嘉中嘗求補白丁隊主劉遵考以形陋黜之攸之歎曰昔孟嘗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乃取肥大哉已隨慶之征討累績封貞陽公時遵考在御前攸之謂曰形陋人定何如帝問故攸之以實奏帝爲大笑攸之晚好讀書史漢事多所記憶每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遜榮攸之司馬也攸之敗榮被執見張敬兒敬兒曰
遜公何爲同人作賊榮曰沈荊州舉義兵匡社稷
是宋世忠臣何可謂賊吾本不惭生何須見問敬兒
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欣然去時程邕之者抱持榮謂
敬兒曰君入人國不問仁聲而先殺義士三楚之人
寧蹈江漢死豈肯與將軍同日生也敬兒曰死何難
何不許乃先殺邕之而後殺榮時以比臧洪陳容云

宗慤

慤字元幹幼時叔父少文令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
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便當破我門戶兄泌



娶妻始入門劫夜乘之慤時年十四挺身出拒劫十
許皆進散不得入後從軍伐林邑以計破其象陣獲
珍貨無豫而慤絕無取行李蕭然累功監督五州軍
事先是富人庾業者素豪奢嘗與慤對食自列方丈
而爲慤別設粟飯菜俎謂客曰宗卑啖粗食慤致飽
而去及是業爲慤長史慤厚遇之

劉休

明帝甚惡妬婦休妻王氏妬帝聞之爲賜休妾勑與
王氏二十杖仍令於宅後賣皂莢掃箒以辱之時尚
書右丞劵彥遠者以善棊親於帝而婦妬傷其面帝
見詰知之謂曰吾爲卿斷此患何如彥遠應爾爾其
夕齎鴆賜死

王諶

諶仕明帝爲中書侍郎帝好圍棊置圍棊州邑以建
安王休仁爲圍棊州大中正王諶沈勃庾珪之王抗
四人爲小中正褚思莊傅楚之爲清定訪問諶少貧
常躬自紡績及通貴每爲人言之世稱其達

明僧紹

僧紹百里奚後也奚乎孟明以名爲姓僧紹精儒術
而好栖遁齊受禪詔徵之稱疾不就帝令與弟慶符



俱歸僧紹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
得息談慶符時官青州故云沙門僧遠有宿德僧紹
欽之定林寺高帝欲往寺見僧遠問曰天子若來居
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惟鑿坏以遁若辭不
獲命當依戴公故事耳蓋戴顒高臥牖下以山人服
加其身也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亦堯之外臣朕
夢想幽人所謂邈路絕風雲通也賜竹根如意筍籜冠

齊宗室

衡陽王鈞

鈞性好文學嘗手寫五經置巾箱中曰巾箱中有五

經既便檢閱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於是諸王爭効之世傳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允清率喜林泉孔珪有家園列植桐柳多巖石釣恒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復與山人交釣答曰身處朱門情遊碧海形入紫闥意在青雲張融嘗謂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高風素韻融與之遊幾不知老之將至其爲名流賞重如此

南豐伯赬胄

赬胄字雲長明帝每飾儉約欲鑄壞元日上壽銀酒鎗諸臣咸稱盛德時赬胄獨曰朝廷大禮莫過三元



且此器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赬胄起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處帝慙長沙寺僧嘗以黃金數千兩鑄爲龍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赬胄取充軍實

豫章王嶷

嶷在武帝時位大司馬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歡講易朱廣之講莊子臣與二三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嶷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次弟安得不爾上乃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爲善最多也嶷嘗謂上曰人臣視君壽必曰南山或曰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歲上曰百歲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嶷薨王融爲之銘有半岳摧峯中河墜月之語子子顯子雲

子顯工屬文有才辯任梁爲侍中武帝嘗言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昔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稱善對性嗜山水能飲酒數斗負才使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恨之其自序畧



云平生頗好詞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天監中預九日宴獨以廣坐中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云云

子雲弱冠撰晉書年二十六書成百十卷上之祕閣允工書爲武帝賞重謂其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百濟國使人特至建鄴求書會子雲出守維舟將發使人乃於渚次望船三十許步遙拜

而謝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流傳海外今欲求
名跡耳子雲爲停船三日與書三十紙獲金寶百萬
性最吝自外答餉曾不書佳楮

武陵王曅

曅小字三昧高帝初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曅嘗以
指畫空中及畫掌遂工篆法無棊局破荻爲片縱橫
以爲棊局指點形勢遂入名品嘗與諸王共作短句
詩學謝靈運體以呈帝報曰見汝二十字於諸兒作
中可謂最優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
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



曅性剛於武帝無寵帝嘗宴豫章王東田諸王畢集
獨不召曅豫章王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
召曅及至命射屢發屢中上神色甚怪豫章曰阿五
常日不爾今可謂仰仗天威上意乃釋後復於華林
園射六發而五破的賜錢五萬文上舉酒勸曅乃曰
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

曅嘗與竟陵王子良圍棊子良大北及退豫章王謂
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讓答曰曅立身以來未嘗
敢出一佞語已出爲江州刺史上以曅方出鎮求其
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意曅曰先帝賜臣此宅使歌
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
一日與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笑曰汙貂對曰陛
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

豫章王家有土山列桐竹因號桐山武帝樂之顧臨
川王映曰王邸亦有佳名不映對曰臣好栖靜因以
爲稱又問曅曅曰臣山卑不能栖靈照景惟有薇蕨
直號首陽華蓋以志貧薄也常冬月過子良宅適逢
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華衣薄別進襦曅曰吾與向
人亦復何異王儉嘗詣之曅爲設食惟菘菜鮑魚而
已儉重其品爲飽食盡懽而去



始興王鑑

鑑在益州時有盜發古冢者得銅器十餘種並古形
玉璧三枚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諸珍寶甚多皆不
可識又以朱沙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
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
盡將還都吾嘗心非之今安得躬蹈此乃命功曹爲
起墳諸寶玩一不得犯

時有段祖者獻淳于於鑑淳于古禮器也高三尺六
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
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

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
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鑑後嘗獻龍角一枚長
九尺三寸色紅有文

江夏王鋒

鋒四歲即好學書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更書晨
興不拂窻塵而先畫塵學書如此者累月書遂工五
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大悅賜玉麒麟曰
麒麟賞鳳尾後南郡王昭業亦工書嘗謂武帝曰臣
書固應勝江夏帝曰闍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
小名闍黎鋒小名也



武帝待諸藩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惟得
看孝子圖而已鋒獨密遣人廣收圖籍而善自匿江
祏嘗謂王晏曰江夏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
江夏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
歎曰江祏復爲混沌畫眉欲益反弊寡人詩酒是耽
狗馬是[illegible]復一豪於生平哉
鋒意忽忽不樂嘗著脩柏賦以自寄畧曰既殊羣而
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零而尤盛
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
無後彫之可[illegible]此葉潛移慨然有匡復之志行事
興籤非其好也嘗對明帝言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
之於高皇蓋言遙光可託社稷帝爲之默然已被殺
江斅聞之流涕曰芳蘭當門其脩柏之賦乎

宜都王鏗

鏗三歲喪母稍長哀思爲至嘗祈願一見母於夢至
六歲果見母夢中以其形問舊侍僕如也已鎮姑孰
有發桓溫女墓者得其金蠶銀璽諸寶玩甚盛悉畧
聞鬱林即以賜鏗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
環豈堪熟念命長史脩復之諸物悉內冢中尤善射
每嫌堋的闊曰此復何難乃取甘蔗植百步外射之



十發十中
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每從容雅步詠陸機
弔魏武文云昔以四海爲已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
此者三左右皆流涕幾鳴咽初陶弘景爲鏗侍讀甚
契遇弘景既隱忽於山中夢鏗來慘然言別曰某日
命盡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冥間事多祕
不出覺後遣信參訪竟與夢符

竟陵王子良

子良字雲英信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
聲嘗於邸園爲齋集賦水行食必皆躬親顧失宰相

體已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遺人視之見淮中魚無算浮見水上向城門俄薨先是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硎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兹地及是遂葬焉初子良之亡也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逢袁彖問之曰王融見殺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答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蒼生方當塗炭但瀝耳聽之孫賁

賁字文奐入梁參軍湘東神識耿介善書甞於扇



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愼不傳惟自娛而已湘東起義王爲檄有假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見窮廬氊帳之語賁進曰聖製此句覺猶可商似體目朝廷非關序賊王聞大怒收付獄餓死賁好著述有西京雜記六十卷

晉安王子懋

明帝時鄱陽隨郡二王見殺子懋將起兵入匡社稷而爲舅于琳之所厄竟被告特陸超之者先以靜雅爲子懋所知懋旣敗琳之勸其逃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乃端坐待命超之門生有周姓者謂殺超當得重賞忽從坐後出斬超頭墜而身不僵及斂周又助舉棺棺未出戶而墜正壓周折其頸即死

巴陵王子倫

明帝之殺子倫也使茹法亮圖之法亮以屬典籤華伯茂伯茂賫鴆逼倫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承冠受詔徐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宜亦復何怪因謂亮曰君是我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具不敢相先遂仰之盡而死



先是高帝爲諸王置典籤一方事悉以委之入覲則刺史黜陟悉憑其口於是權重諸藩莫敢衡命南海王子罕欲遊東堂典籤姜秀不許罕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甞求熊白廚人以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武帝聞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惟巴東帝曰何故僧靜曰天王無罪咸被拘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又安得而不反及是明帝誅諸王盡以屬典籤蓋積威所劫也按武帝子二十三人惟四子早

太文惠竟陵病亡餘十七人俱爲明帝殺又殺高帝
子七人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二

讀南史

唐隴西李延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齊臣

王敬則

敬則嘗任南沙縣時方兵荒縣有劫一羣聚匿山中爲民患官捕之不能得敬則遣人致劫帥曰若能自出首者令當爲申白請盟之廟神定無負蓋縣有廟神甚酷烈鄉民多信之故云劫帥許敬則即設宴廟中致帥帥至即於坐收之曰吾業啓神矣若負誓當



還神十牛遂殺十牛賽神而竟斬帥賊旋散

高帝將受禪宋順帝未肯出宮敬則入逼之順帝謂曰欲見殺耶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家先取司馬氏亦復如是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與天下作緣時宮内哭聲徹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必無他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敬則輔國將軍也

敬則本武人與王儉俱進開府儀同時徐孝嗣候儉嘲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孝嗣大笑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僥倖遂風雲以至此武帝嘗令羣臣賦詩敬則撫其

對曰臣幾落此奴度內帝問何故答曰臣若解書不
過作尚書郎令史耳帝得令日
初敬則窮時嘗與旣陽縣吏鬭謂曰吾若令旣陽當
鞭汝背吏唾其面曰汝若令旣陽我已得司徒公矣
已敬則果令旣陽縣吏懼亡敬則勸令出出則厚遇
之第謂曰吾業得旣陽令矣汝何時得司徒公乎

張敬兒

敬兒饒膂力而性貪殘鎮襄陽見人間一物堪用必
奪取嘗於城西起宅欲移羊叔子墮淚碑而於其處
置臺或諫曰此羊太傅遺蹟不宜輕徙敬兒曰太傅



是誰目不識字及爲方伯始習讀孝經論語嘗於新
林妵廟祈神口自稱三公初在宋世本名狗兒其子
即名猪兒宋明帝爲改敬兒猪兒亦改恭兒

崔慧景 附婁逞

明帝時東陽女子婁逞粗知圍棊解文義變服詐爲
丈夫徧遊公卿閒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驅令還
東逞始作女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倆還爲老嫗豈
不惜哉時敬則遙光顯達慧景相繼以謀逆敗識者
謂陰鬭陽而事不果此婦其妖也

焦度

高帝鎮東府時度欲就帝求州而不能置辭見輒默
親人爲授十餘語度旣習誦數日會帝行石頭度將
於大衆中自陳臨時忽復忘所敎乃大言曰度啓公
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爲賜米百斛度
貌肥醜皮膚若漆朴澀鄙悝嘗與周彥同事郢州彥
有吏與度父明同名彥故恒呼吏名役之度積忿一
日呵彥曰若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彥失笑

周盤龍

高帝時魏攻淮陽成買戰歿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
百餘人陷陳魏軍萬騎左右翼圍之一卒馳還報奉



叔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矟直奔魏陳自稱周公
來魏人素畏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呼殺出而盤
龍不知也東西衝擊不已奉叔見父久不出復躍馬
入一時俱見兩騎縈攪魏陣而莫敢當其鋒者後歷
光祿大夫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
貂蟬從兜鍪中生耳盤龍有愛妾杜氏帝嘗賜以金
釵二十枚勑曰餉周公阿杜

荀伯玉

伯玉字弄璋高帝鎮淮陰時方見疑於宋明帝被詔
徵入心憂之感澤中舉鶴慨然命筆詠之曰八風儛

遊翩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閣志爲君苑中會詩以示伯玉伯玉喻指即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傍若作進兵狀魏時遣遊騎數百行備界上帝表其事前詔遂寢

武帝爲太子時頗專擅伯玉啓之帝怒將議發甚良久不解武帝憂且病謀之王敬則一日上晝臥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省太子上無言敬則輙大聲宣旨駕往東宮又勅大官設饌而密遣人報武帝令迎駕然上猶了無動意敬則復索衣衣上勉牽就輿遂幸東宮即宴集玄圃園時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



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敬則自持餚饌上意乃徐釋遂大酣暨並令盡醉劇歡日暮始散是時微敬則東宮幾廢武帝即位伯玉誅

崔祖思

祖思嘗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與堯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乃與蘇侯神偶坐耶祖思曰使君若能清滌此坐是唐堯重去四凶也自是諸淫祭盡除嘗侍高帝宴羹鱠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鱠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炰鱉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帝笑曰蓴羹故應還沈

蘇侃

高帝鎮淮陰以久在兵見疑爲作塞客吟以喻意曰寶緯焚宗神經越序德晦河晉力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繇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衰雕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澈河明清暉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轄晨征嘯舍風而寫豔菊籠泉而散英歒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日西斜恬源靚霧壟首暉霞



戒旋鶂躍還波情綿綿而方遠思裹裹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飈兮瀄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何言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棲玄吟成侃達其旨遂被知遇

胡諧之

諧之豫章人武帝欲奬以貴姻謂諧之家人語傒音不正乃遣宮人四五人往其家正音二年後帝問曰諧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宮人亦復傒語帝大笑諧之性貪嘗就梁州

宋史范栢年求佳馬栢年患謂使者曰馬非狗子那
得應無極之求使人歸報曰栢年云胡諧是何傒狗
無厭之求諧之切齒竟譖殺栢年
附栢年梓潼人初仕宋明帝言次偶及廣州貪泉因
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
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答曰臣所居廉讓之間
帝嗟其善對

陸澄

澄字彥深好學博覽王儉嘗集學士何憲等盛相商
畧澄每使儉語畢徐資所遺漏百十條皆儉所未睹



者儉又嘗在尚書省出几案問雜物令學士隸事事
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二物澄後至更出諸人所不
知事各數條并舊物奪之然讀易三年不解其義已
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嘗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陸慧曉

慧曉字叔明清介正特以養母不仕久之高帝輔政
除尚書郎賓戚來賀曉舉觴謝曰陸慧曉年踰三十
以婦翁領選始作尚書郎乃復爲慶邪何黙嘗稱慧
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似懷氷
暑月亦有霜氣慧曉與張融竝宅其間有池池上有
楊柳二枝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柳便是交讓沛
國劉璡嘗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陸慧曉竝宅其間
有水定有異味因命駕往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
之萌盡矣
慧曉持身清肅待僚佐以下必恭嘗言我性惡人無
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居恒未嘗卿士大夫或問故慧
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貴賤
於懷抱以故終身但呼人位號歷輔五政俱任己獨
行未嘗與曹郎令史語帝遣人謂曰都令史諳悉舊
貫可共參慧曉答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諂都令史爲



吏郎也若謂臣不堪者便當拂衣引退帝甚憚之

陸厥

厥字韓卿善屬文時沈約謝朓王融各以氣類相推
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
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
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厥與約書論其事畧云長門上林殆非一家洛神池
鴈便成二體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
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
捷暑賦彌日不獻事容促乎一日理或賒於七步一

人之思遲速天懸一手之文工拙壤隔何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約答云宮商之辭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豈思力所能學哉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況復過此者乎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外士衡雖云煥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一片復是衛文之服陸生之言即復有不盡者矣云云

庾杲之

杲之字景行武帝時杲之嘗兼主客郎接對魏使時都下民家頗帖賣宅魏使因問曰百姓那得家家題



門賣宅杲之答曰朝廷將欲掃蕩京洛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備徙宅耳魏使縮鼻不答嘗爲王儉長史蕭緬與儉書云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儉府爲蓮花池故云

王摛

摛博學有美才王儉嘗集諸文學士總校虛實類物隷之謂之隷事隷事多者賞之事皆窮惟廬江何憲獨勝賞以五花簟白團扇憲坐簟執扇容氣自得摛時後至儉乃出所隷示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成文詞極工贍擧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簟而手自掣其扇竟登車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孔珪

珪風韻清疏好文嗜飲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王思遠何點交居恒惟尋訪山水凭几獨酌每飲輒七八斗門庭之內草萊不剪頗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曰何必效陳蕃吾以當兩部鼓吹耳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此及晏爲之慙

劉善明

善明少立節行嘗言在家當孝作吏當清已累歷州



郡頗黷賄崔祖思怪而問之流涕答曰管子有云叔牙知我方寸亂矣豈暇爲廉蓋善家青州魏克青善明母在焉徙置代郡所得金錢盡以贖母及母至而清節仍峻及卒家無別儲惟書八千卷高帝聞其貧賜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也

劉虬

虬字靈預抗節好棲靜居恒斷穀餌朮及胡麻建元永明中辟命屢至詔以蒲輪束帛徵竝不就其答竟陵王書云虬四節臥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虬精信

釋氏衣大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徙居之建武二年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香氣盈室聞磬聲尋卒

范縝

縝博通經術好爲危言高論竟陵王子良多賓客縝與焉王精信因果縝獨稱無佛王曰若無因果何因得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飄墮有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有關墻籬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凡庶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王不能屈



縝又著神滅論云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形神不相異也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子良將集諸僧與難不能屈然深恠之

縝執神滅朝野諠然非之太原王琰爲著論譏縝末云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縝乃爲對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從之其堅辯如此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堅持神滅恐傷名教以卿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乖刺乃爾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爾時當得令僕矣何但中書郎

蕭惠基

永明中勑王抗品棊使惠基掌其事時能棊者瑯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棊高帝嘗使思莊與王抗決賭自食時至日暮局猶未竟帝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郎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也

蕭琛

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每坐杖罰琛密啓曰郎有杖



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甲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恥爲郎自魏晉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不應官高昔品而罰仍舊制也即宋元嘉中有被罰者或由別作[illegible]心非關常準加有子弟成長彌難爲儀宜特聽輸贖使與令史有異詔可

謝朓

朓字玄暉仕隨王子隆鎮西功曹特以詞賦見重時

[illegible]之者朓即求還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語罻羅者寥廓已高翔既還仍作

殘遺隨王子隆畧云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
明山川受納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泛三江西
浮七澤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沐髮晞陽未測涯涘不
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
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
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惟是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
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云
云時去信倚待朓執筆立成文不點易

王僧祐

僧祐字胤宗幼時叔微嘗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



不作率爾人從兄儉或鳴笳列騶到其門祐輒推疾
不出儉曰此吾所望於若人也琴書自娛亭然獨立
不交當世齊受禪召爲著作郎祭酒謝病杜門高帝
嘗謂儉曰賢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
直是愛閑耳嘗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
汝家饒賓客我家多鳥雀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
直輒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遲氣不顧朝典揚眉
闊步直轡高驅蓋自天子至侯伯未嘗與一人遊

謝超宗

超宗恃才使酒多所凌縱仕齊嘗直省既醉高帝召
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世亦
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司馬人問曰朝命定
是何府超宗曰不知是司馬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
是司驢耳有司奏其怨望詔禁錮十年
司徒褚彥回以送王僧虔悞墮水僕射王儉驚跣下
車超宗撫掌大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
水狼籍超宗於僧虔航大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
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有彥回大怒曰寒士不
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圖富貴焉免寒士朝野競傳
之後下廷尉一宿而髮皓白卒不免



超宗本謝鳳子先仕宋嘗爲殷淑儀作誄文帝大嗟
賞曰超宗殊有鳳毛可謂靈運復出時將軍劉道隆
武人無識出候超宗謂曰君有異物可見乎且侍至
尊說君有鳳毛超宗以觸其父名徒跣還內不顧道
隆猶意其檢毛也待至昏暮不出乃去

王儉

儉字仲寶僧綽子幼孤養於叔父僧虔僧虔奇之曰
吾不患此兒無名正恐名太盛袁粲見之曰此宰相
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高帝受禪儉
有佐命功博攷典故明習朝章決斷如流八坐丞郎

無能異者每十日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劒衛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效之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少時有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已隱然有宰相之志及生子字之曰玄成亦取世相義云

齊朝草創衣服未有定制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也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也時又疑百僚敬齊公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



眷眷則應稱名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藩世子亦宜異數及世子鎮石頭仍以為世子宮儉又曰晉有靈光殿此漢例也聽事為崇光殿外齋為宣德殿並從之

武帝即位將郊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為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今聖明踐祚元號初改宜以明年正月從事二郊自茲以後仍舊間歲有司又疑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議遂定

王僧虔

僧虔弱冠即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所書扇歎曰非惟跡踰子敬方當器雅過之孝武欲擅書名僧虔用拙筆書以自匿昇明中作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



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一時嗟賞比於坐右銘袁淑嘗言卿文情宏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魏元陽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也

入齊官侍中高帝素善書嘗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當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虔又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亂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僧虔嘗為吳興郡先是晉王獻之善書亦為吳興郡郡人後為盛

筆云

僧虔博物嗜古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者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嘗示僧虔古跡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桓玄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及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等書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詞致既雅筆勝又麗時以比子敬崇賢吳



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耀世僧虔為作飛白以示寶先曰吾當為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儉為註序甚工

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為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優劣惟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為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為復小



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

僧虔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睹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置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見倩有云談何容易吾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一書轉誦數十家註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

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
鄭何所異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豈有
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未窺題目未辨指歸而
終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
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今壯年自
勤數倍許勝劣及吾吾在世雖乏德素要服推排人
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
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聲
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則龍鳳劣猶虎
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汝蔭正應各



自努力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
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
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汝年入立境
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
在爾身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
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敘胸懷

王慈

慈八歲時外祖江夏王義恭嘗於內齋羅列珍玩恣
所取慈惟取素琴石硯孝子圖餘置不顧義恭奇之
袁淑一見拊其背曰叔慈內潤謝鳳子超宗嘗候慈
父僧虔會慈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戲謂曰卿書何如
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學鳳耳超宗狼狽而
退十歲時與蔡約入寺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生
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椎乃爾何以與蔡氏之
宗鳳超宗父與宗約父也

王瑩 亮附

瑩字奉光嘗為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
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
如湯澆雪耳及書至瑩竟不許超宗詣懋故對諸賓
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為之洞赤懋一日詣超



宗超宗為設精白䱹美鮓麞肚懋問那得許佳味超
宗詭言義興始見餉復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耶懋
大忿言於朝謂瑩乏供養瑩竟坐廢
瑩從弟亮字奉叔嘗為晉陵太守任職清公有政聲
而廝拘忌諱亮父名攸時晉陵令沈巑之者性麤疎
每犯亮諱亮不堪啓代之巑之怏怏乃直造亮坐云
吾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骸尊
傍犬為犬傍無骸尊若是有心攸是無心攸乞明示
亮不及履為下牀跣而走巑之撫掌大笑去

王思遠

明帝廢立之際王晏實爲之思遠謂晏曰兄一旦贊
人如此事未知何以自立及今引決猶可保全門戶
也晏曰方啖粥未暇及此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微
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寧有今日思
遠遽進曰如阿戎見今猶未晚也明帝既內相疑思
遠復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
於謀人晏默然思遠退晏乃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
殺裁旬日而晏及禍

思遠居身高潔以靜退爲宗諸客詣者知其雅尚衣
服垢穢卽方便不前必形儀新楚乃與促膝然去後



猶令二人交箒拂坐處也季珪之嘗言見思遠終日
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靡不整拭便思丘明士見
明士髽頭散帶終日酣吐論縱橫肩突卿字便復
憶思遠言其兩及也

　垣崇祖 附榮祖

崇祖自少有將略高帝踐祚魏遣將攻壽春崇祖辭
察形勢今於西北小城立堰塞肥水使數千人守之
謂其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
水一激急逾三峽十萬之衆可坐淹也魏軍至由西
道集堰南果攻小城崇祖於城上指麾決小史埭水
勢迅急攻城之衆溺死無算大軍遂潰上聞捷謂朝
臣曰崇祖嘗自擬韓白今眞其人也

崇祖兄榮祖少習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
曹丕上馬橫槊下馬高談此亦不負飲食矣君輩無
自全之伎一當有急何異犬馬之就榮祖善彈仕爲
東海太守嘗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曰當生取
之徑彈其兩翅毛脫盡墮地而無傷爲養其毛長放
飛去人服其精絕

　何點 求附

點字子晳父鑠素風疾無故害點母坐法死以故點



與兄求並無宦情點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
或乘柴車忽與所適隨醉而歸故世以點爲孝隱兄
求居吳隱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窺其面嘗出赴國
哀除永嘉太守不肯受乞於野外拜受業見許一夜
忽乘小舟逃歸吳隱武丘山

褚彥回王儉爲宰相點作齊書贊云回既世族儉
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
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竟陵
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
矣梁武帝嘗與點論舊賜鹿皮巾又召飲華林閣爲

賦詩一日下詔徵爲侍中黜入將帝鬚謂曰乃欲臣
老子遂辭疾不起
黜性通脫遠近傀遺一無所逆然隨入隨散無留蓄
嘗出行有自車後盜黜衣者與人擒盜獲之即以衣
與盜盜不敢受黜曰不受當告之有司盜懼乃受之
垂老忽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士也既婚竟不與妻
相見爲築別室處之人莫諭其意

張緒 附鏡 充

緒字思曼從父鏡有高名嘗與顏延之鄰居延之高
談酬飲喧呼不絕而鏡靜默不聞聲一日鏡偶與客



談延之從籬邊聽之輟棄有致因取胡牀坐聽奕然
心服顧謂客曰彼有人焉自是不復敢酬叫鏡兄演
仲緒父也緒淸簡無欲鏡嘗比之樂廣宋明帝時袁
粲嘗言之朝曰張緒淸淡有正始遺風王儉嘗云緒
過江所未有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其爲名
流慕尚如此

永明中緒爲太子詹事每朝見武帝必目送之謂王
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時益州獻蜀柳數株
枝條甚長狀如絲縷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
靈和殿前賞玩咨嗟久之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
緒當年王儉爲丹陽尹有一令史動止可觀儉異之
問曰經與誰共事答曰十歲餘在張令門下時尹丞
殷存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

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不食門
生意緒儀爲之辦餐然未嘗求也吐納風流聽者至
忘饑彼見者肅然如在宗廟終日與居卒莫能測焉
歿之日至無宅營殯遺命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
從弟融事緒如親兄時齎酒於緒靈前飲痛哭曰阿
兄風流頓盡

初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王儉執不可緒子充與



儉書畧云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
之塗不一充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
岸情塗術隔氣岸疎凝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
秀神崖每邅迴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
没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如此而已充何識
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逐天竦若崩雲分危落仞飛
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
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
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道佐蒼生功横海望而
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甿佇簪衽而詠歎

得無惜乎充西崑百姓代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已造時人騁遊說各與於居博之間其歡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云云　儉得書謂爲脫略仍以示緒緒杖之一百沈約見其書賞之

張融 徐孝伯嗣伯 薛伯宗附

融嘗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任其檣蕩了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因作海賦文詞詭激與衆獨異他日以示鎮軍將軍顧覬之覬之曰卿賦大奇但恨不道鹽耳融求筆立注曰



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文不加點而詞極精切

融動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豫章王大宴賓僚方食炙炙始行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視搖食指幾半日見者驚詫聚觀而融淡若無涉也高帝素愛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嘗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敝誠素懷有本但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猶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融受之

融善草書嘗自矜許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融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嘗休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曰歟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嘗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正恨古人不見我融嘗接對北使李道固道固就席顧左右問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嚬感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

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無對已遇疾爲門律自序以示子云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



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定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世人皆驚吾文吾亦何常顛溫涼而橫歌哭哉正以屬詞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響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吾義亦如文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云云　臨卒又戒其子手澤存爲父書不讀況父音情婉在其韻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豈吾天挺蓋不隤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數十卷行世自名其集爲玉海

附　融與東海徐文伯交善文伯祖熙嘗得扁鵲鏡經

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熙子秋夫彌工其術能針腰痛鬼愈之其說近誕不具錄秋夫生道度道度亦精其術宋文帝嘗言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塘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偘圍棊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

附文伯弟子嗣伯亦精其術有嫗患滯冷嗣伯診之曰此尸注也命取死人枕煮湯服之立愈後秣陵人張景腹脹面黃嗣伯曰此石蚘極難療亦令服死人枕湯得大利出蚘蟲頭堅如石者五升病即愈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嗣伯曰此邪氣入肝亦覓死



人枕煮湯服之竟即埋枕於故處病亦愈於是王晏問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復附體故差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癖蚘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也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鬼物應須以邪物鈎之故亦用死人枕氣因枕去故仍令埋於冢間也

附時有薛伯宗者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疽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潰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

沈顗

顗字處默性清靜生平慕尚惟黃叔度徐孺子嘗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塡巷顗獨不造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閫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素不事生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粱肉者閉門不內惟採蓴荇根供食怡然不改其樂焉

江斅

斅字叔文性簡貴不為權倖降意中書舍人紀僧眞



武臣也幸於武帝謂帝曰臣邀逢聖世階榮至此頃為兒昏得荀昭光女無所復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眞喪氣而返告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沈昭畧 附文季

昭畧放狂儁使酒仗氣無所推下一日醉攜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非王約耶何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昭畧慶

之孫文叔子
東昏狂暴邵畧與叔父文季並被召入華林省茹法
珍進藥酒邵畧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
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因取甌擲其面曰使為破面鬼
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
侯太初邵畧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
吾乃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
事何辭答之遂引觴死
武帝在東宮時文季嘗與宴時褚彥回司徒貴望而
季數舉酒勸之彥回不平啓曰彥回經為季郡季依



然猶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
國失土不識枌榆文季諱稱將門彥回故推於帝曰
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畧季怒曰褚彥回遂是源入
流不知身死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帝笑解曰沈率醉
也他日又集豫章王宅酒闌彥回取琵琶為明君曲
季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彥回怡然終曲
而止季文叔弟

柳世隆

世隆性無他嗜獨嗜墳典嘗啓借祕閣書上為給二
千卷張緒嘗問曰觀君舉動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
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
也且笑我之拙時韋祖征若為州里宿德世隆雖已
貴重每見必拜人或勸祖征止之答曰司馬公拜自
為後生楷法豈吾所能止上論兩賢之
世隆少立功名晚更喜談義善琴世稱柳公雙瑣為
士品第一嘗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屬
韻清遠尤精術數嘗與客遊倪塘十往五往恒指一
處集坐及卒作墓正取其坐處焉尤善別龜甲價至
一萬著龜經祕要二卷行世

劉瑱



瑱善丹青時陳郡人殷蒨善寫人面如眞齊鄱陽王
妃瑱妹也與王伉儷甚篤王既被誅妃追傷疾病醫
不能療瑱乃令蒨畫王平日與寵姬狎昵照鏡狀如
欲偶寢者因密使媼奶携示妃妃視畢唾之復罵云
故宜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尋愈

曹武

武字士威有知人鑒齊末蕭衍崔慧景並在襄陽崔
方貴盛武獨時偏衍曰卿必大貴願以弱子相託所
遺貲遂至十七萬及衍受禪竟忘之天監二年忽見
夢於衍曰卿今為天下主乃爾忘我願託之言非吾

以饑寒甚昔者十七萬幸還市宅衍覺卽使主書送
錢還之子世澄世宗竝抽擢

王廣之

廣之子珍國以才見知武帝帝每歎曰晚代將家子
弟如珍國者少矣一日謂廣之曰珍國堪大用卿可
謂老蚌也廣應曰臣不敢辭帝大笑梁兵入國珍以
明鏡獻誠梁武斷金以報既卽位嘗因侍宴謂國珍
曰卿明鏡尚存黃金何在珍對曰黃金謹在臣肘

梁宗室、

臨汝侯猷 鄱附



猷性倜儻嘗爲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恒至一
斛每酬祀必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有禱必驗後
爲益州刺史江陽人齊苟兒反率衆十萬攻州城猷
乃遂禱請救是日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來問去城
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矟曰後人來可令疾
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過捷疾如風田老問爲
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是時廟中請祈無驗
者十許日侍衛土偶皆濕如汗云

猷子韶本鄱鄉侯嘗爲太清紀十卷紀齊梁間時事
非實錄也湘東王德之爲招、封長沙王歷郢州刺史
韶昔童年庾信愛之有斷袖之好衣食皆信資給信
宴客至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
韶接之甚薄坐信青油幕下及引入宴復坐信別榻
意色甚矜信不堪乃託酒酣徑上韶牀直視韶而謂
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曩昔時賓客滿坐韶大慙

臨川王宏

宏無他能惟極意貨賄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
選所幸江無畏服玩擬齊之潘妃好食鯖魚頭日必
進三百其庫室垂百間帝一日就宏飲半醉謂曰吾
欲觀汝後房宏甚懼及檢視皆錢庫也每百萬一聚



懸黃標千萬一庫懸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屈指計
見錢三億餘萬他物不知其數帝笑謂曰阿六汝生
活大可初魯褒有錢神論時豫章王綜以宏貪而吝
爲著錢愚論譏切甚至宏病之

衡山王恭

簡文時恭爲雍州刺史有政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
頌德詔許爲名德政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明
旦視之碑涌起尺餘矣恭命以大杜留碑上使力士
數十人抑之不下乃具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
復守者不見也恭惡之

鄱陽王恢

恢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奉祿隨散宗戚在荆州時常從容問其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優時未有對者恢顧謂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人自有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曾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人清白其優乎衆服其識體

恢有至性嘗以孝感愈母疾後恢病目久廢視瞻道人慧龍者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見聖僧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格也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女主三十八人



宜豐侯脩

脩為秦梁二州刺史人號慈父長史范洪冑有田一頃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有勸捕之者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見飛鳥千羣蔽空而至須臾間食蝗殆盡莫知其為何鳥上聞降璽書勞之

新渝侯暎

暎為北徐州刺史時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一十二歲暎召問之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惟季子存年六十矣暎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肉角長寸許因載還都謁見天子與言往事多異所傳擢散騎侍郎賜奉宅年百二十卒先是普通中北伐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惟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勞之賜束帛又有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減先年九十七始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徧行皆徧終時湘東王好奇留其枕

昭明太子統　棟附

昭明性度寬和若忘喜慍惟日引文學士與討論墳典商確古今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性愛山水玄圃中穿築亭館偕朝士名素者遊詠其間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直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



昭明年十二時嘗於內省見讞獄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為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其幼詒之曰得獄皆上刑統悉判杖五十有司具以白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折獄建康縣讞誣人誘口獄縣以太子仁愛故輕常杖四十太子令曰彼誣若行便合家孥戮今縱不以其罪罪之可

付治十年其精明又如此

昭明子棟字元吉簡文既廢侯景奉以爲主時棟方與妃鋤葵而法駕奄至棟驚愕不知所爲泣而升輦即位未幾禪景景併棟二弟橋樛並鎖之密室景敗兄弟相扶出逢杜崱於道崱去其鎖弟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及王僧辯兵將發啓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事請付他人棟竟爲朱買臣沈於水



豫章王綜

綜武帝第二子母吳淑媛先寵於東昏入梁帝幸之七月而生綜已淑媛寵衰願怨望綜年十四五夢一年少貌甚肥自挈其首對綜如是者非一綜心惝頗問淑媛淑媛摹其狀似東昏因密語之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幸勿洩綜遂相抱哭自是每於靖室中閉戶籍地披髮席藁輕財結士以伺風雲又常於齋內布沙地上終日跣行至日三百里以習勞也外人並知其有異而帝不疑

綜在西州每遂歲時即於別室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爲父子遂私發東昏冢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滲矣會已生次子月餘潛殺之爲取其骨又試之又滲於是乃密求北來道人法鸞使入北通於蕭寶寅謂爲叔父因以通於魏久之謀出鎮彭城一夕馳三騎開北門竟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元延明而拜問名氏不答有識綜者曰豫章王也遂送洛陽武帝聞大駭削其屬籍綜在魏不得志爲作聽鐘鳴悲落葉等篇當世悲之

廬陵王續

續與元帝少相狎長相謗書問絕不通續之薨也元



帝聞之入閤而躍屧爲之破續貪色愛財極意聚斂臨終有啓遣祭軍謝宣融送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以此爲多何可卻也王之過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子應蠢騃無知識王薨後檢閣內庫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乞汝

邵陵王綸 確附

綸嘗爲南徐州輕躁酷虐民不能堪一日出行道逢喪車奪孝子服着之匍匐號叫以爲笑樂帝聞而嚴

貴之綸頗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袞
冕置之高坐朝以爲君自陳無罪因使就坐剝褫捶
之於庭事聞賜死賴昭明太子泣救得免
綸知屬文尤工尺牘嘗賦餞行詩有方同廣川國寂
寞久無聲之句武帝賞之曰有才如此何患無聲元
帝圍河東王與綸遺之書畧云道之斯美以和爲貴
郎[illegible]大敵猶强天讐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逆
寇未除家禍仍搆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
義在克勝惟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
喪必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醜徒聞此何快如
之云云元帝不聽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事一至於
斯綸子確



確善屬文工隸書武帝愛之以爲祕書丞臺城陷確
排闥入啓時武帝猶寢確進曰城陷矣帝曰猶可一
戰不對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禁縋下僅得至此
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
因謂曰爾急去語汝父無以二宮爲念及出見景景
愛其膂力令在左右陽事景而陰圖之以射飛爲應
絃落爲景所忌尋見殺

武陵王紀

紀攻江陵元帝遺之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
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眷
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以一日
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
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兄肥弟瘦無復相代
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
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又爲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驚長別三
聲悲夜猿時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三江急雲生
三峽昏願貰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覽詩泣圓正紀



子也先見獲被囚大智紀別字

哀太子大器 附大球

大器簡文太子也侯景廢簡文召太子太子方講老
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色不動徐曰久知有此
嗟其晚耳太子神用端凝在賊中未嘗詘意左右危
之答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凌慠呵叱其終不敢若
見殺時至雖一日自拜何益或又曰何憂逼而神怡
也答曰度吾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賊賊必前
殺我然後自殺若遂閉拓上流亦必先殺我後取富
貴等之一死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乎已

將及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指帳竿下繩命取絞之時年二十八
器弟大球簡文帝十七子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衍當身代時大球甫七歲聞而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身代其早慧如此

世子方等

方等字實相元帝世子也母徐妃失寵方等意不自安常慮禍及爲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



葬溝壑瓦棺石槨復何以異吾嘗夢爲魚俛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舉皆掣躅搖足恐墜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游去人間如脫屣耳已而討溺於麻溪帝聞之心喜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三

讀南史

唐隴西李延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梁臣

王茂

茂字休連梁兵入茂爲第一勳武帝擢之侍中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也留之恐貽外議帝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曾見遇時主豈能下匹非類有死而已義不受辱遂縊之而以余妃賜茂余亦潘之亞也帝



嘗賜茂樂及奏鐘磬在格無故而編皆絕墮地茂歎曰樂既極矣能無憂乎未幾卒

曹景宗

景宗善騎射亦涉文史而不甚深嘗破魏楊大眼振旅凱旋帝大宴賦詩命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帝謂曰卿伎甚多亦何須此景宗固求帝詔約約曰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時醉矣操筆立成詞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嘉歎不已朝賢驚服

夏侯亶

豈仕武帝歷六郡三州祿賜所得盡給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絕無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乏姿容鮮被服每出侍客必令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魚弘

弘嘗以軍功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每言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於是恣意酣賞侍妾車馬服玩皆驚絕一時恒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嘗西行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自弘度後人覓一菱



不得

李膺

膺字公儼有才辯爲西昌侯藻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久之擢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

張弘策

東昏時帝爲雍州刺史兄懿行郢州事帝知大亂將起遣弘策陳計於懿曰方今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在宮本無令譽一居萬幾必且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跡已露蹇人上天信無此理所可當軸江劉而已祏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跂踵可待蕭坦胸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一開釁必中外土崩今兄既得外藩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世亂則爲國剪暴如不早計悔無及也懿不能用未幾而禍及

張纘

纘字伯緒家藏書萬卷晝夜披讀仕爲祕書郎郎例居職不過十數日即遷纘固求勿徙欲徧讀祕閣書



四部目示之讀之三載轉洗馬負其才氣無狎定襄衡山二侯皆爲太子賞愛無學術而纘從兄諡聿亦不學問性凡愚一日太子戲纘曰丈人諡聿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諡聿亦如殿下之衡定太子慚

吳興吳規頗有才學而名地稍卑纘出鎮湘邵陵王綸餞之南浦規時在坐纘意不平忽舉盃曰吳規吾以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問故知之一時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宿間亦卒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卒時謂張纘一盃酒

氏三人

呂僧珍

僧珍性極嚴固每入直郎盛暑不解衣侍御必鞠躬屏氣家兄弟至外堂並不得坐每指客位謂曰此兗州刺史坐非呂僧珍坐宋季雅罷南康郡歸市宅適與僧珍鄰僧珍造之因問宅價幾許答曰一千一百萬珍怪其貴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弗爲通强之乃進發函則金錢也

僧珍初時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



法遂有異焉十年寢疾帝駕臨幸中使相望於道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家縣熱病發黃時謂必死主上謂我曰卿有富貴相必不死俄而果愈乃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同必不復起矣未幾如言

沈約 梁賢

梁臺建約實首創密謀而范雲大之帝嘗語雲曰明早卿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旣諾而約先期入爲帝草諸詔令併定諸選置帝初無以改俄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但云咄咄而已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平生與沈休文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乃見才智縱橫

約少孤貧嘗干宗黨得米數百斛一宗人侮之覆其米而去及貴亦不以爲恨用爲郡部傳嘗侍帝宴有一妓師是齊文惠時宮人帝問之曰識坐中客不妓曰惟識沈家令耳約伏地流涕帝亦愴然晚年昧於榮利每進一官亦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

約左目重瞳于好墳典聚書至二萬卷時謝玄暉善詩任彥升善筆札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學甚博



洽而好自矜嘗侍武帝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惡其不遜欲罪之以徐勉固諫止

約年二十時便有意著述又踰二十年撰晉書一百餘卷已遇盜失第五帙遂不得爲全書又被勅撰宋書上之其所撰國史齊紀二十卷梁武紀十四卷又撰邇言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千載不悟而已獨窮其妙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對曰

天予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用約韻
約孫衆亦有文詞帝嘗召見令爲竹賦賦成上之帝
勅報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巳降侯景復仕
陳性吝嗇積貲巨億而絶無所賑贍自奉甚薄每朝
會衣裳破裂至以麻繩爲帶或躬提冠屐又囊麥飯
以給食朝士共鄙誚之後以非毀朝政賜死

范雲

雲字彥龍性機警善屬文與沈約庾杲之並負時譽
嘗從竟陵王子良登秦望山山故有始皇刻石其文
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不
識雲攷史記有之乃先讀史記及登山王令賓僚讀



皆不得句雲遂一讀如流子良驚其博因以爲上客
梁臺之建雲與沈約同心翊贊雲年長於帝十三嘗
侍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
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遂革吾甚念之汝
宜代我呼爲兄二王因下席拜與同載還向書省其
見親重如此
初武帝九錫之出雲忽遘疾居二日餘召醫徐文伯
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亦得愈但恐
二年不可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
火而焫焉重衣覆之有頃汗流如洗病卽起及二年
而果卒有集三十卷
初雲之幸於竟陵也江祏欲與聯姻求雲女一日酒
酣就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娉雲笑而受之
及祏貴雲亦因酒酣謂祏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
將軍已化鳳凰矣因出剪刀還之祏無復前意遂姻
他族祏敗妻子流徙雲仍爲經紀周恤士論多之

江淹

淹字文通少孤貧慕長卿伯鸞之爲人博物多識襄
陽人有發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者簡如新字不



可識時王僧虔精識古篆亦不能諳之直云是科斗
書武以示淹淹按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簡也雅好
著述然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嘗欲撰赤縣經以補
山海之闕竟不成仕梁至右衛將軍輒謂子弟吾
素士不圖忝竊至此正須歸身草萊遂引疾去
淹自宣城太守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
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
數尺與之其人大恚曰那得割截乃爾顧見丘遲
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又嘗宿冶亭夢一丈
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見還淹乃

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自是文思漸窒爲詩絕
無佳句時謂之才盡

任昉

昉字彥昇生四歲郎日誦詩數十篇八歲能自製月
儀辭甚美褚彥回見之謂其父遙曰所謂百不爲多
一不爲少永明初王儉見其文以爲當世無輩至出
自作文令昉點正昉援筆爲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
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賞重如此時琅邪王融亦才儁
擅世而讀昉文不覺悅然自失

梁臺建昉爲記室參軍專主文翰制書多出其手沈



約一代詞宗猶深推挹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書
卷多紛雜昉手自讐校篇目始定焉家雖貧聚書至
萬卷多異本昉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
書目官無者就昉家錄其本

昉所著有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
文章三十三卷昉既以文名世時人遂有任筆沈詩
之目昉聞而病之晚好著詩欲以傾沈而用事稍多
屬詞不得流便士子頗以穿鑿效之

昉性至孝居喪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廬於墓側哭泣
之地草爲不生腰帶素充服闋後至不復可識齊武
帝嘗謂其伯遐曰昉哀毀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卿
家寶亦時才可惜尤好士多所獎借經其延譽者每
見升擢以故衣冠貴游莫不願交坐客常數十咸呼
任君以方漢三君也

昉素清約無營其自郡還臺也登舟止絹七疋米五
石衣不能全沈約遺裙衫迎之後復出守新安卒官
惟桃花米二十石至不能殮遺誡勿以新安一物還
闔郡痛惜武帝方於西苑食綠沈瓜聞訃輒投之盤
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適四
十九可謂知命哭之慟



昉不事生產而頗多乞貸亦隨盡之親故或譏之嘗
自歎曰知我者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子四人
東里西華南容北叟昉卒後諸子流離不克振生平
舊交亦莫有相收恤者西華嘗於冬月著葛帔練裙
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記因著廣
絕交論以刺其舊交論成到溉見直抵之地終身恨
之蓋溉嘗藉昉延譽也

論畧云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是乎非耶主人
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阜螽躍彫虎嘯清風
起故氣氳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

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巒卯於蘭蓰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絡繹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捶直切絕交游視黔首以鷹鸇娩人靈於豺虎不已過乎主人忻然曰客無乃撫絃徽音未達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高飛者也夫組織仁義瀯磨道德懽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音霜雪零而不渝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也叔世人訛狙詐飈



起溪谷並險鬼神呈變於是乎素交盡利交興矣利之為流畧有五術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薰灼於是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披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分鳧鴈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於是衘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羡其登仙或騁黃馬之劇談或縱碧鷄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齒牙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舒忻慘感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撩權衡執纖纊衡以揣其先遷纊以屬



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誰能貴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驩之蒐慝窮奇之掩義荊南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款故輸蓋必遠寔惠之室包苴必入張霍之家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循環翻覆迅若波瀾由斯以談張陳蕭朱有絲來矣而翟公方且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則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

旨哉有旨哉是以耿介之士寧裂裳裹足獨立高山之顛權輿蘽庭同搴稜稜焉守其孤貞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王僧孺 蕭文琰 徐寅附

僧孺字僧孺魏王肅八世孫以文學重於世任昉嘗贈之詩云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誰其執鞭吾為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㴱爾晨登惜余夜燭天監中帝留意譜籍僧孺奉詔撰十八州譜凡七百一十卷其他著述亦不下六十卷僧孺少孤貧其母鬻紗布自給嘗携僧孺入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墮溝中已身



拜中丞引騶清道為悲感不自勝

僧孺多識古事有欲注素問者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人服其淹博

初吳興丘令楷蘭陵蕭文琰濟陽江洪等皆有才名與僧孺同在竟陵王坐每夜集則刻燭為詩四韻者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曰燒一寸燭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洪等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詩皆

可觀時又有徐寅者父以罪繫獄旦日輒原而寅鬚已皓白

傅昭

昭字茂遠幼孤貧十歲時於朱雀航賣日曆刺史袁顗見而奇之嘗造其讀書所神色自若宋建安王休仁廷尉虞愿皆欲迎致之而昭並不應愿弟通之當世名流也貽之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遊遺芳袁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幃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昭仕梁為安成內史郡自兵亂後府舍久虛人鬼相



觸莫敢住昭至寂然時有夜見兵甲騰空而去者妖遂息郡溪故無魚一客暑月餉魚昭不納又不能拒竟餧之門側子婿嘗以家餉牛脯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為取而埋之

孔休源

休源精識鑒詳練故事武帝每訪時政即以所誦記隨機決斷無疑滯任昉呼為孔獨誦昭明太子薨帝夜召休源入議建儲事時公卿珥貂插筆者皆奏決休源前休源怡然當之時人名為兼天子

休源清介强直舉朝憚其品初詣都寓其宗人孔登

家侍中范雲嘗命駕詣源登為拂筵整具備水陸之
珍及至休源命取自常膳惟赤倉米飯蒸鮑魚而已
雲食休源食不舉登饌高談盡日並載而去登深以
為愧嘗為晉安王長史王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
孔長史坐家藏書七千卷皆手自讐校

江革

革少孤貧嗜書力學王融謝朓皆重之朓嘗過候革
會寒雪甚革敝絮單席而學不倦朓嗟歎良久為脫
所著襦又手割半氈與充臥具而去後歷八府長史
四王行事三為二千石而家徒壁立行李蕭然嘗自



會稽還都乘一舸舸艚偏欹或請以輜重迮輕艚革
無物令就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
革嘗隨鎮彭城城失守被執魏安豐王元延明待重
之革稱腳疾不拜已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
革辭以執久無復思致延明逼之革厲色對曰吾得
死為幸誓不為虜執筆延明乃止已放還上大宴舉
酒屬革曰卿邪不畏延明革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
為夭亦復何畏帝歎曰今日乃見蘇武
帝深奉佛教朝賢多受戒革亦精信因果而帝未之
知謂革不奉佛乃作覺意詩五百字賜革末云惟當

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行底突自同必死因又手
勑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耶革因
乞受菩薩戒

徐勉

勉雖居顯職而不營生產家無餘貲門生故舊為言
則答之曰人遺子孫以財吾遺之清白嘗為書戒其
子語甚長中云近修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
之貲其中所須不少郊間之園遂貨韋黯得百金成
就兩宅今已消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
歷年桃李茂密桐竹成陰華樓迥榭雅有臨眺之美



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濆中並饒荷芰湖裏殊富
蓮菱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
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
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
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
書又云吾年來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略不克舉
其中餘暇裁可自休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
文案間隙負杖躡屐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
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居常以待終自茲以後吾
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假使堯水湯旱豈

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事過並無令吾知也勉所撰流別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孔釋會林五十卷又雜著七十卷

殷鈞

鈞字季和父叡與武帝有故舊帝因以鈞尚永興公主主帝女也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不檢而主更甚鈞狀貌不揚主憎之每被召入先滿壁爲殷叡字鈞見輒流涕出主又命婢束而返之鈞不勝忿爲言於帝帝乃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後出鈞臨川內史在郡有聲郡人多病瘧自鈞至瘧竟絕



徐君蒨

君蒨字懷簡嗜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飲酒數升輒醉酣輒閉門酣歌盡日亦時載妓游行荊楚山川靡不徧歷元工詞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以婦從軍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賴姬人之力時推其敏辯

蕭介附弟允

介性高簡寡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洽弟淑等爲文酒賞會襟賓不得入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位梁位侍中帝嘗延後進名士二十餘人置酒賦詩時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語笑自若介染翰立成文無加點帝兩嘉之曰盾之飲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弟允少知名風神凝遠侯景陷臺城百僚迸散允獨整衣冠坐宮坊景亦弗之逼時盜賊縱橫居民逃徙允家京口獨不移人問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逃所能免今擾擾者方奮臂而爭大功寧事一書生哉竟免於患嘗爲會稽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蘩之薦託異代之交作詩敘言意詞理清典世傳之



蕭琛

天監中琛爲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度者齎一瓠蘆中有漢書敘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異今本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琛又嘗爲吳興太守郡聽事有項羽神位郡人號爲憤王前後二千石至皆祭拜廳下而身避他室琛至爲著屐登堂閒室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而乃死據此廳事耶何陋也竟遷之他廟祀并絕

琛歷官尚書侍中以武帝舊恩嘗犯帝偏諱帝斂容

琛答曰禮名不偏諱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如[illegible]向
一日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擲上正中
面時御史中丞在坐上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爾豈
有說耶琛應聲答曰陛下既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
以戰栗上笑每呼為宗老

賀琛

琛字國寶嘗上封事規時政武帝詰之曰卿云至道
者必以淳素為先此言大善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
與女人同寢亦三十餘年所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
之物不以入宮此亦人所共知也受生不飲酒受生



不好音朝中曲宴未嘗奏樂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
少或日前得竟多則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晝
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十圍今
瘦削裁二尺許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
故也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
下乎言不令而行徒虛語耳云云琛不能對

朱异

异少貧備書自業書畢便成誦會有詔求異能之士
博士明山賓表薦之言异德備老成神表峯峻金山
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
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
所稀若使負重遙塗必獲千里之用武帝召見自此
遂被知賞然貪財冒賄善伺上指固權寵頗徹尉譽
人或規之答曰我寒士也諸貴皆恃枯骨輕我若下
之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侯景之降也帝意尚未果納异力贊之及魏相高澄
請和景疑懼致書异求絕和議异受景餉金二百而
和仍不絕景遂反景初謀逆鄱陽王範累表啓聞异
謂其使曰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及景入帥罪狀异
帝覩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簡文作圍城賦云彼高



冠而厚履並食鼎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
金扉而西郊以之多壘萬姓以之流離問豺狼其何
者訪虺蜴之為誰並斥异也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
曰是誰罪與异不能對慙恚病卒

徐摛

摛字士績貌陋少若不勝衣而五經百家釋教宗旨
無不精究周捨薦之武帝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何
須簡貌擢皇太子家令摛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
春坊一時盡學之宮體自摛始也帝不喜召詰之摛
辨對詳敏反被卿遇侯景入簡文方在永福省時兵

鋒洶湧侍衛皆散搢猶儼然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不得無狀景氣折爲之下拜巳簡文被幽搢忿欝卒

鮑泉 子正附

泉美鬚髯有文筆而名第不高見知元帝爲通直侍郎常盛飾服玩列騶從出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恠焉欲辱之更遣人遥車問曰鮑通直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口實每見豪華人輒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相傳以爲笑謔云泉尋征長沙久而不克元帝爲書數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空勞繞喙

泉弟子正好交遊日日適人人爲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正侯景陷鄴城正時爲外兵郎病不能起景雜之火入中燒之湘東王聞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棄如於是乎得



王神念 楊華附

神念少善騎射老而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絕華本名白花即魏名將楊大眼子姿貌瑰偉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奔於梁胡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詞使宮人連臂蹋蹄晝夜歌之聲甚悽惋

羊侃 鵾附

侃字祖忻性貞正嘗與蘭欽同侍宴欽少交詞色侃直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作兄异時適在席亦不顧也宦者張僧候侃侃曰吾牀非閹人坐竟不令前侯景圍城侃長子鷟時爲景獲景執至城下招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寧復計此子明日復持來侃謂鷟曰吾以汝爲死矣猶在耶吾誓不以爾故生進退因引弓射鷟景亦義之不殺



景儀同傅士悊者叩城呼曰在北日久挹風猷願一望見侃爲免冑示之士悊瞻望良久而去

侃負膂力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五尋橫行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能碎之嘗從幸樂遊苑適少府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以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盡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折樹矟帝又爲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應詔帝覽之曰卿魯遺風英賢不絕信然

侃善音自造採蓮棹歌甚有新致妓妾列侍俱極名品有彈箏人陸大喜爪長七寸僑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儛又有孫荊玉能反腰貼地銜席上玉簪歌人王娥兒屈偶之並妙盡奇曲嘗赴衡州於兩舟中起通梁水齋三間飾以珠玉乘潮解纜臨波置酒觀者如堵侃不飲酒而好客終日酬獻同其醉醒嘗奉詔宴北使陽斐與宴者三百人食器皆金玉雜寶侍婢百許俱執金花燭其豪侈如此

侃第三子鵾臺城陷景以鵾妹爲小妻因遇鵾甚厚而鵾密圖之既景東走景松江戰敗浮三舸下海欲



向蒙山會景晝寢鵾語舟師曰蒙山知在何處汝但且直趣京口既至胡豆洲景覺大驚猶欲向廣陵依郭元建鵾拔刀挾王元禮謝葳蕤謂景曰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今至此豈非天乎願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將透水鵾抽刀斫之傳首都市

陰鏗

鏗字子堅善五言詩名重於世爲湘東王參軍嘗與王宴見行觴者囘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使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被執或救之則前行觴者鏗父子春當官頗廉潔身積汚穢衣垢不浣足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在梁州以洗足致州敗云

江子一

子一字元亮弟子四子五三人並負慷慨有志節子一嘗表求爲刺史不許仰啓求觀書祕閣帝奇之子四尋上封事譏切時政帝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臺城被圍子一及二弟並力戰子一騎忽倒矟折遂被害子四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遂免胄赴敵亦歿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子一有續黃圖及班固九品詞賦數十篇行於世



袁昂 附君正

昂本名千里姿貌修偉齊武帝見之曰昂昂千里駒在卿有之遂改名昂字千里義兵入建康昂爲衆哀慟哭帝勅將士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相劫後吏部尚書詔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足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矣七年以後陛下之賜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昂子君正有子憲年十四君正令客岑文豪引見博士周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見憲至延之

入授以塵尾令竪義與謝岐何妥窮辯與䫻剖析如
流弘正顧譯文豪曰卿歸語袁與郡此郎已堪見代
博士矣吳郡謂君正也時生徒對策多行賄文豪爲
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學司聞者
銜之憲尋舉高第

劉峻

峻字孝標嗜異書每聞異書必祈借借祈必得至不
辭蹈崦崔慧祖目爲書淫入梁典祕閣已坐免遊東
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栖山志文甚美武帝每集文
士策經史事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一日策錦



被事衆已罄帝乃呼問峻峻立疏十餘皆約等所未
識者坐客皆驚帝亦稍忌之峻先作類苑及是書成
凡一百二十卷帝卽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
峻嘗爲自序其畧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
異之者四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而節
亮慷慨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終不試用余遭命
世英主亦擯斥當年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臼
井余有悍室令家道轗軻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
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一異也敬
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二異
也敬通膂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疾㵎然無時三異
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爲名賢所慕風流
彌永余聲塵寂寞魂魄一去將同秋草四異也所以
力自爲序遺之好事者

劉杳

杳字士深博綜羣籍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
問焉約嘗詣及宗廟犧樽云鄭玄答張逸謂畫鳳凰
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杳曰是未必然古者樽彝皆
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
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嶷於青



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
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載
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惟
出論衡長頸是毘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
不死約卽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
王僧孺被命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
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効周譜以此而推當
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尚書紫
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
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

簪筆以待傾問大通中杳爲步兵校尉昭明太子
曰酒非卿所好而職酒厨政爲卿不愧古人耳太
有勑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
之器所著撰五十餘卷

劉歊 訏附

歊字士光少讀莊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
問酬答皆有思理性嗜山水而有濟勝之具登危履
險人莫能及也好周人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久而歎
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
常有愧乎天監中著革終論畧云形之於神逆旅之



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沈川
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吾
欲從四子遊剪截煩厚合至人之道昔張奐止用幅
巾王肅惟盥手足范丹飲𣰰便葬爰珍無設筵几文
度故舟爲槨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墳隴康成無卜
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爲吾人而尚華泰 云云 其
卒也士友謚爲貞靜處士

歊從弟訏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本州檄召之爲挂檄
於樹而遁尚書郎何烱嘗過遇之曰此荀奉倩衛叔
寶之流也其族祖孝標書言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
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良穀寒年之
纖纊訏嘗著穀皮巾披衲衣遊山澤間悠然忘返宗
貧并日而食隆冬或無氈絮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
寒也兄絜欲爲娶不聽巳終於歊舍戒勿求繼嗣士
友謚爲玄貞處士

劉之遴

之遴小字僧迦博古嗜奇在荆州聚古器數十百種
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
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
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第二種金銀錯鏤古樽



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第三種外國
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第四種古製澡
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遴嘗因牛奔墮車折臂每
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黙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
復並坐可橫正恐陋巷無枕

時鄱陽王範得班固漢書真本上之東宮皇太子令
遴與張纘到溉等參校同異之遴爲列其異者數十
條略云古本叙傳號爲中篇今本但稱叙傳今本叙
傳載班彪事而古本云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
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

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今本高五子
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
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今本韓彭盧
英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
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劒周章
邪之傑子嬰為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古本三十
七卷解釋音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古本稱永
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
上書年月日

侯景初奉蕭正德為帝之遴時陷景所將使授璽紱

之遴預知為削髮披法服乃得免先是平昌伏挺出
家之遴為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闘化為支道林及之
遴披染時人笑之湘東王忌其才聞其西上至夏口
乃密投藥殺遴祕不使人知自為製墓誌銘前後文
集凡五十卷子三遴亦有與才年十八而卒之遴為
題其墓曰梁妙士

劉顯

顯傳聞強記為時流推服天監中波斯獻生師子帝
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
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按文讀之無滯考校
年月一字不差時又有沙門訟田者帝惟大署一貞
字有司莫辯以問顯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
其能而出之

明山賓

山賓字孝若天監中坐事籍其宅山賓不自理為市
地築居昭明太子聞之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
金拖紫而恒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詒詩曰
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
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
必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時論高之


庾肩吾

文章自謝朓沈約始用四聲為新變後乃轉拘聲韻
彌劇麗靡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略云又有效謝
康樂裴鴻臚文者吾頗惑焉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
然時或不拘是其糟粕裴乃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
美今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見其冗長師裴則蔑絕
其所長惟得其所短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
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
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
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肩吾

時爲簡文率更令

范岫

天監中岫官祠部尚書秩金紫岫初仕齊以文學爲沈約推引岫文不逮約而名行過之時流稱重其外祖顏延之見岫於少時卽品目爲中外之寶蔡興宗爲荆州岫主簿興宗疾將革知其貧遺旨特賜錢二十萬岫固辭拒之兄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後更數十年屢歷貴顯而卒不易其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太侈云屯贍博多聞能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嘗稱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



范雲每謂人曰諸君欲斯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言其能遠覽前代典故也

柳惔 惲附

惔字文通與兄悅齊名王儉嘗言柳氏二龍一日千里惔居恒甚重其婦頗成畏憚家有女妓精麗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爲惔妻敬賞稷每造惔必先相聞夫人惔每欲見妓必因稷請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目焉

惔弟惲字文暢善琴能傳戴逵道法先在齊嘗與竟陵王子良謀援以晉太傅謝安鳴琴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可謂妙越稽心手臻并體又嘗於王坐投壺梟不絕與琅邪王瞻射嫌其的闊爲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中的

惲少工詩有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之句王融爲書之齋壁及白團扇武帝嘗會景陽樓賦詩惲和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嗟賞天監中帝好奕使惲品定棊譜登格二百七十八人惲居第二第其優劣爲棊品三卷又著十杖龜經更精醫術帝嘗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備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劉孝綽 諒附

孝綽七歲能文王融見而異之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綽小字也每作一篇朝成暮徧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兄弟及羣從子姪凡七十人並能文近古未有也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嵊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名而悱妻文尤淸拔世稱劉三娘

綽以工詩爲沈約任昉所愛重嘗於武帝坐作詩七篇帝篇篇嗟賞遷祕書丞因謂周捨曰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一

日緯詬溉適見黃臥具緯謂僧物色也撫掌笑視知
官督卒擊之至傷口又輕洽文洽銜之緯爲廷尉嘗
携妾入署而停母於私宅洽劾之云携少妹於華省
棄老母於下宅帝隱其惡改妹字爲姝字緯負才使
氣每朝集公卿林立無所與語而反呼騶卒訪道塗
間事以此忤物前後五免

孝綽子諒字求信嗜學有文悉晉代故事人號皮裹
翁嘗與湘東王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
今日之遊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
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耶自是嫉之



周弘正

弘正醜而不陋喫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
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嘗於開善寺開講門徒數百
弘正時猶年少未知名著紅褌錦絞髻踞門而聽衆
蔑之已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以爲非世人也劉
顯素好奇嘗之尋陽朝賢畢祖顯爲縣帛十疋約曰
險衣來者與之衆競改服然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
有甚於此矣弘正至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來爲
折標取帛去

弘正善占候嘗謂弟弘讓曰國家阨在數年當有兵
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帝納侯景正曰亂階此
矣王僧辯東討元帝謂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
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
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報弘正至
辯喜甚飛騎迎之曰吾固知公非後機者可坐吾膝
上弘正曰可謂進而加諸膝矣

元帝既稱大號仍都江陵并等咸當還建康帝左右
不欲還言弘正王裒皆東人勸東下非爲國也他日
正於上前折之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
住西是私計不會魏兵入不果正以善清談爲玄宗



冠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
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正於義理
情轉無窮亦一時名士也

江祿

祿字彥遐嘗爲武寧郡富貲財積錢壁間一日壁爲
之倒錢物皆鳴人戲之曰此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
湘東王恨之因其名祿改字之禁財以志其忿于徼
有文采而清狂自放嘗以父爲戲

何遜

遜字仲言承天曾孫也范雲見其對策結爲忘年交

天監中南平王薦之武帝與吳均同被遇已稍忤旨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王僧虔嘗集遜文爲八卷初遜文名與劉孝綽並重時號何劉梁元帝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遜從叔僩亦以才著宦遊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仕終臺郎

## 裴子野

子野字幾原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爲中表戚獨不造昉昉恨之沈約撰宋書稱松之以後無聞焉松之昭明祖也子



野遂撰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至言及義師則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不從義師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解約歎其述作曰吾所弗逮

普通中帝大舉北伐敕子野作檄移魏子野受詔立成帝以其事體大召羣臣有才名者共讀正得失而人無能易一字帝目之曰其形則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乂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曙筆也甫五鼓催敕至子野徐起操筆昧爽而就及奏帝深嘉歎自是一切符檄皆令子野具草

## 張率 附瓌稷

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至十六詩賦頌已及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毁更爲詩示訥詭云此沈約作也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徐曰是吾作耳訥大慙率與陸少玄善少玄父澄有藏書萬卷率盡得而讀之天監中武帝見其待詔賦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時沈約見率亦比之甯金叔稷

稷字公喬東昏之弒稷與有力焉仕梁位領軍將軍嘗與宴內殿酣後有怨言武帝亦醉謂曰卿翻提帝首衣染天血有何名稱稷抗言曰臣乃無稱獨於陛



下不得言無勳當日義師內向寧惟在臣而已帝厚其類曰張公可畏人稷亦自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嗳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也稷初嘗爲剡令至嵊亭生一子即名曰嵊字四山侯景之逆嵊以身殉時子弟被害者十許景欲留其一嵊答曰一門已俱在忠義鬼錄不向爾逆賊求生遂絕

## 何敬容

敬容貌[illegible]偉而好矜莊武帝雖恒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整潔有侍臣服卷褶者帝謂曰卿衣帶如繩

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從鮮華嘗以膠青刷鬚衣裳
必熨貼或暑月背爲之燥允嘗捷大同中朱雀門災
帝謂左右此門制狹我意欲改構遂遭天火敬容進
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帝悅
敬容每署名敬字必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則大作父
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
不能答嘗有客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客
答曰如明公之於蕭何一坐爲之失笑敬容惟一子
年八歲就兄倫求名倫即命筆名之曰穀書云兩王
曰穀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



蔡樽

樽字景節口不言錢爲郡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
紫茄以爲常餌性方嚴仕梁武帝帝嘗設大臣麵樽
在坐帝頻呼姓名樽竟食麵不答帝覺其負氣乃改
喚曰蔡尚書樽乃放箸執笏對曰爾
樽嘗奏用瑯邪王筠爲殿中郎不取參軍通署武帝
嫌之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樽俯躬拾
牒正色對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
知而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樽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
事之目從捧牒出仍抗表自解帝尋悔之帝嘗爲昭
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貞素簡勝惟有
蔡樽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
曰當須我名也遂投刺乃入

何胤

胤字子季仕齊累官中書令建武後以二兄求點並
棲遁輒表解職不待報去居若邪山雲門寺世號何
氏三高入梁帝踐祚詔徵胤及謝朏遣司馬王杲之
以手勑諭意杲之先至胤所胤恐朏不出爲謬示起
狀跪受詔及杲之從朏所還問胤出期胤知朏已應
召乃答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米四斗猶不盡何容



復有宦情杲之失色胤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西
與我同遊耶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
兩卷皆言物始自卿作始亦何必例
胤初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
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門人
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
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沌渾
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
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奚辨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
實竟陵王子良見議大怒

沈僧昭

僧昭別名法朗有伎術武陵王紀嘗宴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時在坐咒厭十許鳴便息及日晚王曰吾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蛙復喧然又嘗出獵中道還人問故曰急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曰項聞南山虎嘯知之俄邊報果至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東歸不獲已及亂百口皆滅

到溉 洽 鏡 附

溉字茂灌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並以文學知名爲任



昉所奇賞昉廣爲聲價梁天監初昉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彭城劉孝綽劉苞吳郡陸倕張率等諸名士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眞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爲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淸流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到則溉兄弟也

溉性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帝每與對奕從夕達旦有時失寢所居齋前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賭之並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一日謂朱异曰到溉所輸可以送來溉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即迎石置華林園是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

溉爲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歷吏部尚書嘗以選事不允與何敬容執敬容怒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溉祖彥之初嘗擔糞自給敬容以爲譏也

溉頗依佛斷腥膻終身蔬食武帝每月爲三致淨饌



與弟洽共居一齋洽卒便捨爲寺溉所得俸並以充寺僧供養性不喜交游門可羅雀其歲時往來爲置酒極懽者惟朱异劉之遴張綰二三人而已臨終遺令殮以法服殮畢便葬不須擇日及卒顏色如生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溉子鏡字圓照五歲能詩嘗作七悟文先溉卒鏡子藎位殿中郎嘗從武帝登京口北顧樓受詔賦詩立就帝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疑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溉每和上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溉連珠云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而書信如

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
於少藎其見知賞如此
溉弟洽謝朓文名極盛見洽獨契賞洽嘗將方亂築
室巖阿幽居積歲人號爲居士武帝嘗問待詔丘遲
到洽何如沆溉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嘗與
蕭琛任昉侍宴同賦二十韻詩洽詩獨工上謂昉曰
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武
謂彥之也

王筠

筠字元禮沈約見筠於幼時以爲似外祖袁粲曰王



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僕射張稷曰袁公
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此一條故自不同始
仕尚書郎或勸不就曰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
者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
踪昔人亦復何恨欣然就職士論高之
沈約每見筠文輒咨嗟歎賞嘗曰昔蔡伯喈見王仲
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
附斯言又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
疲暮復遇此子謝朓嘗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
見元禮數首方知此言爲實昭明太子嘗與諸名士
遊宴玄圃獨執筠手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
右拍洪崖肩也
筠嘗爲沈約郊居齋作草木十詠書之壁惟直寫其
詞而無題約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嘗自製
郊居賦構思積時以示筠筠讀至雌霓五的反連蜷約
撫掌曰僕嘗恐人呼爲霓五兮反次至墜石磓星及水
懸坮而帶抵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稀眞賞殆
絕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耳筠詩又能用强韻約嘗
啓上曉來名家無先筠者
筠嘗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



氏竝累葉有文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
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著集如吾門者也沈少
傅約嘗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
開闢來未聞爵位蟬聯文彩相映如王氏之盛者汝
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文章每一官爲一集
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左佐臨海太守各十卷尚
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世

謝幾卿

幾卿超宗子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典天監中嘗
與宴樂遊不得醉而還輒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帷與

車前三騶對飲時覩者如堵而幾卿怙如也巳從西昌侯北從別僕射徐勉勉云淮肥之役前謝巳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巳見今徐勝前徐後謝何必愧前謝勉默然一日公卿集議僕射省幾卿至宿醉未醒竟取枕高臥傍若無人

謝覽

覽字景滌尚齊公主梁武初入朝朝士皆拜而覽特年二十餘獨長揖武帝嘗目送之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正當如是天監中覽與王暕並受詔賦詩詩俱稱旨帝爲賜詩云雙文旣後進二少實



名家覽弟舉與覽齊名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駁二龍於長塗也覽精玄理釋義徵士何胤每出虎丘山聽講覽所居宅泉石之美天然經始爲寺邵陵王綸每燕集好聚衆賓冠手裂之以投唾壺將及舉舉正色曰裂冠毀冕弗敢聞命竟拂衣出有文集二十卷

王規

規字威明工詞賦爲昭明太子所重湘東王繹嘗宴集朝士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兹舉時蕭琛傅昭並以爲知言規嘗集後漢衆家同異注

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及卒皇太子哭之慟遺書湘東王曰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涸潤去歲冬中巳傷劉子今兹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王承

承字安期官國子祭酒王氏自儉暕及承三世爲國師云儉性簡貴持風格時朱异專朝每休下輒車馬填門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以危言彈貴權近嘗指异門曰此中轔轔皆爲利來能不入此門者惟大



小王東陽耳大東陽謂承小即承弟稚也承弟訓亦以譽慧著上嘗召見顧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

王琳

陳霸先旣受梁禪琳以梁室舊臣起義勤王擒侯安都敗吳明徹而大勢巳去卒見殺傳首建康琳最得人心卒之日哭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奠號酹盡哀爲收其血懷之而去時琳故吏朱瑒致書僕射徐陵求琳首其詞畧云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巳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王琳輕躬殉主追蹤往彥身沒九泉頭行萬里雖馬革裹尸遂其

素志而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祈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昔㬇公告逝肥川猶建營域叔孫云亡圻隴仍樹松檟毋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前獨有悲田之客云云陵嘉其志節爲啓陳主歸其首

張彪

彪不知何許人亡命若邪山爲盜侯景之亂彪歸誠元帝爲王僧辯爪牙陳霸先既殺僧辯併求彪彪畫遣徒衆而獨與其弟崑崙妻楊氏犬黃蒼乘夜閒行歸若邪霸先將章昭達以千兵躡其後至則彪尚眠未起黃蒼驚吠噬殺一人彪拔刀出逐映火識之曰



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也因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別若見沈泰申進爲語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二人故彪部曲而投昭達者遂殺彪并崑崙郎達郎進迎彪妻妻收涕爲笑請殯彪殯畢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觀辛苦日久請暫入莊飾昭達許之楊入竟以刀割髮毀其面昭達還白霸先義之聽爲尼黃蒼則晝夜號叫塚側蓋彪起於若邪終於若邪妻與犬皆因之重云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三

#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四

## 讀南史

唐隴西李延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 陳宗室

始興王伯茂

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嗜學下士以太子母弟帝深愛重之將有盜發晉郗曇墓於丹徒者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法及諸名賢遺跡事覺並沒縣官藏之祕府文帝以伯茂好古盡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書甚得右軍法



始興王叔陵

宣帝四十二男叔陵第二自幼機辯強梁無所推屈叙夜常不臥令侍者執燭達旦呼召賓客與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極性不飲酒但多置餚胾晝夜食噉而已好修虛名每入朝輒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及歸齋閤至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焉又好游冢墓遇塋表知名者即發掘取其古器爲翫弄其宣帝崩以謀殺太子被誅

始陽王叔愼

叔愼宣帝第十六子後主甚愛之日夕陪宴賦詩被

隋遣楊素兵下湘州州內將士謀且降叔慎置酒大
會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地流
涕時遂與庾正理憤然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
國臣乎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
日後應者斬衆咸諾遂刑牲結盟遣人詐降誘素將
龐暉至伏甲斬之已而大兵至叔慎見殺

陳臣

周文育

文育本姓項名猛奴少時能反覆游水至數里與羣
兒戲跳高並莫及周薈見而奇之請爲養子周捨名



之文育取蔡邕勸學及古詩教之文育不省曰誰
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槊耳因教之騎射兵法育大
悅已爲南海令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
作令長南入當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望公侯乎卜
者又曰君須臾當暴得二千金請先以此驗其夕宿
逆旅適有大賈至求與文育博果勝之得銀如數自
是累擢勁敵爵司空遂爲陳室元勳

侯安都

文帝之立安都自以定策功驕倨無忌每有表啓封
訖或復開封書云又啓某事嘗陪宴樂遊苑忽問

帝曰何如作臨川王帝不應復再三詰之帝曰此雖
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借供張水飾明日將
載妻妾游御堂帝勉許之及明安都來自坐御坐賓
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自是帝陰爲備
安都先在武帝朝嘗與杜僧明周文育同侍宴三人
各爲壽俱自誇功伐帝曰卿等皆良將也而亦並有
所短杜公志大識暗狎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
拙周侯交不擇人居危蹈險不設備防侯郎誕傲而
無檢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一一如言

魯廣達



廣達字徧覽少慷慨志立功名隋兵入廣達躬擐甲
胄手執桴鼓拒賀若弼於鍾山若弼爲之屢退已勢
不支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曰我不能救國負罪多
矣士卒皆涕泣歔欷入隋追痛本朝以憤鬱死尚書
令江總撫柩哭之爲命筆題其棺曰黃泉雖抱恨白
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又爲誌銘述其
忠槩勒之墓

蕭摩訶

侯景之亂摩訶時年十三從武帝赴援每戰單騎獨
出鋒莫敢當已歸侯安都安都方拒齊軍於龍尾謂

訶曰卿驍名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摩訶大呼直衝齊陳萬衆披靡安都乃得免已復從吳明徹攻秦郡齊大將尉破胡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西域胡妙弓矢弦無虛發先聲頗震明徹謂摩訶必先殪此胡令彼軍氣奪餘便可迎刃解摩訶請識其形乃召降人識胡者語狀將戰摩訶見胡在陳馳馬直出相去十步許胡方彀弓而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倒乘勢殺奔齊軍遂大潰是役也人以比關羽之斬顏良

劉師知



武帝將受禪以劉師知為中書舍人時梁敬帝在內殿將加害焉師知詐敬帝令出敬帝覺遶牀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敬帝行事者加刃焉已還報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

虞寄

寄字次安自幼慧辯數歲時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嘲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入謂其父曰文舉不是過也梁大同中嘗雨雜色寶珠於殿前寄為作瑞雨頌帝見之謂其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是卿家士龍將何如擢用寄聞歎曰吾以寄擊壤之情耳豈買名求仕者乎輒閉門稱疾侯景之亂寄客閩陳寶應所已知寶應有逆謀慮禍及遂製居士服隱東山稱腳疾不復出其致書寶應也自稱東山居士

寶應出兵沙門慧標者為詩餞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還照紫微宮寶應得詩甚喜他日標以示寄寄一覽默然無言退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未幾寶應敗標與賓客皆誅惟寄得免尋奉勅還朝文帝迎謂曰管寧無恙授之官



辭疾不拜朝廷每有疑議輒就訪或出遊閭里則老幼羅拜道左有言譽者但指寄便以為不欺云

傅縡

縡字宜事七歲能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累仕祕書監性木強負才使氣讒者中之後主收下獄縡忿恚於獄中上書極言朝廷缺失終篇有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東南王氣自斯而盡之語書奏後主大怒已稍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益怒遂賜死既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酬去而復來者百許日

時時聞彈指聲

蔡凝

凝字子居仕陳為吏部侍郎以才地為時所重宣帝嘗謂凝曰吾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為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對曰帝鄉舊戚恩由中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肅聞而恨之後主嘗置酒會甚將移宴弘範宮衆皆從惟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故凝對曰長樂清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

蕭引

引字叔休梁蕭允子以善書為當時所推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陛下假其羽毛耳帝又謂曰吾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引對曰自是陛下不遷怒臣何預焉人嘉其善對性抗直不附權貴後主時李蔡用事衆媚之引獨不為禮或諷之引答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為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去耳士論高之

陳暄

暄才俊逸而放浪無檢嘗以玉簪插髻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吏部尚書徐陵坐陵



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悟不動容後主作東宮時引為學士與孔範等竝為狎客暄恣出諧謔後主傷之至倒懸於梁臨之以刃或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亦援筆即成而傲弄轉甚後主一日乃縛艾為帽加其首以火爇之然及髮暄號泣哀求聲徹外賴衛尉卿柳莊釋焉數日悴死

暄嗜酒無節兄子秀嘗遺書規之暄復秀書略云吾有此好五十餘年矣昔張季舒六十引滿大勝少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吾方欲與此子交歡地下耳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



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昔周伯仁度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為多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吾生平所願身沒後題墓云陳故酒徒陳君神道足矣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江總

總字總持神采英拔初仕梁以工詞賦爲武帝嘆賞與張纘劉之遴諸名士相推重爲忘年交然溺於浮靡入陳官詹事日與太子爲長夜之飲太子即位是爲後主總日從宴後庭多爲豔曲淫詞以相傳諷時同事者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

徐陵

陵有高才仕陳以吏部尚書領大著作時多躁進馳競者陵作書示曰昔永定之世干戈未息軍實空虛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遂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接踵豈是朝章應其



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府車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爲例耶諸賢宜深明本意自是羣情稍泯

陵清簡無營所得俸賜隨入隨散食建昌戶戶送米至陵悉召宗族貧乏者取之數日而盡府寮怪問之陵曰我有車牛衣裳可賣他家有可賣不尤精釋義

後主在東宮嘗令陵講大品經時宿德名僧自遠雲集而講筵商較莫能抗焉屬文多變舊體出新意遂爲一代文宗後主嘗自爲文示陵而詭託他人文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主銜之

袁憲

憲仕陳後主爲尚書僕射隋軍入朝堂朝士皆散走獨憲侍不去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可謂歲寒知松栢也非惟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至此避將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竟



不從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忽投井憲爲哭拜而出

姚察

察字伯審家商圖書萬卷聞見日博歷度支吏部二尚書門無私僞一門生知其介爲送南布花練各一端察謂曰吾所衣止麻布蒲練此物於我無用門生復遜詞請察厲色驅之自是僮遺遂絕已入隋大業中卒初察欲讀一藏經並究竟將終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卒後身體柔軟顏色如生所著撰七十餘卷又撰梁陳二史未成子思廉續成之

### 韋鼎

鼎善望氣武帝在南徐州鼎望而知其當王遂陰託焉及受禪仕太府卿久之乃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不可不豫爲備初鼎聘周與楊堅相熟視久之謂堅曰公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矣願深自愛及陳亡隋文遇之甚厚

鼎嘗爲光州刺史州有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陰爲劫鼎一日於都會所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爲條其徒黨劫狀其人驚伏自首又有客遊而通主家之妾者客還妾盜主珍物夜逃尋於草中被殺主家知客故與妾通即訴客有司鞫得姦狀當客死獄上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則非也乃某寺僧某誑妾盜物而故殺之耳贓在某處急掩捕之僧伏辜自是部內肅然稱神

鼎性簡貴雖爲亡國之臣而未嘗俛詘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隋文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良久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也因命大官給饌而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論次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許日乃還



## 循吏

### 杜坦

坦先自魏歸宋朝廷以傖荒遇之每爲清塗所隔坦慨然嘗與文帝言及漢事帝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然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亂播遷直因南度不早便以傖荒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能有是乎上默然後官青冀二州刺史有惠政

### 阮長之

元嘉中長之自武昌太守徙臨海故事太守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一年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後嘗爲中書郎直省仍夜詣鄰省誤著履出閤明日依事自列門下以夜闇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之曰一生不侮暗室文帝嘗言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

### 甄法崇 彬附

法崇爲江陵令以清肅知名先是江安令繆士通者

卒於官一日法崇坐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士通云鄭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敝不自存故來訴法崇因命曰受爲辭逐遜謝下席去法崇如其詞詰雅雅狼狽輸送太守王華以聞事在宋永初

崇孫彬有操行嘗以一束苧就州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束中得金五兩彬急送還寺道人驚以半爲報彬笑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入梁彬參軍益州將行同列五人武帝皆誡以廉慎至彬獨曰熟聞卿還金事此言非可爲卿道也



傅琰 附翽 岐

琰字季珪嘗爲山陰令山陰故多訟琰聽訟往往以意擿發人不能欺二老姥爭團絲一業針一業糖琰取其絲鞭之得鐵屑乃罰業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問何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破雞得粟罪言豆者於是縣境稱神明琰家世作吏多著奇績故世傳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琰子翽嘗代劉玄明爲山陰令玄明亦夙稱能吏政爲天下第一翽問之曰何以告新令尹玄明曰吾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曰術云何答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義也

翽子岐爲如新令有縱囚事聞於朝召入禁省太清初魏相高澄遣使議和時朱异力請從同議者咸然之岐獨曰高澄方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以疑侯景使景意自不安則必圖禍亂若許之正是墮其計耳不可許异固執帝竟從异未幾而景入寇

沈巑之

巑之爲丹徒令在縣以清廉不事左右毀言日至竟抵罪鎖繫尚方歎曰得一見天子足矣上聞召問曰復何言答曰臣坐官清獲罪上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巑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亦不責令復任入縣謂其吏人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虞愿

愿爲晉安太守有善政郡出髯蛇可製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之山出去郡二十里越一夜蛇復還愿復放之四十里外亦復還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惟清廉太守得見愿往觀風日清朗褚彥回嘗詣愿見其所臥牀積塵寸許惟置書數帙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宋明帝嘗廢故宅起湘宮寺爲莊嚴刹十層層高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時巢尚之方罷郡還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乃進曰陛下起此皆百姓賣兒貼婦致之佛若有靈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帝大怒令曳下殿愿徐去時尚書袁粲爲之動容

何遠

遠字義方仕梁歷武昌宜城東陽諸郡所至以廉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則連水還之他事多類此故清爲天下第一



後得罪復除武康令太守王彬巡屬縣諸屬皆盛供張以待武康惟設榜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彬笑謂曰卿禮過陸納將無爲古人所嗤乎遠曾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當謝卿一縑衆共伺之不能得

吉翰

翰字休文累官徐州刺史政尚嚴刻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旦呈事典籤曰卿意欲有此囚耶昨於齋坐見此亦有心活之但罪重不可貸卿既欲加恩便當身代遂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而縱囚

儒林

何佟之 附劉澄

佟之字士威少好三禮長用儒術顯性好潔一日中浣濯每至十數徧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時又有劉澄者好潔彌甚嘗爲遂安令他無所事惟日拂掃街逵至路無橫草水剪蟲穢百姓不堪坐免官

沈文阿

文阿以經術著性執固侯景之亂竄匿山中景求之甚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所親救之自樹投下



竟折臂陳武帝受禪文阿復棄官歸帝大怒謂比我於侯景發使往誅之適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之使者得寬其死爲而縛鎖頸致帝前帝笑謂曰腐儒復何爲者因釋之

張譏

天嘉中周弘正在國學嘗危坐高論人莫能難譏獨時屈之弘正嘗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未嘗不懍然譏講周易老莊吳郡陸元朗朱孟博沙門法才慧休道士姚綏皆傳其業爲三教宗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

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勑祕書就其家寫入蕙之祕閣

王元規

元規字正範八歲而孤隨母往依舅氏於臨海臨海土豪劉瑱者貲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孤弱亦欲結婚强援元規時年十二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及長精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受禮記左傳新安王伯固特爲國子祭酒啓請執經四方來學者不



遠千里門徒恒數十百人

文學

丘靈鞠 附子遲

靈鞠嗜學工文詞在宋孝武時嘗作殷貴妃挽歌有雲横廣階闇霜深高殿寒之句帝爲嗟賞褚彥回爲吳興嘗言此郡才士惟丘靈鞠沈勃耳性强切少所推下嘗詣褚彥回彥回臥不起謝曰比脚疾更增不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覆餗又嘗在沈淵坐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頗達於儉

齊武帝時靈鞠領東觀祭酒嘗言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初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吾應還東掘顧榮冢從來士子風流皆出東南自顧榮忽引諸傖輩度妨我塗轍死有餘罪子遲亦有文譽鍾嶸詩評云范雲婉轉清辯如流風廻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

卞彬

彬字士蔚爲人險拔有才與物多忤蕭道成晉位齊王彬進曰殿下卽東府請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自此



被廢性嗜酒居恒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食飲器物多詭異自稱卞田居婦傳稱傳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操撿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提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正極此耳嘗爲上虞令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客遂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政爲此幘今投之矣卿猶能以勳門傲天下國士不覓拂衣去

彬以仕不遂爲著枯魚賦以寄意又著蚤蝨蝸蟲蝦蟆等賦皆大有指斥蚤蝨賦畧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澣濯失時四肢𣯧𣯧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縷之

間蚤蝨猥流淫瘙淯漫無湯沐之慮絕梢甲之憂晏
聚乎久務爛裳之中復不勤之捕討蕃孫孫子子三
十五歲焉又爲禽獸決錄云羊性淫而狠豬性卑而
率鵞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羊謂呂文顯豬謂朱隆
之鵞謂潘敞狗謂文度也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
蛤魚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羣浮闇水唯朝繼夕
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高爽

爽博學多才嘗客遊諸孫抱抱時爲延陵令了無故
人之懷爽出從閤下過取筆題其鼓云徒有八尺圍



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抱體肥故以
此嘲之也又嘗詣劉蒨蒨爲晉陵令亦了不相接俄
而爽代蒨蒨遣餉甚豐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
人問故爽曰劉蒨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祖冲之

冲之妙有機思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歷比古十一
家爲密而冲之以爲疏乃更造新歷孝武令善歷者
難之不能屈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
人於內轉之冲之爲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
一人謂馬鈞以來所未有也晉時杜預嘗造欹器三
改不成冲之造欹器獻竟陵王子良與周廟不異又
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不勞人
力而施機自運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
餘里索恒之亦有巧思而更極精微嘗共語微雖雷
霆不能入也嘗行遇徐僕射勉頭觸之勉呼乃悟

賈希鏡

希鏡家傳譜學能博古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冢得
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諸學士鮑照等並不
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證果然
先是希鏡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撰定繕寫藏之祕



閣至希鏡已三世名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
卷該究精悉有如貫珠當時莫比

鍾嶸

嶸字仲偉有思理工詞致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
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次優劣其評約云休文衆
製五言最佳僅齊永明中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
名級又微遂稱獨步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蓋追
宿憾以此報約也何胤居若邪山洪水漂拔樹石而
胤室獨存嶸爲作瑞室頌詞甚麗

何思澄附敬父

思澄字元靜以作遊廬山詩見賞於沈約因爲約所
其齊居齋閣約重之見工書人題之壁天監中與何
協劉杳等共撰華林徧畧合七百卷思澄每分其書
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請客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
命駕晚始還家所賞名不盡不止朝賢無不悉狎
處郎命食人方之婁護亦欣然當之
思澄父敬父仕齊爲長城令有廉聲詭嚴一介會歲
饑夏至節忽傍其門受餉數日中遂得米二十餘斛
他物稱是乃悉以代貧民之不能輸租者

顔協 見遠 勰附



協字子和父見遠以先仕齊梁武受禪遂不食發憤
數日卒帝聞之曰吾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
事而顔見遠乃至此協博涉羣籍尤工草隷飛白荆
楚碑碣半出其手時會稽有謝善勛能爲八體六文
方寸千言京兆有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協書
優於韋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每至數斗醉後輒
張眼大罵貴賤親疎無所擇時名爲謝方眼是時吳
郡顧協與協才名相亞又並在藩府世稱二協

紀少瑜

少瑜字幼瑒年十三有志節慕王安期之爲人王僧
儒見而賞之少瑜嘗夢陸倕授以一束青鏤管筆謂
曰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自是文才遒進
大同中爲東宫學士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
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未幾卒

孝義

丘傑

傑字偉時年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食食生菜歲
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别耳何苦乃爾汝噉生
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藥三丸亟取服之傑驚起視
乃得甌甌中藥丸如數即服之下科斗子數升於是



丘氏世寶此甌大明七年遇火災甌失

解叔謙

叔謙鴈門人也母疾謙夜禱庭中忽聞空中語云此
病得丁公藤爲酒可愈即問醫及本草注皆無此物
因訪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之答曰此
丁公藤療瘋尤驗謙便拜伏泣言來意老公以四段
與之併示之漬酒法忽失老公所在謙持歸依法爲
酒母病即差

江泌

泌字士清少孤貧讀書乏繼燭則隨月光光斜則握

卷升屋讀有至性母亡惟食菜蔬遇菜心即置之以
其有生意也時宗人有與泌同名者人稱孝泌以別
之仕梁爲南康王子琳侍讀明帝殺諸王泌懼子琳
不免憂惶猸切以問誌公道人誌公撥香爐灰示之
曰都盡無餘及子琳遇害泌哭之淚盡繼以血

### 庾道愍

道愍晉司空冰之曾孫少孤其母漂流交州時道愍尚
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綏去交尚遠
乃覲負擔冒險達交徧訪經年日夜悲泣一日入村
日暮雨驟寄止逆旅忽一嫗負薪自外還而道愍心



動因徐叩之正其母也於是相持號痛遠近赴之莫
不揮涕

### 衛敬瑜

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敬瑜亡遂截耳誓不嫁手植
墓樹數百株其一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女因爲
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
足奇所住戶有鷰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悽
乃以縷繫脚爲誌越歲燕復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
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
飛時刺史西昌侯藻爲起樓於門題曰貞義之閭

## 隱逸

### 陶潛

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世爲晉臣恥屈二
主自義熙以前所著文章明書晉代年號永初後則
惟稱甲子性真率嗜酒先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
嘗遣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薪水自給吾以此力
助汝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與顏延之善每至必酣
飲彌日延之嘗留錢二萬潛悉送酒家九月九日無
酒坐籬邊菊叢中良久適郡刺史送酒至便命酌爲
之盡醉一日郡將候潛逢潛家酒熟見其取頭上葛



巾漉酒漉畢還著之
潛嘗作書訓誡其子畧云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
性剛才拙與物多忤遂使汝輩幼而飢寒猶感孺仲
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少來好書開卷有得
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
嘗五六月北窗下臥遇凉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日
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藥石見救
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
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
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

道舊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高山景行汝其慎哉妻翟氏亦有志節濟耕於前妻鋤於後

宗少文 測附

少文妙琴書工圖畫尤精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嘗立宅江陵之三湖又入廬山就釋慧遠自宋初禪迄元嘉徵辟累至皆不就武帝嘗問其故答曰棲谷飲泉三十餘年又西陟荊巫南登衡岳飄然有尚平之志及遘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睹惟應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因取所遊履盡圖之屋壁每云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之



少文孫測有祖風自少不樂人間曰吾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亦何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齊豫章王嶷辟之答書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嶷又彌之測又答云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中忽懸尚子平圖於壁齋老莊書二卷長嘯拂衣徑往廬山止少文舊宅特魚復侯子響厚餉之測答曰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能當此子響造之不見後不告而奄至測亦不交言嘗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坐臥對之著衡山廬山記續高士傳三卷

孔淳之

淳之字彥深嗜山水每游必窮幽峻竟日忘歸嘗遇沙門釋法崇於山中遂留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已淳之還卒不告姓名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尊間主乎元嘉初徵命至淳之逃入上虞界家人莫知所往



戴顒

顒字仲若父逵隱遯有高名顒能修父業善琴書黃鵠山北有竹林精舍顒復憩其中宋文帝思見之嘗言吾東巡日當宴戴公山上也自漢世始有佛像遠特精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顒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爲減臂胛遂不覺瘦觀者歎服已景陽山成而顒已亡文帝歎曰恨不得戴顒觀之

朱百年

百年山陰人少有高情親亡携妻孔氏入南山伐樵

採箸為業以箸著置道頭輒為行人取去明旦復然
人稍怪之良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或遇寒雪箸箸
不售輒自榜船送妻歸孔氏天晴迎之母以冬月亡
衣並無絮自此不復衣綿與孔顗友善常就顗宿值
寒甚飲酒醉眠顗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
臥具去體謂顗曰綿定奇溫因流涕顗為之悲感

漁父

漁父不知何許人孫緬為尋陽太守偶遊道諸際見
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出焉神韻瀟灑垂綸長
嘯緬心異之問曰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吾釣非釣



寧賣魚耶緬益怪輒褰裳涉水謂曰吾觀先生有道
者也方今王道文明子何用晦漁父曰僕山海狂人
未辨貧賤何論榮貴乃浩歌曰竹竿籊籊河水瀰瀰
相忘為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俄飄然鼓
棹而去

褚伯玉

伯玉字元璩年十八父為之婚婦前入門伯玉從後
門出遊入剡居瀑布山一往三十餘年隔絕人世王
僧達苦致之不得已為停信宿交數言而去僧達與
丘珍孫書云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
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
孤峯絕嶺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波臨滄
洲矣齊高帝勑於白石山立館伯玉常居一樓上

顧歡

歡吳興之鹽官人家世農歡獨好學六七歲時父
嘗使驅雀田中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不知
也晚年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元嘉中將東歸忽題東府壁三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遂去已元凶弑逆正其年月日云有一病者來問歡
歡曰汝家有何書其人曰惟孝經耳歡曰可取仲尼



居置病人枕邊當自差俄而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
禳惡正勝邪也
歡以佛道二家互相非毀為著夷夏論畧云道則佛
也佛則道也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在名則
反在實則合鳥王獸長往往是佛在鳥而鳥鳴在獸
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佛號正真道稱正
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
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
教質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
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說

煩而顯道論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歎將終爲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恒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鵾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尸解

沈麟士

張永爲吳興皆招麟士郡後堂有佳山水即數安道因古基爲山池也麟士懇一觀之因遊永住數月永



遂擬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泉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病疲如必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有蹈東海永乃止王奐沈約竝薦之麟士與約書曰中央無心空勤南北者黑蝶賦以寄意焉臨終遺令惟設清水一盃

阮孝緒

孝緒字士宗七歲時能却嗣父遺財百萬雖與兒童戲恒樂穿池築山十五而冠父彥之誡曰三加人道之始宜思自勗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不出戶家人莫得見其面

呼爲居士天監中任昉欲造之而不敢望廬歎曰其室雖邇其人則遠爲名流所欽如此南平王坟昔数之報曰非志騎官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騎何以異夫騂騄

孝緒嘗撰高隱傳中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訏劉訏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孝緒曰所謂竹君雖少後事當利鍾君若素車白馬之弔覩後麟於二子二劉果卒爲著二傳及孝緒卒許見其爲錄其遺行次之爲緘絕筆之意云

南嶽鄧先生

先生名郁荊州人隱居衡山之絕頂斷穀三十餘年惟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嘗爲梁武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先生信道篤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乘雲降其室從少嫗三十許談話良久謂曰君有仙分故來訪尋當相候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鼓翼鳴舞其前先生謂其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惟聞香氣常命周捨爲之傳

陶弘景

弘景十歲時得葛洪神仙傳讀之日夜研討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遠矣讀書萬卷一事不知皆爲諸王侍讀雖身在朱門而棲心物表家貧求縣不遂遂脫朝服挂神虎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因止句容之句曲山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君人間書札即以隱君代名

弘景性嗜山水而身復輕捷有濟勝具每臨澗谷必坐臥其間登陟不能已已嘗言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望高巖瞰大澤明知難止恒樂



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辭者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非身有仙骨亦勢使之然也晚年惟聽吹笙尤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聞其響忻然爲快或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神仙

弘景既得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爲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物遂合飛丹丹色如霜服之體輕帝服飛丹有驗益深敬禮嘗手勅招之屢致幣聘並不出惟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一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大事無不前諮詢時人以爲山中宰相

弘景隱居辟穀逾四十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時方逆知梁祚將盡嘗與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

寶誌

沙門寶誌不知何許人齊宋間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或[illegible]日不食一日中每分身易所遠近[illegible]收付建康獄旦日



遊行市里及檢校仍在獄中忽語獄吏門外有兩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供養物也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旦門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污衣爲褰裳過之至鬱林見害果載尸出此門血流門限梁武帝尤極敬事嘗問以年祚近遠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知享祚倍宋文也卒如語

馬樞

樞字要理邵陵王綸重其名引爲學士嘗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道俗聽者二千人綸嘗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讀之幾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

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萬芥柱下之言玩淸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讓王巖子傲帝遂爲千古美談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自是遂隱峯山有終焉之志陳時屢徵大官俱不赴晚年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將集凡案間春秋來去幾三十年

恩倖

戴法興

法興在孝武朝已蒙寵任大通賞賜至前廢帝立朝



廷詔敕盡出法興手帝有失德法興輒謂曰官未動如此欲作營陽耶蕭少帝廢爲營陽王也帝自是不能堪適有所倖閹人華願兒者與法興爭權心恨之而道路之謠謂法興眞天子帝贋天子願兒即以告帝曰人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賜法興死

茹法珍 王寶孫附

東昏最嬖潘妃妃王敬則妓也本俞姓武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遂改姓潘其父寶慶帝呼爲阿丈呼梅蟲兒俞靈韻爲阿兄每與茹法珍等詣寶慶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更爲市中雜語以相諧謔時又有奄人王寶孫者年十三四號爲倀子最寵擅朝政雖蟲兒等亦下之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無不憚息

孔範

範字法言善五言詩在後主時與江總諸人並爲狎客孔貴妃最幸範與結爲兄妹以是寵愈僭溢範自謂文武全才請師將濟江諸臣請爲備範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



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家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爲然竟不設備未幾國亡

四夷

扶南國

梁大同五年扶南遣使獻生犀因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帝因詔遣沙門釋曇寶隨使往迎致之先是三年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如藕莖絲又三昧

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螺文則與帝所得同也

天竺迦毘黎國

元嘉中沙門釋慧琳者有才章兼內外之學爲廬陵王義恭所知嘗著均善論畧云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乃有黑學道士起而陋之謂不照幽冥之塗不及來生之化弗逮西域之宏深也爲客主酬答而其要歸貶裁佛法文帝見論賢之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琳皆得與議勢遂傾朝併於宰輔孔顗嘗詣之見賓客塡階慨然曰不意朝中



復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琳迦毘黎國僧

賊臣

侯景

景初事爾朱榮高歡誅爾朱景遂爲歡用稍遷吏部尚書然非其好也歡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戰勝必驕怠請假數千勁騎入關取之歡以語妻婁氏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景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

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惟謀從用事歡部將高昂彭樂皆雄勇絕世景每輕之曰此豕突耳勢何所至景雖被遇而歡諸子皆心疑景景亦心知之將之河南密請於歡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僞大王若賜書請別爲識異於他者許之自是歡書與景必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也歡疾篤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僞弗赴自是遂叛入梁

梁武帝初許高澄議和景聞尚未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答書果有貞陽旦至侯景夕返之語景出書示左右曰我故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尋



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配奴王偉進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惟王圖爲計自是逆謀遂定

景將起兵先上言曰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誑語便與連和臣寧粉骨投命讎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便當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惟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旰食帝乃使朱异傳言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惟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未幾景反反之日景率將帥登壇歃血地大震

景兵之入也王偉進計曰兵聞拙速不貴工遲於是師發寄聲云游獵人不覺也巳報至朱异猶曰景必無度江志及濟采石兵八千人都下猶弗覺既至朱雀航景遣徐思玉入啓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帝乃遣中書賀季往勞之板橋季問景曰今者之舉欲以何名景曰欲爲帝耳王偉進曰朱异徐驎諂賣亂政欲除奸臣遂留季不遣

景攻臺城久不能克以王偉計僞表乞和帝覽表怒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多詐云何可信已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於帝曰賊圍既逼又無勤王之



師且姑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耻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曰爾自圖之毋令取笑千載未幾而景敗盟

臺城既下景乃先使王偉陳慶入殿陳謝帝謂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自衛帶劍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令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景出謂其黨王僧貴曰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巳見簡文於永福省簡文坐與見亦無懼色

景啓請以宋子仙爲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又請以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自是帝有所徵求景多不奉旨至御膳亦被裁削帝雖外迹不屈而中實憂憤久之遂以病崩於文德殿時百濟國使至見城邑丘墟乃號泣於端門外行路見者皆爲灑涕焉

簡文即位景請宴樂遊苑及上還宮景即據御床南面坐文武列侍焉未幾又召帝幸西州帝御素輦白



紗帽白布裙襦景服紫紬褶加金帶景西向坐景妻與其母兼東向坐上聞絲竹聲悽然流下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儛景即下席應弦而歌景遂逼上起儛酒闌坐散上抱景於床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不念臣臣何由得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爲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索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惟觀世音經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菩薩大笑夜乃罷

王僧辯東下既屢破景進營石頭景挑戰復大敗景

遂不敢入宮儀逃去王偉按劍諫門自古豈有逃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奈何走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歡一種人南來直度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於是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遂以皮囊盛其二子掛馬鞍上與百餘騎東走王偉遂棄臺城竄逃本裘羊鯤殺景其二子景已先墮之水中矣初景有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但奔北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臥不肯動景令左右拜請更加箠策



終不肯進人謂馬能知亡猶勝於景也

初景之篡也每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分明是人主也臺城既陷帝嘗語人曰侯景必爲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乃成小人百日天子按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壬申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實踐宸極裁滿百日云先是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遊行世間已數十載人莫知其姓氏鄉里並呼爲闍黎景甚敬信之景嘗於後堂宴射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矣景後又召集通乃取肉揾鹽以進闍景曰肉好不景答曰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而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實腹中送建康暴之市

王偉

偉有才藻工屬詞景之去齊也高澄嘗以書招之偉爲景報書詞甚辯澄曰是誰所作左右以偉對澄曰有才如此何不蚤使知及景敗竄匿草中被執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僧辯謂曰卿爲景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耶偉曰使庚氏早從吾言明公豈有今日僧辯意奇之命且出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



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十里爲偉笑曰是吾心也尋送江陵偉意猶望全乃於獄爲詩贈元帝要人詩云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頗憐其才朝士惡之乃出其前所作檄文有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之句帝大怒遂以釘釘其舌於柱剜其腸蕭帝前爲湘東王眇一目也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四

#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五

## 讀北史目

### 帝紀





### 列傳

#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五

讀北史

唐隴西李延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 帝紀

### 魏神元帝力微

帝有太子名沙漠汗性雄異諸部大人多忌之譖於帝帝頗惑焉適太子自使晉還帝令諸部迎於陰館酒酣太子仰視飛鳥飛丸落之時國俗無彈衆大驚並先驅馳白帝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不可不亟除自是遂遇害

### 穆帝

帝以國法太寬爲峻法令嚴刑辟諸部人多以違命得罪凡有所徵發後期者必舉部戮之時有室家相攜悉赴死所者行道人問曰若何之曰當就誅耳其一時虐酷如此

### 昭成帝翼犍

帝生而奇偉立髮委地臥則乳垂至席有大度國少繒帛代人許謙盜絹二疋守者以告帝令匿之曰卿勿洩吾不忍視謙而使謙或慙而自殺是以財辱士也又擊賊流矢中其目賊破得射者左右各持刀

雖欲爲刺之帝曰彼各爲其主何罪竟釋之

太武帝燾

帝有倫鑒而果於誅戮然亦輒追悔崔浩既誅帝北伐有傳言李孝伯病革者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卽又曰朕失言矣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司徒謂浩宣城謂孝伯也

孝文帝宏

帝幼有至性五歲受禪悲不自勝獻文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焉太后忌其蚤慧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而帝初無憾宦人有譖之太后者太



后爲杖數十帝默受亦不自明及太后卒行三年喪再周忌哭於陵所至三日聲不絕尤好讀書五經百家無不淹貫善談莊老精釋義文章詩賦隨興輒作有時馬上口授及其成不改一字也詔册大半皆出御製所著撰凡百餘篇

節閔帝恭

帝少有智度正始中以元乂擅權託病稱瘖絕言垂一紀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莊帝崩爾朱世隆謀立之恐實不語乃令所親申意帝勃曰天何言哉世隆大悅遂卽帝位踰年而高歡廢之既廢爲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顚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惟有修眞觀未幾被弑

孝靜帝

帝既禪位齊文宣乃下御床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敝屐欲與六宮别可乎高隆之曰可遂入與夫人嬪以下訣莫不歔欷掩涕嬪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以下皆痛哭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帝顧謂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



齊神武帝歡

爾朱兆時大小二十六反誅之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鎭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使統爲若有犯罪其帥則罪者寡而徐定矣兆曰誰可時賀拔允在坐謂歡可歡心喜故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服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分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允兆信歡爲誠遂委爲歡以兆醉慮醒後疑貳輒出宣言受委統州鎭兵亟集汾東受令遂卽日往建牙陽曲川自是大權悉歸歡矣天柱謂榮阿鞠泥允小字

歡計圖爾朱兆除收衆心乃詐為兆書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衆遂愁怨又偽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而故令孫騰尉景偽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於是衆皆號哭聲動地歡乃諭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今直向西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胡人又當死奈何衆曰惟有反耳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主衆願奉歡歡曰爾等皆鄉里難制雖百萬衆無法終灰滅今須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不者吾不能取笑天下衆皆頓首生死惟命於是明日遂椎牛



饗士攻鄴破之

先是歡在爾朱榮帳下榮兆父也榮嘗問其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衆皆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耳代我主衆者惟賀六渾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子穿鼻遂以歡為晉州刺史已一一如言賀六渾歡小字也

文宣帝洋

帝生而貌瘁神氣不揚兄澄嘗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何由可解然深沈有知略歡嘗試以事[illegible]亂兵四出而迎僞遣彭樂率甲騎偽攻之澄頗撓帝[illegible]勒衆與樂相格樂亟免冑情告見禽之以獻歡自是奇之曰此兒意識過我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忽或袒跣奔躍后問其故對曰為爾漫戲蓋陰習勞而不泄也

高澄既死帝將嗣王位赴晉陽親入陛辭謁魏靜帝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帶劍者十餘輩帝立殿下數十步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既辭出靜帝目送之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尋禪位

帝北討契丹躬步行山嶺為士卒先露頭袒身晝夜



不息行千餘里惟食肉飲水登碣石臨滄海氣色彌厲卒降突厥已又破山胡男子十二以上皆斬時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救帝命刳其五臟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穢惡皆盡又自西河築長城東至海凡三千餘里六十里一戍

帝在位六七年後狂惑無度一日手持矛槊遊行市廛見一婦人問曰天子何如答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遂殺之時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獨登脊疾走略無怖色復於其上雅儛旋折見者靡不膽寒

帝所幸薛嬪甚寵愛忽意其與高岳通無故斬首納
之懷中旋赴東山宴勸酬甫合忽探頭投於柈上復
取弄其髀爲琵琶一坐驚怖喪膽良久復收之對之
流涕云佳人難再得殊可惜也因命載尸出被髮徒
步哭而隨之

時有典御丞李集嘗面諫至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
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
來彌不及矣又沈之又復引之更問如此者數四集
對如前乃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
故非後物解放之



周文帝泰

高歡旣除爾朱氏專朝政帝時方從賀拔岳軍中請
往覘之至并州歡一見謂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甚異
將留之帝詭陳忠款具託左右若求復命遂倍道行
行一日而歡悔發驛千里追之已無及矣帝還謂岳
曰高歡非人臣也逆謀未發憚公兄弟侯莫陳爲備
圖之亦不難今若合靈夏河西等衆移軍近隴扼其
要害收其士馬以爲吾用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
岳大然之遂定計

東魏遣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帝召諸將謀曰賊掎
吾三面又造橋示必欲渡是欲綴吾軍而陰使泰得
西入耳賊起兵以來泰每先驅部多精銳屢勝而驕
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走矣諸將以爲賊在近
捨之襲遠非計帝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
今者大來謂吾但自守耳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
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徑度比至五日吾
已取泰矣於是帝還長安聲言向隴右謁魏帝而潛
軍至小關竇泰等卒聞軍至陳未及成擊之盡俘其
衆斬泰傳首

高歡遣將高昂以兵出河南逼華州帝謀之曰歡若



至咸陽人情惶擾及其未至可擊也即造浮橋令軍
士人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至沙苑距齊軍六十里帝
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即先據渭曲待之令將
士皆偃戈葭蘆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師至望見軍
少競萃於左軍亂不成列帝遂令鳴鼓葭蘆中鐵騎
齊發橫截其軍爲二遂大破之斬首六千級降其卒
七萬悉縱歸高歡破膽時於戰所準當日兵數令人
種柳一株凡栽柳七千株以旌武功

帝泰旣廢魏帝立恭帝大饗羣臣時魏史柳虯執簡
書告於朝曰廢帝文皇帝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

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公不才由公公宜勉之公受
茲重寄任元輔又納女為皇后乃弗克訓誨負文皇
帝付屬咎其誰歸帝乃作誥曰嗚呼我羣后暨衆士
維文皇帝以穡稼之嗣託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予
罔克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之志嗚呼茲咎予
其焉避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為口實
按泰小字黑獺

武帝邕

建德三年詔曰至道宏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
幽玄但岐路既分派源逾遠淳離朴散形器斯乖遂



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畧異說相騰道隱小
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馳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
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祕笈玄文有可濟養黎
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翫培塿者識
嵩岱之崇崛守磧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

隋文帝堅

帝生而多奇有文在手曰王皇妣親自撫之一日見
頭上忽出角徧體起鱗驚墜之地已而復舊周明帝
嘗遣善相者來和視帝和詭對曰不過柱國既乃私
謂帝曰公當為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後齊王憲
復言於武帝臣每見堅貌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
除之武帝曰此止可為將耳帝以是深自晦匿宣帝
后帝女也后嘗以爭寵忤宣帝宣帝怒曰必族滅爾
家因命左右堅至色動即殺之及召至帝容色自若
竟免

煬帝廣

大業三年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
紫河一旬而訖死者十五六四年詔徵天下鷹師悉
集東京五年遂大獵於延山長圍周亘五百里八年
詔征高麗略云提封所漸細柳盤桃之外聲教爰暨



紫杏黃枝之域而高麗小醜迷昏不恭朕親帥六師
用申九伐掩渤澥而雷震歷扶餘以電掃誓而即行
勝而後戰高颺電逝巨艦雲飛顧眄則山岳傾頹叱
咤而風雲騰鬱將軍分左右各十二軍總一百一十
三萬三千六百人號二百萬自癸未發第一軍終四
十日而引師始盡旌旗亘千里從古出師之盛未之
有也兵進圍遼時有二大鳥高丈餘皜身朱足游泳
自若上異而圖之來衆敗沒還者千餘騎

列傳

后妃

魏保太后竇氏 附常后
保后竇氏大武帝保母也操行純㓗訓釐內外甚有
聲稱大武卽位感其訓導爲皇太后及后崩詔天下
哭臨三日後文成帝乳母常氏初尊爲保太后尋亦
復尊爲皇太后告郊廟及崩亦詔天下哭臨三日
靈太后胡氏
后明帝母以姑爲尼通佛經大義覩覽萬幾手筆斷
決嘗於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射者罰因自射針孔
中之登鷄頭山自射象牙簪亦一發中又嘗宴羣臣
於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



造物含氣貞帝詩曰恭已無爲賴慈英羣臣賡成之
然宜淫無忌久秉朝權魏氏由此不振
齊武明后婁氏
后帝高歡妻也諱昭君有智畧强族聘之多不肯行
及見歡執役城上驚曰此眞吾夫卽使婢通意又數
致私財使娉已父母不得已許焉旣歸歡與叅密謀
蠕蠕進茹茹公主后卽避正室遜之文宣受禪后嘗
固執不許後濟南孝昭武成諸帝立皆后定策
彭城太妃爾朱氏
太妃爾朱榮女魏孝莊后也高歡納爲別室蠕蠕公
主來爾朱迎之面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迎
射翔鴟應弦而落妃亦引長弓斜射飛烏亦一發中
之神武喜曰吾此二婦並堪擊賊
文襄后元氏
元氏高澄妻魏孝靜帝妹文宣卽位尊爲后未幾令
移宅高陽曰吾兄昔姦吾婦我今須報輒烝之其元
氏女婦無親疎皆令左右亂之於前又以葛爲絙令
魏安德主騎上使人推引之至自呈露以示羣下
琅邪公主玉儀
玉儀本孫騰伎女澄納之被殊寵奏封公主以出自



魏宗室也澄初納時嘗謂崔季舒曰崔暹必來諫我
當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澄故峻其詞色如是者三日
暹知意爲懐一刺入故墜之於前澄問何用此暹悚
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遂把暹臂入見季舒出語
人曰崔暹嘗忿吾佞不圖佞乃過我
馮淑妃小憐
小憐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妃於後
主號曰續命後主惑之坐同席出並馬願得生死一
處已國亡入周周以賜代王達達嬖之淑妃彈琵琶
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

絕應看膠上絃

隋文獻獨孤后

后獨孤氏文帝堅后也突厥入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或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僚聞之畢賀然性極妬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帝黜之太子妃元氏暴薨意妾雲氏故竟譖廢太子

煬帝蕭后

后梁明帝蕭巋女性婉順有文學見帝不德心知不可不敢言爲述志賦以寄意畧云予備箕箒於皇庭



恐脩名之不立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劒於宸極夫居高而必危顧攝生於冲謐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哲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而喧耳蕩囂煩之俗慮乃服膺於經史懼達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從至江都亂將作宮人有白外反狀者上大怒輒斬已復有白者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矣言之何益徒滋上憂煩耳後入突厥

魏宗室

河間公志

志字猛略性清辯博覽有文嘗爲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諸於上前兩不相屈孝文帝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其分路行志出遂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

秦王禎

禎嘗爲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出抄掠禎召新蔡襄城蠻首使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三十許人一[illegible]



以一囚易服參其間禎先自射射皆中因命左右以次射及囚不中即斬之蠻相視股栗又預令左右[illegible]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以俟禎臨坐令微有風動輒舉目瞻天傾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許人當在西南五十里即命騎掩捕尋縛十人至禎告諸蠻曰非爾鄉里那作賊合死不即斬之蠻懼伏不知其爲死囚也自是境無暴掠

安州刺史法壽 附慶智

法壽平陽王熙孫也將之安州先令所親微服入境察風俗得其善惡主名於任遂大明賞罰蠻內以肅

子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無曲直必得物然後判或二三十錢或十數錢亦輒取之府中號為十錢主簿

京兆王叉

叉小字夜叉靈太后妹壻也驕傲恣横每直宿禁中必臥婦人於食輿以帊覆之輿入禁出亦如之無敢言者鄭王元樹嘗遺書公卿曰叉本名夜叉其弟羅實名羅剎夜叉羅剎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罹此二灾尋被殺

臨淮王孚



孚字秀和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宇文泰甚狎之嘗於室中置酒十罇罇上皆加帽以戲孚也孚入室見輒驚喜曰吾兒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即令左右擔持歸泰撫掌大笑孚嘗集古賢明妃后為四卷上靈太后以志諷

任城王順

順自幼下帷力學性亢謇諤高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時年十六懷刺謁肇門者易其年少不為通曰坐多貴客慚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入直登牀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詞吐傲然若無所睹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父澄聞杖之數十

靈太后宣淫特甚頗事粧飾遊幸無度順一日面折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母儀天下年垂不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太后慚而還召入責曰何衆中見辱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人笑而獨羞臣一言乎后默然

彭城王勰

勰敏而嗜學善屬文嘗侍孝文晏芳林下帝令侍郎崔光讀諸臣暮春應制詩至勰詩帝為改一字曰雖



琱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琱琢一字價等連城又嘗從幸代都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株帝佐賦詩因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甚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勰時去帝十步許且行且思未至帝所而詩就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道葉相親

元文遙

文遙亦宗室有異資過目成誦濟寧王聞業欲試之嘗大會賓客有初將何遜集入洛者王命文遙讀

之一覽便誦時年十餘齡耳王顧謂邢邵曰吾家千
里駒定何如邵曰此眞從來未見也文遙于行恭交
范思道遙嘗謂思道曰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
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六郎情詞俊
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自得

魏臣

崔浩

明元時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一夜忽亡不知
所在帝召諸碩儒史官求其所詣崔浩對曰按日辰
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



此二日內庚與午皆主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
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測其
所詣而妄爲湫論浩笑不答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
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
言明年而姚興死國滅於是諸人乃服

晉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群臣議群臣
皆謂裕揚言伐姚而意叵測宜先發兵斷江上毋令
西浩曰此非上策也劉裕乘危西伐臣窺其意必自
入關若塞其西路裕必北侵如此則姚泓無事而我
反受敵矣我赴南則蠕蠕北入顧北則南州復危不
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
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且裕得關中彼懸遠必不
能守終爲我物故可不勞兵馬坐觀成敗而收萬全
之利然議者多異同帝遂從衆遣將非之竟爲晉將
朱超石所敗

裕既西入至潼關帝問浩曰裕事濟否浩曰姚興好
養虛名無實用子泓又病裕乘其危兵精將勇克之
必矣帝曰裕何如慕容垂浩曰垂乘父兄之資少加
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力奮臂
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此人傑也



裕若平姚必歸篡其主秦地戎夷混處裕雖得必不
能守終爲國家有耳帝曰裕今已入關我遣精騎斷
其歸路何如浩曰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得親出長
孫嵩又非裕敵也臣謂不妨姑待帝笑曰卿量之審
矣詔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
味卿言若此鹽酒

時慧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
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召諸儒術問之浩對曰漢書載
王莽篡位之前慧星出入正與今同是爲晉祚將滅
劉裕篡之之應也未幾宋果代晉改元帝時方幸東

南爲漁池閭之驛召浩謂曰往卿占彗星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浩性不好老莊書每讀不過十數行輒棄去曰此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

神䴥二年議擊蠕蠕朝臣皆不欲行將西人張深徐辯以天文進曰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北伐必不利帝以問浩浩對曰戰伐刑之大者三陰用兵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臣觀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



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類也且深辯自謂通解數術臣請試問西國未滅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其不知是謂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慚不能對帝遂決策

師既發大師寇謙之問浩曰是行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顧慮効不全收耳及軍入境蠕蠕出不意倉皇奔遁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獲畜產數百萬殺及降者三十餘萬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將果慮深入有伏兵遂止天師以浩前言勸帝窮討不聽其後降人言蠕蠕焚穹廬將入山南走人畜窘聚者方六十里去大軍僅百八十里以追軍不至得徐西去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盡殄之矣帝聞恨之

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欲先討赫連群臣皆曰劉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未必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以問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而皆莫敢先入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誠可憂今東西列兵徑二千里



形分勢弱正可因河自守其不能北度明矣赫連定殘根易摧願陛下必行無疑未幾下涼定

帝欲討牧犍於涼州命羣臣議羣臣皆言涼州地純枯石無水草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許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灌溉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而又赤地無草則士馬渴之不戰自斃帝疑以問浩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且漢人決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灌溉數百萬頃乎李順等曰吾輩目見浩曰若輩受

入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耳衆乃不敢
復言帝意遂決兵入多善水草竟如浩言平之
浩造五寅元厯厯成上之表云臣自奉詔學天文星
厯易式九宮無不窮究歷三十九年晝夜無懈臣性
稟弱劣力不及健婦人乃專精竭思忘寢與食至夢
共鬼爭義遂得窺周公孔子之微始知古人有虛有
實妄語者多眞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後漢興以來
世人妄造厯日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
千小誤無算臣實憫之故除僞從眞改誤厯以從天
道今始成訖謹用奏呈幸陛下省察宜示中書博士

然後施用云云
浩先奉詔著國書書成三十卷時太史令閔湛郗標
性素諂事浩請立石銘勒以彰直筆遂營於天郊東
三里方百步用工三百萬訖役浩書國事備而不典
而石銘顯在通衢於是北人被詆訾者咸極忿毒遂
相與構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受賕狀浩訊伏遂
以眞君十一年六月誅時淸河崔氏及范陽盧氏太
原郭氏河東柳氏以浩宗姻盡夷族
浩晚成不雅華釆故始時人未有知者惟太原郭逸
妻王氏獨深奇之妻以己女俄女亡復以少女繼之

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敬奉獨至時時誦讀浩怒取焚
之捐其灰厠中及浩幽執檻內送城南使衛士數十
人溲其上呼聲嗷嗷徹於行路自來宰司被戮辱未
有如浩者時人以爲冥報

崔頤

頤與崔浩崔模三人别祖而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
次頤而模頤相親善浩恃其家世晉魏公卿常侮模
浩不信佛道而模歸依獨至雖糞壤中禮拜惟謹浩
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眞胡神也模嘗謂人曰
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桃簡浩小名周兒頤小

名大武頤聞之故誅浩時二家獲免

崔㥄

㥄字長儒有文學偉風貌嘗從齊神武入洛與議廢
立時淸河多盜石愷爲太守得專殺愷一日經㥄宅
謂諸少年曰郎輩莫作賊太守能殺人㥄顧曰何不
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
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㥄建義佐高歡廢節閔
立孝武故云
㥄偉風貌端嶷若神以簡貴自處高歡嘗言崔㥄應
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遒趙郡李渾將聘梁朝士餞之

名輩畢萃詩酒正讙悛後到一坐默然鄭伯猷歎曰
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欬爲洪鐘響胷中貯千卷書
使人那得不畏服悛然籍地自矜嘗與蕭祇明少遐
輩高宴終日悛獨無語少遐晩謂悛曰驚風飄白日
忽然落西山悛直曰爾
悛初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悛曰收輕
薄徒耳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悛時爲州刺史備
刺史鹵簿迎收使人謂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
收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功何稽古之有悛聞大恨
後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復悅之曰昔有班固今



則魏子收縮鼻笑之
悛嘗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博崔趙李何
爲者崔暹銜之會高歡葬悛稱言黃頷小兒堪當重
任不暹聞以告高澄澄爲絕悛朝謁悛懼爲娶月道
左澄謂曰黃頷兒何足拜也遂鏁悛赴晉陽獄結姻
陳元康元康救之得免然澄怒猶不釋曰金石可消
此言難滅
悛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世所稱娶
太后嘗爲博陵王納悛妹爲妃勅其使曰好生法用
勿令崔家笑人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

富貴悛跪對曰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人謂
其對然風政不立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號爲成公
朝士邢子才等多奉之爲御史糾劾既下廷尉復與
諸囚姦詔斬之支解其尸九段悛亦死獄中

崔瞻

瞻字彥通風流才學不滅其父侍中李神㑺雅有風
鑒晩年無子見瞻歎謂邢邵曰崔悛兒便爲後生第
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孝靜帝以人日登雲
龍門瞻與父悛俱侍宴賦詩帝問邢邵瞻詩何如其
父對曰悛博雅弘麗瞻風調清新並詩人冠冕宴訖



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爲崔瞻父子嘗使陳陳舍
人劉師知見而心醉謂曰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
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此

宋弁附弟翻

弁字義和自少爲尚書李冲所推曰此兒一日千里
弁性矜高孝文嘗言郭祚晉魏名門一日謂弁曰卿
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
漢魏來既無高官又無儁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
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帝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
不惡乃復以門戸自矜殊爲可怪弟翻

翻字飛烏性堅決嘗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犯法
翻執主壻馮穆立之階中竟日暴曬有人訴翻曰
彌尾青翻初至謂主吏曰此非當用意解墻下以待
豪右未幾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詞不遜令取尾青
鎖之駒脫後以訴宣武宣武大怒延讓之曰若作是
買名耶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實亦非臣所以置
者正以待暴豪如駒者耳自是威震京邑

韓延之

延之先仕晉劉裕將篡延之義不屈以裕父字顯宗
名翹乃以顯宗字已而名其子翹示不臣劉也晉亡



入魏賜爵魯陽侯嘗往來栢谷塢慨然有終焉之志
謂其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朝廷必有居此者我死
勿向代北葬子孫從其言遂葬其地後五十年而孝
文果徙都於洛

盧玄 懷仁 元明附

玄字子真與崔浩外兄也浩每與玄談契輒歎曰對子
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初浩欲大整人倫分明族姓
每對玄言之玄諷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
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竟不納浩之敗頗由此玄諸孫
懷仁元明

懷仁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
嘗爲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願嵇生峭立鍾
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爲然所
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

元明風尚閑雅居洛東緱山嘗作幽居賦中山王熙
見而歎曰盧郎如此風神惟須誦離騷飲美酒自成
佳器時友人王由居潁川元明一夕忽夢由攜酒就
之言別而已賦詩爲贈及省詩有自茲一去後市朝
不復遊之句起而歎曰由性不狎俗乃夢詩如是嘗
必有他故越三日聞由爲亂兵所害詰其亡日正發



夢之夕也

盧景裕 弟辯附

景裕性清靜敝衣粗食終日端嚴如對大賓尤精釋
典大竺胡沙門道悕譯諸經論每託景裕敘之初坐
兄仲禮逆逮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忽自脫時又
有負罪當死者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爲誦千
徧臨刑刃忽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高
王觀世音經

辯字景宣永熙二年平等寺剛成孝武帝會萬僧於
寺忽一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爲下拜辯時在

僕謂帝曰石立社移自古有之何足爲怪未幾帝閹人

高允

允字伯恭少嗜學千里負笈博通經史尤精天文術數然不輕洩初著作令史閔湛郄標素媚事崔浩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平

允初與崔浩同撰國史浩見收允時方侍景穆太子太子召允囑曰入見至尊我當爲卿自至尊脫有問但依吾說旣入見景穆爲俯甚悉請赦允帝召允謂



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臣向問來皆云浩作帝復問如東宮不允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帝顧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告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於是允得免先是翟黑子有寵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以問允主上見詰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黑子不聽卒被誅及是出謂人曰吾所以不本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

浩旣誅太武勑允作詔自浩以下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遲疑不卽奉旨奏乞更一見帝召允允進曰浩若別有餘釁非臣敢知如直以書觸忤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爲叩頭謝久之帝悟徐曰微此人當復有數千口死矣浩族滅餘竟止身死後嘗與景穆論及此事允曰史籍者帝王實錄將來炯戒浩以私欲沒公廉此是其罪至直書朝廷得失此史家本體浩未爲失也臣實與浩同事死生詎無獨殊而蒙心荷免實非臣意景穆爲動容



上嘗謂羣臣曰高允眞忠臣朕有誤必正言面論至朕不樂聞亦必侃侃無所避就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非眞忠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其勞不過弓刀侍從而皆位公王乃此人盡誠匡我位不過著作汝等不亦愧乎時司空陸麗曰高允家貧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蚤言今見朕知其忠乃始言也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清貧有踰是乎卽賜帛五百疋粟千斛允表辭不許上重允恒不名必呼令公令公之名播四遠

允卒年九十八允初嘗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
若陽報不爽應享壽百年及是先卒旬餘體微不適
然猶不廢臥不醫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
聞之遣醫李修視脉告以無恙修入復命密陳允脉
有異懼不久上遂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鹽
醢百有餘品皆極時味又衣服茵被牀帳几杖之類
無不羅列王官往返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謂人曰
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此可贍客矣親爲表謝
初不他慮又數日而夜中忽卒人無知者詔給絹一
千疋布二千疋綿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粟千斛



以尚喪用從來賜賚之盛莫有及云
游雅嘗論允曰崔公嘗謂余云高生博學豐才一代
佳士所乏矯矯風節耳余初亦然之已謗起纖微及
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
汗都無人色而高子敷陳事理詞義清辯音響琅然
至明主動容仁及寮友然則向所謂矯矯者乃在斯
乎宗愛任勢威震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堂王公以下
望庭畢拜而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
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爾所謂風節豈謂是耶人固
未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高季式

季式豪率縱酒恃舉家勳貴不拘檢押與光州刺史
李元忠素遊款式在濟州嘗夜飲酣鬯忽憶元忠乃
亟開城門遣人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飲
朝廷知而不責司馬消難神武壻也威餘甚盛一日
過季式季式畱飲自夜達旦消難欲出重門竝關因
固請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耶竟不許消難不得出
酒到亦不飲式乃索一車輪自括其頸又取一車輪
括消難頸引滿相勸消難無如何笑而飲之始得脫

崔暹



暹字季倫雅知學問好薦引人士每對高澄道邢卲
才品宜親重而卲恒毀暹澄一日謂暹曰卿說子才
長子才專言卿短卿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
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魏帝嘗幸華林園謂高
歡曰百司頗多貪暴其有直言彈劾不避貴戚者王
可勸之酒歡降階跪而對曰惟御史中尉崔暹一人
敬奉明旨敢以酒勸舉朝畏羨之
暹一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好聘使行朝士皆遣人隨
使市珍物而暹唯寄求佛經梁武爲繕寫以送然好
大言嘗客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已名傳諸江表

子達孥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其解周易二字輒集
朝貴名流命達孥高坐開講同郡莊仲讓陽推服之
權仲讓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

李元忠

莊帝幽崩元忠棄官潛圖舉義會高歡東出元忠乘
露車載素箏濁酒迎之歡以酒客未即見元忠乃下
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謂公招延俊傑
今國士到門不能吐握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
歡聞遽出見引入觴再行元忠取箏鼓之長歌慷慨
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已見明公猶事爾朱氏乎非



英雄也因寄請建義歡大然之
孝武既納歡女爲后詔元忠致聘晉陽每宴輒談敘
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相
聞更欲覓建義處歡撫掌大笑曰建義不慮無人正
恐如此老翁不可多遇耳元忠曰止爲此老翁難遇
所以不去因捋歡鬚大笑劇飲而罷
元忠性落拓不以物務縈懷大率常醉每言寧使我
無食莫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神武欲用爲僕射
文襄言其縱酒不可任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飲元
忠曰吾謂作僕射不如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昔貢文襄甜桃一盤文襄以百練報其見重如此李
時僅米三石酒數斛書籍樂物充滿倭架而金蟬貴
緝始得敘焉諸孫曾

李曾 附安世

曾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教授郡三辟功曹皆不就
曰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歎曰梁
敬叔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復棄去還家道武時出
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盜數爲山東害亦
相戒勿入趙境一日盜於常山界得死鹿盜長曰此
猶趙郡地也責還故處於是郡人爲之謠曰詐



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曾孫安世文成時齊使劉纘入聘安世奉詔勞之纘
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今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
纘曰周漢云何安世曰周名掌客漢名鴻臚因朝曰
主客君何不影响文武而殷勤亡秦時都下富賈多
出內藏珍寶與南人貿易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
山川所出安世曰皇上德通神明地不愛寶所以川
貢金岳獻瑞且聖主不貴金玉遂令璠璵等於瓦礫
耳人稱其敏辯

李諧

謐字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嘗師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謐嘗言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以是築産營書手自刪削者四千餘卷性不飲酒而喜尋山水每遇遊賞悠然亡歸河南尹甄深雅負時望嘗謂其子曰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在邇何不就業又嘗切士曰甄深行不愧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謐卒博士孔璠等四十餘人上其狀詔準玄晏例諡曰貞靜處士

高閭

孝文時閭上備邊策畧曰六鎭之北宜築長城以禦



北虜其法以六萬人分爲三軍立征北大將軍府而精選忠勇有智幹者爲之帥令二萬專習弓矢二萬專習刀楯二萬專習騎矟十日一習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結晝夜如一七月則各備戎作之具八月俱抵磧南揚威沙漠虜來則與決戰不則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鎭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二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一勞永逸計莫便此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

胡叟

叟字倫許才高無所屈下嘗入沮渠見牧犍牧犍不甚加禮叟爲詩暫所知曰羣犬吠新客佞暗排疎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盼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嘗謂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紘章爲幽贊允深重之叟少孤每言及父母潸然淚下春秋當祭則必求旨酒佳膳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陳設奠拜致其孝思時有氾潛者嘗釀酒每逢佳節則必以一壺致餽問其故曰吾以供孝子也叟無子以一養子自給字之曰螟蛉



宋遊道

遊道性重交游嘗與頓丘李奘僅一面便定死交奘卒二子構訓居貧遊道時爲司州從事令其求三富人死罪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蝌蚪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遊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遍名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冠者大怒將與構絕及構謝輒歡好如故

薛聰

聰字延智性方嚴雖在暗室矜莊終日文成帝嘗言

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餘人帝一日與侍臣論[illegible]
海內氏族戲謂聰曰世謂諸薛是蜀人聰對曰臣遠
祖薛廣德世仕漢朝是爲漢人九世祖永隨劉備入
蜀因呼爲蜀人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
曰卿可自明非蜀何遂苦朕聰稍投戟而出帝曰薛
監醉矣時見者爲之悚然

楊大眼

大眼負絶力驍果震世淮泗荊沔間兒童啼者恐之
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秉歸國謂大眼曰在
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



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敢視何必大如車
輪大眼不學然使人讀書而聽之厲能斜其大意每
奏捷作露布皆出口授亦略近之

裴伯茂

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羣籍文藻富贍而性嗜酒劇飲
無度遂至伐生卒年僅三十九卒後葬於家園友人
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皆
名士也於墓側設祭置酒一飲一酬曰裴中書魂而
有知知吾曹在也爲各賦詩一篇[illegible]魏收亦與伯茂
善而在晉陽李騫錄詩寄之收亦爲和有鄰風想玄
度對酒思公榮之句伯茂疎傲識者以爲知言

房豹

慕容紹宗出討穎川豹特爲行臺郎中紹宗自以術
家言有水厄每於戰艦中澡浴并自投水冀厭當
之豹進曰命也在天公若實有水厄必非禳辟能却
若其實無禳亦何爲如舟船難以防災何不岸上指
麾足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復爾耳已卒
遇溺識者謂豹知微

讀北史

唐隴西李延壽本　明當湖越維寰節

## 列傳

### 羊烈

烈家傳素業閨門修整一門女不再醮嘗於兗州造一尼寺凡女之寡居無子者竝出家爲尼肅守戒行時尚書畢義雲有帷薄之羞猶盛誇門閥烈徐應曰吾家無他長惟男清女貞可以相冠差不愧漢河南尹晉太傅耳雲爲之默然



### 尉瑾

瑾歷仕魏齊官尚書僕射仕齊通顯而內缺風訓閨門穢雜爲出所嗤嘗通其寡嫂元氏一日議吏部郎中頓丘李構曰郎不稽古構對其令史曰我實不稽古但不知通嫂得作稽古不瑾大慙

### 韓子熙

天平初子熙除國子祭酒熙清白自守好靜退時遷鄴之始百司竝給兵仗以祭酒閑局獨止給二人或有誣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之

### 李彪

彪嘗爲御史中尉多所糾劾豪右屏氣孝文帝重之呼爲李生而不名彪嘗使齊齊主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不彪答曰請重賦阮詩宵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主憫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送卿遂親詣瑯琊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爲餞



### 楊侃

侃嗜琴書尤好奇計蕭寶寅據雍州反進圍華州長孫承業討之侃請爲前驅兵進恒農北度據石錐壁下令曰且屯軍於此以待步卒來降者令各自還村候臺軍三舉烽各亦舉烽爲應其無應烽者即係不降便須殄戮於是人各相傳告一宿間火光徧數百里圍城之寇不測其故遂各潰散

### 郭祚

文帝嘗以李彪爲散騎常侍尋悔之謂郭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復淹吟良久曰此自應有讓祚對曰豈容聖詔饒行而有差異須臾彪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此實臣自揣揣之不敢虛讓帝嘉其貞正遂不更

張彝

彝事明帝位大中正每削抑武人使不得預清品頗招謗議神龜二年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竟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彝長子不獲遂以瓦石毆擊公門上下震懼莫敢出詰衆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下堂極意捶撻焚其屋宇彝子始均拜請父命輒生投之火而彝僅存餘喘遠近惶駭官僅收掩八人斬之不敢窮誅以安衆心也高歡見知國紀將墜遂歸而散財結客

邢邵



邵字子才幼有慧性讀書五行俱下日誦萬言嘗因霖雨讀漢書數日畧徧年未二十名動朝紳嘗與名士裴伯茂等賦詩王昕舍詩凡數十首稿俱在主人奴處旦日奴出諸人索稿不得邵一一爲誦之奴還得本不悞一字尤工屬文每擕文出京師輒爲紙貴焉北使至南南人每問邢子才故是北間第一才士何不作聘使其見重當世如此

邵藏書極多而不甚讐校每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校此惟日思誤書更是一適耳或曰誤書何由能得邵曰若不得誤處便不勞讀書性脫畧恒坐臥一小齋有果餌則懸之梁上賓至則下共噉之或時對客解衣覓蝨風味瀟灑如也與婦甚疎未嘗內宿嘗自云一日晝入內閤爲狗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李崇

壽春縣人苟泰有三歲子遇亂失亡數年莫知所在後乃見之同縣趙奉伯家泰求不許告之郡邑泰奉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邑不能斷崇時爲江西督諸鞫之乃取二父與兒分禁三處故久不問忽一日密遣人分告二父曰君兒遇患某刻暴死時泰聞即號咷痛哭奉伯咨嗟而已崇即以兒還泰



李諧

諧字虔和丰采凝峻趙郡李搔嘗於元乂所見之歸謂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嘗奉使至梁詞辯翩翩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嘗言北間無人此等從何處來諧貌短小嘗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世稱諧善用三短有文集十餘卷

時南北通好每遣聘使必極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諧及李神儁盧元明王元景楊遵彥崔贍其最

也梁使每入鄴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館門幾成市富晏日齊高澄每使左右覘之賓司得一言制勝澄大爲撫掌魏使至梁亦然

崔光 附弟亮

光字孝伯初官著作郎與李彪參撰國書甚爲孝文所知重嘗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東注二十便當作司空宣武時詔光爲太子師勅太子出拜太子遂南面再拜光北面立不答拜惟西面拜謝而出太子卽明帝也光尤信佛法老而彌篤嘗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緣臂上肩久之乃去人皆異之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五十

光弟亮

亮初貧傭書餬口時隴西李冲當朝貴重見光謂之曰彼家多書可因就學光曰弟妹饑寒豈能獨飽自當觀書於市安能仰人眉睫乎光言之冲冲召與語曰讀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不亮卽誦之涕淚交集冲奇之爲詠其子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愛之小崔生峭整淸徹汝宜敬之已官尚書孝文欲創選格詔羣臣舉一吏部郎曰必使才望兼允者參酌三日假已忽言朕業得人不復煩卿衆徵驟徵亮亮入吏部創停年格識者謂魏世失才自亮始

傅永

永字脩期少負拳勇不學年二十友人與之書不能答請於叔父洪仲洪仲深讓之不爲報乃始發憤讀書自是才兼文武孝文時永爲平南長史齊將魯康祖侵豫州永擊之度吳楚兵務乘夜劫營來則必先記淮淺處以火爲號乃預設伏兵而密遣人渡南岸當深處置火以亂之其夜康祖果帥衆劫營臨渡舉火火競起不能復別深淺溺死者無算伏兵夾擊遂斬康祖時兩月間捷書再至帝歎曰上馬能擊賊下

讀史快編 卷二十六 六

馬能作露布惟傅脩期耳

孫紹

紹爲太府少卿嘗因朝會靈太后見之謂曰卿年老矣紹對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爲遷秩紹精祿命一日赴朝於衆中獨引吏部郎李雄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惟吾與卿獨存未幾有河陰之難

鹿念

念嘗書能詩性介潔嘗爲眞定公子直中尉爲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絃響鶴中華又云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央

莫令絃響絕蓋子直少有令聞念欲其克終故託詩
志諷也念嘗舟行詣徐至大梁而輕從者上岸竊禾
四束飼馬行數里念覺即停船持縑三丈還至斫禾
處置之而返

賈思伯

思伯與弟思同少時俱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酬鳳
遂質其衣服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
雙鳳脫人衣思伯後為青州刺史特遣問遺鳳百縑
復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祖瑩



孝昌中廣平王第掘得一古玉印勅召瑩辨之瑩云
此當是晉太康中于闐國王所獻因以墨塗字驗之
果如瑩言人服其博物瑩嘗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
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之好
竊他文為己用者瑩本范陽人孝文嘗謂盧昶曰昔
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
是才為世生

爾朱榮

明帝崩事出倉卒皆謂靈太后鴆之榮遂與元天穆
等密議舉兵入匡朝廷抗言聲罪表云舉潘嬪之女
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因與世隆天光等
謀立莊帝將渡河太后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
橋迎駕榮時謂天下乘機可取輒諷朝士共盟於河
陰至南北長堤朝士方下馬西渡即遣胡騎四面合
圍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盡殺之將王公卿士凡二
千許同時畢命遂併沈靈太后及少帝
時朝士後至者百餘榮仍圍之東堤臨以白刃唱云
能為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李神儁李諧溫子昇並
當世名士皆恥不出惟御史趙元則應命出作禪文
榮時精神恍惚令鑄金為己像數鑄不就乃以劉靈



助言奉迎莊帝不敢入京將北向為移都計持疑經
日始奉駕向洛陽時莊帝左右惟故舊數人耳榮自
是每達旦不寐不復敢宿禁中
莊帝雖為榮所制而亦夙夜勵精榮嘗啓北人為河
內諸州上不即從天穆進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
相若將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帝正色曰
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猶存臣節無代天下
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時皇后復以爭
寵挾恨因曰天子由我家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日即
自作今復讓決世隆曰兄若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

既外迫強臣內逼皇后自是怏怏不復以萬乘為樂
榮天柱將軍也

高恭之

恭之字道穆莊帝時為御史中尉糾劾權貴無所避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恚泣訴於帝帝曰高中尉清直安得以私恨責之他日帝謂道穆曰日者家姊行路相犯深用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方愧卿卿何為謝

齊宗室

永安王浚



浚神武第三子文宣末年昏狂特甚浚屢諫觸怒遂被收浚至盛以鐵籠送與上黨王渙俱置北城地牢飲食溲穢共一處明年帝將左右臨穴謳謳令浚等和之浚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為愴然將赦之長廣王湛進曰猛獸安可令出穴帝默然遂令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仍亂投新火燒殺之填以土石後出其尸皮髮皆盡色如炭天下為之痛心

彭城王浟

浟神武第五子嘗為滄州　　絕塵民間幽隱微發畢洞沃縣主簿張達詣州夜投旅舍食鷄羹曰入謁浟謂曰食鷄羹何不還值也達惶恐謝他適發皆類此已徵為侍中士民送別悲號載道有老公百許相率具饌白曰殿下來五載惟飲此鄉水未嘗此鄉食茲行矣聊獻薄蔬浟重其意為食一口

樂陵王百年

百年孝昭子昭帝崩遺詔傳位武成末復手書云百年無罪可置之樂處無學前人河清中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百年常作數勑字賈德胄以奏帝怒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與妃為訣見帝



於涼風堂令寫勑字驗相似遂命左右亂捶擊之流血徧地斬而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妃斛律光女

安德王延宗

周兵入後主奔鄴諸將無主延宗為衆所迫稱帝號未幾與周兵戰力屈被執延宗在鄴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勑守并州明日踐帝位是日即被圍經宿至食時敗年號德[illegible]好事者言得二日天子云

齊臣

斛律金

金不識文字本名敦若其難著改名金從便易也然猶難之司馬子如以作屋況字始就初仕魏爲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鴈臣其行兵能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入齊以元勳佐命累官右丞相結婚姻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尋而謙慎自抑嘗謂其子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竇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不能當衆姤無寵更無論矣我直以立勳抱忠自致富貴非藉女也卒年八十

斛律光



光字明月工騎射嘗從文襄校獵射雲表一大鳥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遂稱落鵰都督自結髮從戎百戰百捷嘗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卽歸之拓地五百里祖珽挾私恨譖之武成會西魏韋孝寬忌光造謠云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諸傳鄴下珽遂以此中之竟被殺

時邢祖信奉詔籍光家珽於都堂問所籍何物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具刀七口賜矟二張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他無所有惟棗枝二十束蓋奴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卽以棗枝杖之珽大慚爲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幸勿爲理信出人尤其抗直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周武帝聞光死爲赦境內後入鄴謂人曰光若不死朕豈得到此

彭樂

樂驍勇絕世每戰必陷陳神武西征與宇文泰對壘樂乘醉深入被刺腸出內之不盡爲截去復戰身數西師於芒山追泰甚窘泰還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何不亟趣前營收金寶樂從之獲金帶一束以歸

孫搴



搴字彥舉爲文援筆立就而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吾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十萬少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曰不如卿搴要其爲誓昇笑曰但知不如卿便是何必爾搴帳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又嘗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中聞之大笑竟以醉卒

陳元康

元康性機敏能暗中書嘗從神武行間馬上號令凡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並能記憶神武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

筆不及凍餓頃數紙神武見之曰此人世間稀有何
如孔子時稱三崔二張不如一康

杜弼

弼受知神武嘗謂神武宜先除內賊却討外寇蓋指
諸勳貴掠奪民財者神武不答勅令軍人皆張弓挾
矢舉刀按矟夾道而立使弼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
出還入戰慄流汗神武謂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
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爾鋒冒刃百
死一生縱令貪鄙所取處大奈何便欲一切繩之弼
頓首謝



關中遣王思政據潁州弼擊擒之文襄曰試論思政
所以敗弼曰思政不察順逆不識大小不度强弱有
此三暗宜其被俘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
小越弱燕能破强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
順而不大大而不强强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
今既兼備鄙言自可還立

弼精玄理初嘗侍魏帝帝問佛性法性同異弼曰正
是一理帝曰說者謂法性寬佛性狹如何弼曰在寬
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狹非寬帝又曰既言成
寬成狹何得非狹非寬弼曰若定是寬便不能成狹
若定是狹便不能成寬以非寬非狹所成雖異能成
恒一帝稱善賜地持經一部

弼嘗與邢邵論名理邵謂人死還生恐是蛇足弼曰
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異因前生後
何獨致疑邵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
為物不得言無不之弼曰形墜魂遊往而非盡由其
尚有故無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邵云神之在人
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
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
仲尼之知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



時辨論往復邵終不能屈之

王紘

紘字師羅性敏辨幼時嘗見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
讀何書曰誦孝經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
元貞曰吾豈驕乎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時年十
三耳十五隨父北豫州行臺適侯景與人論掩衣左
右有引微管仲語謂祖應右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
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
景奇之賜以名馬

文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樂紘曰亦有大苦曰何

苦紘曰長夜流連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黙然怒使
燕子獻反縛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大呼曰
楊遵彥崔季舒逃難苟免位僕射尚書冒危効命之
士翻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乃捨之蓋文襄遇害
紘曾冒刃犯難故云

庫狄伏連

伏連鄙恡愚陋居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
百錢買藥猶恨其多家百餘口常有飢色冬至日妻
爲設豆餅問豆所從得云於馬豆中分之伏連大怒
杖典馬食者積年賜物俱貯別庫令一婢專司管鑰



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身惟
敝褌而家積絹至二萬餘武平中被誅並籍入

楊愔

愔字遵彥小字秦王幼喪母嘗詣其舅源子恭子恭
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讀至渭陽未耶愔即悲痛
子恭亦爲歔欷仕齊朝典選二十年以奬擢人倫爲
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人言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
取其大者
文宣失德愔多匡救身居大位門絕私交僅儀中帷
圖書數千卷平原王隆之與愔比屋常見王門外有
富商如許顧謂人曰我門前幸無此物後長廣王謀
逆愔被殺賜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乃殺麒麟策
蹇驢耶愔所著撰甚富多散佚

辛術

術嘗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告廟即秦璽也
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
漢相傳歷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
氏敗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送建鄴歷宋齊梁梁敗
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南兗州刺史郭
元建術因得之以進



盧詢祖

詢祖職文詞爲後生之儁嘗與李概勳宴適文宣勑
至督祖勳蠕蠕既破何無賀表勳亟屬詢祖詢祖援
筆立就中有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
李都尉降而不歸之句世重其工天保末爲築長城
使意快鬱作築長城賦以寄意畧曰板則紫柘杵則
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
令十步而一芳余亦何辭於荊棘蓋以自況云
邢卲嘗戲謂詢祖曰卿少年才盛戴角者無上齒懼
不壽耳對曰詢祖初聞此言頗懷惕懼見丈人蒼蒼

在鬱差以自安邵大笑性好臧否衆多譽識宗人思道言之詢祖曰骨肉還相殘況執王爵者萬國魏收嘗譽思道而少詢祖詢祖聞之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翎翮邢子廣嘗言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人以為知言

裴讜之

讜之少負志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讜之上書諫言極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讜之詞色愈厲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彼正欲取後世名耳帝投刀笑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名我偏不成爾



名遣人送出

皇甫亮

亮字君翼性質朴文宣時勑有司各列勑情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優容之所居宅欲賣有買者問其故亮每對曰為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耳以是宅終不售其質實多類此

高德正

文宣受禪德正實謀之婁太后常謂文宣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尚猶以人臣終爾乃行舜禹事都因高德正教汝文宣不悅既受禪晚年酗酒昏狂德正屢諫文宣怒曰高德正每以精神凌逼人因以刀刺之血霑地又令劉挑根斬其三趾送還宋德正妻懼出寶物滿林將寄人而帝忽掩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府藏中猶無此詰所從來皆諸元賂也遂并妻斬之曰德正常教我誅諸元今殺之為諸元報讐也

高昂

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兄乾嘗求婚於博陵崔聖念崔不許昂與兄徑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其兄曰何不亟行禮遂野合而歸事高歡歡甚得其力任西南道大



都督行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出決酧邙陰之戰為周兵所逼昂知不免顧追者奮其頭曰來與爾開國公頭追者遂斬其頭以去

昂少時父令就學昂不顧曰男兒當橫行中原取富貴乃作老博士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狀昂藏敖曹遂以為名字父嘗謂人曰我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鍬土及父死昂為大起冢問其父曰老公生平愁不得一鍬土今被許土壓竟知不其強橫無忌人以比項羽

王騊

騊字叔朗小名沙彌昭帝嘗斬人於殿前問騊曰此人合死不騊曰辜實合死恨未得死地帝為之改容帝欲以騊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騊勿自遠騊曰非不愛作熱官恐之熱爛耳騊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騊妻騊令妻答妻終不言騊以手撩骨帝聞大笑

騊性閑淡嘯詠遨遊登山臨水無虛日時人謂之方外司馬嘗指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相王使者召騊不時至明日盧思道謂騊曰昨赴



召還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騊緩笑曰晚來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晉陽陷與同志避周兵行每不疾或尤之騊曰莫尤我我若能疾步久作三公矣

封孝琰

琰文筆不甚高而善談諧以風流自立和士開母喪一時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義孝時有一士人亦與哭焉孝琰入弔出門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失笑士開大怒

祖珽

珽嘗為山東課輸大納賂遂豐於貲又自解琵琶能製新曲每招諸少年讌集倡家陳元康元士亮輩皆其聲色游也諸人嘗就珽宿珽出山東大紋綾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姬決賭以為戲樂參軍元景獻妻司馬慶雲女魏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至席間與諸人遞寢其淫縱無忌如此

武成帝禪位太子祖珽謀也珽遂被寵志圖宰相因疏列宰相罪狀帝大怒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



不開倉賑給乃將入后宮乎帝愈怒以刃鐶築其口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莫殺臣為陛下合金丹帝少寬之珽輒曰有一范增不能用帝又怒曰爾乃比我項羽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羽布衣率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資得至此臣謂羽未可輕若臣何止方范增縱擬張良未易及也張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定漢嗣臣位非輔弼能使陛下尊為太上蕞爾張良亦何足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乃鞭[illegible]百徙光州刺史

陽休之（魏收之附）

文宣崩朝士都哭臨休之惟嚬眉而已無涕淚或問之答曰彼哀許涕實非本懷崔暹勢傾朝列其子達拏年十歲能作五言詩會梁使在館暹持達拏詩數首先示朝士因擬傳示梁客時朝士同聲贊和休之獨曰郎君聰慧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示遠人暹默然銜後之

俊之位常侍嘗作六言歌其詞淫蕩俚褻村市流傳名爲陽五伴侶書賈粥而賣之俊之出見於市欲取改其誤字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



所知敢輕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嘗自稱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

魏收

收昔在京洛故有浮蕩名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嘗宴集東山謂曰魏收恃才須出其短時坐客往復數番收忽唱曰楊遵彥已屈愔從容曰我綽有餘閒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喜稱善因曰向語猶微宜更直指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辦此文襄大笑曰吾亦有聞時合坐皆大笑收雖深自理雪而不能振終身病之

初收比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及邵疎出子昇罪死收遂獨步一時然三家各有朋黨互相詆訾收每陋邵文邵則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又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顏之推嘗以二義問之僕射祖珽答云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子昇全不作賦邵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章表碑志自同兒戲耳蓋自志也



天保中帝嘗令群臣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使魏書蚤成帝遂使專其事其書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皆收筆也然恃才作意輕輕任情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先嘗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稱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以貪虐獲罪而書云固在北平多惠政坐公事免官爾朱榮於魏爲賊而論云若修德義之風韓彭伊霍亦何足數於是書成投牒者百數共詆爲穢史收無子齊亡後冢被發棄骨野外

收叔季景雅擅文學名在收前然收每心輕之謂人
嘗同赴并州有頓丘李庶者李諧子也謂收曰霸朝
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
邪輸者故尚書繼伯子大愚癡好入市肆高價買物
爲商賈所嗤者人謂收以自矜故損家聲
收初仕魏魏帝宴百僚語文問何故名人日時羣臣
莫能對收進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
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
爲馬七日爲人時邢邵在側頗爲之恧梁魏通好聘
書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書至去彼



字而自稱猶著此蓋欲示無外意也收報書云想境
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遂依以爲體
收初嘗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詞藻富逸梁國
臣主俱倍加敬禮先是李諧盧元明亦以聘使見重
於梁梁主歎羨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當
復何若然不修細謹在使館多買吳婢入館其部下
亦多買婢者收皆召入恣其淫謔梁朝館司頗因之
獲罪人以是少之

同宗室

廣川公深

深多智略齊遣將竇泰趨潼關文帝將襲泰諸將難
之深獨曰竇泰高歡驍將歡每仗之今大軍就蒲坂
則高歡必拒竇從外援內外受敵取敗道也若選
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而高歡持重未
卽來救竇可擒矣竇擒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全
制勝文帝喜曰正獲我心未幾復竇泰
高歡沙苑之役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故對曰
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
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惟歡恥失竇泰愎
諫强來所謂忿兵一戰擒之必矣何爲不賀帝然之



未幾歡果大敗文帝嘗言深是吾家陳平

東平公慶

文帝龍潛時常謂慶曰天元質無積德覘其相貌壽
亦不長且法令煩苛耽恣聲色諸侯微弱又各令就
國羽翮既剪安能高飛尉遲迥貴戚蚤著聲望國家
有釁必爲亂階而智量庸淺子弟輕佻終必亡滅司
馬消難反覆之虜非池中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
謀無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
王謙愚惷素無籌略恐終爲人所誤不足多虞已而
其言一一皆驗

周臣

宇文忻

忻有智畧善左右馳射捷疾如飛自十八從戎每戰必勉文帝之惛并州援晉陽皆其謀也尉遲迥作亂忻以五百騎襲迥精甲三千斬獲畧盡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乃徑射觀戰者觀戰者卒驚駭萬人轉相騰籍聲若雷震忻遂傳呼曰賊敗矣乘勢殺入迥軍大敗

王思政



思政漢王允後孝武入關思政決策西魏實自此始政雖被遇文帝而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帝一日大會諸將樗蒲爲樂出綾錦千段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決賭曰先得盧者即與之諸將徧擲次至思政乃斂容跪曰王思政羇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圖報知己若此念頗實願擲即爲盧若中懷不誠神靈亦當明之使當殺身以謝所奉言訖即拔佩刀橫膝上時諸將驚愕帝正欲手擘止之而一擲已盧矣遂拜受賜明寄更深

蘇綽

綽字令綽博覽羣籍通世務文帝嘗與周惠達論事達不能對出以語綽綽爲量定而達呈之帝曰誰爲卿議此達以綽對帝曰吾亦聞之久矣此真奇士遂任以政高歡入寇竇泰敗儉綽之謀也綽每出遊帝必預署空紙授綽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以奉職精思遂成氣疾卒年四十九帝爲痛惜及葬舉酒酬之曰尚書平生事妻子兒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方擬共定天下而遽捨我去奈何因慟哭失聲不覺卮墜於地

蘇亮 湛附



亮有機辯善談笑文帝甚重之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至一歲三遷僉曰才致之不怪其速也與從弟綽俱知名世稱二蘇亮弟湛從蕭寶寅西討寶寅將叛使姜儉語湛湛聞輒舉聲大哭儉曰何遽爾湛曰闔門百口即將屠滅那得不哭哭數十聲謂儉曰爲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議豈有濟哉行見荊棘生王戶庭矣未幾寶寅敗

韋孝寬 世康附

高歡入寇以玉壁衝要先攻之連營數十里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以入當其山處城中故有二高樓孝寬

令更縛木接之極高多積戰具爲禦歡曰縱彼縛樓至天我能穿城取彼遂於城外鑿地道孝寬即掘長塹要其地道每穿至塹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兵有在地道內者便下火以皮排吹之火皆灼爛歡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敗孝寬又縫布爲緩隨其所向懸布空中車竟不能及城城外又縛松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燒樓孝寬則作長鉤利其鋒刃俟火竿舉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於中各設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頹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竪木柵捍之



敵終不得入

歡既盡其攻擊之術而無如之何乃遣祖孝徵呼寬謂云不間有援兵何不降也寬報曰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自逸豈有旬朔之間便須救援且孝寬關西男子肯爲降將軍乎歡乃爲募格射入城中云能斬寬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即手題其背射城外云有斬高歡來者賞一依此格歡時苦戰六旬傷及疾病者幾七萬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竟忿恚死孝寬善用間[illegible]

蹤者時主帥許盆孝寬託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陰遣諜取之俄斬其首至

汾州之北離石以南生胡抄掠爲患孝寬擬於要處置一大城而地入齊境衆難之孝寬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岳甚懼孝寬曰吾計之審矣十日可竣役此中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便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已齊人至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南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皆軍營竟收



兵去不十日而役竣

時斛律明月秉政齊朝頗爲國患孝寬參軍曲嚴者精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字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竪遂陰遣諜人流傳其謠於鄴下時祖孝徵正與明月隙一聞即潤色之以聞於朝未幾明月誅

武帝既平晉州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今朕惟共一二三少年一舉平賊公謂何如孝寬對曰臣今衰耄惟有一寸赤心他無

備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克定關右帝大笑
曰誠如公言
尉遲迥爲相州總管朝廷詔孝寬代之迥因有異志寬至朝歌迥遣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寬寬留飲與語察知有變遂稱疾徐行因遣使相州求醫藥密伺迥動靜到湯陰悉其反狀遂馳還所經橋道盡撤之悉括驛馬自隨又勅驛將曰公將至必多備餚酒芻粟以待已迥果遣衆追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處輒停留追者遂不能及尋以計破迥
世康恬素好古不以得喪縈懷任絳州刺史悠然有



止足之意貽其子弟書曰吾宿沾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志除三惑心慎四知奉不貪以爲寶處脂膏而莫潤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禄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必耆有疾便辭其雅致如此性孝友以諸弟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官塗不達乃舉父時田宅盡推與之世康孝寬兄子

元巖

巖字君山雅以氣節自許周宣帝昏狂特甚京兆丞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極切至帝大怒將殺之朝臣莫有救者巖慨然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遂詣見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然所以不顧死者其意單欲取後世名若陛下殺之是成其名墮其術中也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竟獲免

王悅

悅字衆喜大統三年侯景據河南叛來附請援文帝欲遣將助之悅進曰侯景之於高歡始篤鄉黨之情末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誼有同魚水乃歡始死而景便二夫豈不知君臣道缺蓋所鄙既太不恤小嫌彼尚能背德高氏豈肯盡節朝



廷今若援以兵而張之驥非惟景不爲池中物亦恐朝廷貽笑敵國帝納其言梁遂中其禍

杜杲

陳安成王頊梁亡時曾没入周陳文帝立歸魯山於周周乃還頊命杲送之文帝謂杲曰家弟幸蒙禮遣然不歸魯山恐亦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在關中特咸陽一布衣耳而於陳爲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敦睦九族推己及人故德音勃發若知止侔魯山固當不貪一鎮況魯山係梁舊地梁即本朝藩臣梁亡魯山自合歸國奈何以尋常之士侔骨肉之親乎使

臣猶不可闕何以闕諸朝廷也陳帝悅

孟信

信事魏孝武爲趙平太守絕餽遺茹苦良久山中一老人忽以牝酒餉信和顏勞之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念久食菜欲爲卿受一牝糟酒吾自有不能相費也於是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出蕪青葅爲肴而別以一鐺借老人令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老人再拜勞牝進之酒盡別去

信去官後居貧無食家惟一老牛其兄子賣之以供薪菜券旣立信適從外至問故知其賣也因告買者



曰此牛先有病小用即發君勿買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不安謂曰但見與亦未必須其力信必不許其人乃文帝帳下人帝聞爲之歎美詩舉太子少師

李德林

德林四歲時誦左思三都賦一覽成誦高隆之歎異偏語朝紳於是鄴京人士多造宅求觀月餘車馬不絕年十五古今文集陰陽緯候無不徧涉尤善屬詞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當繼溫子昇隆之笑曰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時德林未字收謂必至公輔即以公輔字之初仕齊入周授內史上士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常日惟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正謂是天上人豈期今日我乃得驅使作文書檄爲大異時以此麒麟鳳凰

于謹

武帝時謹爲三老賜延年杖帝皆幸太學養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几席於中楹南面太師晉公護升階揚几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坐大司寇楚公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授爵以酳有司撤皇帝乃北面立訪道



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要公其教之三老起立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治本在忠信古人去食去兵終不去信又曰爲國有法法者國之紀綱賞罰不可不必願陛下愼之帝畢皇帝再拜受教三老答拜禮成而出

盧光

光字景仁性崇佛道文帝狩於檀臺山獵圍旣合帝遙指山上問左右曰若等有所見不咸曰無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缽錫杖各一帝歎異因命立

[illegible]及爲京兆郡舍數有怪前後郡將莫敢居者光不
顧竟入居之其所乘馬忽升廳事南面而立光絕不
以介意卒無恙

裴俠

俠年七歲猶不能言一日見羣烏蔽天從西來舉手
指之遂言後仕周爲河北郡守嘗遇疾沈頓士友憂
之忽聞五鼓輒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疾竟瘳宇
文護聞之曰裴俠病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而疾
愈豈非天祐其勤恪也

賀若敦



陳將侯瑱圍逼湘州敦奉命赴援値糧匱敦令聚土
以米覆之敵不得窺虛實土人每以輕船載米粟餉
瑱軍敦令僞爲土人船中伏甲士瑱軍望見以爲餉
船至來迎敦出甲士盡擒之又敦軍數有乘馬投瑱
者敦令別牽馬趣船而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
馬畏船不肯上後乃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佯招
瑱軍謂投降者瑱兵來迎競牽馬馬畏船不上伏兵
發盡殺之自後有實饋餉及亡奔者瑱俱不信敦後
以失職怨望誅臨死呼其子若弼曰吾以舌死汝不
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蓋誡以愼言也

蕭大圜

大圜梁簡文帝子四齡即能誦三都賦長贈文詞梁
亡入周滕王逌問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諸餘傳
猶可抑揚帝紀隱則非實實則揆羊奈何大圜對曰
作史妄也即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宗
爲顯宗紀是成例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亦安得
而隱之列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
大軍拔晉州或問大圜師遂克不圜曰高歡昔以晉
州肇基今基既拔矣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未幾
齊滅



圜深信陰果棲神關曠嘗作詞以寄意畧云棲衣寒
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縣節慮我志之未從倘獲展
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桑北叟之放實滕濟南之
徵夫知不避羣行不高物而勞勞辛苦一生豈不符
哉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皐蝸舍叢林環
堵幽薄近瞻煙霧遠聆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
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蔬圃居
前果園在後三項以供饘粥十畆以給絲麻侍兒五
三可充織紝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披良書採至賾歌
纂纂唱烏烏有朋自遠揚確古今田唆相遇劇談稼

禍樂不可支斯亦足矣孰與塵足人絆中頸就羈不
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
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 云云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六



#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七

讀北史　唐隴西李延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 隋宗室

### 蔡王智積

智積文帝堅弟也初倚婦家勢凌帝帝銜之每
言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借達官兄弟多相憎爭
名利也智積以父嫌常懷危懼聽政之暇惟端坐讀
書門無私謁與一二文學士交延坐惟設餅果酒行
三酌便止或勸營產業答曰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



也吾幸無可露更何營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
令通賓客或問故答曰多讀書廣交游才由是益有
才亦能致禍楊玄感反攻城燒城門智積於內令更
益薪以助火勢賊竟不得入

### 河間王慶

慶傾曲善候時變嘗爲滎陽太守李密據洛口倉城
中糧且盡密遣慶書畧云江都荒湎流宕忘歸舉烽
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濟涉未期王獨
守孤城援絕千里求柘魚於市肆卽事非虛因歸鴈
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匕首釁發蕭墻空以七

兄之驅懸賞千金之購可爲酸鼻者也時江都敗間
亦至慶得書竟降寇
寇既破慶復歸侗及王世充僭號妻以女署梁州刺
史已世充又敗慶又欲携妻還長安妻曰國家以妾
奉侍箕箒蓋欲申誠款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國事
阽危公乃負嘱託爲全身計非妾所能知也妾若至
長安公家一婢耳安用妾願送還東都慶不許妻竟
沐浴靚粧飲藥死

房陵王勇

勇既立爲太子不得於母獨孤后后性妬不喜畜嬪



妾而勇甚寵昭訓雲氏妃元氏無寵偶心疾二日薨
后怒甚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刻自矯飾以悅母
每獨與蕭后居不御姬妾后益喜廣乘間進曰臣失
愛東宮恒恐鴆毒遇於杯杓后大怒曰睍地伐漸不
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竟不作夫妻專變阿雲有
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遣人投藥忽爾逝今何因
復於汝處發如此惡我在尚爾我死後魚肉汝可勝
言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
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痛苦廣復
再拜泣別去自是知后意移[illegible]與楊素謀奪嫡睍地
伐勇小字也

秦王俊

俊有巧思好奇技嘗自運斤斧作水殿爲香塗粉壁
玉砌金堦楣棟間局以明鏡綴以寶珠無所不極上
聞怒責免官有諫者言王罪不至此帝忿然作色曰
若如爾意何不別置天子兒律及薨王府官爲請立
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子孫不能保
徒與人作鎭石耳卒不許

元德太子昭

昭煬帝長子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獅文帝與文獻



后適至帝時患腰痛舉手憑后昭見之卽避去如此
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大奇之因謂
曰當爲爾娶婦昭輒應聲泣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
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爾出外懼將違離是以
啼耳上歎其至性

齊王暕

暕煬帝第二子太子昭既薨立暕爲太子故驕恣多
不法帝亦入間漸疏暕而暕亦每懷危懼不自安父
子嘗相猜也暕從幸江都宇文化及作亂兵
帝初聞猶顧蕭后曰得非阿孩耶時化及已令人捕暕

陳尚臥未起賊進陳驚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蓋
意帝捕之也賊竟殺陳并其二子陳必猶不知殺者
爲化及

隋臣

高熲

熲字昭玄有幹畧開皇初帝嘗咨以取陳之策熲進
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
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便可廢
其農時及彼聚兵我還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
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忽濟師出其不意破



賊必矣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
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
自可令彼財力俱困帝用其策卒敵陳陳平晉王欲
戊麗華熲曰武王滅紂戮妲己竟斬之王不悅

牛弘

弘初弘爲祕書監表言書有五阨因請廣獻書之
孔子開素王之業定禮刑詩正五始闡十翼而秦
皇御宇墳籍一燬畧燼此一阨也漢興藏書置案校
書置官孝成遣謁者求遺書於天下劉向父子奉詔
校[illegible]典斯盛而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二阨也光
武嗣興先求文雅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於
是蘭臺石室祕牒塡委及獻帝移都圖書縑帛皆爲
帷囊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而西京大亂一時燔燼
此三阨也魏文更集經典藏在祕書內外三閣令鄭
默刪定舊文朱紫有別晉代承之荀勗檢定內經更
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復遭散佚此四阨也永嘉以後
寂滅無聞及劉裕平姚雅意圖籍五經子史才四千
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王儉依劉氏七
畧撰爲七志梁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
卷侯景滅梁雖從兵火而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



蕭繹因之公私收集至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已周師
入郢繹盡焚之外城存止十一此五阨也遭者御出
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而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
舊目未及其半誠宜發明詔縣購賞不可令王府所
無而私家乃有上納其言遂下詔獻書一卷賚一縑
於是一二年間篇籍浸備

楊素

素字處道多權智有將畧馭戎嚴整每臨敵輒求人
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
自若及對陳必先令一二百人嘗敵陷陣則已不能

陷陣而還無多少悉斬之又令一二百人復還進如
向法以是將士股栗人懷必死戰無不克
開皇中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命素討之先是諸將虜
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騎在內
素曰此但可自固耳乃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
頭聞大喜以爲天賜下馬拜天及戰素奮擊衝突任
意破其十萬衆又嘗出雲中擊虜虜走素追夜及之
將復戰恐賊越逸乃令騎稍後獨覘將兩騎并降突
厥二人雜虜中並行而虜不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
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塞



素既位極人臣尋常賞賜動以巨萬嘗賜金鉢一實
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子玄感位柱國玄縱淮南郡公
諸子無汗馬勞俱位柱國刺史后庭伎妾曳綺繡者
以千計其妻鄭氏性妬悍素怒之曰我若作天子卿
定不堪爲皇后鄭奏之坐免第宅華奢制擬宮禁家
僮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隷皆江南士人沒
爲奴其勢熾極盛近古未有也
煬帝待素外示殊禮而內實猜忌太史言楚分野有
大喪即改封素於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視賜
以上藥然必密問醫惟恐其不死也素亦自知名位
已極不肯服藥語其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生平貪
鄙無厭諸都會處邸店水磑田宅毋慮千百
素既精武略而尤工文詞先在周武帝時嘗令爲詔
下筆即成詞義兼美帝嘉賞之曰善自勉勿憂不富
貴素對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何心圖富貴將卒前
猶作五言詩七百字以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
拔風韻秀上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乃若是乎有集十卷

劉行本

行本性剛烈有不奪之志文帝嘗怒一郎將箠之行



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直前曰陛
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
言若非當致之理又安得輕臣而不顧遂置笏於地
徑出上追謝之爲原笞者後爲左庶子太子一日得
名馬令夏侯福乘觀之太子悅因令行本亦乘本正
色曰臣職在輔導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

韓禽

禽慷慨有膽略開皇初伐陳之役禽實爲先鋒以五
百人宵進遂襲采石因與賀若弼共執陳主捷聞帝
下優詔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是公功也

及至京禽弼爭功禽曰弼先輕敵損士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納之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爲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

賀若弼

弼自陳平後每自許宰相已楊素爲右僕射弼仍將軍意頗怨望上謂曰吾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惟堪噉飯何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上曰朕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以八千兵渡江擒陳叔寶竊以



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弼固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徊久之特令除名上嘗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

突厥入朝上嘗命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弼不能當此乃命弼弼亦一發中的上大悅顧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在東宮時嘗與弼論將畧弼曰楊素韓禽是鬭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弼頓首曰惟殿下所擇意蓋以自許也已卒被誅

蘇威

威字無畏事文帝以直亮見重帝嘗欲殺一人威諫不聽當前不去帝欲出威輒遮止之帝拂衣入良久悟謝曰公乃能如是帝嘗言楊素才辯無雙至斟酌古今非威匹也威若當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然政尚苛細嘗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遂激變江南至有生臠縣令而啗其肉者或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能使我誦五教不朝議以此短之

楊玄感反帝懼審問威曰此兒聰明得不爲患耶威曰麤疎非聰明也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及天下大亂宇文述稍言盜賊少不足慮帝問威威對曰臣



不如賊多少但憂其漸近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蓋帝不喜言亂故婉以寓諷云威子夔有盛名嘗與博士何妥議樂朝臣同夔議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乃爲昨暮兒所屈

宇文愷

愷強記博覽尤多巧思大業中爲將作大匠煬帝北巡欲誇耀戎狄愷奉勑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又造觀風行殿上列侍衛下施輪軸離合轉移倏忽若神運戎狄見之莫不驚愕帝悅甚賞賚無算時議復古明堂制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奏明堂圖謂張衡

亭象用三分爲二度裴秀輿地以一寸爲千里臣今此圖以一分爲一寸推而演之皆出証據刋發明悦甚詳文多不載

## 長孫晟

晟性通敏涉書記善彈射嘗奉使突厥有二鵰飛而爭肉突厥主攝圖與晟二矢請射之晟一發貫雙鵰攝圖大驚喜開皇四年晟又奉使賜公主姓爲楊氏時攝圖奉詔不肯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不拜亦復何言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於是攝圖笑謂曰須拜婦翁遂



起拜受詔使還以稱旨進秩公主故周趙王招女號千金公主

## 張乾威

煬帝時乾威爲謁者大夫素諳愿太守楊綝等十餘人朝見帝問威曰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熟視乃對曰淮南太守楊綝帝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不識參見何人耶威對曰臣非不識綝亦不建數馬足意耳帝嘉之威嘗得一遺囊於道令其奴負囊行道中因得遺囊者還之

## 裴矩

文帝幸東都裴矩以蠻夷朝貢者衆諷帝大徵天下奇伎陳端門街令各見所能以誇示諸夷時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士女傾國縱觀終月而罷又令肆店多設帷帳盛酒食掌蕃者率蕃夷入肆貿易所至悉令延坐恣其醉飽於是蠻夷歎羨謂中國爲神仙

煬帝在江都屈突通敗問至帝爲失色左右驍果多有逃散者帝憂之以問矩矩多伎巧謂帝曰車駕留此已二年驍果之徒無眷屬則無固志臣請聽其納室帝大悅曰此眞奇計遂令矩檢校將士召江都境



内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令諸將卒恣所取又聽其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姑等並聽配之由是諸驍果皆大喜曰此裴公惠也未幾宇文化及叛諸逆黨皆曰不關裴黃門矩遂得脫

## 薛胄

胄字紹玄文帝時爲兗州刺史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尋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適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比至秩滿公私不覺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

力曾經賜代爲郡豈得疑之君夔乃又遣俱羅言因請胄呵君夔竟收之道力引伏

杜正玄

開皇中詔舉秀才正玄試策高第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妄舉徑抵策於地不視時選期將盡曹司爲重啓素素意在試退正玄乃手命題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且曰吾不能爲君住宿可未時急就正玄及時脫稿素讀數遍大驚曰眞好秀才命吏部優叙



房彥謙

彥謙仕大業中知王綱不振遂棄官去結廬棠山隱居來志嘗從容獨笑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吾獨以官貧所遺子孫惟此清白耳文筆恢廓間雅有古人深致又精草隸人得其尺牘者皆寶玩之所交皆知名士雖冠蓋成列而絕無雜賓也初開皇平陳天下一統論者皆謂太平之盛彥謙獨謂所親李少通曰天下方憂危亂耳少通初不謂然已卒驗

張衡

衡字建平在煬帝時以藩邸舊恩特見親重帝自榆林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衡卽馳至河內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抵其家悅其山水留賞三日因謂衡曰昔從先皇拜太山途經洛陽瞻望及此深恨不得一過不圖今日乃愜素心衡俯伏謝奉觴上壽帝爲盡歡因賜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一圍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辭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蓋爲此也不足辭衡拜受先是帝奪嫡之謀實衡首建其後卒以罪賜死

裴蘊

蘊性機辯善逢人主意大業初禁網疎闊戶口多漏



蘊嘗歷刺史深悉其情因奏令有司覈檢閱又許民互糾但糾得一丁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於是郡縣上計增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至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覽狀喜甚是歲大業五年也未幾楊玄感反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百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爲盜耳不盡誅無以懲後蘊卽峻法令爲殺數萬人帝大稱善

蘊旣譏殺薛道衡又欲間蘇威帝一日問威以遼事威不願帝行又欲帝知天下多盜賊乃詭答曰今者之役不必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令關內

及山東賊歷山飛張金稱等別爲一軍出遼西道又令河南賊王薄孟讓等並給舟楫浮滄海道此輩喜於免罪必競務立功一歲間可滅高麗矣帝聞不懌威出蘊奏曰此大無謂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於是威父子並除名

李密

密字法主折節嗜學喜談兵少與楊玄感爲刎頸交玄感之謀逆也密進三策曰天子遠在遼海公若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關中四塞吾扼亢擣虛傾其根本爲我造基



此中計也若隨近先向東都以引歲月則計之下矣玄感曰公之下計乃爲上策密知計不行退謂人曰楚公好反而不求勝吾屬爲虜矣未幾玄感敗

玄感既敗密亦被執與其黨七人俱送帝所七人多金密令盡出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近矣此物無所用之幸用相瘞其餘悉以報德使者利金遂相許既出關密每夜設宴極歡行次邯鄲醉使者一夜七人盡亡去密詣淮陽變姓名劉智遠聚徒教授村舍經數月鬱鬱不意得爲賦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怪之以告太守密乃復亡去

來護兒

護兒自幼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乃捨書歎曰大丈夫當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筆硯間乎及長爲世父報讎斬讎頭祭世父墓因入關開皇初楊素討高智慧護兒從時賊據浙江岸連營三百餘里船艦蔽江聲勢大震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請嚴陳以待勿與接刃別假臣奇兵三千潛渡江掩其壁使賊進不得戰退無所歸此韓信破趙策也素然之護兒乃以輕舸潛渡徑襲其營因縱火煙



燄障天素遂乘勢一鼓破之智慧遁入海

周羅睺

羅睺好兵書任俠自喜有文武才陳尚書孔範嘗言周羅睺執筆作賦還如馬上掃戈大眾中出兵絳督中流矢而卒柩還行數里輿馬無故忽止策之不動飄風旋繞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耶於是風靜馬行是年七月其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至期其靈坐所設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者巳絳州城陷正其日云

李諤

謣字士恢仕隋爲侍御史見風俗日薄行公府而没
而愛妾侍婢旋爲人有者因上書言交遊微賤視承
衣履斬衰三年豈容裁襪衰紵遽傳鉛華泣辭靈几
之前俛入他人之室更有朝廷重臣位望通顯平生
交契情若弟兄而及其云亡沓同行路朝臨其死夕
規其私方便求娉以得爲限宜既薄於朋友情可槩
於君臣上覽嘉之遂詔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
諤又以文體輕薄上書言魏之三祖更尚文詞江左
齊梁其弊尤極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
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



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利祿之門
旣啓愛尚之情彌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
六甲先製五言以傲誕爲淸玄指儒素爲古拙文筆
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矩模構無用以爲用
也疏上朝野傳誦之

高孝基

孝基歷仕周隋工吏事焉掖武鄉有女子焦氏者旣
瘂又聾嫁之不售偶樵採於野爲人所犯孕生一男
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孝基判曰母不能言窮
究理絕按風俗通姓有九[illegible]或以爵氏或以居氏此
兒生在武鄉可即姓武孝基名構以字行

榮毗 建緒

開皇中華陰多盜朝廷妙選能吏楊素特薦毗爲州
長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其家人豪縱多不法毗一以
法繩之絕無寬貸一日朝集素謂毗曰素之舉卿適
以自罰毗答曰奉職一心正恐負公所舉耳素笑曰
前言戲之卿奉法不撓素所望也
毗兄建緒亦素以直亮著故與文帝有舊帝初陰有
禪代謀一日謂緒曰且躊躇共取富貴建緒義形於
色曰明公此語非僕所聞帝不悅開皇初緒以息州



刺史來朝上謂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
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亦知卿此言不遜

梁毗

文帝時楊素擅權百寮震慴毗獨上疏曰竊見越國
公素幸遇愈隆威權愈重親戚子弟兼州連縣夫奸
臣竊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
世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
怒親詰之毗抗言曰素作威作福殺戮無制當太子
蜀王之罪廢舉朝無不驚惶而素獨揚眉奮肘喜見
顏色豈非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乎帝竟無以屈時

朝士無不股栗者上自是亦稍疎素

柳彧

彧字幼文文帝時國制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戟已列門外尊當厭卑子宜避父豈容門外既設內閤又施項聞歎服右僕射楊素嘗以微譴勑送南臺素恃驕貴入坐彧牀彧從外入見之徑身立堦下端笏整容謂曰奉勑推公罪素遽下彧遂升坐據案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深銜之

沈光



大業中朝廷有事高麗光以驍果應募時用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敵十數人賊競擊之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手攀之復上望見者俱為神快帝馳召即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劍良馬

宇文述

高麗之役述將九軍至鴨淥水糧且盡士有饑色時乙支文德窺之謀拔述每戰輒佯北述一日七戰皆捷恃驟勝遂濟薩水去平壤城僅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知士饑不可戰又平壤險固未易拔遂許其降而還眾半濟賊從後擊之遂大潰九軍敗績一日夜行四百五十里至鴨淥水九軍計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惟二千七百人帝怒甚為除名

述從帝江都遇疾疾篤帝遣中使往視問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一降臨中使反命帝遣司宮魏氏往謂曰公危困朕憚相煩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幸早除之望不破臣門戶魏氏反命竟隱其言後化及遂謀盡智及導之也



外戚

李惠

惠魏思皇后父也為雍州刺史聽事有燕爭巢鬪凡累日惠令掩捕獲之問左右能斷其曲直不竝辭惠乃自以弱竹彈兩燕已釋之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箠忍痛無捨彼去者本圖倖福反以買禍理無固心耳羣吏服其深察

儒林

李業興

業興性嗜學家藏書萬卷皆師事徐遵明於趙魏閒

時漁陽鮮于靈馥者亦聚徒講授業興一日詣靈馥靈馥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業興默不答靈馥說左傳業興因問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起曰羌弟子正如此徑還自是靈馥生徒大半俱就遵明

業興家世農夫鄉音不改嘗使梁武帝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爲吳兒所笑答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被罵矣邢子才云爾婦疾癩或問實耶業興曰爾大癡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誰檢看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



道惡其狂率如此雅精術數高澄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剋剋後凶澄既剋欲以業興厭凶竟被殺

劉晝

晝字孔昭閉戶讀書而文多緻紕詞極古拙舉秀才不第嘗製賦一首以六合名篇自謂絕倫呈魏收收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愚於文晝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卒不售

晝自謂奇才每言我數十卷書使行於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齊昭帝詔求直言晝聞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上書然卒不收晝嘗夢見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晝交州興俊令籍而寄書記之未幾卒卒後旬餘其家幼女忽作鬼語云我被用爲典儀令暫歸辭別其聲恰似晝

熊安生 宗道暉附

安生著撰甚富而性迂愚在山東時或誣之曰某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光神道去今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信之往掘地求碑不得遂訟之官連年不決冀州長史鄭大讙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亦無此號安生乃率其族



向冢而號嘗道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稱爲觸觸生時人目爲腐儒與同郡宗道暉相友善

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則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齊任城王湝怒而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失體復躡屐而去冀人爲之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時稱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洛姬婦人

文苑

溫子昇

昇字鵬舉晉溫嶠裔避亂入魏嗜學工屬文東平王匡嘗博召詞人同時射策者八百許惟子昇孫搴等二十四人擢高第時諸士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盡屈其辯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之北也梁使張皐嘗寫子昇文傳之江表梁武讀而奇之曰曹植陸機乃生北土恨我詞人數窮百六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凌顏轢謝含任吐沈後爲高澄所疑餓之晉陽獄中食敝襦死



荀濟

濟字子通初與梁武帝爲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磨墨作檄文又上書譏佛法忤梁武遂歸魏館崔㥄家後被任以謀誅高澄被執楊愔謂曰迴暮何爲然濟曰自傷年幾摧頹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想故挾天子誅權臣時澄猶惜其才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謂反於是遂燔殺之

柳䛒

䛒好讀書博覽萬卷仕隋文帝嘗撰法華玄宗上之太子煬帝嗣位䛒常入侍宴讌帝與妃后對酒或逢興會輒召䛒與共榻同席尤恨不能夜召命工刻木爲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䛒每月下飲輒令宮人置之坐相酬酢爲歡笑焉後從幸江都卒

崔祖濬

開皇初祖濬以射策高第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間及河南敗晉祖濬自此刷去豫章王念之不已移濬書畧曰足下博聞强記鈎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陸家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夢



澤吾兄先築郭隗之宮常設穆生之醴今復大啓南陽新開東閣想時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風流若此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書不盡意多慙子建云云祖濬報書畧曰伏奉明教榮貺非恒心靈自失理高象繫管谷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鴻池播美鷰樹馨聲望我清塵悠然絕路祖濬燕南貧客河朔惰游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況復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得醉養鷄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

以起海比報德而非難埋崑崙以爲池匪酬恩而反易貞龍將下誰好空名濫吹先逃何須别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曹植倘預聞高論豈須令名楊脩若竊在下風詎虧淳德云云祖濬名瓆以字行

侯白

白字君素敏辯滑稽嘗舉秀才通脱無威儀好爲俳諧雜説所至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同退朝白望見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謂牛羊下來耶文帝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令於秘書修國史每將擢用輒曰白不勝官而止時人傷其薄命



循吏

竇瑗

瑗事神武爲長史嘗上表論麟趾新制云伏讀新制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夫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竊所未安時尚書郎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母天下豈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所之瑗復曰既不告母便同殺父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議卒停寢

蘇瓊

瓊字珍之幼嘗從父謁父友曹芝芝戲問曰若欲官不瓊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大歎異仕齊除清河太守發擿若神境内盜賊屏跡至鄴郡富家各將財物寄界内親識以避盜盜劫冀州富人成氏甚急成告曰吾物實寄之蘇公處矣盜遂引去尤嚴饋遺郡人樂陵太守趙頴者年八十餘五月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獻頴恃年老苦請瓊爲勉留懸之梁上人聞趙餽爭獻新果巳知瓜猶在相顧而去

魏德深

德深初爲貴鄉長政清淨推約束吏事而官府寂然



常若無事未幾詔館陶長貴鄉人僉城送之見館陶人欣然擁去號哭追隨乃間關詣闕乞留詔許之及詔至館陶人以爲詐羣訟之郡命持節使者至兩縣人共詣白爲斷歸貴鄉於是貴鄉人復欣然擁之去而館陶人復相望號泣遂有徙家從之者

先是館陶有趙君實元寶藏者二人負大力素把持令長自德深至二人杜門不敢出深銜之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輒謀以德深率兵京赴而自遂以武陽叛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知本土從賊念其宗親每東向慟哭人謂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

此僅二十里汝必欲歸誰復相禁何自苦其入垂涕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因道路阻艱乎其得人心如此

## 酷吏

### 崔暹

暹爲瀛州刺史性酷暴民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行村落中見一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遭此癩兒刺史暹默然去

### 田式



式仕隋文帝時爲襄州總管政峻急雖至親昵無曲貸女婿杜寧自長安來省式局之內寧久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散悶思式知之杖寧五十每赦書到必先召獄卒盡殺諸重囚而後宣讀竟被譴除名式恚甚不食至索椒欲自殺椒不得則陰遣侍僮市毒藥妻子奪棄之式又怒臥不起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前流涕曰大人是朝廷重臣又無大過不久必復召用何至此式欻起抽刀斫信信急避之刃中門得免上聞謂式罪已深悔復其官

### 燕榮

榮爲幽州總管捶笞動以千數人或自陳無咎榮曰今且受後有罪當免及後有犯即細過仍撾之人曰前許有罪見原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勑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乃敢弄我計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笞之每笞不滿十而一日中乃至再三已更付獄弘嗣妻詣闕訟上怒甚賜死

## 方術

### 李順興

順興乍智乍愚人莫之識言時事多中嘗於隆冬著



單衣跣行冰上或入浴不謂寒家嘗設齋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盛餅即往取之日不移影而葉至其家去池則十數里也蕭寶寅反召順興問王可幾年對曰爲天子有百年者有十年者有一年者有百日者寶寅敗才百日冠道士冠人有思之者不數日輒至時呼爲李練大統十三年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曰何爲答曰笑破蠕蠕耳一時莫解其說及蠕蠕滅憶其語爲作興像於老君側順興杜陵人

### 檀特師

特師不知何許人飲酒啖肉語默無常大統十七年春忽著白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特師曰汝亦著王亦著也三月而魏文帝崩已復著一白絹帽左右復問之特師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甍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特師又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第二兒武邑公甍

賈子儒

子儒官御史精相術崔暹嘗引子儒私視高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而眄速非帝王相也未幾澄遇



害魏正始初有沙門學相者遊懷朔舉目見人皆富貴之表以爲無此理燔其書而後乃一一如言故知相法自不虛也

徐之才

之才精醫術而無行武成時與和士開陸令萱母子備極卑狎歷位僕射嘗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也之才從文襄求得之和士開每淫其妻之才有時遇反爲之避曰妨少年戲笑

馬嗣明

嗣明精方脉能前知人生死邢邵惟一子大寶年十八雅負時名偶患傷寒嗣明爲診脉退語楊愔曰邢公子傷寒不藥自差然脉候不佳恐不能出一年矣已而果然愔以是重嗣明愔嘗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立愈作煉石法以麤黃色石如鵞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內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簁和醋塗腫上無不即差者

姚僧垣

僧垣在周會武帝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



覆目不能視一足攣縮又不能行急召僧垣垣以爲諸病雖發不得並療軍中所急莫先發言竊處方進藥帝遂言次療目又次療足未幾俱愈比至華陰帝霍然矣自是詔令隨駕不許出鎮帝後幸雲陽寢疾垣視脉出內史柳昂私問之答曰天子上應天心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未幾帝崩

列女

房景伯母

崔氏博覽書傳有高識景伯爲清河太守有訟子不孝者景伯傷之以白母母曰此小人未知禮教耳

試呼其母子來吾有以敎之景伯爲呼入崔處其母於榻與共食令景伯如常行溫凊禮而立其子堦下使熟視未及數日子悔罪求歸崔曰未也特其面慙耳更需之凡二十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亦涕泣然後聽歸竟以孝聞

苻承祖姨

承祖姨楊氏姚婦也承祖本閹人文明太后貴寵之諸戚皆乞其餘潤而惟楊獨不屑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致饋多不受惟常著敝衣自執勞役承祖每遣輿往迎之則臥不



起武令婢強扶上輿則大哭言爾欲殺我於是苻家內外皆號楊爲癡姨及承祖敗諸戚皆不免惟姚婦獨全人謂其深識遠慮卽呂嬃不及也

譙國夫人

夫人洗氏高凉人其先世爲南越首領夫人自幼習其家風善料敵設奇諸越畏服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聘之爲子寶妻侯景反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將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寶以告夫人曰平虜入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不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則賊可圖矣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乘虛擊之遂大捷因督兵與陳霸先會於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已霸先受禪冊封夫人

孝女王舜

舜父子春與其從兄長忻素不協齊亡時長忻乘亂與其妻謀殺子春舜時止七歲二妹粲五歲璠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二妹漸長陰圖報復一日密



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我今欲共汝往報汝意何如二妹垂泣曰惟姊命遂於夜中各持短刀乘間入長忻家殺其夫婦還告父墓因自詣縣待罪縣令以聞文帝嘉歎特原之

恩倖

王叡　一

魏永明時王叡以給事中幸於文明太后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鉅萬計而人莫知叡有二女將嫁先入宮中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帳中及女登車太后送過中道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也叡卒

之日送葬者千餘人皆縞冠縗絰舉聲號慟以宴樂利時謂之義孝

和士開

武成時士開以尚書僕射兼侍中寵愛彌篤或累日不歸或一日數入或放還俄頃即追或未至連騎促喚前後賞賜無慮鉅萬夜以繼日嬉褻穢鄙無復君臣之體每謂武成云從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情作樂一日快活可敵千年那從自勞苦帝大悅

穆提婆



提婆本姓駱以其母陸令萱佞媚穆昭儀因改姓穆令萱本以配入掖庭提婆爲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㜷呼姊姊令萱巧媚百端於宮中獨擅威福封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爲義子提婆遂朝夕帝側大被親狎母子勢傾中外自太后以下無不受攝制者斛律后廢令萱欲令昭儀正位中宮時胡后方寵令萱以厭蠱術間之而密爲昭儀具寶帳列珍玩坐昭儀帳中遽白後主云有聖女出大家試往觀及既見即獻媚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遂立穆氏爲右皇后而胡氏爲左尋黜胡以穆爲正皆令萱所爲也

韓鳳

齊後主時韓鳳高阿那肱穆提婆并同號曰三貴蠹國害政日滋月甚壽陽既陷報至鳳與提婆仍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奉命築成城於黎陽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愁爲君臣應和如此

僭僞附庸

後秦姚萇

萇燒當羌後也父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



初事苻堅堅伐晉以萇爲龍驤將軍謂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相授時左將軍竇衝以爲此語不祥堅默然及慕容泓兵起萇遂叛堅敗僭稱秦王堅奔五將山萇縊之新平佛寺未幾萇病夢堅將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后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也尋死

北涼蒙遜

魏太武時沙門曇無讖者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療

病令婦人多子因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淫通事覺亡奔涼州時沮渠蒙遜寵之號曰聖人無讖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婦皆往受法太武聞而召之蒙遜不遣

梁蕭詧

詧字理孫昭明太子第三子工屬文精佛典性不飲酒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猶云遥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並皆棄去不更著惟一幸姬媵則臥病累旬又惡見人白髮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晚見干戈日尋威畧不振不勝鬱憤爲著愍時賦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叩觝抱恨歎吒者久之竟以憂憤發病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並行於世



蕭琮

琮有文學善騎射嘗遣人伏地持帖自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周文帝時徵入朝國亡隋煬帝甚重琮封梁公琮性澹雅不營職務惟縱酒自適煬納言之琮曰使琮復事事亦何異公約笑而退琮嘗嫁從妹於鉗耳氏楊素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退

四夷

高句麗

句麗國有三京其官凡十二等官之最尊者曰大對盧貴者之冠曰蘇骨多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每歲初則聚戲浿水上王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濺擲喧呼馳逐再三而止拜則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插手士出三尺馬所謂果下馬也



勿吉國

勿吉於東夷最強國南有從太山俗甚敬畏之不得於山上溲汙國無牛有馬有鹽池鹽亦生木皮上國人溲手面以溺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禮成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沾濕若秋冬死則以其尸餌貂貂噉其肉則取之他種種與隋史靺鞨畧同

烏洛侯國

凶人尚勇不奸竊慢藏野積而無寇盜之虞其國西

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太武帝嘗遣中書李敞告祭勒文石壁而還國中諸水皆合於難水東入海西北有於巳尼大水則北海也

流求國

流求俗無文字望月盈虧以紀時節睹草木榮枯以爲年歲凡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犂用迠鍤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大業初海師何蠻等至其國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静東望依稀似有煙霧氣不知其幾千里也

眞臘國

國中多奇樹婆羅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

吐谷渾

吐谷渾有子六人長子吐延爲昂城羌姜聰所刺劒猶在體急呼子葉延以屬其大將絶拔渥然後抽劒死葉延才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嘷叫涕泣其母曰賊讐已屠膾矣汝何自苦葉延泣曰誠知無益罔極之痛不能自釋耳母病三日不食葉延亦不食三日性嗜書自謂始祖封昌黎公吾爲公孫案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遂以吐谷渾氏

晉義熙初國主阿豺立自號沙州刺史沙州者部內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阿豺嘗登西强山望墊江源顧左右問曰此水東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名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入海阿豺喟



然曰水尚知歸吾乃無所歸乎遂遣使通宋獻方物阿豺有子二十人長子緯豺病革召諸子弟告之曰先公車騎舍其子虔而以大業屬我我敢望先公之舉而以私緯乎其以慕璝繼車騎者樹洛干豺所從得位兄也慕璝亦豺弟又謂其子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俄命母弟慕利延曰汝試取一箭折之利延即折之又曰汝取十九箭折之延不能折豺曰汝曹知不單者易折衆則難摧僇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訖而死

于闐

國之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所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城東二十里有大水曰樹支水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有大水名達利水二水會合俱北流所謂黃河也隋大業中其王姓王字早示門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見王髮其年必儉

大秦

國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西海之西有河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又西有白玉山白玉山西有王母山所謂玉爲堂者也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即日入處失之遠矣



蠕蠕

蠕蠕者其先自號柔然魏太武帝以其狀蠢蠢類蟲故改號蠕蠕數傳至社崘遂大强盛盡有沙漠之地自號豆大可汗豆大猶言駕馭開張也道武聞之謂尚書崔宏曰蠕蠕昔來寇掠曾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能前人有教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卒不易遂爲敵所虜頑蠢若此今社崘學中國法置戰陳大啓邊害道家言聖

人生而大盜起信哉

突厥

隋文帝時嘗遣開府徐平和使沙鉢畧可汗沙鉢畧因遣使致書云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綵綵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貽



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畧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畧婦翁今日看沙鉢畧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畧也慶則至諭之稱臣沙鉢畧曰何謂臣其屬曰隋稱臣猶此稱奴沙鉢畧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力也贈馬千疋鉢畧名攝圖

沙鉢妻可賀敦本周千金公主文帝時改大[illegible]主姓楊氏其子入朝宴內殿引見皇后沙鉢畧大喜[illegible]歲貢不絕公主雅知文藝平陳後上以陳叔寶

屏風賜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爲詩敘陳亡以自寄詩云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空自寫丹青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睹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惡之

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人可汗及義城公主來朝行宮獻馬三千疋帝大悅時啓人欲改服飾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共相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



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於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帝詔曰但使存心孝順何必改易衣服不許

#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八

## 讀宋書目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八

#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八

## 讀宋書

梁吳興沈約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 帝紀

#### 武帝裕

孫恩自句章敗復北出海鹽帝拒之慮衆寡不敵一夜偃旗匿衆若爲巳遁者明旦但使羸卒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何在答曰夜走矣賊信[illegible]逐稍懈帝乘懈奮擊大破走之即追賊及於滬瀆時海鹽令子鮑嗣之以吳兵千人請爲前驅帝曰賊多精兵吳人不



習戰若前驅失利吾事敗矣嗣之不聽帝乃爲設伏四面但多留旗鼓而每伏實不過數人也明日賊以萬衆來兵既交旗鼓四起賊不測虛實輒引退嗣之竟以追奔沒於賊

桓玄將篡使其兄謙密問帝曰楚王德望隆重朝廷似宜有揖讓之舉卿謂何如帝心圖玄乃陽應曰楚王宣武子勳德蓋世晉室寖微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可爾便是眞可爾未幾篡先是劉牢之既敗何無忌謀於帝曰吾將安之帝曰卿可隨我還京口使玄必能守節者我與卿事之不則與卿共圖

之令方是玄矯情任算之日必且用我輩也已果委
任如舊卒滅玄
帝之起義也檀憑之何無忌協謀焉維落橋之戰憑
之敗死先是有善相者言帝與無忌皆大貴惟憑之
無相帝謂無忌曰吾等既屬同舟理無偏異吾徒皆
富貴檀何獨殊正在不解及憑之戰死帝因自知必
捷遂進屯覆舟山覆舟玄所屯大軍處也帝乃計令
丐夫張旗幟山上以為疑兵而躬率勁騎當先奔之
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乘風縱火煙燄漲天是
時呼聲動天地玄遂大敗將子姪乘輕舟南走



帝既北伐盧循乘虛入犯劉毅敗於桑落京師震驚
於是孟昶等便欲擁天子北渡以避鋒銳帝曰重鎮
外傾強寇內逼人情惶駭並無固志若一旦遷動大
勢瓦解江北寧復得至乎今兵雖少尚足一戰若其
克濟臣主俱休苟厄運必至吾寧橫尸廟門以死社
稷不能向草間求活也吾計已決卿勿復言昶乃自
為表曰臣裕北討眾並不同惟臣贊裕致使強賊乘
間臣之辠也謹引分以謝天下封表畢遂仰藥死而
帝從容謀議竟滅循
帝性簡易寡欲內庭無珠玉紈綺之飾諸主出適遣

送不過二十萬諸子旦問起居入閤脫公服止著裙
帽如家人禮萬幾之暇時出神虎門逍遙從者不過
十餘人一日幸徐羨之宅羨之住西州帝輒步出西
掖門及羽儀絡驛追隨已過西明門矣

少帝

帝字車兵有膂力善騎射解音律即位後多過舉於
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
與左右引船唱呼為歡樂一夕游天泉池即龍舟而
寢徐羨之等謀廢之幽於吳郡已遂之金昌亭為門
關所踣而死皇太后令云居帝王之位好皂隸之役



處萬乘之尊悅廝養之事蓋實錄也

前廢帝

帝性驕縱在東宮時已屢為孝武所詰責嘗因書迹
不謹讓之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諸凡狷戾日甚
何以頑固乃爾及踐祚誅戮無度諸大臣無不震栗
者尤懼鬼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
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寧馨
兒已因巫言華林園竹林堂多鬼遂親射鬼竹林是
夜為壽寂之等所弒
時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

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時吏部郎褚淵貌美主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主十日逼迫備至而誓死不回乃得免

明帝彧

帝在藩時好讀書愛文義嘗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然性多忌諱語言文字稍嫌凶敗者必回避犯必加戮如改騧字爲馬邊瓜以騧近禍字也嘗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啓又禁稱白門有誤稱白門者變色黜之曰白汝門其愚癡如此



志

曆

按鄒衍[illegible]周爲火行張蒼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爲一代秦漢雖殊而周之爲火一也今若同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同賈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或云神母夜哭赤帝子殺白帝子以證漢火斯又不然漢若爲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且白帝子又何義況乎蓋土自火子漢以土爲赤帝子秦以水爲白帝子也

樂

周襄有前漢虞公者善歌歌能令梁上塵起秦青者善謳薛談學謳於青未窮青伎忽辭歸青餞之郊爲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遂留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者東之齊至雍門糧匱乃鬻歌假食既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過逆旅逆旅人辱之娥因曼聲悲哭一里老幼俱悲愁垂涕三日不食遽追之韓娥還爲曼聲長歌一里復喜躍抃舞忘其向之悲也因厚遺之去



符瑞

武帝裔生於丹徒生之夕神光照室甘露降於墓樹父以爲奇徵因名奇奴後養於舅氏改名寄奴少嗜酒自京都還宿逆旅逆旅嫗曰室內有酒自入取之帝入室飲於盎側醉臥地時司徒王謐有門生亦至此逆旅嫗曰劉郎飲室內可入共飲生入驚出謂嫗曰室內那得此異物嫗遽入視則帝已覺矣嫗問生何見曰見一物五采如蛟龍非劉郎也生具白以白謐謐戒勿言而厚結帝

元嘉十四年春大鳥二集秣陵民王顗園大如孔雀

頭足高羽色五采(辟音諧)從衆鳥如山鷄者隨之行
三十歩項飛東南去彭城王義康以聞改所集處名
鳳凰里孝武孝建元年春鳳凰見丹徒偈賢亭雙鵲
爲引衆鳥陪從武昌王渾以聞
元嘉中以嘉禾上獻者前後三十二見皆一莖七穗
九穗惟二十二年生華林園者一本百六十穗二十
五年生華林園者十株七百穗園丞梅道念以聞時
江夏王義恭吉陽侯沈演俱上嘉禾頌

五行

晉惠帝世梁國女子有已受聘而未嫁者其夫戍長



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父母逼之不
得已去尋得病亡其後夫還問女所在家人具道所
以夫不勝哀悼往省女墓私發冢開棺哭之女遂活
因與俱歸後婿聞爭之訟之官官不能決以聞於朝
祕書王導議曰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宜還前夫
詔從其議
晉惠懷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
尤淫蓋自咸寧太康後士大夫皆尚男寵甚於女色
遂致陰陽氣亂而妖作晉安帝義熙中無錫人趙未
年八歲一日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列傳

文帝袁后

后袁氏初生子劭自詳視之急白帝見狀異常必破
國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聞狼狽至手禁之止即
元凶劭也已帝寵潘淑妃甚后憤鬱崩上頗悼念后
既崩時時作靈有沈美人者帝所幸也偶以非罪見
譴賜死經后昔所住徽音殿前過此殿自后崩久閉
矣美人至前流涕號呼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
靈當知之殿諸窻戶忽豁然應聲開有司以白帝帝
驚往視美人因得釋



明帝王后

后王氏諱貞風其事上以剛正見憚廢帝無度后時
爲皇太后屢訓督之帝不悅會五月五日后賜帝玉
柄毛扇帝怒其不華遂欲酖后已令煮藥左右詭說
之曰若行此事官家便應作孝子豈得復出入行樂
帝曰汝言大有理乃止

劉穆之(孫邕附)

穆之天才敏贍事武帝內總朝政外供軍旅賓客輻
湊求訴百端一切諮稟盈階滿室而能應之充然目
覽詞訟手判牋案耳行聽受口相酬應絕不參涉悉

瞻舉又與朱齡石並工尺牘常於帝坐共答書曰旦至中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直至百函

穆之孫邕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牀上邕輒取食之靈休大驚邕曰吾性好嗜此於是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餄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邕後為南康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鞭瘡痂用以給膳

傅亮

亮在少帝時以布衣儒生僥倖際會既居宰輔兼總



重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為作感物賦以寄意敘之云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於時風霜初戒蟄類尚煩飛蛾翔羽翩翾滿室赴軒幌集明燭者必以燋滅為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異鵲之事與彼同迷而忘返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日論也悵然有感遂賦之云云賦文多不載

亮既廢少帝奉迎文帝於江陵道賦詩三首其一云夙懼發皇邑有人祖我舟餞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貴懷祿義所尤四牡倦長路君轡可以收張邴結晨軌疏董頓夕輈東隅誠已謝西景逝不留性命安可圖懷此祚前脩數稚銘篤誨引帶佩嘉謀迷寵非予志厚德良未訓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忠誥豈假知識徵發直謳蓋亮亦自知必傾故詞多悔懼意而卒不免亮又著演慎論甚妍麗

謝晦

晦既敗被執檻送京師於道中作悲人道詞終云但憚耕兮從祿晴世道兮艱故規志局兮功名每謂之兮為易今定諡兮圖榨懲明智兮昔議雖待盡兮為恥詹厚顏兮靡寘又云百齡兮浮促終焉兮斟克臥



盡兮斧斤理命兮同得既至與兄子世基同伏誅世基亦有才臨死為絕命詞云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朝失風水翻為螻蟻食晦續之云功遂辭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

王鎮惡

鎮惡王猛孫也以五月五日生猛見奇之曰昔孟嘗君生惡日而相齊是兒亦必興吾門矣遂名鎮惡年十三苻氏敗投黽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鎮惡謂方曰若遭英雄主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才調如此何憂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

後從武帝入關定三秦師次黽池造方升堂拜其母
厚加酬賚即授方黽池令
武帝親討劉毅鎮惡爲前驅先是毅貳於帝稱疾表
求從弟劉藩爲副武帝僞許之而陰令鎮惡先以百
舸直上鎮惡既受命即晝夜兼行在道揚聲皆言劉
兗州上於是津戍及所在居民皆晏然不疑未至江
陵五六里毅將朱顯之出問何人猶答言劉兗州問
兗州何在曰在後顯之候良久但見兵不見藩而江
津舟艦被燒煙燄突起鼓角甚盛始知僞也急馳告
毅才入城而鎮惡馳及之門關不得下矣遂攻殺毅



藩爲兗州刺史故云

劉德願

德願性粗鄙爲孝武帝所狎帝特寵殷貴妃妃薨既
葬猶數與羣臣省殷墓一日顧謂願曰卿哭貴妃若
悲當加厚賞願應聲號慟撫膺擗踴涕泗交流上甚
悅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醫人羊志哭殷氏志遂嗚
咽他日人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答曰吾爾時自
哭亡妾耳蓋志時新喪妾也

趙倫之

倫之以外戚故久居方伯然生而鄙野茫無所知仕
至領軍將軍光祿大夫范泰好戲嘗謂曰司徒公缺
必用汝老奴我不謂汝貧地能任當是外戚高秩次
第所致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詣泰

王仲德

仲德世事苻氏苻氏滅仲德時年十七起義戰慕容
垂敗走迷道不能前困臥林中忽青衣兒騎牛行見
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去須復來携飯食仲德
食畢且行水潦不能渡忽一白狼前至仰天而號號
訖銜仲德衣行仲德隨之獲濟自是南歸事武帝漸
以功名顯前後凡三臨徐州因於彭城立佛塔奉白



狼童子像誌河北所遇也

張淹

淹爲東陽太守每逼羣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
佛贖刑於是一罪人有至數千拜者坐免官淹從祖
禕嘗爲琅邪王郎中令武帝賜王鴆酒一甖敕禕齎
往禕受命竟中道自飲之斃時重其義烈

朱齡石

齡石少好武事輕佻不檢其舅蔣故儜劣齡石嘗使
舅偃臥 而自剪紙方一寸貼舅枕因以刀子懸擲
之相去七八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怖甚懼拂齡石訖

不敢動舅頭有大癤齡石伺舅眠戲割之舅竟死

劉鍾

朱齡石伐蜀鍾為前鋒既至去成都僅二百里齡石以天時熱甚而賊嚴兵固險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鍾進曰前已揚聲言大衆向內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從外水卒至出不意蜀人破膽矣賊今阻兵不戰蓋懼不敢戰非能堅壁為持久計也因其危懼盡銳攻之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自老彼漸知吾虛實設盡撤涪兵并力來拒爾時求戰不獲軍食不繼將不為蜀子虜乎齡石恍然遂決策進尋



斬譙誅破蜀

張興世

興世累戰功仕至光祿大夫左衛將軍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嘗謂興世曰吾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應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公可吹興世將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為之減撤

湘雍刺史韞

韞宋宗室人才凡鄙以歸誠明帝帝特寵之為湘雍二州刺史韞嘗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時自矜玩一日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者指韞象問曰此何人而在輦上韞曰正是我世為傳笑

營道侯義綦

義綦凡鄙無識每為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嘗謂[illegible][illegible]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若阿父如此義綦曰士衡初不相識不知何以忽見苦人士競傳以為笑柄

臨川王道規

道規善謀斷有將畧桓玄既敗西走江陵留何澹之守湓口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舟而身寄他舟時



何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者諸將曰澹之不在此舟雖得何益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舟固也既不在此守衛必弱而我以勁兵攻之必成擒矣擒之則彼且以為失軍主而我徒揚言已得賊帥則我氣盛而彼必懼懼而薄之迎刃之勢也道規喜曰此名計即從之一鼓而舟獲遂鼓譟唱曰斬何澹之矣賊駭惑以為然竟瓦解

湓口既克進平尋陽因追玄遇玄於崢嶸州道規兵不滿萬而玄兵勢甚盛諸將皆憚之議退道規曰彼衆我寡強弱勢異今若畏懦不進必為彼乘雖至尋

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曹操官渡皆以少制多吾雖才謝古人豈得先爲自弱遂麾衆力進大破玄軍尋斬玄

盧循入寇聲言已破京邑而桓謙荀林復會兵交逼於是江陵人士並懷異心道規知之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自足相濟諸君若欲去者並不相羈因夜開城門達旦不閉而衆咸憚服莫有去者是時衆請遣檀道濟到彥之共擊謙道規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人懷危



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親往其事不決乃自將攻謙或曰荀林近在江津伺吾動靜若乘虛來攻吾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荀林愚豎無他奇謀彼謂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取謙一往必克彼沈疑間而吾已還矣謙敗林必破膽事可兩收也未幾果斬謙還復斬林初江陵士庶頗有通書於謙謀爲內應者及是檢獲其書道規令悉燒之羣情大定

王誕

盧循據廣州誕被留吳隱之亦與焉久之誕進說曰誕寓此中被蒙恩眷士感知已敢忘稱塞顧本非戎旅圖報無緣念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在委任公私際會定可得當自効也循愈處此空移歲月循然之他日又謂循曰將軍留吳公叔非完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獨以一境不容兩君耳誕尤大然之於是遂與隱之並脫還

謝景仁

景仁太傅安孫也桓玄篡時武帝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因留共食食未辦而玄召景仁玄性猜急俄頃間騎詔沓至武帝不自安屢求出景仁不許曰主



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方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少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性矜嚴每唾或唾左右人衣必聽一日辭濯以是景仁吐左右必爭來受

謝述

元嘉中張劭以黷貨下廷尉述爲表劭舊勳帝原之述語其子綜曰主上矜劭夙誠將加曲恕吾啓謬達其曾故見訓納耳若此啓宣布便爲侵奪主恩即令綜對燭焚之帝後嘗謂劭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而述時已亡矣述先爲義康長史與劉湛共事已湛被誅義康亦外鎮將行歎曰謝述惟勸吾退劉湛惟勸

吾進述亡而湛存宜吾之得罪也帝亦曰謝述若在義康當不至此

庾炳之

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然其領選貪黷無厭聞劉遵考有材卽乞材見好燭盤卽乞燭盤荀萬秋嘗詣炳之値一客姓夏侯者謁炳炳之問曰有好牛不云無有好馬不又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曰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張幼緒嘗語人曰吾雖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冲遠乃當送至新林見東縛猶未得解手其在尚書中



令奴酤酃酒亦利其百十具爲何尚之所劾

謝方明

方明嘗爲江陵縣治不拘文法嘗値歲除欲盡遣諸囚歸寧三日時有重囚二十人左右切諫以爲不可方明不納悉縱之囚父兄皆驚喜流涕以爲就死無恨及期二人不還方明不聽捕討其一人先因醉不能行逮二日才至其一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方明謝曰不須見囚當自來無何囚果至蓋困失期懼責逡巡里中里中人爲率[illegible]無逃者

羊玄保

玄保子二文帝並賜名一曰咸一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善棊特何尚之亦雅好棊吳郡褚胤年七歲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世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奕棊之妙超絕今古魏犨犯令以才獲免父僇子宥其例甚多特乞其命使異術不絕詔不許

蔡興宗

薛安都據彭城反後復遣使歸順朝遣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歸順事誠不虛今若撫之以和遣單使賫咫尺書可耳若重兵迎之彼必疑懼恐招引北



虜爲患不測如謂叛臣必宜剪戮則比者所宥亦已宏矣且安都外據强地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旰食之憂彭城險固兵强將勇圍之旣難攻不可拔臣爲朝廷憂之不聽安都聞大軍過淮果要索虜抗戰我師大敗遂失淮北四州

初興宗父廓罷豫章歸起二宅東宅先成以居兄軌子興宗宅未立而廓亡後軌罷長沙還遺錢五十萬補宅興宗時年十歲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母悅而還之軌慚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蓋其識力高卓自幼然矣

范泰

泰字伯倫荊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忱嗜酒一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會性亦以傷生自游處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措語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可說忱嗟歎良久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慢然則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武帝嘗問謝混泰於名輩可誰比混對曰故是王元太一流人

羊欣

欣汎覽經籍尤工隸書年十二時從父烏程令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相知愛獻之嘗夏月入縣欣方著新絹裙晝寢獻之輒書裙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此益善欣嘗造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出見時靈運在坐退謂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爾易衣拂席欣由此益知名望蔡混字也欣每拜官輒辭病不入覲武帝文帝並恨不能識之



張敷

敷性簡貴風韻甚高嘗起假往江陵武帝適欲遣一沙門詣江夏王義恭謂敷曰卿以後艑載懷道人道中可得言晤敷對曰臣性不耐雜竟不奉旨中書舍人秋當周赳並綰樞要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顧左右謂曰移我牀遠客赳等失色而返

敷有至性生而母沒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云已亡即不勝哀慕求母遺物止得一畫扇即珍藏之每至感思即開笥流涕及父亡吳興敷奔訃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自是毀瘠成疾世父茂度特譬止之數愈慟絕久始甦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乃反爲害未幾卒顏延之書弔茂度云賢弟子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豈謂中年奄忽長逝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其見重如此



王微

微素無宦情託志採藥之遊累微大官俱不就江湛舉爲吏部郎微與湛書畧云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驟會忽扣閭里咸驚神怪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鶩耶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令雖王道鴻邕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且盧於承明署乎金馬

又皆賢於管庫之來何爲劬勸通家疾病一人壓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益謂平生遭太公將郎華士之傪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馮衍才浮其實光武棄而不齒孔明有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洸無古人之才槃于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亦或不免高閣乃復假之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耶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倅毛髮之文莊生縱滂瀁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咍於萬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也



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夫天爵猶且滅生安用吏部郎哉時袁淑見書謂爲訴屈微嘗言文情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故其詞致都若此

微嘗與何偃書畧云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自信攝養有徵故門冬昌朮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採之吾實倦遊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繢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亦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彷像也

王華

華與會稽孔甯子並有富貴之願時因徐羨之等秉權日夜搆之於文帝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曰此殺君亭何可泊也命去之華每閑居輒諷詠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咤曰當見太平時不已羨之等誅華遷侍中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



王曇首

曇首有識局喜慍不形於色兄弟分財惟取圖書生平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玩飾武帝常言此宰相才也文帝入纘大統曇首有佐命功帝每指御牀謂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將議封曇首曰豈得因國之災以爲利已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意怏怏曇首固乞吳郡帝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後以疾遜位未幾卒左右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帝慟之曰非王家衰直是我家衰耳

何承天

承天剡人儒吏百家無不博覽尤好奕棊頗廢事文帝嘗賜以局子承天表謝上答之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其勿謝嘗爲著作佐郎撰國史時承天既老而諸佐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呼爲嬭母承天曰此爲鳳凰將九子何云嬭母

杜驥

驥有才而性傾險元嘉中嘗奉命守洛陽洛陽城既不治又乏糧到彥之敗驥便欲棄城走慮禍及會帝遣姚聳夫將千五百人迎大鐘於洛水驥乃詭之曰洛城雖弱今修理幸已堅完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



君皆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鐘未晚聳夫信以爲然及至見城不可守輒引去驥遂委城南奔白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便走人情沮喪不可復禁上大怒竟殺聳夫驥子幼文以貪橫致富家列女伎數十絲竹聲不撤晝夜廢帝每微行輒從幼文門牆間聽其絃管積久不平遂誅之

王敬弘

敬弘性恬靜不耐應酬女適何述之述之尚之弟也一日往看女會尚之出寄臥尚之齋中遣二婢守閤俄尚之還不聽入曰正熟不堪相見尚之爲徙他室

尚見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見必剋日子恢之嘗請假東還定省敬弘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如是者數四假將盡恢之乞奉辭敬弘乃呼前既至閤復不見恢之不得已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

謝靈運

靈運詞賦之美江左莫逮而性豪奢放浪山水會稽太守孟顗表其有異志靈運爲詣闕自陳疏畧云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劒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指爲逆節之萌山棲之事而搆陵上之釁影跡無端



橫羅讒議終古之酷未之或有誠復內省不救而抱理莫申是以束骸歸款仰憑天鑒云云文帝知其見誣置不罪以爲臨川內史

靈運在臨川遊放不異永嘉仍爲有司所糾帝復原之而彭城王義康堅執文致其獄竟棄市臨刑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時在元嘉十年年四十九

南郡王義宣

義宣謗劣無學孝逆時聽臧質言起兵犯順已敗歸
江陵近侍翟靈寶敎令慰撫賓客引漢高百敗終成
帝業語義宣忘之云項羽千敗衆皆掩口後與五愛
妾同入獄假而五妾被遣出宣號慟語獄吏曰常日
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尋盡於獄

劉湛

文帝時湛自江陵還朝時義康專執朝權殷景仁獨
當時政湛結義康以傾景仁於是僚屬及諸附隸皆
潛相約結無敢造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
其機一日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



遂就殷鐵求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慚懼無
地自處蓋敬父之姦諂如此

范曅

曅常言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及坐孔熙先獄將伏
誅乃與徐湛之書云當相從地下又語人曰寄語何
僕射天下决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其謬亂如此
收曅家樂器服玩並極珍麗妓妾皆有盛飾而母所
棲止甚單陋惟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
布衣曅絶無所顧惜士論以此少之餘詳南史

徐湛之附沈湛

湛之武帝姊子會稽公主其母也武帝微時甚貧嘗
於新洲伐荻服衲布衫襖皆敬皇后手製帝既貴以
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出此示之
及湛之得罪文帝將致辟公主急持錦囊入宮見帝
不及行禮竟從囊中取衲衣擲地示上曰汝家本貧
賤此是吾母爲汝父手製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
戕害我兒子上乃號哭湛之得全
湛之性極侈縱伎樂之妙冠絶一時門生十餘人皆
三吳富人子姿飾妍麗每出入悉載之後車時安成
公何勖無忌子也臨汝公孟靈休孟昶子也其車服



餚膳競以豪華相尚京師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
及湛之出而二事之美兼於何孟時江湛爲吏部尚
書絶餉饋甚貧窶一日上召之値湛澣衣稱疾竟日
衣乾始得赴牛餓馭人求芻湛良久曰可與飲

始安王休仁

景和中廢帝狂悖無道忌諸父並囚之殿內淩曳無
復人理時休仁休祐及明帝形體俱肥帝乃以竹籠
盛而稱之明帝尤肥則號爲猪王仁爲殺王祐爲賊
王東海王禕最凡劣號爲驢王又以木槽盛飯內諸
雜食攪令和匀掘地爲坑穽實以泥水倮明帝內坑

中令以口就槽中食用爲歡笑

帝又嘗於休仁前使左右逼淫休仁生母楊太妃左右不得已並順命大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出意奉旨盡諸醜狀一日欲殺明帝令保之縛手脚以杖貫其隙使人擔付大官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謂曰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乃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時廷尉劉曚妾孕臨月帝迎入后宮冀生男立爲太子故云其後休仁竟殺於明帝

顏延之



延之有才名性猖介長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延之心惡之資供絕不受嘗乘羸牛車逢竣鹵部即屏住道側嘗謂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大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毋令后人笑汝拙也嘗發過竣見賓客盈門而竣猶臥未起怒曰出糞土之中升雲霓之上而驕盈若此其能久乎卒敗

沈攸之

攸之以貳於蕭道成王師致討武陵王贊督軍攸之遣王檝曰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蒱救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所爲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也既貫誠於白日不獲明心於殿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落他人之手未審於聖心何如耳卒見殺

王玄謨

孝武時人有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者及爲雍州刺史又以處置失宜境內嗟怨民間遂訛傳玄謨欲反於是諸鄰郡議興兵討謨玄謨第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而馳啓自白於帝帝知其誣報曰梁山風



塵初不介意且卿年六十反欲何爲聊復爲笑以伸卿眉頭盖玄謨性不妄笑人言其眉頭未曾申帝故戲之也帝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菫荼供春膳粟漿充夏餐𦞦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帝曰玄謨爲老傖凡四方書疏皆稱老傖云

孝武狎侮群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齒缺號之齴時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呼王玄謨爲老傖宗霽秀體肥拜起不便每集會故多所賜予使其瞻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寵一崐崘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杖擊群臣

衡覬之

覬之吳郡人明帝時爲本郡太守性廉貞中子緯財甚豐質貸責鄉里覬之禁不能得一日謂緯曰我嘗不許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不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何在緯大喜盡出諸券一大廚覬之乃悉燒之卽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券書悉燒矣緯懊悵彌日

周朗

朗性嗜奇雅有風氣孝武時仕廬陵內史爲州司所糾還都表謝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惟



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仰負陛下帝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

朗爲建平王參軍嘗上讜言中言節儉款云一體炫金不及佰兩一歲更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身未時親目豈嘗視是爲櫝帶實笥著衣也且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不可稱紀是故商販之室飾等王宮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裾之長可分爲二云云書極切直幾三千言

朗嘗報羊希書畧云吾幸病不及死役不逮身遂梨旣滿方杜長者之轍殺稼是務自絕世豪之顧厘生牀帷苔積皆砌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夏且室閒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奥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譬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蓂爵星晩懽然不覺是羲皇後也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云云書幾二千言其雅致都類此

孔覬

覬嗜酒中酒輒彌日不醒恒使酒仗氣孝武帝每欲引見必先遣人覘其醉醒然明曉政事醉日雖多醒時判決無有壅慢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猶



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後以反誅臨死求酒曰此吾生所好

袁粲

粲字景倩幼失怙小字愍孫淸整有風操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者惟國君穿井而汲獨無恙國人旣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主不任其苦亦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懽然今我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飲泉共人[illegible][illegible]血後以齊禪殉節死

## 孝義

### 郭原平

原平有至性事親孝尤嚴餉饋無妄取家園饒竹人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與遇盜走墜溝原平悔輒於溝立小橋爲渡又嘗採筍置籬外聽人取鄰曲慙遂無復取者文帝崩原平慟哭日食麥䴵一枚如此五日人謂曰誰非王民何獨爾原平泣答曰吾家見異先朝不能報恩私切感慟耳蓋平父亦以孝旌故云

### 潘綜

綜烏程人孫恩之亂與父驃同出避賊遒與賊遇驃



年老不能疾行語綜自爲計綜不肯第向賊叩頭乞父命父曰兒壯自能走以老子故不走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乃斫驃綜輒抱父於腹下遂斫綜頭面凡四創綜悶絶忽一賊從傍謂曰此兒以死救父眞孝子殺孝子不祥乃得免

### 余齊民

齊民晉陵人爲邑書吏父以病亡於家家人第以病報之訃未至民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若割截且時時惶駭必有異故即束裝急歸四百里一日至至則知父死痛哭絶久之復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恨不見汝民曰相見何難遂詣廬所號叫一慟而絶

## 隱逸

### 周續之

續之好讀老易嘗言身不可遺餘累自絶遂布衣蔬食謝絶徵辟終身不娶妻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時與劉遺民陶淵明並號尋陽三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謂其清眞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壑與琴書共遠武帝亦深知之每曰續之心無偏吝眞高人也

### 劉凝之



凝之小字長年慕老萊嚴陵之爲人立屋野外非其力不食元嘉中徵辟屢至皆不就臨川衡陽諸王屢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曰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荆州饑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見饑色者即分與之俄頃立盡旋隱居衡山之絶頂采藥服食終其身

### 雷次宗

次宗豫章人少入廬山不交世務嘗作書與子姪畧云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閒志棲物表昔在童稚已懷遠心暨於弱冠以業臣阜於時師友淵源

洗氣神明玩心墳典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惟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也自遠道喪風二十餘載而淵匠忽傾良朋凋索疇昔誠願頓盡一朝遂復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塗幾何遠想尚子五嶽之舉猶幸耄未至惛衰不及頓尚可縱心所托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養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長成冠娶已畢吾復何憂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元嘉帝爲築室於鍾山之西巖名招隱館招大宗也



史臣曰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翫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

四夷

索虜

索頭虜姓托跋其先李陵後也陵降匈奴後乃有數百十種索頭亦其一至晉懷愍時而猗盧托跋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其俗以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平城間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煖氣却寒也開[illegible]臨累因神巫言開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開乃爲滅清河一郡又恒手自殺人日常數十欲令其數滿萬夜必變易寢處人莫能知惟愛妾名萬人者知之萬人與開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爲內應乃夜伺開獨處殺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謂汝耶開死而嗣立嗣死燾立

元嘉中文帝命將北伐屢無功爲燾所輕侮遺書多不遜語一書云自天地啓闢來爭天下者非惟我二人而已聞彼今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



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兒復何知我鮮卑惟馬背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土水藥可自療云云未幾燾遂直趣渡淮至瓜步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水三十斗慮南水毒也遣使傾駱駝名馬求和親報以黃甘甘蔗等物燾得黃甘即噉之大進酃酒左右有耳語者疑有毒燾不答第以手指天又指其孫兒曰吾至此非但爲功名實是貪結姻緣耳已北渡去所過殘殺甚慘

大且渠

元嘉三年茂虔世子興國遣使奉表請周易及子集諸書合四百七十五卷詔盡與之茂虔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十四年茂虔表獻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二十卷俳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駁九卷謝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紀一卷趙畋傳并甲寅元歷一卷孔子讚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國求晉趙



起居注諸雜書數十種太祖賜之茂虔亦茂遜子

倭國

國在東南大海中高祖時賜封爵順帝時上表欲興師問罪高麗其略曰自昔祖禰躬擐甲冑東征毛人五十五國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壅塞天路臣控弦百萬方圖大舉奄喪父兄居在諒闇是以偃息今當練甲治兵以申父兄之志云云

訶羅陁國

訶羅陁本西南東元嘉中遣使表獻方物表詞略云皇帝是我真主臣是國王名曰堅鎧今敬稽首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所遣二人一名毘紉一名婆田令到天子足下表此微心此情既果雖死猶生二人是臣同心誠實可信

呵羅單國

元嘉中表獻方物表稱常勝天子陛下或稱大吉天子足下十三年表文云大吉天子足下離婬怒癡哀愍羣生想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升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莊嚴國土城閣高峻如乾陁山著



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為最勝令遣毘紉問訊大家云云

迦毘黎國

迦毘黎在天竺元嘉中表獻方物表略云臣之所住名迦毘河東際於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歸誠大王足下大王若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使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望不空返謹奉獻金剛指鐶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

附宋世名僧有慧琳者秦郡人姓劉氏少出家有才

章兼外內之學爲盧陵王義眞所知嘗著均善論其
詞曰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
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何
負於殊論哉適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
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
於是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
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即物爲空空
物爲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爲異安得同白曰釋氏
空物物信空邪黑曰然空又空不翅於空矣白曰三
儀靈長萬品盈生孰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

害因假之體也今構羣材以成大廈罔專寢之實積
一毫以致合抱無檀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留太山
蔑累息之固興滅無常因緣無主所空在於性理所
難據於事用吾以爲快矣白曰所言實相空者其如
是乎黑曰然白曰浮變之理交於目前視聽者之所
同了解之以登道場重之以輕異學誠未見其淵深
黑曰斯理若近求之實遠夫情之所重者虛事之可
重者實今虛其眞實離其浮僞愛欲之惑不得不去
愛去而道場不登吾不知所以相曉也白曰今析豪
空樹無鉄垂蔭之茂離材虛室不損輪奐之美明無

常增其慨蔡之情陳若偏篤其競辰之慮貝錦以繁
采發輝和羹以鹽梅致旨齊侯追爽鳩之樂燕王無
延年之術恐和合之辯危脆之教正足戀其嗜好之
欲無以傾其愛競之惑也黑曰斯固理絕於諸華墳
素莫之及也白曰山高累卑之辭川樹積小之詠舟
壑火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盈於中國矣非理之
奧故不舉以爲教本耳子固以遺情遺累虛心爲道
而據事剖析者更由指掌之間乎黑曰周孔爲教止
及一世不見無窮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
殃之罰報効止於榮祿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冥

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關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陶
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羣生不足
勝其化敘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
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
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
以識大方之家乎白曰固能大其言矣今効神光無
徑寸之明驗靈變罔纖介之異勤誠者不覩善救之
貌篤學者弗尅陵虛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
之叟咨嗟金剛之固安覩不朽之質苟於事不符宜
尋立言之指遺其所寄之說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曷

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救身孰與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祇肅之意施一以徼百倍弗乘無悋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耽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肆好奇之心近欲未弭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開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來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之滯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俄頃要彼無窮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慮者長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



於幽都永滯於昧谷遼遼閶闔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自生豈得以少要多以麤易妙俯仰之間非利不動利之所蕩其有極哉丹青眩媚綵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興糜費之道單九服之財樹無用之事割羣生之急致營造之計成私樹之權務勸化之業結師黨之勢苦節以要厲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弗關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黑曰三遊本於仁義盜跖資於五善聖跡之敝豈有內外且黃老之家符章之偽水祝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於濁水違於清淵耳白曰有跡不能不敝有術不能無偽此乃聖人所以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為高至若淫妄之徒世自近鄙源流蔑然固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專救夷俗便無取於諸華邪白曰曷為其然為則開端宜懷屬緒愛物去殺尚施周人息心遺榮華之願大士布兼濟之念仁義玄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末流為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事盡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釋迦辨而



不實將宜廢其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請嘗言之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於有欲而滅於悟理淡說行於天解而息於貪偽是以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杜幽闇者冥符於姬孔閉其兌由斯論之言之者未必遠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殊塗而同歸者不得守其發輪之轍也論行於世舊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擯斥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

傾一時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
元凶劭濬
劭文帝太子也生時帝猶在諒陰故祕之歷攷前代
人主即位初元而皇后生太子者惟殷帝乙生紂及
是乃有劭帝以其體元居正甚喜六歲立爲太子帝
晚年勸課天下耕桑使宮中皆蠶績以示風厲時有
吳興女巫嚴道育者自言通靈能役使鬼物劭姊東
陽公主有婢曰王鸚鵡與道育善言之主主因託善
蠶白上求召入上許之道育入自言能服食主及劭
並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上知因

祈道育欲令過不上聞道育輒云當自上天陳請必
不至泄劭等敬事號曰天師自是遂以玉人爲帝像
埋之含章殿前爲巫蠱上禍始此
東陽主有奴曰陳天與故與鸚鵡淫通會主薨鸚鵡
當出嫁劭慮外嫁巫蠱事泄即以與濬府佐沈懷遠
爲妾鸚鵡既爲懷遠妾又慮泄前私通事因語劭殺
天與時天與黨慶國者慮禍及具以謀白上上聞驚
惋即遣收鸚鵡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咒詛事
因得所埋玉像上大怒捕道育道育亡匿劭濬所會
江夏王義恭還朝上語之故曰常見典籍有此謂爲

空言不意遂乃親覩自是窮治不已猶冀日積而上
禍烈矣
濬母潘淑妃也有盛寵於帝六宮內政皆潘綜之帝
以故甚畱意濬及巫蠱事發帝謂淑妃曰太子圖富
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且汝母子
豈可一日無我虎頭濬小名也因賜濬書曰鸚鵡事
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能爲
汝隱此耶濬懼不知所答淑妃背抱濬哭謂曰汝始
咒詛事發猶冀汝刻已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上責
汝深至我叩頭乞恩意永不釋今日用活何爲可送

藥來我當先取自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出曰
天下事尋自當判必不上累劭入弒時既殺帝即併
殺潘還謂濬曰淑妃竟爲亂兵所害濬忻然曰此本
是下情
當事發時濬報劭書因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有感
發之者未測源由計臨賀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
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其若見問當作依違
答之天與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爾
綖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躬上啓聞彼人若爲
不已正可保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往來書

皆類此彼人謂帝也佞人義恭也臨賀臨賀公主也王鸚鵡姓嚴即道育躬上啓聞言道育上天白之天神也

義兵既起劭自謂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事寇至我當自出惟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被執臧質見之慟哭劭謂質曰可得爲啓乞遠徙不質答曰主上近在航南當自有處分遂縛劭馬上送軍門義恭詰之曰我有何罪頓殺我十二兒劭答曰此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叫罵劭猶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已先殺劭四子劭謂南平王曰此何有



哉隨斬劭臨刑歎曰不圖宗室一至於斯劭妻殷氏臨刑謂曰劉家骨肉自相殘害何若殺天下無罪人或曰受拜皇后非汝罪耶殷曰此暫時耳終當以鸚鵡爲后也濬語備南史

#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九

## 讀南齊書目

### 帝紀



### 志



### 列傳

#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九

## 讀南齊書

梁蘭陵蕭子顯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 帝紀

#### 高帝道成

帝沈深有大畧事宋明帝爲南兗州刺史威名甚盛帝疑之遣冠軍將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而密令喜頓兵破釜先持銀壺酒賜帝帝戎服出迎即酌飲之喜還奏帝悅尋詔徵入朝部下勸勿行帝曰主上誅諸弟自爲太子稚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吾惟應



速發緩必見疑今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當與卿等僇力耳入朝拜太子左率

元徽中桂陽王休範舉兵內犯蒼梧使帝禦之集議中書省帝建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至覆敗休範此舉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念遠若偏師失律即大沮衆心惟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掖石頭以俟之賊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自頓新亭當其鋭鋒征北可將見甲守白下領軍宜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但坐殿中右軍諸人不須競出我自前驅破賊

必也征北謂張永領軍謂劉勔右軍則王道隆而
諸貴則褚淵劉秉諸人云未幾休範傳首
蒼梧既廢順帝踐祚詔進帝爲齊公策文畧云嚴冬
播氣貞松之振自高光景將昏若華之映彌顯自王
綱弛紊海水羣飛彝器已塵宗禋誰主豈直小宛興
刺黍離作歌而已天贊皇宋實啓明宰精貫朝日氣
凌霄漢正情與皎日同亮汙畧與秋雲競爽至義所
感人百其心執金板而先馳登寅車而戒路遂令光
被六幽永清四海云云



鬱林王昭業

昭業初爲南郡王以文惠太子嘗禁其起居節其用
度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
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
如作市上屠酤富兒百倍矣及即位每見錢輒曰我
昔時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由是未朞年而斋藏
幾罄好鬬鷄買鷄一價至數千

海陵王昭文

昭文以隆昌元年七月即位改元延興至十一月而
明帝殞之復改建武是歲凡三改元按漢中平六年
獻帝即位改光熹張讓段珪誅后改昭寧董卓輔政
改永漢凡一年四元晉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乂敗
成都王穎改永安穎自鄴奔河間王顒復改永興凡
一歲三改元及是復然喪亂之軌千古同轍也

志

樂

陽春白日風花香趨步明月舞瑤裳情發金石媚笙
簧羅袿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繞鳳梁如驚若思凝
且翔轉盼流精豔輝光將流將引雙鴈行歡來何晚
意何長明君御世永歌昌右舞曲白紵詞尚書令王
儉造



符瑞

武進縣彭山帝舊塋在焉其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上
常見五色雲氣有龍出焉宋明帝惡之遣形家高靈
文視之靈文先與武帝善詭報云不過方伯退謂帝
曰貴不可言宋明惡不已常遣人於墓所校襖又以
大釘長五六尺者釘墓之四維爲厭勝已而帝受禪
改在墓柱忽竹龍鳴響振山谷云
建元二年夏廬陵石陽縣長溪水衝激山麓崩長六
七尺其下得柱千餘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
頭上題有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曰江東

不閉隸書此秦漢時物也

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潮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未死有聲如牛土人呼爲海鷰取食之永元元年四月有大魚十二頭入會稽上虞江大者近二十餘丈小者十餘丈一入山陰稱浦一入永興江皆暍岸側百姓取食之

列傳

裴皇后

裴武帝后也后早薨上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後車宮内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爲置鐘景陽樓上宮



人聞鐘聲則早起裝飾嘗從幸琅邪城早發至湖北埭鷄始鳴云時吳郡韓蘭英者婦人有文詞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入齊武帝召爲宮中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文惠太子

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而性頗奢麗開拓玄圃園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傍門列脩竹内施高鄣又造游墻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障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移徙又善製珍玩物織孔雀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云復啓上求東田起小苑觀遊者殆傾京師而上弗知也太子心不喜明帝每密謂子良吾月中殊不樂見此人已明帝立殺文惠諸子盡

豫章王嶷

嶷在宋時蒼梧帝常夜行謀掩襲宅内嶷每令左右儛刀戟庭中蒼梧從墻隙窺見有備去自高帝受禪嶷每懷盈滿之懼其治一務寬厚盡削煩苛武帝踐祚嘗奉詔代往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忽有一牛突入部伍直兵執牛推問嶷不許爲取絹一疋横繫牛角而放歸之其他政皆此類也嶷臨終遺誡



其子儉葬一從簡素勿爲後患士論高之

嶷沒後吳郡張稷彭城劉繪南陽樂藹諸名士謀爲不朽繪移書沈約乞文約報書曰丞相風道宏曠懋賞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但郭有道漢世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内自非一世詞宗難或與此闕命懋顏不覺汗之浹背云云

王儉

高帝曲宴嘗使羣臣各效伎能時褚淵彈琵琶王僧

虞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獨曰臣無所解請爲陛下誦書因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上後又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

張敬兒

敬兒在宋時桂陽王休範入犯敬兒白高帝曰桂陽跡於防若詐降取之可成擒也高帝即以其事屬之敬兒輒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入敬兒爲陽致客意忽取範防身刀竟斬範左右莫敢動已



復爲帝斬沈攸之歷位開府武帝朝以不蒙勞問心自疑其妻謂曰昔吾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已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乃今復夢舉體熱矣未幾被收敬兒怒脫貂投之地曰用此物誤我

敬兒本武人初自司州徵入爲護軍將軍以不習朝儀先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對答空中俯仰如此者累日妾侍窺之爲之傳笑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諸妓妾曰吾拜後便應開黃閤矣輒於口中自爲鼓聲其鄙陋如此王敬則嘗戲之呼爲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閤勲也敬則甚恨之

王敬則

敬則嘗爲吳興太守郡故多劫敬則至有十歲兒於路拾遺物輒殺之劫爲之懼已錄得一劫召其親屬至前撻之令長掃街路良久令舉劫自代於是諸劫懼舉悉遁去境內以清後爲征東將軍有廣州刺史子妾路氏殺婢敬則輒殺路路氏家爲訟冤事聞會敬則入朝上謂曰人命至重何得擅殺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律但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耳

敬則在明帝朝自以高武舊臣心懷疑懼明帝亦深



猜之敬則子仲雄善彈琴時有蔡邕焦尾琴在御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乃即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云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帝爲之愧已帝疾屢殆除張瓌爲平東將軍敬則聞之曰東今有誰秖是平我耳且東亦何易可平遂起兵反尋見殺

陳顯達

杜姥宅之戰顯達雖破賊而流矢中其左眼拔箭而鏃不出有黃村潘嫗者善禁先以釘釘柱爲禹步作氣釘即時出顯達目中鏃亦出後鎮益部山獠恃險前刺史皆不能制顯達遣使責租獠帥曰兩眼刺史

尚不敢調我竟殺其使〵顯達分部將吏詭出獵往襲
無少長盡殺之襟目是〵震恐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有
子十人皆尚豪奢與王敬則諸兒相馳逐每戒之曰
麈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顯達在建武世心懷不安嘗因侍宴酒後啓上曰臣
年已老富貴已極惟少枕枕欲特就陛下乞之上失
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已北伐失利愈危怖
遂有異圖爲移書朝貴畧云高皇帝超人作聖武皇
帝克纂昔徽於是四關罷嶮三河塵淨何圖後主行
悖三才雕房啓征戰之門皇陛爲市廛之所升嗟之



刖四剝於海路家門之釁一起於中都宗戚之苦諒
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清未酬
匡翼之功已嬌傾宗之罰沈僕射脩念几杖絕影朝
門何爲古之傷哉遂使紫臺絕縉紳之儔纓組罷金
張之亂悲哉嬋兒爲賊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
坐[illegible]而未廢孰不可與今且按劍餐風橫戈待節神
武橫於七伐雄畧震於九綱信犬之間森然十萬飛
於呼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北薰捧海澆螢烈火消
棟之日也吾子其擇善而從之毋令竹帛空爲後人
笑也已敗伏誅

劉善明

善明有詞藻崔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之書畧
曰昔時之遊於今邈矣或携手春林或負杖秋淵逐
清風於樹杪追素葉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
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
生如寄來會何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畧在眼中矣
歷代參差萬里同異風雲龍虎古今豈殊吾以挈瓶
小智名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還視生世
倍無次緒足下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
已蒙蘇泰河溯倒懸之苦方須救拯淵上歸業稷下



還風君欲誰讓耶青州饑善明出其家積粟爲賑青
人呼其家田爲續命田

桓康

康素驍果泰始初武帝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獨
擔裴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
移置山中而身復與門客四十餘人還破郡獄出帝
其所經村邑殘殺恣毒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
畫其形以辟瘧無不立愈者元徽中少帝嘗微行至
領軍府左右人曰一府人皆眠何不緣墻入少帝曰
吾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時康獨於門間聞其

語明夕王敬則遂得帝首

褚炫附何戢

炫字彥緒以清簡為舅王景文所重從兄褚淵每謂人曰吾弟廉勝獨立殆十倍我永明初為吏部尚書門庭蕭索賓客罕至每出行左右捧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至病無以市藥云時何戢亦為吏部尚書家富盛極華侈宋孝武嘗賜戢蟬雀扇顧景秀所畫也陸探微顧彥先皆歎其精絕及是知帝好畫扇因王晏獻之

王延之



昇明中宋德既衰高帝輔政朝士情懷彼此時延之與王僧虔獨濟然中立時人為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延之與阮韜俱劉湛甥也湛嘗言韜嘗第一延之仰矢延之甚不平自是每致偏韜與朝士同高帝嘗謂延之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豈劉家月旦故耶在江州靜退獨處吏民罕得見其面家訓方嚴雖子弟非節候不見見必先剋日韜亦有風氣宋孝武嘗選四侍中王彧謝莊為一雙韜與何偃為一雙

王僧虔

僧虔兄僧綽先為太初所害或勸虔逃虔涕泣曰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與亡兄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出為武陵太守兒子儉於中塗病僧虔為廢寢食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此心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興矣已徙會稽阮佃夫家任馬客有勸其加意者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便當拂衣去耳卒以忤佃夫免

張緒

緒忘情榮祿朝野皆貴其風流嘗與客閒言一生不解作諾時袁粲褚淵秉政人有以緒言告之者即擢



緒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上嘗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座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為遷僧達以近之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嘗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諸卦所有時義是其一也

沈冲

冲與兄淵淡三人名譽互有優劣世號腰鼓兄弟三人並歷御史中丞職皆司直晉宋以來未有也亦以是多結怨永明中淵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叔昂為中丞到官數日即彈淵子繢免其官冲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為人所焚大呼曰吾三兒皆作

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

庾杲之

杲之在武帝朝以左丞常侍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得入儉府者人謂入芙蓉池儉毎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是今亦應須吾輩人也乃用杲之杲之清貧自立毎食惟列韭葅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蓋言三九云

虞玩之

高帝鎭東府時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帝取屐



視之訛黑斜鋭莫斷以芒接之因問曰卿此屐已幾年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已著二十年矣貧士竟不辦易帝咨嗟久賜新屐玩之不受答曰賜出尚方恩華俱重但遺簪弊席古人惜之故不敢當帝善之

長沙王晃

晃有膂力好武飾嘗從武帝幸鍾山道中戲以馬矟刺枯蘖入之帝令左右數人引拔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晃乃自馳拔之應手出時有獻駿馬者帝毎令晃於華林園試之高帝嘗曰此我家任城也時臨川王映能工左右書左右射

桂陽王鑠

明帝屢殺諸王鑠不自安一日詣見帝及出謂其侍讀山悰曰吾前見上上流涕嗚咽而鄱陽王鏘見殺今日見上上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我耶是夜三更王遇害鑠好名理鄱陽王鏘好文時稱鄱桂云

劉祥

祥性韻剛疎輕言肆行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王奐爲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道見路人驅驢祥歎曰驢汝好爲之如汝



人才今皆令僕矣後卒貶所

祥嘗著連珠辭以寄懷辭曰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清風以長物成春蒿以凋嚴戒節蓋聞懸饑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燭體不念狐白之溫故才以偶時爲劭道以調俗爲貸蓋聞理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淡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烈士匡時義存則干故包胥垂涕不荷肉食

之詳王歎投身不主廟堂之算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轴之木無以輟風蓋聞良寶遇拙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滅耀故隆棐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固埋忘於肥遁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屠龍之歎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惠之舉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王黜於楚岫



章甫窮於越人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達神閉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叟之目

虞悰

悰餘姚人善爲滋味和齊有法雖在北土而會稽游味無不畢致豫章王嶷盛饌饗賓謂悰曰今日餚羞寧有遺不悰曰恨無黃頷臛蓋何曾食疏所載也武帝幸芳林園就悰求扁米粣悰獻粣及雜餚數十輿大官鼎味不能及上就悰求諸飲食方祕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

劉瓛

瓛通五經聚徒講學常數十人性通率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床隨其後主人未通便坐牀問答住檀橋瓦屋數間上已穿漏而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竟陵王爲别築館瓛曰此華宇非吾宅也遂乞部作講堂

丹陽尹袁粲嘗於後堂夜集瓛在坐指庭中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粲誅瓛微服往哭之高帝踐祚召瓛入華林園談宴謂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下戒前



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究竟未可知也帝顧謂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敕瓛使數入而瓛非奉詔不入上欲用之使何戢諭旨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瓛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豈吾心哉後以母老缺養拜彭城郡丞

陸澄

澄以博物著王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澄答曰江左草創崇禮闥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遂相傳至今時竟陵王子良得一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

此名服匿單于以賜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髣髴
可識果如澄言

竟陵世子昭胄

明帝時王敬則事起帝慮諸王庚有同異乃悉召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令太醫煑藥都水辦數十具棺須三更當悉殺之時刻已至會帝眠不起時沈徽孚與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帝覺驚問曰未耶景雋具以事答及旦乃各遣還自建武來高武諸王居恒震怖朝不保夕而是時尤甚昭胄遂逃



江西變形爲道人

巴陵王子倫

子倫武帝第十三子明帝時殺武帝諸王累盡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亦然君是我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時年十六

臨賀王子岳

明帝誅武帝諸子惟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每朔望入朝上還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已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子岳等盡被誅自延興及建武凡三誅宗王每舉事帝必先燒香火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有殺戮也

張融

融字思光弱冠知名陸脩靜嘗以白鷺羽麈尾扇遺融曰此是異物以贈異人新安王嘗爲其母殷淑儀建齋灌佛寮佐儭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儭百錢帝聞曰融貧當序以佳祿因出爲封溪令從叔永送之謂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正恐還而復去耳及行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



融方作洛生詠神色不動獠異而釋之

融以家貧求祿嘗與叔永書曰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脩女皆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復大十年七仕未足代耕昔求三吳一丞雖屬外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復可求丞其縱誕大都若此

融又嘗遺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

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祈晉平閑外時以融非治
民才竟不果融形貌短醜精神淸澈嘗謂其子曰人
生有口止可論道說義給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
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
融嘗詣吏部尚書何戢吏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
門曰非是至戶外望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非
是乃去又嘗奉勑聽講總明觀融入榻私索酒飲之
巳問難畢忽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
丞劾免武帝一日問融住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
舟居非水他日上以問融兄緖緖曰融近東出未有



居止權牽一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
融將終背言吾命因竺超人得活必報其子孫會超
人孫徵冬月遭母喪融弔之悉脫巳衣爲䙝披牛被
而返未幾病卒遺令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
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
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
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
人行哭切勿暫停閨閤蓋縱達不拘其天性也

周顒

顒善老易辭韻如流先仕宋明帝帝性峻刻所行皆
慘毒事顒不敢顯諫每誦經中諸因緣罪福以寄諷
帝亦爲小止嘗爲蕭惠開參軍惠開性太險峻顒每
致諫惠開答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險亦何妨但問
用險何如耳顒亦無以難之
顒尤精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
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
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智林道人見而奇之曰貧道
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
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顒長蔬終日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王儉嘗問曰山中



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菜味
孰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言佛
法無妻子太子問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
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何累對曰周妻何肉
胤食肉故云
何點亦遁節淸信顒遺書勸令菜食曰丈人所以未
極遐蹈或在不近全菜耶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
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
而終身朝脯資之以味彼就寃殘莫能自列吁哉若
云三世理誣幸矣良快如此道果然則一往一來輪

迴自是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勘在家日
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
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晨兔夜鱓不能不取備屠
門夫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一啓鸞刀
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
者寧不怛然云云

王晏

晏性便辟先爲武帝所親頗專恣已事明帝自謂有
佐命功每言次輒非武帝時事帝心猜之一日料檢
武帝時書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以此愈猜薄將



誅之而未果始安王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
爲陛下帝意遂決未幾誅之華林省併及其子德元
德元初名湛武帝嘗謂曰劉湛江湛皆不善終此非
佳名也晏改之卒及禍

蕭諶

鬱林海陵前後廢黜諶俱有力焉明帝初許諶事克
用爲楊州及踐祚授南徐州刺史諶恚曰見炊飯熟
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甑筯者時帝

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
迴自是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勘在家日

日然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及此而卿
云飯熟與人耶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
不遠我昔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吾今
死還取卿於省殺之及秋而智明果死

謝瀹

明帝嘗讌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瀹獨不
起曰陛下應天受命而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上
大笑解之讌罷晏呼瀹共載還省欲相撫悅瀹正色
曰君巢窟在何處晏甚憚之建武初瀹惟長酣爲事
與劉瑱沈昭畧觴酌交懽每一飲各至數斗蓋意亦



所避也先是武帝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
對曰謝瀹得父膏腴江淹有意

沈文季

文季雖不學而言必有文先是武帝嘗言南士無僕
射多歷年所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王晏嘗戲
季爲吳興僕射季答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其敏
辨皆類此
文季父慶之先爲景和所殺時併收諸子季兄文叔
謂季曰我能死汝能報遂自殺季揮刀躍馬去收者
不敢追明帝立季乃出昇明中季殺攸之弟登之以

報父仇蓋先殺慶之者攸之銜命也

文季嗜飲一飲必五斗妻王氏亦能飲三斗爲吳興太守時恒夫妻對飲竟日而不視事及與宴殿中明帝令御史糾不醉者文季獨不肯飲被驅下殿亦不顧也

豫州刺史遙欣

建武二年魏主元宏南下遣使入壽春遙欣遣崔慶遠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飆遠涉淮泗風塵慘烈毋乃勞苦宏曰六龍騰躍倏忽千里無足爲勞遠曰屈完有言不知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齊主廢立有其



例不遠曰吾主上遵太后之嚴令下迫羣臣之稽顙廢昏立明獨何疑怪宏曰若婦何城何足可用果如所言武帝子孫今何在乎遠曰七王同惡咸伏管蔡之誅其餘列蕃二十餘國若婦之戒古人所惑然十亂盈朝實惟文母宏曰如吾所聞靡有子遺且卿主亶聽卤嗣何以不學周公輔成王而輒自取遠曰成王亞聖故周公得輔之今近蕃未有如成王者霍光亦背遠立宣帝宏曰若霍光爾曰自立爲君復得爲忠臣不遠曰吾主但可比擬宣帝何得與霍光共稱若爾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宏大笑明日引軍去蓋明帝立不以次故魏主云云

王秀之

秀之性貞潔初爲晉平太守至郡朞年謂人曰此邦豐穰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容久留以妨賢路遂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懼富求歸也先是秀之祖裕事宋世與徐傅同朝而絕不一詣隱吳興子瓚之與柳元景顏師伯同朝而亦不一詣及是褚淵欲約婚秀之而秀之不肯又不詣王儉蓋三世不事權貴士論高之

秀之爲南郡內史州西曹荀平遺書內交秀之不答



平復書讓之畧云足下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修高世之績亦何隔於愚夫丈夫處世豈可寂寞恩榮空爲後代一丘土僕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飢寒白首望物莫來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推風期德實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亦何犯於鱗散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二主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敢薦貧者之贈

王融

武帝時虜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言畧云匈奴以氊為帷牀馳射為糇糧冠方帽則犯雪凌沙服左衽則風驟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躃躅困而不能前矣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唇於桑墟別醒乳於冀俗聽韶雅如聾瞶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部落爭於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帝然之



上嘗幸芳林園禊宴命融為曲水詩序文藻贍麗當世傳之他日北使宋弁至融為主客弁見融問曰北朝聞主客作曲水序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示之他日燕瑤池堂謂曰昔觀封禪書知漢武之德今覽詩序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豈直比蹤漢武鄙製何能仰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馬多駿驥而頂之所獻乃不若駑駘將旦旦信誓有違而爽騁馴之牧不能復嗣弁曰當是不習水土融曰周穆馬跡徧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躓矣弁曰主客何勤勤於千里融曰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謝朓

朓遷吏部尚書上表三讓中書謂朓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不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



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自非疑朓又啓讓上不許王敬則反朓實發其謀朓妻敬則女也妻嘗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沈昭畧戲謂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於寡妻東昏時朓坐詆議時事詠臨終歎曰吾雖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劉繪

繪機警有文辯對華敏先為豫章王嶷主簿與功曹丞謝並負時名嶷嘗言吾閣下有二驥永明末竟陵王西邸文章談義之士畢集繪獨為後進領袖時張融周顒並有名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而繪之言

吐更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繪嘗奉敕接對虜使事既畢當撰語詞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繪撰能書人名自云善飛白顏矜詡焉

江夏王寶玄

寶玄明帝子東昏在位崔慧景起兵入犯寶玄實內之已慧景敗寶玄被執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競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近汝圍我亦如是少日乃殺之

崔慧景



慧景既敗子覺亦誅覺弟偃上書和帝訟冤其畧曰竊惟太祖高帝之孝子而昏主之亂臣賊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命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皆同殊者惟以成敗耳若云枉主雖枉猶是天乎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則未審陛下亦是人臣而鎮軍亦奉人臣逆人君嚴兵勁卒直指象魏其故何也陛下誠引臣之冤發惻愴之詔則桀之犬可吠堯跖之客可刺由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乎云云上優詔答之尋見殺

文學

崔慰祖

慰祖家貲千萬悉散賑無餘惟聚書萬卷有來借書者亦不靳必手自檢點之沈約謝朓常問地理中所不悉者十餘事慰祖酬對精晰朓約自以爲不及也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未成而卒遺令與弟緯云曾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廚簏可檢寫存之嘗賣宅責價四十五萬居閒云寧有減不答云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卽同君欺人不許



良政

虞愿

愿先事宋明帝帝體肥憎風夏月嘗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每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愿爲之帝好圍棊甚拙去格七八道衆謏爲第三品與王抗圍棊抗故第一品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愿每進曰堯以此教丹朱非聖主所宜好也數忤旨亦不顧

高逸

顧歡

歎皆作論合佛道袁粲駁之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
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釋氏出世仙化變形
泥洹陶神變形者白首還緇未能無死陶神者塵惑
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地何謂其同歡答之
畧云道經著於西周佛經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
十數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
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若謂觀風流教其道必異魚
鳥天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三教交行八表今佛既
東流道亦西邁故知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
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剪落為異則胥靡翦



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
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
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若服食茹
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
仙之流也粲亦不能難之

時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為
道士被召入使禮佛景翼不肯竟陵送十地經與之
景翼為造正一論畧云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
子云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一之為妙空玄絕於有景
神化贍於無窮為萬物而無為處一數而無數莫之

能名強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
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
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
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道歸一歸一曰回
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
而施獨立不改老釋非始於常分迷者分之而未合
億善徧修修徧成聖千號萬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
豈可思議時張融亦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
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
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
鴻常一耳其說世竝傳



臧榮緒

榮緒隱居京口嘗括東西晉事為一書紀錄志傳百
一十卷褚淵命駕尋之不見榮緒嘗謂人曰昔呂尚
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竝有禮敬之儀乃
為著拜五經序論以宣尼生庚子日每於是日陳五
經而拜之自號披褐先生

孝義

華寶

寶無錫人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時年八歲父臨別

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及長安陷豪效虜背年至七十竟不婚不冠或問之輒號痛彌日不忍答相傳稱華孝子

杜栖

栖杜京產子也張融與京產友善每造語栖常在側融指栖曰昔陳太丘召元方以令視昔古人何貴栖有至性京產疾旬日間栖便皮骨自支及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晨夕哭不絕聲至吐血數升不止時何胤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敦譬至懇胤兄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既祥禫忽暮夢見



其父一慟遂絕年三十六時剡縣一小兒年八歲與母同病斑母死家人以兒病不令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常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也因自投下牀匍匐至母側見屍慟絕頓死

倖臣

紀僧眞 宗劉係附

僧眞初事蕭惠開益州土反惠開被圍甚急時有一道人謂開曰城圍當自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也開密謂僧眞曰我子弟見在者並無異才政見道成耳僧眞自此歸誠高帝帝任之遂至

裁答疏與密謀帝常令僧眞學已手跡署名良久以示上上笑曰吾亦不復能別也僧眞容貌詞吐雅有士風武帝恒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計門戶如紀僧眞者諸貴人恐未能及之時有劉係宗者以敏辨得幸明帝帝嘗言學士不堪治國惟大讀書耳一劉係宗足當此輩五百人

四夷

魏虜

明帝時齊使至魏魏主宏甚禮重顧謂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故歲一易



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宏大慚蓋是時齊鬱林海陵相繼被弒故云

林邑

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時母夢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麗遂名楊邁楊邁者華言紫磨金也邁死子咄立慕其父仍改名楊邁國有金山金汁流出於浦事尼乾道鑄金銀神像大十圍

扶南

永明二年扶南國王道天竺道人釋那伽仙上表表稱臣僑陳如闍耶跋摩獻金鍍龍王坐像及白檀像

等物因表林邑國王鳩酬羅劫使之罪中云豈有師
子坐而安大鼠

芮芮

芮芮者塞外雜胡也元魏既南芮芮盡有匈奴故地
其國相希利垔解星算術數常言南方當有姓名齊
者其人當與太祖踐祚遣使入貢書稱上爲足下自
稱吾



#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

讀梁書目

帝紀



列傳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

讀梁書

唐吳興姚思廉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帝紀

武帝衍

帝字叔達小字練兒生多奇徵右手有文曰武帝及長有文武幹所居室常若有雲氣人過之體輒肅然王儉一見奇之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帝亦隱然有以自負東昏踐祚令遙光等六人更直內省分日帖敕帝私謂舅張弘策曰一國三



公吾誰適從況六貴同朝乎政出多門亂將作矣遂於襄陽治戰守具

東昏誅蕭懿懿帝長兄也帝自是謀起義東昏遣劉山陽爲巴陵太守令督精兵三千過荊州襲襄陽帝知其謀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人如脣亡齒寒自有傷絃之急吾若總荊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荊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之尋以計間斬山陽詳南史

帝前軍王茂曹景宗至漢口遏郢城郢刺史張冲拒戰我師不利或勸帝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帝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爲郢城掎角吾若悉衆前進賊軍必絕我後悔無及矣今惟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軍相會以逼賊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沔漢鄖城竟陵間粟方舟下而江陵湘中兵連騎匪至兵糧交足兩城不攻自拔天下事可臥而定也未幾大破張冲

東昏遣將以十三軍援郢進據巴口諸將懼咎不敢西陽武昌議求救於魏帝謂曰鄧元起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懽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脫距王師故



非三千能下也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守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賊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危一城既沒諸城土崩天下事去矣若郢州既拔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丈夫舉動言靜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豎懸河注火奚憂不滅豈容北面請救先自示弱但須靜鎮之未幾大破援兵

武帝晚年尤崇佛法中大通三年十月駕幸同泰寺升法座爲四部衆說大般涅槃經義自巳西訖

是年十一月又幸同泰寺升法座爲四部衆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義自乙未訖辛丑五年復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升法座發金字摩訶般若經題自癸未訖己丑太清元年上捨身同泰寺公卿等以錢一億萬贖回

帝生知純孝六歲哭母哀過成人及奔父計投劾星馳風濤不避每哭輒嘔血數升涕泣所灑松草變色勤政孜孜即冬月四更竟必敕把燭起至執筆觸寒手爲皴裂日僅一食品無鮮腴豆羹糲飯而已幾務煩冗或不遑暇便嗽口以過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



被二年泊如也六藝備閑棊登逸品諸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無不精絕歷稽古昔人主恭儉博洽未有如帝者崩年八十有六

帝學洞儒玄撰述甚富所著孝經義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周易老子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二百餘卷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又造通史贊序凡六百卷撰金策三十卷詔銘贊誄箴頌牋奏諸文集百二十卷博士何佟之明山賓等所撰吉凶軍賓嘉五禮凡一千餘卷又皆帝稱制裁斷云

簡文帝綱

帝六歲即能屬文辭致精美武帝嘗歎曰此吾家東阿也且光獨人讀書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經目必記篇章詞賦操筆立就尤精玄理濟世略其即位初元詔云天下者至公之神器在昔三五不獲已而臨之故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軒冕之華儻來之一物朕以寡昧哀煢孔棘志不圖全方當玄默在躬柄心事外云云雖激憤於事會亦其雅意如此

帝在位二年侯景廢之幽於永福省先是帝夜夢吞土以問殷不害不害曰昔重耳餽塊卒還晉國陛下



將無類是乎帝然良久爲題壁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弗欺闇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又爲連珠二首詞極悽愴未幾景遣王偉進觴上壽帝心知不免笑曰壽酒得無盡此乃爲之極酣盡醉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既寢偉遂進土囊

帝崩帝著述甚富詳南史

元帝繹

帝既舉兵討河東王譽岳陽王詧平之於是南平王恪等奉牋請進位相國略云大王志存社稷投袂勤王能使游魂請盟醜徒銜璧眞所謂上流千里持戟

百萬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嶽韓宣
歎成禮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尚
致車輿結轍野讙自續何謝歐絲開田生稻寧殊酉
粟豈可徽號不彰云云帝不許
簡文既被弒王僧辯上表勸進畧云蠶玆凶渠遂憑
天邑閶闔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扆承華
一朝俱酷金楨玉幹莫不同冤悠悠彼蒼何其罔極
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貿居長天祚大梁
必將有主掃地升中柴天改物西向無所讓德南面
卽可居聳斬萃䡖車燒卓照市此其時也云云



帝令答曰孤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
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
悲若封豕既殲長蛇卽僇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
臧之高蹤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景首稽
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
周發猶稱太子附鳳雖聞來議飛龍孰謂可躋云云
蓋帝性殘忍銜特已明欲殺棟矣
僧辯再表勸進畧云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
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黃屋廟堂之下
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鑄蓋由應物取訓陛下

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周旦則文王之子方放勳則
帝摯之季不疑何卜無待筮龜方今飛艫巨艦竟水
浮川鐵馬銀鞍凌山跨谷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
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漢宣嗣位斯遣蒲類之軍
光武卽眞始有長安之捷云云仍下令不許
帝檄討侯景畧云賊臣侯景匈奴叛種鳴鏑餘噍懸
瓠空城本非國寶壽春饑要賞不踰月開海陵之倉
賑常平之米徼九府之費錫三官之錢不知紀極敢
行稱亂虔劉我生靈離散我兄弟我是以董率皐貔
躬擐甲冑稱戈照日龍騎蔽野信與江水同流氣與



寒風俱憤賊猶不悛矢流王屋遂使路深銜索之悲
家飲隕山之泣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
或有穹廬氈帳幕府雄據上流寔惟分陝投袂荷戈
志在畢命昔周依晉鄭漢有虞牟彼皆末屬猶能如
此況臨華日月爲臣爲子兼國兼家者哉方今天屬
千群長戟百萬按劍則江水倒流抽戈而皎日退舍
如捧崑崙以壓卵若傾渤澥以灌熒謂山蓋高則四
郊多壘謂地蓋遠則千里弗潔如彼怒蛙譬諸飈鼠
如其執迷恐孟諸焚燎芝艾俱爐宣房決潰玉石同
洗賞罰之科有如白水

侯景既誅僧辯復上表勸進帝報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於是乃遣朱買臣害豫章嗣王棟及其二弟橋樛然後即位即位三年而魏兵下江陵帝被執遂崩帝所著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十卷補闕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荊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各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

按帝資性猜殘同氣連兵殆無虚日簡文三子無故



而一日殺之身爲俘虜卒殄異域非不幸也獨其文詞之工若速之富不容以人廢言云

列傳

昭明太子統

太子自幼有異資讀書數行並下賦詩每至十數韻或作劇韻賦援筆立就無所點易更崇信三寶宮中別立慧義殿延致名僧談論不輟遭母丁貴嬪喪水漿不入口每哭輒痛絕高祖殊憂之屢勅慰云吾在那得自毀如此我比無餘病正爲汝胸中亦圯塞成疾太子乃强進麥粥日止一溢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焉每入朝士庶見之至爲泣下及卒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曹景宗

景宗幼習騎射於書義不深解而性機警每作字或未解不以問人輒意造焉輿行必褰帷幔左右有諫者景宗每謂所親曰我昔居鄉騎快馬如龍與少年數十輩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肉甜如甘露覺耳后風



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蓋其豪致如此武帝數誡見功臣道故舊景宗醉或誤稱下官帝亦故縱之

鄧元起

元起先在隨王府主欲板元起爲從事而別駕庾蓽堅持不可元起恨之已從武帝將大軍至京師蓽在圍城内甚懼及城下元起先遣人迎蓽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解後爲益州刺史將迎其母同行母不許曰貧賤家兒驟得富貴詎能久我

不能與汝共禍敗已至谿笙之得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竟不克終

張弘策

建武之末弘策嘗從武帝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曰緯象云何帝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明年都邑有變妖人如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帝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請定君臣之分

呂僧珍



帝爲雍州時嘗按行城西空地起屋數千間爲止舍多伐竹木沈之檀溪積茅若山阜衆莫測其用僧珍獨心知之爲私具櫓數百張義師起帝悉取檀溪竹木裝艦艦成須櫓僧珍出之裕如也天監中累官直祕書省已而病語其所親曰吾昔在棠縣病熱發黃自謂必死主上謂曰卿有富貴相必不死俄果驗今已富貴而復發黃吾必不起矣未幾卒

僧珍初起於微及既貴其從兄子宏原以販葱爲業乃棄業向珍求官珍曰吾荷國恩無以報汝自有常分但當速反葱肆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與列肆雜處珍嘗導從鹵簿到其家不以爲嫌每侍御燕果食列前未嘗舉箸一日因醉偶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

韋叡

叡沈智有將略天監四年王師北伐叡奉命督軍攻小峴城旣至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策之曰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完而無故出人於外此必其驍勁者也先挫其勁城一鼓可拔諸將疑不前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兵遂進殊死戰魏兵大潰急攻之城遂拔因



進攻合肥

叡之攻合肥也先按行山川曰吾聞之汾水可灌平陽絳水可灌安邑乃爲之堰肥水堰成而魏援兵大至諸將懼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而請益雖鞭之長能及馬腹乎初戰不利諸將議退巢湖又議走保三叉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妄動者斬乃取繖扇麾幢樹堤下示無動意而更築壘於隄以自固久之堰水滿魏救兵無所用城竟潰俘獲無算

五年魏中山王元英以百萬衆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帝遣曹景宗將二十萬往救叡帥所

師往會之叡自合肥徑進時魏兵聲勢甚盛諸將懼請駿行叡曰鍾離望救甚急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可緩乎魏兵深入已墮吾腹中勿憂也不旬日至達於景宗營前二十里一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英兵甚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乃裝大艦乘淮水暴長競發以臨其壘而令小船載草蓑灌之膏油乘風縱火煙燄漲天倏忽之間橋柵盡壞我軍乘勢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兵遂大潰赴水死者十餘萬斬獲如之元英僅以



身遁時昌義之得報不暇語但直叫曰更生更生

七年馬仙琕北伐還軍爲魏所蹹三關擾動詔叡將復邵陽之恥叡奉詔往援至安陸爲增築城壘開大塹起高樓有譏其示弱者叡應曰爲將亦應有怯時寧得專恃勇耶魏軍聞叡至而退晚出爲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儁光者止叡及叡還爲州儁光迎候之叡笑謂曰向若從公言當乞食於道矣餉以耕牛十頭叡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圖之於壁以自玩雖老猶自課諸兒學劝子稜頗稱博洽而叡與討論所發趣稜猶弗逮也

范雲

雲八歲時嘗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塗琰呼與語雲應對詳雅傍若無人令賦詩操筆立就琰甚器之父抗參軍郢府沈攸之兵起抗留其家屬城外而身入城固守雲時適爲遊騎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異雲應之恬然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屬令送書入城城內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指禍必及親今日就僇是所願也柳世隆義而釋之仕武帝累官僕射

沈約



約以佐命功與范雲同被寵遇帝嘗謂雲曰吾起兵於今三年矣成帝業者卿與約二人也約時年已老而尚有母帝拜約母爲太夫人奉冊之日左僕射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天監二年母卒帝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爲斷客節哭朝野咸榮之約嘗立宅東田矚望郊阜爲作郊居賦以寄意凡三千餘言詞極贍麗文多不載

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果及求出外又不見許約素與徐勉善乃遺書陳情於勉屬轉聞畧云開年以來病增慮切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

用不相綜攝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句草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長久云云勉爲言於帝求三司之儀卒不許

初帝嘗有恨於張稷與約言之約曰已往事不足復論稷約姻親也帝大怒登入內約驚惶不覺帝起坐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遂病困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約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事不由已出帝聞大怒遣中使譴責數至約懼尋卒初議謚文帝以其懷情不盡改謚隱



任昉

昉與帝故相暱帝在竟陵王西邸嘗戲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謂帝善騎也已帝克京邑霸府開果署昉記室參軍昉因奉箋謝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廈構而相賀蓋語前事云云

謝覽

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太守初中書舍人黃睦之家烏程子弟頗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將至郡睦之子弟來迎覽令遂去其船而杖吏之爲通者自是睦之家人杜門不敢與公私事覽先在新安頗聚斂及是以廉著時人以方王懷祖

馬仙琕

仙琕初名仙婢以婢名不典乃易女以玉琕爲將與士卒同勞逸行則與廝養之最下者同食飲其在邊境嘗單身潛入敵庭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故戰多克捷先是帝起義時仙琕嘗爲齊斬帝使又以兵戲帝偏道已建康陷琕入見帝勞之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帝笑而釋之



康絢

武帝時魏降人王足獻計請堰淮水以灌壽陽帝然之爲作浮山堰而命康絢董其役堰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先沉鐵器自千萬斤以辟蛟龍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斬伐殆盡役丁夫二十萬工始於天監十三年訖於十五年四月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澈俯視之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及秋淮水暴漲堰決奔流入海殺數萬人其初

崩也聲若巨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騰逝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者不可勝記

初淮堰成或謂絢曰四瀆天之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乃不壞耳絢然之爲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日夜分流水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北南居人亦散就岡壟未幾絢爲張豹子所譖徵還朝堰遂決

劉坦



坦初爲西中郎義師起議湘州行事而難其人坦進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用武士則百姓畏侵漁若遣文人又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使軍民安堵無踰老臣矣先零之役竊以自許帝遂以坦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及至王僧粲謀反湘部諸郡蜂起應之而前鎮軍鍾玄紹者潛謀內應將剋日起坦偵知之佯爲不省如常理訟至夜故開城門以疑之玄紹不敢發明旦詣坦問故坦久留與語而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尚在坐收兵還具得其文書本末因出以質紹紹首伏即斬之而焚其書以安餘黨州部遂安僧粲亦旋定

樂藹

藹晉樂廣六世孫宗慤甥也慤嘗陳諸玩器以試諸甥姪藹時尚幼乃獨取書及長以博物著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檢之果得積灰時稱其博物

陳伯之

伯之仕梁累征南將軍以爲褚緭所惑去梁投魏臨川太守王宏故與伯之善詔宏書招之畧云主上屈



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莫不懷黃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而將軍獨靦顏異域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寧不哀哉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所以廉公還思趙將吳子涕泣西河也將軍獨無意乎伯之乃遂以壽陽八千衆來歸褚緭在魏嘗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黜之

王志

志爲宣城內史有惠政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爲政吾鄉豈可有此爭二人輒請罪交讓所訟爲閑田後守東陽郡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悉遣還家約過節返惟一人失期不至獄司尤之志曰此自太守事勿憂明旦果自詣辭以婦孕吏民歎服

義師且至城內先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聞而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僞悶不署名帝覽箋無志心嘉之弗以讓也天監中累官中書令恒懍止足每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



止中書令豈可過之因謝病其門下客有盜志車幰賣之者志知而不問

王峻

峻澹雅無競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故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長強禦亦由處世之情既薄故也峻爲侍中以後身雖不退亦恬然靜守絕無外營子琮尚始興王女後以事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有此峻曰臣太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

張充

充張緒子少不持行一日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忽道遇其父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父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明年果側身修行天監中官國子祭酒充長於義理登堂講說自皇太子下至王侯皆執經以拜充但朝服而立示不敢當

柳惲

惲字文暢性貞素自少工詩有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之句王融爲書之齋壁及白團扇天監中帝嘗大會景陽樓賦詩惲詩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



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嗟賞惲有少子偃年十二引見帝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帝深器重之

徐勉

勉字脩仁天監中仕吏部郎掌大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每一休沐家中羣犬驚吠歎曰吾以憂國亡家至此吾亡后此亦是傳中一事矣雖位通顯家無餘蓄嘗書誡其子云吾清明門宅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然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

以致韻照誦室其清疏之致大較若此

陸倕

倕吳人少勤學嘗於宅內起茅屋兩間杜絕往來誦書其中如是者數載所讀一過即成誦嘗借人漢書惧失五行志四卷即暗寫還之畧無遺脫善屬文爲任昉所重因爲感知己賦以贈昉昉爲中丞簪裾輻輳時預其讌者惟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號曰龍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昉讀倕賦即因此名報之詞曰信偉人之世篤本侯服於陸鄉緬風流與道素襲袞衣與繡裳還伊人而



世載並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曾翔彼白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而取譬非斗斛之能量匹聳峙於東岳比凝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妄過每三錢以投渭眦蒙袂之敢嗟豈溝壑之能衣既縕藉其有餘又淡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仗氣類乎权而靡雕似子雲之不朴冠衆善而貽操綜羣言而名學折高戴於后臺異鄒顏乎董幄採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鏘之樂時坐睡而梁懸或校獵而錐握既文過而意深又理勝而辭縟咨余生之荏苒迫歲暮而傷情測徂陰於堂下聽鳴鐘於洛城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荆余獲田蘇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産終長對於短生飢虛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子比我於叔則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萬類闇求千里懸得言象可廢蹄筌自默居非連棟行則同車冬日不足夏日靡餘肴核非餌絲竹豈娛我未捨駕子已回輿中飯相顧悵然動色邦壤既殊離會莫測存異山陽之居沒非要離之側似膠投漆中道離婁能識

到洽



洽爲尋陽太守卒於郡昭明太子悼惜之與晉安王綱書曰北兖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云殂今茲二賢長謝陸生文該四始學徧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介然貞東序之祕寶談敘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遂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云云陸太常倕也時明山賓亦卒故云二賢

裴之高

之高字如山讀書負氣弟之悌嘗陷矦景不能自拔一日傳言之悌新景元帝遣信報高高直曰賊自殺

眈非之高所鬭第之橫好客自喜重氣俠高以其縱誕爲狹被蔬食以激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率僮屬數十人營田芍澤致殷富後累戰功仕至吳興太守果作百幅被成其初志

夏侯夔

夔爲南豫州刺史在州七年甚有聲績性豪奢後房伎妾曳綺羅飾金翠者殆百數文武賓客恒滿坐焉時亦以此稱之次子譒險薄無行嘗爲蕭淵明長史淵明沒魏有四妾章於王阮並國色譒爲破第畫之納

韋放



放宏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別及行後初還必臥起同一室時稱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善皆有側室懷姙因指腹約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而率亡遺孤孱弱放恒贍恤之及爲北徐州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能失信故友乃以子岐娶率女而卽以女適率子士論高之

南康王子又理

又理生十旬而王甍三歲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輒問故或答曰此先王宮人喪畢去耳又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莫不傷感爲之停者三人及長讀書每見古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矣景入以魏降人元貞者立節貞正可託孤乃贈之玉柄扇貞怪其故不受又理曰後當見憶幸勿辭已被景害元貞悟其前旨因收葬

裴子野

子野博極羣書仕至著作郎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入貢二國歷代弗通人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書頴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殆其後乎人服其博識子野自剋死期不過庚戌果驗



顧協

協張永外孫也嘗從遊虎丘山永撫協曰兒何戲協對曰正欲枕石漱流耳永歎曰顧氏必興於此子及長清介有志操仕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身上襦遺之竟不敢有一門生畏其廉不敢厚餉止餉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自是遂絕餉饋初聘舅氏女未婚而協母亡免喪後遂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卒無胤嗣

王僧孺

僧孺既中讒免官家居遺書友人何炯以見意書甚

長其末云先貴後賤昨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
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嚴秋殺氣具物多傷長夜展轉
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蛩夕叫合輕
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
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俛眉事妻子舉
手謝賓游方與飛走爲鄰永用蓬蒿自沒愾其長息
忽不覺生之爲重矣云云

張率

率字士簡嘗爲揚州別駕性簡脫不以簿領縈懷一
日奏事武帝覽牒問其委曲竝無對但答云事在牒



中尤闊略家務在新安時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
既至竟耗大半率問故答曰鼠雀耗也率笑而言曰
壯哉鼠雀竟不研問

張纘

纘自幼神氣英爽武帝異之嘗言張壯武云後八世
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累官吏部尚書負才任氣與黎
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時居權軸賓客輻輳有
以便過纘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
遷僕射表云自出守股肱入尸衛尺可以仰首伸眉
論刻是非矣而恒若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
也纘著南征賦餘四千言卒之日湘東王爲檢其貲
惟得書二萬卷

蕭子雲

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吾効鍾元常王逸少
而微變字體嘗答勑云臣昔不能拔常隨世所貴規
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
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
而已十許年來始見勑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澈
字體又云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
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邇以來自覺



功進其書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子雲書云筆力勁
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
先子雲子特亦善草隸帝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
及逸少頃見特迹遂逼於卿

何敬容

侯景之自渦陽敗退也朝中未得實信猶以爲憂簡
文時在東宮謂敬容曰淮北傳信未確侯景定得身
免敬容對曰若景遂死甚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
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
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晉代祖尚玄

虛胡賊遂傾中夏今東宮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未幾而景難作

朱异

异錢塘人徧治五經尤精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琴書無不諳究年二十詣尚書令沈約約面試之因戲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未達約笑曰天下惟有文藝棊書卿一時將去非不廉而何

异居權要三十餘年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竝驅鹵簿皆近代所未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臺池亭館之



勝賓客恒滿財寶充積而性怯嗇未嘗散施廚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亂房亦不分贈

賀瑒

瑒嘗上疏詆黜時政而無指實帝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詰之云卿珥貂紆組不宜自同闒茸止取名字宣之道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罇皆其人也卿何不分別言之卿云凡失安居牧守之過夫堯爲聖主四凶在朝大[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何不分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尚書凶虐某舍人姦猾向令舜但聽公車上言四凶終不自知也卿云戶口空虛由使命頻多未知此是何使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脫急盡皆不得已遣之若不遣使天下何由綜理不遣使而得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卿既言之應有祕術毋徒懷寶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夫勤修產業以營盤案亦自己營之自己食之耳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蕭然貧窶亦無可施設且富亦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設亦何損若使朝廷緩其



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之則曲屋密房之內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若以此指朝廷則宰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必同蟋蟀若以爲功德者皆是園圃所產變一瓜爲數十種分一菜爲數十味以變故多竈芥不關國家也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歲累月矣云云瑒不能荅

羊侃

侯景之圍臺城也初爲尖頂木驢來攻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灌以油擲驢上焚之立盡俄又

東西兩面起土山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壍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無勞設備矣車動果倒賊旣頻攻不克乃築長圍朱异等議出擊之侃曰不可賊久攻不克其立長圍欲引城中降人耳今擊之兵少不足破賊若多萬一失利門隘橋小自相蹂踐必大挫衂此自弱也异不從一戰敗退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後大雨城內土崩賊乘之垂入侃令多擲火把為火城以斷其路而徐於內築城賊卒不能進未幾侃遘疾卒



劉顯

顯幼號神童好學博覽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無有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沈約嘗命駕造顯策經史十事顯得其九約曰老夫不能受策請聊試數事顯問其五約止得二陸倕聞之歎曰昔王粲謂伯喈吾家平原諸張壯武亦無此對也

劉之遴

帝於易書詩禮並有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帝大悅詔答云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詞微旨遠編年之教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温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許懋

天監初有請封禪會稽國山者帝集諸學士草封禪



儀將行焉懋不可建議駁之畧云臣案舜幸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為義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丙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為盛德者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不禪奕奕而云盛德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

於身者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為五帝者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傳書如此異乎禮說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乃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不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



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但霸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不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云何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為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為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為謬矣

王褒

褒字子漢七歲能文為外祖袁昂所愛重曰此兒當成吾宅相累官僕射侍中褒嘗著幼訓以誡子其一畧云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墻仞門無糅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為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



殺君南面而臣北面鼎俎奇而籩豆偶道家則墮肢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則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為教等殊而義歸汲引始乎幼學及於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韋粲

逆粲時閤部下得精卒五千郎部盧陵倍道章就劉孝儀共謀議孝儀謂事須有敕不得且為置酒粲怒以盃擲地曰賊渡江便逼宮闕斷何從得敕假令無敕能自安乎粲亦何情

飲酒即餉粲下推柳仲禮爲大都督而裴之高自以
年位恥居其下遲疑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
赴國難義在滅賊所以推柳司州者以捍邊疆
先爲景賊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右耳若論位次
柳在粲下論年齒亦少於粲爲社稷寧得較及此乎
裴公朝之舊老豈應挾私情沮大計乃卽單舸造之
高營切讓之高爲感動已事不濟志士痛之

沈浚

侯景既盟偵知城内疾疫仍懷姦不退皇太子令浚
詣景景曰天氣向熱豈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



尚欲立効朝廷耳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内兵
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月盡而國家援兵外集十萬
之衆亦何所資而設此言豈欲脅朝廷耶景橫刃於
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讓曰明公親爲人臣舉兵犯闕
聖主申恩宥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輒翻背沈浚
六十之年且天子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刃也不
顧而出景曰是眞司直然密銜之卒殺浚

世子方等

方等元帝子母徐妃失寵方等不自安元帝惡之會
侯景亂方等啓曰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帝
省書嗟嘆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
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歸荆州收集士
馬修城柵樓雉周迴相望七十餘里帝觀之甚悅入
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
泣而退帝怒爲疏其穢行榜於大閤方等入見益自
危因受命征河東臨行謂所親曰吾此出必死無二
死而獲所吾何恨未幾戰沒於水帝聞之喜

建平王大球 附大摯

球簡文子七歲時見武帝歸心釋教每發誓願衆生
應受諸苦悉衍身代球卽悟亦六時禮佛云凡有衆



生應獲苦報悉大球身代其早慧如此球弟大摯幼
有膽氣京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時妳嫗驚
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摯應曰禍至非由此言

孝行

宛陵女子

宣城之宛陵有一女子與母同寢母爲虎所搏女號
叫隨之拏虎虎毛盡落行數里虎乃棄之女抱母還
猶有氣經時絕太守蕭琛上其事詔旌之

庾黔婁

黔婁有至性嘗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

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驚時易
病裁二日耳聞醫云嘗糞可知差劇爲取嘗知且劇
遂每夜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徵君壽
數盡不復可延以汝誠至得申至月杪及晦而易亡
居喪毀瘠過禮已從鄧元起入蜀平城都珍寶山積
而黔婁無一取又不欲異爲請書數篋人稱眞孝廉

吉翂

翂字彥霄父爲原鄉令坐事議辟翂時年十五乃撾
登聞鼓乞代武帝疑之意有主者敎廷尉取其款實
廷尉爲盛陳獄具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敕已相許但



刀鋸至劇爾審能死不爾童孺必爲人所敎姓名謂
誰翂對曰諸弟蠢藐惟因最長明詔聽代何異登仙
委骨泉壤此豈細故而受人敎也廷尉復和顏誘之
對更懇切具以奏聞帝釋之於是丹陽尹王志議舉
翂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薄也父辱子死斯道
固然因父買名余獨何人忍靦面目爲力拒止

江紑

紑字含潔光祿大夫江蒨子蒨患眼紑時年十三衣
不解帶者累月夜夢一僧云飲慧眼水眼必差及覺
不解訪草堂寺智者法師師云無量壽經云慧眼見
眞能度彼岸蒨因表捨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寺名詔
云慧眼五眼之一遂寺即名慧眼及寺成浚故井得
泉淸洌異常蒨取飲之眼尋愈

儒林

范縝

縝著神滅論設爲問答或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
是耶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
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能痛癢之知而
無是非之慮問因知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
則爲知深則爲慮問因蓋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



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
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異
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
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
耶答曰是也問曰五藏何殊而心獨有是非之慮答
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思慮無方何以
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能慮者是以
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
眼分何不寄於耳分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於眼分
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

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偏寄於異地則張甲之情可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可託趙丁之體決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形而凡聖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又豈凡人之神而寄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器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心器殊也聖人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問曰陽虎類仲尼項籍似大舜非耶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鶏似鳳而非鳳貌似非



實似也問曰丘旦不殊姿湯文不異狀耶答曰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荊和等價連城騄駬驊騮同致千里聖同於心形不必同也或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有何利用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貧友悋情動於顏色千鍾委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又茫昧之徒懼以阿鼻之苦忻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鉼鉢家家棄其親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行閒吏空官府粟罄惰游貨殫泥木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乘夫天然各安其性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論出朝野譁然

嚴植之

植之好行陰德雖暗室未嘗怠嘗山行見一病者問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療救六日而死殮葬之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栅塘行見一人病臥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家本荊州爲舟傭賃疾危船



主將發棄之於岸植之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差黃請終身充奴僕以報植之不許爲資之糧而遣之天監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植之兼五經每講坐聽者千人

文學

到沆 附謝徵

沆善屬文工篆隸武帝嘗讌華元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限二刻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時謝徵亦稱才捷魏中山王元畧還北帝餞之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即奏詞甚工

鍾嶸

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畧云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予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畧是五言之濫觴矣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東京惟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乃有攀龍託鳳者彬彬大備於時遹後凌遲訖於有晉二張二陸兩潘一左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貴尚淸談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郭景純用儁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淸剛之氣贊成厥妙劉益壽斐然繼作謝靈運才高詞盛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顔延年爲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又云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戲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暑雨夏雲祁寒冬雪嘉會寄親離情託怨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遐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不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城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哉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自謂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更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亦何涉於文流云云

劉峻

峻以高才不能浮沈隨衆爲武帝所嫌終不任用因著辨命論以寄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凡再反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序之曰劉侯與邁斯難値子亦有天倫之戚未之致也尋此君長逝化爲異物或有自其家得之示余者悲其音徽未沒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何從雖駟隙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

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劒空隴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

劉勰

勰字彥和早孤篤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居積十年博通經論嘗著文心雕龍五十卷自序云文心者言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又云予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顧小子之垂夢歟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時流賞重勰欲取定於沈約



無由自達乃負書約車前作貨鬻狀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自是遂行於世勰精釋典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皆出勰手請表求出家至燔鬚髮以自誓詔許之遂變服改名慧地入定林寺先是奉敕與沙門慧震撰經故定林經藏勰所定也

劉杳

杳字士深嗜古博物嘗在任昉側有人餉昉榕酒而作榐字昉問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右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昉檢楊記果合

陸雲公

雲公嘗製太伯廟碑文張纘罷郡經途讀而異之曰此今之蔡伯喈也言於武帝遂召除著作雲公嘗夜侍御坐武冠觸燈帝笑謂曰燭燒卿貂蓋帝將用爲侍中故戲之云是時天淵池新製鯿魚舟形闊而短帝暇日常汎此舟同遊者惟劉之遴到溉雲公等數人而已卒年三十七張纘遺書其兄晏子敘致愴惻中云京洛遊故多成雨雲惟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跡之外不爲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揮袂



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云云

處士

何胤

胤先仕齊爲祭酒恒懷止足築室郊外號曰小山未幾賣園宅將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朏罷吳興郡不還恐後之卽拜表辭職不待報而去初胤兄求點並栖遁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帝自霸府初開詔於受禪屢齎招之俱不就卒年八十六先是胤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以有

至德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悦焉俄病卒及是亂夢一神女從八十許人來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終具病亦不自治云

亂初自吳徙居會稽之若耶山後復徙秦望將築室忽見二人衣冠甚偉問亂曰君卜居此耶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見亂依其言俄山發洪樹石皆拔唯亂居巋然獨存鍾嶸爲作瑞室頌亂素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趨亂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亂嘗在般若寺見一僧授亂香奩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亂啓函乃是大莊嚴論世



未有也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放光凡七日七夜

阮孝緒

孝緒字士宗自幼與兒童戲即以穿池築山爲樂天監中詔徵之孝緒曰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不赴嘗往鍾山聽講會母病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母病求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出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値忽見一鹿前行孝緒隨其後至一所鹿忽滅就視獲葠母遂起其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一夕忽自完衆咸異之

陶弘景

弘景字通明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讀書萬卷兼工奕棋精草隸初仕不遂便隱句曲山築三層樓身處其上弟子處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絶嘗夢佛授之菩提記名勝力菩薩乃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高祖時曾獻二丹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爲佳寶謚貞白先生

劉歊

歊幼有慧識及長隱棲山水不娶不仕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前謂曰心力勇猛能精死生但不得久



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又有道人寶誌者遇歊於皇興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而去歊未死之春人爲栽柿庭中歊謂兄子弇曰吾見其栽不見其實爾勿言至秋果驗

庾詵

詵新野人博涉經史而性夷簡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旣至寄者曰君三十我百五十詵默不言恣其取足尤尊釋教六時禮懺誦法華經忽一夕夢有道人自稱愿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晝寢忽驚

覺曰願公復來吾不得久住言卒而與空中唱上行
先生已生彌陀淨域舉室咸聞云

止足

顧憲之

憲之臨終爲書誡其子畧云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
既不知所從死亦安知所往延陵有云魂氣無所不
之故夫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
進不及達退無所矯不周於身聊以藏體棺周於身
聊以藏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勿使爲人惡也夫漢
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杅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



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庸人可不節衷乎靈筵止設
香燈朔望素饌勿用牲牢祀先人有舊典不可闕自
吾以下祀止用蔬食時果勿同上世
憲之嘗爲建康令有盜牛者主既認之盜亦稱己牛
二家詞証互訐前令莫能決憲之至謂曰無多言吾
得之矣令縱牛任其所之牛徑奔本主盜遂伏辜

良吏

沈瑀

瑀嘗爲建德令教民每丁種桑十五株柿及梨栗四
株而女丁則半之里中門巷桑麻相望遂成樂土已
又爲餘姚令邑有大姓虞氏多請謁前後令莫能抑
瑀到非以訟至廷者不得通其有至者立之堦下繩
以法又別有豪族數百甚縱橫瑀召其老者爲石頭
倉監少者補縣僮自是豪右屏跡先是富吏皆鮮衣
美服以自別瑀怒悉使著芒屩粗布侍立終日足有
蹉跌輒榜捶之蓋瑀微時嘗至邑賣瓦器爲富人所
辱故以此報也然廉白自守故能行其志

諸夷

林邑國

林邑古越裳界也郎漢馬援植兩銅柱處國有金山



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有吉
貝吉貝樹名也其華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潔
白與紵布同可染色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踏殺
之嫁娶必八月女先求男

毘騫國

毘騫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古
來不死莫知其年其子孫生死如常人王神聖國中
人善惡及將來事皆知之人無敢欺者有山出金金
露生石上無所限國法刑罪人並於王前食其肉嘗
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

扶南國

扶南東界卽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得數尺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汚則投之火中更復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扶南之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其國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不得逕過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奇異寶無所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便成酒



干陁利

干陁利在南海　上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陁羅以四月八日　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王十年後佛法大興汝　貢敬禮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遂於夢中　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卽圖其夢中所見容　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陰模帝容以質宛然肖　寶函之

天監十七年國王毘邪　遣使奉表畧云常勝天子陛下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爲世間尊六通三達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迴屈曲順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云云是年獻金芙蓉香藥諸物

狼牙脩國

天監十四年遣使奉表畧云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慈心無量身光明朗如水中月眉間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耀亦如月光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極尊勝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歸依臣忝承先業今遣使問訊本欲自往畏大海風波不達云云

婆利國



婆利在廣州東南海中土氣炎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其王頭著金冠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天監中遣使貢金席白鸚鵡等物表文畧云伏惟皇帝是我眞佛臣是國王今敬稽首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適今也云云

中天竺國

中天竺卽身毒國地方三萬里中列國數十每國置王然總名身毒蓋佛道所興國也其俗人民敦龐土地饒沃國有恒水味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產火齊瑇瑁金銀等物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

光耀海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其西與大秦
安息交市市珊瑚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等物蘇
合者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國人採蘇合先
笮其汁以爲香膏其賣諸國人者皆香滓也鬱金獨
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裏被連者相似
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槁乃糞去之賈人所賣
他國皆糞去物也左右有嘉維葉波等十六大國去
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天監
初王遣使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表文末云大
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信還國願賜一



使具宣聖命望不空返云云

師子國

國在天竺旁其地無冬夏舊無人民止鬼神及龍居
之諸國商賈來市鬼神及龍不見形但出珍寶顯其
價值商人依值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競往焉遂成
大國晉義熙初嘗獻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瑩潔形
製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戴安
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圖併玉像號爲三
絕至齊東昏毀玉像前截臂爲愛妃潘氏作釵釧而
像亡大通中王遣使來貢表文頗類中國

新羅國

新羅本辰韓種其國在百濟東南五千里東濱大海
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
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其官有子賁旱支齊旱支
謁旱支壹告支奇貝旱支等名其冠曰遺子禮襦曰
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

倭國

倭自云太伯之後俗皆文身土產椒蘇黑雉真珠青
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之蛇皮堅不可斫
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有光射中孔則蛇死人性嗜酒



多壽其國女多男少貴者四五妻賤者猶二三妻王
所居曰邪[illegible]臺其南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又西南
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文身國

文身國在倭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其額有三文文
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豐樂行者不齎糧王居最壯
麗多飾以金銀珍寶繞屋爲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
則流於水銀之上

扶桑國

扶桑在大漢東二萬餘里其土多扶桑木桑葉似桐

初生如筍實如梨而赤國人食之績其皮可爲布爲綿亦以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國王衣色隨年改易甲乙青丙丁朱戊己黄庚辛白壬癸黑牛角最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國人畜鹿如中國畜牛鹿乳爲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

女國

女國在扶桑東千餘里女容端正潔白身有毛髮長委地二三月競入水則娠六七月生子胷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子生一百日即能行三四年成人矣偏畏丈夫食鹹草鹹草葉似斜蒿而



氣香味鹹天監中有晉安人渡海風飄至一島見其人女則如中國而言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聲如吠食有小豆其衣如布其所居戶如竇

滑國

滑國車師別種普通中獻黄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其獸有兩脚駱駝野驢有角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竝坐接客禮尚一拜其國女子少兄弟共妻

波斯國

波斯國其先爲波斯匿王因以爲國名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瑪瑙眞珠玫瑰等物國人不以爲珍市用金婚姻法聘訖則女壻將數十人迎婦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畢於此

豫章王綜

綜既叛梁歸魏復抑鬱不得志爲作聽鐘鳴悲落葉詞詞云聽鐘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臺聽鐘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空擲去攀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鴈何所棲依依別鶴夜半啼聽鐘鳴聽此何窮極二



十有餘年淹留在京城窺明鏡罷容色雲悲海思徒掩抑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從橫去不歸悲落葉落葉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夙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將人讀而悲之綜叛梁事詳別傳

武陵王紀

武帝崩紀僭號於蜀將元帝已正大位遣紀書云自天長喪亂獯醜憑陵朕枕戈東望泣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被屬甲手貫流矢嘗膽待旦志不圖全雖復結壇待將恭惟納士拒赤壁之兵

無謀於魯肅燒烏巢之米不藉於荀攸才智將殫金貝且竭乃得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恥既雪天下無塵方與岳牧同茲清淨弟比如何當有勞弊云云 紀負固答書一如家人禮

初紀之僭號也改元天正時永豐侯撝歎曰王不免矣昔桓玄建號大亨識者爲之二月了而玄敗實在仲春今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未幾敗先是王將僭號內寢殿柘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比之王敦杖花非佳事也

侯景



景既幽簡文帝乃矯詔進巳爲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簡文見詔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及受禪有司請立七廟景曰何爲七廟對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并請七世之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衆爲之失笑景篡後猶著白紗帽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匹馬遊戲宮內及華林園彈烏其謀臣王偉諫勿輕出於是鬱怏更成失志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一

讀陳書目

帝紀



列傳

讀陳書

唐吳興姚思廉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帝紀

武帝霸先

梁末交州土人李賁反連結數州聲勢猖獗帝奉詔領武平太守會楊瞟蕭勃兵南討旣至屢摧敗之賊率數萬衆據蘇歷江典徹湖立柵造船船塞江衆憚不敢進帝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勞歷歲相持恐非良計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寧有



生還望耶今乘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正當出百死力推之稍稍留大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有應者是夜江水暴起七丈奔流迅激帝獨當先乘流直進賊遂大潰未幾賁傳首

侯景之亂帝起義入援師次蔡洲是時王僧辯遣人來問計何出帝謂曰前柳仲禮兵數十萬皆隔水安坐韋粲在青溪亦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因肆凶虐覆我王師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無能當鋒者我請身先之乃卽自石頭城西橫隴築柵連次作八城直出賊東北賊時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景身率兵萬餘鐵騎八百結陣而進

兩軍旣對壘帝謂諸將曰我兵旣寡賊徒甚衆應分賊勢以弱制强何故聚其鋒銳令必死於我因令諸將各分地置兵賊直衝王僧志僧志小縮帝令以弩手二千橫截其後賊乃却帝遂以鐵騎悉力乘之賊退據柵時我軍分置者已拔果林一城旋又剋其四城遂乘勝騰柵直入景時悉衆稍執刀左右衝陣陣不動我兵逐北遂至西明門景不敢入臺輒潜取二子遁去



紹泰元年秦州刺史徐嗣徽據城叛入齊而杜龕韋載任約等各以兵應之嗣徽以京師空虛率精兵五千奄至闕下齊又遣將柳達摩等於湖墅渡糧三萬石馬千匹帝乃遣將立柵冶城寺而遣侯安都以水軍夜襲湖墅燒齊船千艘獲其米數千時嗣徽來攻冶城柵帝自將拒嗣徽而密遣安都襲嗣徽家口於秦州俘數百許於是我軍連艦塞淮口斷賊水路是時柳達摩等拒戰帝親督兵疾攻無不一當百縱火燒賊柵煙燄漲天賊潰爭舟溺死者無算時百姓夾淮觀戰呼聲振天地嗣徽乘單舸脫走自是齊人請

盟帝許盟尋討斬杜龕

明年齊人叛盟徐嗣徽等率衆十萬向狹山自蕪湖抵秣陵故治帝乃分遣周育等一屯方山一頓馬牧一頓大航而自親率宗室侯王及朝臣將帥盡會白虎闕下刑牲告天慷慨誓衆於時士卒感憤無不競奮者因密遣精兵三千襲齊行臺於瓜步獲其百艘粟萬斛又別遣錢明出江乘要擊齊運道盡獲其糧時齊軍餒移據北郊壇帝亦移屯與齊軍對而據其高處是夜大雨雷電齊營水深丈餘我軍處燥更番得休息乃命衆軍秣馬蓐食以俟遲明我大將吳明



徹等縱兵大戰侯安都復自白下來以兵橫擊其後齊人遂大潰斬獲及蹂藉死者無算生擒徐嗣徽斬之京師自是解嚴

文帝蒨

武帝之討王僧辯也先召帝與謀時僧辯壻杜龕據吳興兵威甚盛武帝密令帝還長城立柵以備之帝收兵才數百人戰備又少龕遣杜泰將精兵五千乘虛掩至時將士皆相視失色而帝言笑自若部分嚴明於是衆心始定泰知柵內人少日夜苦攻帝身督矢石禦之相持數旬泰乃退

天嘉六年詔曰江左肇基王者攸宅時更四代歲逾二百其間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漆簡傳於世載王杯得自民間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昔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墟墓生哀生靈共惻朕用興懷永日思慰幽泉其自古侯王忠烈冢墓被發及無後者亟檢行修治稱朕意焉

帝在梁大清初嘗夢兩日鬬一大一小大者如斗色正黃墜地帝三分取一而懷之其踐祚也勵精勤政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至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



傳更籤於殿中敕必投籤階石之上令鏘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也

宣帝頊

帝先爲中書侍郎夜嘗被酒張燈寐時馬軍主李總自外入惟見牀队一大龍總駭走避及踐祚雅意節約豫州監陳桃根得青牛於所部獻之詔遣還民又獻織成羅文錦被裘各二詔焚之雲龍門外

後主叔寶

帝踐祚之初下詔求賢畧曰夫人才取備實難舉長或易尚箕北斗名而非實其有負能仗氣擯壓當時

著賓戲以自憐草名嘲以慰志者人生一世逢遇誠
難亟宜去彼幽谷翔茲天路趨銅駝以觀國望金馬
而來庭便當隨彼方圓飭之矩矱豈以食玉炊桂無
因自達其毋令朕空勞宵夢屢勤卜史

列傳

章皇后

后章氏名要兒武帝后也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
已光彩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生后紫光照室隨火
龜所在后少聰慧手爪長五寸許色紅白每有期功
之服則一爪先折善書記能誦詩及楚詞



張貴妃

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才辯强記善候
人主意旨後主怠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侍蔡脫兒
李善度進請後主置貴妃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
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由是益寵異凡後宮家有挂楔
但求哀貴妃貴妃令李蔡先啓其端而已從容爲言
之外臣亦復如是於是內外交結以至於亡[illegible]
後主嘗選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每引
賓客游宴後庭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
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豔麗者爲曲詞選宮女有容

色者千百數習而歌之其曲指歸大較美張孔二妃
之容色也有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之句

歐陽頠

交州刺史袁曇緩嘗以金五百兩寄歐陽頠令以
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蔿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知
也頠後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惟所寄金獨存時曇緩
已卒而頠並依前約還之時推其重然諾

吳明徹

明徹幼孤有至性年十四悲先人墳塋未備勤耕以
爲地會天大旱苗稼焦枯徹哀憤爲號泣田間仰天



自訴如是者累日苗忽更生及秋大穫足充葬用已
值遭亂家有粟三千餘斛而隣多飢餒時所在盜賊
蜂起徹召兄弟曰與其爲盜齎何若與鄉里共之於是
計口散給累盡羣盜聞而去之
王琳據壽春徹督衆退之遂修攻具又迮肥水灌其
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會齊遣大將皮景和
以十萬衆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兵不進諸將請曰
堅城在前强援在近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神
速而彼結營不進其不敢戰明矣急攻之一鼓可拔
也遂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遂陷生獲王琳即斬之

傳其首帝優詔褒祟有風行電掃貔虎爭馳月陣雲布金湯奪險之語

蔡景歷

景歷家貧嗜學工草隸善尺牘武帝鎮朱方聞其名致書招之景歷對使答書筆不停而詞不加點其畧云伏惟明將軍節下雄姿秀挺志匡多難抗威兖服整旆徐方冠蓋通於北門咏歌溢於東道是以天下之向風慕義者雜遝而至武夫則猛氣橫飛雄心四據文士則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嬴軍卻復有三吳辯客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風雲於倏忽



而明將軍撤鞍下馬推案止食申爵以榮之築館以安之之盛矣哉盛矣哉如走庸妄人耳秋冬讀書刀筆爲吏方慚飲啄是謂來蘇而明將軍欲以鶏鶩廁鴛鴻於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眇眇纖蘿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蚋託驥尾而遠馳竊不自涯且爲腹背之毛濫充鳴吠之數云云

沈炯

炯仕武帝官常侍中丞表請歸養不許文帝嗣位又表陳情畧云臣弱冠而孤命存亂世妻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今年七十有五妾丘兒孫又久亡絕所家侍養惟臣一人前帝知臣孤煢矜臣溫凊所以一年之内再三休沐今臣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悠悠昊天哀此罔極云云表上帝答詔曰當令溝親入舍侍母從官用睹朝榮不虧家禮久之乃解中丞

炯初仕梁朝梁亡入魏以母老思歸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悃表云臣聞橋山雖掩禹河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



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無落淚昔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瞻仰煙霞伏增悽惋是夜夢入一宮禁所兵衛周嚴炯見主者陳情聞傳語云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已數日果得東歸

虞荔 寄附

荔字山披少有志操先仕梁准任參權軸而澹然獨

以靜退聞侯景之亂避歸鄉里文帝踐祚再書追之出荔不得已應命荔以母沒遭亂情禮不申終身蔬食不御滋味弟寄又流寓閩中言及輒流涕帝哀而謂之曰吾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求寄於陳寶應寶應不遣自是感病帝令荔將家口入省荔辭不聽乃住蘭臺帝再三臨視焉又以荔羸疾不宜蔬食敕曰卿年事已多精力衰減今給卿魚肉不得堅持所執荔終不從

荔弟寄以避亂入閩客陳寶應所寶應有異志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



不可言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惟此一語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之識所歸乎自是遂託脚疾不起寶應以為假託使燒寄所臥室寄安臥不動左右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矣避將安之會縱火者自救止得免已寶應滅還朝

張種

種字士苗性恬靜不妄交游亦無所造詣宣帝時累官中書令雖歷位通顯而家貧屢空不以為病先嘗為無錫縣縣有重囚種以大寒憐之呼出令曝日俄而失之文帝聞為之大笑亦不深責

王固

固字子堅清虛無欲尤信佛法自所生母沒即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西魏因宴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士嗜魚為設罟網固除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

孔奐

奐在宣帝朝以吏部尚書掌選後主欲以江總為詹事令陸瑜言之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無園綺之實何可輔導東宮因奏上曰江總徒聯文華皇太子文華不少寧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方頑之



儒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真其人也後主時在側進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詹事奐奏曰宋范曄即范泰子亦為詹事又何疑後主固爭之竟用總卒以亡國

王瑜

瑜字子珪常奉使北齊袁憲為之副齊以王琳故執而囚之先是齊文宣帝每出則必載死囚以從有他怒則殺囚以快意齊人因呼為供御囚瑜及憲屢備供御瀕死者數矣會楊遵彥憫其無辜屢救之得免

周弘直

弘直性簡素寡嗜好疾革時遺誡其子曰吾年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惟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啓手啓足差無遺恨氣絕後便買市中見材材必須小使易提挈歛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布裙衫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煙棺內惟置白布手巾麤香爐他勿有所置

孫瑒

瑒性豪奢所居庭苑必極林泉之致出鎮郢州合十餘船爲一大舫中立亭池植荷芰每值良辰則泛舟



長江賓僚宴集爲一時勝賞及卒江總爲誌銘後主又題四十字敘於銘後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以爲榮

徐陵 附儉份

陵字孝穆其母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已而誕陵陵年數歲家人攜謁寶誌上人誌手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陵目有青睛弱齡學尚文擅詞宗國家有大手筆皆陵具草每一文出好事者輒傳寫成誦遂被華夷後遭亂散佚存者僅三十卷

宣帝嘗議北伐命朝臣議元帥衆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且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時衆共爭之尚書裴忌進曰臣同徐僕射議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帝遂詔明徹大都督而忌監其軍未幾淮南克復他日帝置酒特舉觴屬陵曰賞卿知人

陵先在梁元帝朝嘗奉使北齊被留不遣陵遺書楊遵彥畧云足下高才重譽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譚誇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氣哉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夕萬



緒而迴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謬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云云遵彥不報

陵在梁太清中嘗奉使至魏魏人宴之是日甚熱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

收太戀
陵子儉份歐陽紇反廣州儉嘗奉敕往諭紇拘留不
遣一月紇見儉儉從容謂曰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
軍成敗不在於儉紇味其言遣之份九歲能爲夢賦
陵見之曰吾幼時屬文亦不加此陵嘗遇疾份燒香
涕泣跪誦孝經如此者三日夜陵疾霍然

徐孝克

孝克淸素淡泊尤信佛法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
誦法華經天嘉中除鄒令非其好也後主知其貧嘗
敕以石頭津稅給老孝克悉以爲設齋寫經費隨盡



隨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遂嗽
麥屑有以粳米遺者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之卒年
七十三臨終惟正坐念佛室內香氣非常鄰里駭異

江總

總事後主秉朝權而惟與陳暄孔範等日與後庭之
宴嘗爲自敘畧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
叔爲上計吏光乎列傳吾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
干預一事悠悠風波頗致怨誹太建之世屢被羅黜
奈何命也後主嗣位時寄謬隆昔晉武帝策荀公曾
曰周之冢宰今之尚書令也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爲

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儻來之物豈是預要乎弱
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
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游款深悟苦空而
不能蔬菲尚染塵勞以此負愧時以爲實錄
總又嘗於會稽龍華寺製修心賦敘畧曰太淸四年
秋七月避地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州陵
侯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昔莅此邦卜居
山陰都陽里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左江右
湖面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
銷日用曉修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不



意華戎莫辨朔南傾淪以此傷情情可知矣啜泣濡
翰聊懷舊結賦云嘉南斗之分次帶東越之靈祕表
權氏於韓什著鎮山於周記太史來而探穴鍾離去
而問筍信竹箭之爲珍何珷玞之罕値不盛德之鴻
祠寓安磚之古寺寔豫章之舊圃成黃金之勝地遂
寂默之幽心若鏡中而遠尋面嶕阜之超忽邇平湖
之迴深山脩偃蹇水葉淩澀挂猿鵑落飢鼯夜吟果
叢藥苑樾蹊橘林揩雲拂日結暗生陰保自然之雅
趣鄙人間之荒穢泉流與之遐回面汀瀯之重沓泛
派月之夜澄曜光燿之曉匪風引蜩而嘶譟雨鳴林

而倚廡鳥猶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爾迺野荒靈塔地築禪居喜園逕邃樂樹扶疎經行藉草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彩廿蔬堅固之林可翫寂滅之場暫如異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悲始鍾風雨之如晦惓鷄鳴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棲憑調御之遺旨折四辯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纏之繫縛袪五惑之塵滓久遺榮於勢利庶忘累於妻子感意氣於疇日寄知音於來祀何遠客之可悲知自憐其何已

毛喜

喜在宣帝朝抗直無所回避時後主爲太子日與諸



狎客爲長夜之飲喜每言之帝太子除患之宣帝崩後主爲始興王所傷及創愈置酒後殿引江總以下諸客酣飲賦詩爲慶喜時亦興焉喜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乃佯爲心疾升階仆地遂移出省中後主醒知之謂總曰吾悔召毛喜知其無疾不過欲阻我歡宴耳

顧野王

野王字希馮九歲即能製日賦年十二隨父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朱异大奇之及長於天文地理筮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精解與琅邪王褒並爲彭城王

賓客寅善書野王善丹青王嘗令野王圖古賢於東齋而褒書贊時稱二絕所撰玉篇二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續洞冥記玄象表各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撰通史要畧一百卷國史記傳二百卷未就而卒

傅縡

縡篤信佛法從惠朗法師受三論時有大心暠法師者著無諍論以詆之縡乃爲明道論用釋其解畧云三論之興爲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其言曠其意遠斯固龍象



之騰驤鵾鵬之搏運蹇乘決羽豈能觖望其間哉頃來代鮮識士人習小學人說非馬家握靈蛇以無當之心同晝地之餅而攝山之學則守一遵本言無預設理非宿構睹緣爾乃應見敵然後動煩乎有文章縱朕不可得爲是可毀毀故爲棄爲不可毀毀自不及且大乘之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悟自成人而不同其心亦異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無諍外乖違而心平等耶無諍有言煩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夫道德之士不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他人遂高

則自勝無劣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
之詞將非虛說中道之心何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
致乖且夫心造僞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
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
斯輩非一若夫弘道之人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
劣也口言劣也亦無苞藏亦無忌憚但直心而行之
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已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
勝則聖人勝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
宜爾雖復終日按劒極夜擊柝瞋目以爭得失作氣
以求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從欲分別虛空



耳何意不許我論說而使我謙退此謂鷃鵬已翔乎
寥廓而虞者猶窺乎澤藪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且
無諍有言諍者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失諍與無
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
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望前則爲前居前望
後則爲後猶如彼此此呼彼爲彼彼亦呼此爲彼彼
此之名的居誰處萬事可知矣水泡生滅火輪旋轉
入牢穽受纏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鄰
應而起知見故也聖人念繞桎之不脫愍黏膠之難
離故虛已遊世而俛仰於電露之間明月在天衆水

[illegible]海風[illegible]與雷霆[illegible]迹物我不入[illegible]魚不
[illegible]將[illegible]立局[illegible]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
堂乎豈復見有諍爲非無諍爲是諍者自諍無諍者
自無諍吾俱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墨哉
序詞無所用許道自然得清待後疑以觀其妙矣後
主時得官秘書監以諍賜死

附

時有章華者奏後主亦上書極諫略云陛下即位
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
嬖寵荒於酒色祀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
宿將棄之草莽謟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



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之臺矣
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蕭摩訶

禎明中隋將賀若弼乘虛襲京口摩訶請兵逆戰不
許若弼至鍾山摩訶又請曰賊懸軍深入聲援尚遠
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必可大克後主又不許及隋軍
大至後主乃言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
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已出軍諸將支離陳未
合而[illegible]摩訶無所用力被執見若弼時後主已先
被擒摩訶請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得一見舊主

劝無復弼許之摩訶入見於德教殿俯伏號慟仍入舊廚取食進後主辭訣而出守衛者至莫能仰視

孝行

殷不害

不害字長卿性至孝少居父憂過禮江陵之戰失母所在時氷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塡滿溝塹不害行哭道路尋求無所不至每見死人溝水中即投下認閱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尸哭每舉音則氣絕行道爲之流涕權殯江陵自是枯槁骨立其弟不齊不佞並以孝聞從江陵迎母柩還葬者不齊也



謝貞

貞晉太傅安九世孫也八歲時嘗爲春日閑居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舅王筠見之謂曰此子乃追步惠連矣十四丁父艱號慟頓絕絕而復蘇者再先是貞父藺居母喪不食泣血卒家人懼貞復然至往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師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若毀滅誰爲養母自是乃稍進饘粥已在後主朝丁母王氏憂哀毀羸瘠更不能復起尚書右丞徐祚左丞沈客卿俱候之見其體骨立爲之愴然已出相謂曰信哉孝門有孝子然此畨恐不能起如何姚察候之問以後事以六歲兒靖爲託是夜卒

貞臨終遺書告其族子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路地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壟於吾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虛薄累致清階愧無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何所多念氣絕後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願也正恐以矯俗見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吾又終鮮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又小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旋即除之無益事勿爲也



儒林

張譏

譏字直言大嘉中爲國子助教一日在講席與周弘正論議弘正屈正弟弘直助正申理譏正色謂曰今日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舉坐大笑譏所撰易詩書義六十五卷孝經論語義二十卷老莊義五十三卷玄部通義十二卷遊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就其家寫入秘閣

後主時嘗遣玉柄麈尾新成主親執之謂曰嘗今雖

復多士如林堪挻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已召從臣坐開善寺松林下譏時取麈尾未至後主手與松枝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羣臣曰此卽是張譏

陸瑜

瑜善詞賦宣帝時爲太子洗馬太子以子集繁多方命瑜鈔撰未就而卒太子爲之流涕弔祭特厚仍與江總書曰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披文摘句一激一揚與今聽者解頤自以爲布衣之賞每淸風朗月對岑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泂瀁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



又聆秋鳥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間以嘲言日代[illegible]府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意玉折蘭[illegible][illegible]人連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跡餘文觸目增[illegible][illegible]如此

#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二

讀魏書目

帝紀

聖武帝詰汾一則　神元帝力微一則
道武帝珪一則　明元帝嗣一則
太武帝燾一則　文成帝濬一則
獻文帝弘一則　宣武帝恪一則

列傳

平文后王一則　文明太后馮一則
靈太后胡二則　艾陵伯長一則



中山王壽興一則　清河王紹一則
鉅平公欽一則　衛尉卿太興一則
儀同特進暉業一則　齊州刺史誕一則
秦州刺史修義一則　太常少卿忠一則
任城王澄四則　東陶公順六則
中山王英一則　咸陽王禧一則
燕鳳二則　張袞一則
崔玄伯一則　崔道固一則
長孫道生二則　穆壽一則
奚[illegible]一則　古弼二則

王建 一則　安同 一則
于烈 一則　崔逞 二則
封回 二則　朱隱 一則
王嶷 一則　公孫軌一則
李先 二則　崔浩 十則
李順 四則　李騫 一則
司馬楚之二則　刁雍 二則
陸俟 四則　源懷 三則
源子恭一則　酈範 三則
毛修之一則　羅結 一則



伊馛 一則　賀穆 一則
蘇湛 一則　裴宣 二則
柳崇 一則　李訢 一則
盧度世二則　高允 五則
慕容契一則　胡叟 二則
宗欽 一則　段承根一則
劉昞 一則　李孝伯三則
李沖 一則　高閭 二則
劉芳 一則　崔巨倫三則
崔挺 二則　楊椿 二則

楊昱 三則　劉昶 二則
蕭寶寅一則　韓麒麟二則
韓顯宗五則　程駿 一則
張讜 一則　李彪 三則
王肅 一則　宋鴻貴一則
郭祚 二則　張彝 二則
邢巒 一則　李諧 二則
李崇 二則　崔亮 一則
崔光韶三則　崔光 三則
高聰 二則　袁翻 一則



傅永 三則　裴叔業四則
夏侯道遷二則　李苗 二則
陽固 三則　賈思伯二則
奚康生二則　楊大眼三則
爾朱榮二則　爾朱兆二則
爾朱天光一則　辛雄 二則
高謙之一則　張普惠一則
成淹 二則　叱列延慶一則
侯莫陳悅一則　侯淵 一則
山偉 一則　李琰之一則

志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二

---

#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二

## 讀魏書

北齊鉅鹿魏收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 帝紀

#### 聖武帝詰汾

帝以神獸導引徙都匈奴故地嘗畋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中一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此日仍會此處言訖別去及期帝至畋所天女果復來抱一子授帝曰此君子也善養之子孫相承當世爲



帝王于即力微帝也時有諺云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 神元帝力微

帝有雄傑之度時人莫測先因國勢離散依沒鹿回部大人竇賓賓嘗攻西部軍敗失馬帝以所乘駿馬給之賓乃得歸已而令部內求所與馬人弗得帝深祕不言久之始知帝也大驚將分國之半以奉帝帝不受賓乃進其愛女復固請所欲帝乃請率所部北居長川賓從之自是部民咸歸後歸帝五十八年壽一百四歲

道武帝珪

帝始生於參合陂體倍重常兒衆皆奇之埋胞之坎明年忽生榆遂成林即位之元葬昭成帝梓宮木林亦盡生成林皆異徵也即位後辟地開境雄武絶世而晚年因服寒食散以致藥發或數日不食或達旦不寢喜怒乖其常度至追思已往得失終日竟夜獨語不休若有鬼物對揚之者未幾崩

明元帝嗣

道武晩年將立帝先賜帝母劉貴人死已乃告帝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蓋不欲婦人與國政與外家爲亂也汝當繼統故吾遠遵漢武爲長久計帝素有至性一聞哀痛不自勝道武怒帝還宮哀更甚日夜號泣道武知而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親小杖則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測陷帝於不慈不如且出待怒解而進帝懼從之因微行逃外道武崩始入纘統帝兼資文武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爲撰新集三十篇



太武帝燾

始光二年帝初造新字千餘詔頒行遠近永爲式範君五年詔王公以下至於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其百工伎巧騶卒子息當各習父兄本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文成帝濬

帝五歲時嘗從太武帝北巡逢一虜帥桎其奴將加罰帝謂之曰奴今遭我可釋之帥奉命即解其桎太武聞之曰此兒雖小能以天子自處自是奇之和平二年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帝詔群臣仰射山峰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獻文帝弘

帝即位之二年詔祭孔廟止用酒脯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其公家有事自如常儀蓋先是祭孔子無限制至有禳禱以徼福祚者女巫妖覡倡優鼓舞媟狎特甚及是始肅然祀者以違制論



宣武帝恪

帝耆經史尤長釋義每講輒與百寮至徹夜忘疲而臨朝淵默端凝若神有人君之度嘗於閱武時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實計三百五十餘步群臣勒銘射所

列傳

平文后王氏

王氏平文帝后也生昭成帝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諸王子后匿帝袴中咒曰若天祚未終者兒勿作聲果良久不啼免於難昭成初欲定都灅源川築城郭后聞之曰國自上世來遷徙為業今基圖未固若城居一旦寇至卒難移徙且奈何事遂寢帝興復大業后功居多

文明太后馮氏

馮氏文成帝后也帝崩后悲痛至自投火中左右力救良久始蘇其後常同孝文帝遊於方山顧瞻川阜有終焉之志慨然謂羣臣曰舜崩蒼梧二妃不從豈



必遠祔山陵然後為貴哉吾百年後神其安此孝文乃別為建陵方山孝文富春秋太后為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嘗幸靈泉池孝文帥羣臣上壽太后作歌帝和焉遂命羣臣屬和時和歌者九十人性嚴明果誅戮訖后崩孝文不知所生為何人也孝文文成孫

靈太后胡氏

太后宣武帝后也魏故事后宮產子將為儲貳則其母先賜死以故宮人相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而不願生太子惟后每言天子豈可獨無兒何得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失冢嗣乎後有娠同列相恐懼勸為計后獨確然更清夜私祝但令所懷是男丈當長子身死無恨遂生孝明帝

后嘗幸左藏自王公嬪主以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負布絹即賜之時惟長樂公主手持絹二疋示不異衆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極力負重至顛仆崇折腰融損腳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太后淫縱無忌因懼諸宗室遂內結朋黨明帝所親幸者多以事殺之母子間嫌隙屢起鄭儼徐紇太后



嬖人也密計乘潘充華生女詐以為男大赦及明帝崩輒奉女詭言太子即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實生女宜更擇嗣君於是天下愕然爾朱榮兵入太后自落髮請為尼榮竟沈后河陰

艾陵伯長

長性嚴毅雖逢吉慶未嘗開口笑孝文遷都以長留鎮懷朔別賜長酒因謂曰聞公一生不笑今且隔山幸為朕一笑竟不能得孝文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內亦何事不有時左右見之皆掩腕大笑

中庶子壽興

宣武時壽興為王顯所譖賜死臨訣自作墓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因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二枚吾必訟顯地下若孝文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其無知亦何足惜未幾顯被誅

清河王紹

紹道武帝子自幼險悖好遊市里劫剝行人以為戲樂道武怒嘗倒懸諸井垂死而出之自是常慮其為變母夫人賀氏有譴道武將賜之死而未決賀謂紹曰若何以救我紹乃結帳下壯士乘夜入獄帝已明



元兵入執紹誅之紹時年十六耳紹母色殊麗初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悅之歸語獻明后后曰過美不善且已有夫道武密殺其夫而納之卒致大逆

鉅平公欽

欽字思若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讓僧壽僧壽故滑稽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

衛尉卿太興

太興為刺史時患疾請諸沙門行散生齋齋畢僧既散一沙門始來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盡矣惟有酒肉耳沙門曰亦能食因出酒一斗羊腳一隻食盡無餘徐言不飽及辭出則酒肉宛然亟追之失所在矣太興遂於佛前發願將捨王爵入道未幾病愈遂請為沙門表十上許之

儀同特進暉業

暉業少無賴長涉子史能文有志節高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以詠澄也暉業以時事既去不復圖全惟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



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居恒無事為撰魏藩王家世四十卷名辨宗錄

齊州刺史誕

誕在州大以賄聞牛驢雞犬無不逼奪奴隸皆逼取良人為婦甚為民患有沙門為誕採藥還誕問之曰師從外來有何消息對曰惟聞王貪願王早代去耳誕曰齊州七萬戶吾到來一家未及得三十錢何言貪也尋被糾罷職誕之先世以貪敗

泰州刺史脩義

脩義嘗典銓衡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

居者應得上黨郡缺脩義私以與人抑居不與居一
日入銓省忽對衆大呼有賊脩義詰曰白日公庭安
得有賊居謂曰此上座者違天子明詔物多得美官
京師白劫非大盜乎脩義失色

太常少卿忠

明帝嘗泛舟天淵池命諸宗室陪宴忠時著紅羅襦
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
何乃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
服是臣本願也帝歎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任城王澄



孝文帝意圖徙都而陽言南伐命太常筮之得革卦
帝曰湯武革命之兆也澄進曰今有事伐叛不得云
革命帝曰象云大人虎變非耶澄曰陛下龍興既久
豈方同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是我社稷任城奈何沮
衆澄曰社稷誠陛下之社稷但臣是社稷之臣得與
聞因事久之乃密召澄諭以本旨澄遂力贊曰此真
所謂革也帝曰北人懷土聞將徙能無驚擾澄曰此
非常事豈常人所知惟須決自聖意自是南遷之計
遂定

梁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帝議將兵親赴之而虎
使不復來帝遲疑詔羣臣議行止澄曰虎使一去靜
無音問其詐甚明今新遷之衆居無一椽家無擔石
而令怨苦即戎泣當白刃豈歌舞之師也時司空穆
亮以爲宜行公卿皆附之澄謂亮曰公在外見旌鉞
既張而有憂色每云不可行何得對聖顏忽作此諂
國事傾側當由公輩佞臣帝笑曰任城欲自比汲黯
也竟南伐

帝既南遷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於北陽平王頤表其
狀帝曰南北紛擾是使朕洛陽不立也此事非任城
不辦時澄方抱疾帝令力疾勉行敕曰若其勢強未



可發并肆兵爲助澄受命日夜兼行已帝顧勿憂亦
至鴈門太守夜告泰且擁衆西就陽平澄聞倍道令
趣進或曰事未可知須依敕召兵并力澄曰泰既構
逆不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爲志劣既不相拒
發兵何爲今但宜速往鎮之民心當自定遂倍道兼
行出其不意仰擒泰

帝嘗自北巡還洛幸洪池謂任城王澄曰朕昨夜
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冠服拜路左朕怪而問之自
陳晉侍中嵇紹似有求焉何也澄對曰嵇紹以身衞
主殞命帝側亦是晉室忠臣與比干埒欲並在左右

陛下前經瀍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遣稽紹當是帝
恩故感蓼耳因命求兆域遣使弔祭

東阿公順

順澄之子性勁直謇諤無所避忌元叉擅朝順除黃
門侍郎不造門謝叉一日見謂曰卿何聊不見我順
正色曰天子方委政宗輔叔父宜秉至公舉士報國
奈何以王爵賞恩而責人私謝乎自此見憚出為恒
州刺史時北鎭方梗順請假都督便行事叉不欲假
順兵辭曰此朝廷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生殺由己
諄言天之歷數應在我躬寧復曰朝廷也叉銜之轉



為徐州刺史
廣同討就德與於營州大敗而還遷侍中穆紹與順
同侍禁太后因論同喪而罪紹時頗為同解順勃然
曰魯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言順曰同有
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應罪也先是同有近宅借紹故
云紹懃而請求
順自負才地不得居中且縱酒不視事及叉解領軍
乃復徵入為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之順曰不憂不
入正恐入而復出耳先是中山王熙以謀討元叉被
誅順一日侍太后言及奏曰排中山行葬一家同日

七葬行道之人皆為瀸楚將叉妻在側順指謂后曰
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叉之罪使天下懷冤
乎太后默然
時徐紇間順於太后出順太常卿順奉辭西遊園適
紇時侍側順指紇奏太后曰此人是魏之宰嚭魏國
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抗聲叱之曰爾刀筆
小人正堪為几案間吏寧應忝茲執戟遂振衣起太
后失色
順為吏部尚書高陽王雍欲以令史朱暉為廷尉評
託順順不許雍徑下命用之順直投之地雍聞大怒



坐都廳召尚書以下官畢集欲於眾中挫順順故日
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
子之叔天子之相元順何人而敢抵我成命於地順
鬚髯怒張仰面看屋長歔而不言久之搖白羽扇徐
謂雍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未聞
別旨令殿下參選事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耳
雍遂笑曰豈得以聊小人便相忿恨遂同順入室與
劇飲而解
順疾讒諂盈朝為作蒼蠅賦以寄意畧云遐哉大道
廓矣洪氛隨緣賦體生此穢形斂脛纖翼紫首蒼身

身不能迴聲若遠聞黯素成緇變白爲黑寡愛蘭芳偏貪稂食集桓公之尸居平叔之側亂鷄鳴之聲毀皇宮之飾反覆往來譬彼殘賊膚受旣通譖潤罔極緝緝翩翩交亂四國夫物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擾而見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以告眞或夭胎以奉味或殘軀而獻珍雖生死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豈如爾之無用惟構亂於蒸民後死河陰之難家徒四壁惟圖書數千卷所撰著二十卷多散佚

中山王英

英知兵善將畧宣武時郢州督榮祖叛入梁三關竝



降蕭衍帝詔英南征英奉命行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但慮其併力於東耳乃令長史李華向西關遙爲疑兵以分其勢而身督精銳並攻東關將梁將彭甕生徐超秀等各以兵赴援英乃故緩其軍曰且縱使入吾觀此城形勢易拔與其散之以煩吾兵不若令合一處一舉而全收之也諸將未之信二將旣入英促圍城六日果拔三關蓋復是役也擒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獲米四十萬石

咸陽王禧

禧性驕奢貪淫無厭姬妾數十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欲由是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徧於遠邇宣武帝惡之禧不自安遂謀逆已而事敗賜死與諸妹公主等訣猶以一二愛妾爲囑公主哭且罵之曰坐多取此輩以致今日何復囑此禧愧而無言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歌傳江表將北人在南者奏之無不灑涕焉

燕鳳

昭成時苻堅遣使入貢朝還遣鳳報之鳳有才辯堅



問代王何如人鳳曰王經畧高遠一時雄主也有幷吞天下之志堅問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絃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猶可說馬太多虛語耳鳳曰雲中川是牧馬處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畧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爲未盡鳳還堅厚遺之

昭成帝崩道武將還長安鳳以道武幼弱請於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沖幼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深讐其勢莫敢先發

待遺孫長存而立之是陛下禦邊良策亦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道武乃得自立

張衮

道武帝嘗征蠕蠕衮從蠕蠕遁追之五六日諸部帥進曰賊遠糧盡不宜深入帝令衮問諸部帥殺副馬足三日食不衆皆言足帝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赤地南山下大破之帝因問衮曰外人知我問三日糧意乎衮曰莫知也帝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産之類至水必留計其去程三日足及吾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破之必矣衮出告部帥部帥咸



異服帝時猶爲代王

崔玄伯

道武既稱帝詔羣臣博議國號玄伯進曰陛下登極之初曾改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土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宜號魏蓋魏號自玄伯始也玄伯工文詞即頗自矜重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不染翰尤善書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草書俱法索靖並得其神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玄伯世不替業潛初坐兄渾誅其手筆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偶得之計誅至今將二百載寶藏其迹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黃門侍郎崔季舒人競相摹搨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見潛書謂過於己也

崔道固

道固字季堅其父輯爲太山太守有賤妾生道固嫡母兄攸之目連等甚侮之輯謂曰此兒能興門戶汝之等侮愈甚輯乃資道固令仕宋劉駿駿賞謂人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爲寒士終而世因偏庶相陵可爲歎息後奉道向青州募人長史已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



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爲諸兄道也咸起拜謝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客汝宜答拜於是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兄後歸魏官太守賜爵臨淄子

長孫道生 稚附

道生善機權有將略太武帝所在著績道生實參大議本性廉約身居三公而衣無重帛食不兼味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子弟更修繕爲起堂廡道生還歎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強寇遊魂漠北而吾乃安居乎切

責子弟令毀之其恭慎如此帝常比之崔浩曰智如

崔浩源若道生孫稚

靈太后時蕭寶寅反雍州朝廷命稚討之稚閉將吝善將重及是方以背疽在告太后勞之曰卿疾如此朕欲相停奈別無可寄何稚答曰死而後已其子子彥時亦患腳痺扶杖入辭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位大臣各居寵盛而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時莫有對者稚諸子皆以驍果著號鐵小兒子彥嘗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時以為踰於關羽



穆壽

太武帝親征涼州將行召壽及崔浩李順至顧謂壽曰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還輔太子收田既訖便可分伏漠南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涼州路遠朕不及救卿若違朕指授朕還定斬卿崔浩李順為證非虛言也壽頓首受詔壽信卜筮謂賊不來竟不設備而吳提果至京師大駭壽無大損釋不問

奚題

題有武略嘗以三千騎搜山窮討盡平上黨丁零諸盜賊咸來道武季父窟咄徙長安而題時貳於道武遺箭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將窟出長[illegible]武少頗蓋薄之也道武深銜之會有告題倨傲無狀者道武遣人示之箭語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奉箭泣自殺

古弼

太武時上谷民有請苑囿為田業曰弼為入奏會上與給事中劉樹碁弼侍坐良久不獲申乃徑起捽樹頭掣下牀手搏其耳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上為之失容放碁謝曰罪實在朕弼乃具狀以聞



上盡可之弼於是詣公車免冠自劾曰為人臣而逞其志於上前請伏無禮之罪上釋不問

太武嘗校獵西河詔弼以肥馬給騎士弼故給弱者上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我還臺先斬此奴將弼屬盡惶懼弼告之曰事君而使君盤遊不適其罪小不備不虞其罪大今北狄[illegible]虜狡為啓疆吾憂也吾選肥馬以備軍實苟利國家亦何惜哉明主可以理下罪自我卿等無咎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弼頭尖帝嘗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

王憲

道武既破慕容寶於參合陂將簡擇俘衆畱其堪用者而給資糧以遣其餘建時獨曰不可縱敵生患不如殺之上曰如建言恐阻南人向化之心非弔民意建爭甚力帝不得已坑之已進圍中山寶棄城走城中無主而百姓猶閉門固守攻連日不拔帝使人登巢車招之曰慕容寶已棄城去汝曹將爲誰守內應曰羣小無知但恐復如參合故事欲求全旦夕之命耳上聞爲顧建而唾其面

安同

道武征姚平於柴壁時姚興悉衆救平帝爲増築重



圍以拒同進計曰臣嘗受遣詣絳省祖見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重圍難固不可制矣宜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至且無所施其力帝從之興果視平窮滅而不能救同以謀功賜爵

于烈 子忠附

宣武帝時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一日遣家僮傳言於烈須舊羽林虎賁執杖出入烈答曰領軍知典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禧悵然返禧怒烈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天子元輔有命與詔何異烈厲聲答曰向不道王非天子兒天子叔但是詔當遣官人所由遣私人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怒甚遂謀出之烈子忠勁直不減其父嘗以鯁忤北海王詳詳面責忠曰吾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亦安能殺臣

崔逞

逞嗜學有文而落拓任性道武攻中山六軍乏糧民多匿谷詔問羣臣取粟方畧逞曰取椹可以助糧故



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帝時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以椹當租逞又曰可令軍人及時自取過時恐落盡帝怒曰賊未平兵人安得解甲仗入林野收椹乎是何言也他日竟以作答書不稱旨賜死逞既死前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來奔叢至陳留南忽分二輩一奔長安一歸廣固帝初聞休之等來大悅已怪其不至詔踪跡之獲其從者問故皆曰休之等遠慕威聲咸圖歸闕及聞崔逞被殺故分投二處耳自是帝甚悔不輕殺士

封回 軌附

匚領冀州大中正性剛直時有鄭雲者以賄得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暮往詣回坐未定謂回曰我爲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何事爲便回正色答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縱不能拔園葵去織婦亦宜勤思方略以造百姓而乃問治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慙語塞

回族叔軌字廣度有獨行善自修絜或謂曰學士不修飾此賢何獨爾軌笑曰君子正衣冠尊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爲賢言者慙而退軌既以方直自業時高綽亦以風槩立名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爲之



送往迎來而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遣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愧今日舉動不如封生遠矣

宋隱

隱字處默性恬澹不以夷險易操道武下中山拜隱吏部尚書屢乞骸不許會以母喪歸自是屢徵固辭不出詔切責州郡敦發隱遂棄妻子間行避之已臨終遺誡其子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至功曹史奉之以忠清斯亦足矣何勞遠詣臺閣恐汝曹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也汝若忘吾言是爲無父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士論高之

王嶷

嶷字道長孝文帝時任南部尚書凡十四年時南州多事文案盈几而嶷需緩委隨了無斷決終日兀然昏睡而已是時李訢鄧宗慶等並號明察卒見誅戮餘十數人或黜或免而惟嶷以功名終時人爲之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

公孫軌

明元既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昌府藏令各任意取金玉諸將俱取之盈懷而軌獨不探把帝乃親探金賜之仍謂曰吾以此賜顯廉於衆人也巳軌爲太武



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言公孫軌受貨縱賊其初來單馬執鞭及其去也從車百輛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軌今幸早死若在今者吾必族誅之

李先 補附

道武之拒姚興於柴壁也問先曰姚興屯天渡姚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始聞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今宜及興未到遣奇兵先邀之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以備其表裏而陛下第觀變乘之興且欲進不得

退又之糧夫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因此皆兵
法所忌而與居之可不戰擒也道武從其計與卒敗
歸先諸孫預
預字元愷仕終馮翊太守每羨古人餐玉之法躬訪
藍田掘之得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枚皆光潤可
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經年云有効而好
酒損志卒致疾巳疾革謂妻子曰服玉當屏居山林
絕嗜欲定有大神力而吾酒色不禁自致於死非玉
咎也然吾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
時値秋孟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改其妻



常氏以玉珠二唅之口閉呼謂曰君云餐玉有驗何
不受唅言訖齒啓納珠噓其口都無穢氣乃斂入棺
堅直不傾委時猶餘玉屑數斗索以納諸棺
崔浩
明元初秋稼不登有謂國家應遷鄴大樂五十年勸
帝遷都者浩與周澹進曰遷都卽可救今年之饑非
長久計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民畜無算號牛毛之
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
縣處榛林閒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
意沮四方聞之有輕我心屈丐蠕蠕必且提挈而來

雲中平城危矣阻隔恆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
甚難令仍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
梓之中誰知多少此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迨春
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來秋得中熟卽
吾事巳濟今但簡窮下戶向諸州就穀如來秋無年
願更圖也帝深然之議遂寢其後魏氏不振實基於
南徙
浩侍明元嘗泛論近世人物曰王猛之治國苻堅之
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
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先帝何如浩曰



太祖用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土變風易俗化洽四
海自與羲農齊烈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
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殖不思樹黨强鄰報仇雪恥
而乃結忿蠕蠕背德姚興撅豎小人無大經略終爲
人所滅耳明元大悅於是有鹽酒之賜
明元晩年浩請建儲帝從之遂命浩奉冊告廟立太
武燾爲副主居正殿臨朝時長孫嵩奚斤安同爲左
輔浩與穆觀丘堆爲右弼百官總巳聽焉明元避西
宮時隱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
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有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

退邇安同曉解世情練於物務穆觀達於政要識吾
旨趣崔浩博聞強記精究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
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而吾與汝曹遊行四境
伐叛柔强可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所疑明元曰
此非吾事當決之汝曹國主
明元銳意南伐浩以伐喪諫不從遂遣奚斤督軍以
行諸臣議曰此行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先攻城
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
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敵得嚴陳徐
來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



守宰收斂租穀使彼之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絕望南
援則勢必沿河東走若其不走即是囿中物耳時公
孫表復請先圖攻城斤等至遂攻滑臺不克
太武議擊蠕蠕羣臣皆不欲行惟浩力勸武允浩曰
方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伐師行千里若蠕蠕遠遁
前無所獲而南寇乘之得無危乎浩曰不然此破蠕
蠕還吾未見其至也何也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
兵良將而猶不能固守舉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
絕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運士馬强盛之日而敢以
駒犢齒虎口乎設令 國家與之河南彼猶決不能守

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
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類可推而得也已大軍破蠕
蠕還南寇竟不動
時南藩諸將表劉義隆入犯請先其未發逆擊之詔
羣臣議浩曰此不足聽也國家往年大破蠕蠕南賊
震懼常恐輕兵奄至臥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
虞非敢先發也就使能來亦當待其深入勞倦秋涼
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是爲萬全之計今在朝諸
王及西北守將從陛下滅赫連破蠕蠕多獲美女珍
貨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取貨是以妄張賊



勢恐喝朝廷徒爲國生事耳如必先發是招之速至
所謂張虛聲而召實害也帝深然之而邊將猶表賊
至不已遂遣司馬楚之等督兵前進兵發而南將到
彥之等來遂疾
太武西巡親臨叛賊薛永宗壘進兵圍之顧問浩曰
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
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彼見官軍勢
盛必夜遁矣帝然之永宗潰滅已駕至洛水橋詔問
浩曰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朕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
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須

破頭頭破尾不能復動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後迴向長安亦一日可至一日之內郎穀草不備未便衛損臣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易平矣帝不從徑渡渭南吳聞帝至盡入北山軍至竟無所克

浩狀白皙如美婦人而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天師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師之欲修服食養性之術而謙之聽浩言古治亂之迹亦達旦不倦求浩為撰治典二十餘篇尤明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



作字託其祟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災異事浩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即不暇精美帝必為舉七箸或則立嘗之時高車新降渠帥數百人見帝為指浩示曰汝曹視此人尪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朕有征討事前後克捷皆此人導我也又嘗執浩手以示蒙遜使人曰所云崔公此人是也其見親重如此

浩以刊勅國書事族誅時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坐浩姻戚盡夷族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觀之俄見順弟息號哭出曰此輩皆吾賊也揮戈奮擊悉投諸河浩寤而惡之以語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祥也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已招也商書曰火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乎夫兆始惡者有終殃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禍及

浩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至老不憚勞所書殆以百數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世寶其迹多裁割連綴以為模楷浩嘗著食經敘曰余自少至長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工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



時祭祀雖不任僮使手自親焉自遭喪亂飢饉仍臻饘蔬糊口不能具物十餘年間遂不復備故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為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親沒後值國龍興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計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粱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云云浩母盧諶女孫也

李順

太武時順常奉使涼州既至蒙遜遣人謂曰年老多疹腰腳不隨不堪拜伏順曰王年老朝廷所知業有

詔旨豈得不見上使蒙遜翌日乃延順入至庭中而自箕坐隱几無起迎意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爾魂神逝矣何用見之徑握節出蒙遜乃使人追順於庭曰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故敢自安若太常曰爾拜爾跪而不祇命斯乃小臣之罪觀怒謂曰昔齊桓九合一匡功在周室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恪遵臣節降階拜受今君功高未若小白朝廷非有不拜之詔也乃便倨傲自大一旦朝廷震怒屠滅不遠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敢不祇命乃下拜成禮



蒙遜既成禮謂順曰樹德者昌博物者亡朝廷頃來征伐四出專務威強恐未可保常勝順曰我太祖定基太宗繼統今上臨御志清六合是以戎車屢駕親討以南西滅赫連北走蠕蠕王師所及若將雨降何言博力大舉往之朔漠復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豈得已黷武哉蒙遜曰誠如太常言則涼土之民亦願趨命遂至何復誅戮若昏虐者惟酷事耳順曰前民叛帝舜稱恭君有起逆后務能趨憲此皆逼懾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蒙遜為之屈

順既使還帝問以蒙遜國事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年許涉歷艱難粗識機變荒服遠人斷畏服之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終其一世然前歲表言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輒乖前折不忠不信無禮不敬豈能久享福祿乎以臣觀之殆不復周矣帝曰蒙遜命歿其子必襲後早晚謂何順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惟保一隅如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亦已不逮殆天所以資聖明矣帝曰如卿言三五年不足為晚且停前計為後圖未幾蒙遜死帝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已驗



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

順之使涼州也凡十有二返而蒙遜數與順遊宴頗多情慢順恐順泄之乃賂以金寶順為掩覆其不聞微有崔浩心惡順伺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之信也太延三年帝以三方無事議伐涼問順順對曰臣昔日所陳粗謂如然但長勞既久未能寧息不可頻動帝從之浩知議伐浩順言涼州乏水草遠征不便於是浩遂與順庭諍帝從浩議及至姑臧水草甚豐茂帝自是銜順謂浩曰卿昔所言今乃信矣浩遂曰臣所言順事不虛實皆此類也懷詐若此幾誤國

事身爲不忠而反謂臣讒之非陛下今日親見臣亦可以自明乎於是帝大怒尋殺順

李騫

騫博涉經史文藻富盛嘗作釋情賦幾二千言文極宏麗自謂比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與盧元明魏收友善作詩贈之詩云幽棲多暇日總駕萃荒坰南瞻帶宮雉北睇拒畦瀛流火時將末懸炭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暗窮汀侶倘浮還沒孤飛息且驚三褫俄終歲一丸曾未營閒居同洛涘歸身款武城稍旅原思藿坐夢尹懃荊



監河愛斗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辨交情豈若忻蓬蓽收志偶沉冥仕終給事黃門侍郎所著撰別有集

司馬楚之 悅附

太武伐蠕蠕留楚之督糧運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斷楚之以絕糧運蠕蠕遣諜覘楚之入楚之軍截驢耳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解楚之曰此必覘賊也截之歸以爲驗耳賊將至矣即命軍人伐柳爲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賊乃散去

楚之孫悅仕宣武朝爲豫州刺史時有上蔡人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郡縣疑民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亦自誣服獄上州悅察言色疑之問毛奴兄靈之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賊曾遺何物靈之云惟得一刀鞘耳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詰城中刀匠匠郭門者前曰此鞘是門手作賣董及祖悅即收及祖詰之時復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皁襦遂一訊服

刁雍

雍在太武時爲薄骨律鎮將朝廷詔雍出鎮車五千



乘運屯穀五十萬付沃野鎮雍上言曰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至陷滯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沿流數千周年一至而猶稱國有糧儲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舫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十舫千人臣鎮內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可達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

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省於車運十倍有餘而又不廢田詔曰甚善其永著爲式

陸俟 馛附

太武時俟以平東將軍爲懷荒鎮大將未朞高車莫弗詣訟俟嚴急而請舊鎮將郎孤帝詔許之徵俟還俟至入見奏曰陛下今以郎孤往臣愚計之不周年孤必敗矣帝不謂然責令以公歸第明年莫弗果殺郎孤叛太武驚亟召俟問曰若何以知孤之敗也俟曰高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所以滋之威嚴節以憲綱使彼知有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煩有



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德其譽已必重加恩護臣之失寬弛既久陵慠必生不出朞年無復上下勢不得不收之以威威行而人怨矣怨懟既多禍亂必作此臣所以策孤敗也帝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即日除散騎常侍

俟嘗都督秦雍擊蓋吳大破之吳竄而獲其二叔諸將欲獻俘俟不許曰長安險絕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今竄匿非彼親信誰能致之若停十萬衆以追一人非上策今宜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獲吳自効諸將曰二叔既獲吳一人亦何所至俟曰諸君不見毒蛇乎斷其頭猶能爲害況遺其頭而僅拔其鱗乎諸將曰公言是也但恐二叔一去不歸耳俟曰此罪吾自當之不以累諸君於是遂遣二叔與期及期而叔不至諸將懼俟曰彼未得便耳姑俟之又數日而吳傳首至

盧永劉超聚黨萬餘以安定叛太武召俟謂曰秦川險絕頻年屢叛朕若以重兵與卿超等必合力拒戰若與輕兵又不能制卿其爲我以方畧定之俟承命遂單馬之鎮超等聞大喜以爲無能爲也俟旣至第申揚威信已復納超女結姻親然超猶自警備俟一



日偕諸將覘往候超超遣使逆曰三百人以外者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請酒食相迎俟乃止將二百騎往超設備猶嚴俟竟縱酒盡歡而返旣歸謂將士曰超可取也因密選精兵五百激以忠義申之約束而僞以獵詣超與超縱飲詐醉上馬大呼即手斬超首衆遂縱擊出不意竟平之

俟長子馛多知畧有父風文成見而器之嘗謂朝臣曰吾每歎俟智過其軀今此子又過其父矣尋假長廣公爲相州刺史馛至州政尚清平州有宿德望重者十人皆待以友禮詢之政事方畧號曰十友又簡

諸縣旗門百許人以爲假子盡賜衣服飲食令各歸
家盡耳目於外於是發擿隱伏號稱神明境遂無劫
盜已徵入行李蕭然吏民斂布帛遺之一不受民用
以建寺即名長廣公寺

源懷

宣武帝時懷奉詔巡行北邊六鎮得殿最諸屬吏先
決後聞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祚與懷宿昔通
婚時爲沃野鎮將政以賄聞懷入境祚郊迎道左懷
默不與語竟劾祚罷之懷朔鎮將元尼須亦與懷舊
而貪穢特著懷至尼須置酒飲懷徐謂曰命之長短



皆由卿口豈得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
與故人飲酒非鞫獄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耳厥明
檢其罪狀尼須但揮淚不能對

正始元年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並進南入恒代懷
奉詔出據北蕃詔賜馬一細鎧一御稍一懷拜受訖
即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吾氣雖
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可便欺奉廟
勝之規總驍捍之衆猶足擒其酋帥獻俘闕下懷時
年六十一矣懷至雲中蠕蠕遁

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人理世務但當
舉綱領何必須太仔細譬如治屋但令外望高爽
梁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精斲削
不密非屋病也性不飲酒而好客喜置酒飲客雅善
音律在白首燕居之暇恒自操絲竹不輟

源子恭

子恭嘗爲主客郎攝南主客事時蕭衍亡人許周者
自稱爲衍黃門侍郎心存山水不好榮宦以屢諫譴
被出今願歸朝畢志嵩嶺子恭疏駁之云爽介獨往
周王不屈其志伯況辭祿漢帝因成其美蕭衍雖復
崎嶇江左竊號一隅至於處物未甚悖禮豈有士辭



榮祿而反以獲罪假令蕭衍不存雅道逼之出者亦
非彼急何宜輕去生養之土長辭父母之邦乎若言
志遊嵩嶺初届之日便應杖策尋山負帙洛水而乃
廣覓知己徧造執事昔梁鴻去鄉終傭吳會逢萌浮
海遠客遼東考之事實何其懸哉疏入詔有司推訪
周果以罪歸闕其言職官皆僞也

鄭範

範字世則好奇計文成時嘗從左司馬從慕容白曜
南征師次無鹽宋戍主申纂憑城拒守時議者咸謂
攻具未周未宜輕進範曰我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

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正謂我軍來遠不能速攻方城可憑設防懈緩此正天亡時也今若外潛內整密厲將士出其非意可一鼓剋耳白曜然之遂潛軍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一夜部分及旦騰城直上立剋之

無鹽既剋進攻肥城白曜議攻之範曰肥城雖小而堅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彼見無鹽之塗炭衆已喪膽若飛書告諭自可不攻下耳縱其不降亦當逃散曜然其策移書曉之城果潰白曜目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



肥城既潰軍達升城青州刺史沈文秀奉牋歸款請援曜擬遣偏師赴之範曰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頃栢之資擁衆數萬勁甲堅城强則拒戰勢屈則走我師未逼竟何所畏而遽求援且覘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若不遠圖恐成贏角且歷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既據東陽爲諸城根本我多遣兵則歷城之固不立少遣則無以制敵心脫文秀還叛閉門拒守偏師在前爲其所挫梁鄒諸城追擊其後文秀身率大軍乘之腹背受敵進退無塗雖韓白其能有全理乎願更深思毋墮賊計曜深然其言而止

毛脩之

脩之初仕宋已沒於赫連昌及魏滅赫連遂入魏脩之善和飲食手自煎調得太武意稍知遇位次亞於崔浩浩以脩之中國舊門涉書傳每推重之嘗與論及陳壽三國志浩曰壽有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庭之言班史以後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蓋挾憤之言也浩不以爲然



羅結

結代人也太武初任侍中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時年已一百七歲後除長秋卿典后宮出入時年一百一十因詔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馳驛馬詢訪焉賜私第於東川爲築城名羅侯城卒年一百二十歲

伊馛

馛自少便捷走及奔馬力能曳牛使却行官振威將軍太武之討涼州也羣臣咸諫謂涼無水草師行必不返獨崔浩勸行羣臣既出馛言於帝曰若涼州無水草何以爲國羣議不可用也宜從浩已克涼會大

會姑臧顧羣臣曰崔公智謀有餘吾不復奇之如敔
弓馬士爲所見乃與崔同此深足奇也浩曰何必讀
書然後爲學衛青霍去病目不知書而指策勳竪名
流芳竹帛豈盡山學乎帝大悅

費穆

爾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兵以拒榮及榮推奉莊帝
穆即投榮輸款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
向洛前無橫陳者正以推奉主上故耳旣無戰勝之
威羣情素不厭伏今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一知公
虛實必起輕侮心若不大行誅戮更樹親黨恐還北



之日內難作而公且不得度太行也榮深然之自是
有河陰之難天下聞之無不切齒

蘇湛

蕭寶寅據雍州有異謀湛時臥疾寶寅使姜儉告
之儉湛聞輒舉聲大哭儉止之曰何遽爾湛曰一家
百口即將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謂儉曰爲我白
齊王王本以窮鳥投林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
一旦乘國多虞遂欲以羸敗之卒叩關問鼎但見其
敗未見其成也湛不能以百口爲王族滅且衆大事
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計能有成

理不吾恐棘荊必生王之庭矣未幾寶寅敗

裴宣 附安祖

宣通辯博物早有聲譽而性慕廉退仕至南秦州刺
史每歎曰以賈誼之才仕漢文之主而不歷公卿將
非運也乃顧謂親賓曰吾本閭閻之士素無當世之
想直隨牒推移遂至於此祿後養親道不光國瞻言
往哲可以言歸矣因表求解職宣武不許爲作懷田
賦以寄意焉已遘疾宣素精術數自始患便知不起
因自剋亡日果如其言

宣從祖安祖八九歲時嘗讀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



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也自此不肯獨食閒居養志
不出城市各有勸其入仕者安祖曰高尚之士非敢
庶幾京師遼遠實憚於栖遲耳一日閒遊偶息樹下
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以死安祖憐之會天熱
移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雉蘇安祖喜而放之越宿
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怪問
之答云感君見放故來謝聞者爲之歎異

柳崇

崇有吏才嘗爲河北太守郡民張明失馬疑逮者十
許人崇廷鞫之都不問賊事人人別假詞色爲問其

父母老壯存沒與所業農桑多少而但微察之應對
舉措之間即獲眞賊二人餘悉遣放合郡稱神明

李訢

文明太后時訢爲徐州刺史范檦告訢叛詔詰訢不
伏太后令引檦證之訢謂檦曰爾不顧于之德爾而
忍爲此乎檦應曰公德於檦何若李敷之德於公訢
慨然曰悔不用璞言以至此蓋訢先在獄文時以賄
敗尚書李敷實曲護之其後抵罪乃詰敷短以自免
而左將軍璞嘗語訢不可託檦心腹訢不聽故云

盧度世



初盧玄有五子惟度世嫡而餘皆庶生崔浩之難其
庶兄弟常欲危度世度世深銜之以是誡約諸子絕
妾孽不得令長以防後患至時度世子四人凡婢妾
生子雖形質甚肖者皆不舉士論非之

族子義僖有學尚識度沈邃靈太后臨朝李神軌勢
傾朝野求結婚姻僖策其必敗曰昔人不以一女易
五男拒不許因以女適他族臨婚之夕太后遣中常
侍就其家救停婚時內外惶懼而義僖夷然自若





讀魏書

北齊鉅鹿魏收本　　明常湖趙維寰節

列傳

高允

太武帝多禁封良田允欲諫未得其會適一日帝問
允萬幾之務何者最急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
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
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
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萬斛況以天



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亦復何憂帝善之
遂除田禁悉以給民

崔浩嘗薦冀定等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景
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勞勤未
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而以新召者代爲郎吏
又守令親民宜使便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謂東
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身爲人臣而苟逞其
非以校勝於上如何能濟浩卒敗

允同徵諸人如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允部下吏百
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調

時百官無祿允使諸子樵釆自給怡如也嘗感昔歲諸同徵者零落將盡爲作徵士頌以懷之敘畧云神廳以後夢想賢哲徵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其就命者三十五人爾時髦士盈朝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日而日月推移凋殲畧盡在者數子猶復分張今在朝皆後進之士居里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永歎不已予不爲文二十年矣事切於心豈能默乎遂爲之頌詞多不載

允嘗上酒德訓畧曰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



孰能自競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一味之適不亦寡乎而所損者夭年亂志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往者有晉士多失度散誕長酣著非法之言謂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豈非妄乎云云

允精於曆數然少所論議崔浩作魏曆多集術士校漢元以來日月五星行度譏前史之失以示允允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案星傳金水二星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蓋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及是恐後人譏今猶今譏昔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越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今更考究果如君語是年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服允嘗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要畧著爲八篇太武見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豈減崔浩乎



慕容契

文明太后時閹文祖以受南安王金事發坐罪太后謂羣臣曰前論貪淸皆云克修人心信不可知也於是獻文帝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歸位契乃進曰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獻文曰昔鄭相嗜魚遂不受魚契能心知不可即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宰官令

胡叟

叟性冥悟學不師受人或議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

人神者其性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人長安韋祖思聞其名召見之不甚加禮叟聊與敘溫凉卽辭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叟應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何誇言也竟拂衣去至逆旅主人家卽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前述舊美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而畏其筆

叟不治生產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時趙郡李璨被服華靡見叟敝草衿褶意頗忽之叟謂曰老子今若但許脫體上衿褶衣帽君欲作何計璨爲之失色蓋



叟其外假盛服而中無所有也高閭嘗造其家叟短褐曳柴從田中歸爲閭設蔬食皆極精潔見其二妾年衰皷紗衣履穿敝閭贈之十餘疋叟亦無愧辭

宗欽

欽博綜羣言詩才益高允嘗著東宮侍臣箴畧曰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塗改慮及於三季道喪純澆禁起瑕釁糾縱猾山周滅妖姒猾晉以田豈伊害身厥亂殲焉龍盤應德階虵銜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壍絕千載同符於昭儲后邁應玄籙夕惕乾乾虛衿遠屬君有諍臣庭立謗木微臣作箴敢告在僕仕著作郎坐鄒浩事伏誅

段承根 雅附

承根機辯有文思鄒浩奇其才薦著作郎甚爲燉煌李寶所敬根嘗贈寶詩十章紀其五其一曰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衞交問鼎路盈訪璽羽競爭馳天機莫踐不有眞宰榛棘誰翦其二曰於皇我后並明蘂煥文以息煩武以靖亂剖蚌求珍搜巖採幹野無投綸朝盈遜翰其三曰自昔凉季林焚淵涸矯矯公子綝羽雁託靈慧雖奮祇氛未廓鳳戢崑丘龍潛玄漠其



四曰數不常擾艱極則爽奮翮幽裔翰飛京師珥蟬紫闥仗節方隅斯我王度庶績緝熙其五曰閶諸交舊累聖疊耀淳源雖淌民懷餘劭思樂哲人靜以鎮躁藹彼繁音和茲清調根亦坐浩事死

初承根父暉少時師事歐陽湯忽有一童子造暉同學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一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游學乃煩子厚贈于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訖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以是自知必貴後卒如其言

劉昞

邢年十四時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者八十餘瑀有女始笄方妙選良偶爲別設一席召諸弟子謂曰吾有一女年漸成長欲覓一快壻誰能坐此席者吾以女妻之邢時竟整衣冠肅然就坐曰先生求快壻邢其人也瑀遂與婚邢後隱酒泉不應州郡之命道譽日重弟子受業者亦五百餘人邢以三史文煩著畧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書十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畧並行於世號玄處先生入魏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初仕凉李暠爲祭酒



李孝伯 安世 瑒附

孝伯有才辯太武南巡登亞夫冢遣孝伯勞問劉駿駿亦遣其長史張暢來酬孝伯曰主上有詔欲與太尉安北相見因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彼國何得稱之本朝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然則鄰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鄰國之臣因問曰何遽杜門絕橋暢曰此間精甲十萬人思致命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遠疲恐輕相凌踐耳孝伯曰令行禁止此主將事何用廢橋杜門且窮城中復何以十萬誇我我亦饒有精騎百萬暢曰王公設險豈但法令而已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素所畜養城中士庶猶勿論也我本闔人不關馬足且冀北馬所自生雖多逸足亦何足相誇孝伯曰王公設險誠如君言但開閉有常而遂杜塞義所未喻且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亦猶君之恃城耳於是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以報駱駝貂裘之賜

安世孝伯子多智畧嘗爲相州刺史廣平人李波者恃宗黨強盛殘掠一方前刺史薛道標親往討之波拒戰大破官軍自是遂爲逋逃藪郡邑莫敢問百姓



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至以計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盡斬之鄴市境內始肅安世子瑒

瑒字琚羅有氣尚靈太后時民多絕戶爲沙門瑒疏論其非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時沙門都統僧暹忿其鬼教之言訴於太后謂瑒謗法太后詰責之瑒疏自理曰鬼神之名通神達靈之稱也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曰能事鬼神禮曰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
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
曰鬼豈爲毀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未違
衆妙之門耳太后雖知瑒言持正猶罰金一兩

李冲

冲事孝文屢參大計位僕射初李彪入京孤微寡援
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因言之帝致位中尉兼尚書
彪既貴謂非復藉冲遂相輕背無復宗敬之意冲銜
之後因事表其倨侮之罪辭極激切併以自劾帝覽
表嗟悵久之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云滿矣冲時



震怒數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至投折几案冲本性
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悸扼腕叫詈不已只稱
李彪小人時醫藥罔療旬餘月竟卒或謂其肝臟傷
裂云道固彪字

高閭

閭嘗侍孝文論忠佞之辯閭曰袁盎撤愼夫人坐是
其忠殺鼂錯是其佞以異人言之望之爲忠石顯是
佞帝曰自非聖人忠佞時或互有史據成事庶書其
辯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也閭曰條者衡卿忠發
本心譬如玉石皦然易耳帝曰玉石同體異名忠佞
異名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
其所以同同異交換之境豈皦然易明哉或託忠以
飾佞或借佞以成忠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非佞也
閭曰子綦道欲幾諫非爲佞也且子綦不設初權忠
無由顯帝善其對
閭好屬文撰軍國詔令書檄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
三十卷與高允並稱二高閭強果敢直諫其在廣坐
裁語及朝廷事即談議鋒起人莫能敵然貪褊矜慢
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餘人凡有干
求者無不逃財賄及老出爲二州乃更以廉稱



劉芳

芳以社稷無樹上疏論之云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
朱絲爲繩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周禮司徒職云
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此
一證也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
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
二證也論語云哀公問社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
人以栢周人以栗此三證也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
樹使民望見即敬之以表功也此四證也五經通義
云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土生物萬物莫善於

木故樹木也此五證也周禮司徒職云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六證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惟誡社誡稷無樹此七證也芳又齊論四郊制皆有証據

崔巨倫 楷附

巨倫字孝宗博涉經史有氣決嘗任殷州別將州爲賊所陷葛榮聞其才名欲用之巨倫規自脫適五月五日會集官僚命巨倫賦詩巨倫詩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聞者閔然發



噱以此自晦獲免已潛結死士數人乘夜南走遇邏騎衆危之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遂紿賊曰吾受敕行賊方爇火觀敕巨倫輒拔劍斬賊帥餘衆遂潰因得脫歸朝

初巨倫有姊未嫁以眇一目中外親黨莫有求者其家議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妻也高明有識鑒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應令此女屈事卑族遂爲其子翼內之時人重其誼崔氏有文其與翼書詩凡數十首巨倫弟楷

楷在孝昌初除殷州刺史時葛榮作亂鋒銳甚盛楷將之官咸勸留家口以獨身行楷曰食人祿者憂人憂吾獨身往將士誰復有固志乎徑攜合家俱赴賊既逼或勸減幼丁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出旋復追還曰國家置我此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且謂我虧忠全愛臧獲耻之矣未幾城陷合門死

崔挺

挺爲光州刺史威惠並著時犯罪逃者多逃亡朝廷遂立重制一人逃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云父子罪不相及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恐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攖盜跖之誅也詞極



切直孝文善之帝嘗幸兗州挺朝行在與論及文章謂曰別卿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令給卿副本蓋挺有文名故出以質正云

挺在宣武時猶爲北海王詳司馬世皆歎其屈而挺處之恬然詳擁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敍挺獨無語詳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卿何偏默默宜投一牒當爲申請挺對曰自銜求進心實羞之詳嗟嘆良久已去州尋卒州人爲鑄八尺銅象於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挺尤能識崔光於貧賤識邢巒宋弁於童稚八推蔡鑒爲

楊椿 侃附

椿在莊帝朝以老乞歸固請乃許臨行入辭帝爲下御坐執手流淚詔百寮餞之城西觀者人人歎羡椿嘗作書誡其子孫曰我家自初入魏卽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盛因得於親故吉凶之際厚加賻襚來往賓寮必酒肉飮食之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猶記淸河翁恒著布衣韋帶每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愼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



驕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觀汝等服乘漸華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於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鬭者吾兄弟自相誡曰忝二聖近臣母子間甚難宜深愼之且列人事何容易十餘年中未嘗言一人罪過卽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當時或大被嫌責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淸徽堂豫讌高祖謂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差右因此輒有是非言語時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兒及吾酒汝等自後脫若蒙時主知遇宜深愼言萬不可輕論人惡也聞汝等學時俗人有箕踞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議短長者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立身之大病汝家仕皇魏來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存禮節不爲奢淫憍慢假不勝人猶足免尤謗足成名家吾今年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亟欲使汝等知滿足之義爲一門法非是苟求千載名也



汝等能記吾言百年後亦復何恨椿從子侃

侃有將略蕭寶寅反雍州僕射長孫稚討之侃進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久而無決豈才雄角抗行當以湖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難騁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鬭心然後華州之圍可解潼關望風潰散則長安自剋也稚曰薛修義已據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珍孫停師虞坂久不能進此計不無可疑侃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緣進趣堪爲人使未可使令一旦受任元戎處分萬衆精神亂矣

豈辦圖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渭所部之民ミ在
東境修義驅率壯勇西圖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
今若率衆一歸彼人思内顧郡圖自解此理昭然易
見也稚然之師進次石錐壁遂以舉烽策潰其衆語
詳南史

楊昱 津附

昱椿之子也王肅爲楊州刺史出頓洛陽都亭朝貴
畢集爲餞時昱伯父播亦在焉酒酣北海王詳廣陽
王嘉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屈北海顧謂昱曰尊
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昱對曰昱父道隆則



從其隆道污則從其污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
坐歎其善對肅曰非此郎無以申二父之美
昱季父津少與馮誕友善及誕貴寵津每遜避之誕
每招津津多辭疾不往或謂曰司徒君之少舊何遽
自外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已爲岐州刺史剖
決明辨武功民有齎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者
適驛使至見其狀以語津津卽下教云有人著某
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家人可
視隨有一老母出哭云是吾子也津卽遣騎追
絹復之闔境畏服

津家世純厚一門父子昆季並敦義讓與人言必自
稱名兄弟聚坐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
不集不食廳事以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休偃談笑
恒於斯椿年老或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閣
前候其安否津椿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每旦暮
率子姪問椿安否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
每食津必親授箸味必先嘗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
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時府主皆引寮佐人說津求
官津曰此事須家兄主裁何爲見問一家之內男女
百口人無間言近世希有也



劉昶

昶劉義隆第九子雅涉文藝棄宋歸朝孝文器重之
嘗命昶都督彭城命百寮皆賦詩爲贈帝賜文集一
部又出御製文筆示之謂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
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
以爲笑其自沖挹如此昶性弛縱呵詈僮僕音雜夷
夏鄙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
笑呼之聲徹御聽帝亦優假之不以怪也

蕭寶寅

寶寅徐東昏母弟也國亡歸朝爲尚書僕射上言時

政雅有恩理其論計吏云朝廷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匪輕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限秩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則是歲周十二始得一階也至兩省閒職公府散佐或數旬一直或朔望暫朝及其考日乃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賢勞劇任而遷貴之路甚艱此以冗散虛稟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懸厚薄之殊絕乎自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蠅營鬧百方而鱣逐乘釣者益不勝其苦矣云云書上詔褒答之

韓麒麟



麒麟嘗參慕容白曜軍事白曜攻升城多損傷及城潰曜怒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圖進取宜新寬政以招敵人此韓信降范陽計也勍敵在前而遽坑其衆恐自此以東人自爲守攻之難克日久師老變故乘之三齊未易圖矣曜從之齊人大悅

麒麟後爲齊州刺史在官簡刑獄罰從事劉普慶進說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刑將何施若必須斷斬以立威者當借卿立法耳普慶慚懼語塞性澹泊居官清貧不異寒士臨終敕其子以素棺殯士論高之

韓顯宗

孝文時顯宗任中書侍郎上言朝廷取士但檢門望徒託秀孝之名而無其實亦不復彈坐夫門望者是其祖父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荷其人賢雖屠釣奴虜聖皇不恥爲臣如其不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皂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古今通誼也若必檢門望直須卽門望制科亦何假秀孝之名乎帝是之而不能用

孝文他日謂侍臣曰近代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



意一以爲可一以爲不可宜相商之時李沖對曰未審上古置官但爲膏粱兒地抑爲贊治也帝曰亦爲治耳沖曰若欲爲治豈得專崇門品傅巖呂望豈以門第見推帝曰此曠代一兩人耳李彪進曰若專論門第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於是顯宗進曰就國事論之中秘書監令之子必爲秘書郎不審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帝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宗曰陛下既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帝不能屈

帝嘗謂顯宗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文況古班

馬固自邀闕求之當世應推崔孝伯又曰朕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詩詠校卿才能可居中第顯宗對曰臣誠才第短淺然竊謂陛下貴古賤今昔楊雄著太玄當時不免覆盎之誚二百年外則超越諸子今臣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視祖宗巍巍之功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愼徽於虞書且臣遭逢明時直筆無忌又不受金安眠美食竊自謂優於遷固帝哂之

帝嘗南伐顯宗爲統軍親督戰斬賊將法援首帝詔曰卿破賊斬帥何不作露布顯宗曰臣頃聞鎭南將



軍王肅獲賊二三級牛馬數頭便作露布臣在東觀正心恥之近雖仰憑威靈畧摧醜虜廓未臻蕩定亦何敢高叉長縑虛張功捷帝笑曰如卿此勳誠合茅社然竟除廣陽王諮議後竟以表詞無檢坐免官意不自得嘗託詩以寄意焉

顯宗幼時性極聰悟有沙門法撫者故亦以聰悟著常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徧隨覆之法撫猶一二訛舛而顯宗了無誤撫因歎曰貧道[illegible]服郎耳有著述二十卷行於世

程駿

駿少時師事劉昞昞嘗謂門人曰今世名教之儒咸尚老莊吾謂其言虛誕不可以經世駿對曰不然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本性之旨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冲眞喪恐老莊未盡非也昞雅然曰卿年尚稚識乃老成自是聲譽遂顯晚年事獻文嘗與論老易義帝顧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從因問駿卿年幾何對曰臣年六十有一帝曰昔太公八十遇文王卿以六十遇朕豈非早也

張讜

讜初仕宋遭兵亂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



乃詐癡不能洗沐日髼頭垢面以自完讜後爲劉駿冀州刺史內附于餘匹贖求皇甫文成怪其賂太盛召皇甫觀之則年垂六十矣帝因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誼此老婦復何所任而乃如此致費也皇甫歸讜令諸妾於境上奉迎

李彪

彪少道固家世寒微而才高博學李沖器[illegible]之爲言於朝官祕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來至[illegible]崔浩高允撰著國書編年序錄爲春秋體[illegible]時孝彪始與高祐奏從遷固體創紀傳表志之[illegible]仕至御

史中尉以剛豪多專恣爲畱臺僕射交章彈劾被廢
宣武卽位欲因王肅復舊修史事乃上表自薦末云
先朝賜臣名彪蓋欲遠追漢史之叔皮近準晉史之
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於是命以白衣修史如王
隱故事

彪爲中尉頗任嚴酷以姦款難得創爲木手擊人脇
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之又嘗論汾州叛胡得其兇
渠皆鞭面殺之李冲劾彪畧云往年曾共諸公卿集
閤廷尉所問囚徒時有訴枉者臣等方欲聽採彪輒
衆怒口稱賊奴高聲叱吒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



奴脅折又云南臺所問惟恐枉活終無枉死蓋彪之
被廢以此及彪病其體多潰爛楚痛備極人以爲酷
虐之報云

彪有女幼而聰悟彪奇之教以書史經傳皆誦所親
曰此女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聞其
名召爲婕妤婕妤在宮教帝妹書授經史後宮咸宗
師之宣武崩婕妤請爲比丘尼通習內典法座講論
爲諸名宿所歎重彪子志字鴻道亦工屬文彪嘗謂
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

王肅

孝文二十年以久旱不雨帝輟膳三日肅等進言臣
聞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昨四郊之外供已滂霈
惟京城內微少沾潤蒸民未缺一餐陛下撤膳三日
臣等惶惶無復情地帝詔曰比十日來炎熱焦酷人
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朕雖不食數朝猶然
無感昨傳言四郊有雨朕意此輩皆慰解之詞比當
遣人往驗若果雨也便命大官進膳豈得以近郊內
地慷慨要天若其無也朕之無感亦安用朕身以當
民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

宋鴻貴



鴻貴任爲定州參軍嘗送兵荆州取兵絹四百疋兵
欲告之鴻貴怒議斬兵十人貴故武人不學聞有梟
首律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世爲傳笑時
鴻貴族人顗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一夕忽見夢於
顗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因泫然流
涕去顗與之及旦以語崇未幾崇亦

郭祚

祚事孝文帝爲吏部尚書守潔清惜名位每至銓授
雖得人亦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每下筆必云此人
便貴矣由是事頗稽滯恒招怨讟然所拔用皆得人

時論以此歸之祚初爲李沖所識自以孤門往經崔
氏之禍苦陳祀退詞色甚懇沖每謂之曰人生有遁
命非可避也卿但明白當官亦何所忌自是積二十
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
祚在宣武朝領太子少師嘗從帝幸東宮孝明時尚
幼沖祚懷一黃甌出以奉獻帝左右應詔有趙桃弓
者頗爲帝所親信祚每私結之於是時人謗祚有桃
弓僕射黃甌少師之語後以裁抑于忠被殺天下聞
而冤之祚大子思恭善事權貴世號郭尖時李世哲
者亦傾巧善循世號李錐



張彝

彝愛好知已而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晚年
瘫悲偏風手脚不便而善自將攝能朝拜志氣彌高
嘗撰歷帝圖表上之畧云元天高朗猶假列星助明
洞庭淵湛尚藉衆流增大孤照不必謫幽獨探未盡
其所先聖識其若此孜孜不遑用能纘十氏而不淪
歷三千以孤纘臣家自奉國來及臣四世八十餘年
鑽玉紆金恩深因極實思碎首育原增塵嵩岱輒訪
舊書披圖史起自苞羲迄於晉末凡可輝風景行併
垂鑒戒者謹編丹青以標睿覽計十六代二百二十
八帝三千二百七十年雜書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
名曰歷帝圖亦古誇木諫鼓意云又表上其出使時
所採詩謠七卷宣武皆善之
彝以大子仲瑀上銓選格裁抑武人觸怒虎賁羽長
子始均被焚死彝亦遭捶辱未幾死靈太后以其累
朝大臣悼惜之每言及輒泣下謂侍臣曰吾爲張彝
飲食不御乃至首髮亦復凋落又云彝前雇乞冀州
吾欲從之有人阻之而止使當時若從其請或不至
是追悔何及初始均爲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爭功令
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畧盡用息僥倖而見者傷
心焉及始均死竟在煙炭間不勝焦爛之痛論者亦
頗咎其前事云



邢巒

巒有將畧多智算宣武時梁兵入寇緣邊鎮戍相繼
陷沒朝廷憂之命巒持節東討巒既摧之宿豫斬其
列侯將三十許人俘卒萬餘獲其粟米四十餘萬石
中山王英遂乘勝進攻鍾離巒策其未可表請徐圖
詔不許仍重促之巒乃上表極言曰中山進軍鍾離
深入重地臣實未解彼牢城自守不與吾戰城塹水
深非可填塞若坐至春則士必敝苦若令臣赴彼

糧何從致夏兵不瘠冬衣脫遇氷雪何方取濟臣寧任怯懦不任損敗也鍾離天險若有內應所不可知如其無也必無剋理陛下倘信臣言願賜臣停如其不然願回臣所領盡付中山任其調遣諺云耕則問奴織則問婢臣雖不武忝備戎行臣旣謂難何容强遣詔猶不謂然已中山敗服其識畧

李諧

諧字虔和風流閑潤以詞賦擅名仕歷史職元顥入洛授給事黃門侍郎及顥敗除名因爲述身賦以寄意文凡巨千言極雋麗難盡載中云邇促庳濘賞許



煙霞接閈廬以築館背城闕而爲家帶二學之高宇遶三市之狹邪山隱勢於複石水迴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武林嬉於月夜武水宴於景斜肆雕章之腴旨吐文藝之英華若絲竹與丹鶴爲朱李及甘瓜雖慚洛水之名致有類金谷之篇辭云云孝靜時使梁與梁主客范胥相酬對不辱命

李崇

崇爲兗州刺史州故多劫崇設方畧爲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各守要路於是盜發俄頃間轉聲布百里中險要處悉置伏盜遂無有得脫者兗境自是寧息

崇爲楊州刺史時定州人解慶賓者兄弟坐事俱徙楊弟思安背役逃慶賓懼追詰乃認城中死屍爲弟云被人殺迎歸殯葬因誣訟蘇李二人殺之二人不勝楚掠各誣伏獄上崇崇疑停之爲密遣一人非州內所識者僞詣慶賓告曰吾住此州某村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詰之乃逃軍也姓賈字思安吾



便欲送官彼苦求云有兄慶賓今住楊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若爲往告家兄必有以重報今但見質君意何如如不信者可隨往一看慶賓悵然失色求少停爲備財賄此人即以報崇一訊遂伏

崔亮

自張彝遇害朝議武人皆得依資入選於是人多官少銓衡計詘亮入典銓爲創停年格以限之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先後亮甥劉景安書規之亮答書自解畧曰武人至多員缺至少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

入選而不見從是故權立此格限以停年昔子産鑄刑書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汝引古禮難權宜亦復何異仲尼云德我春秋罪我亦春秋但令來世君子知吾意焉耳巳亮先在雍州讀杜預傳見預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作碾及官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頗資之

崔光韶

光韶天性方嚴聲音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人或疑為忿怒而孔懷雍如也博學强記尤好理論至人倫名教得失之介確然不以一毫假人家足於財而



任儉嗇人或非之然其家財皆第光伯所營光伯亡遂悉焚券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實不知竟不納

刺史元弼嘗以私恨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被拘掠甚苦樊子鵠為東道大使知其枉白之或勸韶詣樊謝韶曰羊舌大夫巳有故事無勞往後刺史侯淵謀不軌一夕遣數百人劫光韶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者必有名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父老無能為計也淵雖恨之不敢加害

光韶嘗誡其子曰吾官雖經為九卿未嘗處是一級平生立身無慙古烈自謂素業足遺汝官閥亦不須也但吾運薄忽更三娶汝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百年後自不須合贈謚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汝等若違吾志神靈當不汝享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不同至兒女婚宦事必先相推弟頃橫禍權作松櫬今亦可為我作松棺使吾見之也

崔光

宣武帝正始初元顯以四足四翼雞獻詔問光光引漢書劉向蔡邕之說以對而終之曰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其理未始不相類夫翼足衆多當是羣小扇



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可制御也今或有自賤而貴招權結黨干預政事者倘亦前代石房之匹與惟陛下睹影察形云云疏上帝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伏法

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妻李氏救光為詔光奏曰元愉妻李妖惑扇亂誠合屠割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姙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僇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酷而不法何以示後且陛下春秋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致有夭折以臣之愚乞停李獄培生機帝納之光在靈太后時諫習射諫幸王公第宅

諫登九層佛圖諫幸嵩高俱有所救正
光弟子鴻弱冠便有志著述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
無所措意惟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
容德赫連屈乞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
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
書未能統一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
記時有褒貶損益焉書成未奏鴻卒其子子元奏之

高聰

聰性傾巧反覆險詖趙修之變於上也聰深附修爲
修父作碑文又爲修作表陳時事便宜欲以自安之

術及修欲聰慮危及每見人語及修則必醜詆之而
曲事高肇以自免己見茹皓寵聰又媚附偕稱皓才
識明敏非趙修之儔因之啓請田宅及皓見戮輒復
對人言恨其欲之晚也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
注籍爲妾以悅其意及病恐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
炭出家爲尼士論羞之

袁翻

翻自廷尉出爲平陽太守意不自得爲作思歸賦賦
云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値月而成
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

無梁而復深恨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
石爲峯諸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繇花而似
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
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爾乃臨峻壑坐層阿北
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重以聳翠橫萬里
而揚波彼暖然兮鞏洛此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
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
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
色兮縱橫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
上兮氤氳駮霞兮絳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

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
重門余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
君不聞䁾惝怳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縕彼鳥馬
之無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
國去上國之美人兮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濱
荷天地之厚德

傅永

彭城王勰廣陵侯衍同鎭壽春爲蕭寶卷將陳伯之
侵逼臺援不至甚憂之朝廷命永以三千人往赴時
伯之防淮甚固永以討潛渡直達壽春勰等出不意

見之迎謂曰北望已久恐洛陽不復可見何意卿能至此因令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將敵是求若奉敎旨便是與殿下同固守豈是赴援之意遂孤軍列城外尋與緦并勢擊伯之伯之敗退

中山王英之征義陽也蕭衍將馬仙琕率兵赴援英將張懷戰敗永時爲英統軍即擐甲揮戈單騎獨出餘人未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大破之斬仙琕子賊遂燒營遁英時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令人知永雖微國家帥也奈何使虜有傷帥名遂與諸軍力追極



夜而返時年七十三矣

永後爲恒農太守中山王英進攻鍾離屢表乞求爲將不許永悵然曰文淵充國獨何人哉吾乃白首見拘此郡也當諱言老年踰八十每自稱六十九時登北邙於平坦處躍馬奮矟盤旋瞻眺有終焉之志遂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之爲人欲葬附其墓爲買山數頃以敕其子叔偉及沒後妻賈氏場葬之清河至併永父母舊葬遷焉舊葬巳爲桑棗根纏結棺去地尺許極周固貫徑令斧斫而出之不三年叔偉卒叔偉亦負絕力能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人謂得永之武而不得其文

裴叔業 粲衍邃附

叔業初事東昏爲南兗州刺史時茹法珍王咺之用事而南兗又近建鄴叔業恐受制於人乃遣所親馬文範問計蕭衍曰天下事大勢可知恐無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當不失河南公衍令範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若意外相逼便當勒馬步二萬直揭橫江以斷其後天下事一舉可定也若欲向北彼必遣人



相代以河北一城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叔業遲疑久之竟歸國事在宣武時

粲叔業從子也神情閒遠舉動詳雅嘗在高陽王坐王謂之曰吾愛若動止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從容行而宣武聞之亦欲觀其風度故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望於道合家恇懼不測所以而粲恬然神色自若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勢傾朝朝士見之成望塵拜謁粲見惟長揖而已又嘗詣清河王懌會雨暴集粲容步舒雅不改恒度懌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

出帝初粲爲膠州刺史屬亢旱士民以故事請禱海神粲不欲違衆勉從之及至神所直據胡牀舉杯曰僕白君 云云 左右言故事當拜粲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下拜海神池竟不拜然迂緩不達變青州賊耿翔入犯粲猶日事高談左右白賊至徐云豈有此理又白賊已入州門猶云可引耿王上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外立遇害

粲弟衍先事齊東昏已歸國授通直郎欲辭朝命隱嵩山乃上表曰臣稟性乖和恒苦虛弱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非敢



追蹤高衆躬勞斯清蹤誠希藥此沉痾全養稟氣荷衣爲褸裁營巳整搖策納屣便陟山塗詳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養痾中嶽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谿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既已郴往便從來請宣武末復出山仕相州刺史與葛榮戰遇害 衍宗人名遠者亦放情琴酒無拘檢每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人號爲柳顛

夏侯道遷 附子夬

道遷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曰吾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以爲戲也及婚日遁之竟不知所在久之訪則逃入益州矣仕蕭鸞爲輔國將軍巳復歸國累封濮陽侯道遷雖學不淵洽而尺牘札記雅有意理好勝宴窮口實水陸珍羞罔不畢具於京西水次市地大啓園池植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列侍妾十餘以自娛歲入三千餘匹專以供酒饌不營生產每誦孔融詩云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時亦以此多之 子夬

夬有父風飮酪肥鮮不離於口以是父時田園貨賄罄蓄而入問債負猶千餘疋嘗言人生何常惟當縱



飲耳幾以斟酣卒夬先與南人辛諶庾道江文遙等交善恒相謂曰此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宴飲靈前靈而有知庶歆饗也夬亡後三月上巳諸友憶夬言相率前爲酌日將晚室中微暗咸見夬在坐形客不改時執酒盃若獻酬而但無語夬家客雍僧明心怖披簾欲出便即僵仆夬從兒忻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遂嗔之僧明乃寤

李苗

正光末二秦反侯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

彀隴兵強悍且聚羣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其勢宜於疾攻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大熙至夙起逆徒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將無法令士非教習恐有莫敖輕敵之志無克國持重之規脫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逼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宜亟勅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而別命偏師出麥積崖襲其後庶汧岐之下羣妖可散也於是詔苗爲統軍出梁益尋平之



苗素有志操尚功名每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慨爲之流歎及覽周瑜傳未嘗不絕倒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及以拒爾朱世隆於河橋援兵不至戰歿朝野壯而悲之後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議追苗封爵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城任抄掠賴苗力拒京師得全天下之善士也其勿追之

陽固

固任俠好劍客不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讀書遂博覽篇籍工文詞在宣武時嘗感慨時事爲作南北二都賦託以諷諫已仕不得志復著演頤賦以明幽微通塞之故二賦各五千餘言又爲詩二首可五百餘言俱浩博工緻傳於世

中尉王顯起宅成大宴寮友酒酣問固曰吾宅何如固對曰此間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顯公勉之顯默然他日顯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謂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賄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可不戒哉顯大不悅遂坐免

固嘗爲清河王懌從事王爲元义所殺朝野震悚時



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遠引而固以故誼獨詣喪所慟哭盡哀良久乃去游肇聞而歎曰君子哉若人雖欒布王修何以尚也固居官潔清歿之日家徒四壁立無以治喪親故共爲之殮

賈思伯

思伯故業儒精經術崔光薦之初以杜氏春秋入授明帝性謙和好折節雖衕巷相逢必停車下馬接誘恂恂如也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爲雅談嘗從任城王澄圍鍾離澄失利今思伯殿後澄謂思伯儒者意必歿

已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思伯託言迷道不居功
伯弟思同同爲別駕時清河崔光韶先爲治中自以
齊地聦居其下聞思同將抵官徑去瀛州里人士大
爲思同恨之已光韶歿遺誡其子不許求贈謚思同
輒上表列光韶業操仰時蒙贈謚士論欸服
時國子博士衞冀隆者爲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
六十三事思同爲駁其紕錯凡十一條互相非是積
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已
魏郡姚樂陵秦道靜復爲申思同之說會冀隆亦卒
而浮陽劉休和又復持冀隆說終莫能裁正焉



奚康生

康生負絕力精武藝嘗從王肅圍義陽齊將張伏護
者自升城樓有不遜語肅命康生射之康生引強弓
注矢望樓何寬屏開矢即入伏護應絃而斃敵驚詫
以爲狂弩後拒梁兵於鄱洲蕭衍聞康生能引強弓
至十餘石爲特作大弓兩張送康生弓長八尺把中
闊尺有二寸箭如長笛然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用
以平射猶有餘力也尋表上其弓藏之武庫
靈太后嘗大會西林園文武皆侍宴酒酣迭起舞次
至康生康生起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
手蹈足瞋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
言先嘗爲相州刺史天旱禱雨令人鞭石虎像復就
西門豹禱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病
巫以爲虎豹之祟也卒忤元乂死

楊大眼

大眼楊難當孫也孝文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
官大眼往求焉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某出一
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疾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
一時見者莫不驚詫冲曰此千載逸才也遂用爲軍
主大眼輒還顧其徒偶曰蛟龍得水此後不復與諸



君伍矣妻潘氏亦善騎射每從戰獵潛必戎裝與大
眼並鑣齊驅還營則同坐幕下對諸寮言笑自若大
眼每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
大眼裝束雄偉擐甲折旋殊動觀望衝堅突陳無所
不摧先爲荊州刺史常縛蒿爲人衣以青衣而射之
召諸蠻渠指示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殺又北淯
郡有虎患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穰市自是荊蠻
相謂曰虎尚不免何況吾儕寇盜遂息
大眼有三子皆潘氏生潘死繼娶元氏大眼疾將革
[illegible]元氏乃指其腹言國印綬當
[illegible]生問印綬乃不與[illegible]

我兒襲之若等婢子勿有所望甑生深恨之大眼既
死喪還京宿城東七里地甑生乃於夜二更開大眼
棺出其屍抱持上馬左右扶挾以行叛歸蕭衍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三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四

北齊鉅鹿魏收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讀魏書

列傳

爾朱榮

葛榮寇亂將向京師衆號百萬榮啓求往討率精騎
七千倍道兼進葛榮時聞兵少喜見顏色令其下曰
易與耳爾等各辦長繩至便縛取榮乃潛軍山谷為
奇兵部分督將每三人集一處處屯數百騎所在揚
塵鼓譟令賊莫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
敕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臨戰但以棒棒之不聽
斬級慮斬級羈慢也於是一戰遂大破其陣擒葛榮
餘衆悉定

榮既廢立稱王威儀甚盛身雖在外而遙執朝權與
朝莫敢異性好獵盛暑不輟縱虎豹逸圍者必坐死
部衆殊苦之太宰元天穆一日從容進曰大王勳高
日月今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似不必盛夏馳逐
恐傷天和榮遂攘臂大言曰太后女主亂朝推奉天
子自是人臣常節葛榮本一奴才乘自署假譬如奴走
擒獲便休若乃廓清驅蕩正有所待何宜令月便言

勳也邇聞朔士咸多寬縱今秋正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荊悉擁生蠻北塡六鎭回軍遂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然徑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猴兵士懈弛安可復用天穆乃不敢言是時榮廣布親戚偵伺朝廷動靜朝事無不關白者卒敗

### 爾朱兆

兆即榮子也榮旣伏誅兆遂據晉陽與世隆等定計



攻洛率騎南出進達太行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渡掩襲京邑是日暴風狂吼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宿衞尚未覺也及覺而兆衆已集不能發一矢侍衞一時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兆騎縶之幽之永寧佛寺尋遇害先是兆將渡河河邊一人夢神謂巳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灅波津令爲縮水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果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表插而導道焉旣渡忽失其人所在

高歡之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北出井陘屯廣阿衆號十萬歡謀欲緩之乃廣縱反間一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一云兆與高歡爲圖仲遠於是流言互傳兆黨遂相猜貳徘徊不進兆一日忽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意氣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若深疑仲遠等有變者竟趨出馳去於是仲遠等各自危歡知計行遂進擊兆大破之兆窮自縊死

### 爾朱天光

建義初万俟醜奴僭大號朝廷憂之天光奉命率賀拔岳等往討岳等先驅至破醜奴將尉遲菩薩擒獲步騎萬三千餘醜奴遂棄岐州走安定置柵平亭爲



非守計天光與岳合兵汧渭間故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今天時將熱不利行師待秋涼別量進止有執賊諜送者天光故縱遣之蓋陰傳其待秋之言也醜奴信以爲實輒分諸軍散耕岐北之涇川而別遣將侯元以兵五千據險立柵每千人爲一柵如是者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一夕潛兵莅進昧爽及其柵一戰拔之一柵破諸柵皆降款因直擣涇州醜奴走岳以輕騎躡偪之長平坑

### 辛雄 附琛 悠

雄緘於政理慷慨平直御史中尉元匡欲有所諫與

棺以從任城王澄劾匡失不敬詔恕焉民雄奏晷
曰白衣元匡歷事三朝謇諤之性帝心簡在故高祖
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糾劾至若茹皓升蒼匡斥
之曰宜下高肇當政匡詆之曰擅權兇狠與棺致諫
主聖臣直卒以優容先帝容之於前而陛下繼之於
後是杜忠臣之口塞直諫之路也禮記有云叔向之
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豈不惜哉疏上匡授右
僕射莊帝立時會河陰之難雄潛竄未出門下奏曰
辛雄不出存亡未分帝曰此人寧失亡而用之不可
失存而不用



孝文時辛琛為揚州長史刺史李崇多營生業琛每
諫之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琛南梁太守
崇置酒酬琛因謂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上
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面長史朝
夕聞過是所願也崇為之慚琛子悠後以侍御史監
揚州軍賊平錄勳崇時猶在事欲薦人名悠執不許
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又逢其子琛雄族祖也

高謙之

謙之子道讓嘗為河陰令有以囊盛瓦礫指作錢物
而詐市人馬者及發囊知偽則其人已不知所之矣
有司詔捕必得謙之遷徊良久一日偽枷一囚於馬
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日刑而因密遣腹心察市
中私議者適見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察者遂
執之謙之為一訊旋伏併前後句論人物盡得之

張普惠

靈太后專朝欲贈其父胡國珍為太上公普惠疏請
正名太后為親詣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博議其事
任城王澄曰漢高作帝尊父為太上皇今臨朝
稱父太上公非為無準普惠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
令周任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恐為非匹澄曰前



代太后亦有稱詔者今聖母自行謙光故稱令非何
得以詔令之故廢權父之孝對曰前代太后豈不欲
尊崇其親亦謂后父太上自昔未有且太后何獨謙
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時清河王懌曰昔衛后臨朝
殷法道衍裒習曰是下令之太上皇也然則太上公
亦何疑對曰衛裒以女主致辭不入倒淵源此語故
譏其不恭不謂殿下以此賜難時尚書崔亮曰謙議
行已三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
臣亦兼二名案且古稱文王武王亦有文子
安存太上皇太上公不可同稱對曰尚父者有

德尊稱太上者上中之上稱文武者重其德稱太上者尊其名名同義異何得迺施於臣下時廷尉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詞曰禮有上卿上士何止大夫公令所評者以太和上二名雙舉豈得非極卿雕蟲小藝或可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繼懋將同議者頗多附后於是太后令曰普惠所陳忠臣之道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其勿復難普惠乃拜令

成淹

文明太后崩齊遣裴昭明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云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言魏朝不聽朝服行禮是出何典淹時奉詔與洪答云吉凶之禮玄冠不弔此童孺所共聞也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以行千載下稱之行人獨未知耶昭明曰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那得令日見逼淹答曰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已踰月即吉彪至齊君臣已鳴玉盈庭貂蟬耀目矣百寮內外朱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何容獨以素服間錦繡之中乎我皇帝仁孝性成諒闇以來恭默思道豈得以此方彼昭明曰三皇



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曰若如來談卿乃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語塞竟以素服成禮

王肅歸國孝文敕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曰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曰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淹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答曰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耳肅遂伏馬上掩口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詞溺思寧馳馬奏聞帝大悅謂彭城王曰淹此段足為制勝



侯莫陳悅

悅既奉高歡密旨圖殺賀拔岳岳所部不附萬歸宇文黑獺黑獺遂勒衆入隴還圖悅悅先四播流言以恐悅軍悅軍惶惑潰散不可止悅知衆情已携動多疑畏乃獨與弟子及先謀岳者八九人棄軍走走數日盤旋往來不知所趣至中山令從者皆步而自乘一驢將向靈州遣追騎及遂自縊死從人皆被殺先是悅殺岳神情恍惚恒言我睡即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緊隨我不相置至是敗

侯淵

葛榮別將韓樓以衆數萬屯據薊城淵奉爾朱榮令往討而配兵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淵臨機制變是其所長若統大衆未必能用第給七百騎足破賊矣淵行但廣張軍聲多設供具間執行人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値賊帥陳周揚兵萬餘出淵即潛伏林莽伺巳過輒擊其背大破之俘五千餘人淵乃盡縱之使還入城去或諫曰何縱以資賊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縱之將有所用之耳淵度縱者將至即率騎夜進昧爽叩其城樓時甚疑縱者爲内應遂遁走旋被獲

山偉



初爾朱兆入洛官守迸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得不遺佚偉時乃竊爲巳功獲封爵先是國史自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諸人相繼撰錄而偉及綦儁等附元天穆爾朱世隆以爲國書止應代人修緝不宜他委是以儁偉更主舊籍絕無所述著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年間時事蕩然莫有記者後人攷信無憑偉咎也偉儁但代人

李琰之

琰之性機警善談議於經史百家無不究覽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旣精且博我於二子雅有徵長謂崔光劉芳也時論者許其博不許其精琰之常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非求身後名但異見異聞心所願蓋天性然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每自誇文章其姨兄常景笑而不許又每語人家世將種吾猶有關西風氣云

祖瑩

瑩字元珍幼推敏悟人呼爲聖小兒嘗署彭城王勰參軍尚書令王肅曾於王前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勰甚嗟美因命肅再詠悞語平爲彭肅戲勰云何意悲平城乃爲



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時在座即云自有悲彭城王公未見耳肅云請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雎水裏肅殊歎服勰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常景

景有才思宣武時嘗與邢巒高聰等各作帝舅高顯碑銘獨景作稱旨帝曰景位諸人之下文乃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勒石景自傷淹滯久以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讚之讚相如曰長卿有豔才直致不羣性懶若春

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任漢常稱病清貞非
我事弱達委天命贊襄云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
明珠既絕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合塗自分
空枉碧雞命徒獻金馬文贊君平云嚴公體沈靜立
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
結李强舌素尚邁金貞清標凌玉徹贊子雲云蜀江
導清流楊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邈前脩世輕
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塗謝權寵置酒獨閑遊皆自
況也

景自少至老不事權門喜飲酒淡榮利雖歷三京年



彌五紀而家徒四壁怡如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雖
清德可尚將何以自濟恐摯太常方餧於柏谷耳因
與羊深刁雙李諧畢祖彥畢義顯司馬彥邕等各出
錢千文爲之買馬性好異書若聞有異書必殷勤求
訪或可質買更不問價貴賤必以得爲期所著撰有
删正張華博物志行於世

## 儒林

### 平恒

恒博綜載籍鈎深致遠不以屢空改操有子三人皆
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忿其世衰嘗植杖慟闕而哭
婚宦任意不復較計門流至戚每以爲言恒答曰此
輩會已衰頓何煩勞我爲別構精廬置經籍其中以
一奴自給禁妻子不得入時有珍羨則呼時老東安
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莫與也嘗撫周以降至魏
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爲撰錄品第商畧
是非而號之曰畧注合百餘篇好事者競傳之

### 陳奇

奇字脩奇性剛亮與俗不羣志在著述游雅素聞其
名爲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與雅論經義至易
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



言易之所及得蔥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
宙若如公言蔥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自
是銜之每衆辱奇或呼爾汝至指爲小人奇曰公身
爲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
祖燕東部侯釐雅曰侯釐何官也奇曰世革則官異
昔有雲師火正今豈盡同哉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
侍長竟何職也雅不能屈
高允嘗嘉奇遠致謂非凡學所窺一日微勸雅曰君
位望具瞻何與野儒辨簡牘雅謂允私奇曰君寧黨
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

人二不乏棋新前科此雅愈怒而奇曾無降志因謀中之會有人爲謗書多刺時事而潛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有不遜當是奇爲之律造謗書者棄戮遂抵奇罪奇心精易在獄常自筮亦及戊辰數曰吾不得度來年冬矣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腳明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星壓脚豈善徵也但時命峻迫不敢不赴耳已一一如占

劉蘭

蘭自幼敏悟博通五經學徒數千人而好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一日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令引入其



人葛巾單衣入坐謂蘭曰君是學士何爲每見毀短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故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客出蘭少時忠卒

文苑

裴伯茂

伯茂好酒多疎傲以久不徙官爲著豁情賦其序畧曰余攝養乖和服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奏疾雖桐君上藥有時致効而草木下性實縈衿抱故復究覽莊生具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都遺斯人之達吾所師焉爲作是賦託名豁情寄之風謠云云晚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欲與婦乘車西逃忽乃指壁中言有官人追我婦方知其病也未幾卒

邢昕

昕字子明好學有才情入爲侍讀曾與溫子昇魏收等參掌文詔孝昌以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時宋遊道獨以公斷見知恒與昕相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役也談者謂牛象鬭於江南



節義

王玄威 婁提附

玄威陝人也獻文帝崩玄威立草廬於城外哀衆疏粥哭踊無時刺史上其事詔問狀玄威云中心悲慕不知禮式又詔云若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臣心同例何所求請及百日乃竭家財設四百人齋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威釋服焉時又有婁提者聞帝崩謂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爲徑引佩刀自刺幾至死

良吏

張長年

長年爲汝南太守郡民劉崇之者兄弟分析家貧惟餘一牛互爭不決訟之郡長年臨訊得其情悽然曰汝曹獨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得一則訟息矣因出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中各相誡約敦敬讓

竇瑗

瑗爲平州刺史嘗上表曰蒙班麟趾新制居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臣再三覆之不得其義夫母殺父不聽子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臣竊惑之時尚書郎封君義立判云父母



生我恩同罔極一也母殺其父子復告母由告者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子將何之瑗辭甚諦六親不告母便同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有得所之乎事遂寢

循吏

張赦提

赦提性雄武有規畫初爲虎賁中郎京畿盜魁豹子虎子者大爲劫害至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爲笑樂赦提設方畧擒斬於闕下已爲幽州刺史雅有清稱後乃縱妻段氏納賄遂用貪敗採訪使李真香出案之赦提懼將逃其妻姑元不妻也妻恃不親貴擬借爲內援以是覺赦提不爲異計已辛正大辟賜死赦提將就盡召妻責之曰貪濁汚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使不得脫九泉之下當爲仇讎矣

逸士

眭夸

夸就耆嗜飲浩然物表同郡李順願與交不許獨與崔浩莫逆浩爲司徒奏徵夸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敘平生數日絕不及世利浩意欲倚之不敢發言爲投詔書於夸懷



夸亦不開口久之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煩國士也吾便於此別浩慮夸還乃取夸驢內之廄中冀相維系夸乃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出關浩知而歎曰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佚筞復路吾當何辭以謝遺經年送還驢別遺之馬爲書以謝夸並不受亦不報書及浩誅爲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三月而止歎曰崔公死誰能更容眭夸遂爲作朋友篇夸縣千

藝術

劉靈助

靈助精卜筮先爲尒朱榮參軍累幽州刺史元顥入
洛榮攻河內及北中皆用靈助筮剋日城陷後竟以
妖術惑衆有異謀爲侯淵等擒斬初助起兵每云三
月末我必入定州尒朱氏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
不吉以手折蓍棄之地曰此何知也尋見擒果以三
月辨入定州而高歡以閏三月破尒朱滅

江式

式少傳家學數年中旹夢兩人時相敎授及寤每有
記識自是工書尤工篆體京洛宮殿諸門板題皆式
書也延昌三年式上表畧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



敎國子以六書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
注六假借蓋是史頡遺法也及宣王時太史史籀著
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謂之籀書至孔子
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
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
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
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
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始用
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
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所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

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
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
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
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
形雖無厥誼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
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
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
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
訓纂[illegible]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
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



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
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
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
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
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
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
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
王教一端苟有可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
慎古文學之師也慎後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
鑿惋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

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于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之話評釋百氏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陳畱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於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淸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畱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



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龣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

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眞巧言爲辯小兒爲覿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闕古莫不惆悵焉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畱往在晉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識漸漬家風每承澤雲津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



祖考之訓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重複糾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者乞垂敕給幷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許議疑隱

無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云

列女

封卓妻

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裁一夕卓之官京師後以事伏法劉忽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姒喻之不止已凶問至遂憤惋死時人比之秦嘉妻高允重其義爲著詩八章其五曰時值險屯横罹塵網伏鑕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想其七曰人之處世孰不尊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忿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父兄其八曰茫茫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遊異哉貞婦曠世靡儔餘不載



嬖倖

王叡 附茹皓

叡在文明太后時因緣見幸寵渥日隆自給事中累爵中山王叡有二女一妻李冲兄子一妻李恢子女之將行也先入宮其禮略如公主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別帳叡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人婦人列東西廊下及車引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也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絰送者千餘人皆哀號哭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

叡子椿嘗構宅舍極其壯麗時人呼云此是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蓋椿本太原人嘗爲本郡太守故稱王太原云未幾爾朱榮居椿宅榮果封太原王事之巧合如此

時茹皓亦以姿貌得幸宣武娶僕射高肇妹爲妻又爲其弟求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不許北海王詳强之曰欲覓官職奈何不與茹皓結婚姻士論羞之



閹人

抱老壽

老壽閹人抱嶷養子也以嶷故官積射將軍恣酒色與洛州刺史石榮易妻而姦穢聲徹朝野御史中尉王顯糾之云二人方恣姦婬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遂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老壽同敝笱之在梁若其原之無別男女亘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禽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詔可

諸夷

劉聰

聰遊獵無度晨出暮歸觀魚於汾以燭繼晝其弟乂子粲諫之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若等生來哭人也是時平陽地震聰所居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又有流星落平陽北八十里視之則肉也長二十丈廣二十七步臭達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時聰后劉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忽覺之不得頃之乃見隕肉之旁又有豕著進賢冠有犬冠武弁帶綬並升聰坐宿衛人莫有見其入者未幾聰死

石虎

虎為勒從子或曰勒弟性嗜殺自幼好以彈彈人人



甚患之勒白其母曰兒無賴使人殺之名可惜宜自除也母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盍小忍至年十八攻城陷壘殺人鮮遺類勒更信任之勒欲殺太子大雅而自立將稱皇帝以照鏡無頭大恐怖不果乃改稱大趙天王而使其子邃省尚書事邃呈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時復怒曰何以不呈至加捶杖邃恨積私謂其左右曰官家甚難稱吾欲行冒頓事何如左右不敢對虎聞大怒遂殺邃及其母女二十六人一棺埋之

虎嘗令其太子宣及宣弟韜遞日省尚書宣惡韜之侈己也殺韜冀虎必親臨韜喪將乘之作大事會泄虎大怒以鐵環穿宣頷而鎖之作木槽和羹飯其中而以豬狗法食之取害韜刀使舐其血因積柴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轆轤穿之以繩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斷其手足斫其眼潰其腹抆其髮抽其舌繩貫其頷而轆轤絞上之四面縱火煙焰際天虎則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又殺其妻子二十九人又殺其四率以下及官者三百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虎更有諸淫酷狀詳晉書



慕容沖　熙附

苻堅滅燕時慕容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時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時又有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棲梧桐食竹實為蒔梧竹數十萬株於阿房以須鳳凰之至未幾沖反入長安止阿城蓋鳳凰沖小字也事之前定如此

慕容熙既僭位改元光始遂築龍騰苑起景雲山造逍遙宮甘露殿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妻苻氏鑿曲

光海清涼池役徒數萬盛夏暍死者大半熙一日遊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及苻氏死熙擗踴斬衰僵仆幾絕大斂之後復啓而交接爲詔百官哭臨撿有淚者爲忠孝無淚者罪之將羣臣懼莫不含辛以爲淚

呂超

超呂光從子也光死子纂嗣超殺纂而自立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得中下纂妻楊氏明烈婦人也將出超慮其持去珍寶使人搜之楊謂超曰爾君兄弟手刃相圖新婦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慙而退楊有國色



超將妻焉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楊曰大人本賣女於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寧可再辱二氏乎遂自殺

劉子業

子業既襲位以羣臣謀立義恭遂殺義恭挑其眼精投蜜中謂之鬼目粽又以昔在東宮不爲父駿所愛而欲毀其墓一日入廟指駿像曰此渠大好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大齇鼻如何不齇之即令畫工齇駿像鼻

高昌國

國有草名華剌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又有白鹽其形如玉國人取以爲枕名曰鹽枕

獠

獠者南蠻之別種也其人能臥水底以刀刺魚並鼻飲水則竪棺而埋之至於貪貨即父子不相避若殺父則求得一狗以謝其母母得狗遂不復嫌恨

龜茲國

龜茲國俗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土多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孳乳如雞鶩王家恆養千餘隻其西北大山中有膏流出成川入地彌甚臭人服



之則齒髮更生

疏勒國

文成末年國王曾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文成曰驗是佛衣當有靈異遂燒之以驗之置猛火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國人手足皆六指産子非六指者即不育

悅般國

悅般北單于之部落也語音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與蠕蠕結好其王常將數千人入蠕蠕欲與大

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
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乃謂其從人曰汝曹何誑我
入此穢國遂馳還大檀遣使追之不及國南界有火
山山傍石皆焦鎔流地已復堅凝人取爲藥即石硫
黃也

波斯國

波斯產千年棗又產名馬大駝駝日可行七百里有
大鳥形如橐駝能噉火神龜中上書貢獻書云大國
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
居和多千萬敬拜



大月氏國

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
於是採石山中即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瑩潤乃美
於西方來者詔以爲行殿光色映徹觀者莫不驚駭
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

大秦國

大秦國居東西兩海之間王都分五城王居中城城
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大事
不決則四城臣集議王所王聽而行之王三年一出
觀風其鄰國使舉類中國產多球琳琅玕明珠夜
光璧之屬

小月氏國 附乾陀

國城之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
佛塔初建至魏之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矣所謂
百丈佛圖也又乾陀國亦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
丈謂之雀離佛圖其國有鬭象七百十人乘一象各
執兵仗又鏁刀於象鼻以戰

烏萇國 附鉢和

烏萇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人多信佛寺塔極
嚴麗人犯罪應死則徙之靈山不殺西有檀特山山
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又
有鉢和國國有大雪山望之若銀峯然



魏收自敘

收之先出自魏無知無知七傳而至子建即收父也
子建先爲益州刺史恩信結民已徵入羣氐慕戀相
率斷其歸道主簿楊僧覆者先行曉諭諸氐諸氐忿
曰我留刺史爾乃送出斫之幾殺子建至慰曉之乃
得免子建性好恭武議之答曰恭於機權廉勇之際
得之深矣已屬邊事經五年未嘗對局
收小字佛助自幼隨父邊方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

逢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
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減鋭而精力
不輟自是以文章顯嘗奉詔試爲封禪書下筆立就
不具稿文幾千言無點竄黃門郎賈思同深奇之曰
雖七步才無以過此時與溫子昇邢子才並稱三才
時年猶二十七鄭伯見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
齊獻武嘗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
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
僕射頗曾餉不因其大笑已復謂收曰吾後世身名
全在卿手勿謂我不知文宣時帝命收專史事仍敕



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於是撰魏書
合一百三十卷

志

天象

太和十三年九月丙午有大流星自五車北入紫宮
抵天極聲如雷占曰主國大喪宮且空將有千乘萬
騎舉者十四年三月填星守哭泣占曰於女君有哭
泣事六月有大流星從紫宮出西行占曰人主將以
喪事出宮九月癸丑文明太后崩帝哭泣三日不絕
聲酌飲不入口者七日納菅屨徒行至陵其反亦如
之自九月至歲終凡四謁陵皆爲出紫宮之驗也

食貨

魏自道武定中原太武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
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
二寸鏤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
賓乃作茲器錯用具珍鍜以紫金鏤以白銀範圍擬
載吐耀含眞織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
新其年冬詔出內庫綾錦布帛二十萬疋令內外百
官分曹賭射四年春詔賜京師民年七十以上者大
官厨食終其身



大和九年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年十五以上受
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
三十畝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身沒則還田受田者種
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
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蒔餘果多種桑榆者不禁諸
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諸桑田皆爲世業身終
不還盈者得賣不足者得買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
過所足諸土廣民稀之處諸地狹之處諸無桑之處
諸舉戶老小疲癃者諸寡婦守志者諸受田而身亡
及賣買奴牛者諸移從他鄉與從而新居者諸流配

遼爵與户絕無人者一一各有區畫制極周悉其諸宰民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各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宣武時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爲梁州刺史奏罷之先是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



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内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詔從之

魏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歲終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於是軍國所資頗藉以周贍

刑罰

太武時崔浩定律令内一款犯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宣武初詔尚書檢枷杖違制者於是高肇等參量大小造大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自是枷杖之制始定

靈徵

宣武延昌元年四月庚辰京師及并朔相冀定瀛六州皆地震恒州之繁畤桑乾靈丘肆州之秀容鴈門皆地震陷裂山崩泉湧殺五千三百一十人傷者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牛馬雜畜死傷者三千餘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喫人死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人



孝文延興元年十二月徐州竹邑戍士邢德於彭城南一百六十里得著一株四十九枝下掘得大龜一獻之朝詔曰龜著與經文相合所謂靈物也其賜德爵五等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凡十六男

釋老

僧鳩摩羅什者姚興時於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辯有淵思沙門道彤僧畧道恒道檦僧肇曇影等與羅什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深大經論十有餘部更定章句辭義通明至今沙門習之諸僧皆識學通洽而僧肇尤最羅什所撰譯僧肇

亦爲執筆點定其注維摩經又著數論皆有妙旨
僧祇律沙門法顯所定也顯慨律藏不具自長安遊
天竺歷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即譯而寫之如是
十年乃於南海師子國隨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
將二百日始至青州長廣郡不其之勞山南下乃出
海是歲神瑞二年也法顯所遷諸國皆有記傳於世
其所得律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陀羅辯定名僧
祇律大備於前爲今沙門所持受
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有沙門曇摩讖習諸經
論於姑臧譯涅槃諸經十餘部又曉術數禁咒言他



國安危多奇中蒙遜每以國事諮之神䴥中帝命蒙
遜送讖詣京惜而不遣旣懼見伐乃使人殺讖讖死
之日謂其門徒曰今日將有客來可早食以待食訖
而使者至時人以爲知命 一曰無讖
僧智嵩者亦行峻整習著涅槃義記能闡晰精旨知
涼州將有兵與門徒數人往胡地道路饑饉絕糧積
日弟子求得禽獸肉强嵩食之嵩以戒自誓遂餓死
酒泉之西山弟子積薪焚其屍骸骨都燼而一舌獨
全色不變時以爲誦譯果報也
神元帝初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東 始家本清河聞

羅什出新經遂詣長安見之晝則聽講夜則靜坐觀
義與去長安赫連屈丐追敗之居人被屠僇者無算
惠始身被白刃而不傷眾怪之言於屈丐屈丐怒召
至前以所持寶劍擊之不動乃更謝罪已至京太武
甚重之自習禪至沒世稱五十年未嘗臥寢或時跣
行雖履泥塵而足不染愈鮮白世號之曰白脚師大
延中端坐終於八角寺停屍十餘日色不改郡瘞之
寺內眞君六年制城內不得留瘞乃移葬南郊外始
亡十年矣啓瘞宛然如生也時會葬者幾六千人高
允爲之傳



太武富於春秋銳志武略初亦歸宗佛法已得寇謙
之道遂不信佛會西討蓋吳至長安長安僧舍多有
弓矢矛楯從官以爲言遂大怒曰此必與蓋吳通謀
因命有司案誅一寺僧閱其器物大得釀酒具又多
爲窟室與婦女私行婬者帝自是愈忿沙門非法因
詔誅長安沙門尋復敕留臺下令四方一依長安行
事詔王公以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限
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者沙門身死匿者門誅
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者亦門誅非常之
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

存者諸佛圖形像一時皆擊破經典盡焚燬沙門無少長悉被坑是歲眞君七年之三月也

帝之欲誅沙門也崔浩實陰主之時寇謙之與浩同尼從謙苦諍之浩浩不聽因謂浩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後四年而浩誅備極五刑人以爲謗佛之報也時景穆方在東宮頻上表陳沙門不可濫殺且非圖像之罪帝竟不許然言雖不用猶緩於宣詔使遠近豫聞知得爲早計於是四方沙門多亡匿獲免金銀寶像及諸經論皆得祕藏惟土木宮塔則毀拆亡盡終帝之世積七八年而禁稍弛至文成踐祚始



下詔稍稍修復爲起永寧寺構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宏敞壯麗爲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先是興光初詔有司爲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每一像用赤金二萬五千斤

太武初從寇謙之奏爲造靜輪宮必極高令不聞鷄鳴犬吠聲欲上與天神接時數工役鉅萬而經年不成景穆在東宮言於帝曰人天道殊卑高分定謙之要以無成之期說以不然之事財力費耗百姓疲勞無乃不可必如其言未若因萬仞之高爲功差易帝深然其言而以崔浩力主謙之難違其意沈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旣爾何惜五三百功九年而謙之卒

謙之之卒也前數日忽謂其弟子曰及吾在汝曹可求遷錄吾去後天宮眞難就已設會日謙之乃於上師坐前更布二席弟子問其故謙之曰仙官來是夜卒先一日忽言吾氣息不接腹中大痛而行止如常至明便終須臾口中氣若煙雲然從窗出上至天半乃滅尸體引長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後忽復漸縮量之僅六寸許於是諸弟子竟以爲尸解變化去不死也



是時有成公興者不知何許人初至謙之從母家求爲傭賃已見謙之請執弟子禮因將謙之入華山採藥食謙之遂不饑乃將入嵩山山有石室三重令謙之住第二重歷年謂曰興出後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之莫疑怪及出尋有人將藥至皆毒惡物謙之大懼出走興還問狀歎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爲帝王師耳與事謙之七年一日謂曰興不得久留明日中應去乃入第三石室卒謙之躬爲沐浴及明日中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錫杖入至尸所興欻

然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京兆人王胡兒曾與其叔父同至嵩高別嶺望見金堂玉堂有一館尤珍麗空無人題曰成公興之館胡兒怪問之其叔父曰此仙人也成公坐失火燒屋七間謫爲寇謙之作弟子七年云

讀史快編卷三十四

#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五

## 讀北齊書目

### 帝紀



### 列傳

書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五

北齊書

隋博陵李百藥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帝紀

神武帝歡

魏靈太后時帝起家逢西鎮隊主轉函使洛陽令史麻祥嘗以肉啗帝帝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為慢已笞四十後自洛陽還輒傾産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見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第朝廷懼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可常守耶自是遂有澄清天下之志



秀容人劉貴薦帝於爾朱榮榮未之奇也一日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帝翦之帝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嚙已徐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命帝坐屏左右訪時事帝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成此賀陸渾意也榮大悅是日自日中與語至夜半乃出遂參軍謀

爾朱兆舉兵內犯帝陽與兆盟而陰圖之既建牙陽曲即自晉陽出滏口路逢榮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

匹盡奪之乖聞自追帝及於滰帝隔水拜曰所以借
馬備山東盜耳王信公言來追今渡河必無恨奈
此衆叛何乖乃輕馬渡陳謝因授刀引頸使帝斫巳
帝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惟願大家
千萬歲以申力用而為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
出此言乖帝投刀刑白馬盟為兒誓 衍夜飲巳罷
太帝留宿乖曰乖雖勁捷兇狡然無[illegible]足圖也未
幾滅乖

帝疾將革謂世子澄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
也世子未對帝又曰得非憂侯景耶曰然帝曰景專



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之豈
為汝駕御也今四方多事勿遽發哀庫狄干斛律金
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
必無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
人心和厚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
護之獨少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
留以與汝宜深加禮委之經畧巳其言皆驗

文襄帝澄

魏孝靜帝時帝權侔其主恒使崔季舒監察孝靜嘗與
季舒言云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一日靜帝獵馳
逐如飛都督烏那羅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
怒大將軍謂帝也帝又嘗侍飲舉大觴進曰臣澄勸
陛下飲孝靜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如
此生帝怒曰朕朕狗腳朕使季舒毆之三拳奮衣而
出尋遣季舒入謝孝靜賜季舒絹季舒未敢受啟帝
帝使取一段孝靜以四百匹與之曰亦一段耳孝靜
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
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泣下

及侯景既叛歸梁澄遺書招之多誇張語景復書畧曰
僕本鄉曲布衣出身為國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登



旦承旗旆援鼓枹北面相抗何哉實畏懼危亡恐
招禍害故也往年尊王遘疾神不祐善遂使嬖佞小
人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及還歸長社[illegible]
歸狀簡書未遂斧鉞已臨既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
書每奏冀申鄙情而群帥恃雄眇然弗顧運戈推鋒
接閈壓水衆目相看命縣漏刻夫禽獸惡死人倫好
生僕實不辜桓莊何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共獎
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雁行而已
熙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
何其謬也況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虎文縻之

好爵方欲兆五岳而池四海掃氛祲以拯黎元哀歸
既延西道洴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黃馬控弦
十萬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蒂自殞此而
爲弱誰足稱雄昔陳平背楚歸漢則強百里出虞入
秦斯霸皆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
稱士馬精新觀日齊舉切以寒暑自露節候乃同秋
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
從夜當嘿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也權變非一
所存萬途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燕衛
趙晉足相俸禄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



朔北救姻好東帛日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
卒父禰之業孰與驅農夫於隴畝抗勍敵於三方避
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
歸之高明何以克濟來書云妻子老幼悉在司寇昔
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
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復加
[illegible]頼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
間之翻爲敵讎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何
能述帝尋覽書問誰爲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帝曰
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

## 文宣帝洋

帝神武第二子少時嘗與諸子同在神武側神武欲
試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
斬教育之後從兄澄過逡陽山獨見天門開餘人無
見者

帝即位之七年詔并省天下郡縣畧云崑山作鎮厥
號神州瀛海爲池是稱赤縣魏自孝昌之季政出多
門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如木
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歸烏有於是併省三州一
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



帝以征伐四克威振戎夏遂沈湎酣歌通宵達旦至
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遊行市里或酷暑日
衆去衣馳騁暴身日中或徵集淫嫗分付從官朝夕
臨視以爲笑樂嘗馬射城東敕京師婦女不赴觀者
罪以軍法凡七日止又詔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
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凡五居一焉未幾暴崩

### 廢帝殷（孝昭附）

帝初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已從文宣登鳳凰臺文
宣使手刃囚帝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
以馬鞭撞之三下自是氣悸語吃精神時昏擾乃甚

[illegible]爲帝制名請名殷字正道文宣曰殷家弟及[illegible]
字一止吾身後兒其不得立于帝□□請以文宣不許
曰此天也他日謂孝昭曰奪時但奪慎勿殺立裁一
年孝昭竟殺之

帝爲太子時許散愁爲國子助教帝問之曰先生在
世何以自養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
入季女之室服膺徵節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
斯而已帝曰顔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
翁門首不娶者也爲賚絹百匹

孝昭帝演



帝既殺濟南即位二年即暴遇疾時尚書令史某於
鄴見文宣楊愔燕子獻諸人西行口言復讎已帝與
毛夫人亦親見之因備極禳厭而諸厲方出殿梁騎
棟上歌呼自若病既劇太后臨視問濟南所在者三
帝不對太后怒曰汝殺之耶死其宜矣臨終惟伏床
枕叩頭乞哀詔長廣王入纂太統手書嘱云宜將我
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後主緯

帝驕縱無忌爲製無愁之曲每自彈胡琵琶而令羣
和之人傳無愁天子宮掖中一裙直萬匹一鏡臺直
千金御馬皆籍蹬飼食物必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
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馬及鷹犬皆有儀同郡君之
號所謂赤虎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是也犬則於
馬上設褥抱之鬭鷄亦號開府又於華林園立貧窮
村舍及乞兒市帝自敝衣爲乞食兒躬詣交易

周師逼鄴帝憂懼不知所之欲走突厥不果斛律孝
卿請帝慷慨流涕感激將士因爲帝撰詞使先識之
臨將宣諭及出對衆不復記却受言輒大笑左右還
帝衆遂解體未幾周師入鄴與太上皇幼主俱被執

列傳



武明婁后

后婁氏歸神武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
斷龍孕文宣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
人孕孝昭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夢龍浴於海孕魏二
后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
前有童謠言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崩武成緋袍如故
登三臺置酒作樂武成次第九所謂九龍也

文宣李后

李氏文宣后色甚麗武成立逼
太原王紹德嘗入閤求見不得

姊腹大耳后聞大慙自是生女不舉武成怒曰爾殺
吾女吾殺爾兒后大哭帝愈怒爲盛以絹囊投諸渠
水良久復甦送尼寺

武成胡后

后先與和士開通及武成崩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
曇獻通嘗往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僧徒有遙指太
后以弄曇獻者至指獻爲太上後主未之覺也適一
日朝太后見二少尼悅而召之乃男子於是曇獻事
發伏誅后亦被幽齊亡后入周恣人姦濊

後主穆后



后小字黃花武成嘗爲胡后造真珠裙袴費無算遇
火焚及穆后立復嘗之遣商人齎錦綵三萬市珠於
周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后入宮
後主寵遇無度不久國亡花落其兆也后母名輕霄
本穆子倫婢

永安王浚

浚神武第二子早慧被寵八歲時常問博士盧景裕
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
當在大祭神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文宣幼時
性雖懦每參文襄有時涕出浚責其左右何因不爲
二兄拭鼻文宣以是銜之後直諫被殺

上黨王渙

渙神武第七子文宣既殺渙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
文洛故帝家奴也乾明初詔原渙妃李氏還第而文
洛猶以舊意修飾詣李李盛列侍衛引文洛入立階
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幸蒙恩詔得返藩闈
汝是誰家奴猶欲見侮遂杖之一百流血灑地而去

任城王湝

湝神武第十子嘗爲并州刺史有一婦人臨水浣衣
有乘馬過者戲以己故靴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乃持



故靴詣州言之湝爲懸靴於市而詒示之曰有乘馬
人爲盜劫殺此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認之哭
而前曰此吾兒也昨著此往妻家遂捕得其賊

安德王延宗

延宗文襄第五子養於文宣年十二文宣猶騎置腹
上令溺己臍中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
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願使安於德因封安德王
有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又蒸豬糝和人
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聞使趙道德就
州杖一百道德以其受杖不謹加三十後攺行用兵

士進延宗稱帝二日滅

南陽王綽

綽武成長子始十歲愛波斯狗有婦人抱兒奪其兒以飼波斯狗後主聞之詔鏁至行在至則宥之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取蝎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捕蝎一斗比曉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縱觀喜噱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綽生於五月五日辰時後主生於五月五日午時綽後見殺經四百餘日始大斂色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



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

趙郡王叡

叡在武成時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集古忠臣事號曰要言以寄意後主立和士開擅朝叡請出爲兗州刺史太后內謂之叡執不可曰吾受先王遺旨嗣主幼沖豈宜使邪臣在側太后爲酌酒賜之叡正色曰今所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徑拂袖出已得惡兆家中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吾寧死見先皇未幾禍及

尉景

景爲冀州刺史大納賄庫狄干嘗與景同在神武坐干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乃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因令優者戲之優遂剝景衣曰公剝百姓吾剝公神武誡景曰可無貪也景曰吾止剝百姓爾乃剝天子無爾較生活孰多神武笑而不答景子粲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爲王而景不與焉粲大恚恨遂閉門十餘日不朝帝怪遣人就宅問粲隔門謂使者曰天子不封粲父王粲不如死使者云且開門受敕粲乃彎弓將隔門射之使者以狀聞文宣特使段韶諭旨粲見韶惟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爲



親詣其宅慰勞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

庫狄士文

士文性廉介爲貝州刺史其子偶喫官廚餅輒枷之獄累日杖二百步送還京嘗入朝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金帛人皆恐取士文獨口銜一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之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與人慶弔不通親故絕跡

士文在州發擿姦吏即尺布斗粟之贓無所貸遂進千人悉配戍嶺南在道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諸流人父母妻子哭聲徧四境盡哭士文士文聞之怒甚

令人捕逐之而哭彌甚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虎因坐免士文父子以外戚位將相而不知書每署千字必逆上畫之時人目爲穿針

斛律羨

羨少與兄光並工騎射父金每令出畋還較獲多寡光所獲常少必被賞督羨雖多獲恒不免捶撻人問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著箭故能麗龜達腋豐樂但隨處下手不闗要害其數雖多去兄遠矣善射者服其言巳坐父兄逮無罪死臨終歎曰女爲皇后公主滿家何得不敗朝野寃之



薛孤延

孤延驍果特著嘗從神武戰蒲津一日斫折刀十五口神武嘗閲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一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馳馬直前未至三十步雷火正値其面延繞浮圖喝殺走火遂滅延還眉鬚及馬鬃尾俱焦神武歎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闘

高季式

季式爲濟州刺史會山東賊劉盤陀等攻剽四出又濮陽杜靈椿陽平路叔文等各糾衆爲亂季式並遣兵應時殄之客謂曰濮陽陽平皆屬畿内旣不奉命又不侵境亦有何急而私軍遠戰脫一失能無罪乎季式曰君言何不忠甚也吾與國義同安危寧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救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兵尚神速何得後機以此獲罪吾亦何恨士論多之

李元忠

元忠故富厚而好賑施以焚券爲鄉國推重先爲光州刺史州大饑元忠表求賑詔聽發倉粟萬石元忠曰以萬石給計家不能及升斗於事何濟徑出十五萬石賑之而以身待命魏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五百人西戍以路梗投元忠奉絹千匹求爲導元忠止受一絹殺五牛食之遣奴導行謂曰若逢盜但道李元忠遣奴如其言盜皆避舍



盧詢祖 附宗道

詢祖有學術贍文詞嘗爲趙郡王妃鄭氏製挽歌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内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豔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牀空性好臧否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巳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柳齊列蓋謂彥師仁惠與文宗那延也自以位不副才恒懷鬱怏一日見

楊愔嘗曰故舊皆有所應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祁爲
聲曰是誰之咎詢祖襲爵大夏男
詢祖叔宗道任俠負氣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坐中
書舍人馬士達目其箜篌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遣
婢歸士達士達固辭便欲解妓腕遣之士達驚不得
已受後於晉允陂宴集有一舊門生訴久被疎失徑
沈之水

魏愷 附蘭根

愷性抗直有才辯天保中授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
怒曰何物漢子吾與官不肯就召至前詰責又與長



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是陛下能不受
長史是愚臣伏聽明詔文宣顧謂楊愔曰何慮無人作
官苦用此漢爲自是沈廢愷從兄蘭根能盡伐董卓
祠古柏以供喪用士論偉之

崔瞻

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交皆一時名彥在御史臺
恆於宅中送食備極珍美瞻恒別室獨餐時有河東
裴姓者亦爲御史伺瞻食往造焉瞻不與言亦不命
匕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匕筯就之恣
情飲啖瞻乃謂曰君遂能不拘小節定是名士自是
每食必與共之

杜弼

神武時文武在位多以賄聞弼爲記室參軍請繩以
法神武謂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
將家屬都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江東復有一吳兒
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爲正朔
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咸奔蕭
衍人物流散其何能國乎爾姑待之
弼嘗注道德經二卷表上之畧曰臣聞乘風理弋追
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鉤引沈鱗於大壑在物既爾理



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
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臣鑽味既久如有所見
無取於遊刃有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
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內貽厥童蒙不悟姑射凝神
汾陽流照今上所注 云云 上優詔答之
弼嘗與邢邵論人死還生之說邵云若生生恒在周
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而
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興中塗之歎況聯體
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邵云鷹化爲鳩
鼠變爲鴽黃母爲鱉皆生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夫

此燭復然彼燭弼曰鷹未化為鳩鳩則非有鼠既二
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復然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
形又何惑哉邵云欲使土化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
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為螢老木為蝎造化不能誰
其然也其後別與邵書論之邵不能屈

平鑒

神武時鑒為懷州刺史西魏來攻城內止一井隨汲
即竭鑒情大懼鑒為具衣冠拜井而祝及旦井泉沸
涌合城踊躍遂敗魏師其後和士開以佞倖擅權勢
傾朝列令人求鑒愛妾劉氏鑒遣送之謂人曰老公



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作計不得不爾

元暉業

暉業景穆玄孫也慷慨有志節文襄嘗問之曰比何
所披覽答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見時運
漸謝不復圖全惟事飲啗一日一羊三日一犢賦詩
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
橫以寫恨也天保初從駕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
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文宣聞而
殺之

元韶

韶妻高氏先為魏武帝后以故魏室奇寶多入韶家
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馬瑙榼容三升玉縫
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文宣嘗問韶曰光武何以中興
韶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乃大誅元氏前後死者凡
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為
之久不食魚時元世哲弟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
乘紙鴟以飛黃頭獨飛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餓
殺之韶亦彼幽絕食啗衣袖而死

李繪

繪神情儁朗有才辯與梁人汎言氏族有袁姓者狎



曰我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
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為高陽內史時河間
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
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疎懶手
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謀衒之
繪與兄渾弟偉俱嘗奉使聘梁而渾子湛又嘗聘陳
時目為四使之門邢晏繪舅也晏與繪清言每歎其
高遠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繪族子公緒字穆叔沉
冥幽棲而精圖緯之學嘗語人云吾觀齊之分野福
德不多恐當終於四七及齊亡上距天保之元恰二

十八年云

鄭述祖

述祖自造龍吟十弄蓋夢中與人彈琴寤而寫得者當時以爲絕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嘗坐受王拜命王坐妃處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蔭乃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貴重若不得譬之

崔暹

暹爲御史中尉彈劾不避權要如尚書司馬子如咸陽王坦等皆極筆罪狀免其官文襄遇以殊禮每公



會暹必後至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與文襄分庭對揖不讓席而坐神武嘗於衆中獨握暹手勞之曰自中尉盡心述使朝廷清肅銜鋒陷陣大有其人至榮華富貴皆中尉自取之高歡父子無以相報也魏帝嘗宴華林園謂神武曰項來有司頗多貪慕朝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者王可勸之酒神武降階跪而言曰惟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文襄出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

高德正

文宣之謀禪也德正實力主之先令魏收撰九錫冊文勸進表及禪讓詔復令楊愔撰儀注諸處分既定遂敦勸帝以五月初發晉陽至鄴於是魏襄城王昶等入奏孝靜帝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陛下則堯禪舜帝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但須作詔中書郎崔劼進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奏之帝曰安置朕何地愔對曰在城北別有館宇帝又曰若爲去愔曰依常備法駕去於是帝下御坐就東廊文宣遂御極已德正忤文宣竟併妻子被殺沒其家

王昕 弟晞附

昕字元景猛六世孫少篤學性清嚴汝南王悅辟爲



參軍故事王出參軍戎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乃令昕騎馬在前手爲驅策昕舍轡高拱任馬所之王與府寮宴飲起自後床人爭進手昕獨執版却立王作色曰我帝子帝孫帝弟帝叔親起與卿卿是何人獨爾假寢對曰元景位望雖微不敢以親王寮寀從廝養之役王爲謝

昕好清談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後邢卲見文襄道此語爲笑昕聞故詰卲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同卿才懸殊吾罵之極深文宣以昕疏誕罵之曰好

門戶惡人身會臨漳令程驛舍人李文師忤帝旨黜爲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輒以昕言啓帝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帝大怒竟殺昕

昕弟曄小名沙彌嘗結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曄稱先被犬傷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書勸之赴曄復書曰辱告假疑我所傷非猘吾豈願其必猘但旣可疑事猘則亦可疑是猘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猘而營護雖猘亦無損疑其非猘而不療倘是猘則難救然則過療乃



致萬全過不療或致死若王曄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旣取之便是可惜奈何舍其萬全任其或死

陸法和

法和不知何許人隱於江陵之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沙門若行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侯景始降梁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景方爲國立效師云云何也和曰正自如此未幾景謀逆

侯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繹法和乃率其徒八百人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許望之謂將士曰若待明日當不損主客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不若急攻遂縱火直前時風逆不便法和以白羽麾風風便返約遂潰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和曰吾前於此州建刹謂爲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尋果於標下得約和旣平約卽往見王僧辯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更何能爲宜亟取未幾景平

和旣都督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入武關梁元帝疑使止之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



見主人應有報至故來援耳今旣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及魏擧兵元帝敗滅和著凶服哭之受弔

梁亡法和入齊文宣嘗奇和術備三公鹵部於城南迓之及至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南居士文宣宴和賜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其徒屬妾賜各有差法和盡放奴婢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略盡以賜第營寺自居一房與凡人同一日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然香禮佛坐繩牀終浴訖將斂尸小縮止三尺許文宣后令開棺視之棺已空矣

法和之將終也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見所書
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
遞待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是時婁太后
所生爲天子者三人自孝昭即位至武城傳位後主
共五年也法和在荊郢時有少姬年可二十自稱越
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私與將通十許
年棄去更他淫有司按驗並實因改適生數子

徐之才

之才八歲時嘗於周捨宅聽講老子捨爲設食之才
丸餐捨戲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答曰吾



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大嗟賞性好嘲謔嘗嘲
王昕姓云有言則訨近犬便狂加頸足爲馬施角尾
爲羊盧元明戲之云卿姓本未入人名即各六卿姓
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養馬則爲驢
李諧嘗於廣坐故稱其諱曰卿嘗熊白否之才曰平
平耳即曰我此言於理平不諧遽出避之蓋之才父
雄諧父平也諧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
不接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席迎索熊白之才顧坐者
問德正若爲諱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
爲人所諱此何足問

楊愔

愔初遭亂嘗陷入葛榮榮欲妻之女又逼以僞職愔
乃託疾寄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佯啞不能言榮
信爲然乃止已歸神武以從兄岑行懺迷棄衣冠水
濱若自沉者變易姓名自稱劉士安入嵩山屏居削
迹復東入田橫島講誦爲業海隅士謂之劉先生神
武知爲遣書招之乃至
愔父津嘗爲并州刺史時邯鄲人楊寬者求從出藩
愔言於父納之孝莊崩愔還鄴行遇楊寬爲寬所
執送相州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釋之已從



神武入軍南伐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
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事吾不恨卿卿無
怖也人服其度
愔性恬默饒雅致典選時吏門名誤盧士深爲士琛
士深自白愔謂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耳自尚主後
衣紫羅袍金縷帶每遇李庶輒不自安謂曰我此衣
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
孝昭踐祚愔爲常山長廣二王所陷殺其一目尋殺
之太皇太后哭之哀曰楊郎忠而獲罪乃出御金爲
一眼親內之以識意時同愔殺者爲燕子獻宋欽道

鄭顥三人皆非端品邢子才哭悼曰楊令君忽忠無
憾恨不得一佳伴

魏收

收小字佛助博洽敏辯爲文不立草藁瀝瀝千言實
思同奇之曰七步之才無以過也文襄在晉陽嘗令
收爲檄五十餘紙不終日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
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其賦大射詩有尺書徵
建業折簡召長安之句文襄壯之
收爲齊州刺史因子姪年少爲著枕中篇以誡之其
詞曰吾曾覽管子書云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



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
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爲重
有潛戢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浚
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捌踵而不驚九陔方集
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賓乎而上征伺任重也
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脩愉嗚
呼處大壤之間勞必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
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
作危亡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舒也濟世成務
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

爲度胥靡挑舌怨惡莫之前勳名共山河同久志
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砉然逮於厥德
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
包嵠壑而未足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欣戚更來
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沈狴獄足非足力不彊
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者若了雅
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審
道而行量路而止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
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有一於斯隨爲羽儀恪
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



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
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踣其
貽照或躓乃喪其貞古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
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或失忽覘彼梁人
因延從幽奔其覗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不
當爲己信私王非身寶遊邇爲綢繆蹈仁爲持綱紀
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木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
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智遠禍萌四十九
非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一簣進
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月滿如規後夜

則櫛椎柴於枝葉萃而萎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
德者畏其甚體眞者懼其大道遜則謗集任重而
衆怨會其逢也則厄夊棲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
日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日人之我厚在我不
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
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則
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湍厄在前敧器留後俾
諸來裔傳之左右

辛術

商在天保中職典選選者幾三千人所品題無謗讟



先是典選知名者不乏而互有得失文襄少高朗
而疾疏袁叔德沉密謹厚而傷細楊愔風流辨給失
於浮華惟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考之前後銓
衡術最爲折衷六術之定淮南也諸財物無所取惟
大收典籍多宋齊梁時佳本俯領陛諸名書二王書
法然俱不上王府盡歸私家及還朝頗以僞遺權要
素識少之

元文遙

文遙魏宗室楊愔器之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此人
也齊文宣時忽被中旨幽執莫知其故已文宣忽自
詣獄執其手謝親解御服及金帶賜之即日起尚書
祠部郎尋參軍國大事先是齊仍魏敝守縣多用厮
濫士流遂恥居百里文遙以縣令字人切職乃簽搜
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
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於是選者忻然士人
爲縣自遙始也

祖珽

珽字孝徵機警辯論故得幸武成已忤旨帝命囚之
地牢夜中以蕪菁子燭熏其眼遂失明及帝崩後主
憶之時陸令萱母子得幸上珽深結之而和士開亦



知珽多智欲用爲謀主遂言於帝謂珽獲罪必無他
計遂復召入爲領軍於是皇太后幽廢斛律光族誅
皆珽謀也既專機衡總內外事遂欲併佞陸媼提婆
提婆母子構之因出爲北徐州刺史
珽至州會有陳寇州人多反側珽令勿閉城門守埤
者皆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即雞犬不得鳴吠賊
無所聞見不測所以止疑人走城空警備且懈珽乃
忽傳令號呼鼓譟喧天賊遂大驚頓內潰珽輒乘馬
出親臨督戰賊先聞珽眼盲謂不能拒忽見身在戎
行彎弧縱鏑相視怪詫竟遲疑進退珽爲且戰且守

者十餘日賊遂引去城賴以全巳卒於州
珽貪淫蔑恥嘗飲於司馬世雲家藏其銅疊三面廚
人計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神武嘗宴僚屬於
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酒者皆脫帽因於珽髻得
之文宣每見珽呼爲賊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
婦王氏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嘗嘲珽曰老馬
十歲猶號騮駒妻年耳順尚稱娘子衆爲絕倒

唐邕

邕事文宣機識敏悟占對如響文宣嘗執邕手引至
太后前坐永相上啟太后云唐邕强記分明每有軍



機大事邕手作文書口相酬答耳又聽受一人嘗千
夏興寸也爲解所服青鼠皮裘賜之云朕意在車馬
衣裘輕輞其敝他日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帝曰此
是何等城或曰此金城大府帝曰我謂唐邕是金城
此非金城也已覺降周

傅伏 紀義求安附

周師既平并州得伏子世寬因遣人以其子來招伏
且以金爲稱酒鍾二爲信伏却其鍾謂曰此兒爲臣
不忠爲子不孝願即斬之以令天下巳聞後主敗獲
入關仰天大哭良久乃降周帝執其手謂曰朕平齊

惟見公一人乃自食羊肋而以其骨賜伏曰骨親肉
疎我之任公有如此骨矣
時有綦奚永安者周師克鄴北走告急於突厥他鉢
略可汗及聞齊滅鉢略處之吐谷渾部下永安抗言
日本朝既敗永安豈惜微命誠欲閉氣自絕恐天下
不知齊朝有死節臣耳今乞一刀顯示遠近册徒鞭
晉雁所短長爲也鉢略壯其烈爲贈馬七十匹歸之

盧懷仁

懷仁性恬靜蕭然有閒放之志辟記室郡守俱不之
官卜居陳留所著詩賦銘誦二萬餘言尤善與人交



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曰昔太
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性褊鍾會過而絕言吾
處季孟之閒去其泰甚衍然其言

崔劼

劼性清恬和士閒雅明曲求物無忤時世當之彥京
官而劼二子拱搗並任外其子從容謂劼曰世搗弟
俱不凡何不令處清華而並任外藩有損家代劼曰
立朝以來恥一言自達今進兒與身何異聞者服之

盧叔武

叔武好奇任俠慕諸葛亮之爲人築室臨散悠然獨

遠方鄉有粟千石鄉人乏食懸其自取償否任之酉年饑倍息既通顯自以年老多子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嘗譏之不待食而起六雞爲子費叔武固留良久食至但粟飱茶菜盛以木椀片脯而已僕從俱設食一與同

陽休之

休之字子烈儁爽有風槩以文藻留名爲後來之秀葛榮之亂河北流民多歸青部休之知將有變謂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殊競相淩侮禍難將作如愚所見請潛往京師避之庶保無虞也諸人多不謂然



休之弟泣別去俄邢杲作亂伯彥等咸被殺諸陽死者數十人惟休之兄弟獲免

袁聿修 李稚廉附

聿修字叔德袁翻子也於素流中最有規檢嘗奉命巡省校官人得失經兗州邢邵時爲州史以一白紬將餉聿修却之書云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忻然報書云老大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兄昔爲清郎今爲清卿矣蓋聿修先在尚書不受升酒之饋人稱清郎云時有李稚廉者少而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家人或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授之輒擲之地兄齊州刺史義深以其蒙稚而廉遂名曰稚廉後歷都官尚書

封述

述厚積財產一無饋遺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非顧也外貌嚴整而中極巧營一子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娉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得此應急像一子娶范陽盧莊女述又[illegible]人云送驘乃脚跛評田則鹹薄銅器又皆古廢蓋總以貪嗇多致紛紜朝野共嗤之

許惇



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鬣公文宣嘗因酒醉握惇鬚稱美輒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遂不敢令長時又號爲齊鬘公惇素無學術與邢卲魏收陽休之崔劼等比肩同列每當朝會諸人或談說經史吟詠詩賦談諧嘲謔歡笑滿堂而惇竟日默然或隱几獨睡深爲勝流所輕

儒林

馮偉 邢峙附

偉字偉節從李寶鼎學歸而杜門專精覃思將三十年趙郡王聘命三至縣令親及門猶辭疾不起王將

自命駕縣令又自爲之整冠履乃不得已出王下廳
事迎之舉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郡縣歲時餽羊
酒並不納至門徒束脩亦一切謝絕耕而飯織而衣
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時有郡將者文宣朝授
皇太子經方嚴見憚厨宰進食有菜名邪蒿時命去
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殿下不宜食文宣聞而嘉之

石曜

曜爲黎陽郡守甚清介時有斛律武都者以皇后兄
出刺兖州所過令丞以下動斂數千匹遺之及至黎
陽曜手持一縑爲餉仍謂曰此是老石機杼



間物聊用將意吏民之物毫不敢取也武都笑而不責

文苑

祖鴻勳

鴻勳弱冠有文性恬靜臨淮王彧表薦之勳不謝巳
城陽王徽奏爲司徒法曹參軍勳赴洛徽見謂曰吾
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
非爲謝恩未幾去官歸里遺陽休之書以寄意書云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
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
項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
基憑林起棟離生映宇泉流遶階月松風草緣庭綺
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檐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
中桃李雜椿柏而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
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
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
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
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襏出
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若
乃縈名聲之韁鏁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臺之上鼓
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斂精神



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摘藻期之縟繡發議必在芬
香兹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
者前毁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
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粱錦好蔬布哉欲保其
七尺終其百年也弟今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
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
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於兹山莊可辦一
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携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
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亦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
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李廣

廣字洪基少有才思極深微之致累官侍御史掌書記廣一日早朝未明假寐忽見一人若出自身中者語廣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覺而恍惚不樂者數日自是遂遇疾不起累年卒

樊遜

遜家世寒微少有至性爲父負土成墳植栢幾數十畝文名籍甚而性靜默嘗誦東方朔之言陸沈世俗避世金馬何必深山蒿林之下遂借陸沈公子爲主人擬客難製客誨以自廣崔進楊愔特奇之



遜嘗奉詔校定羣書時祕書紕繆者多遜上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讐校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內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於是得別本三千餘卷

遜工處詞天保中詔問并中紀號遜對畧曰我太祖收寶鷄之瑞握鳳凰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掌其自新伏惟陛下神武之姿天然之畧馬多冀北將興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嶓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拔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章漢馳竹使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



昴楚攻鉅鹿枉矢霄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讃但使彼之百姓一見周王若逢司隷然後除其苛令與之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築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慚往烈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又問求才審官遜對畧曰臣聞彫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

致孫楙之笑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山闗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陛下受天明命乃格文祖漢家神鳳懋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攺號上應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朔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令日公卿抑亦天授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滕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欣然聞納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無令桓譚非讖官止郡丞杜壹負才位終計掾則康精仕漢風伯郭周真人去



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斂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

又問釋道兩教遜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謂如伯陽道德莊周逍遥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祕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江壁既返還入驪山之壟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

湛寶波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上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燒劫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藥王燔軀波斯灑血攺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能仁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隱伏惟陛下受命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廸和風而杓轉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



似實報禹功二班勤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

荀仲舉 附蕭慤

仲舉世仕江南因從蕭明於寒山被執入齊長樂王尉粲甚加禮重一日與粲劇飲囓粲指至骨文宣怒杖之一百或問其故答云吾那知許當時正疑是麈尾耳與趙郡李槩交善槩死仲舉弔其家爲五言十六韻以傷之詞極悲切時有蕭慤者亦工詩曾以秋夜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之句知音傳賞

循吏

宋世良

世良有吏才嘗爲清河太守能施八條之制以散曲隄之盜郡人歌之會朝廷有大赦郡獄先無一囚使者至惟拜詔而已獄中稀生桃樹蓬蒿亦滿衙齋寂然已徵還傾城祖道有老子丁金剛者泣而前曰身年九十凡歷三十五政矣君非惟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主民何濟乎爲攀轅出涕

郎基

基爲潁川清勤一節每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



可作況重此者乎惟頗令寫書友人遺之書曰任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基先爲海西鎭將吳明徹圍城基拒之至削木爲矢剪紙爲羽已圍解楊愔勞之曰卿本文吏乃閑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能踰也

蘇瓊

瓊字珍之爲清河太守有沙門統道研者貲巨萬故以貸人索息每徵郡縣爲徵瓊至來謁瓊知其意每見必與談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爲債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故研曰但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裏何由得論地上事

瓊發擿如神嘗以左丞行徐州事州內五級寺有銅像百餘一夜被盜有司逮繫數十人瓊悉詰之盡放遣謂諸僧曰但還寺得像自歸爾後十日錄盜姓名及贓處密收掩之遂獲賣瓊先在郡凡有賊百許人悉署左右以放入間幽隱皆燭照即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知者

酷吏

宋遊道

遊道性道勁疾惡如仇肆口無忌嘗爲司州從事將



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乃於幕下朝夕宴飲行者曰此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神武聞其各嘗賞朝士舉爲屬遊道曰能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合飲此朝士多忌之

遊道嘗以事忤臨淮王彧王爲祭詞之遊道爲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即詣闕表其事朝廷直之時崔暹居南臺遊道居北省一時標榜廟爲側目幾得罪楊愔謂文襄曰譬如人家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他日盜至無復吠狗自是得免除

名巳溼子昇餓死獄中人畏文襄無敢收者遊道獨
收葬之文襄謂曰吾本無意殺子昇天下人代卿怖
者蓋不知吾心也

外戚

爾朱文畧

文畧以外戚故神武令恕十死遂恃勢凌縱平秦王
有七百里馬文畧請敵以好婢賭之畧敗王索償文
畧乃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遺之王怒訴
文宣文宣繫之獄文畧在獄中每琵琶横笛倦時臥
聽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射人曰不如是天子不



憶我有司以聞伏法文畧嘗大遺魏收金爲其父乞
作佳傳收論爾朱榮比韓彭伊霍蓋由此也

方伎

張遠遊

遠遊在文宣時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丹成以獻文
宣置之玉匣內云我貪世間樂未能即飛上天待臨
死時取服

信都方

都芳有巧思每精研算術至忘食寢或墮坑坎嘗謂
人曰我每一沈思不聞雷霆之聲祖珽謂芳曰律管
吹灰甚微妙卿試思之芳遂留意十餘日曰得之矣
須河內葭莩灰後得河內葭莩用其術應節便飛餘
灰即不動也時莫之用故其法不傳又私撰曆書名
靈憲曆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晦每云何承天亦
爲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書未就
而卒其撰次古來渾天地動欹器漏刻諸巧作并畫
爲圖名曰器準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

許遵

遵精易善筮嘗爲神武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横死
故任性縱誕多所凌犯清河王岳之始封也以告遵



遵曰審蜂亦作王岳往救江陵遵曰此行必凶宜勿
往岳不聽曰請與君同行遵曰應與生人相隨不願
死人同路未幾岳死文宣無道遵語人曰吾當終此
狂夫何日死爲布算滿牀大言曰不出冬初矣我乃
不見文宣十月崩遵死於九月

雙盲吳士 附魏寧

吳士目俱瞽而精於聽聲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
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皆死其手聞趙道德聲曰亦
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
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

奏曰羣奴猶當極貴況我乎時又有魏寧者善推祿命武成親試之以己生年月詐爲異人以問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詞曰若帝王又當别論未幾武成崩

恩倖

和士開

士開性傾險多智數先得幸武成及胡后嘗依武成曰陛下非天人是天帝武成謂曰卿非世人乃神人其親狎如此武成崩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之力請於太后太后不許士開進曰陛下諒闇諸大臣欲



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耳且宜謂叡等令士開爲州待過山陵發遣叡等謂臣出必心喜乃當徐圖之太后謂然遂傳旨以士開爲兗州刺史山陵畢促就道於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翫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當奉别謹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今得生不願更入也但自此長辭願一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遂入見後主進說曰先帝登遐臣覲朝貴意勢必以陛下爲乾明臣出後必有大變臣受先帝顧託恨無面目見地下因慟哭帝及太后皆泣因問曰計將安出士開曰臣今幸得入復何慮正須數行詔書耳遂下詔責叡不臣召而殺之士開寵遂如故士開擅寵時有一士人入叅候士開病醫進黄龍湯曰非服此不効士開難之士人云此易耳請先嘗爲一舉立盡士開因爲強服得汗病愈其勢傾朝廷如此

穆婆提

婆提本性騃其母陸令萱先以罪配入掖庭爲後主襁姆呼乾阿妳令萱多機辯胡太后昵之宮中獨擅威福遂引婆提入侍帝親昵戲狎無所不劇令萱又



奏事穆昭儀昭儀以爲養母因改姓穆婆提自是封王而令萱稱太姬太姬者皇太后母之位號也班在長公主上齊亡婆提入周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

高阿那肱 薛榮宗附

肱以諂佞善和士開士開爲言之後主大被寵任士開死肱遂致位宰輔然武人無學寂寥不辨也尚書郎中源師嘗詣肱云龍見當雩肱問師云龍見何處作何物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真龍見也肱乃云漢兒強知天上星宿世爲之傳笑

周師過平陽後主猶校獵天池驛報三至肱不啓曰

大家正作樂何急須奏已不陽陷賊且至肱乃奏知帥率前軍先進後主問曰戰耶不戰耶肱曰勿戰但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耳諸內參復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能遠來我何爲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後主從肱觀戰肱一戰陣稍動輒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退奔高梁時有諫者曰半退半進此戰之常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若御馬一動人情驚擾陛下且安所之肱引帝手曰此言難信帝遂馳而北旣至鄴肱奏云周軍未至尚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俟而周將尉遲迥至肱遂



降後主旋被執蓋肱先是已獻款周武周武令生致齊主故緩之

是時有薛榮宗者曾自言能使鬼周兵逼從後主出術奏云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前行矣後主信之行經古冢問其令人元行恭曰是誰家行恭戲之曰林宗家問林宗是誰漫應曰郭元貞父榮宗即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間出著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羣妄皆類此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五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六

讀周書目

帝紀



列傳

#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六

唐華原令狐德棻本　明長水趙維寰節

## 讀周書

### 帝紀

#### 文帝泰

帝之先起自朔野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氏帝初事賀拔岳岳爲高歡所圖其部下咸推奉帝帝將赴之夏州吏民泣請停留以觀其變帝曰侯莫陳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反趑趄屯兵永洛吾知其無能爲也且難得易失者時也不俟



終日者幾也今不早赴恐衆心漸離時都督元進規等欲密圖帝以應悅事覺卽斬之馳輕騎赴平涼道逢侯景景蓋奉歡命招岳衆者也帝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遂還去帝至平涼哭岳慟將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吾屬無憂矣

帝將問罪高歡乃屬諸將謂之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涼也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羆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力足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卽襲汾晉

吾便直趨京邑使其進有内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勞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稱善師遂發命散兵已迫京邑魏帝且出屯河橋帝顧左右曰高歡數日間行八九百里知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決戰方緣津據守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因遣别將趙貴李賢分道赴洛

明帝毓

帝博覽羣籍善爲文即位後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採衆書自羲農以來訖於魏末敘爲世譜凡五百卷自著文十卷帝



嘗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漬晚菊寒井落疎桐舉盃延故老令聞歌大風世競傳之

帝大漸遺詔畧曰朕雖不德性好墳典披覽聖賢餘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但啓手足從先帝於地下心實無恨恨性稟儉素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並無雕刻身終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約簡殮以時服勿令有金玉之飾若禮不可闕者並令用瓦葬擇不毛之地因地勢爲墳勿封勿樹[illegible]病困心亂止能及此亦而近思古人有之朕恐亦書此懷抱云云詔皆帝口占也帝爲文帝長子小字統萬突

武帝邕

帝博綜羣籍尤有至性建德初嘗集羣臣及道士沙門爲自升高座辨三教先後推儒教爲先道次之佛最後三年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累旬乃止葬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行三年喪公卿上表固請從時制不許志平突厥定江南業雖未竟世推英主

帝沈毅有智初以晉公護擅權恒自晦迹人莫測其



際護既誅始親萬幾政由獨攬羣下振肅身衣布被宮殿土階數尺一切雕文組繡並撤去之嬪御不過十餘人每至校兵閱武輒步行山谷履涉艱苦皆人所不堪也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親脫靴賜之每宴將士必親執盃酒賜賚必手付故能得士死力

宣帝贇

帝自爲太子已多失德畏武帝不敢肆及即位遂極意逞志始幸洛陽親御驛馬日行三四百里仍令四后方駕齊驅不得稍先后時人馬頓仆者相屬尋幸同州前後戒道爲三百六十里自應門至赤岸澤數

十里間幡旗相蔽詔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
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復詔内外命婦皆執笏
帝每自比上帝不喜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爲
姜稱高祖爲長祖凡稱上及大者俱改爲長有天者
亦改之自稱天元帝尊太后爲天元皇太后皇后楊
氏爲天元大皇后朱氏爲天大皇后元氏爲天右大
皇后陳氏爲天左大皇后又制天中大皇后以陳氏
爲之飲食器率用宗廟中鐏彝圭瓚之屬每笞捶人
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制詔爲大制敕爲天敕殿
曰天德日所御曰天臺



列傳

宇文護

護母閻姬先是與皇四姑並沒入齊被幽縶護求之
弗得及護作相周齊議和因並許歸巳復先歸皇姑
而仍留其母閻作書遺護敘致悽惻或曰齊令人爲
閻作也書云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
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
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
恒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沒
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
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又得汝楊氏姑及汝
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以故行動飲食幸無
多恙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今大齊聖德遠被特
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
然獲展憶汝與吾別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
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
屬蛇鮮於修禮起日吾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
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
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
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



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
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
城内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
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
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於修禮營火語吾云
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
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
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在受
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
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洛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

汝叔母等鬬之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許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於吾何益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

賀拔勝



勝長於喪亂之中精騎射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嘗從文帝宴昆明池有雙鳧遊池上帝授之弓矢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一發兩中之因進曰使勝得奉神略以征不庭皆如此射矣邙山之戰勝以敢死士三千犯敵適與高歡遇短兵接歡且窘而勝馬中流矢斃比副馬至歡且逸矣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勝自居重位始愛墳籍折節下士身死之日惟隨身兵仗及圖書數千卷士論惜之

李檦

檦字靈傑性果決有膽氣而身不盈五尺涉苑之役檦跨馬運矛衝鋒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檦之形貌自如是也文帝亦初聞其名而未之見及是於陳見之乃咨嗟謂檦曰但令膽決如此亦何須八尺之軀

于謹

謹南征蕭繹文帝親餞之時長孫儉問謹曰爲繹計令將何如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爲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埤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策斯下矣儉曰繹將何出謹曰必出下策儉問何故謹曰蕭氏保有江南

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謂我有齊患必力不能分且釋懷而無謀多疑少斷忍民難與慮始惡動戀安所以用下策也巳兵至果然未幾俘繹

獨孤信

信風度弘雅有大畧魏孝武西遷事起倉卒從官皆散信獨追及於瀍澗孝武歎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遠來從我世亂識忠良豈虛言哉巳歸文帝帝以隴右形勝委信鎮之旣爲百姓所懷遂聲振鄰敵侯景南奔梁齊魏收爲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又云無關西之憂益借信以威梁人也信在秦



州時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皆側其帽扣之以信側帽故

王羆

沙苑之役高歡士馬極盛文帝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及歡至城下諭令早降羆大聲呼曰此城是王羆冢生死在此欲死者來歡不敢攻解而去時茹茹南寇候騎逼豳州京師震懼召羆與議羆不應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王羆自率鄉里破之不煩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宇文家小兒恇怯致此耳其輕侮權勢如此

羆性木彊其鎮河東也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使者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穫舂爨費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大慙又嘗與客食瓜客侵膚稍厚羆意嫌之瓜皮落地即就地手取自食客爲之色沮

王思政

思政初事魏孝武任遇漗密高歡有異圖思政密啓孝武曰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也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夫當關萬人莫敢抗且



士馬精強糧儲委積進足討除逆命退可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義師願立功効如聞遲駕西幸必當竭歷奉迎藉大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間習戰陳勸耕桑以此修復舊京可指掌定也帝大然之西魏之基始此

思政歸朝從文帝同州時諸將宴集帝出簡中錦罽命諸將樗蒱決賭物既盡又解所服金帶令先得盧者取之思政自以非相府之舊心方狐疑乃斂容危坐而自誓曰思政蒙宰相國士之遇如誠有實令宰相知者願擲即爲盧若內懷不誠神亦當明之便當

殺身以謝所奉即拔佩劍橫膝上攬摴蒲擲之卌一
坐爲驚帝方起急止而擲已盧矣徐升受

達奚武

高歡自弘農趣沙苑文帝遣武覘之日伺其動靜武
止從三騎盡令衣敵人衣以行日暮去敵營百步許
爲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即上馬歷其營若爲警夜者
有不如法輒往往撻之因具得歡營虛實以告帝大
悅尋破歡

武賤時頗好華飾及居重位行常單馬左右止一兩
人門外不施戟晝恒掩扉或以爲言武謂曰吾在布



衣時豈望富貴今富貴豈可便忘疇昔且國恩未報
安事威容乎在同州屬天大旱本詔禱華嶽嶽高萬
仞壁立人跡罕至故事但禱其下武獨將數人攀藤
緣崖直陟其巔稽首爲民請命即於上藉草而宿夢
一人白衣執武手謂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驚覺尋
大雨霑洽武帝下璽書勞之

楊忠

忠狀貌瓌偉有將略嘗從文帝狩龍門獨當一猛獸
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帝壯之號爲揜于焉北以猛獸
爲揜于也梁將柳仲禮寇襄陽留馬岫守安陸忠奉
命往討聲言直擣安陸仲禮聞恐安陸不守亟馳歸
諸將懼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忠曰攻守勢殊
不可卒拔若勞師引日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
水不閑野戰仲禮回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奇兵襲
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尅則安陸不攻自拔安陸拔諸
城可傳檄定耳遂選精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
淙頭忠親自督陣一戰擒仲禮馬岫尋以安陸降

柳慶

慶年十三時父僧習爲潁川郡多權豪會將選請託
羣集習謂諸子曰請託我皆不行然須答汝等各以



意爲我作報書慶具稿云某受委大邦選吏日能者
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某何敢借恒典市私儈
習讀之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也即用爲報

慶爲雍州刺史州有孟氏者廣陵王元欣甥也倚勢
橫甚或告其盜情慶既推捕得實趣令就禁孟嶷無
懼容顧謂慶曰令且枷梏我竟不知後復何以脫我
時欣更遣使爲之辨慶乃大集僚吏盛數孟諸橫暴
狀數訖立笞殺之自是一時權戚爲之氣奪

時州有胡家被劫郡縣案賊不得慶以賊徒既夥必
是烏合可詐致之乃作匿名書牓縣門曰我等共劫

胡家徒侶混雜終必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須來告慶乃復出免罪牓居二日有面縛自首牓下者乃廣陽王家奴也因此推詰盡獲其黨

蘇綽

自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文帝思革其弊因魏帝廟饗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於先王訓典以大誥於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烈祖景宗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霣其舊自時厥后凌夷用



興大難於東土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揆於王廷拯我民瘼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恤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黎庶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懿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於政何弗斅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

自是文誥皆式此

綽之卒也帝哭之慟詔公卿等曰蘇尚書生平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賻又乖夙昔相知之雅進退維谷孤有疑焉時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昔晏子仕齊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抑自處愚謂宜從綽雅志以成其美帝稱善及綽歸葬武功惟載以布車一乘帝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帝親於車後酬之酒舉聲大哭

盧辯

辯精於經學嘗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纂前修矣魏孝武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騎從駕或問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治以義斷恩復何辭已趙青



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從亦不告其家也事文帝行周官盡革漢魏之法

李賢

賢幼有志操不妄言動嘗出遊遇一老人謂之曰吾年八十閱人多矣未有如卿者異時必爲台牧卿其勉之九歲從師受學累觀大旨不尋章句或謂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人各有志豈能領徒授業惟當粗閑教義補已不足耳至如忠孝之道實盟於心聞者驚服後官極將相

大統四年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其鄉

兵與涇州行事史寧討之後熾列柵嚴陣以待賢謂
寧曰賊聚結歲久數州之人皆爲其用若不分其勢
使彼并力於我衆寡不敵未易圖也今但令諸軍分
爲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脅諸柵而公別統精
兵直指後熾按甲待之勿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
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彼進不得戰退不得
走候其懈擊之可一鼓下也後熾下衆柵不攻而自
拔矣寧不從屢戰輒北賢乃得率數百騎掩後熾營
收其妻子僮隷五百餘人并輜重無算時後熾方戰
勝逐寧忽聞報還與賢遇賢挍戰卽手斬十餘級生



獲六人賊遂大敗後熾宵遁

李遠

遠字萬歲幼有志畧嘗與羣兒戲指麾部分便有軍
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皆散走遠
持杖叱之輒復爲聚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
兒非常人故將才也後都督義州嘗出獵莎柵於叢
薄中見石以爲伏兔也射之鏃入寸許迫視之乃石
文帝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射石沒羽公今復
爾可謂世載其德

東魏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降請赴救時高歡屯兵河
陽諸將憚皆莫敢行遠進曰北豫遠在賊境歡又屯
兵河陽就常理論實難援救但兵以神速事貴合機
古人有言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若奇兵出其不意事
當有濟如其顧望不行終無克定之日矣帝喜曰李
萬歲所言差强人意乃遂令前驅東出帝以大兵繼
進潛師深入竟拔仲遠以歸

文帝嫡嗣未建時明帝年長已有成德孝閔雖嫡尚
幼冲帝乃召羣公謂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
疑大司馬謂獨孤信明帝后父也衆時皆默然遠獨
正色前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畧陽公爲



世子公復何疑若以信爲嫌請卽斬信遂拔劍起帝
亦驚起亟止之曰何遂至是於是羣議遂定遠出謝
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

長孫儉

儉爲荆州刺史所部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按治獲
實乃大集僚屬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是我之
愆非璨罪也遂於廳事前肉袒自杖三十捨璨不問
自是屬吏肅然文帝爲言於上下璽書勞之儉嘗詣
闕上書值大雪立雪中待報自旦達暮了無惰色

長孫紹遠

紹遠博聞強記年十三父管記王頎欲驗之令讀月令數紙纔一徧背誦若流頎乃服后爲太常創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惟黃鍾不調每以爲念一日經韓使君佛寺前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以配奏八音克諧

斛斯徵

徵性穎悟五歲便能博涉羣書魏自孝武西遷音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樂始備樂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得之者莫之識徵一見曰此錞于也衆弗信徵遂依於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



極振衆乃歎服

田弘

弘少慷慨勇畧善戰文帝嘗以所著鐵甲授弘曰俟天下已定還將此甲示孤也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矟其討吐谷渾宕昌羌獲二十五王破七十二栅帝嘗言若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

陸騰

騰性澹雅而有謀斷嘗爲龍州刺史州民李廣嗣李武恐據巖險以爲堡壁而招集不逞攻劫郡縣歷政不能制之騰密令多造飛梯衝車等具一夕率麾下往襲昧爽遂破其壘執嗣武於鼓下其黨任公忻者更聚衆逼州城乃致語騰曰但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不殺嗣武是爲賊生色也公忻豎子乃敢要人即斬廣嗣及武傳首示賊賊喪氣騰遂奮擊盡獲之

陵州木籠獠恃險屢出抄劫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爲城攻之未易拔騰乃於城下多設聲使諸雜樂爲嬉戲示無戰心賊果有棄兵仗至攜妻子臨城觀樂者騰知其氣惰無備遂密率衆軍併力齊上諸賊出不



意惶懼失措騰遂縱兵討擊盡破之斬首萬餘級俘五千人騰以蠻獠多險遂量其山川形勢刊石開道因於路得古銘並諸葛亮桓溫故道也

耿豪

豪嘗從文帝戰邙山先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刺直斫慎莫皺眉遂大呼獨入敵鋒刃亂下咸謂豪已陷沒俄奮刀出當其前者死傷接踵又嘗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遇敵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時李穆蔡祐位居豪右豪意不平謂帝曰外聞物議

謂豪勝穆祐帝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李穆蔡祐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咽項項在上故爲勝之帝笑

高琳

琳字季珉其母祓禊泗濱得一石持歸光彩朗潤是夜夢衣冠老人謂曰夫人向所持石是浮磬之精其母驚寤俄而娠生子遂名琳琳才兼文武邙山玉壁之戰並著驍果文帝比之韓白齊猛將東方老遇之遭敗創退謂左右曰吾經陳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帝嘗宴公卿令各賦詩言志琳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爲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



于翼

翼字文若燕公謹之子有識度與兄寔先後爲渭州刺史並有惠政時比之大小馮君吐谷渾寇河右渭右三州咸被圍驛書告急都督遣翼赴援翼不從寮屬懼獲罪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來不過鈔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赴亦無所及翼揣之熟矣幸勿復言居數日報至果如所策

李穆

河橋之戰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因墜地敵兵追及之時左右皆散獨穆策扶帝且陽罵曰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遂不疑爲貴人捨之去帝以是得脫是日微穆幾不濟矣自是帝寵遇特隆常言人所貴惟身命李穆遂能輕身命濟孤於難雖復加之爵位賞之玉帛未足報也爲特賜鐵券恕十死

韋孝寬

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恒煽誘邊民孝寬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書迹令善學書者習之因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燈下書者還令諜人送琛琛得書果疑道恒自



是恒有謀遂不見用卒擒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周齊相持齊相斛律明月多知用事孝寬參軍曲嚴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樹不扶自竪令諜人廣傳之於鄴下時祖孝徵正與明月隙既聞復潤色奏之明月竟坐誅

韋敻

敻字敬遠志尚簡澹前後十徵辟皆不應所居宅枕帶林泉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明帝敬慕嘗爲詩貽之詩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潁陽讓逾遠滄洲去

不歸香動秋蘭佩颯颯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
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
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復答詩願朝謁帝大
喜勑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武帝嘗
賜縑帛甚盛復惟取一匹孝寬貽以名馬復笑謂曰
古人不棄遺簪敝履悲與之同出不與同入也卒乘
舊馬以歸

復晚年虛靜體道會其子璀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
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中凶問並至家人相對
悲慟而復神色自若謂曰死生命也亦何足悲援琴



拊之聊寄淒感嘗以年老預戒其子曰昔士安蘧篨
束體王孫布囊繞尸吾死之日斂用舊衣勿更新造
使棺足周尸墳高四尺壙深一丈朔望薦素蔬勿設
牲牢親友爭祭並不得受一切煩雜毋為也吾恐臨
終恍惚故預以戒汝勿違吾志卒年七十七

唐永

永有二子陵瑾文帝聞其名賜永書曰聞公有二子
陵縱橫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
以文武之任瑾后從於謹平江陵軍還一無所取惟
載書二車或譏於帝曰瑾駐歸大獲梁朝珍寶帝密
遣使檢之唯墳籍而已因歎曰孤知此人已二十年
而人猶譏之向不令檢視能免投杼之疑乎吾故以
此益明其心迹也

崔謙

魏武西遷賀拔勝時鎮荊州謙謂勝曰皇家多故主
上蒙塵正忠臣枕戈之秋義士立功之日也公受任
方面若仗義而動首唱勤王天下聞風孰不感悅誠
宜順義勇之志副遐邇之心倍道兼程謁帝關右然
後與宇文行臺協心同力電討不庭將桓文之勳復
興茲日捨此不為中道而退便恐人皆解體事機一



失後悔何及乎勝不能用尋為侯景所敗

裴俠

俠為河北郡守清約特聞嘗與諸牧守同謁文帝帝
命俠別立詔諸牧守曰裴俠清公為天下最今眾中
有如俠者可出與俱立眾默然無敢應者朝野號為
獨立使君巳遷民部中大夫姦吏侵沒倉儲千萬俠
至盡發之尋又遷工部典錢物李貴日於府中悲泣
或問故答曰官物多費用裴公清嚴懼不免耳俠聞
許其自首貴乃首隱費錢至五百萬云

薛善

高歡既敗沙苑善見崇禮猶爲歡守河東不下善密
謂崇禮曰高氏戎車犯順致主上蒙塵吾與兄忝預
冠緒餘世荷國寵今大軍已臨而兄尚欲爲高氏盡
力若城陷之日送首長安題曰逆賊薛某之首死而
有知定有餘愧豈不悲哉不如早歸誠款雖未足表
奇節猶愈於助叛効逆重千名義也崇禮猶遲疑善
竟與弟濟斬關西入

鄭偉

偉初事魏孝武孝武西遷遂棄官歸其鄉已見洛陽
克復輒以忠義感激鄉里聚衆萬餘西附累官儀同



然性獷悍恒因睚眦殺人朝廷因建義功每釋不問
偉口吃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馬牧豎答之其
口亦吃偉以爲調己也怒竟射殺之其殘橫如此

寇儁

儁寬雅有識量嘗令家人賣物悞剩絹五匹儁知謂
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悞飲得財失
行吾所弗爲必訪主還之仕至散騎常侍以年老乞
骸文帝不許竟稱病篤不赴明帝立以禮敦逼之不
得已入朝帝與同席坐訪以洛陽故事儁鬚鬢皓然
音韻清朗帝不覺屢爲前膝及辭歸帝執其手曰公
年德俱尊朕所欽尚宜數相見以慰延想因以御輿
令於帝前乘出仍顧謂左右曰此等事惟積善者能
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論榮之

韓褒

褒在文帝時任爲北雍州刺史州多盜褒至密訪之
竝州中豪右也褒陽不知竝加禮遇謂曰刺史書生
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
盡署主帥與分地界盜發不獲卽以故縱論於是諸
被署者皆惶懼首伏曰前盜實某某具列姓名褒因
取名簿藏之牓州門曰凡盜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



者顯戮之籍其妻子以賞前首者於是旬月閒盜悉
出首褒取姓名簿質之一一不爽竝原其罪許自新
由是羣盜屛息

柳虯

虯以史官密書善惡不足示勸懲上疏請詔諸史官
凡所記事必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
非明著足垂鑒省事遂施行時論文體有古今之異
虯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爲著文質論尤脫畧
人間敝衣蔬食人或譏之虯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
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士論高之

王軌

武帝時宣帝爲太子多失德王軌時言之帝曰皇太子仁孝無聞頗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已佐內宴上壽又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帝然之嘗以軌言撻太子及太子即位追憾被讒事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遂誅軌

王褒

褒字子淵才名與庾信並自梁入周嘗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陳使周弘正來聘褒與正弟弘讓善遺讓書曰嗣宗窮途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



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兒入關微承款曲猶依社稷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迹幽蹊銷聲穹谷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嘗懷五嶽之志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披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採藥養神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道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時弘讓復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兒至自鎬京致書穹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襟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拆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恒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値邕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



旦翻覆波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鷹賴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

庾信

信字子山有盛才與東海徐摛並名文極綺豔時號徐庾體梁亡與王褒同入周已周陳通好流寓之士並許歸國惟信褒獨留不遣信時位望雖顯不勝鄉

關之恩爲作哀江南賦以寄意詞極淋漓不載載其
序序云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
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
興道消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
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
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
生平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
機之詞賦多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
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
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



亭漂泊皐橋羇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
用追惟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
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
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
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
守西湖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
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
河橋之可聞孔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
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
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
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
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
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
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
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
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飇道阻蓬萊無可到之
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
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蕭大圜

大圜本梁簡文子梁亡入周性好學務著述麟趾殿



開招集四方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
集九十卷初各止一本江陵平後並藏秘閣大圜既
入麟趾方得見之爲手寫二集一年並畢識者歎美
之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
二卷文集二十卷

劉璠

璠字寶義嗜書有文負才使氣爲上黃侯蕭曄所器
重范陽張綰梁外戚也才高而口辯多所凌押璠獨
不爲之下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兆杜騫曰
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館而

瑃以爲屬巳詞色不平瑃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遂拂衣起且去蟬謝挽之乃止

文帝旣納蕭循降仍許循反國巳至長安累月弗之遣播一日侍宴帝顧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嘗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帝曰我不得比湯武猶望與伊周匹何桓文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信失於伐原語未終帝撫掌曰我解爾意遂遣循播先爲循府長史

播嘗臥疾家居對雪感興爲作雪賦以寄意其詞曰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於沍寒之節



若雲蔽同嚴風曉別散亂徘徊雰霏皎潔違朝陽之晅煦就陵陰之慘烈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宮建於碣石之東混二儀而並色覆萬有而皆空埋沒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潜於濛汜地險失於華嵩旣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爲同始飄飄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兮瑣散皓皜兮溟濛緩緩兮颯颯瀌瀌兮飆飆因高兮累仞藉少兮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似北荒之明月若西崑之閬風爾乃憑集異區遭隨所適遇物淪形觸途湮跡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宮而爲絳値河濱而成赤廣則彌綸而交四海小則淅瀝而緣閒隙淺則不過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爲五谷之精寔長泉川之魄大璧所以朝宗洪波賁其消釋家有趙王之璧人聚漢帝之金旣蔽牛而沒馬又冰木而凋林巳墮白登之指實憐黃竹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漢使遷飢於海陰瑩雲中之役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霙與雲合唯有變白作泥洗本爲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閤迴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絕朝朝自消盡夜



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

李遷哲

遷哲世爲山南豪族歸朝累戰功都督七州軍事爵安康郡公性華侈厚自奉養姬妾至百數生男女凡六十九緣漢千餘里閒第宅相次令姬人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往來遊幸鳴笳導從縱酒醼酣極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審之

儒林

熊安生

安生字植之通五經尤精三禮弟子自遠方至者千

餘人周武帝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之安生曰周帝崇儒重道必來見我俄帝果幸其第詔不拜親執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對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帝曰齊所積府庫及三臺雜物朕欲散之百姓何如對曰武王克商財散鹿臺粟發鉅橋此詔異代同美帝曰朕何如武王對曰武王伐紂太白懸頭陛下平齊兵不血刃帝大悅賜九環金帶

孝義

張元

元有祖喪明三年元憂泣晝夜禮佛求福偶讀藥師



經見盲者得視之語遂延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每行道必籲祝曰天人師乎元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既七日其夜夢一老人以金鎞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三日後汝祖目復明也元於夢中喜躍即驚覺徧告其家人居三日而祖目果復舊

藝術

姚僧垣

僧垣精醫術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延致僧垣謂曰吾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足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爲診脉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解上縛再一劑解中縛又一劑解下縛而足攣弱如故更爲製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此非可急攻須待霜降患當全愈及期果起

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精神瞀亂諸醫皆云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不死若專見付當爲治之因爲製湯散疾漸瘳時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積時而不廢朝謁于謹嘗問僧垣二公俱病疾以僕意論永世似輕僧垣答曰患有淺深時有剋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殆將不免謹曰當在何時對曰不



出四月及期而永世歿

武帝時文宣太后寢疾巫醫雜說方有同異帝御內殿引僧垣入既視脉引與同坐問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不能已已公謂何如僧垣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能特經事良久如太后患准之常人竊深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復何言未幾太后崩

僧垣醫術神妙爲當世所推前後効驗不可勝記聲譽遠聞邊服諸蕃外域請祈者戶牖常滿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其已徵者爲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

三卷所得朝廷賜賚不可勝數而皆用以搆異書故其子察孫思廉並用博洽著

黃偽

偽字偕偽善隸書工模寫侯莫陳悅謀殺賀拔岳文帝忌悶之令偽偽作魏帝敕書與賀也頭令將兵為勤悅依舊敕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宛然也頭得敕不疑遂遣兵受節制辛平悅偽以字書起自倉頡為啓太祖釋奠蒼頡

強練

練不知何許人神情倜恍莫之能測建德中每夜上



街衢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達曙如此者數月聲甚哀未幾武帝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練張囊投之隨漏於地人問曰汝何為也練曰此亦無餘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移都龍首山長安城果空廢城音同

晉公護之未誅也練曾手持一大瓠到護門前忽抵地破之大言曰瓠破子苦時柱國伏侯龍恩最被護寵任一日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妾媵婢僕等並令聯席坐諸人[illegible]不肯練曰汝等一例人耳有何貴賤時見者詫之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

附庸

蕭巋

文帝既立蕭詧為梁主詧殂巋嗣位詧機辯有文學文帝平齊巋朝於鄴帝與宴時齊氏故臣叱列長义預焉帝指謂巋曰是登陴罵朕者巋曰長义未能輔桀乃敢吠堯帝大笑酒酣帝命取琵琶自彈之巋乃起請舞帝曰梁主能為朕舞乎巋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敢不自同百獸帝大悅賜賚特厚併常所乘五



百里馬賜之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大小乘幽微並行於世

宗如周

如周有才學仕詧歷黃門列卿其面狹長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詧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詧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笑謂曰君不謗餘經政應不信法華耳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如周謂為經首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事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州官首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

知如州官名如周何敢喚如州官作如周如周笑曰見侮反深矣亦不校

異域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俗淫穢處女尤甚將嫁之夕必與淫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爲貴既嫁后頗亦防閑

突厥

突厥者古匈奴別部很種也其王初立近侍重臣與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



汝能作幾年可汗其王既精神昏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乃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華言亦狼也蓋本狼種故以示不忘本云

吐谷渾

國王坐金師子牀號其妻爲恪尊其俗婦人皆貫珠束髮以多爲貴婚姻貧不能備物者輒盜女去國有青海周千餘里海内有小山冬冰合則以良牝馬置山上至來冬收之馬皆有孕所生駒號龍種多駿異世號青海駿者此也土出犛牛鳥多鸚鵡

鄯善國

鄯善卽古樓蘭國東去長安五千里北卽白龍堆西北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患風將至惟老駝知之卽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卽將氈擁閉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卽免患不則危

嚈噠國

嚈噠東去長安一萬餘里卽王舍城也其俗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

波斯國



波斯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王姓波斯氏王卽位后卽擇諸子中賢者密書其名封之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乃共發書視有名者卽立爲王其俗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是月民庶以上並設會作樂極歡娛城外有人別居專知喪葬事號不淨人若入城則搖鈴以自別所產珊瑚珠玥等寶鬱金蘇合等香最富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六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七

讀隋書目

帝紀



志



列傳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七

# 讀隋書

唐魏州魏徵本　　明當湖趙維寰飾

## 帝紀

### 文帝堅

帝有大畧恭儉精勤獨儲貳廢立之際婦言是聽嘗不覺悟遺詔云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既爲天下事須割情勇及秀等並懷悖惡無臣子之心所以廢黜古人有言知子莫若父若令勇秀得志必當傷辱徧公卿酷毒流人世今惡子孫已爲百姓屏除好子孫足堪負荷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云云好子孫謂煬帝廣也身弑國滅千古嗤之

### 煬帝廣

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達於淮二年成修儀仗詔課州縣送羽毛於是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採捕殆無遺類十二年上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十三年冬有石自江浮入於楊子日光四散如流血上惡之未幾被弑



## 志

### 禮儀

齊制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太廟灼靈龜皇帝陳法駕服袞冕至廟拜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柄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柄曰從此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斧鉞之威願無一言之命於臣皇帝曰苟利社稷惟將軍命於是將軍就車載斧鉞出皇帝推轂度閫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

### 音樂

大業初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乃徵百戲大集東都於芳華苑積翠池帷宮女聚觀有捨利先來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黿鼉龜鼈徧覆於地尋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許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其他千變萬化染干見之大駭自是命太常教習每歲元宵於端門外列戲場連亘八里令百官縱觀伎人皆衣錦繡爲婦人服兩京繒錦爲之中虛

煬帝初不解音律後乃大製豔篇詞極淫綺令樂正

自明達造新聲於是掷有萬歲樂投壺樂七夕相逢樂及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鬭鷄子鬭百草汎龍舟長樂花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絶帝悅之甚謂諸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能撰書彈曲多能造曲因語明達云齊氏偏隅曹妙達猶自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欲貴汝宜自修謹時高昌獻聖明樂曲帝先令知音者容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獻輒令工前奏之胡夷大驚

律曆

齊神武時田曹參軍信都芳有巧思能以管候氣曾與人對語仰槪雲色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其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

開皇中毛爽蔡子元奉詔取律管隨十二辰位置案上實葭莩之灰而覆其口以輕緹素埋之地中候氣然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中下旬間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文帝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為[illegible]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



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駮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日異也今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縱暴若斯之甚乎弘不能對爽等因稽故實著為律譜

五行

大業四年太原廐馬死者大半帝怒詔按問主者云每夜廐中馬無故自驚因而致死帝令巫覡之巫知帝將有事東征因希指曰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以伐遼東也帝大悅因釋主者

煬帝自京師如東都至孝樂宮飲酒大醉因賦五言詩其卒章云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咏帝泣下沾襟侍御者莫不歔欷已帝幸江都復作五言詩云求歸不得去眞成遭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是年盜賊蜂起道路阻絶帝懼遂無還心以春三月被弑蓋遭春之應也

食貨

開皇中文帝命楊素作仁壽宮於岐州北素遂劃山堙谷為崇臺累榭宛轉相屬是時役令嚴急丁夫幾者載道皆推擲坑谷中覆以土石夷為平地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後值歲晚帝偶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

燐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祭之報曰鬼火帝曰此輩皆以役死今年暴魂魄思歸耶乃令設祭灑酒宣敕咒遣之自是乃息

大業之初天子以戶口益多府庫充溢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州郡各貢奇花異卉珍禽怪獸實其中又引穀洛水採大木時役使督促僵斃者十四五載死丁者城皐河陽間車相望又造龍舟鳳艒以幸江都舳艫亘二百里所經州郡並令供獻缺者譴至死又課天下羽毛氅毦之屬百姓求捕不給則買於豪富積



畜之家價遂騰踊是時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於是租賦之入益減

刑法

周宣帝昏狂酷虐制杖刑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後加至二百四十又作礔礰車以威婦人其決人罪但云與杖即百二十云多打即二百四十帝既沈酣無度有下士楊文祐等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賜杖二百四十死已更令中士皇甫猛歌猛歌亦諷諫譯又奏之仍賜杖百二十

開皇末文帝行法峻急殘苛愈甚而犯愈多至白日公行劫帝患之詔有糾告者籍被糾家產業以賞糾人時月間稍寧息其後無賴乃候富人子弟行道者故遺物於前俟拾、則擒以送官而取其賞帝知之乃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於是道路以目已復令見取一錢以上不告言者其罪等自此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決時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而不為我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法為罷



地理

齊郡舊曰濟南其俗好飾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騰肉飛俗云齊倡本出於此祝阿俗宿婚大會飾饌雖豐至於蒸臍嘗之而已多則謂之不敬

豫章頗同吳中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市廛競分銖以給其夫及舉孝廉則更要富威前妻雖有積年之勤子女盈前猶見放逐一年蠶四五熟勤於紡績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鷄鳴布新安鄱陽諸郡往往畜蠱而宜春尤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食食盡留

其一獨存者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因
食入人腹能食其五臟死則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
不殺他人則畜者自斃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
女子嫁者自侯景亂蠱家多絕蓋家無主人蠱飛遊
道路殞焉

荆州俗敬鬼尤重淫祀屈原爲製九歌由此原以五
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
濟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鼓擢爭歸競會亭上習俗
相傳爲競渡之戲其迅楫齊驅擢歌亂響喧振水陸
觀者如雲諸郡率然而南郡襄陽尤甚



經籍

自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
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伎每一書就向輒撰爲一錄
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
歆嗣父業詔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
篇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
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
方伎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逮王莽董卓之亂聚
散頻仍魏荀勗乃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甲部
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
書兵家術數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部雜事丁部有
詩賦圖讚汲冢書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
之亂東晉李充以勗舊簿校之見存者但三千一十
四卷江左元嘉中祕書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
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祕書王儉又造目錄
大凡一萬伍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
志二曰諸子志三曰文翰志四曰軍書志五曰陰陽
志六曰藝術志七曰圖譜志其道佛附見齊永明中
祕書王亮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
卷齊末復多散佚梁初祕書任昉躬加部集得二萬



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與焉梁有四部目錄而術
數之書更爲一部故梁有五部目錄特處士阮孝緒
篤好墳史博採遺亡更爲七錄一曰經典錄二曰紀
傳錄三曰子兵錄四曰文集錄五曰技術錄六曰佛
錄七曰道錄至元帝平侯景公私經籍悉歸江陵大
凡七萬餘卷其在中原干戈相尋文教之盛苻姚而
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
拙後魏孝文遷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稍充
實爾朱之亂復散落人間迨於周之保定書止八千
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

總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書牛弘表請搜訪異本每
書一卷懸賞一縑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異書間
出及於平陳經籍漸備然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
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入祕書補殘
缺為正副二本藏之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閣大
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又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
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構
屋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來古跡
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
藏古畫道佛經則別撰目錄此古今來經籍聚散存



亡之大致也

列傳

文獻后 宣華夫人附

后獨孤信女帝初作相后謂曰大事已然騎猛獸勢
不得下帝之受禪決於此后性妬後宮無敢進御者
問諸王及朝士妾孕必勸上斥之皇太子嬖妾雲氏
會妃元氏暴崩后以為雲故竟讒廢太子尉遲迥女
孫有美色得幸上后伺上聽朝從殺之上大怒單騎
從苑中出不由徑路直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頻楊
素等追及叩馬苦諫陛下奈何以一婦人輕天下上

意少解乃駐馬中夜始還宮后自是意頗衰折已后
崩帝多內嬖遂發疾疾將革顧謂左右曰使皇后在
吾不及此

宣華夫人陳氏姿貌傾城文帝惑焉帝寢疾夫人侍
時太子廣亦侍疾乘夫人出更衣輒逼之夫人力拒
得免因言於帝帝甚恚及廣既弒帝遣使者賚金合
子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疑為鴆不敢發使者促
發之乃同心結數枚也諸宮人喜曰得免死矣夫人
恚不肯受諸宮人彊之乃受其夜廣烝焉已夫人沒
帝為制神傷賦夫人陳宣帝女



鄭譯 高遵附

譯於文帝有擁戴功然贓賄很藉又與母別居為憲
司所劾除名詔曰譯鬻獄賣官沸騰盈耳留之為不
道之臣戮之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
孝經一部令其熟讀先是周武帝時伊婁謙為高遵
所陷武帝執遵付謙令其報復謙請赦之帝令聚眾
唾其面謙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例帝為止

高頻

頻之諫帝入山也云奈何以一婦人輕天下獨孤后
以謂已一婦人心銜之會頻夫人卒后言於上曰高

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上以后言謂熲熲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後惟齋居誦佛經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未幾熲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歡后乘間進曰陛下當復信高熲耶始陛下欲爲娶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尚安得信之上自是疎熲

李德林

文帝作相時尉遲迥爲亂長史李詢上密啓言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迥餉金人情大異帝憂之議代三將德林進曰諸將並國家貴臣公徒以挾



令之威使之耳安知後所遣者必能盡心受金事虛實難明一朝發易便須禁錮恐鄖公以下人人自危也且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如愚所見但遣一腹心知畧爲諸將信服者速至軍所宣諭德意密偵情僞則諸人縱有異志當必不敢動帝乃大悟即令高熲馳驛往諸將竟稟節度定尉遲德林少著才名所撰文徧行於世不知者或謂爲古人陳使江總見之歎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

房陵王勇 儼附

晉王廣謀奪嫡厚遺東宮侍臣姬威賄令伺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上之又令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奉詔定當廢立君能舉首庶不及禍且大富貴於是姬威抗表告太子不法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惟意驕奢欲總規樊川至散關爲苑輒云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斬百許人自當息又宮內所須尚書或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會須殺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又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遂泫然曰誰非父



母生乃至於是先是帝已入獨孤后楊素讒及是遂詔素按勇獄

先是勇嘗從仁壽宮還途中見一枯槐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用或對曰古槐堪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造燧千枚將分賜左右至是楊素搜得之又搜得藥藏局艾數斛大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必急行一宿便還至飼馬千疋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帝以威語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竟舞文

鍛鍊成其獄帝遂下詔廢勇仍付廣因之東宮已帝寢疾廣淫逼宣華事覺帝恚甚抵牀曰枉廢我兒因命呼勇未及發廣竟矯詔賜勇死

長寧王儼勇子也初生以報文帝帝曰此卽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以其爲昭訓雲氏生也時雲定興奏曰正是天生龍種所以乘雲而出人佳其敏對及勇敗儼亦坐廢上表乞宿衛詞情甚哀帝覽而憫焉楊素進曰此事已同螫手不得復留意煬帝踐祚奉鴆之

蜀王秀



秀貌瓌偉有膽氣帝嘗謂獻后曰此子必以惡終他日又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獸他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損食耳太子勇廢秀不能平廣懼秀終爲變亦令楊素求其罪譖之又令陰作偶人書上及漢王名字縛手釘心埋華山下令素發之於是上大怒爲下詔數其罪畧云汝鳩集左道符書厭鎭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鏁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訪魂神閉之山下勿令散蕩我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開化楊堅夫妻使迴心惟喜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請神兵收楊堅魂魄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遂廢爲庶人幽內侍

楊素

素字處道少拓落逸羣絕倫有英傑之表初仕周武帝嘗以其父守節陷齊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怒將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而釋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柏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並加旗幟其上後伐陳素乘之指揮發縱陳人望之懼曰淸河公卽江神也



他事詳北史

牛弘

開皇初弘官祕書監上書請廣獻書之路又上明堂議上雅樂議俱數千言引證洋辯獻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弘了不讓須臾儀注備皆有故實素恃才矜貴每輕侮朝臣而獨於弘未嘗不改容素嘗奉命擊突厥詣弘別弘送至中門止素謂曰大將出征何相送之近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所謂智可及愚不可及弘亦不以屑意

煬帝嘗令弘宣敕弘奉命至階下不能言復退還拜謝云並忘之帝曰傳語故非宰相事愈稱其質直其弟弼好酒而酗一日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其夫人急謂曰叔射殺牛弘直答云作脯已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此亦何異其雅量如此

宇文慶

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語天下事帝曰天元實無積德覩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煩苛耽恣聲色且諸侯微弱皆無深根固本之恩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尉遲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



子弟輕佻終至亡滅司馬消難非池中物而輕薄寡謀無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惷素無籌略終為人所誤不足多慮未幾言皆驗帝既受禪慶具錄前言上之以見借蒙恩顧冀收用也上省表大悅加優遇

長孫晟

煬帝幸榆林長孫晟從晟以牙中草穢欲令突厥可汗染干親自芟艾以明威重乃故指帳前草謂曰此根大香染干遽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芸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是奴罪過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於是諸部貴人爭効之自榆林東達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

韓禽

禽既奉命平陳獲叔寶會突厥可汗來朝上問曰汝知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引可汗至禽前曰此是執陳國天子者禽厲然顧之可汗不敢仰視已寢疾其鄰母見禽門下儀衛甚盛類同王者母異而問之中一人曰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一人疾篤忽走至禽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



羅王禽子弟欲撻之禽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未幾卒

史萬歲

萬歲幼讀兵書工騎射嘗見羣鴈飛空因指行中第三者果應弦落高知慧作亂江南萬歲從楊素擊之獨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進踰嶺越海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鬭千餘里寂無音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乃置書竹筒中從順流浮之水汲者得之以報於素素大悅為上其事文帝歎異賜錢十萬

南寧夷爨翫既降而復叛萬歲奏詔討之入自蜻蛉
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行經數百里見諸葛亮
紀功碑其背銘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為倒其
碑而進渡西二河復行千餘里盡破諸賊要害降其
二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於是諸夷大懼遣使
獻明珠徑寸萬歲為勒石紀隋德而還

張衡

衡有學涉研精禪思為同輩所推初事煬帝於藩奪
宗之計多衡所建也帝踐祚特寵任嘗從榆林幸其
宅賜賚特厚已諫作汾陽宮帝惡之謂侍臣曰張衡



自謂由其計畫令我得天下也因出之榆林明年帝
幸汾陽宮衡方督役謁帝帝惡其不瘦損以為不念
咎因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久之遂賜死衡臨死
大言曰吾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

盧思道

思道小字釋奴年十六時遇中山劉松松出所為文
示思道思道讀之多不解自是感激閉戶讀書師河
間邢子才後思道為文以示松松亦不能解也因復
就魏收借讀異書數年學益著齊文宣崩敕朝士有
文者各作挽歌十首時魏收陽休之等不過得三四
首惟思道得八首時稱八米盧郎以性通脫仕不達
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為五言詩以寄意又作聽蟬鳴
篇人競傳之

文帝作相思道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為作孤鴻賦
以見意序畧云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賞
知音弱冠甫就朝列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下皆為
分庭倒屣剪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性實疎懶淡然無
營雖籠絡朝市幾三十載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
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
沃野彌望囂務既屏魚鳥為隣乃有離羣之鴻為羅



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亭朝夕觀賞既
用銷憂兼以輕疾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云
鴻飛冥冥騖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
子云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
鵷鷺以降罕見其儔而鍛翮墻陰偶影獨立唼喋粃
粺雞鶩為侶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
身事慨然多緒因為之賦聊以自慰云

賦曰惟此孤鴻擅奇羽蟲毻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
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綿邈犯霜露之溟濛驚絓
魚之密網畏落鴈之虛弓若其十柄東指女夷司月

乃遂集於寒門遂慳聚於玄關既嘯侶於淮浦亦弄
吭於江潤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遡汭㵎之
嬾瀾蔬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翮整翰
羣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歷江湖之
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嚾嚾而相續
潔齊國之氷紈皓容山之華玉若乃違寒就燠浮沅
水宿避暑言歸絕漠雲飛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
芳菲而或羅人設網虞者懸機乃辭寥廓蹈迹重圍
始則窘束籠樊糜軀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
稻粱爲惠恣其容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



霞之高想悶江海之幽情思禽視而不貴小鳥傾而
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冲天之復榮若夫闞南之羽
偉而去羨棲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於天壤弗企
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餐太牢之薦匹晨鷄而
共飲偶野鳧以同勝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渟淀
齊榮辱以晏如永君子之餘盼
思道自恃才地多所凌轢而官塗淪滯開皇初遂以
母老請解職爲著勞生論指切當世焉論畧云夫人
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
伏膺教義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繩絆朝市

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憂勞總至
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
庸愚豈徒蟲惜春蒸鳴憐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傅長
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趨壹爲之哀歌
張升於焉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耳聽惡來之讒
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値僻王莒客之蹤蹟焦
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
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鷄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
九食不敢稱勞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
開四門以穆而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一葉從風無



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遊泳眷南山
之朝雲攀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
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
談禾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觴高歌滿席恍兮惚
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然而摩霄運海輕罻羅
於溟漠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觀人事之隕嶬觀
時路之邅危玄冬脩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惟心流
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而有識者鮮棄周任之
格言忘伯陽之炯戒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
陽且落皁蓋塡閻寶之里嗽惡求媚舐痔自親謟笑

甘言佞哀許泣近通旨酒遠貢文蛇美女豔姬玉筆金銑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睨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兒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警設去等絕絃飴窓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凡爲此者皆衣冠士族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慚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雖素論



以爲嗤而時輩之不責余乃違時薄宦屏跡窮居心若死灰家無擔石偶影聯形將數十載驚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云云　卒官內史侍郎有集三十卷行於世

薛道衡

道衡字玄卿年十三讀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爲著國僑贊雅有詞致楊道彥一代偉人見而奇之河東裴讞目爲關西孔子嘗爲主客郎接對陳使傅縡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傳誦焉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凝思聞戶外有人聲便怒文帝最重其文煬帝嗣位衡上文皇帝頌帝讀之怒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尋以事殺之有集七十卷

魏澹

澹字彥深家世以文學著澹善屬文詞彩贍逸與魏收陽休之李德林等同修國史撰御覽書文帝受禪復爲太子勇注庾信集復撰笑苑詞林等集文帝嘗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凡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作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澹



之義例多與收不同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有文集三十卷

許善心

善心幼孤嗜學家有藏書萬卷遍涉畧徧年十五威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嘗從文帝幸太山方讌坐有神雀集含章殿善心請紙筆立製神雀賦上之帝數曰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嘗聞其言今乃見其事初善心父撰梁史未就而卒善心述父志爲序傳畧云有梁君臨天下建國江左受命一君統傳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出自諸生爰登寶曆反

境李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弘慈不殺大忍無刑屬
陰戎入韻羯胡侵洛鄗廟有序剪成狐兔之場珪帛
有儀碎入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存而國亡
豈天道與豈人事與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撰梁
書紀傳及闕而未就者凡一百八卷也而梁室交喪家
壁皆殘帷囊同毀所撰之書一時亡散善心早嬰荼
蓼幂宗少强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
見其人迨乎本邑淪覆他鄉播遷羈別館而懸壺望
都亭而長慟家史舊書止存六十八卷自入京以來
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



稱名按者並善心補闕別爲序論一篇云云

李文博

文博性貞介每讀書至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玩咏
居貧宴如雖衣食乏絕而清操愈厲薛道衡重之奏
爲從事嘗詣房玄齡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惟在正
直今既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
爲多少博奮臂厲聲曰清流者必絜其源正末者須
端其本今源混本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玄
齡爲之悚然

特虞世基子亦爲校書每盛飾容服而未有所脩文
博從容問之曰卿今年紀幾何答云十八博乃正色
曰昔賈誼當此年不知議論何事而卿徒事容飾何
爲者又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喜頒賜羣官甚盛文
博嘆空人謂其必喜博乃云賞罰必準功過王妃生
男於羣官何事而妄受賞一時皆愧之

元德太子昭

昭幼有至性文帝特鍾愛之大業初立爲皇太子力
能挽强而恂恂被服如儒素士心咸歸之以體素肥
致勞疾疾甚帝令巫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薨虞
世基爲撰哀册詞甚惋麗末云神理冥漠天道難究



仁不必壽善或愆祐遘瑤山之頹巔忽桂宮之毀構
痛結幽明悲纏宇宙皇情深惻具僚如疚嗚呼哀哉
迴環氣朔荏苒居諸沾零露於瑤圃下申霜於玉除
夜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兮帷殿虛嗚呼哀哉將寧
甫竁長違望苑渡渭涘於造舟遵長平之脩坂望鶴
駕而不追顧龍樓而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歿長分
古今去榮華於人世即潛遂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
慘落景而將沈聽哀挽之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
御而流袂歔纓弁以霑衿嗚呼哀哉九地黃泉千年
白日雖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畢敢圖芳於篆素

永飛聲而斃賞帝深追悼

越王侗

侗元德太子子也江都既弒元文都等共立之未幾王世充自稱鄭王總百揆加九錫雲定興等遂請侗禪讓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改此言未可發必天命既去亦何有於禪時神色甚厲已退朝對其母良娣泣世充更逼之侗不得已遜於含涼殿遂被幽世充遣之鴆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求見其母不得遂布席焚香禮佛而咒曰從今以去願不復生帝王家仰藥死



宇文述

述多巧思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煬帝最親任之時雲定興者諂附會宇文述述好奇服興為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兒多効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述當入宿衛興謂耳冷乃製袂頭巾令深袙耳世又効之名為許公袙勢述聞大悅曰雲公所作必能變俗

趙綽

綽性勁直無依回文帝時故陳將蕭摩訶子世略作亂江南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以名將子為人逼摩訶無罪綽固爭上欲惱綽退赦之固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特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衣緋褌俗以為厭蠱不利上官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得殺亶上遂命高熲行斬綽即解衣上謂曰竟何如綽曰執法一心何惜死上為拂衣入良久釋之

上方禁惡錢有二人犯法上令斬之綽進曰於法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業置在法司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對曰臣



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又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呵之不肯退上卒釋之上心知綽質誠每謂曰朕於卿無所愛但卿骨相不當貴耳卒官大理

麥鐵杖

鐵杖走及奔馬能日行五百里以事沒入配執御傘每罷朝夜行百餘里至南徐州踰城入明火行劫旦還及時仍執傘如是者十餘度州人識之以狀聞朝士見鐵杖每旦在不信也尚書蔡徵許於仗下時辦送詔往南徐州者期以旦報命獨鐵杖應募旦還奏

不失期帝曰此其爲盜信矣惜其勇捷不罪後以功
累官光祿大夫
遼東之役鐵杖請爲前鋒顧謂醫人吳景賢曰大丈
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蔕歕鼻治黃不
差而死兒女子手中耶將度遼謂二子曰阿奴須備
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日必死及濟橋未成去岸數
丈輒跳岸戰歿杖有口辯考功郎竇威嘗戲之曰麥
是何姓鐵杖應口答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無以
難之

沈光 附權武



光字總持負絕力爲惡少年所朋附初建禪定寺暨
旛竿高十許丈適繩絕非人所及諸僧患之光謂曰
可持繩來諸僧驚喜光乃口銜繩拍竿而上直至龍
頭繫畢輒放手透空直下以掌拒地倒行數步觀者
駭異號爲肉飛仙時又有權武者勇絕世常倒投於
井未及泉復躍而出二人皆以功累顯官

周法尚

法尚性果勁好讀兵書煬帝幸榆林內史令元壽言
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
十四軍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千里不
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
山川腹心有事首尾不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取敗
之道也不若結方陣四面外距六宮及百官家口並
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
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
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此爲牢固萬全之策帝
曰善

董純

齊王暕得罪純坐與王交通帝庭詰之曰汝何旁附
吾兒欲相離間純對曰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



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顧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
忘吾言吾奉詔後每休假果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
敢忘先帝言於時陛下亦在側臣豈有飾說乎帝改
容曰誠有斯言遂釋之

虞世基

世基博學有高才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
人徐陵亦曰當今潘陸也初入國傭書養親怏怏
煬帝即位遂被知遇時四方多事表奏蝟集帝每口
授節度命世基爲之敕日百紙無遺謬晚年見帝惡
聞盜賊遂習唯諾以取容尤惑於繼妻孫雕飾器服

無復素士之風矣其門如市財寶山積而弟世南國士也清貧不立絕未嘗有所贍士論鄙之

裴矩

煬帝時高麗遣使通於突厥啓民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本孤竹國也周封箕子漢分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爲外域故先帝征之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耳今因其使者朝於突厥面詔令入朝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矣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還語其主令速入朝不然者卽率突厥往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



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命矩監其事矩揣帝意方勤遠畧於是諸商胡至者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爲撰西域圖記三卷上之序云自漢氏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於今年代久遠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臣近因監知關市訪採胡人王及庶人皆依其本國儀形服飾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艮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門戶也

王劭

劭篤嗜典籍遺落世事每對食輒閉目凝想盤餚爲僕從所竊而弗覺惟屢以乏少聲司庖司庖白其情劭



乃覺閉目伺之得竊食者其顓愚如此劭在著作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齊書紀傳一百卷皆鄙野爲有識所嗤獨讀書記三十卷採擿經史謬人服其精博

楊玄感 李子雄附

玄感楊素子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人多謂之癡其父母獨曰此兒不癡也長好讀書善騎射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方知名士多趨其門見朝綱漸紊帝多猜忌輒有異志帝時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世荷國恩庶幾執鞭行

陳可圖報塞文振爲言於上上喜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故自不虛於是征遼之後遂命玄感督運黎陽遂謀決於此

玄感進逼東都尚書衞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先以步騎二萬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已數日復戰戰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得玄感矣玄軍怳惚疑信勢稍懈玄感輒帥精銳乘之玄遂復大潰玄感每戰必身先士卒喑嗚叱咤當之者莫不披靡時以方項羽

時樊子蓋屈突通來護兒等援兵前後繼至與衞玄



合玄感分兩軍西抗玄東拒通勢遂分戰頻北因議釋洛陽直搗關中行至弘農宮父老說曰宮城無備多積粟玄感信爲然留攻之三日不克而追兵至遂大敗獨與數十騎走入林莽間冀追無復之衙謂弟積善曰事去矣吾不能受人僇辱汝可殺我積善遂抽刀殺之屍傑東都市

時有李子雄者玄感軍師也庸陋無奇初新羅遣使朝貢子雄一日與使人語朝堂問其冠制所自使者曰此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者子雄漫應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舉朝傳笑雄先仕隋

李密

玄感既敗密潛竄淮楊變姓名劉智遠教授村舍鬱鬱不得志乃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空軫鬱陶心眺所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怪之以告太守太守捕之密復亡歸翟讓

翟讓既破張須陀密因說曰自昏主蒙塵蝟毛競起



明公宜乘清天下誅剪羣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今東都留守諸官政令不一誠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賑窮乏遠近誰不歸附者百萬之衆可一朝集也讓曰僕起隴畝間望不到此遂與密精兵七千襲興洛倉破之密開倉恣民取於是老弱襁負道路不絕越王侗以二萬騎至密一戰破之讓遂推密號魏公未幾爲王世充所破率歸國

誠節

堯君素

堯君素爲隋守河東率兵[illegible]行李斷絕君素乃作

不懟爲緊表其顯其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
守者得之以達越王侗侗見而歎息時劇甚急君素
妻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自苦君素應曰天下事
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倒江都信至死殉之

孝義

王頒

頒王僧辯子父爲陳霸先所殺誓圖雪恥及隋滅陳
頒對將士日涕泣一壯士進曰陳亡郎君讐雪矣而
悲不止豈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故耶何不斷棺而
戮其屍頒乃頓顙答曰逹恐帝王墳塋未易發一宵



不及明僞事露耳遂密召召父時將卒得千餘人魁
期備鍫鍤竟一夕發說剖棺見霸先鬚皆不落本並
出自骨中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

循吏

趙軌

軌少肅行檢夙以清苦聞文帝時爲齊州別駕課最
徵入朝父老相送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
姓交故不敢以壺漿餞公清若水請酌水一盃爲餞
軌受而飲之軌先在州時府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
令悉拾歸其主仍誡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非機杼

閒物不願侵人耳

辛公義

開皇中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其俗畏病一人病合家
避之死者益衆公義欲變其俗因徧檢部內病者悉
輿至廳事暑月疫時病者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
乃獨設一榻其間日夕對之理事所得俸入盡以市
藥躬復詣視其飲食於是病者多起因召其親戚諭
曰死生有命豈因相染汝曹棄之所以死耳諸病家
子孫慙謝合境呼爲慈母俗自是亦變

王伽



開皇末王伽爲齊州行參軍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
人詣京因並枷鎖伽哀之呼謂曰汝曹犯法繫其
分也但枷鎖亦太苦吾欲爲汝脫去散行至京總集
汝能不失期不因皆拜謝曰必如約伽遂悉脫之與
期日某日至京畢會前却者吾爲若受死至期果集
無一人後上聞而驚異召伽與語大稱善因悉召流
囚賜宴殿廷而赦之仍下詔曰人性皆善使官盡王
伽人何不可爲李參者

酷吏

庫狄士文

士文清苦刻厲居官不受公料其子偶啜官厨餅輒枷之獄累日步送還京官中所須鹽菜必市之外境初爲隨州刺史徙貝州所至峻刻吏人股戰時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並苛虐惟長史有仁聲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尋坐免後以從妹爲人離絕忿恚妬于三人貧不立親友亦無內之者

王文同

煬帝時王文同爲恒山郡丞郡中一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皆憚之文同至令刻木爲大橛埋之



庭出尺餘四角合埋小橛因召其人數之踣其心於大橛上面縛四股於小橛棒其背須臾潰爛郡中大駭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將盡殺之於是合郡士女驚竄帝聞大怒馳使斬之以謝百姓

儒林

劉炫

炫字光伯强記博識左畫方左畫圓口誦目視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自謂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子史文集咸能誦憶天文律曆窮極微妙時知名之士皆信以爲非謬上方購求天下遺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之官取賞而去炫所著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論語春秋尚書毛詩述議共一百十五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卒後門人謚爲宣德先生

大業之末羣盜蜂起穀糴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絕鬱鬱不意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余



豈敢仰均先達徒以日迫桑榆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恐一旦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故及餘喘薄言胸臆余內省生平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惟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厚禮殊恩

小榮設贈幸三也慮消力盡大者已歎退又[illegible]歸骸骨得 沉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幸四也慨道敎之陵遲傷孝言之蕪穢驪驚墳典麤攻僻謬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大建人願遂不杖與衡撫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郡城糧匱闕絶其門人多隨命賊泉炫窮之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飢餓無依復投縣大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閉門不納值夜冰寒遂凍餒死



文學

劉臻

臻耽嗜經史精兩漢書時人呼爲漢聖而性恍惚於世事多所遺忘文帝時位儀同時劉訥亦任儀同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一日退朝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爲訥謾應曰知竟引還既入門尚未悟據案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迎臻謂曰汝亦來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乃顧盻久之詑曰吾乃[illegible]尋訥耳性好啗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

崔儦

儦字岐叔性嗜書自負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不得入此室官給事內史以韓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時越公楊素勢傾中外重儦門第爲子玄縱娶儦女始親迎公卿滿座及迎儦儦故敝衣冠騎驢而至待素禮甚倨焉素爲拂衣起

孫萬壽

萬壽博涉子史工文詞開皇初爲滕王文學坐衣冠不正配防江南[illegible]本書生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乃作五言詩寄京中士友一時盛相傳誦好事者書之



壁詞曰賈誼長沙國屈原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飛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棄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梟獍已成羣郗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裹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濆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恒資辯喻蜀幾飛文魯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勳羈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爲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

昔時昔將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簪僚麗景相携指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祓除臨灞岸供帳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雊麥雉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百憂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鶯鳴若値南飛鴈時能訪谷生



王貞

貞字孝逸工屬文煬帝時齊王暕聞其名移書召之啓曰竊山藪美玉光照巖岸之間地縕神劒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慧文詞來遷東海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飈浚雲仙掌方承清露想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今屬當藩屏坐棠聽訟事絕弦歌攀桂摘詞眷言高遯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醴闕申穆青淮之賓徒聞其言遨燕之筵罕值其人側望起予甚於飢渴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云云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略曰屬荷宜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者雕龍之迹具在風騷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自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感言坐推蛇珠誰許獨爲麟角孝逸生戰爭之季長風塵之中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賓杜高車以載巖費明珠而彈雀遂得暮程三月而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燕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阜終朝擊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



卻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艱俯而不能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術其真能之降赧遊白豕之歸齊王覽集善之賜良馬讀詔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未幾以疾甚還鄉里

隱逸

李士謙

士謙家富好施里有兄弟訟財者謙爲出己財助之鄉有牛犯其田時盛夏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

於本亡家奴與鄉人董震醉角力震扼奴喉竟死震懼伏罪謙謂曰若本無殺心何謂爲然巫遠去毋爲吏所執其行德多類此或謂謙曰子多陰德謙曰所謂陰德譬猶耳鳴惟已獨聞人無知者今我所作皆子所知何陰之有

謙嘗論輪迴之旨謂鯀爲黃能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龜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家之子此皆佛家變受異形之謂其說甚辯客有難以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士



謙曰變化皆由心造木豈有心乎客不能對

崔賾

賾嘗學博古大業中從駕河陽藍田令王曇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上之莫有識者詔問賾賾對曰臣按漢文以前未有冠幘當是文帝以來制作臣按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長數寸或現或隱出則令世延長臣敢稱慶上大悅

時又嘗從駕登太行詔問曰何處有羊腸坂賾對曰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有羊腸坂上曰不是賾遂對曰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顧謂牛弘曰崔祖濬可謂問一知二其博洽多類此賾所著碑誌詞賦凡十餘萬言

徐則

則志尚棲隱初杖策入縉雲山已復入天台絕穀養性所資惟松朮隆寒不服綿絮當在縉雲時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會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矣於是詣揚州王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未便後一夕命侍者取香



火如平常朝禮至五更而死王遣還葬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子弟仍令淨掃一房曰明有客至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去莫知所之須臾柩至乃知其靈化也

藝術

韋鼎

鼎字超盛能知未來陳至德初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皆當葬長安期將及故破產東裝耳詩驗時有盧太翼者目雙瞽能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蕭吉

開皇中獻后崩上令吉卜葬地吉筮得一地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地也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卒用吉言及將葬上擬親臨吉奏於法不當臨上不納吉退告友人曰前卜山陵皇太子致余務令吾早立余記之曰後四歲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葬兆益見矣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紿云卜年二千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取三十二運也汝誌之未幾驗



楊伯醜

伯醜隱華山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高祖賜之章服至朝堂輒捨去被髮佯狂遊行市里道士韋知常詣問吉凶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矣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諒反知常逃歸京師時素與常政有隙既破諒急索常以歸得免

許智藏

智藏精醫術高祖時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比聞許智藏將至當必苦我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耳及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當發癇不可救也數日而俊薨

萬寶常

寶常伶人也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上以寶常知音召問可否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上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爲律調樂器并撰樂譜六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其損益樂器不可勝記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其術卒不售一日聽太常所奏泫然而泣



人問之應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方全盛聞者皆不然之未幾驗寶常貧甚竟餓死將死盡取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

王令言

大業中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一日其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起曰變變急呼其子問此曲興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曰吾聞上幸江都汝慎毋從此行必不返子問故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以是知之帝竟弑江都

## 張胄玄

胄玄博學精律曆太史令劉暉甚忌之然暉言名不中胄玄所推步則百不失一上嘗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暉與胄玄等辨詰暉杜口無一答而胄玄通五十四焉於是暉黨皆斥胄玄獨擢散騎常侍其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洛下閎改顓頊歷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出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胄玄所爲曆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超古獨異者七事皆詳原史



# 外戚

## 呂道貴

道貴文帝母舅也族甚微尤頑騃鄙陋初自鄉里徵入朝帝見之涕泣道貴但連呼帝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帝恥之厚其供給不許接對朝士出守濟南每與人言必自稱皇舅苦桃帝母小字也

## 獨孤陁

陁好左道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未之信也會獻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病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爲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自辟左右諷陁陁執言無有上乃命高熲蘇威等雜治之於是陁婢徐阿尼言狀本從陁母家來上以其事下公卿議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即絕上令賜陁夫婦死已令免死爲民而出其妻楊氏爲尼

# 列女

## 鄭善果母

母崔氏年十三適鄭誠生善果誠以討尉迥戰死母二十而寡凜節操識大體善果爲景州刺史每出聽



事母恒於鄣後察之一日聞其妄瞋母即退臥被泣終日不食善果伏不敢起母乃起誥之曰吾非怒汝恨愧汝家耳汝父在官清恪以身徇國吾寡婦有慈無威汝自童子便襲茅土位方伯豈汝身致之安得不念及此而妄瞋怒內墮家風外虧國法吾死何以見汝先人善果乃頓首受命

母恒自紡績夜分始寐善果進曰兒幸封侯位居三品秩俸幸足何自苦母歎息謂曰汝年已長吾謂汝知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夫此秩俸乃天子所以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散贍六親爲先君廣惠奈何

以妻子擅之且絲枲紡織婦人本務自王公以下為之婦者必各有所業若其墮業即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可自敗名乎善果頓首曰謹受教

陸讓母

母馮氏仁壽中讓為番州刺史坐贓賄狼籍為司馬所糾上遣使按之因囚詣長安讓稱寃上復令治書侍御史按之狀不易公卿上議皆當讓死詔行刑母乃髽首垢面詣朝堂數讓曰汝無汗馬勞致位方伯不能盡誠奉國以答鴻恩而反犯王憲贓賄狼藉若言司馬誣汝百官百姓不應皆誣汝若云至尊不憐



汝何又遣治書御史覆汝汝實非誠臣非孝子死何辭於是手持盂粥令讓食已乃上表陳情極哀懇上覽表為動容獻皇后復言之乃恕讓死

諸夷

靺鞨國

靺鞨有七種惟黑水部為最勁矢鏃石鏃即古肅慎氏也國多熊羆豺豹然不害人水氣鹹鹽生木皮之上嚼米為酒飲之亦醉其俗淫而妬妻外淫人有告者輒殺妻殺而復悔亦必殺告者文帝時遣使入貢上宴之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鬬容帝顧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

倭國

開皇末倭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其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其國女多男少女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國有如意寶珠色青大如鷄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大業三年遣使朝貢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

赤土國

赤土在南海中俗敬佛尚華靡惟金鎖非王賜不得



服用大業三年主事常駿王君政使其國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王前竝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器皿俱金使還獻金芙蓉冠龍腦香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使者歸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面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有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大魚糞也又有眞臘國國人以右手為淨左手為穢土多奇樹其花實皆異九眞海中有建同魚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又有八足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

高昌國

高昌漢車師前王庭也開皇時王堅立王坐室畫魯
哀公問政孔子像地出赤鹽如珠白鹽如玉多蒲萄
酒從武威西北有捷徑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行
者於路或聞歌哭聲則皆魑魅魍魎也

吐火羅國 附漕國

火羅都城方二里勝兵十萬其俗兄弟同一妻迭寢
焉每一人入房則挂其衣戶外以為志生子則屬長
兄其山穴中有神馬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又有
漕國其國有魚脊骨孔中可通騎出入云

突厥



大業中煬帝親巡雲內泝金河而東北幸啓民所居
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為賦詩詩云鹿塞
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氊帷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
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膻肉韋韝獻酒杯何如
漢天子空上單于臺是日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甕各
一特勒以下各有差

西突厥

突厥本一國分為二相讐殺大業中西可汗處羅負
固不朝帝因裴矩計遣其射匱為大可汗以分其勢
取桃竹白羽箭一枝賜射匱因謂曰此事宜速使疾
如箭也射匱得箭大喜即興兵襲處羅處羅窮蹙入
朝頓首謝罪帝曰今四海既清天下一家譬如天上
止有一个日照臨莫不寧貼若有兩个三个日萬物
何由得安於是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
所照惟有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射匱即
處羅弟

宇文化及

化及既弑帝率衆西歸至黎陽與李密遇戰不利腹
心稍盡兵勢日促兄弟計無復之惟群聚酣宴奏女
樂醉後輒尤智及曰我初不知都由汝為計今所向



無成負殺主之名滅族豈不由汝智及大怒曰事捷
不聞歸功敗乃即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已醒則
復飲如初以此為恒化及自知必亡嘆曰人生故當
死豈不一日為天子乎於是遂鴆殺浩僭大號未幾
建德斬之浩秦孝王子化及奉為帝

讀唐書目

本紀



志





列傳

馬燧一則　渾瑊一則
邢君牙一則　陸贄二則
韋皐二則　張建封一則
韓弘一則　盧坦一則
徐浩一則　楊憑一則
潘孟陽一則　張薦一則
獨孤及一則　顧少連一則
薛存誠一則　孔戣二則
穆寧一則　柳公綽六則
柳玭一則　胡證一則



鄭餘慶一則　高郢一則
崔羣一則　賈餗一則
杜佑三則　令狐楚二則
裴延齡四則　皇甫鎛二則
王播一則　韋執誼一則
王叔文二則　王伾一則
劉禹錫四則　柳宗元四則
杜黃裳一則　裴垍一則
李藩一則　韋貫之四則
王鍔一則　張萬福三則

郝玼一則　李光顏一則
裴度三則　李逢吉一則
元稹一則　牛僧孺一則
崔羣一則　劉栖楚一則
韓愈二則　孟郊一則
皇甫湜一則　賈島一則
劉乂一則　馮定一則
劉蕡二則　李翺一則
王涯一則　舒元輿一則
李德裕三則　曹確一則



李蔚一則　鄭綮二則
楊收一則　雷滿一則
王潮一則　安金藏一則
顏杲卿三則　張巡六則
南霽雲二則　孫揆一則
元德秀二則　陽城五則
司空圖一則　王績三則
朱桃椎一則　孫思邈一則
田游巖一則　武攸緒一則
賀知章一則　張志和一則

南詔二則　環王一則
訶陵一則　驃　三則
敬宗五則　李義府二則
李林甫八則　盧杞二則
柳璨一則　僕固懷恩一則
李懷光一則　陳少游一則
李忠臣一則　高駢一則
安祿山三則　史思明一則
李希烈一則　朱泚一則
黃巢一則　秦宗權一則
董昌一則



#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八

## 讀唐書

宋廬陵歐陽修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 帝紀

#### 高祖淵

帝生而三乳善騎射仕隋嘗擊龍門賊射七十發皆中賊敗去斂其尸築京觀盡得其箭於尸不失一突厥入犯隋兵少不敵帝選精騎二千爲遊軍居處飲食隨水草而射獵馳騁示以暇別選善射者伏爲奇兵虜疑不敢動帝乘之虜遂敗走



煬帝故多猜忌嘗以事召帝帝遇疾不時謁時帝有女甥王氏在后宮帝問王汝舅疾勢可得必不帝聞之益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會天下盜起帝子世民知隋必亡陰與劉文靜謀舉大事帝未之知也欲以情告懼不聽令宮副監裴寂密選宮人私侍帝因酒酣告之帝大驚寂曰正爲宮人奉公事發當誅耳初欲執世民送官已而曰吾愛汝豈忍告汝自是謀遂定

#### 太宗文皇帝世民

帝四歲時有書生謁高祖見之曰此兒年幾冠必能

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懼語泄急使人追殺之失所
在矣因以爲神乃採其語名之曰世民大業中突厥
圍煬帝於鴈門帝時應募往援隷將軍雲定興謂定
興曰虜敢圍吾天子者以無援故也今宜先後吾軍
爲數十里使其晝見旌旗夜聞鉦鼓以爲我大兵至
則虜可不擊而走不然彼知我虛實勝負未可料也
定興如其言虜果引去時帝年十六耳
高祖既起義引兵狥西河將至霍邑會天久雨糧且
盡高祖欲還太原帝諫曰義師爲天下起也宜直入
咸陽號令天下今還守一城是爲賊耳高祖不納帝



哭於軍門高祖驚召問故對曰還則衆散於前而敵
乘於後死亡須臾能不悲乎高祖悟曰起事者汝今
成敗亦惟汝時左軍已發帝急追之夜半迷道入山
谷遂棄所乘馬徒步及其軍引與俱還即進攻霍邑
一戰斬宋老生尋克長安

則天后武曌

后自廬陵幽廢懼人心不附遂以殺戮示威其在文
武大臣則殺劉禕之殺劉延祐殺周思茂殺郝象賢
殺薛顗殺鄧玄挺殺張光輔殺弓嗣業弓嗣明弓嗣
古又殺徐敬眞殺郭正一殺弓志元弓彭祖又殺王
令基殺魏玄同崔詧殺劉易從殺李光誼劉延景黑
齒常之趙懷節殺劉齊賢王本立殺范履冰柳明肅
殺蘇踐言殺裴居道殺阿史那惠殺張行廉張虔金
殺元萬頃苗神客裴望在唐室同姓則殺霍王元軌
汝南郡王瑋殺鄱陽郡公諲廣漢郡公謐汶山郡公
蓁又殺零陵郡王俊廣都郡公璹又殺郡王承乾之
子殺鄭嗣王璥又殺梁郡公孝逸[illegible]澤王
上金殺許王素節之子璟殺南安郡王穎鄅國公昭
又殺諸宗人李直李敞李然李勳李策李越李黯李
玄李炎李志業李知言李玄貞其殺諸無顯名者不



可勝紀然後改國號周加尊號曰聖神皇帝降皇帝
爲皇嗣賜姓武立武氏七廟

志

禮樂

中宗將享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言皇后當助祭太
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以爲不可左僕射韋巨源獨以
欽明說爲是於是以皇后爲亞獻補大臣李嶠等女
爲齋娘執籩豆德宗時則以皇太子爲亞獻親王爲
終獻

上元中尊太公爲武成王祭典與文宣王等太常卿

主其事建中四年刑部員外郎陸淳議曰武成王殷臣也紂暴不諫而佐周傾之夫尊道者師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廟登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則立節死義之士安所奮乎武成之祀與文宣等非不刊之典請立廟磻溪令有司以時享是時兵革未靖武臣議難之乃詔以將軍爲獻官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分三獻

玄宗知音律酷愛法曲選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時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帝又好羯鼓羯鼓本



戎羯之樂其聲焦殺特異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明年安祿山反諸州皆陷吐蕃

天文

吳中常侍王蕃考先儒所傳以戴日下萬五千里爲句股斜射陽城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當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有餘今測日晷距陽城五千里已在戴日之南則一度之廣皆三分減二南北極相去八萬里其徑五萬里宇宙之廣豈若是乎然則蕃之術以蠡測海者也古人所以恃句股術謂其有證於近事顧未知目視不能及遠遠則微差其差不已遂與術錯響游於太湖廣袤不盈百里見日月朝夕出入湖中及其浮於巨海不知幾千萬里猶見日月朝夕出入其中矣若於朝夕之際俱設重差而望之必將大小同術無以分矣橫既有之縱亦宜然又若樹兩表南北相距十里其崇皆數十里置大炬於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於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南表之下仰望北表之端必將積微分之差漸與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於其上亦當無影矣又置大炬於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於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北表之



下仰望南表之端又將積微分之差漸與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於其上亦當無影矣復於二表間更植八尺之木仰而望之則表首環屈相合若置火炬於兩表之端皆當無影矣夫數十里之高與十里之廣然猶斜射之影與仰望不殊今欲憑晷差以指遠近高下尚不可知而況稽周天里步於不測之中又可必乎

五行

中宗時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爲一色傍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

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公主又以百獸毛爲韉面韋后則集鳥毛爲之皆具鳥獸狀工費巨萬公主初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爲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嘴角皆備瞭視者方見之自作毛裙貴臣富家多效之江嶺間奇禽異獸毛羽採之略盡時韋后妹又爲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皆服妖也

垂拱二年新豐縣露臺鄉有山涌出高二十丈傍有池周三百畝池中具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爲瑞名之曰慶山時荊州人俞文俊上言人氣不和而



贅疣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爲災陛下以爲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后怒流之嶺南

選舉

唐制取士之科其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以待非常之才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最盛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少實及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君篤意謂莫此之尚

則天時武后務收人心士無賢不肖多所進奬舉人授拾遺補闕御史著作佐郎者凡百餘明年命舉人悉授試官高者至鳳閣舍人給事中次員外郎御史校書郎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公主用事於側門降墨勑斜封之以授官號斜封官凡數千員內外盈溢無聽事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至宋璟姚元之秉銓而其弊始革

兵制



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太宗貞觀十年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爲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其下設屬各有差平居無事則更番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耕於野而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

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更番代役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耗散至不能給宿衛於

是張說建議請一切募士募凡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每歲二番明年更號曰彍騎其法以十二萬分隸十二衛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限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及第者有賞特府兵雖變而一時宿衛充實訓練有法猶稱勝兵云

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於是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自是徒



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也是時衛佐悉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詬詈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諸戲及安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於是方鎮之兵日盛武夫悍將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於天下此方鎮所以不得不強而京師不得不弱也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此唐兵三變之大畧也

食貨

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各所宜木皆有數諸鄉有寬狹地有肥瘠人有狹徙者倍半買賣各有限制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

稅斂之數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



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拾肆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外戚及於學生俊士義夫節婦皆免課役水旱霜蝗所免租庸調各有差此高祖太宗致民殷富之大畧也

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自開元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而國家侈費無節且大盜起兵興須財益急租庸調法弊矣於是代宗時始計畝定稅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

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
使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
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敢加斂
者以枉法論議者謂祖宗法不可輕改而帝方信用
炎不疑也法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泚王武俊田悅合
從叛於是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
是時太常博士韋都賓請借富商錢帝以問度支杜
佑佑謂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
歲乃命戶部侍郎趙贊專行借錢令約兵罷償之時
京兆少尹韋禎長安丞薛萃督責峻急民遂不勝冤



至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
估裁得八十萬緡而長安為罷市父市民相率遮邀
宰相哭訴宰相盧杞懼為疾馳而過
時趙贊復請稅間架算除陌間架法屋二架為間上
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
賞錢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千錢舊算二十今加為
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為率於是民益愁怨及涇原
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戶僦質不稅爾間架
[illegible]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
[illegible]見賊卒以苦寒[illegible]

矜帝不能致剔親王帶金鬻之自是遂驕意聚斂裴
延齡用事常賦之外更有月進日進又貞常賦羨餘
延齡死而人相賀是時宮中取物於市命中官為宮
市使兩市置白望數十人以鹽估敝衣絹帛尺寸裂
之以酬直民至有賚物入市而空手歸者每中官出
沽漿賣餅之家俱塞門撤肆

刑法

廣州都督党仁弘嘗於起義時率鄉兵二千為助天
下既定遂恃寵驕縱納豪酋金寶無算已代還裝輜
重凡七十艘或告其贓法當死太宗哀其老且先有



功貸為庶人乃召五品以上謂曰賞罰所以代天行
法朕今貸仁弘死是自弄法以負天也人臣有過請
罪於君君有過宜請罪天其令有司設藁席於南郊
三日朕將請罪房玄齡等進曰貸仁弘不以私而以
公何罪之有百僚頓首三請乃止
武后稱制天下不服自徐敬業越王貞瑯邪王沖等
起兵討亂后益恐遂修告密之法引酷吏周興來俊
臣侯思止王弘義等共為羅織構陷無辜時推劾之
吏皆鑿空爭能為泥耳[illegible]摺脅籤爪縣髮燻鼻刻
書備極支體糜爛號曰[illegible]閉絕食飲晝夜使不得

眠號曰宿囚是時自宗室以及朝士日被誣戮不可勝數天下人爲之重足

藝文

唐室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書四類曰經史子集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所著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先是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等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玄宗時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命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宰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仍遣使括訪之江淮間文宗時復以侍講鄭覃言詔祕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迨黃巢之亂存者復尠至昭宗播遷徙洛陽而蕩然無遺矣

甲部經類其類十一一曰易類二曰書類三曰詩類四曰禮類五曰樂類六曰春秋類七曰孝經類八曰論語類九曰讖緯類十曰經解類十一曰小學類凡



著錄四百四十家五百九十七部六千一百四十五卷不著錄一百一十七家二千三百六十卷

乙部史錄其類十三一曰正史類二曰編年類三曰僞史類四曰雜史類五曰起居注類六曰故事類七曰職官類八曰雜傳記類九曰儀注類十曰刑法類十一曰目錄類十二曰譜牒類十三曰地理類凡著錄五百七十一家八百五十七部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四卷不著錄三百五十八家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七卷

丙部子錄其類十七一曰儒家類二曰道家類三曰法家類四曰名家類五曰墨家類六曰縱橫家類七曰雜家類八曰農家類九曰小說類十曰天文類十一曰曆算類十二曰兵書類十三曰五行類十四曰雜藝術類十五曰類書類十六曰明堂經脈類十七曰醫術類凡著錄六百九家九百六十七部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卷不著錄五百七家五千六百一十五卷

丁部集錄其類三一曰楚辭類二曰別集類三曰總集類凡著錄八百一十八家八百五十六部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三卷不著錄六百八家五千八百二十



原缺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十九

讀唐書

宋雍丘宋祁本　明長水趙維寰節

列傳

后妃

高祖竇后

后生時髮垂過頸三歲等於身讀女誡列女傳過目輒憶父毅爲隋定州總管謂女有奇相難其偶書二孔雀屏間凡請婚者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至射各中一目遂歸焉生



太宗后工篇章有雅體尤善書與高祖書相雜人不能辨

太宗長孫后 賢妃徐附

后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居恒帝與言或及天下事輒肅然辭曰牝鷄司晨家之窮也後庭有被譴者必陽助帝怒請繩之俟帝意解則徐爲開釋兄無忌以佐命元功帝欲引與共政后固陳不可曰漢呂霍可爲明誡帝不聽自用之則密諭兄牢讓必得請而止異母兄安業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應死然向遇妾不以慈外人皆知之今論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遂得減死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無與政事而徒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源塞流其識大體類如此

賢妃徐氏名惠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知屬文其父孝德試使擬離騷輒爲小山篇中云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孝德大驚所論著流傳禁中太宗聞召爲才人手未嘗廢卷詞致贍蔚貞觀末多兵革土木之役妃每疏極諫其詞剴切精詣太宗善之帝崩妃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馬侍寢園吾志



也復爲連珠詩以見意卒年二十四妃女弟爲高宗婕妤亦有文世以擬漢班氏云

高宗王后

后與蕭良娣初皆有寵自武昭儀進入誣皆廢爲庶人囚宮中帝一日念之間行至囚所二人流涕嗚咽帝爲惻然昭儀聞即促詔杖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詔至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殺我我後爲猫使武氏爲鼠定當扼其喉以報昭儀聞詔六宮毋畜猫

武后

后年十四時太宗聞其美召爲才人母痛哭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及太宗崩出爲比丘尼會高宗過佛廬見而悅之乃復召入既得幸即思所以傾王后蕭妃者久之未有以中會生女后就視撫弄去昭儀輒潛斃兒衾中伺帝至佯作歡喜狀發衾視兒死矣輒驚問左右左右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乃大怒曰后殺吾女自是讒遂行

后城寓深痛能柔屈不恥以就大事帝喜其能奉巳故排公議立之巳得志即盜威福無憚避帝顧受其鉗勒久之稍不平乃召西臺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狀與帝意合趣使草詔廢后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澀待之如初猶慮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即諷許敬宗搆儀殺之自儀殺而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

后多權譎每視朝必垂簾與帝並坐既專制更粉飾文具大集諸儒內禁爲譔定列女傳百寮新誡臣軌樂書等凡千餘篇即令學士密裁可行之帝晚年苦風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秦鳴鶴曰風上逆砭頭血可愈后陰幸帝殆陽怒曰是可斬帝體寧堪刺血耶帝曰醫議疾烏可罪且吾眩不堪甚聽爲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畢后輒從簾中拜謝曰天賜我師爲身負繒寶以賜

徐敬業既敗后殺裴炎程務挺不勝恚怒召羣臣廷讓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朕輔先帝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爲託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何見背之遽且受遺老臣伉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糾合亡命有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殺



之公等才有過彼蚤爲之不則謹事朕無貽天下笑羣臣頓首莫敢仰視

后將謀革命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桀使自爲助雖妄男子岸言偶合輒不次官之或不稱職尋亦誅廢不少縱務在眞才實抱又畏天下有謀之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送京師至則即日召對厚餌以爵賞凡告變者吏不得訶詰雖耘夫蕘豎必親延見爲於是上變者徧天下一時人人屏息無敢發一議者

薛懷義者本姓馮名小寶偉岸淫毒佯狂洛陽市千

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寶可入侍后召與私悅之欲
掩迹得通籍出入乃令祝髮爲浮屠拜白馬寺主尋
拜輔國大將軍后雖春秋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悟
其衰也已而懷義寵衰御醫沈南璆進懷義失望因
縱火焚明堂后羞而祕之詔太平公主擇徤婦人
縛懷義擊殺之還其尸白馬寺自懷義死而張易之
昌宗遞得幸
后之始革命也公卿大臣如裴匪躬阿史那輩往往
有潛謁皇嗣者后聞盡腰斬之都市時有上言嶺南
流人謀反者后遣御史萬國俊往按詔按得實即論



決國俊至廣州一日戮三百餘人時劉光業王德壽
等亦奉詔分往劒南黔中等道訊鞫諸人惟恐殺人
之少光業殺九百許德壽殺七百許其餘少者亦不
下五百許

中宗韋后 上官婉兒附

后初與帝幽廢房陵備極憂困每使至帝輒恐欲自
殺后止之曰禍福何常早晚等死耳無遽帝嘗謂后
曰一朝見天日不相制於是帝復辟后輒淫縱無忌
至與武三思共御牀博帝從旁典籌不忤也三思彷
則天故事諷羣臣上號順天皇后正月望夜帝與后
微服過市徜徉觀覽縱宮女出遊盡淫奔去不還尋
與上官昭容協謀招權納賂斜封官始此
昭容名婉兒性韶警善文翰中宗聽之羣臣章奏無
不與聞與武三思通故詔書必右武氏而抑唐帝嘗
數引名儒賜宴賦詩君臣賡和帝后及長寧王安樂
主作大篇婉兒代也又爲差第羣臣所作已乃營外
宅與崔湜亂引湜知政事而穢夫恣劇嚱名士候門
下矣臨淄王入斬之闕下先是其母鄭方娠夢巨人
畀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甫踰月母戲謂曰
稱量天下者爾耶輒啞然應後乃秉機政云



玄宗王后 楊娭楊妃附

帝爲臨淄王時后爲妃帝清內難妃頗大計旣踐祚
武惠妃有寵后不平每顯訊之已坐兄守一巫蠱事
將被廢后泣曰昔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
餅陛下獨不念之耶帝憫然動容遲疑良久卒廢王
誣作翠羽帳賦以諷帝也阿忠即后父仁皎
良娣楊氏初侍帝於東宮太平公主用事忌帝帝左
右皆持兩端纖悉必聞上良娣特方娠帝不自安召
侍讀張說謂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因命說挾
劑以入帝將於曲室自煑之忽夢有介而戈者繞門

三而三蕤盡覆瘠以語說說曰天命也乃止已生男
是爲肅宗
貴妃楊氏字太眞初本壽王妃自武惠妃薨宮中無
當意者或言妃美帝召入一見異之遂別爲壽王聘
而自內妃妃解歌舞善迎帝意寵遂專房宮中號娘
子妃嗜生荔枝帝爲走數千里疾致之色味依然未
變也妃嘗以譴還兄銛第是日比中夂帝尚不食怒
笞左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供帳酒饌百餘車
送妃所帝喜賜力士御膳力士知旨是夕即請召還
妃帝撫慰良渥已復得譴還外第兄國忠計以語動



帝帝意動詔中人張韜光輟御食賜妃妃因韜光謝
曰妾罪當萬誅然髮膚外皆上賜也今且死無以報
即引刀斷髮一繚奉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惋亟召
還遇之如初馬嵬之阨以紫茵裹屍瘞道側其後帝
密遣中使治葬具啓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爲
淒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別殿朝夕往必欷歔
貴妃三姊皆美劭封秦虢韓三國夫人歲賜錢百萬
爲脂粉費虢國素與國忠亂頗爲人知不恥每入謁
必並驅道中與兄國忠等號五家四方珍奇至必分
賜五家如一帝嘗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
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
導以劍南旌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藉於道香聞
數十里

肅宗張后

帝在東宮時后爲良娣良娣慧辯善迎合帝趣靈武
良娣寶贊之於靈武產子裁三日即起縫戰士衣帝
爲敎止對曰今非養安時也每夕必寢前帝曰暮夜
可虞且捍賊非婦人事宜少戒對曰今方多事若倉
卒妾請當之陛下可徐爲計已正位遂與李輔國相
表裏謀徙上皇於西宮帝嘗召見山人李唐會方擁



幼女顧唐曰我念之毋怪也唐曰太上皇之念陛下
亦如是矣帝爲泫然而內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已
復謀傾太子代宗立尋見殺

吳后

后吳氏初以掖庭衣冠子侍肅宗於東宮嘗夢神降
介而劍決脇以入殆不能堪燭至文尚隱然遂娠已
生代宗生之三日玄宗臨澡時負姆嫌兒體弱陋更
他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其故帝曰非
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其眞者帝大喜向日視之
曰福過其父因顧高力士曰若一日見三天子樂甚

代宗即位上尊號啓故塋祔葬則貌若生衣成赭色
人皆異之

代宗沈后

代宗爲廣平王時妃實生德宗天寶之亂王方北討河南爲史思明所俘遂失后所在王既踐祚册德宗爲皇太子詔訪后不能得乃先下詔追贈其三世一日而封拜者百二十七人建中初上太后尊號帝奉册嗚咽左右皆感泣於是詔遣諸沈徧行州郡物色特敎中官高力士女年狀差似后又能言禁中事遂有迎歸上陽宮者力士子知具白其非帝貸之曰吾



寧受百罔冀一得眞然終帝世無聞焉

憲宗郭后

后汾陽王子儀女孫也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后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素貴故優禮特異是生穆宗穆宗嗣位后移興慶宮每朔望帝率百官詣宮門爲壽或歲時慶閒燕饗後宮戚里內外命婦車騎騈藂環佩聲滿宮帝亦家矜朝夕供御務華衍侈大以稱后意帝崩中人有爲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効武氏耶中人乃不敢言

后歷敬宗文宗武宗武宗喜畋游角武藝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一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審覽諫臣章疏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毋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閱諫章往往道游畋事自是畋幸稍稀小兒輩不敢復橫

穆宗蕭后

后本閩人初去家入長安不復知家存亡惟記有弟帝爲訪之俄有男子蕭洪因后姊婿呂璋自見上太后謂得眞弟悲不自勝帝拜爲金吾將軍未幾閩男子蕭本又稱太后弟仇士良以聞因逐洪下獄按治



之則洪乃代人也詔賜死擢本贊善大夫帝以爲眞未及旬而賜累鉅萬然太后眞弟廝賤莫能自達本但給得其家系而士良於上之遂信不疑實非眞也後福建按察使上言泉州男子蕭弘自言太后弟乃復詔御史臺三司雜問之又皆妄於是流本愛州弘儋州而太后弟終不獲

尚宮宋氏名若昭其父廷芬生五女長若莘次若昭次若倫若憲若荀皆警慧善屬文而莘昭尤著性皆脩潔鄙薰澤靚妝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凡裔偶聽其學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十

篇大都準論語以韋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顏
冉推明婦道若昭又爲傳申釋之德宗時昭義節度
使李抱眞表其事因召入禁中試文章幷問經史上
咨美其留宮中上能詩每與侍臣賡和則五人皆預
焉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名呼學士若莘掌祕禁圖籍
至穆宗時而若昭拜尚宮歷憲穆敬三朝皆稱先生
后妃諸王主率以師禮見延芬擢饒州司馬其男獨愚
不可教白衣終其身

武宗王妃

妃年十三時以歌舞入侍帝於東宮帝卽位進位才



人有寵狀纖頎頗類帝每畋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
相與馳出入莫知孰爲帝也帝餌金石浸不豫才人
憂之及大漸但與才人訣曰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
妾請得殉帝崩才人乃悉所畜物散遺宮中潛自經
幄下一時嬪妓卽妬才人專上者咸爲之感動宣宗
卽位高其節贈賢妃

宗室

江夏王道宗

太宗將討高麗先遣都督張儉以輕騎度遼窺形勢
儉畏不敢深、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日
、二十日留十日觀覽山川御覲天子矣已入賊
地相險夷度營壁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道宗
更走間道謁帝如期帝壯之賜金五十斤絹千匹
帝東征詔道宗李勣爲前鋒既度遼拔蓋牟城虜救
集時道宗騎裁四千而虜衆十倍諸將懼欲保險俟
帝至道宗曰賊遠來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也昔耿
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爲前軍當淸道迎乘輿尙何待
勣善之遂選壯騎突進賊營而勣合擊之賊遂破

御史中丞漢

漢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詞雄蔚其删略亦類愈愈愛



重之妻以女擢進士第敬宗修宮室舶賈有獻沈香
亭材者帝受之漢諫曰以沈香爲亭亦何異瑤臺瓊
室是時王政謬僻漢言多及之其在史館論次憲宗
實錄頗稱直筆

河間王孝恭

高祖時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尋奉命行破
銑二鎮所獲戰艦悉縱放江中諸將曰得舟可濟吾
用奈何資賊孝恭曰銑境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
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今放之令銑瀕江
鎮戍見艦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卽進覘候往返

恢其救期則吾且抜江陵矣巳而救兵到巴陵見船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絶遂降

孝恭故有識量常奉命討輔公祏將發大饗士𢈔水忽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怡然徐曰諸君勿憂吾仗威靈問罪杯中血安知非賊人授首象乎立取飲盡卒擒公祏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要非我心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爲他人所利子晦嘗於第起閣俯臨民舍一日舍民謁謝曰室家之私不願外窺請辭他徙晦驚遽毀之

渤海王𢦊



𢦊字定臣年二十遂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見吏唱名乃入心恥之徑返江東隱陽羨里所論著數百篇嘗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豔不典而世競重之乃集詩之近古者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

隱太子建成

建成謀傾秦王不巳高祖召王謂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爾東宮以爾亟讓故成爾美今覩爾兄弟終不相下吾欲令爾還洛陽自陜以東悉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王泣辭不願遠離膝下帝曰陸賈漢臣猶遞過諸子況我爲天下主東西兩宮思汝卽往何所悲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爲患留之京師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說帝言王還洛必反宜勿遣事遂寢未幾王斃建成蓋建成實留之云

巢剌王元吉

秦王有大功而太子不爲中外所屬元吉心喜亂欲并圖之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德日隆爲上所愛殿下雖太子位不安不早計還踵受禍矣請爲殿下殺之太子初未忍元吉數諷許之於是邀結宮掖交多匿亡命結壯士爲用時祭九思爲王記室作詩刺之



有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之句而元吉弗悟也未幾敗

霍王元軌

元軌好讀書善射尤有識畧能以計走突厥於定州太宗嘗問羣臣曰朕諸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能盡知惟數與霍王言臣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於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閒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王嘗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玄平玄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乃見長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 廢太子承乾

承乾太宗長子初立爲皇太子　特稱敏惠及長頗躭聲色好慢遊訾嬖俳兒兒爲帝所殺念不已至築室圖像朝夕泣祭又時遣奴盜取人牛馬親視烹燖召所幸廝養與共食之又好胡語胡服設穹廬以自居嘗身作可汗死而使衆號哭剺面奔馬環臨忽躍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至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哉又嘗曰吾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即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尋被廢

## 濮王泰



王好士善屬文司馬蘇勖勸泰著書泰乃奏撰括地志引著作蕭德言祕書顧胤等撰大帝部衛尉供帳光祿給食於是文學士及貴游子弟更相因藉門若市然泰令分道計州繹緝疏錄爲五百五十篇歷四朞而就上之詔藏祕閣已謀傾太子事覺出居均州

## 曹王皐

皐嘗攝溫州事州大饑發官廩數十萬爲賑僚吏懼請先聞皐曰人日不再食且死何俟命脫殺我而活衆其功大矣旣貸乃自劾上優詔答之時侍御史李鈞與其弟鍔宦俱遂不肯歸母窮不自給皐行縣知之歎曰入則孝出則悌有餘力則學若二子者可與事君也與哉竟劾之並錮死

武岡戍將王國良爲辛京杲誣激據縣反朝廷發四郡兵討之再期不下皐以河南觀察使至遣之書曰將軍非大逆者特逃讒抗死耳將軍遇我可以降我故身爲京杲誣幸蒙雪何忍以兵加將軍有如不信者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破將軍城非將軍福也國良得書喜且疑請降而未決皐乃即日單騎自稱使者造國良壘大呼曰有識曹王者乎我是也來受降良安在一軍愕眙國良即迎拜叩頭謝皐爲請



命詔賜名惟新

皐性貞正張柬之有別圃在襄陽皐嘗宴集其所樂之將市取客馬薛謂曰漢陽有中興功其遺業當百世保奈何使其子孫翦予皐瞿然謝門下吏失詞以爲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尤有巧思常創爲敵器以漆木上出五觚下銳貝爲盂形所容二豆少則水弱多則強中則水器力均雖動搖能不覆又嘗以意教戰艦爲二輪蹈之以鼓水捷進駛於陣馬

## 鄱陽王素節

素節自少齡即能日誦千言爲高宗所鍾愛武后惡

之乾封初詔素節病無入朝然實不病也素節自危
爲著忠孝論張柬之以聞欲省其誣而武后滋不悅
未幾周興誣其謀反遂被逮素節在道聞遭喪而哭
者傾謂左右曰人求病死亦何可得而尚須哭耶未
幾遇害行道哀之

太子弘

弘嘗受左氏春秋於郭瑜至商臣弑其君喟然廢卷
曰聖人垂訓何乃書此瑜曰孔子作春秋以昭勸誡
書商臣蓋使其罪千載猶不得滅也弘曰然所不忍
聞願讀他書遂改受禮已命儒臣許敬宗上官儀等



摘採古今文章之精麗者凡五百篇號瑤山玉彩以
獻武后殘酷惡之酖死

邠王守禮

守禮先在武后時被幽閉凡十餘年中宗復辟始就
封岐王嘗奏守禮知雨暘帝召問對曰臣非有術昔
天后幽臣歲被勅杖凡四五案創痕甚前雨則沈悶
霽則佳以是知之耳因泣下帝爲惻然王多寵嬖子
六十許人嘗負息錢數百萬或勸治生產守禮曰豈
天子兄而無葬者

讓皇帝憲

憲於玄宗爲兄玄宗之得爲太子憲所讓也而玄宗
友愛同氣亦從古未有嘗賜五王宅環列宮側而[illegible]
於宮西建樓署曰花萼相輝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
召入樓與賦詩燕嬉諸王日朝側門退則具樂縱飲
擊毬鬭鷄或馳鷹犬如是者歲月不絕中使勞賜相
踵雖讒邪乾無以搖也時有鶺鴒數千集麟德殿樹
間翔棲浹日人以爲友于之感後諸王繼薨憲獨在
帝親待愈加每生日必幸其第爲壽往往留宿其薨
也哭之慟追謚讓皇帝
帝嘗遺憲書曰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



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
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思之服藥而求羽
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
而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
丸効耶頃因餘暇選仙錄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持
此藥願與兄弟共之皆至長齡永永無極也
帝嘗於萬歲樓從複道上見衛士食已棄餘竇中帝
怒命高力士杖殺之憲將侍進曰從複道上窺人之
私失大體且以性命輕餘餐奈何帝遂止涼州獻新
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良久憲曰曲雖佳然宮離

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
於音聲將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
未幾安史亂帝幸蜀思其言爲之流涕

漢中王瑀

瑀頗知音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聲顧左右曰是太
常工邪曰然它日識之曰前笛何故臥吹笛工驚謝
又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是未可彈五
十四絲大絃也蓋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
曰琶云

惠文太子範



範好學工書愛儒生無貴賤皆爲盡禮又多聚書畫
皆當世珍秘者初隋亡禁中圖書潰放唐興募訪稍
稍復出藏秘府長安初張易之奏求天下善工爲之
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遂竊其眞者藏於家易
之既誅悉爲薛稷取去稷又敗範得之其後遇火焚

太子瑛

瑛初爲皇太子與瑤琚二王並蒙愛及武惠妃專寵
生壽王而愛移讒始入帝有廢易意張九齡極諫止
後李林甫用事妃與相表裏遂搆言太子二王有異
謀帝大惑之一日妃詭召瑛等曰宮中有賊請介以
入及至妃遽白帝曰太子二王反且甲而來矣奈何
帝使中人視果然以語林甫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
臣所宜預帝遂俱賜死天下聞而冤之

棣王琰

琰妃韋氏先以過置別室有二孺人爭寵不平求巫
者相厭蠱置符琰履中琰不知也人遂有告琰厭上
者帝伺琰朝使人取履視之果得符帝怒詰琰琰頓
首謝曰臣罪宜死然臣與婦不相見二年有二孺人
爭長臣恐此三人爲之推驗果然而帝疑終不釋囚
之鷹狗坊竟以憂死



按玄宗子三十人子琰子五十五人琬子五十八人
玢子三十六人珪子二十一人開元末皇子幼多居
禁內詔附苑城爲大宮分院處號十王宅蓋十舉全
數也已諸孫繁衍又於宅外更置百孫院天子歲幸
華清宮則又於宮側置十王百孫院以從遊幸

建寧王倓

祿山之亂上皇幸蜀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諭曰至
尊播遷吾不可違左右倓進說曰逆胡犯闕四海分
崩若不因人情圖興復雖從上入蜀而散關以東非
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今防邊屯士不下十萬

而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也於是
恢復之議始定後肅宗入良娣譖賜倓死及廣平踐
祚始追崇帝號遣使迎喪於彭原既至城門喪輀不
動代宗謂李泌曰豈有恨耶卿往祭之爲白朕意泌
乃爲挽詞二解追述倓志命挽士唱之泌進輀輀乃
行見者皆爲垂涕代宗初王廣平
肅宗既平大難一日與李泌語及倓事帝改容曰倓
於艱難中實有功恨爲細人間欲害其兄我爲社稷
計不得不割愛耳泌曰爾時臣在河西知其詳廣平
於兄弟最篤睦至今言建寧猶嗚咽不已陛下此言



得之讒口不足信也帝泣下曰事已爾奈何泌曰陛
下亦聞黃臺瓜乎其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歸
陛下今一摘矣愼毋再摘帝愕然曰公安得是言是時
廣平有大功亦爲后所構得泌言而廣平始安

通王滋

宣宗十一子滋其一昭宗乾寧三年詔滋與諸王統
軍衛京師韓建畏而惡之會天子將狩太原建道迎
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自稱疾不肯入帝勅諸王詣
建自解建復不出見仍上言請歸諸王十六宅悉散

其所領兵上不許建徑以兵環行在盡逐衛兵於是
天子勢孤建遂與劉季述矯詔飭兵攻十六宅諸王
被髮乘垣走或升屋極號曰帝救我於是盡殺十一
王而以謀反聞天下冤痛之

德王裕

昭宗十七子裕其一劉季述既幽帝奉裕即帝位及
季述誅或欲并誅裕帝曰太子爲賊逼耳何罪詔還
少陽院復爲王時朱全忠見王春秋盛標宇軒秀忌
之密語崔胤曰王既竊帝大義滅親豈可留胤言其
意於帝帝不許他日以語全忠全忠曰此國大事臣



安敢與必胤賣臣也及帝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
愛子全忠奈何欲殺之言已泣下至囓指流血玄暉
即以語全忠未幾帝被弑玄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
飲酣盡殺之投其尸於水

平陽公主

公主下嫁柴紹高祖起義主居長安紹謂曰尊公有
大舉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君行矣我自爲計
紹既發亡乃散家貲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自將以
應帝於道盡平諸劇賊畧地至武功勒兵七萬威震
關中尋會秦王於渭北已紹及主對置幕府於京師

時號娘子軍主薨葬詔加鼓吹太常議婦人葬古無鼓吹帝曰鼓吹軍樂也之親執金鼓參佐命古有是耶卒用之

丹陽公主

公主下嫁薛萬徹萬徹蠢甚公主羞不與同席者數月太宗聞笑焉乃爲置酒悉召他壻因從容語萬徹請握槊賭所佩刀帝陽不勝遂解賜之主喜命同載以歸

太平公主

公主則天后女也愛傾諸王榮國夫人死后丐主爲



道士以幸冥福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不欲之決乃別築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應曰以賜駙馬可乎帝悟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復罷婚殺武攸暨妻而以主配攸暨

主方額廣頤多陰謀后嘗謂類我而主外示檢畏終后世無他嘗尊后上官昭容猶自以智出主下甚憚之主謂儒者多貧每厚持金帛以結士心收物望玄宗誅韋氏主實與祕謀遂侍武后久善測人主微指先事迎合無不中也時宰相七人出主門下者五遂謀廢太子太子覺勒兵斬其黨主賜死於第

安樂公主

主嫁武崇訓光豔動天下侯王多出其門嘗自作詔請帝署可帝笑從之又請爲皇太女魏元忠諫主曰阿武子尚爲天子天子女何不可因開府署官屬府敗皆納貲售官降墨勑斜封之名斜封官擬定昆池延袤數里司農卿趙履溫爲繕治累石肖華山回澗九折又爲諸奇玩用琛貝珊瑚不可涯計崇訓死主素與武延秀亂即嫁秀時趙履溫諂事主至褫朝服



以項挽主車臨淄王入主方覽鏡作眉亂兵斬其首

玉眞公主

主字持盈睿宗女始封縣主進號上清大洞三景師天寶中上言先帝許妾捨家誠願去主號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爲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爲貴請入數百家產延千年之命帝嘉其志決許之

魏國公主

公主德宗女下嫁王士平主恣橫不法帝幽主而錮士平已出士平安州又貶賀州其門下客蔡南史獨

觚中叔爲主作圖寫散事詞以狀離曠意帝聞怒捕
南史等逐之幾廢進士科

漢陽公主

公主順宗女下嫁郭鏦時貴戚競爲奢詡而主獨崇
儉嘗用鐵簪畫壁記田租所入文宗嘗問主曰姑所
服何年法也今日之弊自何代始對曰妾自貞元時
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
禁藏物賞戰士由是織麗散在人間內外相矜狃遂
成風若陛下示以所好誰敢不變帝悅詔宮人視主
衣製廣狹徧諭諸主主嘗戒諸女曰先姑有帝吾與



若皆帝子驕盈貴侈可戒不可恃

襄陽公主

公主亦順宗女下嫁張克禮主縱恣常微行市中有
薛樞薛渾李元本者皆得私侍而渾尤愛至謁渾母
如其姑有司欲詰詰則多與金錢使不得發克禮以
聞穆宗爲幽主禁中

平原公主

公主昭宗女帝在鳳翔以主下嫁李茂貞子繼偘后
謂不可帝曰不爾吾無安身所是日宴內殿茂貞坐
帝東南主拜殿上繼偘族兄弟皆西向立主徧拜之

諸臣

李密

密字玄邃一字法主幼時嘗因入衛煬帝見之謂宇
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
帝曰是兒視瞻非常無入衛已謝去感憤讀書聞包
愷在緱山往從學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且
行且讀越公楊素道遇之謂曰何物書生勤乃爾因
問所讀何書曰項羽傳素陰奇之歸語其子玄感玄
感遂結納

密既建號魏公遂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



遣將軍張仁則致書高祖呼爲兄請以步騎會河內
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吾方定京師未能
東略若不與好是又生一隋也密適爲我守成皐拒
東都兵使不得西即更遣驃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以
驕其志因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厚推讓之密大喜
以示下曰唐公見推天下無足慮者

王世充悉衆渡河求決戰密自將待之邙山裴仁基
進曰世充悉勁兵來東都必虛請選精騎二萬向洛
世充必自拔歸而我乃整軍徐還所謂彼歸我出彼
出我歸以疲之也密不能用未幾敗世充之敗密也

未陳時陰索一貌類密者斬之以殉旣兩軍接埃霧
晝塞世充督兵疾戰須臾索貌類密者過陳衆遂譟
曰獲密矣軍中咸呼萬歲密軍驚惶遂潰

王世充

世充旣篡隋稱大號每臨朝必諄諭詳複以示勤篤
百司聽受爲疲出則輕騎歷衛無警蹕行者但止
立勿避徐謂百姓曰故時天子居九重下情無繇察
世充非貪位者本救時耳正若一州刺史事皆親覽
誠恐門衛有禁難盡通今止順天門外置坐聽事自
是章牘塡委覩省不遑後遂不能復出尋敗滅



竇建德

建德家世業農負絕力任俠自喜鄉人有喪而貧者
建德方耕聞之太息即解牛爲膊鄉里以是異之有
盜劫其家建德立戶外伺其入擊三人死餘不敢進
請其尸建德曰可自投繩係取盜投繩建德爲之縻
盜方曳建德輒捉刀躍起復殺數人自是名怖遠邇
隋末聚衆高雞泊奄定河朔稱夏王

建德率兵三十萬救世充秦王進據虎牢斬其大將
羣情恇駭祭酒凌敬進說請悉兵濟河先取懷州河
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大行入上黨傳檄
旁郡進壁口以騎滿津收河東地而諸將掠獲滿亟
思西歸撓其說遂不用建德妻諫曰祭酒計善夫自
滏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
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今頓兵虎牢徒自
苦何益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且鄭日待我業許之
奈何示天下不信未幾爲秦王所獲

薛仁杲

秦王之擊高墌也諸將請戰王令曰敢言戰者斬又
之仁杲糧乏挑戰不許其將往往來降王策其可乘
遂遣將龐玉擊之淺水原戰酣王以勁兵擣其背賊



將羅睺敗王遂悉騎馳之曰勢破竹不可失夜半追
至折墌逼明合圍遂降仁杲諸將入賀因問曰羅睺
雖破賊城尚堅而王直下之何神也王曰羅睺徒將
使得入城未易忽取吾窮追無使賊不及計是以克
耳諸將歎服是時仁杲將旁合地者掠王氏女醉寢
於野王氏即取合地佩刀斬之送首涼州詔封夫人

劉黑闥

初秦王建天策府弧矢制倍於常其逐黑闥也爲突
厥所窘王自以大箭射却之突厥得箭傳觀以爲神
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世奉爲寶每郊丘重

禮必陳於儀物之首以識武功

朱粲

大業之末粲亡命爲盜自稱迦樓羅王衆十萬渡淮剽劫山南所至殘殺無遺時大饑軍乏食粲掠小兒及婦人烝食之謂其徒曰味之美寧有如人者第令他國有人吾懼無儲哉初引陸從典顏愍楚爲賓客後盡食兩家諸城懼皆逃散乃乞降高祖高祖遣散騎常侍段確勞之確醉戲粲曰君噉人多矣若爲味粲曰噉嗜酒人正似糟豚確怒罵之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能復噉人乎粲即收確於坐併從者數十悉烹以饗士衆東都平斬粲於洛水上



劉文靜

文靜倜儻有器畧大業末爲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咤曰天下方亂吾將安之文靜笑曰如君言是豪英所資也高祖鎮太原文靜知其有大志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祖魏太祖之徒與俄坐李密姻黨系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大事者私入視之文靜喜挑言曰喪亂方亟非湯武高光不能定余何王曰安知無人今過此非兒女子姁姁相憂直欲與君共大計耳遂相與定策

文靜進策秦王曰今上南幸江都兵塡河洛盜賊蜉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動以萬數須眞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攘大呼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十萬衆可立致加公府兵數萬第下一令誰不願從鼓行入關以震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合吾意於是文靜更因裴寂以交於唐公寂以宮人私侍劫公皆文靜謀也後坐快望誅

裴寂



高祖兵起欲先取京師而又恐屈突通掎其後猶豫未決寂進曰通今據蒲關我未能下之而輒西恐腹背受敵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動乃萬全也秦王曰不然兵尚權權利於速今當乘機渡河以奪其心關中羣盜處處屯結疑力相仗易以招懷撫而有之衆附兵强何向不克通自守虜耳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料高祖乃兩從之留兵圍蒲而遣秦王入關未幾長安平

屈突通

通故以清節著秦王西入通率兵援長安而爲劉文

靜所破勢窮慼武說之降通曰吾荷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以死報國耳居恒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情爲之感奮

通既勢蹙尚爲逃其家僮召通通立斬之其子壽復爲文靜將竇琮所獲琮縱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讐也命左右射之將京師已陷人無固志通知不免乃下馬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敢負陛下遂被禽已見帝帝曰忠臣也厚遇之

太宗時貴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著既沒而其家賣



珠帝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今天下號清白死不變節者惟屈突通張道源通三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舉毋乃好善不篤乎帝曰朕過矣置不問於是通之清益顯

通先事隋文帝嘗奉命核隴西牧簿得隱馬二千匹文帝怒將盡誅太僕卿以下諸官屬凡千五百人通曰人命至重奈何以畜産故一日而殺千五百士帝旋悟通蒞官勁正犯法者雖至親無所回縱通弟蓋爲長安令亦方嚴强執時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蔥不逢屈突通

## 尉遲敬德

敬德名恭以字行初從劉武周武周敗同尋相歸國已尋相叛諸將併疑敬德請殺之王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後耶爲引見臥内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介意我終不以浮言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如必去者以此爲資是日王與王世充戰幾爲賊將單雄信所窘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王出王顧曰公何相報之速也仍賜金銀一篋

隱太子與秦王隙嘗遺金皿一車書招之敬德謝曰



某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懷二心棄忠狥利殿下亦安用之太子怒而止秦王聞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欲遣壯士刺之敬德知故開門安臥賊至不敢入

敬德戰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舉刺之不能傷也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校敬德請王加刃而已獨去之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矟遂大慚服

敬德性悻直頗以功自負又好廷質大臣得失與宇

繇不平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怒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諭之敬德勃然擊道宗幾眇其目太宗不懌罷讓之乃頓首謝晚節謝賓客不通煩餌雲母粉爲方士術新延年云

秦叔寶

叔寶名瓊以字行始爲隋將來護兒帳下卒叔寶母喪護兒弔之吏怪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有志節非久處卒伍者已歸朝高祖賜之金瓶從征世充建德黑闥累戰必克進上柱國每臨敵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



誇衆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之萬衆中靡不如志已圖其形於凌煙閣

唐次

次字文編建中初及進士第歷侍御史坐與竇參善出爲閬州十年不遷次抑鬱不得申以爲古忠臣賢士罹讒被放有至殺身而君不悟者因採集其事爲辨謗畧三篇上之帝益怒曰乃以古昏主方我憲宗立始召還憲宗惟惡朋黨覽辨謗畧書之詔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皆宜觀省然次編錄未該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等起周訖隋增爲十篇號元

和辨謗畧

段文昌

文昌字墨卿仕翰林學士歷劒南荆南節度使州旱文昌禱即雨武雨久遇文昌出遊必霽民爲之謡曰旱不苦禱即雨雨不愁公出遊子成式强記博學多奇篇祕籍嘗侍父於蜀以畋獵自放文昌諭之明日以雉兔徧遺幕府各爲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衆大驚著酉陽書數十篇尤精樂律能自度曲

溫造

造剛嚴有識畧興元軍亂殺李絳衆謂造可夷其



難文昌遣之許便宜行事造請以八百人自從既至欲大宴視聽事曰此隘陿不足容衆更徙牙門坐定將卒羅拜造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主意可悉前舊軍毋得造勞問畢就坐酒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叱之不敢動即閉軍中殺絳狀因命將仗劍傳呼曰悉殺之從兵奮擊凡斬首八百餘醢其親殺絳者取百級祭絳以三十級祭死事官餘悉投之漢江一軍始肅

造族子庭筠工詞章與李商隱齊名世號溫李然薄行無檢多作側詞豔曲數舉進士不中第喜爲人作

文大中末試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矣執政鄙之令狐綯鎭淮南延筠怨其居中時不已助過其府不肯謁而乞錢楊子院夜醉爲邏卒所擊折齒訴於綯綯劾吏吏具道其汙狀綯兩罷之卒廢

筠弟延皓有志節嘗爲崔彥曾幕府龐勛反刃脅延皓使爲表求節度使延皓紿云當爲公作宿思之勛喜皓歸乃與妻子訣明日入見勛索表皓佯答曰吾乃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吾動衆百萬寧無一人操檄者因之已卒遇害

李襲譽



襲譽事高祖官大府卿所得祿賜隨多少輒散宗戚而以其餘寫書罷揚州歸書遂可數車載每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有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官若輩能勤此仰吾跂可無求於人矣

皇甫無逸

無逸初事越王侗王世充篡斬關出追騎及之乃解金帶投之地顧謂曰吾有死不能同爾輩爲逆可取此毋相困騎爭下取帶得免歸朝歷同州刺史益州長史所至輒閉閤不通賓客所須必市之他境嘗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之其孤介若此然過自矜愼每上奏必讀十數過猶懼未審使者上道爲追省再三

李嗣眞

嗣眞善審音調露中章懷太子作寶慶曲嗣眞謂人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聲哀且下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已太常缺黃鍾不能成嗣眞疑崇業里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眞曰宮聲也市以歸振之其地若有應者掘果得鍾衆樂遂和



嗣眞嘗言隋樂府有堂堂曲此明唐再受命也比日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乎難作不遠矣永幾言驗武后嘗問嗣眞以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

王君廓

君廓故羣盜[illegible]嘗負竹笥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笥囊其頭不可脫輒奪繒去而主不辨也歸高祖隸其部以千三八破賊萬入朝帝賜所乘馬令

自廷中乘出謂侍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眥盡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遏之發憤大呼至耳鼻皆流血勇何啻相如哉朕當不以例賞更賜錦袍金帶

李靖

靖字藥師姿貌魁琦通文史有將畧微時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談兵輒歎曰可語孫吳者斯人也楊素見而奇之自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牛弘亦以爲王佐才高祖擊突厥靖時爲馬邑丞察其有非常志輒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已高祖定京師將斬之



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而乃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力爲請乃得釋

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尋奉詔副趙郡王孝恭往討兵至夔會秋濤漲瀧諸將請俟江平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吾士始集銑不及知乘水傅壘震霆不及塞耳卽倉卒召兵無以禦必成擒也因進師夷陵銑將文士弘屯兵數萬於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彼新失荊門必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惰孝恭不從留靖守屯而自往戰大敗賊特乘勝委舟散掠靖覘其衆亂輒縱兵擊之取四百艘殺溺死者萬人遂率輕騎爲前鋒直抵江陵銑出不意檄召兵江南不及到遂降銑

靖又奉詔副孝恭討輔公祏於丹陽時公祏遣將馮惠亮陳正通分兵五萬一屯當塗一屯青林且鎖斷江道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將不戰老吾師也宜直取丹陽擣其巢窟靖曰不然二軍旣精而公祏所自將亦皆精銳業保石頭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受敵非計矣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鬭今方持重特公祏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可必破惠亮拔公祏可立禽也孝恭從之尋破惠亮靖遂



以輕兵逼丹陽擒公祏

突厥入寇靖時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敢提孤軍至此靖知其內懼縱諜者離其心腹遂夜襲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捷聞帝歎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三千士蹀血虜廷遂取定襄豈不什伯李陵哉此足雪吾渭水之恥

時頡利遣使謝罪請舉國內附帝卽詔靖往迎之又別遣唐儉安脩仁先行撫慰靖乃謂副將張公謹曰

詔使到虜必自安若選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諫曰上已與約降且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亦何足惜遂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盡俘之以從去其牙七里虜始覺部衆潰斬萬餘級俘其男女十萬頡利亡去爲大同道總管張寶會以獻於是斥地自山陰至大漠

高祖太宗嘗數有詔書賜靖太和中靖五世孫彥芳奏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



太宗手韶文宗覽之不廢手敕擢韶而以其本還彥芳又上舊物有佩筆以木爲管弢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鬪筆尚可用又靖破蕭銑賜于闐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刓胯各附環金內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觿算囊等物常佩於帶者天子悉還宗子別賜束帛衣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靖弟客師好弋獵至老不衰居京南鳥山西際灃水烏鵲皆識之每出則從之翔人謂之烏賊

李勣

勣事太宗以忠力著帝謂可托大事至剪鬚和藥以愈其疾使侍太子謂之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宮事相委幸勿以資屈爲嫌已復置宴內庭謂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勣感涕至齧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已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我今託事出之我死爾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出爲疊州都督

高宗踐祚立召勣以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爲尚書左僕射進司空先是太宗已畫像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馬出入東西臺敕甲官日一人迎送其寵遇優渥從古未有也及帝欲后武



昭儀褚遂良等力諍帝意且沮他日密訪勣勣答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於是王后廢而昭儀立幾覆唐祚

勣善用兵能料敵應變戰勝得金帛盡散之士卒而持法嚴故人用命臨敵選將必其奇龐福厚者或問故答曰薄命人不可與成功名疾將革召弟弼謂曰我即死欲有言吾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未幾子敬業反夷其族

## 矦君集

君集嘗從李靖破吐谷渾平高昌頗恃功伐會以他罪被繫怏怏不樂遂起逆謀伏誅初太宗嘗命李靖教君集兵法集乃奏靖且反帝問故君集曰兵之隱微靖不以示臣帝讓靖靖曰方今中原無事臣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殆君集欲反耳已靖爲右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未幾言驗

## 盛彥師

史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南山萬寶懼謂彥師曰



密驍賊也且挾思歸之士勢殆難與抗彥師曰請以數千兵爲公梟其首萬寶問計答曰兵詭道難與言即引衆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渡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備此彥師曰密聲入洛其實走襄城我據其要衝之必也密果至彥師橫擊之遂斬密傳其首

## 李君羨

君羨在太宗時官武候中郎封武連縣公先是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女武王會內宴爲酒令當各言小字君羨自言小字五娘子帝因愕然佯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健耶又君羨官名封邑皆有武帝忌之遂出爲華州刺史已有告其與狂人妖言者詔誅之卒驗於武后

## 高士廉

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人謂之賣婚於是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譜諜參考史傳檢正眞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



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爲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學藝從我定天下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買婚爲榮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又次則爵爲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甚朕今以當日冠冕爲等級高下遂降崔幹爲第三姓班其書天下高宗時許敬宗以不敘武后世又李義府恥其家無名奏令史玄道呂才等重刊定之裒廣類例合三百三十五

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爲之敍各以品位高下
敍爲九等改名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升譜
限縉紳恥焉目爲勲格義府乃奏悉索氏族志燒之
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
遷盧渾盧輔淸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
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婚三品以上納幣
不得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爲歸
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
以寶等爲冠其後矜尚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
妃主壻皆取當世勲貴名臣家不尚山東舊族後房



玄齡魏徵李勣復與婚故望不減自李義府爲子求
婚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
者皆稱禁婚其家益自貴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
能禁世以爲敝云

竇威

威家世皆以武功顯而威獨嗜書諸兄詆爲書癡皆
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尚何求威笑
不答威孫軌性殘酷每出師未嘗解甲不用命者
立誅之即小過亦輒箠流血常以其甥爲腹心偶夜
出呼不時至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
公厨旋悔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寃監
刑者疑不時決并斬監者

房玄齡

玄齡博綜墳典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
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其父彥謙曰上無功德徒
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而不爲子孫計長久淆置
嫡庶競相傾鬩今雖平其亡跬可須也彥謙心奇之
而陽詫曰毋妄言時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閱
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異時聳壑昂霄恨吾不及見
耳秦王徇渭北玄齡杖策謁軍門一見如舊自是參



大計定天下爲元勲第一
玄齡嘗以譴還第已帝悟召於家仍避位不出久之
帝幸芙蓉園玄齡遽救其子汛掃庭堂曰乘輿且至
有頃帝果幸其第即載玄齡還宮帝在翠微宮以李
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問曰玄齡聞緯
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髯無他語帝遽改除事帝
征遼玄齡留守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
公玄齡驛追帝帝視奏已立斬男子仍詔玄齡曰公
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
玄齡作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主晚節多病詔

許肩輿入殿帝親之每爲流涕或病少損卽喜見於色已疾甚帝爲鑿苑垣以便候問至親握手與訣云玄齡嘗恐諸子驕奢爲集古今家誡書之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曰第留意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爾等宜師之其子遺愛尚主竟以怨望伏法

杜如晦淹審權讓能附

如晦故以風流自命負大節臨機果斷與玄齡深相得太宗定天下二人力也如晦卒帝哭之慟他日食瓜美輟其半以奠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泣淚曰世傳黃銀鬼神所畏因更取金帶遣玄齡賜其家夜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爲玄齡言卽勑所御饌往祭詔虞世南勒碑文言君臣痛悼意及祥遣尚宮勞問妻子

如晦叔淹有材辯隋開皇中淹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隱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爲高尚文帝惡之謫戍江表　如晦六世孫審權清重寡言居翰林最久絕不漏禁近語其在方鎭視事有常處非日入未嘗就內寢坐必斂袵常若對大賓然或晝日欲少息則必顧直將解簾或旁無人卽自起撤鉤手擁簾徐下乃退與杜悰俱位將相悰先進故



世謂審權爲小杜公

昭宗時李茂貞跋扈不奉法譁擊宰相崔昭緯於道至亡其印帝大怒詔急捕首惡讓能進諫曰陛下新卽位願少寬以貞元故事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買生慟哭時也朕奄奄度日忍坐視此邪讓能曰陛下欲剛主威此憲祖之心也奈時未便他日臣蒙鼂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帝不從茂貞遂以誅讓能爲名悉兵逼乘輿讓能曰臣固豫言之請歸死以紓難帝涕下曰與卿決矣再貶雷州兵不解乃賜死讓能審權子

魏徵叔瑜謩附

徵字玄成隋末世亂嘗詭爲道士以十策干李密密不能用事隱太子太子敗乃事太宗自以不世遇爲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已微疾帝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中使齎賜藥膳道相望帝復親臨問疾屏左右語竟日已將葬帝欲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詔曰公強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矣帝哭臨爲之慟詔葬以一品禮其妻裴辭徵性約素禮太侈非徵志帝乃勉許之仍自作文而書[illegible]碑

徵生平以勁直取忌既沒頗多譏毀帝意寖移遂停
叔玉尚主而仆所爲碑顧其家衰矣高麗之役帝有
悔意寘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即召其家
至行在賜勞徵妻子而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徵子
叔瑜工草隸嘗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故世稱
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徵五世孫謩擢進士第文宗嘗沒二宗女入宮謩上
言速塵穢之嫌傷治道之本帝即出二女下詔略曰
備灑掃於內非曰聲伎恤宗女之幼不爲漁取而疑
似之間不可戶曉謩詞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



朕何愛一官不以增直臣之氣其晉秩右補闕帝嘗
問謩卿祖特書詔頗有存者乎謩對惟故笏在詔令
上之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朕欲以
此笏爲徵廿棠耳

王珪

珪事太宗多規切一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
王瑗姬也帝指姬謂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
能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耶非耶帝曰
朕已謬言之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陛下知廬江之
亡而姬仍在側竊謂陛下以爲是耳帝自失

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特貴未嘗行
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豈爲身
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
饋乃退其後公主降皆備婦禮蓋珪實作始云
珪微時與房杜善珪母李頗有人倫鑒嘗謂珪曰兒
必貴然不知所與游者何人也試與偕來會玄齡等
適過其家李闚之大驚敕具酒食懽盡日喜曰二客
公輔器汝貴不疑

薛收

秦王方討王世充竇建德來援諸將爭請斂兵觀賊



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其兵皆江淮選卒正
苦乏食耳向以求戰不得爲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
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伊洛勝負未可
歲月定也不若嚴兵綿壘戒毋出戰而大王親督精
銳據成皐以邀德路俟彼疲老吾乃以堂堂之鋒壓
之不旬日二賊可並縛麾下矣王曰善遂禽建德併
降世充
收與族兄德音從兄子元敬才名相埒世稱河東三
鳳收爲長雛德音爲鸑鷟元敬年最少爲鵷雛是時
收與房杜處腹心之寄而元敬謹畏未嘗

中款曲如晦每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蓋收與元敬俱爲參軍直記室故元敬稱小記室

馬周

周字賓王家貧嗜學以無細謹鄉人薄之入關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西遊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乃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貞觀初代常何言事帝詰何何以實對帝立召未至使者四輩敦趣一見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累數獨擢周爲御史時嘗遣人以圖購宅衆謂其起家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



直倂賜奴婢什物由是人始悟周之領選也磨浚儀令蓋浼前恥云

周善敷奏機辨明銳動中窾綮帝每曰吾頃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嘗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帝每詔上藥視護且朝爲調藥太子問疾周疾甚悉取平日奏稿焚之曰管晏暴君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既卒帝思之甚至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容

李綱

安叱奴者舞工也高祖官之散騎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褻也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開府此有國之鑒戒陛下新造王業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萊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墀恐非貽厥孫謀之道帝不納

綱嘗事太子建成時有進魚者太子召治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擄刀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



若綱諸番諭國屬綱矣後太子寖狎亡賴綱數諫不聽遂乞骸帝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耶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敢久爲尚書乎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綱先居鄠賊帥何潘仁劫爲長史

李大亮

大亮初仕隋嘗從龐玉戰李密密將張弼執之弼異亮被執者百人皆死而獨釋亮引與定交已亮歸高祖累官兵部尚書思報弼而弼時爲將作丞匿不見

大亮徧求之不得一日遇諸塗持弼泣悉家財推與之弼堅拒亮乃言於帝願推以已官帝遂遷弼中郎將都督代州一時盡賢大亮而多弼之不自伐

戴至德

高宗時至德爲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人有訴率優容之至德必詰究本末無私假以是當時多喜仁軌號解事僕射兩人嘗更日聽事至德聽事日有一嫗前投牒牒已收忽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非至德笑還之人服其德度帝嘗賜之飛白書曰汎湛淵停舟楫其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蓋皆託意云



劉洎

太宗嘗好持論與公卿言事必往復詰難洎諫曰帝王臣庶聖哲凡庸等級遼絕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陛下卽降慈旨假柔顏猶恐羣臣慴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辨飾詞援古而迸其議哉且多記損心多言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爲弊帝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騁人輕物恐由據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爲勞也

崔湜

湜在中宗時本桓彥範推引已及附武三思殺彥範及坐譙王獄湜嘗外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已作相即陷幽求嶺表又與太平公主謀逐張說蓋猜毒詭險其天性云弟液兄泣並因文翰居要官每自比東晉王謝曰吾一門仕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以是進趣不已卒敗湜執政時年裁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陳叔達 賜附 遺附

叔達陳宣帝子其人有江左餘風嘗侍高祖高祖賜食叔達得蒲萄不舉帝問故對曰臣母病渴求此不



能致願携歸奉母帝流涕曰卿乃有母乎卽賜之仍賚物百段　時有楊師道者善草隸工詩每與名士燕遊歌詠自適太宗嘗賞其詩因賜宴謂之曰聞公每酬賞捉筆賦詩如宿構令試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詩成不加點一坐嘆伏

封倫

倫字德彝以字行初仕隋爲楊素妹壻素營仁壽宮極宏麗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搆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也素退問倫何

料之審偷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
人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已歸高
祖位尚書僕射然性嶮佞搆隱太子危秦王卒敗

宇文士及

士及事太宗以曲謹得上意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
樹也士及輒從旁歎美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
遠佞人不識佞人謂誰乃今知汝是士及頓首謝曰
南衙羣臣終日面折廷諍使陛下不得舉手臣幸侍
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復何聊帝意解又
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士及陽若不省徐啗之其



機捷類如此

閻立本

立本故善畫太宗嘗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池上
悅之詔侍臣賦詩而召立本俾貌狀時閣外傳呼畫
師閻立本立本至俯伏池頭研吮丹粉望諸侍臣羞
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
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
屈終不能罷也已入為右相曾姜恪適以戰功擢左
相一時遂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韋弘機

貞觀時弘機以使西突厥會道梗三年不得歸爲裂
裾錄所過諸國風俗物產名之曰西征記北還帝問
外國事即上其書帝大悅後爲檀州刺史以邊人僻
陋不曾文儒乃爲修學宮畫孔門七十二子及漢晉
名儒像而自爲之贊以敦勸生徒繇是邊人始知學
風俗爲化

蕭瑀　蕭嵩　蕭俛　附

瑀好經術善屬文嘗以劉孝標辨命論詭悖不經爲
著論非之通儒柳顧言諸葛穎見而歎曰此足鍼孝
標膏盲也自隋歸高祖高祖委任之百務悉關決貳



時引升御榻呼之曰蕭郎瑀多臣殉無避忌帝嘗賜
以黃金一函又賜詩有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之
句然性褊急嘗言房玄齡等朋黨膠結但不至反帝
大不平又好浮屠法冏請捨家爲桑門已復奏自度
不能爲乃詔奪爵其卒也謚貞褊

瑀三世孫嵩在玄宗朝嘗爲姚崇所奇累官中書令
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帝呼爲親家未幾乞骸帝
慰之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頓首曰臣待罪宰相
幸陛下未厭臣得乞身有如厭臣者首領且不保尚
得自遂乎因流涕帝乃[illegible]是日荊州進黃甘帝

以紫帔包賜之嵩歸修時闔閫以自怡卒年八十

衡子復生於咸里而恒衣垢敝獨居一室以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説曰以君才宜在帝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弱耳吾何用美官使門内餒且寒乎縉銜之遂廢良久後卒位宰相

穆宗嘗詔蕭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曰承宗不臣迷而後復臣不樂稱道其先且文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則於臣誼不當取帝善之而止



俛與段文昌當國令天下鎮兵每十歲限一逃死不補謂之銷兵已而逃兵嘗聚山林爲朱克融王廷湊所收用而朝廷調兵不給乃至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則俛罪也俛蕭恒子

宣宗朝蕭倣爲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集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官廚和藥倣知趣還之卒以孤介爲權近所忌子廩字富侯第進士先是倣在嶺南南海多穀紙倣敕諸子以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且書成不可露費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有慕以之嫌乎倣曰吾思不及此乃止倣蕭俛子

蕭氏自瑀以後凡八葉宰相與唐世相盛衰云

岑文本

文本起白孤生致位宰相故其居處卑陋無茵褥幃帟而事母獨以孝聞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吾受弔不受賀或勸營生産輒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禄不薄尚何復殖生産世多其雅尚

虞世南

世南卽虞茘子與兄世基同受學於顧野王積十年



精思不懈至累旬不櫛沐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世基文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俱名重當世謂若方之二陸先在煬帝時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不改其初

帝嘗作宮體詩使世南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輕薄子必從風而靡臣不敢奉詔帝曰朕始試卿耳又嘗奉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時偶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舊學書於浮屠智永精其法遂爲世寶及俛卒帝嘗爲詩一篇追古興亡已而歎曰鍾子期歿伯牙終身不鼓琴朕此詩令

諱示耶勑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

李百藥

百藥字重規幼多病祖母因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乂讀徐陵文有刈琅琊之稻之語很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籍稻杜預謂在琅琊坐客大驚號奇童性喜劇飲杜伏威嘗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反皆愈事太宗官左庶子嘗借賦帝京篇帝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也

褚亮



亮博覽圖史經目輒不忘與江總諸名士賦詩咸推服事太宗官散騎常侍時老矣帝征遼其子遂良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且三十載眷言及此我勞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與朕耳其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初太宗嘗聘名碩杜如晦等十八人俱以本官兼學士亮與焉特命圖亦本圖像而亮為之贊號十八學士是時天下嚮慕比之登瀛洲

李守素

守素故通氏姓學世號肉譜嘗與虞世南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世南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嘗謂曰倉曹此名豈雅目耶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為人物志可也守素仕倉曹參軍

姚思廉 璹附

思廉初仕隋為代王侑侍讀高祖入京王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兵升殿思廉抗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愕眙却列階下帝義之歎曰仁者有勇其斯人乎秦王嘗語及隋事慨然曰姚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眞古人所難為賜物三百段



思廉嘗奉詔撰梁陳二史以卒父業

武后既擅命好以符瑞自神時姚璹者善傅會綜山川草木名有武字者表上之以為符應周姓后大悅擢文昌左丞明堂火后欲避正殿璹奏此人火非天灾也昔宣榭火周祚延建章焚漢業昌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爆聖人之道隨物示化況明堂非宗廟不宜避殿后喜更御端門賜大酺為樂

延載初有司言璹族人犯法璹不宜入侍璹奏曰王敦犯順導秉樞機嵇康被戮紹以忠死是能為累乎后曰此朕意卿無恤浮言璹嘗謂帝王謨訓不可缺

紀請以使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詔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也璹思廉孫

令狐德棻 峘附

武德初經大亂後祕書湮缺德棻請帝購求天下遺書於是不數年而圖書畧備已復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捐脫陛下受禪於隋隋承周宜各爲一正史幸今耳目尚相及若再易世恐無可攷帝然之遂詔撰定時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已詳惟五家史當立於是德棻岑文本崔仁師定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



魏徵次隋史而房玄齡總監修然其原自德棻發之

建中初令狐峘爲禮部侍郎楊炎執政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鴻漸子求弘文生炎以託峘峘謝使者曰得公手署峘得以識炎不疑署送之峘即奏言宰相逼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得罪宰相帝詰炎炎具道所以帝怒甚曰此姦人也欲殺之炎爲苦救得解峘德棻五世孫

蘇世長 子良嗣

世長滑稽有口辯先從王世充高祖數遣使招之輒殺使者洛陽平始歸國帝詰之世長頓首謝曰帝王受命比於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斂手豈有獲鹿後復忿同獵者而問爭肉罪乎且武功舊人死亡畧盡惟臣得見太平若併殺臣是絕其類也帝笑而釋之

帝嘗獵涇陽大獲入旌門詑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忽進曰陛下廢萬幾事游畋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已而笑曰狂態發耶答曰臣自計則狂爲陛下計則忠矣性詭激初爲巴州刺史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市廛伍伯疾其不情撻之流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世傳以爲笑子良嗣

武后時薛懷義甚嬖見朝臣倨蹇一日遇良嗣於道



良嗣惡之叱左右批其頰曳之去后聞戒曰第出入北門毋犯南衙宰相其見憚如此然寡學術先在荊州州有河東寺本蕭詧爲兄河東王建也良嗣不解以爲漢間何與河東奏易其名士流傳笑

## 讀唐書

宋雍丘宋祁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 列傳

#### 李延壽

延壽父多識舊事嘗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畧思有以改正之擬春秋編年例事未成而歿延壽乃追述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



盡陳禎明三年作本記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延壽年少知名仕終兼修國史

#### 張玄素

貞觀初詔治洛陽宮玄素上書諫極切直畧云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材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行終日不三十里是一材之用已數十萬工則其費不啻數百萬他概可知也今必役殘創之人襲亡國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後不息亦同歸於亂耳帝爲止

初玄素在隋嘗爲令史帝一日問及之素甚羞沮他日褚遂良見帝曰君使臣以禮近世宋武好侮弄臣前史非之陛下昨問玄素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對曰流外又問何曹司玄素出至顏若死灰精爽頓盡陛下任官以才小祇備保皆可量能自見豈玄素擢三品佐皇儲而乃使其詞窮負恥耶又何以責之仗節死義帝曰朕亦悔之時孫伏伽亦先爲隋令史雖在廣坐而陳說往事畧無隱諱

#### 于志寧



志寧嘗與李勣修定本草并圖之合五十四篇帝[illegible]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對曰昔陶弘景以神[illegible]經合雜家別錄註詺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謬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其異也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惟記黄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黄帝以前文字不傳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

言遂大行

開元中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祕書寫賜于休烈上疏曰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夫東平漢懿戚尚不以示況西戎國之寇讎乎吐蕃性剽悍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譎之計深於文則知書檄誑詐之辭此何異藉寇兵齎盜糧必不得已請去春秋春秋當周德既衰情偽萌起多臣召君子弒父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疏下中書



裴光庭議曰休烈但見情偽變詐於是乎生安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出帝曰善遂賜之休烈志寧曾孫

張易之

易之昌宗兄弟也皆以美姿得幸武后每侍宴粉衣紈綺出入禁中寵震天下朝貴爭造其門號易之五郎昌宗六郎后每安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爲笑樂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諂附者倡言昌宗爲王子晉後身后因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徘徊庭中作仙去狀詞臣爭賦詩爲媚云

后自知醜聲著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等名士二十有六人譔三教珠英而以易之監其事時二張姦贓狼藉御史臺劾奏之詔參鞫桓彥範曰昌宗贓四百萬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內史楊再思即曰昌宗鍊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不應免即詔釋之已皇太子兵入誅之迎仙院

長孫無忌

貞觀中帝嘗從容謂無忌曰人若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失朕當先評公等瑕瑜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唐儉善和解人然事朕二十年未



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謹審無過而怯不更事緩急不可倚岑文本文章議論是其所長謀慮經遠自當不負於心劉洎堅正不輕然諾能自補闕馬周敏銳直道而行所任是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以親朕若飛鳥依人人自憐愛之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罕得其比然總兵攻戰非其所長也諸臣皆頓首謝

高宗欲册武昭儀爲后無忌不可乃密賜寶玩錦帛復自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請其家懇無忌堅不許及后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已助銜之

許敬宗揣后指卽謀令人上變告無忌反帝不信敬
宗力傅會之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
往謀反今舅復爾敬宗曰房遺愛乳臭兒安能反無
忌姦雄天下畏伏一旦竊發誰爲陛下禦者且陛下
不見宇文化及乎此亦今日股肱也帝猶豫泣曰舅
卽果爾我決不忍殺敬宗固趣之乃詔削爵置黔州
敬宗矯詔殺之開成初文宗讀書每覽國史至太尉
無忌事未嘗不廢卷浩歎也

無忌族叔順德事太宗進爵薛公以受贓爲有司所
劾帝曰順德元勳外戚若能有益國家者朕當與其



府庫何至貪冒聞乎爲賜帛數十匹大理卿胡演進
曰順德賄敗奈何復賜帛帝曰使有恥者受賜之辱
甚於受刑如其不爾一禽獸也殺之何益已順德以
喪女感疾帝薄之謂玄齡曰丈夫無剛腸至以兒女
牽愛遺大病亦何足惜

褚遂良

高宗之欲冊昭儀也召遂良及無忌等入或謂無忌
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脫不如意使上有棄親
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先諫遂良曰司空國元勳脫
不如意使上有戮功臣之嫌吾奉遺詔不竭愚誠無
以下見先帝旣入帝謂曰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
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先帝疾執臣手語臣曰吾兒
與婦今付卿德音猶在耳陛下豈遽忘邪帝不悅明
日復言遂良曰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笫之奈天
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
陛下此笏乞歸田里時昭儀匿幄後大呼曰何不
撲殺此獠尋貶愛州

遂良旣出憂禍及家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
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
義固爭明日杖入先帝留無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



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號
慟臣奏請卽位大行柩前時陛下抱臣頸臣及無忌
請卽還京發哀大告內外臣力小任重自貽伊戚螻
蟻餘生乞陛下哀憐帝牽於武后訖不省卒憂死遂
良故工楷隸初太宗嘗言虞世南死無可與論書者
魏徵爲白見遂良帝時方博求王羲之故帖天下爭
獻而莫能辨眞僞遂良獨論其所出無外冒者

來濟

濟護兒子初嘗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同客宣城
石仲覽家四人私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

齊云虞約言宰相貳不可幾頗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虞約始以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為通事舍人其後皆至公輔濟兒恒亦同中書門下三品恒濟父本驍將而並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杜正倫

正倫本出洹水與城南諸杜昭穆頗遠以求同譜不許衛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民既鑿川流



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董思恭夜直共論文思恭出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初隋世重秀才舉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當世羨之

傅奕

武德初奕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教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欺嚇庸愚於是有身陷大惡而猶於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倖免者今天下僧尼十萬陛下若以十萬之衆令相夫婦十年孳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其利寧有既乎帝下其疏議時蕭瑀進曰佛聖人也禹非聖無法請誅之奕曰佛逃父出家瑀非出空桑乃尊其教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掌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帝是奕議

奕卒時年八十五方其病也未嘗問醫一日酣寢忽蹶然悟曰吾死矣夫即自為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其遺言戒子六經明教可習妖胡之法慎勿為吾死當倮葬奕雖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傳又註老子併集晉魏以來與佛駁議諸論說為高識篇

呂才



貞觀時上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其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其祿命篇曰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共命若胎而夭壽異故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勾絞六害背驛馬身剋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為人尪弱矬陋而詩言莊公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行法當壽而公薨止四

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
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背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
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
也正月爲絶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
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
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
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未年戶口減耗三
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
未爲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於法無官又生
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



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
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
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于墓中法宜嫡子
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降享
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濬皆篡逆
五不驗
其葬篇曰經言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後代葬
說出於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
售其術附妄憑妖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
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

月士庶人踰月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弔遠
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
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及
日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君子善之
禮卜先遠日者自未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已亥日用
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
今法葬宗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按禮
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用日中夏尚黑用昏此直
取當代所尚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
簡公於是司墓大天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卽平旦而



堋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欲得日中
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
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此
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脩促丁姓者符
葬可招也夫臧孫有後於魯不聞葬得吉若敖絕嗣
於荊不聞葬得凶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
據五姓爲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
原漢家山陵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
爲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

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巫所欺妄期徼幸於是相塋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斁禮俗不可以法七也

・裴行儉

貞觀中行儉以將畧聞嘗與突厥戰大軍旣立營行儉乃忽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



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水深丈餘矣衆莫不駭歎因問何以前知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勿問我所以知也未幾殺虜萬計

行儉有人倫鑒在吏部特見蘇味道王劇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才名甚籍或引示行儉儉曰士先器識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炯稍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死已一一驗儉所引偏裨程務挺張虔勗李多祚黑齒常之等俱爲世名將位刺史將軍

行儉嘗有賜馬及鈴鞍令史私馳之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置不問初平都支獲瓌寶不貲酋將士請觀一日因宴出示坐客有瑪瑙盤廣二尺許文彩燦然俄役吏趨蹶碎之吏惶怖叩首流血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動

行儉故工書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上之甚祕愛錫言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譔選譜草字雜體凡數萬言又爲行兵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遂不傳

行儉子光庭仕直弘文館時象緯示儆占者謂不利



大臣請禳之光庭曰彼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祇而來也識者謂爲知言光庭曾孫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竇文瑒太素嘗晨省文瑒得引入臥內自喜瑒待已厚及徐觀後榻業有先入者乃均也

婁師德

師德深沈有度量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體豐碩不能疾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所沓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在夏官注選選人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汗爾

師德弟守代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吾面吾

弟潔之而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意怒且甚正當自乾耳狄仁傑未輔政師德每薦之及同列數擠師德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與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由師德薦誠知人矣出其奏以示仁傑大慙出而歎曰吾乃爲婁公所容

崔琳

玄宗每命相必先書其名時崔琳頗負重望帝一日書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也若意之爲誰郎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悅



賜太子酒琳家世貴顯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道相望每歲時家宴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弟珪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

楊再思

再思佞而知延載中爲宰相十餘年嘗因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適有車陷於濘者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使我艱於行再思聞遣吏謂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專責宰相一日張同休宴客再思在坐酒酣或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忻然剪縠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傳笑而再思自若

竇懷貞

中宗嘗以除夕宴近臣懷貞在坐帝謂曰聞卿喪妻今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禁中以寶扇障翟衣者出則韋后乳媼王郎莒國夫人也世謂媼婿爲阿奢自是懷貞每謁奏輒自署皇后阿奢人或謂國奢軒然不怍時已進御史大夫矣尤諂結恬豎或見無鬚者每悞爲之禮

宗楚客

中宗時楚客黨紀處訥一時號宗紀御史崔琬廷劾



之楚客厲聲謂琬誣上不能詰詔琬與約爲兄弟兩解之時謂帝和事天子楚客嘗密謂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則愛宰位及位宰相又思作天子得南面一日足矣以是外附韋氏陰蓄逆謀旋敗

郭山惲

中宗嘗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各自爲伎相懽時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宗晉卿爲渾脫舞將軍張洽爲黃麞舞祭酒祝欽明爲八風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而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爲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

嘉其直後乃與欽明僻論阿世不能終其守

王璵

璵以禱祠見寵肅宗時位平章帝嘗不豫用璵言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飾中人護之所至恣橫賂遺很藉時有一巫美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儉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鑰不啓震怒破鑰入取巫立斬延下因悉誅所從諸惡少籍其贓餘十萬中人還以聞帝亦不罪

契苾何力

貞觀中薛延陀毗伽可汗方負固帝許之尚主何力



諫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彼畏必不來則姻不成而彼憂憤不決交相疑阻不戰擒矣帝然之毗伽果不敢來何力稱有文染脩成新作大明宮植其庭以白楊謂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脩仁悟更植以桐

薛仁貴

仁貴起自耕農將改葬其先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才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也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自是每戰輒捷位至領軍大總管名震異域烏淪之役坐失事貶象州已突厥入寇召還擊突厥師至雲州虜問曰唐將謂誰曰薛仁貴虜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何紿我仁貴爲脫兜鍪見之虜相顧驚下馬羅拜尋解道去

仁貴每戰必白袍以自標一日與宴內殿帝謂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時九姓衆十餘萬寇邊先遣驍騎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悉降潰軍中爲之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是遂衰



張仁愿

中宗時愿爲朔方總管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詔從之仁愿爲盡斬其逃役者二百人於是役人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朔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方仁愿之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奈何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

聖娛者斬何事守備退怯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
管始築壅門議者乃益重仁愿輕元楷

王義方

義方淹究經術性謇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
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
不能前義方哀之即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自
是譽人顯魏徵見而奇之欲妻以夫人之姪義方辭
不敢俄徵薨乃娶之人問其故答曰初不附宰相今
感知己嘗買第居數日愛其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
佳樹得無欠償乎又與之値其獨行皆類此



員半千

半千者其先姓劉十世祖凝之慕伍員之爲人遂改
姓員始名餘慶幼寡童子房玄齡異之對策擢高第
王義方謂曰五百歲一賢生子宜當之遂改名半千
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貧不滿千錢
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
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段茅親行年三十未蒙一秩
陛下亦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得天下
英才五千互與權所長有一居臣先臣當伏死都市
書上不報後累官[illegible][illegible]德學士

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何謂三陣衆未對半千進曰
古以星宿孤虛爲天陣山川向背爲地陣編伍彌縫
爲人陣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驗天時是
天陣也足食約費且戰且耕占地利地陣也衆三軍
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和是人陣也帝曰善武后嘗
謂曰久聞爾名謂是古人乃在朝耶境外事不足行
宜留待制半千歷事五君清白一節以山水自放遊
堯山樂之遂定居焉卒年九十四

韓思彥

思彥有異才下筆成章舉志烈秋霜科擢監察御史



以清直著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
思彥爲頌僧徹縑二百不受時廬內家窶甚僧徹固請
爲受一縑仍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他行多
類此其子琬亦爲御史景雲初上疏規切時政末云
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糾滿吏能結者也舉
劾吏能引者也而解者未見其人世頗傳誦之

薛登

天授中選舉濫甚登上疏言之略云自煬帝始置進
士等科後生競相馳競緝綴小文名曰策學至於今
而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彼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

之第陳爲希恩奏記晉報者不可勝數故俗號舉人
爲覓舉覓舉者言自我覓之非彼知我也云云疏入
不省

唐臨

臨性堅直執誼不屈見妻子必正衣冠嘗爲御史大
夫一日在朝韋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
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
失色衆皆歎伏嘗持節按交州獄出寃繫三千人他
日上課臨自署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

張文瓘



瓘字稚圭嘗爲并州參軍時李勣爲長史每歎曰稚
圭今之管蕭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並往候勣勣
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瓘瓘疑請焉勣曰子無爲
嫌若某猶豫少決吾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
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如子才無施不可焉用
贈於是入朝極爲推引

徐有功

武后時周興來俊臣之徒數起大獄羅織無辜獨有
功屢辨之以平恕顯薛季昶嘗劾有功黨逆當棄市
有功方視事令史以告且泣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
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
也對曰失出臣之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黙然免爲
民已復起與皇甫文備同按獄文備誣有功縱逆黨
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
對曰爾所言私忿我所守公理安得以私害公有功
治獄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及赦之亦不喜

徐彦伯 蘇味道附

彦伯七歲能文武后選三教珠英取文辭士極天下
之選而彦伯李嶠居首秉筆累朝後來之士翕然慕
効晚爲文稍強澁然當時猶莫之及也時蘇味道亦



工文嘗爲裴居道作章攬筆輒具而當世盛傳之然
其作相無能有所發明嘗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悞
則有悔模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味道爲摸稜手

狄仁傑

仁傑字懷英爲兒時家人有被訐者吏詣家訊衆方
爭辨聚觀而仁傑獨吟誦不輟吏讓之答曰黄卷中
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嘗爲吏所誣
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
君可謂滄海遺珠矣即薦授法曹參軍
仁傑親在河陽一日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

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絶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輒請長史藺仁基自請代行仁基高其誼司馬李孝廉方與不平而仁傑相親怡然孝廉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帝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并州長史李冲玄以俗言盛服過祠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避止其役帝壯之已巡撫江南吳楚多淫祠仁傑一切毀撤計千七百所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仁傑爲來俊臣所搆捕送至獄俊臣引詰仁傑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挺繫之而私使其屬王德壽謂曰爲我引楊執柔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可爲此事乎即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寖弛乃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撤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乃遣使按視俊臣而命仁傑冠帶見先是德壽已爲仁傑作謝死表上矣后見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此時死笞掠矣后示以表仁傑曰無之后知其誣得免死

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問宰相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兵踰月不及千人而廬陵王代之一呼輒五萬大較可知矣今欲嗣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蓋爲無子天其儆陛下乎夫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則千秋萬歲常享宗廟三思立姪寧祔姑於廟乎后乃感悟即日迎歸廬陵王王至后匿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至泣下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

## 郝處俊



高宗嘗命宰相刊正國史因謂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旣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爲欲謦而却顧謂朕曰此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敘此爲實處俊對曰先帝仁恩類此者非一昔臣弟處傑備員供奉時有衛士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事史臣亦應載

上元初帝觀酺時京縣與太常音伎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二朋因而角勝處俊曰禮示童子無誑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令分朋造黨競相誇詡彼俳兒優子言詞無度爭勝負相譏訕殆

所以杜嫌疊乎帝遠止先是帝欲傳位武后處俊諫止后深銜之以操履無玷不能害後乃殺其孫象賢象賢臨死極口罵不絕聲后怒甚磔其尸後世將刑人必先以木丸窒其口自象賢始也

朱敬則

武后稱制之初盛誅將相以鉗勒天下及革命中外晏然敬則上疏云仁義猶蘧廬[illegible]刑等糟粕祝祠畢芻狗捐矣陛下向時之秘策亦今之芻狗也願亟毀蘧廬遺糟粕下寬大之令與天下更始后善之擢修國史韋安石常見其藁史歎曰史官權重宰相宰相



能制生人史官能兼制生死如敬則史董狐無以加也二張之橫敬則常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

王綝

武后嘗就綝求羲之書綝奏十世從祖羲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爲御武成殿徧示羣臣賜號寶章集爲之敍綝作相于參軍眉州武

后一日謂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后爲之默然

韋思謙 附嗣立

武后時思謙爲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都不能動搖山岳是不任職也時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即劾罷之累進御史大夫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爲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偶哉故事大夫與御史均禮思謙獨不答式以爲疑思謙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尚姑息子嗣立長安中朝廷重內除輕外補每除牧守非遷累不得



遣時嗣立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獨進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臣請先行爲羣臣式后悅遂以本官出剌汴州於是楊再思等十八人一時悉補外中宗時嗣立營別第於驪山之鸚鵡谷帝臨幸命從官賦詩因封爲逍遙公而名其所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栖藤盤數十種

陸元方

元方三子長象先次景倩景融皆有名景倩爲扶溝丞按察使畢構核州縣殿最欲必得實其言吏狀曰某强清某詐清而於倩獨曰真清元方從父餘慶以

博學舉制策甲科與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
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號方外十友
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辨過之

李日知

天后時法甚峻吏爭爲嚴酷而日知獨寬平無文致
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元禮不去曹因
終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因終無死法兩狀並讞
武后用日知議官至侍中乞骸骨詔許之日知先不
謀於家及治行妻驚曰生產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
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必若厭心無日可



足也士論高之

杜景佺

景佺亦爲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並治詔
獄時言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累遷鳳閣鸞臺平章
事后嘗於季秋出梨華示宰相以爲祥衆皆賀景佺
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爲災今方草木黃落而梨
復花陰逼陽也臣待罪宰相燮理無狀臣當任其咎
頓首謝罪后曰眞宰相

裴炎

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授乳媼子五品官炎
固執不可帝怒曰朕以天下與玄貞亦何不可而惜
侍中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遂命炎及程務挺等
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后曰
以天下與玄貞烏得無罪帝語塞乃廢爲廬陵王更
立豫王爲皇帝

太后欲立武氏七廟議誅宗室諸王羣臣皆默炎獨
强諫后銜之太后議出游龍門炎計以兵執之還政
天子會天久雨太后不出於是御史崔詧奏炎有異
圖太后遂收之時胡元範劉齊賢等極明其不反曰
若炎反臣等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竟斬炎



劉禕之

禕之在上元中嘗與元萬頃諸人偕召入禁論次新
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號北門學士武
后專政禕之私謂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政
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偵其與許敬宗妾私通
詔王立本鞫治之本立以勅示禕之曰不經鳳閣鸞
臺何名爲勅后愈怒遂賜死

禕之既得罪臨誅洗沐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占爲
表子號塞不得書禕之乃自捉筆得數紙詞極哀到
郭翰周思鈞讀其文爲之悵歎后聞怒二人俱貶郭

翰者爲御史巡察隴石次寧州狄仁傑時爲州刺史翰就館以筆紙置案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毋久留也卽命駕去

魏玄同

玄同與裴炎締交能善終始人號爲耐久朋先是狄仁傑督運太原失米萬斛將坐誅玄同爲救免而洞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毋久留興慙銜之至是誣玄同欲復皇嗣后怒遂賜死時房濟監刑謂曰丈人急上變冀召見得自陳循可活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爲告人事



李昭德

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進曰承嗣已王不宜復典樞機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瞿然曰我未之思耳議乃罷時有人於洛水獲石白而赤文以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能反耶後爲來俊臣所誣被收會俊臣亦下獄同日死

吉項

項父哲爲易州刺史坐贓當死項往見武承嗣自陳有二女弟請侍巾盥承嗣喜迎內之三日無所言承嗣問其故答曰父犯法且死誠憂之承嗣卽爲表貸哲死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上留中不下項乘間言曰俊臣狀入不出外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耳項曰俊臣殺戮忠良罪惡山積而陛下猶惜之耶於是俊臣斬天下快之

韋見素

肅宗時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刑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旣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對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



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還以相剋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僇乎及期祿山死

韓思復

思復爲兒時家故饒金玉玩好而思復絕不省舉秀才高第永淳中家益落歲饑京兆杜瑾以百綾餉時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封完不發也仕終太子賓客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邑人孟浩然爲立石峴山子朝宗爲襄州刺史州故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暍不敢汲朝宗爲移書諭神自是

佾者亡恙人遂號韓公井

李渤

渤字濬之父鈞以不能養母廢於世渤恥之遂不肯仕勵志力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嘗言列禦寇拒粟其妻怨是無婦也樂羊子拾遺金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摭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儒梁鴻六人圖像而讚其行因以自警久之更徙少室

元和初侍郎李巽諫議韋況交章薦渤詔以左拾遺召於是河南尹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不



拜洛陽令韓愈乃復遺之書畧云有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威鳳始見爭先覩之爲快又切聞朝廷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行拾遺徵若不至更加高秩如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渤心善其言始出官右補闕屢以直忤旨出分司東都身雖在外而表凡四十五獻

懿宗立召拜考功員外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奏曰宰相俛文昌植未聞慰一首公黜一不職使天下勸懼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宜皆知而不先諫陷君於過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張惟素右散騎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遊得事君之體考上下崔元畧當考上下而前考丁鼌不實覺以賄叙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璧應考中下洪頊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

裴潾 附張皐

憲宗晚年喜方士柳泌爲治丹求長年常御丹中躁病潾諫畧曰臣聞士有道者必深藏名滅景豈肯干



謁貴近自鬻其技哉今所至者非同知道咸求利而來及僞窮情得不恥遁亡豈宜信其術御其藥哉古之藥臣先嘗父之藥子先嘗臣子一也願以所治還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眞僞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

時有布衣張皐者亦上疏穆宗朝畧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用藥餌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推此論之人爽者爲賊節宣乖度有資於藥尚當慎重故禮稱醫不三世

不服其藥士庶猶爾況 天子乎先帝晚餌金石累致
危疾陛下所親見幸毋蹈前悔帝善其言

李甘

甘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 侍御史鄭注求宰相朝
廷將用之甘抗言於朝曰宰相當先德望注何人欲
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注坐是卒不相而甘亦終
貶始河南人楊牢有至行甘時尚未顯輒書薦於尹
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見殺於趙牢自洛陽
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誠動讐賊還其
屍冬月單縗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



憫人皆為牢感泣而未聞執事門[illegible][illegible]顯之也今河
北騎叛萬師不能擒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夸腐
忍恥者孰多牢 總乳即能詩洛陽兒曹皆出其下間
牢之歸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助之財斯皆執
事事他人既義之矣即有薦牢于上者執事能無恨
其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激昂多類此

武平一

平一以博學聞仕兼修文學士時崔日用自言明左
氏春秋諸侯官族他日學士大集請與平一言經崔
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平一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
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
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
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
坐驚服平一還問曰齊桓楚莊時諸侯屬齊楚凡幾
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孰政幾
何人崔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其始末具悉
崔乃曰吾請北面一坐大笑

賈至

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時有詔去榮善
守陝新下弃去榮不能守者肅宗惜其才詔貸死至



進曰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
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賁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
榮未見賊能下也以一能免死彼特能犯上者何以
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惜一去
榮且殺十去榮之才其傷益多彼逆亂之人有逆於
此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陝乎悖縣令能不悖
君乎法律者太宗之法律去榮非至德罪人貫貞觀
罪人也詔羣議卒盡法

白居易

居易奏對殿中論執强鯁人主或未諭輒進曰陛下

悞矣上爲之變色罷已怍宰相貶江州司馬旣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居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召入知制誥而屢進忠不見聽仍乞外爲杭州刺史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仕終刑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請謚已敏中作相謚曰文

居易被遇憲宗朝以讒忌不盡展晚年放意文酒於東都故居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尤慕浮屠道至經月不御葷稱香山居士嘗與高年不事事者九人燕集人慕之繪香山九老圖



所著詩凡千篇人士爭傳寶鷄林行賈以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僞者相輒能辨初與元稹酬咏世號元白後復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二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才章蓋天性然也

穆宗好畋遊居易嘗獻虞人箴以諷箴云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棲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馳騁田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高祖方畋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歡降及宋璟亦諫玄宗璟獻忠言鷂死懷中噫逐獸於原走馬於路豈不快哉銜蹶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詩別有集行於世

桓彥範

中宗初復辟韋后頗有穢聲彥範疏諫畧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奥竇撓朝政陛下且輕騎微服數幸其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帝方昏疏入不省

武三思譖殺彥範旣貶瀧州復陰疏韋后隱穢榜諸行道郎奏帝帝震怒三思輒曰此殆彥範輩爲之遂



詔訊鞫當範等死帝不忍詔禁錮終身而三思慮五王復用畜遣周利貞矯制殺範利貞至縛彥範曳竹槎上肉旣盡杖殺之

初範之誅二張也張柬之將勒兵遂夷諸武薛季昶亦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會日暮範意不欲廣殺乃言三思机上肉耳留爲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俄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朝權時同功者皆歎死我者桓君也範亦曰昔主上英明故吾留武氏使自誅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

彥範初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後家

時御史李福業者嘗與彥範謀及範被殺福業亦坐流巳亡匿吉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併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豈得巳乎見者傷之

楊元琰

元琰字溫漢太尉震十八世孫官荊州刺史嘗與張柬之共泛江中私語及革命事元琰悲涕慷慨志存王室柬之執政遂引為右羽林將軍因與定計斬二張及敬暉等為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巳輒詭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暉時聞尚戲之曰胡頭應祝以多鬚



似胡也元琰曰功成不退懼禍及我不[illegible][illegible]暉感之然巳無及矣暉等死元琰獨全

崔玄暐

玄暐母盧氏有貞操嘗戒玄暐曰吾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宦或貧窶不自存此善事也吾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於祿廩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賊乎若今為吏宜識吾意以故玄暐所歷並以清白著坐五王同事貶死

武后之遷上陽宮也顧玄暐曰諸臣進皆因人而玄暐我所擢何至是暐曰此正所以報陛下

張柬之

武后嘗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士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成天下務與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乃為司馬非用也即再遷秋官侍郎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柬之初以賢良召對策擢第一年巳七十餘及作相坐五王事流瀧州卒年八十二

袁恕巳



恕巳素餌黃金及流環州為周利貞所逼飲野葛數升不死憤懣爲抔土以食爪甲盡不能盡利貞擊殺之時敬暉亦同事薛季昶請收諸武暉力贊之而彥範不從及三思橫暉每椎坐悵恨彈指流血巳貶瓊州亦爲周利貞所害

按五王後玄暐曾孫郢為監察御史暉曾孫元膺河南丞柬之四世孫悰等安尉恕巳曾孫德文校書郎文宗嘗訪御史中丞狄兼謩以仁傑功且言五王遺烈求其後時惟彥範後無聞云

崔日用

三思延秀之擅權也日用多所結納嘗與宴內殿日
用酒酣輒起爲迴波舞已帝崩懼禍及卽私謁臨淄
王以自託且系密謀平韋氏誅太平公主日用俱有
力焉進吏部尚書嘗自言曰吾平生作事惟適時制
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念輒若芒刺之在背其子宗
之有文譽與杜甫李白相知

王琚

琚有才略明象緯玄宗爲太子時嘗遊獵韋杜間息
休樹下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及至敝廬
蕭然已殺牛進酒食殊豐厚太子異之自是無徵常



杜輒止其舍太子旣平內難琚過東宮至廷中徐行
闊步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琚陽曰在外惟聞有太平
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遽召見因與言太平事且泣
下曰計安出琚曰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計之憂
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琚曰
臣善丹沙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尋授
學士

王毛仲 李守德附

毛仲故臨淄王奴也累官朔方道討擊大使於牧事
尤力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帝東封取
牧馬數萬疋每色爲一隊相間如錯錦天子才之還
加開府儀同自是驕縱不法仲有兩妻其一上所賜
皆有國色嘗生子帝命高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官
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曰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
何辱三品帝大怒

時有李守德者先亦爲人奴後與毛仲同立功位武
衛將軍數求主不得一日出遇故主於道主避之守
德亟命左右迎主至其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
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
官授主帝嘉其意擢爲郎將



魏元忠

高宗時元忠爲監察御史帝嘗從容謂曰外以朕爲
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曰然亦有遺恨乎曰有
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
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
陛下所知而七十爲尚書郎徒歎彼又棄此帝默然
慙元忠本名眞宰初以諸生見帝慰遣之不知謁徑
出帝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儀然名故不虛[illegible]
相也因避諱改元忠

元忠爲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illegible]前[illegible]

子三十餘尸相枕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
敕舍人王隱客馳詔免死傳聲先及市諸囚歡譁呼
元忠獨堅坐或令起元忠曰未知實不及隱客至宣
詔已乃徐起謝亦不改容尋復陷侯思止獄復得釋
他日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邪對曰臣猶鹿也
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爲之羹耳臣則何辜

韋陟

陟少有盛名而爲林甫國忠擯廢及肅宗擇相自謂
必得竟以後至不用遂鬱鬱不得志以豕牲後縱侍
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倅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



膏腴地蓺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直猶
不減萬錢也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箸常以五
綵箋爲書記使侍妾分主報答惟受意而已書皆有
楷法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
號郇公五雲體其弟斌性疑厚嘗朝會大雪至肆在
廷者皆振裾更立而斌獨不徙足

郭元振

振字元振少有大志嘗遊太學其家送資錢四十萬
至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
振盡舉與之無吝色亦不質名氏十八舉進士爲通
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錢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
遺賓客武后聞召詰之既與語器其才索所爲文章
因上寶劍篇后奇之卽進位奉宸監
神龍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款塞
元振卽牙帳與計事會大雪元振立談竟日烏質勒
已老數拜伏不勝寒罷歸卽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
殺其父謀勒兵來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
元振故堅臥若爲不疑者及旦素服往弔道逢娑葛
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
弔賻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



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以萬計

李嶠

嶠字巨山兒時嘗夢人遺雙筆自是文章日進十五
通五經二十擢進士第仕至宰相嶠富才思有所屬
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上皇符一篇爲
世譏薄然其文與駱賓王王勃楊盈川蘇味道並名
晚諸人沒而嶠獨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一

讀唐書

宋雍丘宋祁本　　明晉湖趙維寰節

# 列傳

## 蕭至忠

至忠初為御史時李承嘉為御史大夫承嘉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者可乎衆不敢對至忠抗言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所奏請得專達若必大夫許而後上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慙語塞中宗嘗言宰相中至忠最憐我韋后嘗為其弟洵求忠殤女為冥婚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從禮子無詖兩家合禮帝主昏后主昏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 盧藏用

藏用字子潛舉進士以不得調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為辟穀登衡廬彷徉岷峨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未幾累官修文學士初藏用隱山中不忘用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附太平公主素節盡喪時司馬承禎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有大佳處承禎徐應曰以僕視之亦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藏用善著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書善琴弈思精遠士尚其多能嘗以俗徇陰陽多拘泥著析滯論以暢之頗為達識所重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士論嘉之有弟若虛亦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為鼮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

## 姚崇

崇為侍郎時武后嘗謂曰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一切承反自俊臣等誅後竟無反者然則向所論得無寃耶崇對曰自垂拱後天下以告言為功名曰羅織近臣猶劾彼且不自保敢搖吏哉賴天之靈發悟陛下今而後臣請以闔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反者后悅曰前宰相阿我為淫刑主聞公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



玄宗講武新豐崇時為同州刺史帝召之至謂曰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帝遂與俱馳逐緩速如志懽甚既罷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帝時方銳於治他宰相畏帝威明惟崇獨盡言崇[illegible]

儔遠或移病在告帝每令源乾曜往諮以政乾曜所
奏善則曰必崇書也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帝欲崇
自近詔徙寓四方館崇辭帝謂曰恨不處禁中亦何
避其得君如此

崇頗任權誦魏知古知東都選崇二子在洛頗多請
託知古悉以聞他日帝問崇曰卿子才乎今安在崇
揣知帝意即對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度
必以事干知古帝始以崇私諸子及聞言大喜因問
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臣子必謂其見德而干
之臣意其然耳帝自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



崇與張說有素恨崇當國說懼命岐王申欵崇他日
朝衆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
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
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
誤故憂之帝遂出說相州

初太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
獨流涕張柬之謂曰此豈涕泣時恐禍由此始崇曰
比與討逆不足為功在事太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
終節也以此獲罪甘心焉先是太后疾狄仁傑請太
子監國魏元忠止之及太子復辟有以此杌元忠者

帝曰事君當一其心豈有上少疾而遽異論朕未
見元忠過也

崇三子季子昉擢進士第與李德裕善德裕為令狐
綯等所構時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者昉居海上貧
病乏湯劑昉數為餉問世高其誼嘗自作壽藏於萬
安山南原崇瑩之旁署其冢曰寂居穴曰復真堂中
劉上為狀曰化臺而刻石以告後世

宋璟

武后將有告張易之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
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毋容以首原臣誠



知易之寵言之且有禍然吾不悔后不懌姚璹遽傳
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乃
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璟歎曰吾悔不先碎豎
子首而令亂國

武后嘗宴羣臣於朝堂璟階六品坐一張下易之虛
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何言第
一是時廷臣皆不名易之官但稱五郎昌宗六郎鄭
善果謂璟曰公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正當卿君非
其家奴何郎之云

積怨常欲出璟於是詔璟按揚州獄璟奏此

監察御史事已又詔按幽州督屈突仲翔璟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仲翔罪止贓乃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無故事易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璟有告璟者璟宿他舍不得發未幾二張以得免

中宗時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月將大逆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外議必按而後刑乃可復天下帝



愈怒璟曰必誅月將者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開元初璟都督廣州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之利其他惠政稱種已自廣還廣人請立遺愛碑璟上言碑所以誌功德臣治不足紀廣人徒以臣當國故為溢詞世競諂諛臣正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璟既沒後張嘉貞入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歎息失聲

蘇瓌

中宗時大臣初拜官必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拜中書門下三品獨不進一日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奏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踴貴衛士至三日不得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瓌子頲性超悟玄宗平內難時書詔填委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百緒無差書吏白曰公幸少徐之手腕幾脫矣中書令李嶠每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逮帝一日謂曰方美官缺便思用卿而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為卿恨自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未嘗稱朕思其人無以易卿遂晉中書侍郎加知制誥

頲父子相繼為宰相襲封許公帝嘗言前世李嶠蘇



味道文擅當時號稱蘇李今朕得瓌與李乂對掌書命亦何愧前人時張說亦以文章顯與瓌稱望略等故又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謂曰卿所撰詔令可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自後遂為故事

張說

天后嘗問說曰諸儒言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說曰古未有姓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因生賜姓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賜族久乃為姓降唐

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厥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
爲之氏故姓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曰
善
說有材辯能斷大議景雲初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
日內有急兵入宮奈何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
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奸謀破蜚
禍塞矣帝悟如其言議遂息王晙之除朔方思也九
姓等部皆危懼說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召見酋豪
慰安之或曰虜難信說謂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
血非野馬不畏其刺自是九姓遂安

帝將有事吐蕃說密請息兵帝曰朕待王君㚟計之
說出告源乾曜曰君㚟好兵彼入吾言不用矣已君
㚟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必敗因表上嶲州關羊
於帝爲志諷門使者能言必將日闕而不解有效
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未幾甘州失守君㚟
效
說多權譎初與姚崇忤出刺相州說懼念與蘇瓌舊
而瓌子頲時方作相因作五君詠獻頲其一紀瓌也
候瓌忌日投之頲覽詩嗚咽未幾頲言之上遷荆州
長史入朝以戎服見帝大悅已復忤宇文融爲李林
甫所劾帝怒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卽於第蓬首垢面
席藁家人持瓦器饋脫粟鹽蔬者不勝憂懼者高力
士言其狀帝惻然仍集賢院修國史
說爲文屬思精壯朝廷大製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
有所爲必使視草其文尤長於碑誌當其謫岳州也
爲詩益悽惋有致人謂得江山助云其在朝恒典國
史始爲天兵大使教賞蒙就軍中論譔已致仕亦勑
修史於家說嘗自製其父碑而帝爲書額曰嗚呼積
善之墓說歿後人並稱燕公云
說子垍尚寧親公主帝壻也以不得相頗怨望祿山

反帝西狩顧力士曰若計朝臣孰至者力士曰張垍
兄弟世恩戚當卽來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
又爲祿山所器必不來矣帝曰是未可知也後琯至
入見[illegible]帝撫勞因問均兄琯曰臣之西亦嘗過
[illegible]約日馬不善馳當繼行然觀其意恐
不[illegible]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曰吾豈誣人哉均垍
[illegible]祿山
[illegible]愼
[illegible]等相祿賜盡遺親故妻子寒餓先宰選東都
止[illegible]布囊爲奉身具會有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

餐單籍門不施箔風雨至輒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萊數杯而已既沒家不能治喪帝聞爲賜粟帛帝一日校獵鄠杜間望懷愼家家人若有所營者馳問知懷愼大祥帝爲罷獵復賜縑帛經其墓停蹕臨視流涕汍然詔官立碑命蘇頲爲文而帝親書之

張九齡

九齡事玄宗爲中書令李林甫忌之會上欲擢張守珪侍中九齡諫止已欲進牛仙客尚書復諫欲賜實封又力爭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仙客起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



一壯夫猶羞與絳灌列臣實不願與仙客伍帝不悅林甫遂進曰仙客宰相才乃不堪尚書耶九齡拘古義失大體帝自是遂疎九齡

九齡既爲林甫所忌心危之適帝賜白羽扇乃獻賦以識意其末云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云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詔答之卒罷

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始也

初安祿山自范陽偏校入奏九齡一見即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九齡署其狀曰軍法若行祿山不容免然帝曲赦之九齡曰祿山有逆相留之恐爲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帝後入蜀思其言爲泣下乃遣祭韶州當是時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

韓休

休性峭直事玄宗言時政得失必剴切無隱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帝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吾退而寢不安韓休論事多訐直



吾退而寢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計非爲身也休子滉最有名

滉雖宰相子[illegible]衣裘[illegible]十年一易其居不[illegible]所居無[illegible]廳廡而已增繕滉即撤之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並名世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尤有倫鑒能識李晟於偏裨使其子拜之晟卒以名臣顯

滉子皐嗣顯其父父歿遂終身不對鐘能生知音律嘗曰長年後不廢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也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之爲是曲始晉魏之際乎

其音主商商爲秋秋者搖落肅殺之候也晉乘金運
商又金聲此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
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毋丘
儉文欽諸葛誕繼爲楊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爲
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楊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
臣故名其曲爲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
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蹙憯痛迫脅之音
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蓋避晉魏之禍託於
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張嘉貞 附 延賞



長安中御史張循憲有事未決病之傾吏曰若頗知
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與語大驚因命草
奏奏入武后異之循憲以實對因請以官讓后曰朕
寧無一官自進賢乃須卿讓耶仰召見內殿后於簾
內見其儀止秀偉與與之嘉貞請曰臣草茅未睹朝
儀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未盡后曰善
詔止簾即引拜監察御史

玄宗朝嘉貞奏對稱旨業許之相乃徙忻州刺史嘉
貞因進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
之能盡其道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矣陛
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
百年壽誰得至者臣嘗恐先朝露委溝壑願得蚤効
爲一以無負陛下帝曰第往行召卿
宋璟罷相帝果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
韋抗曰朕嘗記一人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者
其風標可想而名不能憶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
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令作詔以爲相夜且半
適閱大臣表疏擧一則嘉貞疏也得其名即擢同平
章事遷中書令子延賞

德宗時延賞以西川節度使入相先是李晟還朝以



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之晟銜怨至是表劾延賞
帝以晟本韓滉識擢詔滉移書爲解滉因與晟俱入
朝從容釋之已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縶之以示
和解晟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
惡杯酒間可釋儒者難犯外示睦而內含怒今不許
婚釁未忘也後延賞果奏罷晟兵延賞子弘靖亦入
相時號三相張家其所居坊曰鳴珂里

裴耀卿

耀卿恬靜夷易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而李
林甫代之林甫至省具朝服笏佩博士導郎官唱揖

穆寧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楮者主事導唱林甫驚
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
重衣又鄭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耳林甫默然慙

李傑

傑有吏才為河南尹精聽斷有寡婦告其子不孝者
傑物色非是謂婦曰若子法當死得無悔乎答曰子
無狀寧其悔傑乃令婦出市棺為斂屍地而陰使人
蹤跡之婦出乃與一道士語頃之棺至傑捕道士按
之故與婦私而礙於子不得逞者傑即殺道士納之
棺傑嘗為帝婿長孫昕所毆訴於朝曰敗髮膚痛在



身辱衣冠恥在國玄宗為之斬昕

鄭惟忠

天授中惟忠以制舉召見廷中武后策問舉者何所
事為忠時對皆不稱旨惟忠對曰外揚君之美內匡
君之惡后曰善擢胄曹參軍尋遷水部員外郎后
自東都還復以待制召后謂曰此非前對忠臣者乎
朕不忘複遷鳳閣舍人　特有游好禮者亦執不私
其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舉明經乃自試
之不能通怒笞之械而徇於門

倪若水

開元中天下無事朝士爭榮入皆重內任而輕外轉
雖冗官擢方面猶謂下遷時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
為大理少卿過汴若水餞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此行
若登仙吾恨不得為其騶僕若水時為汴州刺使

崔沔

沔字善沖有史才平生事親篤孝母亡受弔廬前賓
客無有入柩室者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得升堂入
謁豈能以存亡變禮其在武后時擢進士高第下第
者訾之復試對益工更擢第一

盧從愿



睿宗朝從愿官吏部侍郎能功過檢給無遺滯開元
中以議上下考忤宇文融融讒於帝謂從愿占良田
數百頃帝薄之目為多田翁然非其實也竟以此不
得相當在吏部時所執罷斜封官一日凡千四百員

嚴挺之 附武敍

開元中戶部侍郎蕭炅李林甫所引也目不知書嘗
與嚴挺之言稱蒸嘗伏臘為伏獵挺之白九齡曰省
中而有伏獵侍郎耶出炅刺史岐州林甫大恨挺之
故事交游急然諾死生不易嘗娶孤女數十人當時
賢之然彷彿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臨其喪已自

誘其塔左

挺之既爲林甫所擠徙絳州刺史久之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才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款曲且許之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假事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紿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閒官得自養帝歎息詔以詹事歸東都子武

武字季鷹兒童時見父不禮其母裴而嬖妾英怪問母母語之故武忿然袖鐵鎚覓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身爲大臣乃厚



妾而薄妻乎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眞嚴挺之兒武時僅八歲後累劒南節度性豪侈再一言之忤嘗至百萬蜀故饒幾爲之空生平最善杜甫然屢欲殺甫李白著蜀道難蓋爲甫危也年四十卒母哭之復曰今而後吾得免爲官婢矣

挺之從孫綬亦第進士仕至節度使初未顯時嘗過閿鄉尉李逵逵方飲客不禮綬後逵罷過并州晨入謁綬時亦大宴賓客乃先戒客勿起而召逵至讓曰吾昔羈旅閿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我今亦不敢屈君逵慙左右引出悸而病臥館數月不得去久之解然綬爲僕射時帝使中人賜含桃綬拜中人爲御史所劾素論薄之

裴琰之 附寬

琰之在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輕之諭曰同三輔地吏事煩子宜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趣使斷琰之曰何遽人乃爾乃命吏連紙進筆爲省決一日畢既剖析當理而語復姸勁崇義大驚曰子何自晦以成吾過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子寬

寬嘗爲潤州參軍時刺史韋詵爲女擇壻未得會休



日登樓見有所瘞於後圃者訪其人曰此裴參軍也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人餉鹿脯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詵嗟異遂妻以女婚日詵帷其族使觀之寬瘠而長時衣碧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可貌求人乎歷禮部尚書後爲李林甫所擠懼見殺乃爲浮屠不許寬喜與桑門遊誦其書至老彌篤寬子諝

德宗新即位詔懲刑名百吏震竦時大行喪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犯禁諝疏列其狀帝謂不畏彊禦善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何不稍爲芘諝笑曰非若所

知也尚父方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發其細過上以明國家之法下以明大臣之不樹黨而安大臣不亦可乎時服其識

陽嶠

嶠陽休之四世孫也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桓彥範袁恕己爭薦爲御史楊再思爲言嶠意不樂彈抨事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情樂乎惟不樂者固當與之以抑競躁也歷官以清白聞魏州人至務耳闕下求嶠爲刺史故再治魏入爲國子祭酒親督生徒以鞭楚遂有怨之者乘夜毆嶠道中事聞詔捕毆者殺



之嶠嘗曰吾雖備位方伯吾心亦昔時一尉耳

崔隱甫

玄宗時梨園子弟胡雛有罪恃寵匿禁中隱甫時爲洛陽令適以他事入對帝從容指雛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職帝遽謝與雛雛至立殺之有詔貰死不及矣帝嘗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見不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竟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子弟問故答曰吾不以地微易之顧其才不及中人可與對語耶

李適之

天寶初適之爲左相林甫忌之林甫陰賊嘗奸詞遂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信其言他日言上上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故知之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舍不可穿治故不敢聞耳帝遂謂林甫愛己而薄適之於是適之所善若皇甫惟明裴寬韋堅爲林甫所搆得罪適之懼卒仰藥死

李峴

峴方嚴强直天寶時爲京兆尹玄宗幸溫湯旬內巧供獻以媚上惟峴獨無所獻上異之代宗時峴執政唐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至引



升堂爲置榻峴始入省即敕吏撤榻時有李尚隱者亦清强一節嘗督廣州及代還有褒金以贈者尚隱却之謂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李勉

勉字玄卿系宗室嘗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恣橫大將管崇嗣至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觀察江西人有以父病爲蠱求厭者以木偶著勉名埋之事發勉曰是其爲父則孝也釋不治貞元初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奸邪朕殊不識勉對曰惟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

知此所以爲奸邪也世奇其對

李程

程擢進士宏詞科嘗賦日五色造語精警士林推服德宗時學士入署每視日影爲候程爲學士性嬾慣日過八塼始至時號八塼學士云德宗嘗於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爲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瞿然止

李石

石字中玉有風節文宗銳意求治嘗慼然謂石曰吾



每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便不覺氣拂吾膺張元昌爲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多有之者石曰毛玠以清德爲魏尚書人猶不敢鮮衣美食願以天子示之法

時有中人自邊還者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傳兵且至京師民譁走塵起百官或韈而騎臺省吏都引去宰相鄭覃亦將出石獨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具瞻相走則亂矣且變即不虞走安適因益治簿書如恒俄而定時閭里無賴有陰持兵望南闕伺變者是日非石鎭靜幾釀亂

李訓旣敗中人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宰相石徐謂曰亂天下者訓注也顧不知其進也孰爲之先者士良語塞石志欲收威柄張權綱以強王室而仇士良等疾之一日石入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爲撫慰賜良藥始命衛士二十人爲宰相護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者纔十一

劉子玄

子玄名知幾父藏器初授以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



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聽輒解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之爲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擢進士第領國史三十年嘗修武后實錄欲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凡爲史官皆宜置此座右

子玄嘗自比楊雄謂同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逡劉歆所譽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

是賊僨其自咸慨如此子玄善持論辨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廷每有論著無不豫者

吳兢

兢在中宗朝任史事値武三思等監領兢不得其志爲私撰唐春秋未就開元中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成之初與劉子玄撰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証魏元忠事言說已然可賴宋璟苦諍彼轉爲忠不然皇嗣且殆說作相讀之知兢筆也一日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尚在說以情斬改兢曰



狥公之情何名實錄世稱董狐云

韋述

述在史局同令狐德棻吳兢等論次國史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典掌圖書四十年任史事二十年而性澹榮利家無長物惟蓄書二萬卷皆手自讎校黃墨精謹內秘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秘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安祿山亂剽失皆盡獨身抱國史藏之南山述所著書凡二百餘篇行於世

蔣乂

順宗既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主當百代不遷

又議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爲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何得不遷有司疑曰五王有夾日功若遷中宗則配饗永絕乂曰禘祫時功臣合食太廟中宗主雖遷而禘祫並陳太廟五王配食依然在也議遂定乂孰於故實家藏書萬五千卷

沈既濟

既濟有良史才官史館修撰時吳兢撰國史爲則天



本紀既濟議曰則天進以強據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太后不宜稱上中宗雖降居藩邸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稱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稱相王未容稱帝中宗嗣位在太后前敘年製紀豈應反居其下昔呂后無革命之事且孝惠已歿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初年即位季年復祚原足以首事改元何必別分二紀乎昔魯昭公之出春秋猶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明君在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曰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某事則名實兩得矣若后之姓氏名

諱崩葬日月才藝智畧並宜入皇后傳趙其篇曰則
天順聖武皇后時雖不用其議識者是之子傳師
傳師治春秋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
侍郎權德輿並喜推轂士世號權許德輿一日稱傳
師於孟容孟容曰此吾故人子也盍不過我傳師往
見謝曰若相聞丈人脫中第恐累公衆故不敢過耳
孟容曰如子者可使我急賢請子不可使子因舊見
我遂擢第德輿門生凡七十人推傳師顏子

王忠嗣

忠嗣素驍果所當敵無不披靡及爲大將乃能持重



不生事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弢之示無所用軍中銳
氣彌盛日夜思戰忠嗣第伺虜隙間出奇兵襲之每
出兵弓矢刀斫必各誌姓名其上軍還道校亡鏃皆
按兵第罪無得逋者以故人盡死力自朔方至雲中
延袤數千里皆爲保險築城自張仁亶以後四十年
而忠嗣繼其業佩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將印控制
萬里近世未有也

韋堅

玄宗時堅以聚斂術擢陝郡水陸運使堅欲通漕道
乃𡋯滻水爲堰絕灞滻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
滻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於樓下鑿潭以通漕帝爲
升樓詔羣臣並臨觀堅豫取洛中山東小斛舟三百
貯之潭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爲吳楚服每舟
署某郡卽以某郡物產暴陳其上廣陵則錦銅器官
端綾繡會稽則羅綾絳紗南海瑇瑁象齒珠琲沈香
豫章則力士瓷飲器茗鐺釜宣城則空青石綠始安
則蕉葛蚺膽翠羽吳郡則方文綾船皆尾相銜數十
里不絕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帝大悅擢堅
左散騎常侍名其潭曰廣運

王鉷



玄宗時鉷以按獄深文得幸復工聚斂歲進錢鉅億
萬爲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以是寵遇益厚積兼甚
領二十餘使每日文書塡委吏有求署一字而累日
不得入者然鉷心畏李林甫諸事之安祿山怙寵見
林甫自事稍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
而鉷至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鉷諭久祿山益恭
林甫亦忌鉷姑以附己覩之鉷卒敗
初鉷附楊愼矜以貴已遂佐林甫陷愼矜殺其家凡
五年而鉷亦族時有盧鉉者本以御史事韋堅爲判
官□□被劾然發其私以結林甫又善張瑄及楊愼矜

誣瑄死至鉄得罪方爲閤廐判官妄曰大夫以驛
寄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坐貶盧江他日見瑄
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卒死

哥舒翰

翰任俠負絕力嘗持半段槍遇吐蕃於苦拔海輒迎
擊爲衆披靡天寶中與安祿山有隙帝欲和解之會
俱入朝帝命高力士宴之城東詔尚食生擊鹿取血
淪腸爲熱洛河以賜翰母于闐王女也祿山謂曰我
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那得不相親
愛翰曰諺言狐向窟嘷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見愛敢



不盡心狐胡同音祿山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
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乃託醉去後爲祿山所阨

李光弼

[illegible]詔侍光弼奉命以兵入太原時節度使王承業政
弛[illegible]衆爲侍御史崔衆所侮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
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弼長揖不即付兵弼怒收
繫之會詔至拜衆御史中丞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
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
出竟斬衆以徇自是一軍震慴

史思明乘勝西向留守韋陟進曰益陝兵保潼關可
久持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
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
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夫辨
朝廷之禮我不如公審軍勢勝負公不如我時判官
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須守光弼曰汜水崿嶺盡爲
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決策悉兵趨河陽

光弼之趨河陽也既入三城賊攻南城不克攻中潭
又復敗乃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登埤望之曰
彼軍雖鋭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因問賊
陣何處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



之曰廷玉將皆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
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貞辭曰番將不知步戰請鐵騎
三百與之二百於是光弼執大旗誓曰望吾旗麾若
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
斬已而懸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首來廷玉曰
馬中矢非卻也命易馬有裨將迎賊不戰而卻者光
弼立斬之乃麾旗三諸軍爭奮無不一當百賊遂敗
斬首萬餘俘八千餘馬二千思明大懼當光弼之將
戰也內刀於鞾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賊手萬
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

勳

光弼圍懷州既敗史思明壁於野水渡夕乃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壘戒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弼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則無歸日越至壘使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必死遂請降顥與偕至弼厚禮之表授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曰公降二將何易也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必易之命將來劫必與以死希顥無名不足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日越上越見遇寵安得不思奮乎聽者驚其神算

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擊衆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但一經光弼號令氣色若益精明云已爲魚朝恩程元振所讒頗懷疑懼常屏爲有問其母以釋疑也及疾革表上前後所賜實封請者不許將史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久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既歿帝遣使弔祭命郭子儀自河中[illegible]其母至京師厚恤之母李氏有鬚數十莖長五寸



白孝德

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而謾罵光弼顧諸將誰爲我取是賊左右舉孝德弼問所須幾兵對曰亦只宜五十騎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絕河濟龍仙忽易之不爲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因與語久之忽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即躍馬與搏斬其首



郭子儀

廣德中懷恩叛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慓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誘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皆臣故部曲恩信素結忍以刃相向乎未幾虜先驅至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彼當自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虜果遁

永泰初懷恩復糾虜衆三十萬掠涇邠入奉天京師大震詔子儀率師至屯涇陽才萬人乃令諸將各當

一面而身率鐵騎二十故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
報曰郭令公回紇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汗可棄天
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來今存天汗可存乎報
曰天子萬壽虜懼疑之曰可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
諫勿往子儀曰力不敵宜示以至誠即傳呼曰令公
來虜猶持滿待子儀乃從數騎出免冑示之回紇
下馬拜曰真吾父也子儀曰與諸君同艱難人何忽
忘乃即召與歃道之錦綵結懽誓好因說之擊吐蕃
吐蕃疑夜引去子儀躡之斬級五萬
代宗立程元振忌宿將難制離搆百端罷子儀副元



帥子儀懼讒且成乃盡裒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
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實自愧自是疑
稍釋時方多虞子儀握重兵在外而每詔至必即日
就道以故讒卒不行魚朝恩陰使人發其墓盜未得
子儀自涇陽來朝帝唁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
禁士殘人之墓人今亦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
朝恩又嘗修具或言將不利公其下願衷甲從子儀
不許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
以所聞朝恩惶恐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田承嗣傲
很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

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
子儀與李光弼齊名而得人心過之其歲入官俸無
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
人三千出入不知其前後賜良田美器及名園甲館
不勝紀代宗呼為大臣而不名也校中書令歷二十
四考八子七婿皆貴顯諸孫數十不能盡識旦夕問
安但頷之而已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而子儀
頤指進退之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皆為將相

李抱真

抱真預方士藥不死至有孫季長者為治丹曰服



此當仙去抱真表署之幕府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
偶此吾乃得之真時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駕鶴
寤而刻寓鶴衣羽衣習乘之[illegible]洞疾七[illegible]司空餌丹至
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
長曰危得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而卒

房琯

琯字次律少隱陸渾山十年不出雅自負以天下為
己任而好老子浮屠法談有餘而不切事用兵非其
所長所善李揖劉秩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琯信任不
疑每曰彼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及將兵遂有

陳濤斜之敗初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俱焚殺卒四萬血丹原野

張鎬

鎬有大志視經史猶魚獵然好王霸大畧居恒嗜酒鼓琴自娛人或邀之卽杖策往醉卽返語不及世務天寶末賊圍睢陽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閭丘曉趣救曉逗留不前比至淮而巡已陷鎬怒杖殺曉鎬起布衣纔二朞而至宰相蓋擊賓致之云

李泌



泌字長源七歲能爲文開元中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時員俶九歲升堂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因當爾因問童子有類若者乎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奕因命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遂起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腰大於身賜束帛勑其家善視之

是時張九齡尤愛重泌常引入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一日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輒命左右召蕭泌時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謝因呼爲小友嘗遊嵩華終南慕神仙不死術已謁肅宗於靈武授官不拜請以客從是時衆指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帝因爲賜金紫

德宗時太子妃蕭母郜國夫人以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知帝意將廢立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嘗爲



臣言之矣有嫡子而猶爲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不顧家族耶對曰臣老位宰相以諫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我諫我亦殺泌子則臣祀遂絕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卽嗚咽流涕帝悟太子乃得安

德宗嘗謂泌曰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吾欲以三月名節自我作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朝廷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則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

百官進農書以示重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爲燕會先是泌隱衡山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以獻四方亦爭効之

初肅宗頗重陰陽巫祝一切興造工役多有禁忌而京兆尹黎幹復以左道佐之德宗殊不謂然及嗣位即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輼車行不中道帝問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徼身利者命直午行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啓塞從時何魁岡爲亟詔



葺之自桑道茂之說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然泌自別有建明非以術售也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乃當之明年果卒年六十八

泌子繁浮薄無行泌先起陽城官諸物城以是德泌而親繁城疏裴延齡既具藁謂繁親己使書之繁書已輒錄藁示延齡明日延齡預白上曰城以疏示於朝內摭數條以自解於是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泌又與梁肅善故繁師事肅及肅卒即烝其室士論醜之終擯於世

苗晉卿

李林甫專政時選常萬人苗晉卿宋遙主銓事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擢張奭第一奭御史中丞張倚子也倚新得幸帝故晉卿附之而奭本無學物議囂然安祿山乘間言上上乃御花萼樓覆試之十裁得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爲曳白帝大怒倚遂晉卿皆逐貶

呂諲

諲在朝不任職而處方面頗有名及卒有司議謚曰肅其故吏嚴郢以故事宰相謚皆二名請益曰忠肅



獨孤及上議曰謚在義不在多文王周公重耳皆謚曰文翼缺甯俞隨會皆謚曰武二名謚非古也漢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乃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唐興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繚一莫可故謚文貞蕭瑀端直近貞多猜近褊言褊則失貞言貞則遺褊故曰貞褊若錄無他異則止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陳叔達曰忠溫彥博曰恭岑文本曰獻韋巨源曰昭皆當時赫赫居相位者謚總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必二名固所未聞詔從及議

## 楊綰

綰字公權性沈靜恒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
澹如也一生不問生事造者淸談竟日而不及私人
欲干以私聽其言必內怍止拜相之日中丞崔寬故
豪侈城南別墅華侈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
兆尹黎幹出入騶從甚盛悉裁損僅留十一中書令
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適除書至坐中聲樂爲
減五之四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綰初舉詞藻宏
麗科玄宗旣試又加詩賦一篇綰爲冠遂擢右拾遺
制舉加詩賦自綰始



## 崔祐甫

祐甫性毅直與宰相常袞數執諍朱泚軍中猫鼠同
乳表其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臣聞
禮迎猫爲其能食田鼠去民害也今猫受畜於人不
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其應必有法吏不
觸邪疆吏不扞敵者臣請詔有司亟察貪吏勑邊候
庶猫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異其對袞益不喜其爲
相也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
多親舊何也對曰擬官者必悉其才行如素不與聞
何由知其實帝以爲然

時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
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
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表獻錢三
十萬以規朝廷朝議未知所答祐甫曰正己誠詐請
陛下遣使即以獻錢犒其軍若正己奉詔是陛下恩
洽士心也若不用命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謂
朝廷不重賄帝如其言正己慙服卒後妻王氏陷朱
泚賊中泚與祐甫先同列恒遺以繒帛故秉王受而
悉緘之帝還京具以獻封識宛然士林益重其家法



## 柳渾

渾字夷曠舉天寶初進士立朝抗直能盡言渾與
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和戎之便馬燧賀曰今
日盟可百年無虜患渾進曰五帝無誓三王無盟
詛盟詛季末事也況以季末事行於戎狄乎今日事
臣竊憂之時李晟繼言曰戎情不測誠如渾語帝變
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卿爲大臣亦爾耶晟頓首謝
夜半邊書飛報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旦以
表示渾謂曰卿書生乃能料敵萬里外
時宰相張延賞嫉渾守正遣所親謂渾曰明公舊德
第愼言即位可久渾應曰爲我謝張公柳渾頭可斷

舌不可禁也卒爲所擠渾性豁達好談諧與人交不
設城府旣免官不數日卽置酒召故人出遊酣飲暢
然無謝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
曰第觀柳宜城吾等眞拘俗人哉渾兄識文情簡拔
與蕭穎士元德秀並著聲渾亦能文而沈思不及識

章處厚

敬宗荒暗月視朝裁三四處厚每入見輒自陳有罪
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諍
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
者陛下時在春宮年十有五可恃也今皇子方穉褓



臣何敢避死亡之誅帝頗感悟王庭湊之亂帝每歎
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
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爲致慨於頗
牧也帝默然

元結

結曰幼不羈年十七始向學擢上第肅宗朝上時政
三議帝讀訖曰卿能破朕憂累荊南節度使代宗時
授著作郎丐侍親歸樊作自釋篇詞曰河南元氏望
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
篇故以元子稱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

家瀼濱乃自稱浪士有官人言浪者亦漫爲官乎呼
爲漫郎旣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
更曰聱叟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笭箵而盡船
獨聱齖而揮車也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聱乎
公守著作不帶笭箵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齖乎
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
加於當世誰是聱者吾欲從之彼聱叟不慚帶乎笭
箵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聱叟不羞聱齖於鄰里吾
又安能慙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
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



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
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耶仕終經略使

元載

載智略開果歷肅代兩朝久得君討誅魚朝恩自以
爲文武才莫己若復厚結中人董秀爲內助於是外
娶主書內劫婦言縱諸子闒通貨賄遣忠良進貪穢
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
室宇雕奢冠絕當世近郊則亭榭池苑膏腴疆畛相
望名姝異伎翳禁中不逮也帝盡得其狀嘗於獨見
時深戒之載然不爲意客有賦都盧尋橦篇以諷其

危者數亦悟不悟乎少良發其姦遂殺少良帝積怒爲賜死籍其家得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石他物稱是事在大曆十二年

初載用事時人皆嫉載有晉州男子郇謨者以麻總髮持竹筍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獻上字言一事即不中請貯屍筍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載其官團請罷諸州團練使也言監請罷諸道監軍也宅字字類是蓋皆載所建謨特指剌之

## 王縉



縉字夏卿有文學與兄維並名擢上第尤佞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捨其第爲佛祠代宗初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乃向之曰是於禁中祀佛諷唄設內道場引沙門日百餘出入禁闥或夷狄入寇則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禳厭於是胡人官有至卿監封國公者京畿上田美產半歸浮屠氏雖藏姦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

縉尤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憑雖時多難無足深慮祿山思明方熾亂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寇未及擊輒去皆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每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鏐琲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鐃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道從歲以爲常人事置而不脩矣已與元載同論死帝憐其老貶括州

## 李吉甫

吉甫明練典故有相才自德宗以來朝廷專務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作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又嘗奏罷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歲省供億鉅萬平劉闢平李錡大半皆其謀也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不可徙徙則宰相輒罷吉甫笑曰豈有一牀而能制宰相禍福者竟撤去之而卒之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尋卒論者甚多行於世

讀唐書

宋雍丘宋祁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楊炎

唐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無姦欺者自第五琦領度支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篤蓋以權歸天子而自是不復出天下公賦竟爲人君私藏矣有司不得計贏縮宦官持簿者三百人奉給



其間根株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國家大命先朝權以中人領職而五尺宦豎遂操邦柄多寡盈虛大臣莫敢問則何以計天下利害臣請仍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從其議於是度支始得聞財計炎復作兩稅法載食貨志

炎與盧杞同秉政杞貌寢陋無學術炎心薄杞每託疾不與共食又議論屢相左杞大憾之遂謀中於帝貶崖州尋賜死天下冤之然初與元載善快害根深不能自拔而果自用眦睚必讐卒以此及禍初炎之自道州還也家人取綠袍木簡棄之炎止之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此寧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其勿棄後仍貶譜若爲之兆云

李鄘

鄘性堅正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鄘尤剛峭自淮南節度佐王師討蔡時吐突承璀監軍歸而薦之朝召入相鄘不喜由宦寺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尋致仕去其孫楔亦位宰相好學家藏書萬卷世號李書樓



劉晏

晏八歲時玄宗封泰山卽詣行在獻頌帝奇其幼命張說試之說曰此國瑞也一時公卿邀請旁午詫爲神童代宗時累官平章出領江淮轉運使晏乃按行淮泗由汴入河循砥柱硤石觀三門遺跡歷守文愷梁公堰覗李傑新堤盡得其利病然畏爲人牽制爲移書宰相元載列陳四利四病載方擅朝權得書卽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凡四十萬斛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餉餽艱阻至禁膳不能給自歲運至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其始至也天子喜甚

詔以鼓吹迎之東渭橋
晏以轉運兼吏部尚書與銓事所任用皆新進銳敏極當時之選趨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任者晏第以廩入優奉之而不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核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使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呻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他人不能也其奉部者核屬吏有罪輒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
自第五琦始榷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初歲收緡



錢六十萬末乃什之歲入至千二百萬而榷居太半民不告勤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贍關中自揚州四旬抵都都人謂其神速河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令悉儲淮楚間貿銅易薪歲鑄錢十餘萬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卽甚遠不數日已知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物無甚貴賤而物常平恒自言如見錢流地上云
晏揩置纖悉事多立辦如江淮茗橘珍甘與本道分貢者競欲先至他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而晏厚貲致之常冠諸府任職久要官華使多出其門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謂晏任術所居修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德宗朝晏與楊炎不相下炎構之誣與朱泚語怨望遂賜死時簿錄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天下聞而冤之晏既沒舊吏推明其功以為管蕭之亞。

李揆
肅宗時揆為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核實徒露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茫枕圖史且不能自措於辭乃



於試日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才士喜得自盡揆美丰儀善奏對帝每歎曰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時稱三絕

李揆
苗晉卿數薦元載於揆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銜之及載秉政揆遂流落德宗時復召入為盧杞所擠用為入蕃會盟使揆時年七十矣辭以老恐道死不能達命帝憫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事非揆不可揆至蕃酋長迎謂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耶揆畏其留紿

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還卒鳳州年七十四

常袞

袞舉天寶進士性狷潔不妄交遊代宗朝累官執政故事日出內廚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袞奏罷之又議讓堂封他宰相不可而止政事堂北門與時宰相過舍人院㕛遠政事者至袞始塞之以示尊大懲元載敗室賈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擊擯不用故世目為黯伯以其黯黯無賢不肖之辨也

關播

德宗嘗求宰相訪之盧杞播時為吏部侍郎柔易



制杞心喜之因從容言播有相度遂晉平章於是政事都決於杞一日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播之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引至此奈何欲開口爭事播自是悄畏不敢復有所與

播作相為宗室李元平擢汝州別駕元平無他奇至州為李希烈詭謀縛去元平見希烈至遺矢於地狀眇小無鬚希烈戲謂其將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耶因嫚罵曰盲宰相使爾當我何薄我如是聞者傳笑

張鎰

鎰性嚴正與盧杞同在政府杞忌欲去之會朱泚戌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卽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輒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憚者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材擇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中外無易卿者鎰知為杞陰中然無所辭再拜受詔未幾涇軍變鎰見殺

武元衡

元和中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政府頗倨慢元衡叱去之承宗怒未幾元衡入朝夜漏未盡有盜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擊其左股徒御格



鬬不勝皆駭散元衡遂遇害盜批其顱骨持去是時邏司傳謀盜殺宰相聲連十餘里達朝堂然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始知元衡也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宰相為之哀慟再日不食

賊既殺元衡輒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吏卒遂不敢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殿言於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為朝廷羞之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千萬因積錢東西市以募於是賊始泄捕得張晏等十八人卽斬之自是公卿朝則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彀騎導翼每過里門必搜索喧呼

詔寅漏上一二刻乃傳點

元衡弟儒衡論議勁正有風節元稹倚宦官知制誥與儒衡同省儒衡厭薄之會食瓜蠅集瓜上儒衡揮扇驅之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盡為失色時帝意欲大用之而為令狐楚所沮仕終兵部侍郎

李絳

絳字深之立朝亮直敢言憲宗嘗輿安國佛寺中人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營構華廣使絳為之頌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方延頸望德音而忽自立碑何示人不廣自堯舜至文武皆不傳



其事惟秦始皇刻石嶧山以暴揚誅伐巡幸之勞此安足為法乎安國有碑恐為秦始之續帝悟曰微絳我幾不自知即命以百牛倒其石

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未幾絳遷戶部故事戶部有獻而絳獨無帝問故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式當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烏有羨餘哉若以為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以結私恩也帝瞿然悟先是德宗時諸藩貢大銀瓶高五尺李兼為江西始獻六尺瓶後齊映繼兼瓶乃高八尺

絳嘗以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豎女子殊淵人意與卿談天下事固甚樂也教坊使嘗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諫李吉甫止之曰諫官宜有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公便欲移之耶知吉甫不敢言即上疏獨諍帝詔悉歸其家

段秀實

秀實初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占民田給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諶曰吾知入不知旱也責愈亟農以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



令諶令諶怒召農責曰吾畏段秀實耶以牒置農背大杖之二十輿致庭中秀實泣曰吾乃困爾自裂裳為裹創即賣己馬代償之時淮西將尹少榮者性剛鯁入罵諶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以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尚不愧奴隸耶令諶大愧恚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白孝德領邠寧辟于儀于辭以尚書領行營節度屯邠士縱橫白晝殺人都市莫敢問秀實時為涇州請於孝德曰公誠以實為都虞候能為公已亂孝德即

檄署之餓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

孝實列卒取之斬其頭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

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

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

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眙因諭之

曰尚書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以亂敗郭

氏晞出秀實謂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

暴亂天子邊亂由尚書出人皆曰以副元帥故不戢

士然則郭氏功名其殆矣晞乃再拜謝叱左右悉解

甲令曰譁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



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

因與俱至孝德所謝邠由是安

自馬璘代孝德始城涇州大曆三年詔徙涇州是鎮

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旣緣徙州與出怨言別

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驚鼓而縱秀實知之戒鼓

人延數刻盡四鼓已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草積

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及夜火果發令軍中曰敢

救者斬時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旦捕之并其黨八

人斬以徇卽令曰後徙者族軍遂徙

秀實爲楊炎所沮遂失兵朱泚反意秀實必恨且

素望遂遣使迎之秀實遂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

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

人主何與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

以禍福掃淸宮禁迎乘輿是公職也泚默然秀實知

不可乃陽與合而陰結劉令賓姚令言等圖泚會源

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

秀實以社稷危不容喘乃遣諭靈岳竊取令言印

不獲卽倒用司農卿印追旻旻至駱驛得符還是時

非秀實計奉天危矣

泚將僭號召秀實議事時源休李忠臣等皆在坐秀



實戎服往詰及僭位事勃然起唾泚面大罵曰狂賊

可磔萬段我豈從賊反遂奪休象笏前擊泚中其額

流血噴面匍匐走秀實大呼曰吾不同反賊何不殺

我遂遇害初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

必致贈愼毋納至岐泚果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能

遂携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汚吾第取置司農治

堂之梁間死後以告泚泚視封識宛然如昨也

顏眞卿

眞卿字淸臣初爲監察御史嘗使河隴五原有寃獄

久不決天且旱眞卿至立辨之得雨郡人呼御史雨

已爲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乃陽託霖雨急增埤繕隍儲廩料材而日與賓客泛舟宴飲以紓祿山之祿山果目爲書生不疑也及反河朔盡陷平原獨使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朔二十一忠臣耶及得奏喜曰吾不識顏眞卿何如人所[illegible]若此

祿山既破[illegible]都殺李憕盧奕蔣清而傳其首河北以徇諸郡眞卿恐動衆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贋即斬傳首者而藏其首他日結芻續體斂而祭之

後官刑部尚書以直不容於盧杞眞卿謂杞曰先中



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耶杞矍然下拜而銜恨更切會李希烈反杞建議遣眞卿往諭蓋假手於希烈也

眞卿之使希烈也賊黨露刃罵辱之恬不動希烈請爲[illegible]等已亦不從已復大宴令倡優斥侮朝廷眞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明德久矣公欲建大號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眞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首舉義師寧爲賊死吾年且八十官太師肯爲賊將耶吾有死無二無多言諸賊失色

希烈既拘眞卿守以甲士命掘方丈坎於廷傳言將阬之眞卿見謂曰死生分矣何多爲會有謀襲希烈者擬奉眞卿爲帥事洩乃送之蔡州眞卿度必死爲作遺表墓誌指其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仍遺諸子書戒其嚴奉家廟恤諸孤無他語希烈將僭帝使人問儀注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惟諸侯朝覲儀餘無所聞

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至其所積薪於廷曰不能屈當焚死火起眞卿即趨赴火賊將辛景臻遽止之會希烈弟希倩坐朱泚黨伏誅希烈怒使閹奴



來洩憤奴至曰有詔眞卿再拜奴曰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者何日發長安奴曰從大梁來耳眞卿大罵曰此逆賊何云詔遂遇害遠近聞者皆爲感慟眞卿正色立朝爲當世重人不敢以姓名稱稱曰魯公善正草書筆力遒古世傳寶之

李晟

晟多謀勇有將畧年十八從王忠嗣擊吐蕃有一悍酋殺人甚衆忠嗣惡之募善射者晟挾一矢往立殪之自是署列將屢戰輒克所至無不披靡者累功爵郡王德宗狩奉天晟督兵東渭橋與李懷光合晟每

戰必錦衾繡帽指顧陣前以自表懷光謂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異爲賊餌晟曰晟在涇原士願相畏欲令見之奪其氣耳懷光惡之

朱泚叛天子既狩奉天賊據都城晟家皆爲賊質左右有言及者晟泣數行下曰天子安在而恤家乎泚使晟故吏王無忌壻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爲賊間立斬之時盛夏士猶衣裘晟能與士同其苦激以忠誼士終無怨邏士得姚令言諜晟命釋縛飲食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善爲賊守勿不忠於賊令言聞之沮

晟既克都城大破賊於苑北賊伏發千騎突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遂驚潰泚出走晟引兵屯含元外延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通家問違者斬先令京兆尹撫慰秋毫無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一皆立斬以狥居人遠僻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

天子將幸梁露布至爲之感泣羣臣上壽帝曰天生晟以爲社稷豈獨朕哉帝還至三橋晟以戎服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先賀賊平已乃謝陳臣備位爪牙致乘輿再狩敢請死伏道左帝爲掩涕命扶之



起詔賜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導之至其第仍立碑東渭橋自爲文而命皇太子書之

晟晚年與馬燧同被恩眷賜賚相望於道每日出兩家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問今日何不舉樂其寵也帝爲之流涕手詔皆以存保世嗣申告柩前及葬親御望春門臨送令百官拜哭道左値日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特致鹽靈座云晟十五子愬最著

李愬

憲宗時王師討吳元濟久無功愬乃求自試詔許之

愬至軍不爲斥候部伍令於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賊遂信而易之不爲備愬沈鷙務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給粟帛遣還曰而亦王人也毋棄親戚故事舍諜者族愬悉刊其令一切撫之於是諜者反效以情因盡得其山川險易情僞虛實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

愬既進兵襲朗山平青陵禽賊梟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因進曰吳秀琳兵數千而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遂禽以獻秀琳等以文城柵降愬遂以其衆攻吳房吏進曰往亡

兵法當避愬曰彼謂我不來正可擊也既殘其外垣
殺其將衆勸遂取之愬曰未可吳房拔則賊得專力
於我不若留之以分其勢
初秀琳之降也愬單騎迎之釋其縛署爲將琳進策
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共功者愬遂以計擒祐祐本
賊健將多殺我軍我軍毒恨請殺之愬不聽引爲客
每以閒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忠義先亦賊
將也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益親厚之諸將素
益不服愬不得已陽械送之朝而密表必殺祐無與
共誅蔡者詔釋祐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統六
院兵三千祐奉檄嗚咽諸將自是不敢言而襲蔡之
謀遂定
時李光顔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愬謂隙可乘
即以十月己卯夜發兵祐爲前鋒李忠義副之出文
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會大雪
天晦風凜士膚裂至有抱戈僵者張柴之東陂澤阻
奥衆未嘗蹈愬趣行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
濟士益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術中矣然不敢
畏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
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晏然無知者祐乃坎墉先登斬



門者發關入兵令持柝者傳夜如故黎明雪霽愬入
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吾洄
曲子弟來索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
何常侍得至此遂就擒檻送京師
愬之平蔡也元濟兵尚餘二萬愬不戮一人其爲賊
執事帳內廚廄廝役之類皆悉用其舊而身操旅
物塲以俟裴度度駕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
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受之示以分度乃以宰相禮
受愬謁蔡人爲之聳動始晟之克復長安也市不易
肆而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爲近世所未有愬性
儉朴絕不事華侈所居惟文時攸院而愬弟聽頗盛
飾服玩或誡之聽曰家世在人若示寒薄何以見忠
力之效吾故欲誇而勸之也聽好方書擇其驗者題
於帷帟牆壁間皆滿

馬燧

李懷光反燧奉詔進討時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
燧自度威名足攝廷光乃挺身至城下見之廷光果
遂拜燧燧揣其心已屈謂曰公等朔方士自祿
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
止免禍富貴可圖也未對燧輒披其腹曰爾謂吾欺

耶令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乃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未幾賊將牛名俊傳廷光首

渾瑊

瑊年十一時嘗隨父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若與乳媼俱來耶尋以戰功顯德宗之狩奉天也朱泚兵逼之百道並攻城中死者相籍御供乏至夜縋城出掇蔬本爲供而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翟紅袍宦侍拜舞左右又縱慢辭侮天子責大臣不識天命帝時授瑊詔書千餘仍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至特瑊泣謂曰朕且與公訣瑊俯伏嗚咽



受命是時乘城者皆凍餒甲兵盡敝而瑊獨以忠義感激將士戰中矢則被血而戰愈厲會賊縱火攻風反賊自焚死圍乃解

邢君牙

君牙位尚書右僕射雅好客有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上坐君牙心訝之會吏有盜沒宴錢五萬者君牙怒其欺汾輒不謝起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俠今乃與吏論錢此何足與語君牙慙遽釋吏而引紹爲上客月餘以五百縑餉之去

陸贄

贄字敬輿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時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鎰奇之請爲忘年交將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壽贄辭爲受茶一串曰以識公意入翰林天子愛重其才嘗以輩行呼而不名至解衣衣之同儕莫敢望也時以贄常居中號內相德宗狩南山道險澀從官皆相失帝夜召贄不得驚且泣下詔軍中能得贄者賞千金已謁見帝喜動顏色自太子以下皆賀

贄之從狩奉天也是時機務塡委遠近調發奏請書詔日數百帝皆以屬學士而贄初若不經思者他學



士或閣筆不得下贄獨沛然有餘至旁吏承寫不給其文周盡事情衍繹熟覆人人可曉也然他學士才遠不逮贄徒以單言偶合輒陟台司而贄孤立一意爲權倖沮短久之不得相貞元八年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中裴延齡讒貶忠州士論惜之贄性孤介諸關遺絕無取惟韋皐以布衣交有所致必先以聞乃稱詔受之其在忠州也地苦瘴癘爲古今集驗方五十篇以示

韋皐

牛雲光者朱泚部將也泚既反雲光謀劫皐以臣泚

而懼不克會泚有奴使皐所先謂雲光曰太尉今爲天子矣使我以御史中丞授皐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雲光喜遂與俱至皐所皐固已偵知其計迎謂曰大使來甚善何無他圖請釋甲雲光方薄皐諸生亡能爲遂命士盡釋甲皐乃陽受命明日置酒大宴泚奴雲光而陰伏甲左右廡酒行號舉盡殺之事聞帝授皐節度使

皐鎭蜀二十一年師數出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等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於西南最著善拊士



士昏嫁皆厚資之壻給錦衣女給銀塗衣各錢萬死喪者稱是自以侈橫務爲蓄藏而劉闢階其厲遂以反朝廷後欲追繩其咎言者遂詆皐所進兵皆鏤定秦字以此爲逆證時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乃匠名也議始息暢字達夫皐門下士始李白嘗爲蜀道難以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蓋以美皐云

張建封

德宗時命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廛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核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至有重荷趨肆而空手歸者時有一農人以驢負薪出市宦豎用帛數尺易之又取他費因農不能給徑驅驢入宮農乃納薪帛但求亟去又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以聞帝乃爲斥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宮市卒不廢時張建封請間爲帝極言之帝稍聽

韓弘

劉玄佐既沒朝廷詔弘知節度事先是吳少誠有使至汴謀其襲陳許使尚在館弘得帥欲以忠節自表即驅出少誠使盡斬之汴軍故驕縱及殺陸長源手帥勢益輕不可制弘察軍中素恣橫者劉鍔等三百



人一日數其罪盡殺之血流丹道而弘笑言自若自是訖弘去無一敢肆者

盧坦

坦字保衡、始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諭曰某巨室子。與惡人遊。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也。黃裳驚異其語、坦後累著績、歷東川節度使、

徐浩

浩字季海、工文詞、嘗賦喜雨五色鵲、爲張說賞識、蕭

宗聞召爲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其手、撰詞贍速、而書法尤精、大被寵遇、先是、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故浩益稱其法、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楊憑

憑爲江西觀察使、以簡傲爲御史中丞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時姻友憚避、無敢候者、憑故所善客徐晦獨徒步走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得無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忍遽棄有卿、公異時爲姦邪譖斥、又可爾耶、德輿嘉歎、稱諸朝、夷簡遂表爲監察御史、晦驚、即問所以、夷簡曰、公不負臨賀、寧肯負朝廷、時兩賢之、晦時已第進士、



潘孟陽

憲宗時、孟陽奉詔轉運江淮、并察諸使治狀、孟陽氣豪倨、從者數百人、所至高會、賓朋習遊、倡樂、帝聞、以鄭敬宣代之、將行、誡曰、朕宮中用尺寸物、皆有籍、惟賑民無所恡、卿是行、宜諭朕此意、毋若潘孟陽、但酣飲遊山寺已也、孟陽官侍郎、年尚未四十、其母嘗謂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吾甚憂之、

張鷟

鷟字文成、兒時嘗夢紫文大鳥、備五色、集其廷、其父曰、五色大鳥、鳳也、紫文、鸑鷟也、若且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名之、鷟調露初、登進士、八應制舉、皆甲科、員半千數稱鷟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鷟爲文下筆輒成、然浮豔少理致、而一時後進莫不傳誦、遂名著華夷、每新羅日本使至、必別具金寶購張鷟文云、

獨孤及

及兒時讀孝經、其父問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宗黨大奇之、天寶末、擢有道高第、代宗朝、爲左拾遺、疏論時政、灑灑千言、皆切中事情、晚嗜琴、會有眼疾、遂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顧少連

少連字夷仲、舉進士、擢上第、補登封主簿、邑有虎患、少連命盡去機檻、而獨遺文祝嶽神、虎遂不爲害、德宗朝、歷吏部侍郎、時裴延齡方橫、莫敢忤者、會與少連宴田鎬第、酒酣、少連忽挺笏起曰、段秀實笏擊賊臣、吾今欲笏擊姦臣、會且前、元友直勸之、乃止、

薛存誠

貞元中、浮屠鑒虛者、倚宦豎爲姦、存誠發其贓數十

萬當以大辟帝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至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無庸面詰陛下必若赦者請先殺臣不然臣不敢奉詔卒抵死巳敬宗嘗造清思殿用銅鑑三千薄金十萬餅衆莫敢言獨薛廷老言之帝厲聲色迄不動即存誠子也

孔戣

憲宗時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自海道抵京師役人凡四十三萬孔戣爲明刺史奏罷之他日嶺南節度缺帝顧裴度曰嘗論罷蛤菜者誰與今安在是可往其爲朕求之度以戣對即拜既至損屬州逋賦半



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韓愈重之嘗特疏其清節戣孫緯

昭宗初即位將郊見中尉樞密使宰相朝服有司不與怒緯奏曰中人不朝服自是國與陛下必假借則請以兼官爲之時天武都頭李順節兼平章事臺史白巳謝當班見百官緯諷止之不聽明日順節盛服至副無班意怏怏以讓緯緯答曰吾固知公見望也然百辟卿士班見宰相以宰相爲之長公提天武健兒而欲據堂受禮其誰許之必欲云云去都頭然後可順節慙而止

穆寧

寧秉明經負氣節上元初以殿中侍御史轉運埇橋時李光弼屯徐州餉之稍寧取餉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麾家謂曰吾節鼓爲天子討賊而君閉廩不發欲潰吾兵耶答曰命寧主糧者敕也公可檄取耶且公求糧而寧專饋將寧求兵而公亦專與耶光弼執其手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其強執多類此寧四子贊質員賞兄弟德器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名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



柳公綽 仲郢 公權

綽爲鄂岳觀察使朝廷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我儒生不知兵耳即請自行引兵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謂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豈非兵事耶若祓戎容則兩郡守耳何所統壹公世將吾欲以兵法從事聽即署授三牒分兵六千屬焉公綽御士有法善撫循能得士死力戰必勝當時服其知權

公綽爲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道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

年曰既炙何不以聞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炙職金吾在坊炙職左右巡使帝意解已爲山南節度使行部至鄧縣有二吏一納賄一舞文同系獄令以公綽特法必殺納賄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徑誅舞文者

時有道士獻丹藥者問所從來曰來自薊門時朱克融方亂薊遽曰惜哉藥自賊境來雖驗何益即棄藥逐道士廐馬害圉人公綽即殺馬或言良馬可惜答曰安有良馬而害人者牛僧孺以平章出鎮武昌公綽具軍容伏謁或諫之綽曰吾非重宰相重宰相乃



以尊朝廷時服其得大體子仲郢

仲郢幼時其母韓即皐女也善課子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讀長工文爲韓愈所杏賞家藏書萬卷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又嘗手鈔六經遷周隣史皆一鈔魏晉南北朝史凡再又類所鈔他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小楷精眞無行字郢仕終天平節度使先是每遷秩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俱滿五日乃散及拜天平烏不復集卒於鎭

公權年十二工屬詞尤精書法穆宗見之曰朕嘗於佛寺見卿筆蹟思卿久矣即拜侍書學士其書結體遒媚能自占一家嘗奉命題詩殿壁字率徑五寸文宗歎曰鍾王無以加也宣宗時召至御前書紙三番作眞行草三體最奇祕賜賚甚渥詔自書謝章無限眞行當時大臣家碑誌有非其筆人便以子孫爲不肖外夷入貢者皆别署貨貝曰此以購柳書其書京兆西金明寺金剛經備鍾王歐虞褚陸諸法自謂得意是時公卿以書䝿遺者鉅萬[illegible]藏奴都盜用嘗貯銀杯一笥緘縢如故而杯皆亡奴妄言叵測公權笑曰銀盃羽化耶不復詰惟硯筆圖籍自鐍祕之



文宗嘗幸未央宮忽謂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詞旨婉麗詔再賦亦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矣他日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薫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他學士皆有屬而帝獨諷公權語命題於殿壁公權公綽弟

柳玭

玭性介特嘗著勤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雖生可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何者

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貨鈍懿行人未必信纖
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已不得不至爲學不得
不堅余幼聞先公僕射言處世以恭默爲本畏怯爲
務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傭
來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
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
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勤則恐
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
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
龜蓍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琯子孫



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
母唐夫人每旦櫛縰笄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
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
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裴尚書寬子孫衆
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爲壻
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
其家若無資願下髮爲尼忽有尼自外至曰女福厚
必有令匹子孫將福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
荆門則裴巳齋裝逆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
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

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朝夕食齏葅瓠而
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
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
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釵
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而首飾七十萬
其可久乎馮爲賈相國餗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
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
齎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
俄病渴因暴卒賈爲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
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



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也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
家不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於牆廡閒而不
知欲始終富貴其得乎舒相國元輿與李繁有隙爲
御史鞫譙獄窮致繁罪已舒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
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
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隳
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
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
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
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

可侯時有葉無根胥由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敬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北背爲嶺南節度廨中樆熟取食之必納直於官其他事皆類此

胡証

証舉進士第膂力絶人晉公裴度未遇時嘗羸服私飲爲武士所困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鐙摘枝葉櫛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唯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裴公乃得解時稱其俠



鄭餘慶

餘慶歷仕四朝砥礪一節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節就第時一使至有饋遺百萬緡者憲宗每命餘慶官必誡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索其奏議好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語也餘慶第在昭國坊北時鄭絪第亦在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

高郢 附子定

郢爲宰相掌制誥家無留稾或謂曰故事有傳制集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有勸之營產業者答曰祿廩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用郢子定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就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君對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僇於社是人順乎郢奇之以神童顯

崔羣

羣在憲宗朝嘗慷慨論事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帝將建東宮詔羣爲澧王作讓表羣奏曰大凡已當得則須讓若不當得於讓義何取今立東宮自宜嫡澧王固無所庸讓也帝意遂定他日入對語及開元天寶事進曰人皆謂祿山反爲先朝治亂所自分臣謂罷九齡相林甫此時治亂蚤已分矣左



右聞皆爲感動羣字敦詩

賈耽

耽爲宰相十三年頗悉地理每見四方之人與夷狄使者必從詢察風俗故凡土宜物產山川夷岨必究詳之嘗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爲伯里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爲賜珍幣耽亦字敦詩

杜佑 悰牧附

建中初河朔用兵賦無所出佑以爲救敝莫若省用

省用莫若省官因上議畧云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三咎繇也昔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昔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昔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昔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則四伯冏也云云 識入不省佑孫悰牧

悰歷事憲宣懿三朝出入將相而惟厚自奉養未嘗薦拔幽隱之士佑之素風衰焉時號禿角犀悰子孺林與錢鏐忤鏐進說槩害之槩至孺林謂曰勿殺我



當與爾金槩曰殺爾金焉往遂遇害

牧性剛亮有奇節不爲齪齪小謹敢論列天下大事嘗憤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爲作罪言謂已不當位而言罪也其指陳利病切中時事李德裕甚奇之然無右援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意怏怏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知不祥乃即自作墓誌悉取平日所爲文焚之牧工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於老杜甫也

令狐楚

楚字殼士五歲能詞章弱冠舉進士京兆尹將薦爲第一適許正倫者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懼其爭讓而下之始事德宗歷憲穆卒官平章事方疾時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力疾作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我成之復敕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勿請謚葬銘誌毋擇高位是夕有大星隕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卒子綯

綯字子直大中初宣宗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時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顧而髯者奉梓宮不



離是誰耶敏中對曰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綯今守湖州其人宰相器也尋召知制誥官翰林承旨綯嘗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至始知爲綯也人皆榮之

裴延齡

延齡初不善財計及領度支爲取宿姦老吏與謀因建言左藏歲入不貲登耗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校爲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貝三佰萬緡爲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者皆窮人償入無

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
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實無加也
延齡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財而實之延齡曰
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然且官有缺今兵
興以來戶減半只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缺不即
補收其稟以實帑藏帝然之京右故有雀草地數頃
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芳數百頃願以爲內廐
牧地水甘草薦與苑廐等帝信之以問宰相宰相請
遣使按覆乃詐也延齡大慙然帝不責
帝嘗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傾念易之未



能也延齡曰陛下本分錢用之不盡何所難帝驚曰
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
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供君庖廚陛下奉宗廟能竭
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猶有
羸也陛下所御犧係其餘以所餘爲百官廩料餐
錢未盡也則諸所未盡者皆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
不乏況一棟哉帝領曰人未嘗爲朕言
延齡嘗奏勾獲乾隱二千萬緡請舍別庫爲羨餘供
天子私費然實無有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
爲獻至逮捕工匠爲白役號曰敕索弗與其直名曰

和糴弗與之庸又妄言掊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
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是時帝
亦頗知其詐獨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陸
贄疏其姦帝遂大怒逐贄

皇甫鎛 附柳泌

鎛爲度支以獻羨財得幸憲宗嘗斥內帑舊物詔度
支評直鎛高其直以給邊兵故繒陳絲觸手輒壞士
怨怒至聚焚之裴度以聞鎛指所著靴曰此亦內庫
所出堅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者詐也帝信之尋又進
方士柳泌及浮圖大通爲帝製長生藥



柳泌者本姓名楊仁晝習方伎鎛召入禁中言能致
藥爲不死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
採藥遂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諫臣爭之不得泌驅吏
民採藥山谷間歲餘無獲懼詐窮舉族遁浙東觀察
使捕得之鎛爲營解復待詔翰林大通自言百十五
歲帝竟以餌藥崩鎛敗二人皆伏誅

王播

播在長慶初亟以言利致位宰相性勤敏每視簿領
紛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爲樂再領鹽鐵以正額月
進爲羨餘歲百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盌

數千綾絹四十萬因得冉相擀從子鮑性高簡無貲
貲氣所居光福第惡其多客更於林木窮僻處構半
隱亭以自適已復廬中條山州人號爲郞君谷云

## 韋執誼

執誼在順宗朝以黨二王致位宰相憲宗受内禪伾
叔文皆坐貶執誼以宰相杜黃裳堺貶崖州獨後先
是執誼知禍必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
足聲心輒悸初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及爲郞
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撤去及爲相
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偶覩之則崖州圖也以
爲不祥惡之卒死崖州

## 王叔文

叔文淺衷浮表初以片言合得幸太子遂肆志大言
曰某可相某可將於是士之躁進者往往諂附之與
韋執誼陸質李景儉呂溫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
禹錫等爲死友已太子卽位是爲順宗不能御朝獨
牛昭容與宦人李忠言用事而王伾善宦豎復善叔
文爲陰陽其間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
容更相引伏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既可則授之中
書執誼作詔施行之無非招權納賂事也



叔文母死匿不發猶置酒翰林李忠言俱文珍等皆
在叔文揚言曰老親病吾以身任國事朝夕不得侍
今當請急宜聽然吾向悉心戮力難易無所避今一
去此謗必集孰爲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
杖殺之而執誼懦不果劉闢來爲韋皐求三川吾將
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時左
右竊語曰母死已腐猶留此將何爲明日乃發喪未
幾謀起復及憲宗爲太子叔文始憂每誦杜甫諸葛
祠詩以自況明年誅死

## 王伾

順宗爲太子時伾以善書入侍貌本闒茸很陋無大
略而好言事帝褻寵之時王叔文進猶止翰林伾乃
直至柿林院與牛昭容等見諸黨人門皆若沸而伾
尤劇爲巨櫝裝贓以受天下賂滿則身寢其上已
失勢憂不免行且臥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與未幾貶
死時惟陸質侍憲宗於東宮問言事太子怒曰陛下
命先生爲寡人講學何可及他事質惶悚然得全

## 劉禹錫

禹錫字夢得擢進士登博學宏詞科以名重一世爲
王叔文納交遂與朝廷大議然顧爲勢多中傷憲宗

立既連州刺史寄斥朗州州接夜郎諸夷俗喜巫覡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傖儜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楚人以送迎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於是武陵夷悉歌之人落魄鬱鬱不自聊其間大鈞論九年等賦皆寫怨也

禹錫意欲感諷權近爲敘張九齡云九齡作相時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當悉徙五谿間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一出遐陬便不勝失意不堪處夠華人士族乃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九齡開元名臣而卒無嗣豈伎心



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云云久之召還將任以南省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詩語多譏忿當路不悅復出爲播州刺史

禹錫之出播州也裴度憐其才言於帝曰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移帝不許曰孝子不貽親以憂巳復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徙夔州歸入爲主客郎乃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者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意仍以詆權近也聞者益薄之會度作相薦爲集賢直學士

裴度既罷相禹錫出爲蘇州巳復徙汝州同州高才被廢年益晚乃以文章自適素工詩與白居易酬和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而嘗推禹錫爲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呵護云卒年七十二始疾病自爲子劉子傳推所自出爲漢中山王勝裔又云王叔文李景儉柳宗元三人者皆與予善叔文實工言治道屬太上久疾宰臣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定策功歸貴臣用是及貶其自辨解大畧如此

柳宗元



宗元敏辨絕倫其文章精刻名重當世第進士博學宏詞科王叔文韋執誼奇其才引入禁近巳叔文敗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又地極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鬱感忿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雅善蕭俛許孟容作書詒之痛自悔咎冀有所感動而一時畏其才高忌其復進卒無有用力者

元和中宗元徙柳州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如不往便母子永訣即具奏請以柳授禹錫而身往播會大臣有爲禹錫言者乃改宗元在柳南方進士往往走數千里

從之遊但經指授其文詞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卒年
四十七柳人懷之託言神降於州之堂人有慢者輒
死為立廟羅池韓愈作碑記
元宗詒蕭俛書五百餘言畧云悲夫人生少六七十
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
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居蠻夷
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
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以為異
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鴃舌啅譟
今聽之恬然不怪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

聞北人言反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
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
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
其論許孟容書千餘言中云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
最甚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
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
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煢煢
孤囚未有子息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荒陬中
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以是嗣
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
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
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
為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
守固以益怠松柏芻牧不禁毀傷近世禮重拜掃今
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
野道路士女徧滿皁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
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云
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
已荒穢恐便斬伐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
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

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
大僇是以當食不知辛鹹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
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
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
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
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
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
之明已不可得也云云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二

## 讀唐書

宋雍丘宋祁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 列傳

#### 杜黃裳

黃裳嘗爲郭子儀主留事時李懷光陰矯詔誅大將欲代子儀黃裳得詔立判其僞懷光愧汗服罪入爲侍御史裴延齡惡之十年不遷順宗立壻韋執誼頗專政黃裳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即



拂衣出其大節類如此

#### 裴垍

李吉甫初執政垍時爲中書舍人吉甫謂曰吾落魄遠爲吏十年今乃入相天子比來人物我備不及知宰相職當進賢君精鑒爲我言其可任者垍即取筆疏二十許人吉甫籍以薦於朝士林推服已執政尤奬勵諫官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一時並遷過謝垍垍獨讓休復曰君與二人非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疑休復大愧

#### 李藩

藩在憲宗朝位給事中制有不便輒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何名敕已拜門下平章會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宰相上密詔中書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時權德輿失色曰不可宜別爲奏奈何以筆塗詔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卒寢其命

#### 韋貫之 澳溫附

貫之始居貧啜豆糜自給而立節懍然後爲禮部侍郎取士務先行實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貫之曰然爲陛下柬宰相將無更重乎帝美其言裴均子常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一生未嘗通饋遺故家



無羨財子澳

澳舉宏詞科第進士十年不肯調中丞高元裕欲薦之語其兄溫諷使諾已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耶澳曰然恐無宰身御史周墀入相私問澳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乍聞愕眙已味其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

德宗時韋綬爲翰林學士帝一日幸其院韋妃從會綬寢學士鄭絪欲馳告帝不許時方大寒帝乃以妃

御袍覆之而去其寵遇若此嘗感心疾罷還第九
月九日帝賦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卽遣
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者進帝曰爲文不已豈頤養
耶敕自今勿復爾綬貫之兄

綬子溫年十一卽舉兩經及第拔萃高等父愕然疑
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文立就不加點乃喜曰兒無
愧矣已召爲翰林學士固辭先是綬在禁庭積憂畏
病廢戒溫不得任近職及是帝謂曰溫辭學士寧綬
治命耶侍郎崔蠡對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溫寡
交獨善蕭祐祐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



其眞賞然塵外溫號爲山林友

王鍔

鍔用武幹顯累官嶺南節度廣故饒多諸蕃商船鍔
榷其稅以爲時進而簿其餘悉自入於是財貨物積
數年潤京師權家無不富鍔之財者性纖嗇析秋毫
官曹簾壞吏易之鍔卽取壞者付船坊緘箬以收值
其第令作複垣洞穴實金錢其中已隙中昔門下懼
物議陰納錢二千萬鍔卒其子稷爲德州刺史悉金
寶賂倖以行李全略利其貲殺稷而納其女

張萬福

萬福初業儒去習騎射大曆初鎭壽州時許杲有異
志陰窺淮南代宗召萬福謂曰欲一識卿面且以許
杲累卿萬福謝辭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有如河北
諸將皆叛將屬何人帝笑曰爲我了杲事且大用已
萬福至杲懼徙屯去

李正已反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召萬
福爲豪州刺史謂曰先帝改爾名正所以褒也朕謂
江淮草木亦知爾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令
復卿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於岸悉發漕船賊
兵倚岸熟視不敢動



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
不遣謂其使曰幸爲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溷公意
天下聞而壯之卒年九十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
日言病天子爲圖其形凌煙閣

郝玭

貞元中玭奉詔鎭臨涇虜不敢近塞玭每出師不齎
糗糧取之於敵每獲虜必刳剔而歸其尸虜大畏多
畏其名以怖兒啼虜酋贊普等玭身鑄金像令於國
曰能得生玭者以金玭賞朝廷慮失名將爲徙慶州

李光顏

弘素驕蹇挾蔡賊以自重惡光顔忠力思有以撓
鐵之乃飾名姝敎之歌舞六博於以遺光顔使致辭
曰以君暴露久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顔乃約
旦日置酒大會諸將校引使者以侍姝入秀曼都雅
一軍驚駭光顔徐曰我久去家室以爲公憂誠知公
念重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吾何心獨樂爲我謝
公朝廷於光顔恩厚誓不與賊俱生吾有死無二因
嗚咽泣下厚賂使者而還之是時將卒數萬無不感
激思自效者未幾破賊五溝李愬自是得乘虛入

裴度



王師討蔡命度視行營諸軍度還奏方略時王承宗
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既害宰
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靴刜背裂中單至傷度首
幸氈厚得不死導從駭散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
義手度墜溝賊意度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以安
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適墮賊謀吾倚度
足破三賊卒平蔡

訓注既敗閹豎益橫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自是
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別作墅於午橋
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沼石林叢岑繚幽
勝度野服蕭散其間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交把
酒窮晝夜相懽不問人事文宗知度神明未衰每大
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已復强起河東節度尋乞歸
帝嘗於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以疾不赴帝賜詩曰注
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別
詔曰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
而度薨帝爲震悼度臨終自作誌銘帝怪其無遺表
敕索之得半藁言建儲事他無語度名震四夷凡使
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
一時比之郭汾陽



李逢吉

逢吉字虛舟性忮刻險譎多端穆宗時宦人王守澄
用事而鄭注得幸守澄逢吉乃遣其從子訓賂注以
結守澄爲奧主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張又新李
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傅
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時號八關十六子凡有求請
先賂關子因以達逢吉無不得所欲者

元稹

稹始仕言事峭直欲以立名而中見斥一廢十年信
道不篤遂附宦人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益沮

〔稹〕然長於詩與白居易齊名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
往播之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
元才子其謫江陵也與崔潭峻善峻得幸上因以稹
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嘉賞問稹今安在即擢入知
制誥然不爲公議所予其在越也多所賡和鏡湖秦
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云

牛僧孺

穆宗時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賕當死賂權近爲助帝
日直臣有才朕將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特持
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正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徒



以才故亂天下帝異其言韓弘欲帝遣使者案其家
貲得弘所與中朝臣皆有籍獨於僧孺注其左曰某明
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自是屬意大用然維州之議
與李德裕忤士論非之

崔羣

羣字丹列負意氣德宗時以拾遺爲張薦判從使吐
蕃因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拾遺
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俟爲和蕃一判抑何
易帝稱其言止遣王叔文不喜欲遂之羣往見叔
文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羣曰去年李實
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逡巡路傍江南一吏耳
今君又處實之勢寧不思路傍亦復有如君者何其
間乎叔文悚然羣兄弟皆工詞章有聯珠集行於世

劉栖楚 高少逸附

敬宗視朝恒晚栖楚切諫至請碎首以謝遂額叩龍
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旨栖楚爲捧首立
帝動容詔慰諭之乃去先是宣宗時高少逸爲陝虢
察有中人過陝峽石吏以供餅惡被鞭少逸爲封餅
上聞一時並推强直云

韓愈



憲宗時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寺時王公士庶
奔走膜唄至灼體膚委珍貝者騰沓係路愈惡之上
書切諫畧云佛自漢時始入中國昔黃帝在位百年
年百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
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
九十八年年百十八歲舜及禹皆百歲此時中國未
有佛也其後湯亦百歲湯孫太戊七十五年武丁在
位五十年書不言壽推之亦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
十七歲武王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
未入中國也自漢明帝始有佛法明帝在位裁十八

年其後亂亡接踵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牲
卒撤於廟祀而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
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明矣臣令
乞以此骨投之水火永絶根本云云帝覽疏將殺之
以裴度力救得貶潮州
愈既貶潮初至問民疾苦其言惡溪有鱷魚食民畜
產且盡民是以窮愈乃自往視爲其羊豕各一投谿
水而祝以文略曰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悍然不安溪



潭食民畜產以肥其身種其子孫與刺史抗爭爲雄
長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以爲吏民羞
且承天子命來其勢固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
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
無不容歸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
其率醜類悉南徙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
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徙是終不肯徙也是不
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
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與
頑不靈而爲民物害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强
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毋悔祝之夕
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
民無鱷魚患

孟郊

郊少隱嵩山性介孤少諧合愈一見引爲忘形交年
五十第進士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
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傍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
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郊工詩最爲愈所稱
然思苦奇澀李觀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
顧二謝及卒張籍謚爲貞曜先生



皇甫湜

湜字持正急辨使酒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
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
從此辭度謝之湜即索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繒
卒其序湜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
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才也更酬之
湜嘗爲蜂螫手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
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流血

賈島

島字浪仙韓愈弟子初爲浮屠時洛陽令禁僧午後

不得出島乃爲詩自傷愈憐之敎以屬文遂去浮屠舉進士嘗其苦吟雖逢公卿貴人不覺也一日逍遥京兆尹會有所思跨驢不避訶詰良久乃得釋

劉乂

乂亦愈弟子故任俠使酒殺人亡命已復折節能爲歌詩然自負不能俛仰時貴聞愈好士步歸之作氷柱雪居二詩出盧仝孟郊右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亦聽之

馮定



定字介夫徽時故與于頔善頔在襄陽定徒步往謁閽吏不爲通定即亟去頔聞責吏而歸錢五十萬追及諸境定返其遺以書讓頔不下士頔大慙已第進士文宗時定官太常部諸工五懸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珏珏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因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其後源寂使新羅新羅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域其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名播戎夷如此

劉蕡

蕡字去華沈健多謀浩然有救世志元和之末宦人王守澄負弑逆罪更二帝不能討文宗即位思洗宿恥而澄等擅兵橫甚號曰北司天子不能制蕡痛忿之會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蕡對策四千餘言極切直無避忌是時第策官馮宿賈餗龐嚴讀其對咨嗟嘆伏謂過古晁董而畏閹中官不敢錄士人傳諷之時中選者二十三人所言皆冗齪常務顧得優調於是參軍李郃曰蕡逐我留我顏其厚耶爲上疏直之帝不省

蕡策畧云陛下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内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内羣



生帷幄禍稔蕭墻是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其法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擅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隨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不忍姑息時忌也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則退必戮

於權臣之手臣得從四子遊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
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云云

李訓

文宗時訓因鄭注以進帝寵之每使衣戎衣號王山
人與注俱出入禁中謀誅宦人王守澄元和逆黨幾
盡而以去惡太銳卒起甘露之變訓之敗也走中南
山依浮屠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被
執傳其首訓死仇士良捕宗密將殺之密怡然曰與
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死吾分也乃釋之
訓之謀誅宦人也本出帝意帝蓄憤久幾幸於訓之



一擊而竟以敗自是居恒忽忽不樂每游宴雖倡劇
雜沓鎮日慘然或裴回眺望賦詩見志尋感疾至棄
天下訓既死鄭注亦誅時坐注族者千餘人未誅前
菌生注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注故挾
方伎能以餌黃金起李愬痿用是顯本姓魚冒姓鄭
時人謂爲水族

王涯

涯亦謝注黨嗜權固位積貲鉅萬訓死涯亦誅貲盡
爲亂兵掠彌日不盡家藏書與祕府侔前世名書畫
常以厚貨鈎致或私以官鬻垣納之重複祕固莫可
發者至是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書畫棄於道

舒元輿

太和五年元輿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漢主父
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
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
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
愛惜文宗得書高其激昂出示宰相李宗閔惡其浮
躁出分司東都已坐鄭注事誅元輿嘗爲牡丹賦既
沒帝一日觀牡丹憑欄誦其賦爲泣下

李德裕



德裕性孤峭有經濟大畧武宗任之言聽計從王室
幾中興其所居安邑第有起草院精思亭每計大事
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也宣宗即位黨人傾
之貶崖州司戶參軍尋卒貶所後見夢令狐綯曰公
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憾可
乎旣夕又夢綯乃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且及
因言於帝得以喪歸綯及白敏中皆德裕素仇也
德裕之節度劍南也先是成都南失姚協西亡維松
蠻寇滋橫德裕懲葺皐之養寇稍加振刷爲建籌邊
樓召習邊事者與籌畫其中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

入者圖之左其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率二百戶取一人使習戰謂之雄邊子弟多築城堡以控扼諸要害又通漕道以節民力於是二邊寢懼南詔請還俘掠四千人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會牛僧孺忌之功不就

初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人率十戶僦一人往汲若飲病者戒勿近葷血以是危老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千千奸人益他汲以相欺訹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爲嚴勒津邏捕絕之因上言昔吳有聖水齊有聖火皆



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塡塞以絕妄源詔從之妖乃絕時憲宗方迎數百歲老人周息元於浙西德裕亦疏論其誕妄

曹確

懿宗時優人李可及最昵幸可及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惋京師浮少年爭慕之號爲拍彈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帝造曲名曰歎百年敎舞者數百皆珠翠襐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詞哀思徘徊聞者無不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以爲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可及娶婦帝曰第令當賜酒俄使至擇二銀榼發之皆珠珍也可及憑寵無忌惟平章曹確言之僖宗朝貶死

李蔚

懿宗惑浮屠法嘗飯萬僧於禁中自爲贊唄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以金銀爲刹珠玉爲帳飾以孔鷸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爲檐注陛墄塗黃金每一刹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綏沓瑟瑟旣至長安綵觀夾道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不足小人至斷臂指流血盈衢所過鄉聚皆裒土爲刹爭以金翠被飾傳言刹皆震搖若有光怪者京師高貲相與集大



衢作繒臺縵闕水銀爲池金玉爲樹桑門羅像考鼓鳴螺夜以繼日先有是言憲宗爲此俄宴駕者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及是夏四月迎至秋七月帝崩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辭餞猶嗚咽流涕云時李蔚疏諍之不聽

鄭綮

綮字蘊武及進士第善詩語多俳諧故落調世傳鄭五歇後體大順後王政微綮每詩謠託諷有誦之上前者昭宗謂其有蘊未盡遣有司上班簿即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省史以聞綮笑

曰諸君誤矣人盡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俄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綮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矣立朝侃然無復故態才三月即以疾乞罷

綮初為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讀檄笑為之斂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去官錢千緡藏州庫後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帑為刺史送錢至京還綮

楊收

收字藏之七歲而孤十三通經義吳人目為神童多



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落收嘲之曰爾非嬴所者奚用潤吾落其切當皆類此收能轉古管樂溧陽得古鐘高尺餘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劘拭視其刻果然嘗言琴況者稱善琴知音收問九絃外其二云何況曰世所謂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王操乎況即以黃鍾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有武聲況大悟因問樂意收與論甚辯仍示以律況時年七十餘以為始聞而收未冠也

雷滿 附鍾傳

昭宗時滿以亡命黨聚致位節度使本起漁師不修節每宴客輒抵寶器潭中指曰此水府也蛟龍所窟吾能沒馬即裸入水俄取器出時有鍾傳者亦由羣盜起累進節度嘗醉遇虎與虎鬬虎搏其肩而傳猶持虎不置會有殺虎者傳得免已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好謀毋効吾暴虎因畫搏虎圖以示後

王潮

僖宗入蜀江淮盜王緒劉行全與縣史王潮及潮弟審邽審知等嘯衆據壽州略潯陽緒暴橫淫殺約軍中以老孺從者斬時潮與二弟獨奉母行緒怒曰軍



行有法無不法之軍潮對曰人皆有母無無母之人乃得兒意擬殺行令行令縛之以殉請王潮為軍主潮讓不克乃除地剌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吾以為主至審知劍忽躍投地衆以為神遂拜之緒初盡殺軍中諸豪傑及是歎曰吾不能殺是子豈非天乎審知後為瑯琊郡王

忠義

安金藏

睿宗為皇嗣時有誣以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將引伏太常工安金藏獨大呼曰公不

信吾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遂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至禁中命醫納腸褫桑縫紩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賴爾忠以免當是時朝士咸高其誼神龍初金藏葬母親營石墳晝夜彌息廬墓側甘泉忽湧李亦冬華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愼上其事玄宗以付史官

顏杲卿

杲卿守常山史思明攻之杲卿晝夜戰糧矢竭六日城陷遂被執賊脅降不應乃取其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活若子杲卿仍不應遂殺季明送杲卿於祿



山祿山怒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竊荷恩寵天子何負汝而反吾世爲唐臣恨不磔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大怒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之杲卿罵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乃含糊而死時同被執者爲袁履謙死時亦先斷手足噀血噴賊面賊脔之

杲卿旣被殺狗首於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亦見夢帝寤爲賜祭湊後歸髮於其妻妻疑之髮忽動後杲卿子泉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袁履謙同坎瘞因指其處得之乃到河北求宗屬姑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訴得之爲悉錢三萬僅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已女復失矣

初杲卿與履謙俱爲祿山表著官范陽祿山反兩人謁之於道祿山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杲卿退指所賜衣謂履謙曰公何爲著此履謙悟遂密謀圖賊已履謙死妻子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之泉明之殯父也與履謙分櫬護還長安履謙妻疑殮具儉薄發視之乃與杲卿等因號踊崩角待泉明如其父

張巡



祿山反楊萬石以譙郡降逼巡使西迎賊巡率吏士哭於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賊圍雍丘令令狐潮舉城附賊巡乘間復城俘潮妻子磔之城上潮忿甚合衆四萬薄城攻圍六旬是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入白曰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矣巡陽諾明日爲設天子畫像於堂上率軍士朝人人流下巡乃引六將至責以大誼盡斬之士心益感奮

潮圍城久巡軍矢盡爲縛藁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已還藁人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

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營軍大潰賊慙益兵圍之巡謂潮曰吾力竭欲走恨無馬幸歸我善馬三十疋潮信之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至責巡不走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耳語未畢突出三十騎禽賊將十四斬卒百餘潮遂解去是時賊常數萬而巡兵纔千餘每戰輒克

賊圍睢陽巡與許遠合兵固守經數十戰皆以寡敵衆無不一當千賊將尹子琦最雄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奔白子琦因得其狀卽使南霽雲射之一發中其左目賊攻城以雲衝



傅堞巡出鉤干拄之使不得進篝火焚其梯賊又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有大酋披甲引千騎乘城招巡巡先絕勇士數十伏隍中與之約聞鼓聲而奮賊恃衆不爲備城上忽譟伏發竟禽酋城上注矢外向莫能救

賊圍城久城中食盡日賦米一勺至齕木皮鬻紙爲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彀多餓死存者復多傷殘氣乏巡乃出愛妾謂諸將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不以充士飢乎乃殺妾爲大饗坐者皆泣不下咽巡強令食之時許遠亦殺其奴僮以補卒至羅雀掘鼠煮弓膠而士莫有叛者

南霽雲還自賀蘭所賊知援絕攻益急巡士皆病不能戰巡乃向西拜曰臣力竭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被執賊將尹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琦怒以刃抉其口齒僅存三四尋遇害巡長七尺每怒鬚髯輒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不屬藁擢進士第其在睢陽士卒居民但一見卽識其姓名更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殺卒



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

巡旣死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巡及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賊何足恨恨遠心不可得耳我死若有知當不赦遠地下然則國威挫衄使巡功業隳敗皆遠也臣於遠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事下尚書議卒寢之後韓愈著論爲遠辨誣議乃定遠許敬宗曾孫與

巡同年生而長巡呼為兄

南霽雲 雷萬春附

霽雲少微賤為人操舟睢陽始被圍巡築壇募死士數日莫敢應俄有嗜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對巡即泣下是時賀蘭進明屯臨淮巡使霽雲往請師進明頗無出師意愛霽雲反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睢陽士不粒食已彌月吾何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也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斷其指一坐大驚為出涕霽雲既出抽矢回射佛寺浮圖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已城陷與巡俱被執



賊招霽雲降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與三十六人同遇害

時有雷萬春者亦巡偏將也賊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面著六矢萬春不動潮疑木刻人已諜得其實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節制矣

徐揆

昭宗時揆奉詔討李克用克用伏兵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自履行陳揆大駡克用怒命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以夾板豈未知耶行刑者如其言至死駡不輟

卓行

元德秀

德秀字紫芝性恬淡無緣飾兄子蚤孤不能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而湩流至能食乃止玄宗時德秀為魯山令任滿笥僅餘一縑駕柴車去家陸渾愛其山水不築墻垣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自娛人以酒殽從之不問賢鄙為酣飲房琯見而歎曰覩紫芝眉宇使人名利心都盡蘇源明嘗言吾不幸生衰俗惟得識元紫芝差可自慰其卒也人不敢名而



稱之曰元魯山

德秀之卒也其族弟結哭之慟或謂結曰子哭過哀禮與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共耽溺者大夫盡無之生平六十未嘗觀女色視錦繡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之餐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惛綺紈膏粱之徒也

陽城

城字亢宗性嗜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讀院書六年而盡之及進士第乃去隱終條山李泌

諸朝詔以著作郎召城封還詔德宗時復以泌薦召拜右諫議遣長安尉賚束帛到其家城猶褐衣詣闕辭帝遣中人以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不得已受命天下想望丰采

城為諫官以他諫官論事苛細意不屑寢聞得失且熟不言也韓愈作諍臣論譏切之亦不動惟時與二弟延客日夜劇飲客有欲進說者城揣知其情強飲之客辭即自引滿城或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客卒不得關言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城乃約諸拾遺守延英閣極論延齡罪狀至累日不去帝大怒賴皇



太子寺救得免已聞上擬相延齡城曰延齡若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議遂寢

城居官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質之每約二弟吾俸入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悉送酒家服用無贏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與之有陳長者候其得俸每往稱錢之美乃月有獲其謫道州也月俸僅取足荻則官貯之令自炊米二斛魚一大鬻置甌杓道上以食行人之不能食者

城在道州時賦每不及期觀察使數誚責會上考功笏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撫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亟入謁曰吾奉命來候安否耳使君何罪強之出城竟不肯歸至仆門閤寢館外以待命判官留數日卒辭去已府復遣官官不欲行有載妻子中道引去者

城一生誼不娶謂其弟曰一娶即間外姓吾兄弟將遂疏二弟化之亦皆不娶微時嘗絕糧遣奴市米奴以易酒醉臥於道城怪往迎之奴未醒躬負以歸及覺引咎城曰寒而飲何咎寡妹依城居其子年四十餘癡不知人城每携以出入山東節度府高其誼遣



使遺五百縑且戒勿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緘置之會里人鄭俶貧不能葬城遂舉縑與之其獨行多類此

司空圖

圖字聖表仕諫議大夫昭宗時王室多故圖知不可為遂隱於中條山王官谷作休休亭以自誌其說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皆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耐辱居士豫為棺冢遇勝日輒引客坐壙中酌酒賦詩徘徊其間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哉生一致

也吾寧暫遊此中耶嘗爲人作碑贈絹數千匹置之
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蜂起獨不入王官
谷哀帝被弒圖不食而卒

隱逸

王績

績字無功王通弟也性簡放不喜拜揖一切慶弔都
不與仲長子光瘖而隱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
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率徙與相近未嘗交一語而
獨與對酌甚懽刺史崔喜慕之請相見績答曰奈何
坐召嚴君平其故人杜之松請講禮績答曰吾不能



揖讓邦君之門薬醇醪而談糟粕並不詣
績嗜酒每出行或經酒肆輒留遂數日高祖初年績待
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曰良
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爲日給一斗時稱斗酒
學士貞觀初太樂署使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
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
不絶歲餘又死績遂棄官去因追述革酒法著爲經
又集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見之曰君
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
師以革配又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
斗不亂又著五斗先生傳
績之仕也以醉失職鄉人或嗤之績爲作無心子以
見趣其詞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
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
行聞王出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
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
不應機士曰願承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
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
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
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



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朱桃椎

桃椎成都人澹泊絶俗人莫測其蘊結廬山中每緝
木皮葉以自蔽長史竇軌遺以麻績麾辮委之地不
與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以米茗易
之置屨所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備禮
延致降階與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曰祭酒其教
我無事治蜀乎後屢遣使存輒走深林自匿

孫思邈

思邈自幼通百家說善言老莊獨孤信見其少時異

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召官之不受密語人曰後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且助之貞觀顯慶間皆召詣京授以官不就還山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子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果徐州刺史卒年百歲餘

田游巖

游巖三原人隱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嘗被召赴京行及汝輒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



物絮帛帝復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有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帝因自書榜其舊宅門曰隱士田游巖居

武攸緒

攸緒則天后兄子也好易莊子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自后擅制前後累封王俱固辭后疑其詐許之以覘其所爲攸緒結廬巖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及王公所遺鹿裘素障毛塵積卒不御市田穎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眥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嘗以蒲車迎之將至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入舍人贊就位攸緒竟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爲之歎息俄而諸武禍及攸緒獨超然

賀知章

知章字季眞性曠夷與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言季眞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門證聖初歷玄肅二朝積官祕書監而晚節遨嬉誕放自號四明狂客每醉輒屬詞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愜即不復拒紙幾數十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知章夢遊帝所



數日寤乃請爲道士詔許之捨宅爲千秋觀即居之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爲之餞送

張志和

肅宗朝志和待詔翰林遭親喪遂不復仕浪跡江湖自稱煙波釣徒所居室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垂釣不設餌縣令役之浚渠執畚亦無忤色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眞巷日回軒門阻流水少游爲之梁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名其夫曰漁童妻曰樵青陸

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有何往來嘗謁顔眞卿於湖州眞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答曰願爲浮家泛宅不必更也善圖山水酒酣擊鼓吹笛嘗撰漁歌舐筆輒成憲宗圖眞求其歌不能得

陸羽

羽字鴻漸竟陵人不知其所生或言有僧得之水濱携歸育之者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因以爲名氏其師令執糞除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學書得張衡南都賦不能



讀危坐効群兒囁嚅狀師拘之令薙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遺過日不作主者鞭之因亡去天寶中太守李齊物見而異之授以書上元初隱苕上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徊不得意則慟哭而返時謂爲接輿也

羽貌侻口吃而辨與人游意有所欲往輒去人疑其多嗔而非也與人期雨雪虎狼弗避尤嗜茶著茶經三篇於是天下始知飲茶時鬻茶者至陶羽形著煬突間祀爲茶神有以善茶薦於御史大夫李季卿者季卿召之羽野服挈具入季卿不爲禮羽愧更著毁

茶論時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季卿次臨淮亦召伯熊伯熊執器前季卿爲再舉杯其後尚茶成風至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云

陸龜蒙

龜蒙字魯望性放逸舉進士一不中輒浪游蘇湖間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閻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不乘馬喜御舟楫每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云其遠祖績嘗仕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能越海



取石爲重時號鬱林石

龜蒙善屬文當其有所論撰雖幽憂疾痛無十日資計不少輟文成竄稿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必熟誦讐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書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或篇帙壞必爲緝襧刊正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每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嗜茶置園渚山歲取茶租自判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淞江好事者雖百里爲致之初病酒再朞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俗人雖造門不肯見後以高士召亦不赴

良吏

張允濟

允濟爲武陽令擿發如神嘗有民以牸牛依婦家久之蕃十餘犢將歸而婦家靳不與以訴允濟允濟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家牛質所自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也我無預濟即命左右撤蒙曰牛還婿婦家叩頭伏罪又有行人夜發者遺袍道中行十里餘乃寤人謂曰吾境未嘗拾遺須還取之及還覓果得袍

李素立



貞觀中素立爲瀚海都護諸夷人擾邊者皆遣使諭降之而不用兵夷人感慕饋獻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受酒一栝而盡歸其餘先是武德初素立爲監察御史與高祖爭不當殺者高祖重之命授以七品清要官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爲擢侍御史

儒學

徐曠

曠字文遠通五經尤明左氏春秋時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微指彼固未之見也李密見之執弟子禮文遠不拜而教以忠於國已見王世充輒先拜或問恭與踞何以異答曰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之道宜爾已忤世充絕其食幾餓歾歸長安

歐陽詢

高祖時歐陽詢爲給事中貌寢而工書初仿王羲之法後乃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高麗嘗遣使求書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耶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輒返如此者十數及疲乃布坐至宿



其旁三日乃去癖嗜如此詢子通書亞於父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君豈得此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通脫自矜重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輒書

張後胤 谷那律附

後胤字嗣宗以學行著高祖鎮太原引爲客命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嘗賜宴月池因從容問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仲尼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

璽贊二人乃王天下臣功頗過先聖帝爲之大笑授
官國子祭酒時有谷那律者淹識羣書褚遂良重之
稱爲九經庫嘗從太宗出畋遇雨沾濕帝問曰油衣
若爲可無漏律對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嘉其直

石紹宗 尹知章附

紹宗少貧嗜學工草隷客居僧坊寫書取傭以自給
凡三十年傭足給一月即止不取贏人雖厚償亦拒
不受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
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比
余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世南被中畫腹與余正



同時有尹知章者少入學不甚解一夕忽夢有人持
巨鑿破其心納若劑焉自是志思遂開徹

柳冲

貞觀中命諸儒撰氏族志未成先天時詔討緝成書
號姓系錄開元初詔復刊正冲嘗與焉其後柳芳著
論甚詳今刪其要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
昔周小史定世繫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
至春秋時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
以字爲氏以謚爲族後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
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
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
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
粲然衆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
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
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
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
絶後嗣蒙其福猶爲强家漢興高帝徙山東豪傑以
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其後進拔豪英論而
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
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



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門胄品人物晉宋因之
始尚姓已於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眞僞故
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過江則爲
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
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
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
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
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自帝宗屬或諸國從魏
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
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爲之制凡三世

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爲甲姓九卿若方伯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諸代人諸胄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畧以盛門爲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四



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

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譔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譔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爲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譔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孫冠冠譔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冲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於今稱之

殷踐猷　附成已

踐猷殷不害五世孫學淹博與賀知章陸象先善知



章號爲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族子成已其母顏叔父吏部郎中敬仲先爲酷吏所陷顏率二妹刲耳訴寃敬仲得減死及成已生而左耳缺

孔若思　附子至

山陰孔若思性恬介人有遺以褚遂良書者爲納一卷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則此爲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因於座右置止水一石明知止意也

若思子至明氏族學嘗譔百家類例譜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剗去之書成以示韋述述謂可傳時說子埴

方有寵於上怒曰天下族姓何與若事而妄紛紛乎
閱坦語懼欲更增損述曰丈夫奮筆著述成一家書
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遂止

鄭欽說

欽說天性敏慧精曆術開元後累官右補闕內供奉
初梁之大同四年太常任昉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
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起靈址瘞在三上庚壇遇七
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昉徧求之
莫能辯因遺戒子孫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得其解
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說



欽說特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輒悟曰
此卜宅者授葬之歲月而先識其圯日辰也甸服五
百也黃鍾十一也由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
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
七月十二日巳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
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
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
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
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驚服其超
悟

林蘊

莆田林蘊常爲四川節度使劉闢反蘊諫闢怒且殺
之蘊臨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吾得死爲幸
闢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刀磨其頸以脅之蘊叱曰奴
即死耳吾頸豈頑奴砥石耶闢知不可奪卒捨之性
辯給嘗有崔姓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
放問禮之本優劣定何如其人不能對

## 讀唐書

宋　雍丘宋祁本　　　明　當湖趙維寰節

### 文藝

#### 崔信明

信明生以五月五日日方中時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兒殆以文顯耶然雀類微位不顯及長强記博聞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弗許時有鄭世翼者亦驁倨輕忤物一日遇信明江中謂曰



聞公詩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忻然多出示之翼覽未竟曰所見不如所聞輒投諸水引舟去

#### 張昌齡

昌齡以文自名應進士舉爲考功王師旦所黜太宗問其故師旦對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慕效恐亂陛下風雅帝然之貞觀末昌齡獻翠微宮頌帝召見謂曰昔禰衡潘岳傲物矜已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監前轍以副朕求卒官修文學士譔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 杜審言　子并附

審言字必簡恃才傲世蘇味道爲天官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已病甚宋之問等來候答曰甚爲造化小兒所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恨不見替人耳初審言嘗被廢周季重實構之審言子并時年十三袖刃刺季重於坐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郭若訥誤我若訥與季重同構之故云

#### 杜甫

甫字子美負才放曠好論天下事高而不切與李白



齊名時稱李杜玄宗朝獻賦三篇帝奇之拜冑曹參軍因數上言高自稱許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羸服走三川往依嚴武武以世舊厚見親待而甫褊躁誕傲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殺之左右白其母奔救得免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登衡山因客耒陽大水驟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餉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

甫所上言其略曰自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詞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嘗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

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扳塗泥之久辱
則臣所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
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云
云嘗從李白高適過汴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時人
莫之測其詩傷時感憤情不忘君云

王勃

勃字子安六歲能屬詞九歲讀顏思古漢書注作指
瑕以擿其失年未冠對策高第是時諸王鬭鷄勃戲
為文檄英王鷄高宗見怒曰夫夫且交構因斥出府
既廢客劍南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某大宴滕王



閣宿命其壻某作閣序將以誇客因帥席出紙筆徧
請客莫敢承至勃九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使伺
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
文極懽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
被覆面臥及寤援筆立成不易一字故時謂勃為腹
藁勃父坐勃徙交阯令勃往省父渡海溺悸而卒時
年二十九

勃兄勮弟助皆著才名杜易簡稱為三珠樹五王出
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集始悟其缺宰相失
色勮乃召五吏人執一筆分占之其詞粲然俄頃奏

朝士驚服尋進天官侍郎先是裴行儉典銓見勮與
蘇味道曰二子皆銓衡器至是果如言

助與弟劼勸並以文名世勸最少父福畤嘗詫之韓
思彥思彥戲曰昔武子有馬癖若有譽兒癖王家癖
何其多耶助因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眞可誇也

初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齊名世稱王楊盧駱為
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知文者以為然

盧照鄰

照鄰嘗為新都尉以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
膏餌之幾有起色會父沒號嘔而丹出病乃甚客龍



門山恒寒餘范履冰韋方質等時時供其衣藥已足
攣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繞
其舍復預為墓時時偃臥其中自言高宗時尚吏而
巳獨儒武后時尚法而巳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
士而巳巳廢因著五悲文以志感病既痼乃與親知
訣自沈潁水同調憐之

駱賓王

賓王七歲能文武后時數上疏言事除臨海丞鞅鞅
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傳檄天下斥武后罪狀
文出賓王手后讀之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

之孤安在畏然曰誰爲此武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詔求其文得數百首

崔融嘗評勃等文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張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絕嶺孤峯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敎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然不可



類之風雅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素練輕縑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盃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胡楚賓

楚賓工屬文必酒酣然後下筆高宗每命爲文則飲以金銀盃斟文成輒賜焉居恒沈飲無留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率以爲恒性慎重未嘗語禁中事人何其醉僞之亦孰視不答在武后時號北門學士與元萬頃范履冰等譔列女傳臣軌樂書等凡九十餘篇

李適

適字子至武后時與修三敎珠英進學士適嘗夢與人論太衍數寤而曰吾數盡此乎因敕其子曰霸陵原西眺京師吾樂焉可營墓樹之十松未病時輒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譔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士高其達卒年四十九

中宗景龍初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以象四時八節十二月凡天子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屠獻菊花



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屬和一時競豔之然皆狎猥佻佞無君臣禮

宋之問 之悌之遜附

之問字延清偉貌雄辯武后時累官內供奉后遊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時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俄之問獻后覽之賞甚更奪袍以賜張易之時以柔媚寵其賦頌俱之問閻朝隱代筆也至爲易之奉溺器后疾命朝隱禱少室遂沐浴伏身俎盤以當犧其佞諂如此

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詞工書更負絕力世稱三絕都
下有牛善鬬人莫敢攖令文直披其角折其頸殺之
既之問以文詞顯弟之悌以蹻勇著之愻精草隸蓋
各得一絕云開元中之悌節度劒南蠻陷雟州詔擊
之悌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
七百人皆伏不敢起遂平賊之悌爲連州參軍刺史
聞其善歌使教婢悌曰執笏立簾外吟唱自若

李邕

邕弱冠時嘗請特進李嶠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書
嶠曰祕書萬卷豈時日能習邕固請嶠乃假直祕閣
未幾辭去嶠驚試問以奧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
子且名家遂薦拜左拾遺邕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
後以讒邕忌負謗死杜甫爲作八哀詩讀者傷之
初武后時宋璟劾奏二張反狀后不應邕立階下大
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可之既出或謂
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不傳中宗
立鄭普思以方伎得幸邕疏諫畧云陛下誠以普思
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
今可得能致神人耶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
乃今可得能致佛法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



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耶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
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云云疏入不納

呂向

向字子回少孤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
若縈髮然世號聯錦書嘗托賣藥即市閱書遂通今
古玄宗召入翰林初向父岌客遠方不還或言已死
因葬母招父魂合之墓后有傳父仍在者訪之累年
不得一日向朝還道遇一老人物色之則父也尚下
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之流涕帝聞而嗟異之官岌
朝散大夫賜錦綵

李白

白字太白生時母夢長庚星因名焉初與孔巢父諸
人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賀知章奇其文謂爲謫仙
人言之玄宗即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
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猶從酒徒醉市上帝
一日坐沉香亭有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
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絕帝愛其才
每宴必召入侍嘗以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忿讒之
貴妃白知不爲親近所容遂與知章等八人縱飲號
酒中八仙懇求還山放遊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

采石至金陵以着宮錦袍坐舟上旁若無人

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而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已白坐永王璘獄當誅子儀請解官以贖得長流夜郎會赦還依李陽冰於當塗及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將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觀察使范傳正祭白冢禁樵採訪其後裔惟二孫女在嫁為民妻進止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葬東麓非本意傳正即為改葬立二碑仍告二女欲為改妻士族二女辭曰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歎美為復其夫徭



張旭

旭吳人性嗜酒精書法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示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乃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

旻不知何許人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前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趣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旻自是不敢復射虎

王維

維字摩詰九歲屬文與弟縉齊名擢進士官尚書右丞年六十一疾甚作書與縉别停筆而化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尊若師友畫思



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家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綵别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敧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日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

初安祿山反維為賊所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重其才迎致之已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為賦詩痛悼賊平皆下獄縉時表請削已官以贖罪宗憐其才釋而用之尋自表五短願放歸田里維嗜古精音律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

題識維徐云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
按曲乃信代宗嘗語縉朕嘗於諸王坐聞維樂章今
傳幾何因遣中人往取縉爲裒集數十百篇上之

鄭虔 附相如

玄宗時鄭虔爲廣文館博士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
紙慈恩寺貯柿葉數屋虔日往取葉肄書歲久幾徧
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署
著作郎已爲祿山所劫賊平與王維並囚二人皆善
畫崔圓使繪齋壁二人悸死爲極思以祈解得免死
居官貧約如洗杜甫贈以詩有才名四十年坐客寒



無氈之句
時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何所
業相如曰孔子稱百世可知吾亦能之虔駭然即曰
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
公當汙僞官願守節可得免虔因問曰君自謂云何
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虔及進士第調信安
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死矣祿山反虔念相如
言故終不附賊

蕭穎士

穎士梁裔孫也年四歲知屬文開元中舉進士第一
名高天下一時知名士皆執弟子禮受業焉時號蕭
夫子已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
詔不許與陸據李華善嘗偕二人遊洛龍門讀路旁
碑穎士一覽即誦華再閱據三之聞者以是定三人
品第穎士有奴役十年笞楚慘毒或勸其去奴曰非
不能去愛其才耳
初穎士爲集賢校理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
詣林甫爲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往乃哭門內以待
林甫不得已爲前弔而去怒其不下調廣陵參軍穎
士作伐櫻桃賦以寄意中云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



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也

李華

李華者工文辭然多綿麗少宏傑氣嘗作含元殿賦
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時謂
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
推已成汙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庋他日與穎士翻及
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擬穎士曰君若加精思便能
至矣華愕然而服

孟浩然

浩然字浩然任節自喜隱鹿門山年四[illegible]京師賦

詩莫敢抗張九齡王維亟稱之維嘗邀入內署俄玄
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
見也何懼須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
所爲至不才明主棄帝曰卿不求仕耳朕何嘗棄卿
奈何誣我因放還巳韓朝宗欲薦之約與俱至京師
會故人至浩然劇飲忘約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
叱曰業已飲遑恤其他自是卒不顯初王維過郢畫
浩然像於刺史亭因署曰浩然咸通中刺史鄭誠謂
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王昌齡 附崔顥



開元天寶間王昌齡崔顥皆有詩名而位不顯顥舉
進士第有文無行好蒱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
棄之凡更四五娶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至則獻
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卽遣去昌
齡亦第進士以無細謹爲刺史閭丘曉所殺其後張
鎬按軍河南曉最後期法當斬曉曰有老母乞貸餘
生鎬謂曰王昌齡之親令與誰養曉默然

盧綸 附韓翃 李端

德宗時綸嘗以才高被召帝有作輒使賡和與吉中
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

以能詩號大曆十才子文宗尤愛綸詩嘗問宰相綸
文章幾何因遣中人索之家得詩五百篇以上翃字
君平德宗時詔翃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
其一爲刺史宰相請孰與上曰與詩人韓翃李端嘗
從郭曖遊曖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
之耶請賦起姓端立賦錢一章更工於前客乃服

歐陽詹

詹泉之晉江人閩地多山泉禽魚其人雖通文書吏
事而不肯北宦自常衮爲觀察使始擇鄉邑秀民能
文詞者與爲賓主均禮宴集里人矜豔之於是俗稍



勸於仕詹初隱潛湖往見衮衮奇之爲泛舟飲餞遂
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等聯登皆極天下之
選一時稱龍虎榜云閩人第進士自詹始也

李賀 附李益

賀字長吉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
家使賦詩賀立就如宿構然輒自題曰高軒過二人
大驚自是名籍天下賀每旦出必騎弱馬從小奚奴
背古錦囊遇所得輒書投囊中爲詩未始先立題如
他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
如此母嘗使婢探囊中見所書輒怒曰是兒會須嘔

出心乃已以父名晉肅終身不肯舉進士韓愈爲作諱辨卒不出

賀詩尚奇詭語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所作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時賀宗人李益詩名頗與賀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癡多忌刻防閑妻妾過苛世謂妬爲李益疾

吳武陵

武陵慷慨有文嘗自稱吳王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祖道武陵謂郾曰君方爲天子



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示郾郾讀之乃杜牧阿房宮賦也詞極警拔坐客聽之皆大驚武陵因請曰牧方試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人擬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請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遂擢與第時李商隱亦工詞瑰邁奇古與溫廷筠段成式相誇號三十六體

方伎

李淳風

太宗時淳風直太史局上得祕讖言唐中弱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已成入且在宮中矣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殆盡帝曰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王者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用其言止未幾則天驗淳風於占候若有鬼神相之非學可致人莫能測也

許胤宗

胤宗者精醫術仕陳爲新蔡王參軍王母病風不能言醫告術窮矣胤宗至曰餌液不可進請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令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



義與太守人或勸其著書答曰醫特意耳思精則得之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値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効速今人不善脉願多藥物以幸有功卽一藥偶中它味相制力弗能專此難愈之驗也脉妙不可傳虛者方劑無益

袁天綱 附客師

武后幼時天綱嘗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因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時后最幼姆抱持出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曰龍瞳鳳頸極貴徵若爲女當作天子高

士廉嘗問曰君當終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且盡矣如期以火山令卒其言杜淹王珪韋挺竇軌岑文本張行成馬周諸休咎無不奇中子客師

客師精父術高宗嘗置一鼠於匳令術家射之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師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問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濟俄一跛男子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濟矣中流風忽起舟幾覆得免跛男子則婁師德也

張果

果不知何許人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



人矣武后時遣使召之即死後復見恒山中玄宗時再以璽書邀至命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仙事語祕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壽夭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璞推果生死憒然無端更召果容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乃寢頃視齒漸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齦良久齒生矣帝乃益神之欲以玉眞公主降果未言也果一日忽謂王迴蕭華曰諺言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是大可畏二人怪其語不倫俄使者至傳詔曰玉眞公主欲降先生果笑不奉詔辭還山詔可賜號通玄先生尋尸解去

姜撫

玄宗時姜撫自言有不死術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黑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取之太湖宰相裴耀卿即奉觴上千歲壽帝悅因宴出藤百奩徧賜羣臣撫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以作湯餅賜大臣時右衛將軍甘守誠上言曰常春藤即千歲藟也旱藕即



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有酒漬藤飲者多暴死帝乃止撫內慙悸假求藥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

德宗時道茂待詔翰林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使可容萬乘帝素驗其術詔城之時盛夏趣工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焉李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一日謁晟再拜曰吾命在公手能見赦不晟怪其語道茂出懷中一紙自具姓名署其右曰爲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illegible]曰欲作何語道茂曰第判准赦足矣晟勉從已復

出一縑請易成衫乞題衿膺曰他日爲信再拜去未幾道茂汙泚僞官成盡收長安逆徒將就刑道茂出衫及判以示成爲奏得原死

列女

李畬母

畬母不知何氏有卓識畬爲監察御史得廩米母量之三斛而羨問於史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傭有幾曰御史例不償也母怒敕歸其贏米償其傭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於是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外戚



武承嗣

承嗣天后兄元爽子侍恩驕橫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窈娘姿豔冶且善歌承嗣聞奪取之知之爲作綠珠篇以志悲感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殺之倅其宗其諷后革命誅殺唐家子孫皆承嗣謀也已啓令洛州人上書請立己爲皇太子以衆不與議格

楊國忠

國忠太眞妃之從祖兄也嗜飲博無行檢不齒姻族去爲優益困從父玄琰死於蜀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裒其貲至成都摴蒲一日盡領亡去久之以貲[illegible][illegible]得召入供奉會虢國新寡居中用事國忠與宣浮客伺上指遂累進右相是時虢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居其南每自臺禁還輒過虢國第或並騎出調笑招搖施施若禽獸然行道羞之國忠不爲怪也已與祿山爭寵激之反死馬嵬

宦者

高力士

力士既爲驃騎大將軍權傾中外帝時或不名而呼將軍東宮（肅宗）兄事之他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則尊曰爹嘗建佛刹及道觀珍樓寶屋國貲不逮也



鐘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鐘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扣少亦不減十扣然能以陰巧得人譽後爲李輔國所中流巫州赦還慟大行死

程元振

肅宗時張皇后謀廢太子元振發其謀以是太子即位振遂總禁兵威權振天下卒致吐蕃之禍天子倉惶出奔陝時翰林待詔柳伉上疏畧曰犬戎入犯兵不血刃陷京師而謀臣無一奇武士不一戰此將帥叛陛下也自史朝義敗陛下疏元功委近習而羣臣[illegible]一[illegible]顧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甫出都百

姓塡然劫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兵諸道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今獨有斬元振首馳告天下庶幾收拾人心云云疏入帝乃削元振官已流死太子即代宗

魚朝恩

肅宗之世内臣專兵柄爲觀軍容使自朝恩始永泰中復詔判國子監朝恩每視學集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爲附學生列廡次而身從神策兵數百已乃與宰相忤會釋菜升坐講易言鼎有覆餗象意侵宰相也王縉怒元載獨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



不可測載自是謀傾之殺之禁地宣宗時號閹兒爲私白閹嶺南多時謂閹爲中官數

仇士良

士良自甘露之變動指李訓以鉗勒宰相天子拱手莫敢誰何鬱鬱不樂開成中帝嘗謂直學士周墀曰爾試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孰愈何云堯舜墀惶駭曰陛下勵精求治成康文景未足擬何自方季主帝曰赧獻受制彊臣朕乃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赧獻遠甚因泣下大施流涕帝尋大漸

武宗時士良以觀軍容使請老詔可中人羣送還第良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必納諫智深慮遠抑玩好省游幸則吾屬恩必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而萬幾乃任吾握恩澤權力將焉往哉衆再拜士良用事時凡殺二王一妃四宰相極貪酷二十餘年而恩禮不衰皆此術也

李輔國

輔國起微賤得幸暴貴以不爲高力士所禮銜之一



日妄言於肅宗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願徙太上入禁中帝不寤會帝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忽五百兵遮道太上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馳奏曰興慶宮湫陋陛下奉迎乘輿還宮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令馭太上馬輔國時火轡鞾而走與力士對執轡奉太上還西内事既定太上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左右皆流涕代宗立令俠士夜刺殺之

田令孜

傳宗故冲騃喜鬭鷄走馬數幸六王宅與諸王鬭鷄
一鵞至五十萬尤狎昵内園小兒令孜初事帝東宫
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故政事一委之呼爲父令孜
知帝不足憚恣横無忌尋釀大亂黄巢陷東都帝入
蜀見蜀陿陋稍鬱鬱恃與嬪侍襆袂北望潸然流涕
焉令孜伺間開釋呼萬歲帝爲悅

楊復恭

復恭本陏諸孫謂恭帝禪唐輒名復恭與其子守亮
謀不軌分布諸子爲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帝頗知謀
罷其兵出監軍鳳翔不肯行丐致仕詔可賜几杖復



恭乃遣腹心殺使者於道與守亮書曰承天門隋家
舊物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爲吾披荆榛立天子
旣得位便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
也蓋昭宗立由復恭定策故云

劉季述

昭宗時季述與宰相崔胤忤疑帝與胤有謀乃約朱
全忠爲兄弟謀廢帝立太子議旣定一日帝方坐乞
巧樓見兵入驚墮牀將走季述乃手持帝坐以所持
銀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某日某
事爾不從我罪二數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
大家勿使怖若有罪惟軍容議季述乃出百官奏曰
願奉太子監國帝曰昨與爾等飲甚歡何忽至是后
遂以傳國璽授季述帝就輦入囚少陽院季述爲液
金以完鐍卒伏誅

韓全誨

全誨季述黨也季述旣誅全誨知不免乃求麗姝知
書者數十人侍帝左右爲内詗及朱全忠兵入全誨
等遂火乞巧樓劫帝西幸是時帝與后相視泣都民
崩沸長樂門外若丘墟然帝入鳳翔全忠兵至晝夜
攻城外兵詬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詬外兵曰奪天



子賊攻漸急全誨等食不能捉匕垂頭喪氣於是帝
令先去四大惡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張彥
弘等皆傳首全忠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又誅第五
可範等八百人於内侍省時哀號之聲徹道路

酷吏

索元禮

元禮本胡人性殘虐武后將除異己者元禮揣知旨
即上書告急變因爲制獄作鐵籠𩠐囚首加以楔囚
或至腦裂死又横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
上縋石於頭訊一囚必牽連至數百自是來俊臣周

與遂踵起天下謂之來索後坐受賕下吏吏訊之不服曰取公鐵籠來元禮乃服死獄中

來俊臣

天后屢興大獄詔於麗景門別置獄敕來俊臣顓按之俊臣與其屬作羅織經一篇按以從事凡鞫囚必注醯於鼻掘地爲牢寢以匽溺又作大枷十各爲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最後以鐵爲帽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絕俊臣所誣告皆大臣狄仁傑等後爲諸武所擿詔斬西市



死之日人爭抉其目擿其肝醢其肉須臾立盡仍以馬踐其骨無子餘

周興

周興者來俊臣黨也嘗誣左史江融與徐敬業同謀詔斬市融尸奮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興反詔俊臣鞫狀興時未知被告方與俊臣對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中熾炭圍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謫嶺表未幾爲怨家所殺

侯思止

思止渤海高元禮奴也以告舒王謀反拜游擊將軍素不識字語言鄙俚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然受孟青蓋洛陽有白司馬坂謂反將軍有孟青棒也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正如乘驢而墜足絓脚鐙爲所曳耳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耶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截之毋抑我承反故位御史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孰教爾耶思止驚起謝曰幸蒙公教世傳爲笑柄侍御史霍獻可具奏其語后亦大笑

王弘義



弘義與來俊臣等相競爲慘殺暑月系囚必別爲狹室積蒿施氈罽其上囚入餓死已必自誣乃移他舍始賤時嘗求傍舍瓜不與因上言園有白兔縣爲集衆捕逐畦蔬無遺時內史李昭德曰昔聞倉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延載初坐罪胡元禮按之詞窮曰與公氣類何持我太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氣類爲杖殺之

郭弘霸

弘霸在天授中嘗因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擢御史大夫

時號四其御史魏元忠病弘霸往候憂見顏色請視便液卽染指嘗因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聲語於朝後按刺史李思徵極慘毒思徵死爲厲竟自援刀刳腹死是時大旱忽雨又洛陽橋久壞新成后一日問羣臣外有佳事不郎中張元昌比有三慶旱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死

敬羽

肅宗時羽嘗治獄作鉤尾榆因多死又每仆囚於地以門牡轢其腹又掘地實以棘席蒙其上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溢死鄭國公李遵坐贓羽按之遵肥而



羽瘠故引遵危坐小牀踦且仆遵欲申足則曰公乃囚我延公坐何可慢遵仆二四徐引服已坐罪伏誅臨死猶出袖中牒數沓咤曰不及推死矣治州者無宜寢

藩鎮

朱滔

建中三年朱滔與王武俊田悅李納約爲連衡如七國故事以拒朝命遂於冬十月庚申築壇魏西祀天各僭王號武俊等三讓就位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偁寡人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望見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瑞耶先是其地土忽高三尺後二年滔等卌壇正值其所

劉玄佐

德宗時汴有相國寺忽傳佛軀汗流時劉玄佐爲汴宋節度使卽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者恐後積十日玄佐歛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玄佐起於微及既貴母尚在毋月織絁一端以示不忘本云

吳元濟

元濟既擒天子嘉裴度功詔韓愈爲平淮西碑文愈



以元濟之平繇度能固天子意斷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多歸功度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時重牾武臣意詔斲其文而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

按藩鎮起自肅宗朝自安史既平君臣幸安河北地遂付之叛將之手自後叛以襲叛至大曆貞元間而害滋劇紀唐亡百餘年不爲王土魏博始於田承嗣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其據州七成德始於李寶臣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又傳六世其據州四盧龍始於李懷仙

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而朱克融復反傳十二世據州九淄青始於李正巳傳五世滅據州十二橫海始自程日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界有之至其子同捷滅據州四宣武始自劉玄佐傳四世滅據州四彰義始自吳少誠傳三世滅據州三澤潞始自劉悟傳三世滅據州五

諸夷

突厥

貞觀中頡利被禽至京不室處每設穹廬廷中久之鬱鬱不自得恒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羸瘠帝憐之



以虢州負山多麕麖有射獵之樂拜為刺史辭不往尋死其子疊羅支有至性諸婦得品供羅支母以後至不得給羅支遂不敢當品肉帝聞歎曰天生仁孝詎限華夷哉遂厚給其母頡利死其臣以死殉者曰渾邪曰蘇尼失帝異之命葬頡利冢旁

吐蕃

貞觀中帝自伐遼還弄贊遣使貢獻上書曰陛下平定四表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天子自將度遼隳城陷陣指日凱旋雖鴈飛於天無是之速夫鵝猶鴈也臣謹冶黃金為鵝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可三斛許弄贊故尚上

長慶中虜遣使來乞盟詔遣大理寺劉元鼎就盟其國元鼎踰成紀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自言頃從軍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問之豐州人也

骨利幹

骨利幹處瀚海北草多百合擷其根以飯產良馬首似橐駝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又北渡海則晝



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云貞觀中大酋俟斤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有騰霜白皎雪驄凝露驄懸光驄決波騟飛霞驃發電赤流金騳翔麟紫奔虹赤諸美名

渤海

渤海本附高麗其國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淥朝貢道也長嶺營州道也扶餘丹契道也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王曰基下王之父曰老長子曰副王俗所貴者有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鄚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

[illegible]龍州之紬盧城之稻湄沱河之鯽果有九者

李樂遊之梨

高麗

高宗時蓋蘇文死子男生嗣帝遣李勣薛仁貴等討之時侍御史賈言忠自軍中計事還帝問狀對曰必克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鬩很為我鄉導虜情偽我盡知之故必克且高麗祕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而李勣年八十是行不再舉矣未幾果滅之收其城百七十六



新羅

貞觀五年新羅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鸚鵡言思鄉乞還況於人乎付使者歸之永徽初國王織錦為頌遣使來獻頌曰巨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興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治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成康幡旗既赫赫鉦鼓何鍠鍠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曜巡萬方維嶽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皇家唐帝美其意褒詔答之

國人有張保皐鄭年者皆善戰年猶善沒水行水中五十里不噎角勇健保皐不及也年以兄呼保皐保皐以齒年以藝常不相下二人皆自其國來為將校後保皐歸國其王用為清海使清海要路自是海上遂無鬻新羅人者年客久一日謂其戍主馮元規曰我欲東歸乞食張保皐元規曰若與保皐負毋取死年曰飢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耶年遂去至則謁保皐保皐飲之極歡飲未卒忽聞其國大臣殺王國亂保皐即分兵五千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國難年至國立誅反者立王以報保皐王遂召保皐為相而以年守清海



史臣曰昔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俱為牙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每睇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光弼分半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謝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夫保皐之賢與汾陽等孰謂夷無人哉

日本

永徽初國王孝德獻琥珀大如斗瑪瑙如五升器建中初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真人蓋因官而氏者也

爽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之識是時又有蝦蛦
人朝貢蝦蛦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

泥婆羅

貞觀中李義表使天竺經泥婆羅國王提婆大喜延
義表同觀阿耆婆沵池池廣數十丈水常溢沸旱潦
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則生煙釜其上少選可熟二十
一年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渾提葱

高昌

高祖時高昌遣使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
出拂菻中國之有拂菻狗自此始貞觀中剏貢不至



上命侯君集等討滅之俘其君智盛盛弟智湛有子
昭好學嗜書見禁異書者其母輒顧笥中金歎曰何
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以是昭頗工文藝

于闐

于闐有玉河國人取玉每視月光盛處即得美玉西
有沙磧鼠大如蝟色類金出入羣鼠爲從人工紡績
初無蠶丐鄰國不肯出其王爲求婚將親迎乃告曰
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
驗自是始有蠶女遂刻石約無殺蠶蛾必飛盡得治
繭德宗即位遣內給事朱如玉往求玉得圭一珂珮
五枕一帶胯三百簪四十奩三十釧十杵三瑟瑟百
斤及還詐言道經回紇被掠已事洩坐流

天竺

天竺有五分東西南北中而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
其畜有稍割牛相傳飲其血者壽五百歲牛壽如之
率十日一割國有文字善步曆學尚浮屠法國中處
處指曰佛故跡也貞觀中浮屠玄奘至其國國王尸
羅逸多見謂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陳樂試爲
我言其爲人玄奘粗言太宗英武狀王喜曰我當東
面朝之因遣使者上書闕下帝遣使慰撫王驚問國



人曰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
王乃出迎膜拜受詔已復遣使獻火珠鬱金菩提樹
開元中南天竺獻五色能言鳥

康

康國即康居也貞觀中獻獅子帝珍其遠命虞世南
作賦後又貢金桃銀桃帝命植之苑中又有吐火羅
者高宗時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橐駝翅而行日
三百里能噉鐵俗謂爲駝鳥顯慶中又獻瑪瑙燈樹
高三尺其國頗黎山之陽穴中有神馬國人牧牝於
側生駒輒汗血又骨咄國有四大鹽山山出烏鹽

波斯

波斯國有鸑鳥能食羊產珊瑚高不能三尺貞觀中獻活褥蛇狀類鼠色正青長九寸能捕穴鼠是時波斯之隣有健達王者獻佛土菜一莖五葉赤花紫須或曰大雪山勃律河北有蒲萄若榴

拂林

拂林即古大秦也居西海上其國地方萬里勝兵百萬十里一亭三亭一置臣小國數十都城廣八十里東門高二十丈釦以黃金王宮三襲門飾異寶中門中有金巨稱一作金人立其端屬十二丸率一時一丸落以瑟瑟爲殿柱水精琉璃爲梲香木爲梁黃金爲地象牙爲闔王出則一人挈囊以從有訟書輒投囊中還省枉直王坐之側有鳥如鵞綠毛上食有毒輒鳴以白石壁屋堅潤如玉盛暑引水上流氣爲風俗喜酒嗜乾餅多幻人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土多金銀夜光璧明月珠大貝車渠碼碯木難孔翠琥珀織水羊毛爲布曰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洲人乘大舶墮鐵網於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系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即腐有羊生土中臍屬地割即死俗介馬而馳擊鼓以驚之羊臍絕即逐水草不能羣也貞觀中獻赤玻瓈綠金精詔答賚甚盛



大食

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則鄣面日五拜天神見王則不拜銀帶佩銀刀歲獻貴人蒲萄大者如鷄卵有千里馬相傳爲龍種云開元中遣使獻馬鈿帶謁見不拜有司詰之辭曰國人止拜天見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其國有二種一曰黑衣大食貞元中遣使來朝傳言其國西南二千里有木生花如人首然與語則笑笑則落



南詔

南詔一曰六詔夷人謂王爲詔六帥各治一區故名六詔其地草木不枯蘇以柘祁鮮以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幅之覽睒井產鹽最瑩白惟王得食取足即藏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披沙得之麗水多金麩越睒多駿始生若羔飲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馳四百里其俗女嫠婦與人亂不禁已嫁而姦則抵死其味膾魚寸以胡瓜椒蘐和之號鵞闕

貞元中南詔酋異牟尋遣使獻鐸鞘浪劍鬱刀生金瑟瑟琥珀牛黃等物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旁達出

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愛月以血祭之
鬱刀鑄時以毒藥并冶取迎耀如星者凡十年乃成
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鐔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
曰浪劍王所佩蓋已七世云

環王（扶南附）

環王即林邑也國之南有銅柱五相傳漢馬援所植
援之還也留者才十戶至隋末而蕃衍至三百皆姓
馬遂號馬留人其國以二月爲歲首擯椰瀋爲酒椰
葉爲席貞觀中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訴寒乃詔還
之自交州渡海歷赤土丹丹諸國多火珠大者如雞



卵圓白光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有舍利烏能
通人言其隣有扶南國生剛金狀類紫石英生水底
石上人沒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羖角乃泮

訶陵國（道明附）

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極嚴峻道不
舉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人輒避如是
三年太子過以足躪金悉莫怒將斬之群臣固請悉
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足群臣又固請卒斷指以
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有二屬國曰曇陵曰陀
洹貞觀時貢白鸚鵡首生十丹毛齊於翅又有道明
國人無衣服見衣服者則笑之

驃

驃古朱波也其屬國十八有江支流凡三百六十土
熱王居金爲甕廚覆以銀瓦爨以香木堂飾明珠有
二池以金爲隄舟楫皆飾金寶其浮圖鉛錫爲瓦荔
支爲材又有百子氏七歲祝髮入寺至二十而不達
其法乃復爲民國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
前自思是非而退國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跪自咎
又有姑蔑國婦人總髮爲角以辨夫之多少
貞元中吐蕃數侵勿鄧其大鬼主乞援於韋皐皐遣



將苴那時大破之青海斬其將乞藏遮遮等遮遮尚
結贊子也以尸還其部下百餘人行哭使一人立尸
左一人問之曰瘡痛乎曰然即傳藥又問欲食乎曰
然即進食又問欲衣乎曰然即進裘又問欲歸乎曰
然即以馬載尸而去勿鄧亦驃屬也
南蠻有穿鼻種以金環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君長
以絲係鐶人牽之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
出又有一種額前爲長髻下垂過臍行則以物擧之
其君長則以二女在前共擧其髻乃行

茲[illegible]

許敬宗

敬宗博聞强記性傾險高宗嘗幸故長安城裴回故墟問侍臣曰秦漢以來幾君都此衆未對敬宗輒進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皆居此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二年將伐昆明爲此池以肄戰帝遂詔與弘文學士討古宮室故區進中書令

帝東封太山次濮陽顧竇德玄曰此名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敬宗儳曰臣能知之昔顓頊始居此地以帝天下其後夏相因之爲寒浞所滅后緡方娠逃出



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此左氏稱相奪予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名帝丘

是時帝又問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也對曰禹導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今自漯至溫入河水自此伏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伏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溢爲滎東出陶丘北又東會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其色與味潛而出合而分皆能識之帝曰濟甚細而在四瀆何也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而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能對吾恥之時德玄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强所不知吾不能也

敬宗父善心先與虞世基同被殺害封德彝嘗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號哭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遂傳爲口實敬宗深銜之他日作史至德彝傳遂極誣詆敬宗女嫁錢九隴于九隴本隸奴以親故至與劉文靖同傳太宗威鳳賦本賜長孫無忌而史云



賜尉遲敬德爲敬宗子娶敬德女孫也

敬宗子昂嘗烝其父繼室敬宗怒奏黜之嶺表昂子彦伯彦伯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彦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昂答曰渠父不如昂父敬宗卒太常議謚曰繆彦伯訴之朝博士王福畤曰何曾忠孝徒以日食萬錢猶謚繆醜況敬宗忠孝兩棄乎孰不改

李義府

高宗時李義府以弘文學士黜爲壁州司馬詔未下[illegible]上有易后意即表請廢后立武昭儀帝大悅召

與語賜珠一斗前詔遂寢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
微笑而陰賊褊忌忤意者必中傷之時謂笑中刀又
以其柔而害物號曰人猫
義府嘗掌選事惟賄是求母妻諸子競相市鬻其門
如沸帝頗聞之一日謂曰聞卿兒壻輩多撓法朕爲
卿掩覆卿何不少勗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爲陛下
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但須自反義府奮然不
謝辭以贓敗與子壻並流義府之流也太常劉祥道
實按之時有好事者遂作劉元帥祥道破銅山大賊
李義府露布榜於衢以其錢多故目爲銅山賊也



李林甫

林甫作相時張九齡裴耀卿爲左右相每就位二人
磬折趨而林甫在中獨軒鶩無少讓時謂一鵰挾兩
兔云林甫特以陰狡傾二人而二人不知也未幾詔
二人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猶左右丞相耶目
恚而送之公卿皆爲戰栗
兵部侍郎盧絢多韞藉帝嘗歎美之林甫即謂絢子
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
從之即出爲華州刺史絢自是廢帝嘗詔天下士凡
有一藝者得詣闕試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己即建言
士皆草茅倨傳恐亂聖聽請下尚書省試既試[illegible]
一中程者即進賀曰陛下今日眞是野無遺才
先是開元中大臣若張嘉貞郭元振張說李適之等
皆自節度使積邊勞入相林甫恐其入閒己權因說
上曰以陛下雄畧而夷狄未殄繇文吏爲將憚矢石
無能躬親行陳耳不若用蕃將彼生長馬上習戰鬬
陛下專其任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於是安
思順高仙芝等相繼爲大將而祿山遂專三道勁兵
十四年不徙卒覆天下
林甫相十九年固寵市權蔽天子耳目諫官莫敢正



言者補闕杜璡獨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邽令因以
語恐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
君等不見立仗馬乎終日不鳴而飫三品芻豆一鳴
輒黜去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
玄宗晩年沈蠱衽席恒燕居林甫爲厚餉左右偵伺
微旨即褒夫御婢皆極結納故天子動靜纖悉必具
得之外示愉愉柔令可親而崖穽深阻殊不可測也
數興大獄人人惴恐李適之子霅嘗盛具召賓客而
以父忤林甫故終日無一人赴者林甫家有堂如偃
[illegible]月堂每欲排搆大臣即居此中籌秘計若喜而

由郎其人碎矣
林甫子岫見權勢熏灼惕然自危常從遊後園見槃
重者因跪而泣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
仰欲比若人其可得乎林甫不悅謂曰業已然可奈
何心知結怨衆憂刺客竊發故出入必廣騶騎每先
驅百步傳呵擁護其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往往
一夕再徙家人莫得知也
初楊國忠爲御史大夫林甫心薄國忠材無所畏已
國忠緣貴妃寵日盛林甫始與交惡出爲劒南節度
及辭帝謂曰處置且訖可亟還朕指日待林甫聞爲



憂懣是時已屬疾久之不起會國忠自蜀還謁林甫
林甫垂涕託以後事遂不食卒先是林甫夢有皙而
髯者將逼已寤物色之得裴寬狀如夢曰寬欲代我
即黜之其後國忠代狀乃類寬云林甫死國忠發其
姦詔斲棺剔其含珠金紫
玄宗既入蜀肅宗每命相必啓聞房琯之將也帝曰
此非破賊才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語宋璟曰彼賣
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許人皆當至語林甫曰是子
妬賢嫉能莫與爲比時裴士淹從旁進曰陛下誠知
之何任之久帝默然

盧杞
杞貌藍面初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
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赤子臣謂
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器也自是有意柄
任之杞陰賊觸之者必碎尚父郭子儀病百官造省
不屏侍姬及杞至必屏盡家人怪問故答曰杞貌陋
中險左右見必笑他日得權吾族無類矣已果殺楊
炎殺張鎰殺顏眞卿
杞當國雖贅然太恣肆而能以柔邪固上寵既敗貶新
州猶言上必復我用帝果念之不置與元赦令下俄



從吉州尋詔拜饒州刺史時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
不肯草力爭之宰相宰相召他舍人作制高又堅持
之不下會諸諫臣又協力論奏帝乃止猶謂宰相曰
授杞大州似無害李勉曰如陛下負謗四方何乃詔
別駕澧州他日謂李泌曰諫官論杞事朕可之矣泌
頓首賀曰此外論方陛下於桓靈乃今知堯舜主
也帝悅杞竟死澧州
柳璨
璨字炤之少孤貧嗜學强記嘗譏劉子玄史通爲著
析微時稱之昭宗好文璨以文當上意擢翰林學士

僣亂殺帝　容許相粲外無知者一日自禁中出騶士
傳呼宰相人皆大驚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粲自起布衣至宰相不四年近古未有也卒為
朱溫所殺

叛臣

僕固懷恩

懷恩初立功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已為辛雲京
所搆不得白意怏怏懷恩母賢而有識一日監軍駱
奉先從雲京所過懷恩升堂拜其母母讓曰若與吾
兒約兄弟何事親雲京前事在矣今而後願如初已



酒酣奉先竟遁去懷恩自是無固志及郭子儀至河中
斬懷恩子瑒傳首闕下懷恩間以告母母曰我戒汝
勿反國家待汝不淺今眾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
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朝
延懷恩走已敗死帝聞惻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
悞耳詔輦其母歸京師厚恤之

李懷光

朱泚反詔光以朔方節度使赴難既敗泚將入朝輒
誦言宰相寡謀度支重斂京兆尹剋軍實天下亂實
由此若曰上必請誅此三人或以告盧杞杞懼即說
帝曰懷光勳已振賊破膽今乘勝可一舉滅賊若
聽入朝宴[illegible][illegible]容恐賊得徐為備帝然之遂敕懷光
毋入朝亟進兵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赴難咫尺天
子而為奸臣間阻頗悵恨自是遂頓兵不肯進朝廷
為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忿然曰凡疑人臣反則賜
券今[illegible][illegible]促我反也抵之地謀遂決

[illegible]少游

永泰[illegible][illegible]少游擢桂管觀察使不樂遠去知宦人董秀
有寵於上乃覓宿其里每候秀歸沐輒入謁因諂謂
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族甚衆歲用常



過百萬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為數日資當別營
辦吾雖不才請歲輸錢五十萬今先具半秀大喜遂
與厚結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秀遂曰
公美才豈宜遠出請少待因納賂元載更薦為宣歙
觀察尋徙浙東已坐受李希烈偽命伏誅

李忠臣

忠臣善權譎有口辨德宗時故東宮侍讀張涉以贓
獲罪忠臣進曰陛下貴為天子而先生以乏財觸法
非過也帝意解辛雲京杲以私怒殺部曲論死忠臣曰
京杲[illegible][illegible]久矣帝問故對曰京杲諸父戰某所死兄

弟戰某所死衆從行獨得存以故知之帝爲悽然乃
得釋帝一日謂忠臣曰卿耳大異貴兆對曰臣聞驢
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已坐受朱泚僞命伏誅

## 高駢

駢爲劒南節度使以減突將餐錢激變駢匿圃中得
免已亂定駢輒籍姓名夜遣牙將擊殺諸亂者夷其
族時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媪傷之疑其畏死
謂曰以子乞我一詣曹司也婦蹶起曰我固知之且
飽吾子不可使飢就僇因詣刑所拜曰誰有節度使
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有我死



當訴於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寃也逮死神色晏然
駢後以反被殺

## 逆臣

### 安祿山 附慶緒

祿山營州柳城胡也生時光照穹廬野獸皆鳴及長
忮忍多知天寶中以范陽節度擊契丹還奏夢李靖
李勣向臣求食既蒙寵任帝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
趣之故問曰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當付以
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楊貴妃有寵
祿山請爲妃養子拜必先妃帝怪之曰蕃人先母後
父其權譎多類此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
者乃能行每乘驛入朝必半道易馬號大夫換馬臺
不爾馬輒仆及作胡旋舞帝前又捷疾如風也帝爲
起第京師戒必極侈麗曰祿山眼孔大毋令笑我瑣
卒亂天下

祿山既爲御史大夫勢遂與李林甫埒然心畏林甫
每見未嘗不磬折林甫善揣人意每與語必迎剖其
端祿山大駭以爲神雖盛寒時流汗也林甫復陽厚
之引至中書覆以己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
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則喜若言大夫好檢



校則反手據牀曰吾且死優人李龜年每爲帝學之
帝輒大笑已見殺於子慶緒

慶緒忌爲史思明逼也遣使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
明陽約爲兄弟請之出歃血盟而陰令軍中擐甲以
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不意
太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罪惟大王圖之思明
恚曰兵利不利何足論若爲人子而殺父求位更何
辭吾乃爲太上皇討賊命斬之時周萬志進曰慶緒
爲君矣宜賜死乃縊殺慶緒

### 史思明

朝義敗於陝思明大怒召朝義并部將駱悅等將殺之不果然怒不釋朝義懼悅等遂說朝義殺思明謀既定一夕悅等以兵入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廄下乘馬走悅射中其臂而墜因問難所起曰懷王懷王朝義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衆竟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悅還報朝義曰驚聖人否損聖人否悅曰無有遂縊殺思明

李希烈

希烈入汴聞參軍竇良女美強取之女顧家人曰慎



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祕謀嘗稱親將陳仙奇忠勇可任而妻亦竇姓願約姒娣以固其夫希烈許之因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張終必敗云何竇又而悟及希烈死其子謀先殺諸將而後發喪意未決會有獻含桃者竇請分餉仙奇妻聽之因蠟帛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即率兵譟而入斬其子并函希烈首獻之朝歸命天子

朱泚

朱泚既敗出奔失道問於野人野人曰朱太尉耶答曰漢皇帝野人曰天網恢恢走將安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已至涇州田希鑒拒不納泚曰子之節吾所授奈何拒我因火其門希鑒從城上擲節投燄中曰還汝節已走彭原墮阬中見殺傳首京師

黃巢

巢陷京師帝遂出走咸陽是時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繡袍華幘賊衆皆錦衣被髮聯車絡繹千里巢入春明門升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與巢舍田令孜第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其黨傳諭曰黃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輩也各安毋恐人頗信之甫數日輒大掠至榜縛居人索財號曰淘物於是宮



室皆跣而走遇亂人妻女屠宗室侯王幾無遺類已敗於李克用自刎傳其首

秦宗權

宗權起自牙將乘黃巢之亂據蔡寇荊襄破東都所至千里無煙舍師行未嘗轉餉每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衆官軍追躡獲鹽尸數十車其酷毒殘殺如此已為朱全忠所擒其愛將申叢因之折其一足械至汴見全忠聳然無怖色曰英雄不兩立天亡僕以資公也臨行猶引頸大呼曰宗權豈反者耶顧輸忠效耳觀者大笑

董昌

僖宗時昌爲鎭海節度使每於正賦外倍有進獻旬一遣遣必五百人爲率朝廷頗賴之然好託神以詭衆自立生祠刻香木爲軀內金玉紈素爲肺腑冕而坐百倡鼓吹於前列兵護門衛又屬州爲土馬獻祠下列牲牢祈請或紿言土馬若嘶且汗者必厚賞之自言有饗者我必醉有客言嘗游吳隱之祠止一偶人昌怒曰吾豈吳隱之比遂殺客

昌既爲太尉晉封隴西郡王初詔書至爲字貲一縑以歸當制者忽復詫曰朝廷負我吾奉金帛不貲何



惜越王不與我當自取之遂僭大號先是吳越間有鳥四目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昌以爲受命之符遂建國號曰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冊自稱曰聖人每下制詔必署名其下或曰帝王無押詔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已錢鏐滅之

#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五

## 讀五代史目

本紀



列傳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讀史快編　卷四十五



考

#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五

## 讀五代史

宋廬陵歐陽修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 本紀

### 梁

#### 太祖溫

唐自僖宗朝黃巢起溫亡命入賊中巢陷京師溫有力焉是時天子奔蜀諸鎮會兵討賊溫客謝瞳說溫曰黃家起草茅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非真有功德能興王業也此何足與成事今天子在蜀諸鎮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心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昔章邯背秦歸楚獨不足念乎將軍熟計之溫然其言遂自歸河中於是天子賜名全忠拜招討副使



自宰相崔胤召溫入清君側溫既入天子於鳳翔圍既久天子及從官皆凍餒於是李茂貞殺宦侍韓全誨等二十人以示梁軍而出天子以爲解是時溫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十餘里見者咸譏溫　不幾復殺宦侍七百餘逼天子東徙時從遷洛　僮小黃門十數人打毬供奉內園小兒輩二百　人耳及

行至穀水溫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又悉殺而代之自是天子左右皆梁人而溫遂篡是爲梁太祖

末帝友貞

太祖既爲友珪所弒友貞時爲東都留守卽與楊師厚等謀討賊會懷州兵方叛友貞乃詐爲友珪詔書悉發左右龍驤之在東都者盡還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若等叛故追還將盡阬之耳諸將皆泣莫知所措貞乃諭曰先皇帝經營王業三十餘年尚爲友珪所殺若等安逃死乎因出太祖畫象示諸將而泣曰若等能趨洛陽擒逆賊則轉死爲生矣於是軍士



皆呼萬歲卽推友貞爲主尋殺友珪卽位

唐

太祖克用

僖宗時克用兵屢爲招討使所敗父子亡入達靼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一目眇又號獨眼龍威名蓋於代北在達靼久鬱鬱不得志又懼其圖己因時時從其群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群豪皆服以爲神遂不敢動已克用卒其子存勗帝追尊爲太祖

莊宗存勗

初克用破孟方遷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衰老之際聲甚悲楚一坐皆爲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已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獻捷京師昭宗奇其狀爲賜酒及鸂鶒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富貴無忘我家已克用卒擊梁軍於夾城兵趨上黨經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尋大敗梁軍

明宗嗣源

嗣源本克用養子性驍果其所將五百騎克用號爲



横衝都時李横衝之名震天下梁晉之相拒栢鄉也梁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嗣源獨笑曰翼日歸吾廐耳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卽引鍾飲釂奮檛馳騎直犯其白馬陣挾二裨將以還

中都之戰嗣源既擒王彥章而段凝尤悉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向諸將皆言宜乘勝取青齊嗣源曰彥章之敗凝猶未知使其聞還疑定計亦須三日縱發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檝非可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

破毁凝豈足顧哉自是莊宗計決既入汴乃攬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與爾共之已見疑忌反於魏遂代莊宗即帝位

明宗雖出夷狄而性寬仁嘗焚香仰天祝曰臣本番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歲方旱已而雪雪積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以民間疾苦或言歲豐民樂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蓋五代中最稱賢主在位十年於是時亦最稱長世云

## 晉



### 高祖敬塘

敬塘本出西夷父曰臬捩雞其姓石氏莫知得姓所自始敬塘爲明宗所愛任妻以永寧公主先是莊宗嘗爲梁將劉鄩所掩勢甚急敬塘時以十數騎橫擊取之莊宗拊其背手啗以酥啗酥夷狄所重自是名遂顯廢帝時事耶律德光以父禮借兵內向遂篡唐

### 出帝重貴

重貴敬儒子高祖從子也嘗使博士王震授以禮記久之不能通恚曰此非我家事契丹既冊高祖主中原因詠以一子留守太原令盡出諸子聽擇取德光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太原尹知留事已代高祖即帝位尋二於契丹晉滅

## 漢

### 高祖知遠

出帝之北遷也知遠時爲北平王遣其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峻爲兒賜以木柺一木柺夷狄所貴重如中國几杖然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柺行虜中虜人皆避道已峻還爲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於是知遠遂議建國即帝位

## 周



### 太祖威

威年十八時負氣好使酒李繼韜特奇之威嘗行市中市有屠者欲以勇服市人威一日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曰爾勇能殺我乎威即前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自若也吏執威繼韜陰縱之使亡去旋召置麾下已起兵太原代漢

### 世宗榮

榮本后兄柴守禮子太祖威養子也既嗣位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即詔頒其法使吏民先習之而期以一歲盡均天下田其大

畧多類此是時中國乏錢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幻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眞身尚在茍利於世猶不惜割截豈惜此銅像哉是時廢天下佛寺凡三千三百三十六

列傳

家人

梁文惠皇后

后王氏生三子溫最幼名朱三黃巢起溫去母亡入巢黨爲盜巳歸唐拜節鎮遣人迎母母惶恐走避謂使者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使者具



道所以然乃驚喜泣下既至溫爲置酒捧觴稱壽因啓母曰朱五經一生讀書不能博一第有子爲節使無愧前人矣后惻然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誼未必如先人也溫默然五經溫父也

廣王全昱

全昱太祖溫兄也溫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兄全昱視之顧溫曰朱三爾作得否溫既篡唐封昱廣王溫一日燕居與諸王飲博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溫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何負於汝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也安用博爲溫不悅罷

博王友文

友文多才藝溫養子溫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溫尤寵之溫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溫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往東都召友文來吾欲與訣蓋欲以後事屬之友珪以不召巳大怒遂以兵斬關入溫惶駭起曰吾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遂被弒友珪蓋溫所掠逆旅婦人野合而生者也

唐太妃



太妃劉氏克用妻也克用追黃巢還軍過梁館於封禪寺朱溫置酒飲之而陰伏兵夜半攻克用時有以難奔告劉者劉神色不動巳克用脫歸飾議擊溫劉諫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於朝然後可聲罪也克用悟從之天下於是不直溫

太原被圍克用屢敗憂窘不知所爲時大將李存信勸且亡入北邊以圖後舉克用以語劉劉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奴何足與計成敗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躬蹈之耶昔公亡走達靼幾不能

臣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人無固志一失守誰復從公者北邊其可至乎克用大悟乃止

敬皇后

后劉氏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自五六歲時爲裨將袁建豐掠得納入宮已善吹笙歌舞有色莊宗嬖甚寵專房其父聞女貴上謁莊宗召袁建豐驗之建豐曰此黃鬚翁是向護女至者然劉時方與諸夫人爭寵正欲以門第相高見叟大怒曰妾去鄉時妾父不幸死於亂軍妾環尸慟哭而去安從得此田舍翁徑笞劉叟逐之去



后奉信佛法莊宗由之亦佞佛每胡僧至必率后與諸子迎拜之供張傾動都邑時有僧誠惠者自言能降龍過鎮州王鎔不爲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第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明年滹沱大水鎮州闗城壞人遂以爲神莊宗率妻子拜惠安坐不起時朝士皆靡獨郭崇韜不拜

后性甚妬莊宗有愛姬色妍而生子后患之一日元行欽在侍莊宗謂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以某姬賜之莊宗佯諾后即趣行欽謝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悵惋不食者累日

是時客星犯天庫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請散庫物以禳莊宗許之后不許曰自有天命已宰相力爭於延英后從屏間屬耳乃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庫物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出無何趙在禮作亂務出物募士軍士負物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安用此莊宗遂出奔

秦王從榮

從榮明宗子性輕佻而喜儒學爲詩歌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明宗頗愛之一



日從榮侍側顧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暇則讀書與諸儒賦詩談道明宗曰吾每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作笑柄耳吾老矣於經義雖不曉然尚喜聞之其餘不足學也從榮卒敗

晉李后

后高祖敬塘妻唐明宗長公主也出帝既與契丹絕耶律德光兵逼京師遣書太后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奔晉今在否帝召學士范質草降表表稱孫男臣重貴又草后表稱晉室皇太后新婦妾李氏德

光入母子俱遷黃龍府已太后疾革謂帝曰我死當焚其灰骨送范陽佛寺勿使吾爲虜地鬼也

馮后

后馮氏出帝后也先爲帝叔重胤妻重胤早卒馮寡居有色帝悅之時高祖敬瑭梓宮在殯帝竟冊爲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導后至西御庄見於高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醊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大笑帝亦自絕倒顧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何如皇后與左右皆大笑聲徹外殿

鎮寧節度延煦

出帝時天下旱蝗民饑死者百萬而諸鎮爭爲聚斂趙在禮所積鉅萬尤爲諸侯王最出帝利其貲乃以子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匹前後諸饋獻不可勝計已遣宗正卿石光贊賚聘幣一百五十床迎於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君臣窮奢特以爲榮在禮嘗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

契丹兵逼出帝遣延煦賚表及玉璽金印歸契丹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異命延煦等還



詔求眞璽出帝狀答曰頃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眞璽實無從可覓乃止

漢昭聖太后

后李氏本農家女高祖知遠少牧馬夜入其家劫取之已貴生隱帝高祖起兵太原軍資乏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稱義兵而先奪其財恐非新天子救民意今後宮所有當悉出以給軍雖知不足當不至生怨也高祖爲改容謝已隱帝立好游戲后每切責之帝曰朝廷事非太后所宜言已誅楊邠史弘肇太后曰此大事當與宰相議帝拂衣出曰謀及婦人不可也卒以亡

蔡王信

信高祖從弟也隱帝之立史弘肇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處京師因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素黷貨好殺戮軍士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刲剔支解使自食其肉流血盈前而信樂飲自如也及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僚佐曰吾嘗謂天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今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不可勸我一杯乎未幾難作信自殺

周宣懿后

后符彥卿女家世侯王性明果有志畧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陰挾異志會有術士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聞后聲驚曰此天下母也於是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何疑遂決反漢遣郭威討之守貞崇訓皆見殺時亂兵入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吾王父與郭公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不敢迫太祖威聞之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因以歸彥卿其母欲令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何妄毀形髮世宗聞而益奇之遂納爲繼室尋冊后



梁臣

敬翔

翔從太祖溫用兵三十餘年盡心營職溫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故尚讓妻也溫以妻翔翔時已官金鑾殿大學士而劉猶侍溫起居出入臥內翔患之劉誚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溥國之忠臣以卿門第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翔以溫故謝而止之劉別置典謁交結藩鎮爲溫寵信每言事多得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

寇彥卿

溫之遷都洛陽也遣彥卿奉表昭宗逼之發長安居人至拆屋爲栰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時昭宗四顧陵廟徬徨不忍顧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行至華州會何后娠將娩昭宗遣人告溫乞留待冬行溫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至即日迫上道

楊師厚

友珪既弒太祖師厚時爲天雄軍節度擁勁兵友珪



懼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或勸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率勁兵二萬朝京師頓兵城外而身從十餘人入見友珪益懼爲賜賚鉅萬遣還

賀瓌

太祖溫攻朱瑾於兗州朱宣遣將賀瓌救瑾兵至待賓館爲溫兵擊敗降其卒三千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溫曰天怒我殺人少耶乃掩三千人盡殺之而獨留瓌

唐臣

郭崇韜

莊宗之軍於朝城也段凝軍臨河梁雖失德勝而我軍李繼韜以澤潞叛入梁梁方召諸鎮兵欲圖大舉唐諸將皆憂懼請棄鄆而以河為界莊宗問崇韜崇韜對曰陛下興兵來十餘年矣今大號已建人望成功而乃得一鄆不能守雖欲指河為界誰復為陛下守者臣自康延孝來已盡得梁虛實此實天亡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直搗其巢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



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莊宗即日下令軍發八日而滅梁

崇韜位兼將相深以盛滿為懼而性公嚴不為權近所喜讒頑入之莊宗嘗患暑思別作一樓宦人曰郭崇韜眉頭不展陛下雖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深居宮陰而若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今昔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然也願陛下毋忘創業之艱常如河上可使繁暑坐變清涼矣莊宗默然自是讒愈入卒賜死

安重誨

明宗時重誨為中書令事多專決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笞其人而遣之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為竟卻之不奏李仁福又進白鷹重誨卻之明日白上曰陛下詔天下毋獻鷹鷂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卻之矣重誨出明宗陰令人取之入他日按行西郊戒左右曰毋使重誨知也卒賈禍

周德威

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



軍圖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爵刺史梁驍將陳章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求周陽五必生致之晉王克用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德威曰安知刺史非臣他日戰身自微服雜卒伍中見白馬朱甲者戒步卒佯退伺其過輒揮鐵鎚擊之墮馬遂生擒至已積戰功封燕王

荀存審

初存審微時嘗犯法當死臨刑指其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於彼庶得垣土覆屍也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會主將方飲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

吾有符存審甚善上將驍騎召之時正以徙垣下未加刑得不死已積戰功進節度使臨卒召諸子出其平日身所中矢鏃示之凡百餘

元行欽

行欽素驍果有膽決嘗與李嗣源拒雲朔間八戰嗣源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還射亦中源左股已降莊宗喜其勇優擢之嗣源反行欽擊殺其子從璟從莊宗至為勝鎮登道旁冢莊宗置酒相顧泣下野人獻雉問其冢名曰愁臺莊宗益不悅為從石橋酒酣相持慟哭莊宗既崩行欽被執嗣源見罵曰吾兒何負



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爾遂斬於市

張延朗

明宗時詔張延朗為三司使兗諸道鹽鐵轉運兼判戶部度支延朗號有心計然無學術狀動麤鄙明宗嘗出遊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世傳以為笑

李嚴

莊宗時嚴嘗奉命入蜀以名馬市珍奇會蜀有厲禁不得以奇貨出劍門其無奇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及還惟得金二百兩與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大怒曰物入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伐蜀之計遂決

劉延朗

廢帝時延朗用事綰幾容而專信巫祝之說遂階敬塘之禍已晉兵起惶惑計無復之但飽食高枕而已及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於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

盧程

莊宗即位擇宰相程以盧質薦擢門下平章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以問左右左右對曰



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每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一日以事怒任圜叱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圜本莊宗姊壻馳訴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悮相此癡物

任圜

明宗朝圜為門下平章時方擇宰相圜屬意李琪而安重誨薦崔協圜爭之帝前曰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天下皆知號為沒字碑臣以不知書悮蒙採擇相位有幾以臣一人取笑足矣豈容更益已又謂[illegible]曰李琪才藝可兼將帥百人若舍琪而相協如

義蘇合之丸取蜣蜋之轉也已竟相協人皆嗤之

趙鳳

明宗本武君不通文字每四方章奏至必使安重誨讀之而重誨復不知書讀多舛悞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鳳及馮道爲之鳳性剛耿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進曰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眞僞卽舉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而止廢帝時鳳被召疾篤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窮貧吾今壽過其數而又富貴復何求哉尋卒



李襲吉

梁晉搆兵累年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進士李襲吉爲書諭梁詞甚辯麗朱溫使人讀之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有士如此使吾得之是虎而翼也溫使敬翔作答書而工不及襲吉或云襲吉唐相林甫後

蕭希甫

希甫少舉進士而性多矯激初爲袁象先巡官意快快乃棄母妻變姓名亡之鎭州謁趙王王鎔鎔署爲參軍又不樂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卽位求天下隱逸士擢希甫知制誥已忤宦人復斥爲駕部郎中奉詔宣慰青齊青齊其故鄉也至則母已死妻亦改嫁矣時有引李陵書譏之者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世傳爲笑云

晉臣

桑維翰

維翰字國僑形容醜怪身短而面長嘗臨鏡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遂慨有公輔之志初應舉主司以桑喪同音置之遂有勸其以他塗仕者翰慨然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示人曰硯敝則



改而他後卒以進士及第仕石晉爲名臣

維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宿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契丹驍將張彥澤每候維翰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及盟既敗彥澤以兵入左右勸維翰避維翰曰吾爲國大臣事至此安所逃死安坐府中不動謂彥澤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若不得無禮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今日見之猶可懼如此其可再見乎是夜使人縊殺之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吾本無心殺維翰何自乃爾還其尸於家

景延廣

延廣好大言而無實出帝即位議告契丹表稱臣延
廣獨不可但稱孫契丹怒使喬瑩來責晉延廣謂曰
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
可爲臣也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即來他
日不禁子孫取笑天下瑩知其語必起爭懼歸無以
取信乃請延廣敕吏載其語於紙瑩藏之衣領中以
歸具白德光德光大怒兵遂起及兵入延廣節度諸
將曾不能一戰既被執見德光責曰南北失權
皆爾罪也延廣猶不服乃召喬瑩質其語瑩出前紙
示之廣語塞於是德光以十事責之每數一事授一



牙籌授至八籌延廣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鎖之夜
分自扼吭而死

漢臣

蘇逢吉

逢吉貪詐嗜殺事高祖智遠嘗以生日奉命疏理獄
因謂之淨獄逢吉圖囚無重輕盡殺之還報曰獄淨
矣鳳翔李永吉來朝永吉家世王侯逢吉意其有奇
貨使人求其先王玉帶永吉言無逢吉乃使人市一
玉帶直數千緡者責永吉償之他事多類此

史弘肇

弘肇事高祖爲大將兵所至秋毫無犯而性殘酷麾
下少忤意立撾殺之民有抵罪者弘肇但示吏三指
即腰斬是時太白晝見令民無得仰觀觀輒腰斬嘗
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夫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
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毛錐子蓋言筆也

王章

章事高祖位平章主餉軍旅未嘗之絕然多剝民給
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爲雀鼠耗章增耗至二斗
緡錢出入舊皆以八十爲陌章爲減其出者陌三尤
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握算子未知顛倒何



益於國后與史弘肇同見殺

劉銖

銖仕至節度使用法刻深民有犯者問其年幾何對
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
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後周師入銖被執銖妻裸露至
以席自蔽云

周臣

王朴

朴事世宗爲右拾遺嘗獻平邊策畧云攻取之道從
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

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其西備西則撓其
東彼奔走以救弊則奔走之間我可窺其虛實避實
擊虛所向無前則江北諸州舉矣既得江北用彼之
民揚我之兵江南亦不難下也江南下而桂廣岷蜀
可飛書召之吳蜀既平幽必望風而至惟并爲必死
之寇必須强兵力攻然不足爲邊患也世宗得書益
奇之未及試其後宋與諸國以次第就滅惟并獨後
果盡如朴言朴尤精律曆學其法皆傳於世

死節

王彥章



梁末帝時彥章本村農以驍勇著能跣足行棘上百
步持一鐵槍騎而馳捷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
號王鐵槍晉王爲梁勁敵獨彥章心輕之謂人曰亞
次鬬鷄小兒何足懼已梁日削勢不支中都之戰馬
踣被擒莊宗見而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意
欲活之彥章慨然作里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
受梁恩非死不能報遂見殺晉王即莊宗
初晉取鄆軍聲大振時彥章被讒廢不用宰相敬翔
顧事急內繩靴中入見帝褒帝召彥章召至帝問破
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聞失笑彥章受命出馳
兩日至滑州陽置酒大會而陰遣人具舟楊村命甲
士六百人各持巨斧乘流直下彥章酒半佯起更衣
則引精兵數千沿河趨德勝令舟兵以巨斧斬浮橋
而身攻其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裁三日云

死事

姚洪、

洪事唐爲指揮使嘗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
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已敗被執璋謂曰爾昔
爲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
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



爲節度使何反耶吾能爲國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
怒燃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烹之洪至死罵不
絕明宗聞爲之泣下

孫晟

晟初名鳳事吳李昇以文學知名拜右僕射與馮延
巳並相晟輕延巳每詫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
事昇父子三十年家益富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
執一器環立而侍號爲肉臺盤時豪家多効之

一行

鄭遨

邈字雲叟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飄然有遯世之志欲携妻子俱隱妻不從邈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之還邈得書輒投之火邈與李振善振仕梁貴顯將祿邈邈不顧已振得罪南竄邈徒步千里往視振士論益高之邈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爲侶邈種朮隱之賣藥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邈驗其然而不之求也時目爲三高士歷唐晉間以美官召皆不赴賜號逍遙先生



石昂

昂家臨菑積書數千卷遠近就昂學者甚衆而不求仕進嘗以公事謁監軍楊彥朗彥朗諱石謁者更其姓爲右昂故揚聲曰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昂徑趨出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歿昂禁其家作佛事惟於柩前讀尚書曰此吾先人所樂聞也晉高祖時召見便殿

唐六臣

張策

策字少逸幼聰悟嗜學父同居洛陽敦化里因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平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侍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同大驚異後見梁太祖太祖呼爲張夫子累官門下平章

蘇循

循性巧佞無恥初事唐爲禮部尚書昭宗被弑唐舊臣無不切齒而循獨傅會朱溫以希進用溫急於受禪欲邀九錫羣朝莫有當其議者循獨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以促哀宗之禪溫既受禪自陳德薄不



足當帝位時羣臣尚未及對而循又獨稱梁王功德順天應人已溫知其非端士勒歸私第循輒去梁歸晉時晉王欲即帝位意雖銳而將相大臣未有贊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見州廨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即舞蹈呼萬歲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即拜節度使循有子楷先舉乾寧中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試之被黜落

義兒

李存孝

存孝克用養子猨臂善射每戰身被重鎧櫜弓坐矟

手舞鐵撾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捷疾如飛晉取潞州存孝功居多而爲李存信所搆遂背晉歸梁梁亡復歸晉自陳於晉有功無過爲存信讒搆以至此克用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耶車裂之以徇然惜其才悵恨久之爲不視事者十日

伶官

敬新磨

莊宗好畋獵中牟踐民田縣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叱出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不可乃率諸伶追令前責



之曰汝爲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民而空其地以備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請亟行刑莊宗悟笑而釋之

莊宗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后性悍每與諸姬爭寵而自恥其家世特諱之莊宗乃故爲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臥內呼曰劉山人來省女后大怒笞岌而逐之以此爲笑樂蓋狎習久身自爲伶也

莊宗嘗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一日與諸伶戲於庭四顧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敬新磨遽前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及諸伶皆大駭共持新磨詰之答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於是衆乃大笑莊宗喜更厚賜

新磨一日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出一犬逐之新磨倚柱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本出夷狄狄人諱狗故新磨以此戲也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一體問何故對曰陛下改元同光同銅也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釋之

李嗣源明宗反兵向京師莊宗奔汴復還軍士離散時



優人郭門高爲亂射帝於絳霄殿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時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云門高名從謙

史臣曰昔晉王克用之疾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今皆背晉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莊宗受而藏之廟其后每用兵則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凱旋則納之卒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告於太廟而還矢先王嘗是時意氣抑何壯哉及天下既定一夫夜呼亂者四

慮莫知所歸乃至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與天下豪傑不能與之爭而卒爲數十伶人所困夫禍之生於忽微也獨伶人也哉

宦者

張承業

承業事莊宗盡心營職一切以法從事即權貴無所假莊宗嘗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爲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和哥繼岌小字也



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劒來承業起持莊宗衣泣曰臣受先王顧命誓雪國讐今爲王惜庫物而死死無恨矣太后聞召莊宗莊宗聞召懼乃酌兩卮謝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太后使人謝曰小兒忤公吾已笞之乃解

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矣質自是得免已莊宗議即帝位承業力諍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復唐社稷即元兇既殄使唐子孫在孰敢當之若唐無子孫天下誰與王爭者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臣唐家老奴王今自取之悞老奴矣遂不食而卒

張居翰

莊宗既滅蜀王衍入朝京師會李嗣源反於魏莊宗慮衍有變馳詔魏王繼岌殺之詔封已即畫而居翰



發視言誅衍一行人居翰謂殺降不祥即以詔傅柱揩去行字改爲一家字時蜀人與衍俱行者千餘人賴翰獲免死

# 讀五代史

宋廬陵歐陽修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 雜傳

### 羅紹威

紹威初起魏博爲唐藩鎮已乃事朱溫溫篡唐威與謀焉溫都洛陽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朝元殿溫喜曰昔蕭何爲漢起未央宮紹威越千里建此過蕭何遠矣賜寶帶名馬紹威頗知學工書屬文聚書數萬卷時江東羅隱詩名甚著威重幣結之爲通譜系序



昭穆因集自所爲詩名之曰偷江東集

### 劉守光

守光仁恭子嘗烝其父妾父笞而逐之守光怒遂將兵入執父而幽之自稱盧龍節度使已復殺其兄愈驕恣爲鐵籠鐵刷人有忤者坐之籠或刷其皮膚以死一日身衣赭黃謂將吏曰我衣此可南面帝天下乎未幾附梁敗晉兵遂自號大燕皇帝已爲晉所破守光攜妻子南走迷失道數日不得食令妻祝氏乞食田家田家怪而詰之得其實械送晉王王戲光曰主人何避客之遽耶時方宴命坐之下坐守光飲啖自若無慙色王歸大原曳以組獻之大廟將殺之猶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王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烝淫父妾亦小喜教爾耶遂殺之已執仁恭至爲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晉王李克用

### 李茂貞

朱溫圍鳳翔既逾年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煑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食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昭宗時於宮中設小磨令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膳宦官韓全誨等猶倚李茂貞帝



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茂貞乃斬全誨等二十餘人以示梁軍圍乃解

是時諸侯强皆相次稱帝而茂貞止稱岐王妻則稱后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毋納松薪謂其可爲炬也一優誚之曰臣請併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茂貞子從曮有田千頃竹千畮懼侵民利置不省鳳翔民頗以此德之

### 韓建

李茂貞入犯昭宗幸華州華州建鎮也建初欲得帝

遣其子來迎及至輒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而盡
散遣其徒衆昭宗孤立一日登齊雲樓西北望京師
爲作菩薩蠻詞三章志思歸也其卒章曰野煙生碧
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二
三從臣悲歌泣下建惡之盡殺十六宅諸王

溫韜

韜少爲盜事李守貞叛降梁已復叛歸茂貞末帝時
復叛降梁爲三鎮節度使韜在鎮悉發唐諸陵而昭
陵最固韜從埏道下入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
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



前世圖書鍾王墨蹟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
雨不可發韜後復叛梁歸晉郭崇韜曰此劫陵賊不
可赦莊宗不誅明宗入洛始賜死

是時惟周太祖鑒韜之禍將終遺書世宗命以瓦棺
紙衣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來世毋作下
宮毋置守陵妾叮嚀切至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
通天冠絳紗袍各二一於京師一於澶州又葬其劍
甲各二一於河中一於大名莫能原其旨

趙匡凝

匡凝性方嚴好學問積書數千卷梁將篡唐凝以世
爲唐臣不從梁攻之奔楊行密密時爲楊王厚遇之
密死子渥嗣稍不爲禮渥年尚少一日宴食青梅凝
顧渥謂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怒其嫚遷之海陵

朱瑾

瑾事楊行密行密死徐溫父子專政瑾謀誅之被殺
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瘞廣陵北門是時民多
病瘧但取瑾墓上土以水服之病輒愈初瑾嘗病疽
醫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及是果然

王師範

朱溫圍天子於鳳翔諸鎮將莫敢救者詔至青州獨



王師範泣請兵於楊行密因斬梁將婁敬思等已溫
篡遣人就洛陽族師範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
之師範設席爲具與宗戚飲別謂使者曰死人所不
免然懼少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少長以次赴就戮
坑所聞者憐之

李振

朱溫弑昭宗振實謀之咸通乾符中振嘗舉進士連
不第故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已得志遂說溫
賜死白馬驛振曰此輩自謂清流今宜投尸黃河使
爲濁流溫笑而從之唐滅梁振入汴謁郭崇韜崇韜

日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耳尋伏誅

張全義

全義初名言事唐昭宗賜名全義唐忘事朱溫遂請改名溫賜名宗奭及唐滅梁全義時已老莊宗厚遇之因復請去溫賜名而復其前賜名溫嘗以病幸全義會節園避暑因逼淫其女妻其子繼祚愧忿欲刃溫全義止之曰吾昔被圍河陽啖木屑以食賴在旦暮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

袁象先

象先南陽王恕巳之後尚梁太祖妹唐滅梁莊宗復厚遇之平生積財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其子正辭正辭守父積財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笑

象先初在末帝時爲宋州十餘年斂積踰千萬梁滅輦金數十萬賂唐宰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以是莊宗厚遇之正辭在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石敬塘立獻五萬緡乃授雄州刺史雄在靈武西界吐蕃不欲行爲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忿至以衣帶自縊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方欲與一內郡而正辭卒



朱漢賓

漢賓妻有色而慧莊宗嘗幸其第妻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懽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出漢賓自是有寵累官昭義軍節度使初事梁爲刺史梁攻鄆鄆將朱瑾募軍中驍勇者黥雙鴈於其頰號鴈子都朱溫聞之爲更選勇士數百號落鴈都令漢賓爲之帥故漢賓貴人猶以爲朱落鴈

陸師鐸

師鐸初事梁以善射名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鏤其姓名於箭笴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矢以示思鐸伏地請死莊宗釋之已仕晉爲陳蔡二州刺史

趙在禮

在禮事明宗歷徙諸鎮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其在宋州人尤苦之已罷去宋人喜相謂曰眼中釘今拔矣豈不樂哉旣復受詔居原職乃籍其部內口率錢一千號拔釘錢

霍彥威

明宗時朱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矢爲

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命衆以傳箭為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復不知禮臣主間無覺其非者後王守恩仕漢隱帝既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時羣臣方恐懼守恩獨前對曰陛下今日睡覺矣聞者為之縮頭

康福

康福以騎射歷事唐晉福本夷狄狄貴沙陀沙陀種不知書一日臥疾閤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假竊戲曰錦衾爛兮兮奚同音福聞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為奚聞者失笑

萇從簡

從簡事晉為都指揮使嘗中流矢鏃入髀命工取之工云須鑿骨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簡叱其亟鑿環視者不勝楚而簡言笑自若也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簡欲得之即遣二卒往謀刺取卒夜入伏隱處見其人夫婦如賓乃私歎曰欲奪其寶而害斯人不義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二卒去不知所之

張筠

筠起家商賈事明宗為河南尹弟籛為京兆尹筠初



嘗代康懷英為永平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得藏金玉甚盛又裨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多寶筠以事殺威亦盡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籛悉取其行橐王衍自蜀入行至秦州宦者向延嗣殺之盡取衍珍寶已明宗遣人誅宦者延嗣亡命而珍寶又盡為籛取以是筠籛兄弟積貲累鉅萬然筠好施而籛鄙嗇籛後以市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鬱鬱死而筠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享樂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王弘贄

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至衛州州刺史王弘贄宿將多知謀問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能維豈有以萬乘之主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從者即欲興復其誰與我於是奉帝居州廨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酒大驚遂隕地久而蘇弘贄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聊耳帝受之自是日獻一觴未幾弘贄子巒為潞王賫酖酒至亦令酒家獻之愍帝飲不疑遂崩

王進

進能走及奔馬符彥超鎮安遠軍致之麾下軍中有急每令進馳奏京師後劉知遠鎮河東亦以進從有急馳奏往返不踰五六日時有劉詞者歷唐晉間以勇著官團練使居恒必枕戈甲以臥謂人曰吾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忘之

王峻

峻於周太祖威有佐命功威每呼爲兄峻自是驕恣有奏請必得乃已不即强執不遜久之帝意不能堪峻嘗於樞密院起廳事極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盛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不乏何須此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尋貶商州

范延光

延光爲樞密使明宗嘗問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矣自太祖起太原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當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人此吾之所以愧也



祕瓊爲成德節度使有衙內指揮董溫其者家貲鉅萬會爲契丹所虜瓊盡殺其家屬而取其貲晉高祖立瓊爲齊州防禦使橐貲裝道出魏時延光鎮魏伏精兵於境上伺瓊過亦殺之而盡取其貲已延光謀反事覺懼誅挈帑歸河陽其仇楊光遠聞之邀以兵推延光墮水死而復盡取其貲光遠亦復不免

時有李彥珣者爲延光步軍都監楊光遠知彥珣有母在邢州密遣人之邢取其母示城下以招彥珣珣望見手射母殺之晉高祖釋不問拜刺史

安重榮

重榮既貴頗僭侈以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嘗以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獨吾與父耳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遂併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必敗

石敬瑭起太原使人招重榮其母與兄不許榮曰吾卜之爲立一箭百步而祝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祝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卒驗後重榮謀反其母又不許重榮曰卜之指堂下旛竿龍口仰祝曰吾有天下者射中

之一發中毋乃許卒見殺榮之敗也抱關鐵胡入然
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也
重榮雖武人而習吏事初爲成德節度有夫婦訟其
子不孝者重榮抜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不忍
其母從傍詬夫而奪劍而逐其子問之乃繼母也重
榮爲叱其母出而從後射殺之

安從進

安重榮反晉高祖將幸鄴以鄭王重貴留守京師時
從進與重榮相結牢相和疑進曰陛下且北從進必
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疑曰臣聞先人者奪



人願爲空名宣勅十數通以授鄭王有急即命將往
巳高祖出從進果遂反鄭王以空名勑立授李建崇
郭金海等往討從進兵纔至河陽而建崇等兵巳至
出不意大駭尋大敗自焚死

楊光遠

唐末帝時石晉以契丹入寇楊光遠退守晉安爲契
丹圍之數月食盡殺馬食馬盡出降耶律德光見之
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德不知爲謟也猶作謙語德
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光遠覺
乃大慙德光問曰懼否曰懼甚曰何懼曰懼皇帝將
入舂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
晉出帝時光遠謀反引契丹入寇帝命李守貞擊敗
之契丹北去光遠嬰城自守猶北望稽首呼德光曰
皇帝悞光遠耶其子勸之出降猶曰吾在代北以紙
錢祭天地投之輒沒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巳卒
見殺光遠既病秃而妻足又跛時人爲語曰自古豈
有秃瘡天子跛脚皇后

杜重威

出帝既與契丹絕命重威爲大將將兵拒契丹重威
有異志巳陰獻款契丹契丹許爲中國帝遂伏甲召



諸將入語以降虜諸將愕眙然以上將既降乃皆聽
命時軍士猶未知也降表出令軍士陣柵外軍士猶
以爲決戰及告以故令解甲乃大哭聲震原野契丹
賜重威赭袍令衣以示諸軍巳契丹據京師率京師
錢帛犒士將士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曰臣以
十萬衆先降乃不得免率耶契丹笑而免之契丹北
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

李守貞

守貞嘗爲都監晉兵故驕而守貞又不閑紀律師行
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篆圂一空草木皆盡其始發

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有犒勞曰卸甲錢一出入費不下三十萬晉室由此重困

守貞既反隱帝使郭威討之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兵出過道家問策道謂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善蒲博以道爲譏已艴然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寡勝敗可知也威大悟乃以遲久困之困踰年守貞食盡遂敗

張彥澤

彥澤嘗與契丹戰陽城會天大風虜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懼請俟風回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破之必也彥澤卽直前決戰契丹爲奔北二十里



趙思綰

李守貞反思綰陰送款於貞郭威討之綰城中食盡殺人以食每犒賞必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綰必取人膽以酒呑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已被禽問曰何以行刑曰立釘也綰厲聲曰爲我告郭公釘磔之醜壯夫所耻於是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

彥超多知好聚斂隱帝時鎭兗嘗置庫質錢一姦民屢爲僞銀以質久之主吏覺彥超陰令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超卽榜市使民各自占所質以償於是民爭來言遂得質僞銀者超不罪第置之深室使日夜爲之皆鐵胎而包以銀號鐵胎銀超後反周兵圍城超諭衆曰吾銀數千鋌嘗悉出犒士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耳咸不爲用超自殺

王凝妻

凝以病卒官家貧子幼其妻李氏攜幼子負遺骸以歸道出開封止旅舍舍主人疑之不許留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出之李氏乃仰天長號曰吾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臂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幷汚吾身竟自引斧斷其臂見者環聚嗟嘆開封尹聞於朝詔賜其主人賜藥而厚恤之



馮道

梁晉之夾淵而軍也道時從晉王掌書記居惟一茅庵不設床席臥一束芻得俸祿悉推給親故與僕廝同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卻則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居父喪退耕於

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每夜往潛代其耕其人愧來謝道亦殊不以爲德也

道歷事唐晉晉滅又事契丹朝於耶律德光德光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光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拜太傅一日問曰今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對曰此時佛出世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賴道一言力也

道事九君皆無諫諍獨周世宗欲擊劉旻乃切諫世宗曰唐太宗敵無大小皆自親征道曰陛下比不得



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以我擊之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自將擊旻竟敗旻終道世止一諫而言不酬

道視喪君亡國全不以屑意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敍已事累朝所得階勲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卒年七十三時謂與孔子同壽

李琪

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不復講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卽位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爲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自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



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以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反有仗其後習久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亦謂之入閤是時雖復而有司不能講究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初在唐舉進士博學宏詞科已歷事梁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

琪兄珽事梁爲左諫議太祖溫幸河北至內黃顧珽

曰何謂内黄斑曰河南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温曰外黄下黄何在斑曰秦有外黄都尉在今雍丘下黄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留温平生不好儒自此聞斑語乃大喜

鄭珏

珏仕梁官至平章唐兵入汴末帝惶恐無措惟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問策何如曰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帝曰事急矣璽固無惜顧卿此行度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恐未易了左右大笑



李愚

梁末帝時衡王友諒帝兄也大臣李振等皆拜之愚獨長揖帝以責愚愚對曰陛下以家人見則拜禮也臣於王無私豈宜妄有所屈入唐從郭崇韜入蜀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大軍涉險人心易搖陳乂知難則止正宜斬乂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居延賓館有疾明宗遣宦人視之見敗氊敝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爲賜供帳物然性多迂執時目爲粥飯僧

盧文紀

唐廢帝時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姚顗有人望帝未能決因並書其名内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旦以筯挾之得文紀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已而晉兵起廢帝北征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相待自卿入相與議皆謂可致太平不圖今日使吾至此紀惶恐謝

馬胤孫

廢帝時宰相馬胤孫不通世務當時號爲三不開謂不開口議論不開印行事不開門延士大夫也胤孫學韓愈多斥浮屠氏說及罷歸反學佛撰法喜集佛



國記行於世人誚之曰公慕韓愈常誦傳奕之論而今爾爾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胤孫漫應曰烏知非佛佞我時人傳以爲笑胤孫歿其家婢有能爲胤孫語者初崔協爲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歿而降語其家胤孫復然時嘲之曰生不能言歿而後語

劉岳

岳名家子工文詞善談議唐明宗時文武官告身皆令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惟品高者則賜之貧士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勅牒而無告身自是因以爲常甲官遂無給告身者岳上言其非體由是百官皆得給

告身自岳始也時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每旦
行入朝必數反顧其後兵部侍郎任贊問岳曰道每
反顧何故岳曰遺下兔園冊耳兔園冊者鄉校俚儒
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岳蓋以爲誚云

李棁

棁事晉爲學士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故事草
制有所改者當罷職棁引據爭之翰不悅棁尊文學
而不諳世事維翰乃命棁知貢舉果不能舉職時進
士孔英者素無行爲時共擯棁既受命往見維翰維
翰嚴尊而言簡但謂曰孔英來矣棁不解其意謂翰



以孔英見屬乃擢英及第物議遂大訾之即罷學士

李懌

懌工文詞仕唐爲中書舍人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
進士中書頗有覆落者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
格諸學士作皆不能工命懌作之懌笑曰予少舉進
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假令予今復就禮部試
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乎聞者多其雅識

和凝

凝少舉進士爲梁節度使賀瓌從事瓌與唐莊宗戰
胡柳瓌敗脫身走衆皆散獨凝隨之瓌還顧見凝麾
使去凝曰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豈惜死
乎已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
乃得免瓌歸謂其子曰和生志義士後必貴爾等謹
事之因妻以女

唐天成中凝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喧嘩以動主
司主司每放榜必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凝獨
撤棘開門而士肅然無譁者所取盡一時之秀唐故
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爲重凝及
第第五是科第五范質也質後位宰相與凝同

呂琦



琦在唐廢帝時爲端明殿學士時契丹不靖琦與同
官李崧請如漢故事歲給金帛議和親而樞密直學
士薛文遇大非之爲誦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
詩以刺帝大怒失策崧時惶恐拜謝琦以足力乏不
能拜帝曰呂琦強項肯以人主視我耶琦曰臣素病
羸拜多力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
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乃解令勿拜爲賜酒
一卮而遣之

何澤

澤舉進士嘗爲洛陽令莊宗好畋數踐民田澤一日

何駕出潛伏草間莊宗馬至輒出叩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今因將熱又恣畋遊以害稼民何繇給賦稅陛下不聽臣臣請賜死於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止獵然澤外雖勁直而內實佞巧每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呼曰明主明主聞者哂之

李崧

莊宗時魏王繼岌以劉皇后密旨殺郭崇韜於蜀人情大擾崧入見曰王何作此危事卽不能容至洛誅之未晚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



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夜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矯以黃紙作詔而倒用都統印及旦出以諭諸軍人心乃定

明宗晚年春秋高秦王從榮不法石敬塘懼禍及求出外藩會契丹入寇朝議遣將敬塘欲得之而宰相議不決崧獨進曰太原國之北門非重臣不可石敬塘其人也議遂定敬塘深德之已陰遣人謝曰爲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崧終始巳事也巳晉建國崧遂相晉亡崧第爲蘇逢吉所據崧所埋金寶逢吉盡取之而併族其家

李鏻

鏻不學無術自以宗室妄希大用馮道等心惡之坐他事貶外鏻故與廢帝善廢帝立鏻喜謂必相之因過荆南謂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新天子卽位吾將用矣因就從誨求寶入獻從誨與之馬紅裝拂二㯶然皮一已相者姚顗盧文紀也大懟初李愚自太常卿入相而文紀代之及是文紀相鏻乃求爲太常卿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貪朝士傳以爲笑

賈緯

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以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緯



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巳事晉與修唐書漢隱帝時詔與王伸竇儼等同修晉漢實錄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薄之故緯爲翰傳言翰死有銀八千鋌學士徐台符駁之緯乃更八千爲數千是時宰相王峻監修國史見緯書日歷多言當時大臣過失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朝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尋坐貶

張允

晉高祖卽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畧云假有二人訟者一有罪一無罪有罪若赦則無罪銜冤此

所以致災非救災之術也使小人遇天灾相喜而相
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則是赦民爲
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含惡人而降之福是天又
喜人爲惡也語甚痛快晉帝覽之大悅

王松

晉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
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至諭百官嘗受僞命者
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敕松以
手撫其胷爲引郭子儀以自解曰此乃二十四考中
書令也聞者傳笑



裴皡

皡以文學著立朝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皡禮部
時所放士也已胤孫知貢舉引所放新進士詣皡皡
喜作詩有門生門下見門生之句世傳爲佳事云維
翰既相嘗過皡皡不迎亦不送人怪之皡曰吾見桑
公於中書庶僚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
之有識者服之

王仁裕

仁裕少時嘗夢剖其腸胃滌以西江之水覩見江中
沙石皆爲篆籀文由是文思日進平生作詩萬餘首
集爲百卷號西江集與和凝並以文學知名皆知貢
舉凝得范質裕得王溥質溥後皆爲宰相稱得人裕
在晉高祖時適聞黃鐘謂有爭者起禁中頃之兩校
闘龍昇門外聲徹大內人以爲神

王延

延嘗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時盧文紀與故相崔協
有隙協子頎方舉進士文紀一日謂延曰貢舉當求
實效無取虛聲昔有越人善汨生子方晬其母浮之
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汨子必能之取士以
虛聲即此類也延退而笑曰盧公言爲崔協耳恨其



父乃併及其子耶明年選舉頎竟擢甲科人服其公

馬重績

重績精數術通曆學唐莊宗每用兵必問之言無不
中石敬瑭拒命廢帝兵圍太原勢甚急命重績筮之
遇同人曰此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德也明
者南面向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人所同也必有同
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
方也同我者其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
十月之交乎是年契丹助晉擊唐晉遂有天下

考

司天

五代初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司天監馬重績始更
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
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雨水爲氣首蓋唐
建中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
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秖行於民間
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諸朝廷賜號調元曆幾行
之五年輒差不可用卒復用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
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於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蜀
又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之際曆家



考見者止此而調元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
止行民間其法皆不足紀永昌正象齊政又皆止用
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自周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內
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歲
餘朴奏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篇合爲曆經
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
以爲欽天曆其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從
假用以求捷徑並削去之

史臣曰王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斂
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略不完不足爲法予嘗問於著
作佐郎劉羲叟羲叟爲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曆
大備羲叟好學博覽尤通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
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
作大衍曆最爲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
分擬數而已至朴亦能自爲一家朴之曆法總日躔
差爲盈縮二曆分月離爲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
衰殺之漸以審朓朒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
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
外以擬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
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岳臺



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遲
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審矣然不能宏深簡易
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羲叟之
言如此覽者得以考焉

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記亦有詳畧其日月
五星之變大者歷歷具載乃至氣祲之象出沒銷散
不常如日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
中常七八其繁不可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正
月丙戌黃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
偶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

甲子白虹竟天此其尤異者也至吳火山楊林江水
中閩天雨豆之類皆非中國耳目所及難悉書矣

職方

梁初天下別爲十二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
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
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
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
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嘗以二州
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
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



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
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
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漠及淮
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
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畧也其餘外屬者
强弱相併不常至周末而閩已先亡在者七國自江
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
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
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
爲東漢而荊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

十八州而軍不在焉

世家

吳

楊行密起自羣盜復應募戍朔方滿戍還軍吏惡之
復遣出戍密將出軍吏陽爲好言問行何所欲密對
曰他無所欲惟欲得公頭耳即斬其首携之出遂起
兵倡亂卒爲吳王然雅得士心嘗使從者張洪負劍
洪拔劍擊密不中洪死即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
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密戒左右勿追曰信
非負我者醉而去醒必自歸明日果自歸行密三傳



而爲徐知誥吳遂滅

安仁義朱延壽皆行密將也而延壽又密朱夫人之
弟淮徐既定二人頗驕恣且謀叛行密思除之乃陽
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行則
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
喪明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
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
刺殺之即出嫁朱夫人而執斬仁義

行密將徐溫專政溫詐而多疑其將劉信多戰功溫
入讒疑信反信一日因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博信

敎散子厲聲祝曰劉信如背吳散子惡彩苟無二心幸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懸飲以卮酒然終疑之

南唐

唐主李昪卽徐知誥也知誥本徐溫養子既篡吳復姓李自謂唐憲宗五世孫遂改國號曰唐是時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詔皆表其閭復其徭役最著者江州陳氏舉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家有犬百餘亦共食一牢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昪子景



景在位時有神降羅縣民家能言人禍福張遇賢者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是時嶺南羣盜千餘未有所統來問神孰可主神言遇賢遂共推爲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因問神所向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據南康遇賢軍於白雲洞號召幾十餘萬連陷諸縣景詔邊鎬討之遇賢以問神神不復語羣盜懼遂執遇賢以降

周師南下景遣學士李德明等奉表稱臣求割地罷兵德明還世宗賜景書曰自有唐失馭天步方艱六紀於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敎各擅烝黎交結四夷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庶用命若不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眞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今則無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誠必不迫人於險景得書不悅

周兵南下景既失滁和等八州地又獻廬舒等四州乃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先是昪之世馮延巳等皆出入東宮尚書常夢錫屢言其不可用及景立而延巳等遂用事國日益削時皆謂周爲大朝夢



錫大笑曰君等平日每許致君堯舜今乃自爲小朝耶延巳等無以應景子煜

煜既嗣位擢相韓熙載時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爲左授庶子分司南都熙載闔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而諸妓輒稍稍還煜聞曰吾無如之何矣未幾熙載卒初熙載與李穀善其往奔吳也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若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若相我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及周師南下命穀將直取淮南而熙載絕無建明云

宋旣受命王師克金陵俘煜國亡初王師之將出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京師鉉故江南名臣其來也欲以口舌𣈱說存其國日夜思慮講習應對之語甚辯及將入見大臣亦言鉉博學有材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仰而奏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召之升使畢其說鉉娓娓數百言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之事父奈何見伐太祖謂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語塞而退

## 前蜀

蜀自王建僭號再傳爲衍衍年少荒淫委政宦豎時



蜀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后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號爲醉粧國中人皆効之嘗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望之飄然若僊也自作甘州曲述其僊狀上下山谷衍自歌之而使宮人和焉

衍之降也莊宗賜之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忻然就道率其宗屬將相等數千人以東行至秦川莊宗用伶人景進計命宦者向延嗣齎誅之衍母徐氏臨刑大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用爲僇天道不遠能克終乎時衍妾劉氏鬒髮如雲有美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曰國喪家亡義不受辱遂就死見者憐之未幾莊宗遇弑

## 後蜀

王衍旣亡孟知祥竊據成都尋僭號再傳爲昶昶幸周漢之際中國多故君臣務爲淫侈下至溺器亦以七寶裝之宋師入昶歸朝國亡其母李氏有志節昶從幸李氏不哭第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取辱吾所爲忍死以汝在故也汝死吾亦何用生



爲遂不食死母初入國上甚優禮之呼爲國母嘗召見慰勞曰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歸母竟死

## 南漢

劉龑竊據南海僭大號性聰辨嗜殺爲刀鋸支解刳剔之刑每視殺人輒津津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吻人以爲眞蛟蜃也又好奢侈悉取南海珍寶造爲玉堂珠殿每嶺北商賈至南海則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龑音儼

龑三傳爲鋹鋹時宦侍龔澄樞等用事引女巫樊胡子入宮胡子自言玉皇降身鋹於內殿設帷帳陳寶

貝逖之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鍰爲太子皇帝胡子言澄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有罪不可問自是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胡子皆以爲符瑞國尋滅先是有胡僧言滅劉氏者龔也龔因採飛龍在天之義名龔及是而龔澄樞覆之

楚

楚自馬殷受冊唐明宗始稱王子希聲繼之希聲故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日烹五十雞以供膳殷薨希聲入臨頓食雞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



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弟希範

希範嘗奉父命入貢於唐莊宗見之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時嘉其敏辯已襲位頗事驕奢嘗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而身居其中曰身一龍也再傳國滅

周行逢者武陵農家子事楚累官節度嗜殺無厭將吏有過無大小皆殺之夫人嚴氏諫不聽嚴懼不克終乃給往村中課農至則營居老焉歲時但衣青裙督佃戶入租稅行逢往勞之曰吾貴矣何自苦令羣妾擁升肩輿強之歸卒不許問其故曰公用法太嚴失人心一旦禍起田野間易逃爲之耳逢爲之少損

吳越

豫章有術者望斗牛間餘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時縣錄事鍾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當有貴人而求之市中不得視君相貴矣然不足當也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諸賢豪令徧視皆不足當一日術者過起家適錢鏐自外至術者望見大驚曰此眞其人矣鏐時亡無賴起方禁其子與遊因笑曰此吾旁舍錢生耳術者熟視顧謂起曰君貴因此人



復謂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遂與訣曰吾求其人非有所欲也直質吾術耳明日術者去起自是乃縱其子與遊時貸其乏鏐竟王吳越

鏐既王改其故所居廣義鄉爲衣錦鄉營曰衣錦營後又升其營爲衣錦城又升爲衣錦軍名石鑑山曰衣錦山嘗遊衣錦城宴其故時父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鏐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斗牛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初梁太祖温晉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客有勸鏐

拒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遂受之已遣吏進奏於梁梁祖問吏曰鏐平生何好對曰他無好惟好玉帶名馬梁祖曰眞英雄也因賜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鏐子元瓘

元瓘初爲質於田頵頵叛吳楊行密會吳越兵討之頵每戰敗卽欲殺瓘頵母嘗蔽護之後頵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決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得免已歸國鏐病臥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曰元瓘數從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瓘於是鏐乃出筦鑰數篋召瓘授之



曰諸將許爾矣瓘遂立瓘善爲詩然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殆盡但元瓘所避處火輒隨之瓘大懼因病狂尋卒

錢氏兼有兩浙自鏐世卽重斂其民以事侈僭下至鷄魚卵觳亦家至而日取之每拘一人至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於廷先據一簿所負唱多少量笞之餘卽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不堪其苦已至俶世益多求珍玩奇異以獻宋祖宋祖每謂曰此吾帑中物何用獻尋入朝國滅

閩

閩自王審知事唐拜武威軍節度審知卒子延翰嗣一日繙司馬遷史記有閩越王無諸傳出以示將吏曰閩古王國也不王何待遂稱王時審知次子鏻與兄延稟謀殺翰延稟審知養子也鏻旣立延稟還建州鏻餞於郊延稟謂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鏻銜之未幾稟攻鏻鏻遣將王仁達先以計殺其子繼雄尋執稟鏻謂延稟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語塞遂殺之鏻三傳國滅

南平

高季興初王渤海唐莊宗入洛諸將皆勸入朝梁震



獨不可季興不聽朝洛陽莊宗果欲留之以郭崇韜諫得遣歸國旣歸謂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虎口因曰此行有二失入朝一失也放還亦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自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於遊畋吾無慮矣未幾莊宗難作季興子從誨始封南平王再傳國滅

東漢

劉旻漢祖智遠母弟也隱帝遇弑郭威且自立而漢太臣莫有推尊者乃佯白太后請迎旻子贇爲漢嗣人皆知威非實意而旻獨喜威少賤時黥其頸爲飛

雀形世謂之郭雀兒其迎贇也懼旻疑已因自指其
頸示旻曰自古決無雕青天子幸毋我疑旻遂信已
竟殺贇而自立
周世宗高平之戰旻先勝後乃大敗獨乘契丹所贈
黃騮間道馳歸得免因爲黃騮治廐飾以金銀食以
三品料號爲自在將軍是役也世宗以先敗故斬其
愛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旻再傳繼恩繼元宋入

附錄

契丹

石敬塘之乞師契丹也與德光約爲父子德光兵入



晉敗張敬達因謂敬塘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
遂築壇晉城南立敬塘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册曰
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既册謂敬塘
曰大事已定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
入洛而後北去已臨訣執手歔欷脫白貂裘以衣之
戒子子孫毋相忘

敬塘既帝歲遣聘問所輸金帛寶玉及中國飲食諸
物使者相望於道德光與約更表爲書勿稱臣但稱
兒皇帝如家人禮及出帝即位不先告德光大怒遂
與晉絕分兵南下千里之內焚剽殆盡見大桑木罵
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豈容汝活亦束以薪而焚
之已帝與太后上書引罪德光手詔曰孫兒但勿憂
管取一喫飯處遷之黃龍府

德光既滅晉北歸道出湯陰登愁死岡謂宣徽使高
勳曰吾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
快若得復吾本土死無恨勳退曰虜將死矣行至欒
城得疾卒於殺胡林契丹人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
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羓

德光死兀欲嗣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嘗奔於
唐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嬖妾多刺其臂吮之喜



殘忍好飲酒工書頗知書其歸中國也載書數千卷
檯齊使趙延壽假行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

述律者契丹阿 妻突欲母也多知而忍阿保機
死乃悉召其從行大將等妻謂曰吾今爲寡婦矣汝
輩豈宜有夫遂殺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時趙
思溫以材勇爲保機所寵述律以事怒之使送木葉
山墓所思溫不肯行述律曰先帝親信爾爾何不往
思溫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吾本欲從地下
以子幼國中多事故未能耳然可斷吾一臂以殉左
右切諫竟斷一腕而釋思溫

德光時郃陽令胡嶠嘗從蕭翰入契丹記其道所經
虜甚悉始揺共與者自幽州北行踰十日至登天嶺
嶺東西連亘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極契丹人謂
嶠曰此辭鄉嶺也可南望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
往絕而復甦又十餘日渡黑水至湯城淀地氣最溫
人若大寒則就溫於此其地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
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蘗如中國金燈而色
似紫可愛又十　至上京所謂西樓也有邑屋市
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
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



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幾百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
丹破回紇時得種以牛糞覆棚種之結實如中國冬
瓜而味甘又東　淳始見柳水草豐美有息鷄草
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卽飽自是入大山行二
十餘日見有室屋碑石是爲陵所凡欲入祭諸部大
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始開曰　盌禮
畢問其禮祕不語距契丹東至海有鐵甸其地　水鹹
濁色如血澄之久始可飲又東爲女眞善射常作鹿
鳴呼鹿出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爲酒醉則縛之睡
醒而後解不則殺人北而又北爲牛蹄突厥人身牛
足土多寒水曰葫蘆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
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韈劫子其人髪首善射
遇人輒殺而生食之爲諸國所畏契丹五騎遇一韈
劫子則皆散走又北爲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
爲犬嘷其妻則人也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
婚嫁嘗有華人至其國妻憐之使逃歸與筯十餘隻
敎其走十餘里遺一筯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
歸彼追則不及　鐵甸以下皆契丹人語嶠者謂
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疋遣十人齎乾麨北行窮其
所見其人行一年經四十三城所見如此



北俗夷者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尸深山
置大木上後三歲乃取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時向陽
食冬時向陰食　射獵猪鹿多得後爲契丹所併

于闐國

晉天福三年遣張匡鄴高居誨册于闐國王李聖天
爲大寶王行二歲至其國至七年冬始還居誨爲記
其尤異者道經吐蕃吐蕃婦人辮髮戴瑟瑟珠珠之
美者一珠易一良馬又西至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
如雷卽禹貢流沙也又西過仲雲界淡鹻磧其地無
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胷可止渴又西度陷河伐檉

路水中乃渡不則陷自此入于闐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于闐主聖天衣冠如中國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南三千里曰玉州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也河源出此分爲三東曰白玉河 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各異每歲國王撈玉於河然後國人得撈玉匡鄴等還 進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物



### 占城

占城在西南海上 顯德中國王遣使貢猛火油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香木爲函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以灑衣衣雖敝而香不滅





原缺第一至五葉

楊存中一則　王德一則　張憲一則
牛皋二則　張俊一則　劉光世一則
岳端二則　李寶一則　劉子羽二則
呂祉一則　王倫一則　宇文虛中二則
湯思退一則　翟汝文一則　朱弁二則
洪皓八則　張九成三則　胡銓二則
李道一則　趙開一則　鄧肅二則
張守一則　潘良貴一則　呂本中一
劉正一則　綦崇禮一則　章誼一則
陳公輔一則　張燾一則　胡松年一則



何鑄一則　王炎翁四則　楊愿一則
勾龍如淵一則　羅汝楫一則　王居正四則
晏敦復一則　程瑀一則　洪擬一則
趙逵二則　張燾二則　黃中一則
孫道夫一則　曾開一則　陳俊卿一則
虞允文二則　辛次膺一則　陳康伯一則
施師點一則　龔茂良一則　汪應辰二則
王十朋一則　杜莘老一則　王希呂一則
李燾二則　尤袤一則　謝諤一則
李衡一則　劉章一則　周必大一則

趙汝愚三則　留正一則　黃裳一則
羅點一則　林大中一則　何澹一則
林栗二則　陳自強二則　許及之一則
王質一則　方信孺一則　史浩二則
王淮一則　趙雄一則　程松二則
薛叔似一則　倪思二則　仇悆一則
高登三則　辛棄疾一則　婁寅亮一則
宋德之一則　劉宰二則　張韶一則
畢再遇一則　安丙二則　楊巨源二則
李好義一則　趙方一則　孟宗政一則



張威一則　章穎一則　袁甫一則
洪咨夔一則　許奕一則　楊簡一則
高斯得一則　唐璘一則　沈煥二則
范應鈴一則　牟子才二則　孟珙二則
楊琰一則　張惟孝一則　趙汝談一則
史嵩之一則　葉夢鼎一則　馬廷鸞一則
袁韶一則　羅必元一則　余玠二則
汪立信二則　趙葵二則　吳潛一則
江萬里一則　文天祥七則　余天錫一則
李性傳一則　包恢一則　家鉉翁一則

李庭芝一則　徐僑一則　陳仲微一則
梁成大一則　李韶一則　陳埴三則
徐元杰一則　李伯玉一則　徐霖一則
謝枋得二則　周敦頤二則　程顥三則
程頤二則　張載三則　邵雍三則
謝良佐一則　張繹一則　尹焞二則
楊時一時　羅從彥一則　李侗一則
朱熹三則　張栻二則　黃榦一則
李燔一則　陳淳一則　聶崇義一則
孫奭一則　王昭素一則　孔維一則



田敏一則　崔頤正一則　李之才一則
胡旦一則　孫復一則　石介二則
胡瑗一則　邵伯溫二則　喻樗一則
楊萬里一則　劉子翬一則　呂祖謙一則
蔡元定三則　陸九齡二則　陸九淵三則
陳傅良一則　范冲二則　胡安國四則
陳亮四則　李道傳一則　眞德秀二則
魏了翁一則　何基一則　王柏二則
王應麟一則　黃震一則　梁周翰一則
朱昂一則　何承裕一則　鄭起一則

邢昺一則　和峴一則　馮吉一則
李度一則　柳開一則　許洞一則
句中正一則　路振一則　穆修一則
石延年一則　尹源一則　郭忠恕一則
梅堯臣一則　王逢一則　文同一則
賀鑄一則　黃伯思一則　黃庭堅四則
陳師道一則　李廌一則　劉恕一則
米芾一則　李公麟一則　李若水一則
劉韐一則　楊邦乂一則　閻進一則
陳寅一則　李芾二則　趙卯發一則



姜才二則　陸秀夫二則　鄧得遇一則
劉士昭一則　趙孟余一則　陳東一則
歐陽澈一則　呂祖儉二則　僧眞寶一則
陳兢二則　朱泰一則　楊慶一則
陳搏三則　种放一則　林逋一則
張兪二則　兪汝尚一則　吳瑛一則
杜生一則　南安翁一則　蘇雲卿一則
譙定二則　劉庭式一則　譚婦趙一則
韓氏女一則　僧志言一則　龐安時一則
僧智緣一則　王老志一則　莎衣道人一則

#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七

## 讀宋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 本紀

#### 太祖匡胤

帝生而體有金色三日不變長習騎射應募入周累戰功官殿前都指揮使世宗一日閱四方文書於韋囊中得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心異之時張永德爲點檢世宗疑乃拜帝爲都點檢以代已受禪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答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即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微行愈數每日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錢俶來朝羣臣皆請留俶帝不許及俶辭歸取羣臣留俶章疏數十軸封識遺之戒以中塗密啓俶啓視爲之感泣劉鋹之既歸也帝嘗酌卮酒賜之鋹故好以酖酒毒臣下及是捧杯泣曰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樂覩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謂曰朕推心置人腹中寧肯爾即取鋹酒自飲之而別酌以賜鋹鋹慚謝帝之大度如此

#### 太宗光義

帝生而偉岸幼與羣兒戲羣兒皆畏服望之知爲大人儼如也先是帝父宣祖每征行財物悉無取而獨收古書以遺帝故帝能工文章其所操主術大要慈儉爲質而勤政講學以飾之號稱賢主然太祖沒不踰年改元而廷美貶死德昭自殺於宋后不成服燭影斧聲之疑有自來矣

眞宗恒

帝兒時好與諸王嬉戲作戰陣狀自稱元帥太祖愛之嘗登萬歲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其頂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顧天命何如耳比就學受經一



覽成誦見賓客李玉李沆必先拜迎送降階即位初年勤政恤民雅稱英主獨澶淵既盟天書屢降君臣若病狂然則殊可怪也

仁宗禎

帝在位四十二年恭儉仁恕久而不渝每遇水旱即密禱禁庭或跣立殿下居恒服御皆澣濯嘗於宮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多戕物命以備不時之須也大辟疑者必令上讞吏一坐失入死罪必戒吏部終身不遷以是歲常活千餘人

英宗曙

帝本濮安懿王子自幼以孝友聞宗室中有假金帶而以銅帶歸者主吏以告帝視之曰眞吾帶也嘗命殿侍爲犀帶直錢三十萬亡之置不問仁宗無嗣議立爲皇子固辭十餘奏不克將入則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即歸矣已即帝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名或以爲言帝曰朕宮中命小臣亦未嘗名也一日語神宗曰國制士大夫之子有尚主者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以富貴故而屈倫敘朕甚取其詔有司革之

神宗頊



帝生時羣鼠吐五色氣幾成雲其在東宮嗜學好問日晏忘食英宗嘗遣內侍止之居恒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御扇嘗聽侍講王陶講論經史輒下拜其即位也勵精圖治將大有爲而不幸爲王安石所悞海內騷然

哲宗煦

帝自幼莊重性明悟神宗病服藥帝爲手寫佛書以祈福所書字極端謹宰相王珪等見之爲再拜賀吾君有子初即位元祐之治庶幾仁宗而紹聖舊姦謀集復進遂假紹述之名以圖報復自是善良屏斥卒

醸靖康之禍

徽宗佶

帝崇道教嘗詣玉清和陽宮上玉皇上帝徽號寶冊幸上清寶籙宮會道士二千餘人命林靈素諭以帝君降臨事因講道經尋諷道籙院上章冊已爲教主道君皇帝號靈素爲通眞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爲通元冲妙先生改佛號爲大覺金仙餘爲仙人詔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時宗澤知登州坐建神霄宮不虔除名編管



欽宗桓

金兵逼朝議罷李綱以謝金人時太學士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伏闕上書請復用李綱种師道又言李邦彥等疾綱罷綱正墮金人之計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罵之至撾登聞鼓山呼動地朝廷懼生變勉從之遣耿仲南號於衆曰得旨宣綱矣時內侍朱拱之宣綱稍緩衆擧而磔之併殺內侍數十人

二年金人再入京城陷金人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以驚憂病必欲出朕當親往於是帝如青城金人挾帝大索金帛金帛盡推立異姓時孫傅號慟乞立趙氏不許尋要上皇如青城即偪上皇召皇后皇太子又按籍盡索諸王孫既滿志始北發自帝上皇以下及諸官吏內人技藝工匠娼優諸屬自九門八寶圭璧渾儀銅人刻漏諸法物以及三館祕書爲之一空時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朔也是日大風吹石折木辛酉北風起人爲苦寒

高宗構

帝博學强記讀書日誦千言力能挽弓至一石五斗金人初入犯邀親王議和帝慷慨請行既至金帥留之旬日意氣閒暇不爲動遣還已金兵再至復須帝



往帝行至磁守臣宗澤請曰肅王一去不返去何益遂留磁二帝北行帝乃正大號徽宗至燕寄遣其閤門舍人曹勛來賜帝絹半臂書其領曰便可即眞來援父母帝讀之爲泣下

按夏少康周宣漢光武晉元唐肅宋高此六君者皆稱中興主而亦有異同焉夏經羿浞周歷共和漢間新室更始而晉唐宋則歲月相續者也肅王瑯琊皆出自疏屬而康宣肅高則父子相承者也乃若克復舊物則晉元宋高視四君有餘責焉

孝宗瑗

帝秀王稱子太祖七世孫也生於秀州青杉牐之官舍高宗無子獻皇后感異夢言之高宗高宗大悟乃詔求太祖後謂范宗尹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何以慰天下之靈時執政進曰太祖諸子不聞失德而毅然傳位太宗過堯舜遠甚高宗曰此事朕不難行遂於伯字行中選擇得帝育之禁中及議禪帝推遜至再不克受命愀然上皇還顧曰吾付托得人無憾矣

帝即位之初鋭志恢復已符離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僅得易表爲書改臣稱侄減去歲幣以定



鄰好蓋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稍詘焉乃若外藩入繼大統而克盡宮庭之孝終喪三年却羣議獨行之則孝宗之孝與仁宗之仁俱無愧廟號云

寧宗

宋之東都自太祖至仁宗凡四傳而享國百年邵雍以爲前代所未有南渡後自高宗至寧宗亦四傳而享國九十有八年斯殆非偶然也

理宗昀

帝太祖十世孫寧宗無嗣選立之即位頗崇儒學詔簿朱熹集註已工部侍郎朱在進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也在位四十年黜王安石從祀而升濂洛九儒表章正學其功有足多者惜也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相繼用事遂以貪地棄盟啓釁速禍

度宗禥

帝生而内慧七歲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奇之理宗家法甚嚴帝爲太子鷄初鳴即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政事退入講堂講官講經次講史終日手不釋卷日將晡復詣榻前起居理宗或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晰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如是者率以爲常



志

天文

天文說三家曰周髀曰宣夜曰渾天宣夜先絶周髀多差渾天之學遭秦而滅洛下閎耿壽昌晩出物色得之故自魏晉至隋唐精天文者遂名世其人難得也宋初諸臣楚昭輔寶儀號知天文太宗詔天下有能明天文者試隸司天臺匿不以聞者罪次於是張思訓韓顯符輩以推步進其後學士大夫如沈括蘇頌亦皆底於幻眇靖康之亢測驗之器盡歸金人紹

興中以祕書嚴抑請始重創渾儀寧宗慶元四年
月太史言月食於晝草澤上書言食於夜及驗視竟
如草澤言乃更造統天曆以是推之民間天文之學
蓋有精於太史者則太宗召試之法豈徒哉今東都
舊史與南渡後史所載精祲淩犯等事頗有詳畧蓋
東都之日海内爲一人主遇災修德無可他諉南渡
後土宇分裂太史所上必按分野且君臣恐懼憂危
故於休咎有不容不詳者亦時勢使然非星翁日官
之術有精麤也

五行



水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雪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
或雪未下陰雲中有雪絲長數寸飄墮地次年正月
大雪地冰如鏡行者至不能定立是月帝在青城
紹興十四年樂平縣河衝田隴數十伯頃田中水類
刱爲物所吸聚一直行高於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
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高數尺許夭矯如長虹
聲如雷穿牆毁樓二水鬬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刻
乃解各復故
紹興十八年漳浦縣崇照鹽場海岸有巨魚高數丈
割其肉數百車不動至剜其目始覺一轉鹽而傍艦
皆覆二十四年海鹽縣海岸有巨獸舉擲從之聲若
謳歌抵岸偃沙上猶揚鬣鱗刺其高齊縣門
嘉定二年浙西大蝗自丹陽入武進若煙霧蔽天墮
地輒十餘里常之三縣捕蝗至八千石湖之長興捕
數百石七年八年九年又蝗諸道捕蝗以千百石計
官出粟易之
元豐末有物如席夜見寢殿上神宗崩元符末又數
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後大作每聞人
語聲即出其形丈餘彷彿如龜金眼行動硜硜有聲
黑氣蒙之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不能施也時或



變人形或爲驢春夏晝夜出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
人所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至宣和末寖微而亂作
宣和中洛陽府畿間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
正黑不辨眉目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遂白晝入人家
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槍棒自
衛亦有託之以作過者如是二歲乃息未幾北征事
起召金人之禍
紹興初朱勝非出守江州過梁山有龍入其舟纔長
數寸赤背綠腹白尾黑爪甲目有光乾道五年七月
龍鬬於武寧之復塘村大雷雨一龍奔逃珠墮地大

如車輪牧童得之自是連歲水火
自建隆迄天禧民一產三男者凡九十八見一產四
男者四見自天聖迄治平婦人一產三男者四十四
見四男者二見熙寧元年至元豐七年一產三男者
八十四見四男者一見三男一女者一見元豐八年
至元符二年一產三男者十八見四男者二見三男
一女者一見元符三年至靖康一產三男者十九見
四男者一見
宣和中都城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子蓐母不能收易
七人始脫而逃去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可四十



餘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而美宛然男子特詔度爲
女道士乾道中湖州城西有孕婦過期產子百餘俱
如指大而五體皆具蠕蠕能動淳熙中番陽南鄉婦
產一子肘各有三臂及長與人鬬則六臂並運
　重和元年九月掖庭大火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
而火愈熾凡爇五千餘間宮人焚死者無算嘉定元
年行都大火自戊寅至辛巳延燒五萬八千九十七
家城內外亘十餘里焚死及踐死者無算官署幾盡
百官至僦舟以居火作於御史臺令史楊浩家時諫議
程松請殺浩以謝都民疏再上不許於是民有故爲
訛言相驚而亡賴子至縱火爲姦利
開寶七年陳州節度党進獻芝一本四十九莖太平
興國五年龍水縣華嚴寺舊觀竹爲引水筒忽生枝
葉長二丈許至道元年潭州監軍廨生竹一本長二
尺許枝葉萬餘祥符元年秋八月王欽若獻芝八千
一百三十九本九月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
千七百十一本冬十月王欽若等獻泰山芝三萬八
千五十本有並五連三連理者其似寶山靈禽瑞獸
者凡六百四十二六年冬丁謂獻芝三萬七千一
百八本十一月又獻芝九萬五千一百本明年眞源



民獻芝一萬八千本
政和中花石綱起蘄州進芝一萬一千六百本汝州
進芝六萬本其連理雙枝者一千八百八十有奇有
司不勝紀後遂不復表賀時朱勝非提舉京東行部
至密州見縣令部夫數百入山採芝瀰漫山谷皆芝
菌或附木石或出平地至有一本數千葉層疊高大
五色具備者郡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每萬本作
一綱入貢文仲尋進本道轉運使
熙寧元年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信米
也但色黑如炭政和四年八月建州境內竹生米稷

之可數千萬石乾興初蘇秀二州湖田生聖米與州
竹有實如大麥天聖元年復然是時民共取以作食
占曰歲將大饑
至道元年嘉禾生眉山縣蕭德純田一本二十四穗
咸平元年嘉禾生后苑一莖二十四穗時百丈縣民
李文寶禾一莖十七穗二年八月玄武縣民李知進
田禾一莖上分五苗成二十一穗景德二年榮州有
禾一莖十八穗祥符五年巴州禾一莖二十四穗一
莖十七穗天聖四年陳州瑞麥一莖二十穗皇祐四
年南劒有禾一本雙莖二十穗至和二年應天貢大



麥一本七十穗小麥一本二百穗三年太山上瑞麥
圖凡五本五百一穗四年崇安縣嘉禾一本凡九十
莖元豐三年深州麥秀兩岐或三四穗者凡四十畝
四年徐州有麥一本凡百七十二穗大觀四年蔡州
麥一莖兩岐至七八岐者凡九十畝
景德元年五月白州有三鳳自東來入城中衆禽圍
繞至萬歲寺樓百尺木上身長九尺許高五尺許文
五色冠如金盃自午至申北向去有司畫圖以聞紹
興初邵武軍泰寧縣有雀立於丹霞佛刹之香爐
乾道六年是邑復有雀飛鳴立於瑞寧佛刹之香

爐浮屠氏以爲雀化
木 太平興國六年瑞安民張度鋸木五片中皆有天
下太平字慶曆三年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
四年汀州進桐木板二有文曰天下太平熙寧元年
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爲龍腦至龍腦價爲之賤
十年八月惠州柚木有文曰帝王萬年天下太平宣
和紹興間木中有天下太平字亦再見然時方大亂
德祐二年寶應縣民析薪中有天大下趙四字獻制
置使李庭芝未幾宋亡
紹興八年汴京太康縣大雷雨下冰龜數十里隨大



小皆龜形具手足卦文淳熙五年江陵府郭外羣鼠
千萬多至塞路其色黑白青黃各異爲車馬蹤者
無算慶元初鄱陽民家有一貓帶數十鼠行止食息
相隨如子母亦相哺民殺貓而鼠舐其血
宣和七年八月都城東門外有一鬻菜夫至宣德門
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出詐護語且曰太祖
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
開封獄一夕方省問之則茫不知向所爲者
金 慶曆四年金谿縣得生金山重三百二十四兩建
隆二年晉州神山縣北有鐵隨水流出方二丈三尺

其重七千斤政和四年府號汝蔡之間連山大小石
皆變爲碼磁尚方取之爲寶帶器玩甚富慶元二年
吳縣金鵞鄉銅錢三萬忽自飛是年泰寧縣耕夫得
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日爭光病熱者
對之心骨生寒未幾雷震碎
周廣順初江南有伏龜山北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
中有鐵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於是銘
有引曰寶公嘗爲偈大字書於版帛羃之人欲讀者
必施數錢乃得讀訖羃之是時名士陸倕姚察而下
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其銘曰莫問江



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鷄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
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鬭隨虎遇明興字皆小
篆徐鉉徐鍇韓熙載皆不能解後李煜歸朝好事者
解云煜以丁酉襲位乘鷄也開寶甲戌江南國滅跨
犬也王師圍城時曹彬營其南子建也潘美營其北
安仁也吳越王錢俶東鄰也家道缺無錢也隨虎遇
戊寅年也俶以興國三年入覲明興也
土建炎元年汴京大饑升米錢三百一鼠直數百錢
人食水藻椿槐葉紹興二年浙福饑米斗千錢五年
潼川饑米斗二千六年夏蜀大饑米斗二千是歲果

州守臣宇文彬獻禾粟九穗圖朝議果遂饑民未蘇
不宜導諛彬坐黜隆興元年越蜀楚地皆大饑隨棗
間米斗至六七千乾道七年江東河西南十餘郡皆
饑金人運麥於淮北岸易南銅鑞斗錢八千嘉泰元
年臨江等處大饑民有舉家二十七人同赴水死者
嘉定元年淮民大饑流入江浙者百萬米斗二千是
年建康亦大饑米斗數千錢
景德元年保順軍城壕水陷起文爲桃李花葩狀紹
興七年張宗元出撫淮西寓建康衆水有文如畫佳
卉茂木萃葉相攢日易以水變態奇出春暄乃止淳



熙初年秀州呂氏家冰瓦有文備樓觀車馬人物芙
蓉牡丹萱草藤蘿之屬經日不散是時仙遊縣九巫
山古木末生花臭如蘭
景祐四年忻代并三州地震壞廬舍覆壓吏民忻州
死者萬九千七百四十二人傷者五千六百五十五
人畜死凡五萬代州死者七百五十九人并州千八
百九十人慶曆三年登州地震岠嵎山摧自是震不
已每震則海底有聲如雷熙寧元年滄州地震湧出
沙泥船板胡桃螺蚌諸物是年諸路數震有一日十
數震者有震踰半年不止者

宣和四年北方用兵玄武見於雄州之正廳有龜大如錢蛇若碗漆筋相逐而行宣撫使焚香再拜以銀奩貯二物俄俱死先是元豐元年邕州佛像動初佛動見人入寇已又動州大火已又動儂智高叛於是知州錢師孟投其像江中

天熙五年華州少華山前阜頭峯越八盤嶺摧陷於石子陂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墳裂湧起堆阜各高數丈長若隄岸至陷居民數百戶林木廬舍無復存者並山之民言數年以來峯上常有雲氣每遇風雨即隱隱作聲是夜初昏略無風雨山上忽起霧有聲



漸大地遂震不及食頃而山摧矣慶元二年台之黃巖縣有山自徙五十餘里聲如雷草木冢墓皆不動而故址則潰爲淵潭云

曆律

周顯德欽天曆王朴制也宋初用之建隆二年以推驗稍疎詔王處訥等別造新曆四年曆成賜名應天未幾氣候漸差太平興國四年行乾元曆未幾氣候又差繼作者曰儀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觀天曰紀元迨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八改曆南渡之後曰統元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曰統天曰開禧曰會天曰成天至德祐丙子又百五十年復八改曆至儀象推測之具雖亦數改若熙寧沈括之議宣和璣衡之制其詳密精緻有出於淳風令瓚之表者

宋初阮逸胡瑗等奏造鍾律詔高若訥韓琦等詳考得失議各異同其後宋祁田況薦益州進士房庶曉音律上其樂書補亡三卷因召詣闕庶自言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



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時輔臣獨主瑗逸議而詘庶鎮乃上書曰陛下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切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

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愼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二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爲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爲酒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百斛秬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累米設有眞黍以爲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



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是爲九分外又大一分三釐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說者謂四釐六毫爲方分古者以竹圍爲律竹形本圓今以方分置筭此律之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鐘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鐘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黃鐘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鐘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鐘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於黃鐘此尺之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筭者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八寸尺爲鬴之方十寸尺爲鬴之深而容六斗三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



今釜方尺積千寸此釜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審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厲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筭法圓分謂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圜分而以方法筭之此筭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釜其重一鈞聲中黃鐘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鐘釜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

之輕重未眞此權衡非是八也又按䰟氏爲鐘大鐘
十分具鼓間之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具鉦間之
以其二爲之厚今無大小薄厚而一以黃鐘爲率此
鐘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
爲一股爲二鼓爲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爲法也今
亦以黃鐘爲變而無長短厚薄之別此磬之非是十
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可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
未可以爲法況十者皆相戾乎臣固知無形之聲音
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
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



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釜之
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庣
旁九釐五毫與方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數之以圓分
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鍾
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孰是是不
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釜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
後下詔以求眞黍眞黍至然後可以爲量爲鐘磬量
與鐘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爲樂也書上詔送詳定所
其後司馬光數與論難又以爲弗合世鮮鐘律之學
卒莫辨其是非焉

地理

宋自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
迨建隆四年取荊南平湖南乾德三年平蜀開寶四
年平廣南八年平江南計其末年凡有州三百九十
七縣一千八十六至太宗興國三年而陳洪進獻地
錢俶入朝又平太原五年而李繼捧來朝天下遂理
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者獨燕雲十六州而已
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而爲十八元豐
又析爲二十三大約東南際海西盡巴僰北極三關
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當是



時視西漢盛時殆有加焉自建隆迄治平末一百四
年州郡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闢土而种諤先取
綏州韓絳繼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
溫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
州沈括取葭蘆米脂浮圖安疆等砦雖嘗以河東邊
界七百里地與遼人當時王安石議謂曰吾將取之
寧姑與之也迨元祐更張葭蘆等四砦給賜夏人而
分畫又不能底定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
進築自三年秋八月訖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
州一軍二關三城九砦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邈川

寧塞龍支等城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壞稍紓民力崇寧蓮變前議専以紹述爲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傳郝懲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與鑿空駕虛馳騖於元符封域之表訖於重和既立靖夏制戎制羌三城殺夏人浸衰而民力亦弊西事甫定北釁旋起蓋自崇寧以來叅梓夔黔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覘効斥大土宇靡有寧歲凡所建州軍關城砦堡紛紛莫可勝紀厥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粗閱三歲禍變旋作中原板蕩故府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考高宗蒼惶渡江駐蹕吳會



中原陝右盡入於金東畫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爲界其所存者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廣西十五路而已有戶一千三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又百五十年迨德祐丙子遂併歸於元而天下始復合爲一

## 河源

黃河自昔爲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探厥本源則博望之說猶爲未也元至元二十七年世祖皇帝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西蕃朶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爲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瀦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术二河東北流爲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闊即曰闊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昆崙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至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



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宋爲特甚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乃必欲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也若江若淮若洛汴衡漳暨江淮以南諸水蓋皆有舟楫溉灌之利云

## 禮

太祖受禪之明年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集三禮圖詔集儒學士詳定開寶中命劉溫叟李昉等撰通禮一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一

百卷眞宗重熙後封泰山祀汾陰增修委曲具制度儀注傳於有司者殆數百篇大理初王皞始類成書自天禧迄乾興爲禮閣新篇有司便之皇祐中文彦博撰大享明堂記二十卷嘉祐中歐陽修纂集散失王通禮而記其變以類相從爲一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之異於舊者十三四熙寧中諫院黃履請詔禮官講求郊祀禮樂之未合古制者元豐以後學士宋敏求等詳定朝會儀注四十六卷祭祀儀百九十一卷祈禳四十卷蕃國七十一卷喪葬百六十三卷其損益視前倍矣紹聖而後累詔續編起治平迄政和



凡五十一年爲書三百卷今皆不傳大觀初置禮局於尚書省命檢討官具禮制本末三年書成爲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政和元年續修成四百七十七卷三年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大抵累朝典禮互有損益若圜丘之罷合祀天地明堂專以英宗配帝悉罷從祀諸臣禧祖已祧而復遂爲始祖此則熙寧元豐變禮之最大者也靖康之厄蕩析無餘高宗有志未遑孝宗朝嘗續編太常因革禮至淳熙而復有編輯之旨其後朱熹講明詳備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庶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考訂辨證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沒理宗四十年閒雖曰崇尚理學而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樂

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銅望臬石尺爲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鐘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



爲磬範中金爲鐘圖三辰五靈爲器之飾故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胡瑗實預其事更造鐘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乃試考擊鐘磬弇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故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鎭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鎭欲求一稃二米眞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

傑劉几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太府銅制律造樂
哲宗嗣位以樂來上按試於庭比李照樂下一律故
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謂鎮一家之學卒
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主魏漢
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聲律身度之文以
帝指為律度鑄帝鼐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
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總之
宋樂屢變而卒無一定不易之論考諸家之說累黍
既各執異論而身度尤為荒唐方古制作欲垂萬世
難哉觀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說雖賢者有所未知直



曰樂聲高下於歌聲則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諧之說
智者有所未喻直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
而齊八器則愚者可喻矣審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
聲應自不奪倫移宮換羽特餘事耳去怗懘靡曼而
歸之和平澹泊大雅之音不是過也南渡之後大抵
皆用先朝之舊未嘗有所改作其後諸儒朱熹蔡元
定輩相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歸極著為
成書理明義析具有條制粲然使人知禮樂之不難
行也惜乎宋祚告終天下未一亦徒托空言而已

儀衛

恭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
謂之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
遠危疑也書載弁戈冕劉虎賁車輅周官旅賁王出
入執盾以夾王車朝儀之制固已粲然降及秦漢始
有周廬陛戟鹵簿金根大駕法駕千乘萬騎之盛歷
代因之雖或損益然不過為尊六而已宋初因唐五
代之舊講究修緝尤為詳備其殿庭之儀則有黃麾
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及
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
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授寶則設



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大饗用之二
曰法駕方澤明堂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
祀奏謝用之四曰黃麾仗親征省方還京用之南渡
之後務為簡省此其大較也若夫臨時增損用置不
同則有國史會要禮書具在

輿服

宋初袞冕綴飾不用珠玉蓋存簡儉之風及為鹵簿
又織以旗幟華以繡衣褻以毳袍豈非循襲唐五季
之習猶未能盡去其陋邪貽之子孫殆有甚焉者矣
迄於徽宗奉身之欲奢蕩靡極雖欲不亡得乎靖康

之宋興朝法物淪沒於金中興掇拾散逸參酌特宜務從省約凡服用錦繡皆易以纈以羅旗仗用金銀飾者皆易以繪以髹建炎初有事郊報仗內拂扇當用珠飾高宗曰事天貴質若尚華麗非禋祀本意也是以子孫世守其訓雖江介一隅而華質適時尚足爲一代之法其儒臣名物度數之學見諸論議又有可觀者焉

選舉

宋初承唐制貢舉雖廣而莫重於進士制科其次則三學選補銓法雖多而莫重於舉削改官磨勘轉秩



考課雖密而莫重於官給曆紙驗考批書其他教官武舉童子等試以及遺逸奏薦貴戚公卿任子親屬與遠州流外諸選委曲瑣細咸有品式其間變更不常沿革迭見而三百餘年元臣碩輔鴻博之儒清彊之吏皆自此出得人爲最盛焉今輯舊史所錄爲六門一曰科目二曰學校三曰銓法四曰補廕五曰保任六曰考課

科目　故事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所知之負才者號曰公薦太祖慮其徇緣挾私禁之乾德三年陶穀子邴擢上第帝曰穀不能訓子安得登科第乃詔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姓名以聞覆試之

開寶六年學士李昉知貢舉時進士武濟川劉濬材質最陋對問失次上黜之濟川昉鄉人也會有訟昉徇私者帝乃籍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一百九十人併昉所取士宋準爲御殿給紙筆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爲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而昉等皆坐責自是殿試遂爲常制

太宗興國二年御殿覆試內出賦題賦韻平仄相間



命李昉扈蒙第其優劣爲三等得呂蒙正等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試諸科得二百人並賜及第又閱貢籍得十舉以上至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亦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袍笏錫宴開寶寺帝自爲詩一章賜之皆優授以官

五年覆試進士有顏明遠劉昌言張觀樂史四人俱以見任官舉進士是科趙昌國求應百篇舉謂一日能作詩百篇帝爲雜出題二十令題賦五篇篇八句日旰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帝以是科久廢特賜

及第以勸來者九年始分三甲錫宴瓊林苑端拱初
廷試上親閱卷累日宰相屢請始詔歸有司
仁宗嘉祐中進士益相習爲奇僻鉤章棘句寖失渾
淳歐陽修知貢舉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已放榜
時所推譽者皆不在選澆薄之士候修晨朝羣聚詆
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爲祭文投其家然卒不能
求其主名置之法而文體則自是少變
神宗朝用王安石議欲盡廢明經諸科復古三物賓
興之典蘇軾上言畧曰得人在知人知人在責實使
君相能知人能責實卽胥史皁隸未嘗無人如必設



立科名以求人是率天下而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
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惡衣菲食激車羸
馬者接踵至矣自文章言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
益自政事言詩賦策論均無用也然而祖宗以來莫
之廢何者設法取士不過如是而已近世文章華麗
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强介之士也通經學古
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濶誕謾之士也自
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亦何負於天下
而必欲廢之帝讀軾疏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
後[illegible]石力持前議卒罷詩賦帖經墨義

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凡萬五千人其因上書獻頌
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是科正奏名賜第者八百餘
人有儲宏等數人隸大閹梁師成爲廝僕或小史皆
賜第梁師成者於大觀三年亦嘗中甲科蓋自設科
以來南宮試士無踰此年之盛而雜流閹豎皆玷選
舉祖宗良法蕩然矣
紹興二年當廷試士高宗手詔諭考官當崇直言抑
諛佞是科得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凌景夏第
二呂頤浩言景夏詞勝九成請更寘第一帝曰士人
初進須別其忠佞九成對無所畏避宜擢首選九成



以類試延策俱第一特進一官是年進士有犯御名
者帝曰豈得以朕名妨其進取先是廷試上十名内
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
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高宗二十四年始定試期並用中秋日初秦檜專國
其子熺廷試第一檜陽引降第二名是年檜孫塤舉
進士廷對皆首選姻黨曹冠等皆居高甲後乃降塤
第三明年檜死帝懲其弊詔遵故事凡合格舉人有
權要親族者並令覆試仍奪塤出身冠等七人階官
並帶右字餘悉駁放

乾道中朱熹欲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其議以諸子之學同稟聖人而諸史該古今治亂皆不可缺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莫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以年上谷以三年試之易詩書爲一科以子年午年試周禮儀禮二戴記爲一科以卯年試春秋及三傳爲一科以酉年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學庸論孟義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時務律曆地理爲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如是則士無不通



經史而可適於用議雖未及上天下是之

嘉泰元年詔童子以下能通經作詩賦者州升諸朝而天子親試之眞宗景德二年撫州晏殊大名姜蓋並以童子應詔試詩賦賜殊進士蓋同學究出身尋復試殊賦論帝嘉其敏贍授祕書正字其例後或罷或復建炎二年高宗親試童子召見朱虎臣授冠賜金帶以寵之淳熙中童子王克勤始以程文求試內殿引見孝宗嘉其警敏補從事今讀書祕閣其後遂部上言本朝童子如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後皆爲宰相名臣今郡國舉貢問其所能不過記誦宜稍艱其選自是始分爲三等

銓法　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法本無弊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爲之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用例破法今之患在因例立法故彥稱吏部爲例部蓋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常靳例常寬今法令繁多官曹濫冗弊由此也朝議是之

保任　隆興二年廷臣上言國朝視文武爲一體故有武臣以文學換授文資文臣以材畧智謀換右職當



邊寄者蓋文武兩塗情本參商若文臣總幹戎事不換武階恐終以氣習相忌有不樂從者今兵塵未息方勵恢復之圖願博採中外有材智權畧可用以臨邊制閫者倣舊制改授部從之

職官

宋承唐制三公三師不常置宰相不專任三省長官尚書門下並列於外又別置中書禁中是爲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天下財賦內庭諸司中外筦庫悉隸三司中書省但掌冊文覆奏考覈門下省主乘輿八寶朝會板位流外考較諸司附奏挾名而已尚省

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涖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給事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常闕舍人門下罕除常侍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於僕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有爵故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



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時人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槧不為監虛名不足以砥礪天下若此外官則懲五代藩鎮專恣頗用文臣知州復設通判以貳之階官未行之先州縣守令多帶中朝職事官外補階官既行之後或帶或否視是為優劣大凡一品以下謂之文武官未常參者謂之京官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諸司而下謂之內職殿前都校以下謂之軍職外官則有親民釐務二等而監軍巡警亦比親民此其槩也故自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咸平中楊億首

言文昌會府有名無實至和中吳育亦言尚書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廢為閑所當漸復之於是神宗熙寧末始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三年以摹本賜羣臣乃置局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等詳定八月下詔肇新官制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九月詳定所上寄祿格會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即用新制而省臺寺監之官各還所職自元祐以後復漸更元豐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樞密加置簽書戶部則不令右曹專典常平而總於其長起居郎舍人則通記起居而不分言動館職則增置校勘黃本凡此皆



與元豐稍異也其後蔡京當國率意自用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又內侍省職悉倣機延之號已而修六尚局建三衛郎又更兩省之長為左輔右弼易端揆之稱為太宰少宰是時走馬承受升𢹂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及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紛更請設局修官制格目為正名亦何補矣建炎中興參酌潤色因呂頤浩之請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兩省侍郎改為參知政事三省之政合乎一乾道八年又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刪去三省長官虛

稱道揆之名遂定然維時多艱政尚權宜御營置使國用置使修政局置提舉軍馬置都督並以宰相兼之總制司理財同都督督視理兵並以執政兼之因事脈名殊非經久惟樞密本兵與中書對掌機務號東西二府命宰相兼知院事建炎四年實用慶曆故典其後兵興則兼樞密使兵罷則免至開禧初始以宰相兼樞密爲永制當多事時諸部或長貳不並置或併郎曹使相兼之惟吏部戶部不省不併兵休稍稍增置其後有詔非曾任監司守臣者不除郎官著爲令又增館閣員廣環衛官然紹興務行元祐故事



以左右二字分別流品其後以人言省去寧清濁相溷無絕人遷善之路横班以郎居大夫之上既釐而正之矣而介胄之士與縉紳同稱寧名號未正毋示人以好武之機於是陳傅良欲定史官遷次之序洪邁欲改三衙軍官稱謂議雖未及行而時論並韙之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七

#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八

## 讀宋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 志

#### 食貨

漕運　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



其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劒門列傳置分輦負檐至嘉州水運達荊南自荊南遣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匹分爲四綱天禧末水陸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匹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二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先是諸河漕數歲久益增景德四年定汴河歲額六百萬石天聖四年荊湖江淮州縣和糴上供小民闕食自五年後權減五十萬石慶曆中又減廣濟河二十萬石後負

河歲漕從減耗纔運菽三十萬石歲辦漕船市材木
役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
般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
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漕
金帛緡錢入左藏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
三萬而諸路轉移相給者不預焉繇京西陝西河東
運薪炭至京師薪以斤計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
秤計一百萬是歲諸路辦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治
平四年京師杭米支五歲餘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

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陷折歲
不減二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
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乃去歲漕常
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
已請充明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
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
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十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
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驟致輕貨二百萬
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
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糴爲便詔
如安石議大約熙寧以來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外
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
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處
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則納錢民以
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
利以供侈費其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
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於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
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
既空無可代發而輸般之法壞矣
高宗南渡土宇日削貢賦所入不足當前之什五且

乘輿播遷靡定轉餉尤艱建炎初元詔諸路綱米以
三分之一送行在餘輸京師二年詔二廣湖南北江
東西綱運輸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及
三綱輸送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過兩浙許
輸送平江府福建綱運過江東西許輸送江寧府三
年又詔諸路綱運見錢併糧輸送建康府戶部其金
銀絹帛並輸行在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之粟供
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荊湖
之粟餉鄂岳荊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
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是時僱舟差夫不勝其弊民至

有自毀其船自廢其田者紹興十六年以後科撥諸路上供米鄂兵歲用米四十五萬石則於全永郴邵道衡潭鼎科撥荊南兵歲用米九萬六千石則於德安荊南澧純潭復荊門漢陽科撥池州兵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則於吉信南安科撥建康兵歲用米五十五萬石則於洪江池宣太平臨江興國南康廣德科撥行在合用米一百十二萬石就用兩浙米外於建康太平宣科撥是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與焉至嘉定以後兵興轉餉所在勞費民益不支而宋以亡



會計熙寧初司馬光上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神宗因言今財用非不多但用度不節何繇能給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緡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皁紬襜元德皇后嘗用金線緣襜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俸料獻穆再三言僅得五貫耳異時中宮月有止七百錢者是時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欄檻青氈四百九十帟詔禁中諸殿欄檻率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宮覆檻氈罷之

初藝祖時以南北未平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敵人首又別儲於景福殿元豐中因更景福殿庫名帝為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庫以號之凡三十二庫後又積羨贏為二十庫又揭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何日奏戎捷

兵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為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



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具籍塞下團結以為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故亦併附之鄉兵其軍政則有召募揀選廩給訓練屯戍遷補器甲馬政八者之目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於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所制什長之法階級之辨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咸平以後承平既 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

徒花國用變世之士屢以爲言竟莫之改神宗奮然
更制於是聯比其民以爲保甲部分諸路以隷將兵
雖不能盡拯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時之氣時其所任
者王安石也元祐紹聖遵守成憲迨崇寧大觀間增
額日廣而乏之精銳故無益於靖康之變時其所任者
童貫也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以開元帥府其初
兵不滿萬用張韓劉岳爲將而軍聲以振及秦檜主
和議士氣遂沮孝宗有志興復而未能光寧以後募
兵雖衆土宇日蹙況上無馭將之術而將有中制之
嫌乎然沿邊諸壘尚能戮力效忠至百五十年而後



亡則制兵之有道綜理之周密於此亦可見矣
熙寧中帝詔樞密院講求陣法因諭近臣曰黃
帝始置八陣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
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
此即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
李靖靖以時遇久亂將臣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陣
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
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
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矣
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

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
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
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開圓以衆置殿前馬步
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
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
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
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
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陣圖爲法
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眩惑
無一可取果如其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豫約戰



日擇寬平之地夷草塞塹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
可盡其法爾以理推之其不可用決矣今可約李靖
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
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特止曰
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於是以
八月大閱陣於城南之荆家陂

## 刑法

宋初刑法因唐之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
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建隆初詔判大理寺
竇儀等上編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條詔與新定刑統

三十卷並頒天下參酌輕重爲詳世稱平允太平興國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芟其繁亂定可爲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條準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又爲儀制令一卷當時便其簡易大中祥符間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仁宗嘗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咸平之所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於民何爲不可於是詔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天聖七年編敕成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至慶曆又復刪定增五百條別爲總例一卷後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條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總三十有一流之屬總二十有一徒之屬總百有五杖之屬總百六十有八笞之屬總十有二又配隸之屬總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聽旨者總六十有四凡此又在編敕之外者也自慶曆四年距嘉



祐二年敕增至四千餘條前後牴牾請詔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聖故事七年書成總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曆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又配隸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聽旨者增四十有六又別爲續附令敕三卷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熙寧初置局修敕詔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議更定擇其可採者賞之元豐中始成書二千有六卷復下二府參訂然後頒行所謂敕令格式者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靖康初羣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則隨條貼說有司易於奉行蔡京當國欲快己私請降御筆出於法令之外前後牴牾宜令具錄付編修敕令參用國初以來條法刪修成書詔從其請書不果成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類出吏人省記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修而用之紹興元年書成號紹興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記者亦復引用監察御史劉一正言法令具在吏猶得以爲姦今一切用其所省記欺蔽何所不至十一月

詔以敕令所刊定省記之文頒之淳熙末議者猶以新書尚多遺闕有司引用間有便於人情者復令刑部詳定迄光宗之世未成慶元四年右丞相京鏜始上其書爲百二十卷號慶元敕令格式理宗寶慶初敕令所又言自慶元新書之行二十九年間互有離合條目滋繁無所遵守更乞玟定於是淳祐二年四月敕令所上其書名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又取慶元法與淳祐新書删潤其間修改者百四十條刱入者四百條增入者五十條删去者十七條爲四百三十卷度宗以後遵而行之無所更定矣



紹獄 紹聖間章惇蔡汴用事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蘭呂大防等嶺外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追貶王珪皆極以圖危上躬其言寢及宣仁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時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彥博子也必知姦狀詔下蔡京安惇同究問初及甫與恕書內云畢禫當求外入朝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爲機穽榛塞其塗又云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司馬昭指劉摯也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稱駙馬爲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克臣爲粉父忠彥乃嘉彥之兄故稱粉昆也及甫除都司爲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及甫母喪除與恕書爲躁忿詆毀之辭因請補外及置對則以昭比摯如舊而眇躬則以指上粉昆乃謂指王巖叟巖叟面如傅粉故曰粉梁燾字況之以況爲兄故曰昆謂摯將謀廢立不利於上躬京惇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佐望別差官審問乃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同內侍一員往與京惇共治之將大有



所誅戮然卒不得其要領會星變上怒稍息而京惇極力鍛鍊不少置未幾梁燾卒於化州劉摯卒於新州衆皆疑二人不得其死

濫宥 凡大赦則及天下即常赦所不原者往往除之但皆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止畿內凡德音則必及流者降等餘罪釋之間亦釋流罪所被廣狹無常也初太宗嘗因郊禮議赦時有秦再恩者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治蜀數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以問趙普普言劉備區區一方不足法上是之遂定制大約三歲遇郊則赦此宋祖宗常制也徽宗在位二十五年

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渡之後紹熙歲至四赦自是刑政紊而恩數濫人益易犯云

## 藝文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館之書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目曰祕閣閣成親幸觀書賜從臣及直館宴又命近習侍衛之臣縱觀羣書眞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又以祕閣



地隘分內藏西庫以廣之右文之意亦云至矣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祕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於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而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歸於太清樓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院爲祕書省祕閣經籍圖書以祕書郎主之徽宗時又更崇文總目爲祕書總目詔懸爵以購士民藏書且謂三館書多逸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祕閣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輯至是爲盛矣嘗歷考之始太祖太宗眞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總其目爲部六千七百有五爲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祕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館閣編輯日益以富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



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矣今倣前史分經史子集四類而條列之大凡爲書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經類十一一曰易類二曰書類三曰詩類四曰禮類五曰樂類六曰春秋類七曰孝經類八曰論語類九曰經解類十曰小學類史類十三一曰正史類二曰編年類三曰別史類四曰史鈔類五曰故事類六曰職官類七曰傳記類八曰儀注類九曰刑法類十曰目錄類十一曰譜牒類十二曰地理類十三曰霸史類

子類十七一曰儒家類二曰道家類三曰法家類四曰名家類五曰墨家類六曰縱橫家類七曰農家類八曰雜家類九曰小說家類十曰天文類十一曰五行類十二曰著龜類十三曰曆算類十四曰兵書類十五曰雜藝術類十六曰類事類十七曰醫書類集類四一曰楚辭類二曰別集類三曰總集類四曰文史類

表

宰輔

宋宰輔年表前九朝始建隆庚申終靖康丙午凡一



百六十七年居相位者七十二人位執政者二百三十八人後七朝始建炎丁未終德祐丙子凡一百四十九年居相位者六十一人位執政者二百四十四人宋自太祖至欽宗舊雖以三朝兩朝四朝朝各自爲編而年表未有成書神宗時常令陳繹檢閱二府除罷官職事因爲拜罷錄元豐間司馬光嘗敘宋興以來百官公卿沿革除拜作年表上之史館自後曾鞏譚世勣蔡幼學李燾諸人皆嘗續爲之然表文簡嚴世罕知好故多淪落無傳今表一以實錄爲據其間所書宰輔官職勳爵館殿職名間有不同者官制沿革有時而易也中書位天上於參知政事而樞府自同知副使下雖簽書同僉書亦與焉者皆執政也故不得而略焉表之所書雖無褒貶是非然歲月昭於上而姓名著於下則當時任用之專否政治之得失可槩見矣

宗室世系

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孫可謂蕃衍盛大矣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別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籍有錄有圖有譜以敘其系而第其服屬之遠近列其男女婚姻及官爵敘遷倂著其功罪生死歲月雖封建之制



不能復古而宗法之嚴恩禮之厚可槩見也自靖康之變往往淪徙死亡於兵難而南渡所存十無二三國之枝葉日以悴矣

列傳

后妃

杜太后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或報太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太祖既即位拜太后於宮中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子爲天子胡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

得其道則此位可安一或失馭將求爲匹夫不可得此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命太后不豫疾且革顧太祖問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嗚咽不能對固問之對曰皆祖考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立長君天下豈汝有乎汝百歲後當傳位汝弟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教后因顧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卽命普於榻前爲約誓書普於紙尾書臣普記藏之金匱

眞宗宸妃



妃李氏初爲眞宗司寢既有娠嘗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心惡之默卜釵完當得男左右取以進釵果完帝甚喜已生仁宗仁宗在襁褓章獻后攘爲已子使楊淑妃保視之已仁宗卽位妃猶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故終太后世仁宗自知爲妃所出也明道初元始進位宸妃之薨也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時宰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怒曰一宮人死相公何云云夷簡曰陛下惟不念劉氏則已尚念劉氏喪不可薄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奈何夷簡請用一品禮已

復謂內侍羅崇勳曰妃當用后服殮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已章獻崩燕王爲仁宗言其實且云妃死非命仁宗號慟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哭視之妃玉色如生以水銀養之故也於是章獻母子如初

仁宗郭后

后之立頗見疎於仁宗而楊尚二美人俱幸上數與后忿爭一日尚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遽自起救之誤中上頸上大怒於是內侍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執政呂夷簡正以前罷相故怨后遂成之時諫官孔道輔范仲淹力



爭不已二美人亦廢出他日帝頗念后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詞甚悽惋帝一日密召后后曰若再見召者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屬后小疾遣閻文應挾醫診視數日后暴薨或曰文應毒之也

曹后

后善飛白書有遠識嘗於元夕諫帝張燈是時果有衛卒數人乘夜作亂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聲徹帝所宦者猶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

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爲明日行賞驗故爭盡死力賊卽就擒

蘇軾嘗以賦詩得罪下獄人謂必死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篤不可以寃濫致傷中和宜熟察帝涕泣軾由此得免其論安石不可任燕薊未可取俱關大計



英宗宣仁后

后高氏生神宗神宗不豫時宰執王珪等見太后簾下后泣撫哲宗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手書佛經爲帝祈福又喜學書誦論語已七卷絕不好弄因令出簾見珪等是日冊爲皇太子遂陰敕中人梁惟簡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將爲倉卒踐祚備也

哲宗廷試舉人有司引天聖故事請太后御正殿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就崇政殿足矣上元燈宴后母當入觀后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越典制其但令賜燈燭后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獻諛請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因是驚悸馴致大故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奈何頓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然退

后以冗官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爲宮掖先其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遏之哲宗固請僅遷一秩終后世不敢改內侍宋用臣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媼入言之冀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非爲用臣等游說耶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撓國政吾卽斬汝矣媼大懼不敢出一語自是內降遂絕



蔡確以車蓋亭詩坐譏謗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出示輔臣是時惟王珪嘗奏賀遂定儲極夫以子繼父有何假借而確自謂有定策功妄扇事端規爲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爲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謗吾不恤也已果有惇卞之謗事卒白人稱女中堯舜云

神宗向后

后故宰相向敏中曾孫女神宗不豫宣仁定儲之議后實贊之哲宗立尊爲皇太后宣仁命葺慶壽宮以居后后辭曰姑居西而婦反處東不可逆止帝將卜

后及諸王納婦后敕向族勿得以女入選中族黨有援例以恩換閤職及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豈庸以私情撓公法絕不與

哲宗孟后

后之立出自宣仁后特選既正中宮宣仁謂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已劉婕妤有寵頗爰僭宮中之制惟后坐朱髹金飾而婕妤以不得色慍其從者遂爲易坐等於后后左右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婕妤亦起后左右即陰撤婕妤坐而婕妤弗知旋復位仆地婕妤以是忿泣訴帝遂誣后巫蠱事后竟廢蓋章惇恨宣仁而后左宣仁以此爲報也及後金人陷汴六宮有位號者皆北而后以廢獨存高宗立尊爲元祐太后

徽宗韋妃

妃生高宗靖康之亂上皇北遷后與焉高宗號慟他日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寧處屈己講和正爲此耳已屢遣使奉迎莫得要領適洪皓在燕密求得后書齎歸帝大喜曰遣使百輩不如一書會金人來議和帝命何鑄曹勛報謝因諭之曰朕北望庭幃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言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動之庶幾有感也踰年乃得還奉爲皇太后

太后有智慮初金人許還三梓宮后虞其反覆呼從者畢集然後起攢及是身將歸方暑金人憚行太后懼有他變即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密稱貸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衆由是途中無閒沮后奉佛甚謹高宗初使金有小妾見四金甲人執刀劍爲衛太后爲建祠西湖

太后既還高宗奉母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事有所缺愼毋令太后知第來白朕已偶有微恙累月不出殿門適牡丹盛開帝入白太后欣然步至花所因留宴竟日后苦目疾募得醫皇甫坦治之立愈蓋南歸後又歷二十年卒年八十



喬貴妃

妃侍徽宗與高宗母韋妃甚相得結爲姊妹約先貴毋相忘已貴妃有寵遂引韋妃二人愈相暱二帝之遷也貴妃獨與韋俱及韋南歸貴妃以金五十兩贈高居安曰薄物不足爲禮願好護吾姊還江南也復舉酒酹韋曰姊幸自愛歸即爲皇太后矣妹無還期

當終刄朔漠遂大慟而別見者憐之

高宗邢后

帝爲康王時妃邢氏從二帝北遷邢之北也嘗因曹勛南還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白上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帝得環爲之感慟遙冊爲皇后已卒於燕僅以梓宮歸

帝既正位邢時已北入乃冊吳氏爲中宮吳性慧知書常以戎服侍從幸四明衛士謀爲變問帝所在后給之得免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后曰此周武王白魚之祥帝悅時有劉貴妃者頗恃寵驕侈嘗因盛夏以水晶飾脚踏帝見怒命取爲枕妃懼始撤去



孝宗夏后附弟執中

[illegible]既正后位弟執中與其微時妻上諭宮人[illegible]使出其妻而別配貴族執中弗爲動他日后自爲執中誦宋弘語以對后不能奪既貴始從師學作[illegible]宗聖壽節宗戚爭獻珍異執中獨大書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以獻高宗喜賜賚甚渥尤善騎射孝宗欲召用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光宗李后

后節度使李道女生時有黑鳳集其營道異之遂名鳳娘時有皇甫坦者善相術道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因言於高宗聘爲恭王妃恭王卽光宗也入宮頗悍戾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悞已孝宗內禪后制光宗不復朝太上

后性妬甚帝嘗於宮中浣手睹一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帝啓視則宮人兩手也又因黃貴妃有寵何帝郊宿齋宮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自是增劇



理宗謝后

后宰相謝深甫女孫也生而黧黑一目瞖理宗卽位擇中宮選及謝氏諸女其家人不欲遣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乃送就道旋病疹疹愈膚蛻瑩白如玉目瞖亦去時賈涉女有殊色理宗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左右亦竊語不立眞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遂立之已同瀛國公北遷

度宗全后

后本理宗母后女孫嘗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艱險理宗以母后故詔后入宮一日問曰爾父昭孫

昔在寶祐間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河之民尤可念也帝深異之遂冊爲度宗妃已隨瀛國公北入爲尼智正寺時楊淑妃者亦侍度宗生子昰昺宋亡衆推昰立昰卒昺代立茍復投海死妃大慟曰吾所以間關忍死爲趙氏孤耳今至此復何言亦赴海死

宗室

德文

德文秦王廷美子少嗜學諸子百家皆手自抄撮工詞章眞宗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見呼之曰五秀



才宮中由是悉稱五秀才帝封禪德文奏賦頌帝賜詩必令屬和數言願得名士爲師友因從學士楊億遊億卒德文爲詩十章悼之天聖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嘗稱五相公而不名以比漢東平王蒼

克繼

克繼廷美曾孫也善楷書尤工篆隸宗正以薦仁宗親試之命臨蔡邕古文法寫論語復詔分隸石經帝曰李陽冰唐室之秀克繼朕之陽冰也訓子弟力學一門登儒科者十二人嘗進所集廣韻字源帝深善藏之祕閣

元儼

元儼太宗第八子特鍾愛期以年二十始就封故宮中稱爲二十八太保豐頤廣額名聞外夷平生嗜書聚書萬卷尤善二王書法工飛白仁宗益崇寵之性方嚴嘗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渙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聞者畏其言子允良好酣寢以日爲夜自是一宮之人皆夕興晝睡

仲湜

湜字巨源濮安懿王孫也喜親圖史尤酷嗜珊瑚每把玩不去手至數百千售一株高宗嘗見問曰墜地



當何如對曰碎矣帝曰奈何以民膏易無用物朕甚不取湜乃懲

吳王顥

顥英宗次子天資穎異尤嗜學工飛白書善射好博求圖書善本神宗嘉其志尚每得異書亟馳使示之嘗賜方團玉帶俾服之以朝顥辭乃爲製玉魚以別之自後親王遂踵爲故實

景王杞

徽宗三十一子杞第十八從幸青城日侍左右衣不解帶食不御肉上皇親發願文述祈天請命之意授杞

視之杞受讀爲獻欷泣下及北遷未踰時而鬚髮盡白

太子諶 附弟訓

諶欽宗子靖康之既二帝既出青城金人復索太子時大臣謀匿太子將求貌相類者給之議未決而督索者愈急范瓊遂以危言聾衛士即擁太子與皇后共車出玄官軍吏奔隨號哭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太子呼云百姓救我是時哭聲震天尋北去

諶弟訓少帝北地所生也有碭山人留遇僧者金人見之曰此全似趙家少帝遇僧聞竊喜紹興十年三京路通詔求宗室遇僧輒自言少帝第二子訓守臣



爲遣赴行在過泗州州官孫守信疑之白於朝閤門言淵聖無第二子即詔守臣劾治遇僧伏罪後有自北來者謂淵聖小大王訓現居五國城

濟王竑

竑宗室希瞿子太祖十世孫也沂靖惠王無子寧宗詔竑爲後尋立爲皇子且內禪時丞相史彌遠用事竑惡之彌遠懼爲買美人善琴者進御而厚廩其家使美人偵竑動息必以告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厓曰他日當置彌遠於此又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即恩州也彌遠聞因以七月七日進乞巧奇玩覘竑意竑乘醉擲地碎之彌遠遂大懼謀傾竑而竑不知

竑既爲皇子沂王嗣尚虛方選立宗室子昀一日彌遠遊淨慈寺獨與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當擇講官君其善教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彌遠口入君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俱族矣清之拱手曰不敢於是日教昀爲文又購高宗書俾習焉

清之既受彌遠囑他日謁彌遠即出昀詩文翰墨以示譽不容口彌遠因問曰昀之賢吾已熟顧其大要



何如清之曰一言以斷之曰不凡於是彌遠意遂決寧宗大漸彌遠令清之告昀以將立意再三言昀默不答清之乃語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足下一不答何以復丞相昀乃拱手徐答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

寧宗既崩竑方跂足以需召命彌遠乃於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一誤即汝曹處斬矣是時竑屬目墻隙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已見擁一人去天尚暝不知爲誰甚惑昀既至柩前舉哀畢乃召竑竑至則引就舊

班玆愕然曰今日事我豈宜仍在此第遽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坐贊呼拜舞玆不肯拜殿帥捽其首不得已拜彌遠矯遺詔封玆濟王

玆旣封濟王就第湖州湖人潘壬者與其弟丙謀立玆玆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徧覓得之擁至州治加黃袍其身玆號泣不許逼之甚乃與約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不得已爲數彌遠罪將致討北天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也且不滿百玆知憤卽率州兵討平之而遣王元春告其事於朝彌遠乃令客秦天錫託召醫治玆疾玆本無疾天錫詣玆諭旨玆遂死於是廷臣眞德秀魏了翁等連章爲玆訟寃皆被黜



師羿

師羿燕懿王後舉進士第性姦諂韓侂冑用事師羿附之侂冑生日百官爭獻珍異師羿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落之乃粟金葡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慚沮侂冑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侂冑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冑未有以應也師羿聞急出十萬市北珠製十冠以獻於是羣妾共爲吹噓得工部侍郎侂冑嘗飲南園顧竹籬茅舍謂師羿曰此眞田舍間風味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嘷叢薄視之乃師羿也侂冑大笑

恭福帝姬

徽宗三十四女有榮德帝姬者從駙馬曹晟北遷晟卒改適金習古國王紹興中商人妻易氏在劉超軍中見內人言宮禁事遂自稱榮德鎮撫使解潛送至行在遣內夫人驗之詐下大理杖殺之時又有開封尼李靜善內人言其貌似柔福帝姬靜善心喜卽自稱柔福蘄州鈐轄韓世清送至行在詔遣內侍驗視遂封福國長公主其後顯仁太后歸言柔福在五國城適徐還靜善遂伏誅



諸臣

范質 杲附

質事太祖位宰相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必命坐面議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然及質等相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且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從之由是奏御寖多而坐論之禮始廢初和凝典貢舉重質文遂以自昔登第名在十三卽擢質第十三貢闈中謂之傳衣鉢蓋五代時故事如此 五代史言第五此前第十三並存之

質從子杲與國初杲嘗上書自言其才比東方朔求

點用太宗壯之已復上言家世史官願秉筆成國史及召入史館又固求掌誥詞上皆從之已復致書相府求爲學士太宗嘗飛白書玉堂額賜翰林杲又上玉堂記卽請備職太宗因惡之出知濠州

杲家貧貸人錢無算皆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其母兄甥殖貲百萬而性吝嗇親故有自長安來者紿杲曰縣令不復靳財善揮金矣杲聞喜因上言兄老求典京兆以便養詔從之及杲至而甥吝如故且多所干謁杲大悔太宗嘗以本朝典策未備議召杲杲在濠聞命甚喜以爲將大用晨夜趣赴道遇錢熈問曰



朝議將任僕何官熈言重修太祖實錄耳杲默然鬱鬱感疾未幾卒

王溥

溥事太祖位宰相其父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謁祚置酒上壽溥必朝服侍坐客不安多引避者祚曰此豚犬耳勿煩諸君起溥嘗諷祚求致政祚從之意朝廷未許也俄得請祚乃大恚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圖位而幽囚我耶舉大梃將擊之親戚勸乃止溥多著述嘗補唐會要百卷著五代會要三十卷又別集二十卷子貽孫

溥著書萬卷貽孫能徧讀之又多藏法書名畫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太和中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稱賞之

石守信

乾德初太祖思革鎭臣握兵之弊一日晚朝留守信等燕飲酒酣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吾爲天子殊不若節度使之樂終夕未嘗安枕臥也守信等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敢萌異志者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



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耳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置歌兒舞女以娛天年君臣間更何猜間也守信等頓首謝曰陛下念及此眞生死而肉骨矣明日遂皆稱病乞解兵柄帝從之自是百年亂本立拔

太祖他日欲以符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入太祖迎謂曰得非爲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奏他事旣罷乃出彥卿宣進之太祖曰宣何以尙在卿所普曰臣託以他故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

勿貽後悔太祖曰卿毋疑彥卿朕待彥卿厚豈負朕
普對曰周世宗待陛下不薄何以能負之太祖默然
事遂中寢初守信鎮陳州壽五十七卒已其子保吉
繼鎮陳亦五十七卒人異之

王審琦

審琦質厚凝重性不能飲一日侍宴太祖酒酣仰天
祝曰酒天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也方與朕共享富
貴何靳之不令飲耶祝畢顧謂琦曰天必賜卿酒量
矣試飲之毋憚審琦受命徐飲至十杯無苦自此侍
宴常引滿及歸私第諉強飲輒病



王彥昇

彥昇性酷烈善擊劍人號王劍兒開寶初為原州防
禦史西人有犯漢法者彥昇不加刑每召僚屬飲輒
引犯前以手捽斷其耳大嚼卮酒下之其人流血被
體股栗不敢動前後啗耳凡數百人西人為之遠塞
太祖以其擅殺韓通終身不授節鉞

王景

景歷事五代入宋為鳳翔節度使封岐王其初自唐
奔晉晉祖厚遇之嘗問景所欲對曰臣自歸朝受賜
隆渥無所欲固問之乃曰臣昔為卒常負胡牀從隊
長出入屢過官妓侯小師家意甚慕之今無妻誠得
小師為偶足矣晉祖大笑即以小師賜景景嬖之甚
小師嘗盜景金數百兩私遺其舊游景雖知不責也
景子廷胤好誇誕嘗自稱我當代王景子聞者笑之
呼為王當代

王晏

晏本起羣盜先嘗鎮兗兗故多盜晏至鎮悉召故時
同盜者勞以金帛仍置酒從容語之曰吾鄉素多盜
吾與諸君昔嘗為之後來者固當出諸君下幸為我
徧諭無復爾不者吾必盡滅若族自是羣盜屏跡境



內以安
初晏為軍校與平陸人王興善其妻亦相與為姊姒
晏既貴顧薄興興不能平聞晏妻病故語人曰吾能
治晏聞訪興興曰我非能醫獨以公在陝時止一妻
今妓妾盈前得無糟糠情薄致夫人怏怏成疾耳第
毋忘舊夫人亦可立愈也晏以為謗已竟殺之

張永德

永德初寓睢陽有書生隣居臥疾為療之愈生一日
就永德求汞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煑之成中金自是
日與永德遊一日告適淮上曰後當相遇於彼永德

曰吳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能行永德求藥法
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耳後永德屯下
蔡牙帳部曲八百人皆金銀刀槊纈旗幟扶馳騎射
淮民環觀時一僧睥睨永德遂召之乃睢陽書生也
命宿帳中復求永法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當
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且別有授公藥法者永德自
是益重方士太祖亦以方外待之
先是魏人柴翁以經義教授里中有女嘗自掖庭遣
出翁夫婦往迎女至鴻溝雨甚踰旬不能前女乃悉
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以與父母令歸魏曰見見



鄭舍隊長有一項黯黑爲雀形者此極貴人也願事
之問之乃周祖郭威也父母大愧然不能奪他日女
謂威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
失周祖威因其資遂得行志柴翁者人傳其能司冥
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止妻問之不對翁好飲妻飲
之極醉因漏言曰向者花項漢乃作天子妻頗漏其
言永德聞之故始歸周祖云入宋累官彰德節度

王全斌

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氊帷於
講武殿衣紫貂裘帽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
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冰霜何以堪處卽解裘
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
斌拜賜感泣

趙普

普既相太祖倚之如左右手上數微行過功臣家普
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
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
已約晉王矣俄而王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
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
普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其人又



不用又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裂其奏牘抵
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
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一人當遷官太祖素
惡其人不與普堅請太祖怒曰朕故不爲遷卿且奈
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陛下安得
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侗
立宮門良久不去竟得請乃已
普相久帝常幸其第一日吳越王錢俶遣使致書於
普倩以海物十瓶尚置廡下會駕至倉卒未及屏帝
顧問此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命發之皆瓜

予金也普惶恐頓首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謂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是時普爲政頗專恣尋出節度河陽

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屢諭以讀書晚年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閉戶啓篋取書讀之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家人啓篋窺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太宗曰臣昔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今願以半部爲陛下佐太平普先每以微時所不足者言於太祖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乃不復言



普之事太宗也廷美盧多遜之獄普實成之已普疾篤遣其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忠臣然其被病亦自有冤累潛還白普力疾起出中庭拜受神語涕泗感咽是夕卒有二女皆及笄普妻和氏言願爲尼太宗固諭之不能奪因賜長女名志愿號智果大師次名志英號智圓大師

李崇矩

崇矩純厚寡言尤重然諾先嘗事史弘肇肇卒見其子孫零落每厚恤之性依佛飯僧至七十萬又嘗黃白術聞其人卽自遠迎至師之雖知其詐猶以爲此神仙試我無悔恨也仕海外四五年而瘴癘風波恬不以攖念

李繼隆

繼隆處耘子意氣豪上不因人爲寒熱於眞宗爲元舅明德后寢疾詔促其入視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眞宗嘗令諸王詣第候之繼隆不設湯茗卽假王府從行茶爐烹茗飲之其遠名勢如此

曹翰

翰貪冒黷貨好使氣凌人而善將略飲酒數斗不亂每奏事上前雖數十條皆默識不少差典國中從征



幽州後以罪被廢嘗作退將詩云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爲家貧賣寶刀上聞之憫其意有銀錢之賜

党進

進武人狀魁岸而動多詭蠢每擐甲冑毛髮若豎然進名進其自稱每曰暉人問之則曰吾從吾便耳時禁中軍校自都虞候以上悉以所掌兵數書記挺上太祖一日問進所掌幾何進不識字直舉挺示曰盡在是矣上以其朴直益厚遇之進嘗受詔巡閭里見畜禽獸者卽取縱之一吏臂鷹雛於市進見叱亟放吏曰此晉王鷹也旋戒曰汝謹護視人傳以爲笑

劉遇

遇負膂力嘗從征江南斬獲爲諸軍冠一日方對客而足有灸瘡忽作痛問醫醫云火毒不去故痛不止遇即解衣取刀割瘡至骨曰火毒去未坐客驚咤而遇談笑如常時以比關羽刮骨

陳思讓

思讓累歷方鎮無敗政然酷信釋氏所至惟禁屠宰所入奉悉以飯僧自稱陳佛子身沒後家無餘財有子若拙舉興國初進士以第二人及第當時號第二及第者爲榜眼而若拙寡學術人目爲轄榜時又有



析廷訓者領左衛上將軍形質魁岸而鮮才畧臨事輒規避人號爲析橐駝以其龐大而無取也

田景咸

景咸爲左驍衛上將軍性貪鄙每客至款留但設肉一器而賓主共之已罷鎮怱怱不樂妻解其意引之徧閱諸囊積輒色喜其在邢州適朝使王班至景咸勸班酒呼曰王班請滿飲典客驚愕曰是天使姓名也景咸始悟曰吾意王班是官耳聞者傳笑



#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九

## 讀宋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 列傳

曹彬 瑋附

彬之下江南也城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入問疾彬召至榻前謂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疾自愈矣諸將敬諾共焚香爲誓於是明日遂起及城陷居民安堵秋毫無所犯李煜詣軍門請罪彬以賓禮遇之但促



其治裝歸朝而勒數騎待之宮門外毋敢輒入者

彬初總師以行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時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時美在側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爲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

彬從王全斌伐蜀諸將多取金帛子女而彬還惟圖書數卷衣數襲橐中別無長物先在周顯德中常奉

命使吳越既致命即還私覿禮絕不受王遣輕舟追
及遺之猶不受巳往返數四則曰不可以吾故疑遠
人心乃受而籍之悉歸諸朝世宗强還之彬始拜受
悉用遺親故而巳不留一錢也
彬位兼將相絕不以自異遇士大夫於塗必引車避
之即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知徐州日嘗
有吏犯罪既具案踰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
吾聞此人爾時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為不
利而朝夕詬詈之使不能自存矣吾故緩其事也蓋
體悉人情甚至而法卒未嘗不行



彬初周歲時父母以百玩具羅其前視所取彬左手
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取識者異
之既其為遠大器彬本周帝戚不喜矜炫嘗監軍晉
州一日與主將賓從環坐於野有不識彬者問其從
人曰孰為曹監軍指以示不信笑曰豈有國戚近臣
而衣弋綈袍坐胡牀者乎瑋
瑋善將畧有父風其用兵出入神變不可測一日張
樂飲僚吏中坐忽失瑋所在及明出視事而賊首巳
擲庭下矣當在渭州有告戍卒叛入西夏者瑋方對
客奕棋漫應曰吾使之行耳未幾夏人輒斬叛者投
其首境上時契丹使過天雄每敕其下曰曹公在此
毋縱騎馳騁蓋憚其威名云
山東名士賈同嘗造瑋客外舍瑋一日欲按邊即同
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巳具及出就騎見甲士
三千環列寂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眞名將也先
是彬沒時上親臨視問以後事彬對曰臣二子材器
皆堪為將然璨不如瑋後璨功名果遜瑋

潘美

美嘗奉命討劉鋹鋹詭乞降以求緩師美諭曰上有
命能戰則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死不能死當降



否能降當去除此五者非所聞命鋹計窮聚兵十五
萬依山谷間編竹木為柵以堅壁老我美曰是可火
而攻也審督兵人持二炬乘夜攻其柵萬炬齊發鋹
衆驚潰遂擒鋹美喜乘怒殺人其步將李超每潛緩
之因得解超子濬中進士第濬之生也與李宗諤同
年同月而後一日其卒也亦後一日人異之

焦繼勳 附守節

繼勳少慷慨有大志初嘗讀書巳謂人曰大丈夫當
立功異域取萬戶侯豈能孜孜事筆硯間哉遂棄業
遊三晉歷仕晉漢周宋以功名顯子守節有才辯眞

宗時奉使契丹館伴丁求說指遠山謂曰此黃龍府
也蓋晉出帝遷其地故以爲誚云守節應聲詰曰燕
然山距此幾許求說慙語塞

李穀

穀有人倫鑒李昉嘗爲穀記室穀謂曰子他日官祿
當如我昉果仕至宰相扈載以文章名重周世樞密
王朴薦令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詣中書言之穀曰斯
人命薄恐不克享耳朴曰公處衡石之地不言才品
而言命耶載遂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謂朴
能薦士穀能知人



竇貞固

貞固在五季時位三公入宋以仕不遂放曠山水逐
布衣交携妓載酒以自適少時中蠱若有物贅在喉
間常哽閡及爲相日偶大吐一物落銀盤中狀如蜥
蜴毒氣蒸蒸衝射命焚於中衢臭聞百步外人皆異
之不知爲何物也

李濤

濤唐徽宗十一世孫初事晉祖爲刑部郎涇帥張彥
澤殺記室張式而奪其妻詔不問濤抗疏請寘之法
植笏叩階聲色俱厲晉祖怒曰吾與彥澤有私誓約
怨其叛濤曰彥澤私誓陛下不忍食范延光鐵券今
復何在晉祖拂衣起濤隨爭之晉祖不得已爲罷澤
節制已契丹入汴彥澤領突騎恣行慘殺人皆爲濤
危濤詣謁彥澤彥澤曰若懼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
足下昔年之懼也彥澤大笑釋之晉祖嘗賜延光鐵
券許不死已卒不免故云

張錫福

錫福初仕梁爲棣州判官棣本屬鄆鄆有麴務牙將
主之頗恣橫民有犯麴三斤者輒置之死已牙將盜
麥百斛私造麴事覺錫福判曰麴犯三斤求生不克



麥盜百斛免死誠難牙將乞免不許竟法之宰相范
質嘗兄事錫福以其無子館之別墅錫福謂相門不
宜久處旋棄去

邊歸讜

歸讜性廉勁語多觸忤事周世宗嘗大宴廣德殿歸
讜酒酣揚袂大言曰止一杯而已耶世宗命黃門扶
出之歸讜回顧曰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微守微者本
以獻策擢拾遺因言涉指斥坐決杖故歸讜語及之
也翌日酒醒請罪詔復飲數爵以愧之他日與百官
班廣德殿忽復厲聲徹上爲奪奉一季

劉溫叟 几附

溫叟自幼岐嶷其父岳以世亂棄官居洛中嘗撫溫叟謂曰吾兒風骨秀異所未知者壽令世難未息得與老夫偕爲溫洛之叟足矣遂名溫叟性狷介晉王聞其貧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所遣即前吏也視西舍封識宛然還白王王曰吾饋猶不受況他人乎因命吏輦歸邸他日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因具道溫叟前事太祖賞歎擢臺丞

溫叟之爲中丞也一日晚歸由闕前會太祖方與中黃門數人偶登明德門西闕騶潛知之以白溫叟溫叟令傳呼過闕如常翼日請對具言人主非時登樓則近侍咸望恩宥輦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傳呼如常者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太祖善之中丞府舊有公用茶錢一萬不足則以贓罰物充之溫叟惡其名一不取孫几

几雖書生而長將畧狄青歸仁鋪之捷几有力焉夏人寇大順几於上前料敵如神間嘗與張耒語邊事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乃禁其爲樂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士氣不鼓而求取勝臨敵不亦難乎耒敬識其語

几尤精音律神宗時奉詔詳太常定雅樂嘗言律主人聲古今異時聲亦隨變而儒者泥古即於器數合聲不諧矣其說甚辯嘗遊佛寺聞鐘聲曰聲澌而悲主者且不利是夕主僧死先在保州聞角聲曰宮徵而商離至秋守臣憂之及期而几過疾



張昭

昭先述事唐明宗明宗諸皇子競侈汰昭疏訓儲之法畧云陛下諸子宜各置師傅令折節師事之一日中但令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則每月終令師傅具錄奏聞俟皇子上謁陛下輒面問倘十中得五便可博識安危之故深究成敗之理明宗不能用

昭又事周世宗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超上位者昭疏論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自徒步太宗擢用爲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遽加大用此四士之受知明主一也然太宗用之而興昭宗用之而亡士之難知如此願陛下常以此四士爲鑒世宗善之昭於書無所不覽究家藏書數萬卷著述甚富入宋值劉鋹獻俘太祖遣使就其家問禮

竇儀 附偁

儀淸介端重既優學問而風格峻整人不可干以私太祖嘗爲周克滁州世宗遣儀籍其府庫已太祖令親吏取藏中絹充犒賞儀曰城初下時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著籍是爲公帑物非詔不可取太祖以是重其有執及即位每思重任之

儀弟儼有俊才覽古對景嘗兄弟更相唱和多至三百篇而儼尤精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官一日謂二人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當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又曰儼兄弟五人皆當登進



士第然無及相者惟偁稍及之亦不能久已而皆驗蓋儼父禹鈞五子長儀次儼次侃次偁次僖果相繼登科馮道贈詩云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太宗之爲開封尹也偁爲判官一日與宴推官賈琰多謟誕語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獨無內愧乎上憮然及即位擢參知政事謂曰汝何以遽臻此偁曰陛下不忘舊臣耳太宗曰不然向者卿面責賈琰朕以此旌直也偁嘗與丁顥同官顥子謂時方幼偁見曰此兒必遠到因以女妻之後爲宰相太祖嘗言近朝卿士惟竇儀質重有家法諸弟不能及僖亦人中林耳偁有操尚可嘉也

石熙載 附中立

熙載微時嘗負米行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之謂曰眞人將興子當居輔弼之位言訖忽不見已事太宗位尚書僕射子中立性寬曠有學涉善讐校祕書凡書經中立校者人競傳之性好客客至必與飮飮不醉不得去家產歲入錢百萬末年費幾殫帝聞其病賜白金三百兩亦不能具葬云

李穆 附弟肅

穆性至孝母嘗臥疾每動止轉側皆親自扶掖乃稱



母意穆以坐秦王事屬吏其子惟簡紿祖母云奉詔鞫獄臺中及責授省郎還家亦不以白母母終弗知也母亡遂以毀滅性穆善篆隸尤工畫而每晦其事

穆弟肅十歲能詩舉進士甲科性嗜酒一夕與親友會飮酣寢而卒嘗作代周頌答北山移文弔幽憂子文又爲病鷄賦意皆有所刺云

薛居正 附惟吉

居正好讀書爲文落筆不能止嘗舉進士不第作遣愁文以自解事太宗官昭文館大學士從平晉陽還會進丹砂遇毒方奏事覺疾作遽出至殿門外飮水

升餘堂吏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及左右取水至不能飲矣偃閣中吐氣如煙焰與歸私第而卒子惟吉

惟吉少好弄嘗與伶人遊追逐角抵蹴踘縱酒無度太宗親臨居正喪妻拜於喪次上存撫再三已而問曰不肖子今安在頗改行否恐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竊聞上語頗懼不敢起自是謝絶非類盡革故態涉書史時論翕然稱之

沈倫

倫性清介嘗從王全斌入蜀斌等競取玉帛子女而



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東歸篋中惟圖書數卷太祖擢之嘗值歲饑鄉人假粟者貸之至千斛盡焚其券尤好釋氏信因果盛夏坐室中室多蚊恣其唼嗜童子秉箑至輙叱去人笑其愚

盧多遜

多遜文詞敏贍而多權略每發奇中太祖好讀書恒取書史館多遜戒吏但取書必先白因預得通夕閱覽及旦或問及書中事輙應答無滯以是同列皆服之然多攻趙普短卒為普所中竄厓州多遜未敗先一夕雷震焚其累世先墓林木盡蓋其兆也初多遜父億性恬淡及多遜貴服用漸侈億愀然不樂每言曰家世儒素一朝富貴暴集吾未知稅駕之所已而果驗人服其識

李琪

琪本燕人於蕃部兵馬山川形勢無不熟悉太宗議討幽薊詔羣臣上言邊事琪疏其徑路所繇及一切攻取之術幾數千言俱親切中窾綮上頗采之已李繼遷寇靈武琪又上言邊事上密以示李繼隆令擇利行是時琪年七十九矣尋被病令其子貽序秉筆而口授以詞作多幸老民叙大意謂五福人所難全



而已兼之實天幸也又口占遺表數百字而卒

李昉 宗諤附

昉性和厚為文慕白居易好接賓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者多從之遊雅厚張洎而薄張佖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佖朔望必詣昉或謂佖曰李公素薄君君何數詣之佖曰吾為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公也

昉別墅有園亭之勝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楊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水部

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吳僧贊寧年七十八正議
聯集會於園亭適以蜀寇起罷

昉素與盧多遜善而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昉不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爲解帝曰多遜居恒毀訴卿一錢不直卿乃爲解耶上自是益重昉

昉居中書有求進用者雖知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則必與霽色溫言子弟問故昉曰峻絕之使恩歸於上善辭慰之遠怨之道也典誥命三十年以病心悸卒蓋積慮勞思所致云



昉子宗諤七歲能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繇鄉舉第進士卒官翰林學士宗諤工隸書多著述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眞宗嘗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子孫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兩家耳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

呂蒙正

上嘗於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季生靈凋喪令人悚懼不謂今日致此繁盛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若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村落往往蕭條不必盡然也上爲之變色蒙正侃然復位不少詘

上嘗諭中書擇人北使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也蒙正曰臣非執陛下未諒耳是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敢妄隨人主意以悞國事時同列悚息而蒙正恬如也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

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例至是蒙正獨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猶有高才老巖穴而未沾一命者乎此子甫離襁褓遽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



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官九品

時有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勳業且遠過我遂令與諸子同學厚視之言子即富弼也又嘗對帝謂兒子夷簡有宰相器時方任推官耳其倫鑒如此

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一知姓名便終身不能忘固若不知之爲愈乎時皆服其量其初相時朝士有藏古鏡者言能照二百里

欲獻之業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哉聞者歎服

張齊賢

齊賢少貧力學慕唐李大亮之爲人遂字師亮太祖
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上召見齊賢以手畫
地條陳十策上善其四策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
命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吾幸西都惟得一張
齊賢其人宰相才也吾不欲官之異時可使輔汝太
宗策進士欲擢齊賢高第而有司偶失掄選置不錄
上不悅爲一榜盡與京官



楊業戰沒於代上憂之齊賢自請行既至約潘美以
并兵來會而間使爲遼所得時師期既漏且虞美衆
爲遼所乘已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北井舍得密詔
東師敗績於君子館并全軍不許出已退還矣於時
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
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
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
意謂并師至駭而走齊賢發伏掩擊擒其北大王之
子一人斬級獲馬仗無算

齊賢才識敏辦爲相時嘗有戚里分財不均者更相
訟至入宮自訴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
命之賢乃坐相府召訟者至問曰汝非以所分不均
乎曰然命具款核實乃召兩吏押出令甲入乙舍乙
入甲舍貲財勿得動分書交易之明日入奏上大悅
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也

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福壽康寧世
罕其比當其自司空致仕還也入辭使坐方拜而作
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既歸洛
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勝日與親舊觴詠其
間意甚閒曠當其貧時父歿無以爲葬河南縣吏有



爲辦其事者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至貴顯禮不
替時論多之

齊賢子從誨以祕書監致仕居家嘗事干謁其子謂
曰昔賀祕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之鑑湖爲
休老地今洛下雖無鑑湖而嵩少伊瀍天下佳處雖
非朝廷所賜皆閒逸之人所得有大人盡羽服優游
何必更事請託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祕書而眠何
賀老流沙之服爲哉時以爲名言

賈黃中

黃中五歲時其父玭每旦必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

之等身書課其誦讀黄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恒食之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遂舉進士授校書郎累官參知政事時父已沒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眞孟母矣爲作詩以賜

黄中性至孝時時念母出知襄州自言母老乞留京上因謂侍臣曰黄中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覺老朕每與語甚明辨而黄中終日憂懼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黄中遂疾二年卒時年僅五十六而母尚無恙竟如上言既葬其母入謝上謂曰勿以諸孫爲念朕

宋史新編 卷四十九 十六

嘗不忘於賻葬錢三十萬外別賜母白金三百兩是時張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每入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縉紳榮之

錢若水

若水十歲時華山陳摶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嫌太速爾雍熙中遂舉進士歷翰林學士嘗草詔賜趙保忠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兎之三窟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讀之賞其確當再上禦邊策俱切中事情上每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自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卒官觀察經畧使年僅四十四上賜其母白金五百兩

蘇易簡

太宗臨軒策士易簡對策三千餘言俄頃立奏上覽奇之擢冠甲科歷翰林學士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牓於廳額時宰相李昉及畢士安李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昉等各賦詩紀其事他日直禁中以水試欹器上聞因晩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製也因奏持盈之戒上嘉賞所著有文房四譜續翰林志文集二十卷俱藏祕閣

宋史新編 卷四十九 十七

易簡母薛氏上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束以禮讓長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眞孟母他日因言賈黄中母復謂侍臣易簡母亦如是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頓首謝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沈湎太宗嘗戒約深切且草書戒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

郭贄

贄事太宗官參知政事一日奏曰臣受陛下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益於事贄對曰雖

然無益猶勝姦邪性好士宋白以文學洗下位贄薦引之遂同掌誥命趙昌言兒時贄一見器之及典貢部以爲奏名首初贄邑人有忌贄才名者潛構毀贄而已連上不中選及贄再知貢舉邑人子猶以明經充薦詔下日悔泣而去贄聞令所親召還俾就舉尋中第士論多之

李至

至字言幾其母張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以字圖使吞之及寤若有物在胷中者遂娠而生至至自幼屬文詞華贍蔚事太宗兼祕書監每與李昉等觀書閣



下上必遣使賜宴上嘗幸祕閣出草書千文爲賜至即勒之石上曰千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若資於敎化莫孝經若也爲書孝經以賜

至道初眞宗始正儲位至與李沆並兼賓客上詔太子事以師傅禮每見必先拜至等辭不敢當詔云無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至嘗師徐鉉手寫鉉及其弟鍇集置之几案又賦五君詠爲鉉及李昉石熙載王祐李穆作也然幼孤育於乘龍使李知審及貴即逐其養子而利其貲士論薄之

辛仲甫

仲甫本文吏而有文武兼資之望太宗朝嘗奉使契丹契丹主問党進何如人如進輩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輩出如進廳大才何足道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無二虜竟不能屈之先嘗自右補闕出知光州徙彭州州故少樹暑無所休仲甫爲課民栽柳以蔭行道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

王沔 附温仲舒

[illegible]辨音吐琅琅嘗讀卷御前進士詞賦經其讀者多中高第沔在中書有奏毀沔者上語之曰呂蒙



正得大臣體王沔甚明辨毀者憋已與張齊賢陳恕併罷相乃見上涕泣自陳不願離左右未幾鬢髮盡白士論鄙之時有温仲舒者初被廢以蒙正薦得擢任已乃反攻蒙正時人目爲温寃

趙昌言 附胡旦

昌言舉進士文思甚敏有聲場屋廷試日太宗覽卷睹其父名謂左右曰趙叡嘗爲東幾宰朕生辰必獻詩百韻爲壽又善訓其子可嘉也遂擢昌言甲科昌言強力尚氣所至以威斷立名當其爲樞密也陳象與董儼胡旦梁顥四人皆同年日夕會昌言第京師

爲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
胡旦者故與傭書翟頴狎旦因詭作大言使頴上之改頴姓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毁時政而自薦爲大臣又歷擧數十人皆公輔器期旦言爲內應開封尹廉得其情以聞詔捕頴系獄鞫狀於是旦言坐貶已知天雄境豪民頗恃勢交圖利誘姦人潜穴河隄以是河屢決旦言至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畜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爲姦利者

陳恕

太宗時恕爲三司使每便殿奏事上或未深察加誚



讓恕即斂板蹴縮退至殿壁間負立若無所容者俟上意稍解輒復進執奏如前或至再四終不易上卒從之眞宗初即位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屢趣之不進他日面詰恕恕對曰陛下富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眞宗嘉之
恕嘗奉命知貢擧自以洪人避嫌江南貢士悉黜落又榜貢擧非其人之條取甚少而所取士乃王曾爲首及廷試曾復得甲科恕每自歎吾得曾名世才也可不愧知人矣已病求解職眞宗聽擧一人自代恕薦寇準準視事檢前後興革事類爲冊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
恕不喜釋氏嘗疏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眞宗曰三敎之興其來已久但存而不論可也嘗怒其子淳濫用錢方寢疾上言淳不率教多與非類遊習武藝願出爲外州軍校眞宗不允與京職尋以贓敗疾將革口占遺奏且約束後事無不周悉已卒上爲之廢朝

張洎

洎博學強辯吳越王錢俶薨有司議謚忠懿上其狀有亢龍無悔語時張佖駁之以爲四字非臣子所宜言請改正洎上議曰按易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厲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易例云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侯正義云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是人臣之極以愼守免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說祈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況考功狀止云受寵

若嘿居亢無悔本無亢龍無悔之語乎議上似坐學
淺罰一月俸
洎善伺人主意爲迎合李繼遷冦靈州上詔宰相呂
端等各陳已見端以爲詢謀僉同宜合上一狀洎越
次奏曰端備位弼直乃務以雷同爲緘默端曰洎欲
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非實有鯁切之理上默然
翼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珠厓事請棄靈武以省餉
饋蓋上嘗有此意而洎迎之也上覽奏顧向敏中曰
張洎上言果爲呂端所料自是求解職尋卒
洎初事李煜於江南王師南討猶勸煜勿降已歸朝



太祖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
之乃圍城日洎所草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
謝曰實臣所爲然犬吠非主此特其一耳他尚多有
上壯而釋之拜太子中允領性貪險煜既歸朝貧甚
洎時丐索之煜以白金頮面器與洎洎意猶未滿而
已猶慳嗇雖至親絕無所賑贍

陶穀

穀强記博覽多畜法書名畫善隸書奔競務進尤工
曆數太祖嘗受詔未有禪文穀從旁出諸袖中曰已
具太祖心薄之先事石晉嘗詔同輩曰西南五星連
珠漢地當出王者契丹主必不得歸國及耶律德光
歿有李光芒指北穀曰自此契丹自相魚肉永不亂
華矣遂歸漢

王著 扈蒙附

著善屬文而性豁達無城府先舉漢乾祐中進士建
隆四年著以中書舍人直宿禁中被酒髮倒垂被面
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併發其平日醉宿娼家之
過黜爲比部員外郎是時有扈蒙者好釋典戒殺不
言人是非而有笑疾雖在上前每不能自禁

王祐 質附



祐事太祖掌制誥時盧多遜爲學士陰傾趙普多遜
每諷祐比已祐不從一日以宇文融傾張說事爲從
容解釋多遜滋不悅及普再相多遜遂敗與前融事
頗類識者服其先見
符彥卿鎮大名有譖其異志者太祖命祐代之併察
彥卿動靜祐以百口明彥卿無他且曰五代之君多
因猜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彥卿自是
獲免故世謂祐有陰德祐子旦祖祖子質
質家世富貴兄弟習爲驕奢而質獨簡素如寒士旦
初爲中書舍人家貧貸人息錢至償以所乘馬質因

閱書得其故爲召子弟諭曰此吾家素風爾曹幸毋
忘范仲淹既貶朝廷治朋黨方急質獨載酒往餞或
止之質曰范公賢者吾得附其黨幸矣世以此益賢之

張澹

澹能文登進士第爲桑維翰所器妻以女太祖時權
直學士院坐與詞臣校藝不及格黜爲郎意怏怏淳
化中太宗與羣臣論及文士因曰如張澹者亦典書
命而試以策豈其所長此蓋陶穀諸人以計沮澹耳
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遽試之又豈有不失律者

侯陟



陟有吏幹而性狡獪巧中傷人太祖嘗召楊克讓命
坐與語諭以將大用陟素忌克讓偵知之因奏事上
問識楊克讓否陟曰臣與克讓甚善知其人才識朝
廷佳士也近聞其自言上許以大用多市白金作飲
器以自奉臣頗快之上怒亟出克讓典郡

李符

趙普欲誣延美趣符上變及延美既貶房陵普恐符
洩語坐他事貶寧國軍初盧多遜之貶崖州也符白
普曰珠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
甚毒至者必死宜徙多遜處之普不答已符坐彌德
超黨謫徙嶺表普竟移符春州歲餘卒

吳虔裕

虔裕嗜進而輕率先事漢隱帝是時楊邠求解職隱
帝謂曰樞機之任非卿不可何遽有此請虔裕時在
坐即颺言曰樞機要重地非可久處俾後來者迭居可
也帝惡之入宋掌金吾三十年年踰八十了無倦意
王彥超告老虔裕語人曰吾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
王彥超七十致仕

張勳 附王繼勳

勳累戰功乾德初官衡州刺史性殘忍好殺無厭每



攻陷城邑輒揚言曰且斬於是橫罹鋒刃者甚衆其
赴衡州也州民皆涕泣相謂曰張且斬至矣吾輩何
以聊生時有王繼勳者每臨陣必用鐵鞭鐵槊鐵撾
所向無前人目爲王三鐵

張藏英

藏英唐相嘉貞裔也唐末舉族爲孫居道所害藏英
時年十七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輒引佩刀
刺之不死反爲吏執節帥壯之釋不問居道懼避地
關南藏英乃求爲關南都巡檢至則微服攜鐵撾匿
居道舍傍伺其出擊之仆地齧其耳啖之遂擒歸設

父母位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臠其肉三日剖其心
以祭因詣官待罪一時朝野目爲報讐張孝子

楊業 附延昭

業事太宗爲代州刺史代北苦寒人多服氈罽業但
挾纊露坐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自若也
嘗言吾爲將用兵猶用鷹犬逐雉兔朝廷以其老於
邊事命鎭代州契丹兵入每望其旌旗輒引去一時
號爲楊無敵
朔州之役心知必不利言於潘美而爲監將王侁所
逼遂敗績身隕時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



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亟走還報天子衆皆
感泣不肯去無一生還者事聞上爲震悼子延昭亦
以善戰著在邊二十年契丹憚之呼爲楊六郎

荆罕儒

罕儒事太祖志欲削平太原業未竟而卒生平輕財
好施泰州有煮海利歲入鉅萬詔聽十收其八而用
猶不足有供奉官張奉珪者以使至自言唐張承業
子罕儒曰吾夙聞張特進名恨不與同遊今幸識其
子即遺之錢五十萬米千斛進士趙保雍以登科覲
落遊海陵罕儒延與語因言綠江榷務以綠易茗有
重利罕儒立召主藏吏籍藏中緡得四千餘兩盡遺
之其大致如此

曹克明

克明有智畧眞宗時累戰功官融桂等十州都巡檢
旣至蠻酋來獻藥一器曰此藥凡中箭者傅之創立
愈克明曰何以驗之曰請試雞犬克明曰當試以人
即取箭刺酋股而傅以藥酋立死羣蠻慚懼而去

何繼筠

太祖親征晉陽契丹來援時繼筠屯兵陽曲帝召至
行在所授以方畧命赴石嶺拒之謂曰翼日亭午俟



卿來奏捷也至期帝御北臺以俟見一騎自北來亟
遣逆問之乃繼筠子來獻捷稱刺史二斬首千餘還
拜建武軍節度使未幾卒太祖臨其喪流涕曰繼筠
捍邊久吾所以不早授方鎭蓋慮其數奇不意果驗
也因解佩劒令殉葬子承矩
承矩有將畧善談兵嘗言兵不患寡患驕惰而不精
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又言强國之君必料其民
民有膽勇者聚爲一卒樂進戰効力以顯忠勇者聚
爲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鬬者聚爲一卒此三者
兵之精銳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其與長沙

日能識李沆王旦於佐使謂有公輔器云

李漢超

太祖時漢超爲關南兵馬都監關南人有訟其强娶己女爲妾又貸而不償者上召其人問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上曰漢超朕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於爲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汝尚能保有其家貲乎責而遣之仍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卽用不足何不以告朕漢超感泣誓以死報在郡十七年邊境以寧



郭進

進有才幹而性嗜殺士卒小有犯輒寘死太祖每遣使必諭曰汝輩謹法吾猶貸汝郭進殺汝矣然能以權道任人嘗任山西巡檢有軍校詣闕訟進者上召訊知其誣卽遣送進令殺之會并寇入進謂其人曰汝能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能掩殺并寇者卽薦汝於朝如敗者卽自投河東毋汚吾劒也其人踊躍赴鬬竟大捷進卽以聞上擢之

開寶中太祖令有司爲進造宅詔悉用甋瓦有司言舊制甋瓦非親王公主第不得用上怒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吾視進豈減兒女其亟往督役無妄言已進卒牛思進代其任牛思進者少從軍以絕力著嘗取强弓絓於耳以手引之令滿又嘗負墻立令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屹不動

李謙溥

謙溥事太祖累戰功爲綏邊巡檢使先是謙溥與宣祖同閭閈弟謙昇與太祖爲布衣交其母閻嘗厚待太祖故卽位後數迎入宮中使左右掖之不令拜命坐賜飮食話舊故賚賜優渥謙溥子允正事太宗允正女弟適許王以居第質於宋偓太宗詰之曰爾父守邊二十餘年止有此第何遽質之允正以實對卽遣內侍輦錢贖歸之一時縉紳爲賦詩紀其事



董遵誨

太祖微時嘗客遊漢東依遵誨父宗本時遵誨頗憑父勢多倨侮嘗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須臾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不對他日對論兵事理屈拂衣起太祖遂辭還自是紫雲漸散旣卽位一日御便殿召遵誨入見遵誨惶恐請死上笑謂曰卿尚記往日紫雲黑龍之事乎乃叩頭呼萬歲

是時適有軍卒擊登聞鼓訟遵誨不法事者遵誨懼甚太祖召謂曰朕豈念舊惡汝勿憂且用汝因問若母今安在遵誨曰母在幽州經患難睽隔久上爲厚賂邊民竊迎其母歸之遵誨謝上乃解所服眞珠盤龍衣以賜或進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太祖曰吾方委以方面此何足嫌旋遣鎭澤潞

馬仁瑀

仁瑀十歲時其父遣就鄉校輒逃歸又遣之旬餘不識一字博士笞之仁瑀怒夜潛往放火焚學堂博士僅以身免每集里中兒數十人與戲爲行陣狀自稱



將軍日與約鞭其後期者羣兒畏伏則又市果實恒均給之羣兒以是益親附及長遂用將畧顯

開寶中仁瑀爲瀛州防禦使時兄子偶因醉悞殺平民系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憾但過誤耳願以過悞殺傷論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是怙勢非過悞也安敢以私親撓國法竟論如律

梁迥

迥性本貪冒而外示嚴介不可犯甞奉使江南初至時雖餉遺食品俱峻拒南人頗憚之已漸習餽珍貨直鉅萬緡輒覥然受臨發猶縱酒罵遷若戀戀不忍發也尤麤率不喜文士故事節帥出鎭或來朝賜宴殿廷翰林學士皆預坐及迥爲閤門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於是學士罷與宴自此始

史珪

太祖時郭貴知邢州梁夢昇知德州貴親傳之在德州者頗爲姦利夢昇一以法繩之貴素與珪善因密遣告珪謀所以去夢昇者珪悉其指一日上偶言邇來中外皆得人珪遽曰今文臣亦未必皆善如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死因數其某事某事上曰此必刺史不法耳夢昇眞清强吏也卽命中書



其以夢昇爲贊善郎又曰左贊善珪譖竟不得行

譚延美

延美起自羣盜而有智謀以將畧顯雍熙中奉命與田重進北伐出飛狐過敵兵甚盛重進難之延美曰彼恃衆易我正當出彼不意輒麾騎直進敵遂潰斬級五百獲其將大鵬翼以歸大鵬翼者敵之梟將也端拱初徙知寧遠軍一日契丹兵抵城下延美爲開門以待虜疑不敢入閉城數日門開如故民出取芻糧無異平日而虜竟引去

丹繼倫

端拱中契丹入寇上遣李繼隆發兵萬餘護送輜重契丹將于越諜知率精騎數萬邀之時繼倫爲緣邊巡檢使方領數十人巡徼路與寇遇越徑趣大軍不顧倫倫謂其麾下曰虜蔑視我耳彼南出捷還將乘勝[illegible]我而北不捷且洩怒於我我無遺類矣今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直前不虞我至力戰而勝足自樹縱死距泯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遂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越後天未明及之越去大軍四五里方會食且戰繼倫輒從後掩擊殺其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時于越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乘善馬走餘衆遂潰繼隆乘之大敗去自是契丹人平居每相戒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



劉蟠 附宋璫

蟠嘗舉進士太宗時歷左諫議大夫性簡素能攻苦食淡而好爲弔詭以售知人主初嘗典衆作太祖每臨視之蟠偵駕至輒衣短後衣芒屩持梃以督工役或髼頭跣足遽出迎謁太祖以爲勤事賜錢二十萬時有宋璫者歷官三十年未嘗問家事惟聚書臨子孫曰使不忘本先進上解褐時爲青城主簿惟事寫書秩滿載數千卷以歸

樊知古

知古家池州嘗舉進士於南唐不第謀歸太祖乃漁釣采石江上每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袤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橋濟師已而征議用其策或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於石碑口試造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金陵遂平擢侍御史

知古嘗爲營田使奏請修城木五百萬牛革三百萬上曰萬里長城豈在於此自古匈奴黃河互爲中國患朕自卽位來或邊場無事則有修築圩堤之役近



者邊烽告警則黃河幸復安流此蓋天意更迭垂戒人主深溝高壘預備不虞自是王公設險之義若所請過當不重困吾民乎詔有司量給之

知古本名若水上嘗因召見問曰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尚書右丞倪若水以亮直著臣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因奉詔按倪若水實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士爲傳笑微時嘗辱於豫章洪氏洪故掌榷酤遺鐵錢數百萬知古爲轉運責償銅錢以快意焉

臧丙

丙字夢壽淳化初官諫議大夫尊卒年僅五十三丙

晉名愚字仲回少孤嘗夢其父召丙偶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丙仰視之黃明潤大因望而拜既寤私喜曰此壽徵也以老人星出丙入丁遂改名丙然卒無驗或謂丙於禮不當更名蓋古人戒數占夢云時有李八百者自言已八百歲度支使陳從信冀得其術事之甚謹竟無所得

王昭遠

昭遠少負膂力善騎射以狀偉色黑其父名之鐵山太宗在晉邸遠特被親遇嘗呼其小字而不名也歷勤州防禦使治綾錦院爲公署掘地得鐵形若山或



言此地卽鐵山故營正與遠小字合衆奇之其祖母郭氏嘗指昭遠曰此兒有貴相他日當至公侯昭懿奉錢過二萬不能勝矣懿昭遠弟已果驗

王賓

賓性佞佛賜賚數千萬俱奉釋氏嘗在黎陽見古寺廢捐奉錢修之掘地丈餘得數石佛及石碣有賓姓名事聞詔賜經一藏錢三百萬賓有妒妻悍甚不能制時軍法不許挈家之任賓妻擅至毫賓懼以聞太宗召妻至俾衛士杖之百以妻忠婧卒妻一夕死

姚坦

坦字明白性強直爲益王府翊善王嘗於邸中爲假山費數百萬既成召賓僚置酒共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州縣督逋小民流血被體以成此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營假山聞之罷役

益王少佚豫坦每醜詆之王不能堪時左右教王詐稱疾不朝者逾月太宗頗憂之召王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甚鬱鬱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王不能用其諫而又詐稱疾王年少必爾輩爲之未幾王果薨先是上嘗戒坦元



儼郊書好學亦稱賢王郎不中節亦須婉詞規諷若無大故而詆訐之豈翊贊之道及是上顧侍臣曰坦不知大體但賣直取名耳

雷德驤 有終有鄰附

德驤無文彩頗任強直褊躁忤物初事太祖以趙普擅增刑名抗言訐之上怒黜爲商州司戶知州奚宰相旨文致之詘上其子擊登聞鼓訟冤普由是出鎮河陽已事太宗歷戶部侍郎會普再相宣制日德驤方正班不覺笏之墜地子有終有鄰

有終性倜儻畧小節不畏強禦初就選與選侯陟木

彊難犯選人無敢譁者有終獨抗言願爲大郡治獄掾陟屹之曰年未三十安能任此有終曰顧其才何如乃論年耶自是名顯其後業甚著卒官宣徽北院使輕財好施每出家貲以佐公費之不給身沒之日宿負不啻千萬

有隣性傾險好訐人陰私嘗發劉偉胡贊等僞牒偉棄市贊等並籍家而有鄰以是擢祕書省正字自是屢告密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杖擊之有鄰號呼聲徹外尋死其孫簡夫初隱居不仕乘牛出入冠鐵冠自稱山長及闕中用兵輒以口舌押闔公卿間嬲御



服飾甚盛或誚之曰向者牛及鐵冠安在

王德用

德用將家子嘗從其父超以六萬衆戰李繼遷於鐵門關斬級俘掠以數萬計還次烏白池諸將多失道敵躡之勢甚張超按兵不敢進德用獨以精兵五千轉戰三日敵乃却巳下令曰歸師迫險必亂亂行者斬一軍肅然是時超亦爲之按轡云繼遷憚其嚴整不敢逼而去時年僅十七耳

德用嘗爲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會契丹有牒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之吾正欲其以實還告百戰百勝不若以不戰勝也明日故大閱士皆踴躍奮擊乃陽下令具糗糧聽吾旗鼓所向覘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來議和

章獻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太后崩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曰非故事亦不奉詔他日仁宗閱故諜於太后閤中得德用前奏軍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遂拜簽書樞密院事且遣使者趣入院自是遂兼將相

德用狀貌雄異面甚黑頸以下則白晳屢臨邊境名



聞四夷小兒婦女皆呼爲黑王相公以其面黑也既致仕會乾元節上壽預班廷中契丹使問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起門下平章事知樞密明年富弼相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相將相皆得人矣

呼延贊

贊武人有膽勇每自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下至妻孥僕隸皆然諸子耳後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傍有刃緋帕首乘騅馬以自異更有俚誕不近

理者盛冬以水沃孩稱蓋冀其長耐寒而勁挺也故
其子嘗病贅又自割股為羹以療之

周仁美

仁美負膂力隸殿前班嘗從太祖過祇候庫問其力
能負錢幾許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上笑曰可惜壓
殺止命負四萬五千即賜之自戍環州歷澶州會召
見自陳筋力未衰願對殿廷發二矢更奏曰臣久戍
外郡前後戰陣體被三十餘創今日幸對萬乘倘得
備員宿衛立殿庭下一日死無憾矣上壯而留之



#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

讀宋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仝

列傳

## 呂端

端性凝重外去手稜而中甚明了嘗使高麗渡海暴
風折檣舟人怖甚端讀書恬然如處齋閣又嘗事許
王元僖坐裨贊無狀遣官就鞫於府端方決事使至
曰有詔推君端肅然顧左右取帽來使曰何遽至此
端曰天子制問即罪人矣遂下堂隨問劄答太宗知
端欲相之或謂端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
塗他日曲宴上作釣魚詩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
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未幾相端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獨召寇準謀
誅之準退過端端問曰上獨召君計事戒勿言於端
乎端備位宰相若軍國大計不可不與聞準告以上
意端曰君何以復上準曰議斬之以懲凶逆端曰此
非計也幸少緩之即入奏曰陛下亦知漢祖分羹事
乎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尤乎今日殺
之明日繼遷可擒乎徒益怨愈堅其叛耳以臣之愚

宜置之延州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縶其心而還母命吾制之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羈縻不大擾卒納款端之力也

太宗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乃潛結中宮謀立楚王元佐上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得復有異議即奉太子踐祚是爲眞宗時垂簾引見臣下端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尋貶繼恩均州安置端軀肥偉階峻不



便升陛上特敕梓人爲納陛焉上每見端必肅然拱揖而不名

畢士安

士安本雲中人少事繼母祝氏祝謂曰學不求良師友不如不學乃攜士安如宋又如鄭從楊璞韓丕劉錫等游遂爲鄭人眞宗時與寇準並相爲人有醞藉好讀書雖耆年目眊猶手自讐校至親繕寫尤精詞翰有文集三十卷生平寡交惟王祐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則其門人也禹偁謫時士安識之逆旅即留教以學遂登科第進用在士安前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辭云

畢仲游

仲游以提點河東刑獄召改祕閣太原銅器名天下仲游獨不市一物且行懼人以爲矯也爲買二茶匕而去時韓縝按視太原聞而歎曰公叔可謂眞清已

知耀州州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飢揭諭境內曰郡賑施若干與平糴若干可若干萬石實虛張其數也州富室知有備遂不復閉糴各發廩民遂無流徙

仲游善屬文切事理而有根柢蘇軾在館閣頗以詩文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



已而辨孔子欲無言古人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也若知畏於口而不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吾謀而怨者或已敗其事矣今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也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感之

司馬光爲政一切求反於王安石仲游與之書曰昔

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夫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也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而去者可



復存然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財計以諸路所積錢粟悉歸地官明示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而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令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向者所論新法始可永罷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為安石之徒者且十七八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而累百之中僅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強為之新法雖廢將復舉況未廢乎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寇準

準字平仲年十九登進士第時太祖策士必親自臨軒見年少者每抑之或教準增年答曰準始進可欺君邪擢右正言直史館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太宗嘗因大旱召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獨曰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



頃之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言之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乃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上問沔沔頓首謝上於是切責沔而知準可大用

景德初契丹大入寇急書一夕五至時準在中書得書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時王欽若江南人請幸金陵陳堯

與蜀人請王成都帝問準準心知謀出二人乃陽若不知者驚曰誰謂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駕親征虜當自遁萬一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虜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遂決策親征

帝之在行宮也每使人覘準何爲一日覘者至準方與楊億飲博呼譊還白狀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其見倚重如此會虜騎薄城我兵敗之復射中虜將撻覽額撻覽死自是虜奉書請盟準不許而虜使者來益數準意擬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會帝厭兵意在羈縻之而時又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



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命之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往竟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初丁謂出準門既位參政事準猶甚謹一日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自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慙心銜之他日準復奏丁謂錢惟演皆佞人不可以輔少主謂益憾自是日傾準準貶雷州司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及謂詣見準拒之準家僮時有謀爲報讐者準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出之

準之徙衡州也命未下而準已疾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賜準及病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既卒而衡州之命至歸葬西京道出公安公安人皆爲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以挂紙錢逾月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以祀

初張詠在城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以待仍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



讀準莫喩其意歸取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必闔扉脫驂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匽所在必然炬燭

李沆

沆識度宏遠兒童時已具公輔器雍熙中同宋湜王化基並除右補闕上各賜錢百萬以沆素貧多負貸別賜三十萬令償貸他日與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遂拜給事中

眞宗時沆在中書上一夕遣使持手詔欲冊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

可其議遂寢時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上復問
沆沆曰賞罰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
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執議如初事遂止
李繼遷擾朔方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爲靈州必
爭之地一失則沿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訪於沆
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以臣愚見不若密
詔州將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庶關右之民得息肩耳
時異議者衆沆議格未幾而靈州陷
西北用兵天子旰食參知王旦歎曰吾輩安能坐致
太平沆曰少有憂虞足爲儆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



未必無事旦未爲然已契丹講和西夏納款帝遂有
侈心而天書之事起時王旦目擊其事欲諫則業已
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沆前語乃喟然曰李文
靖眞聖人也時遂目爲聖相
寇準與丁謂善屢薦謂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
人可使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能終抑之使在
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未幾準爲謂所
傾上嘗問治道何先沆對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
最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也
沆在中書未嘗有密奏帝一日謂曰人皆有密啓卿
何獨無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
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深惡之豈敢效尤嘗讀
論語喟然歎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語尚未能盡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沆爲相接賓客嘗寡言馬亮與沆同年又與沆弟維
善一日語維曰外議謂大兄無口匏維乘閒以語沆
沆曰吾非不知也今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
無壅蔽矣若國家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薦紳如
李宗諤趙安仁皆一時英秀吾與談猶不能啓發吾
意自餘諸子坐起拜揖猶周章失次卽席惟自論功



蔑以加寵異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曲意妄言
卽世所謂籠單籠罩之術僕病未能也沆於諸弟尤
篤重維及相對燕飲淸言卒未嘗及朝政
沆內行修謹無枝葉公餘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
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
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
寬矣故雖頹垣傾壁而絕不屑處堂前藥欄壞妻戒
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終不言妻語沆沆曰
豈能以此動吾一念哉弟維及斂屬勸治第沆曰身
食厚祿時有橫賜計衆裝亦可治但念內典以此世

界為缺陷安得圓滿若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足棲息安事豐屋為其素尚如此已流卒帝哭之慟駕臨喪賜白金五千兩

王旦

旦字子明父祐有陰德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已旦生幼沈默祐器之曰是兒當至公相及長第進士知平江縣廨舊有物怪居者多不安旦將至之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曰相君來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真宗幸澶淵旦從會雍王元份疾帝命旦還權知留



守事旦奏曰臣有所陳願宣寇準準至旦奏曰十日不得捷報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遂馳還京徑入禁中下嚴令戒不得傳泄及帝還旦子弟家人皆出迎旦於郊忽聞後有騶訶聲視之乃旦也始知旦居守云

上方東封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彼知車駕東出始以此探我虛實耳正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幣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報大慙西夏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肆謾請詔責之帝問旦旦曰毋

也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自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

王曾張知白等參預政事一日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批旨徑行恐滋外議旦遜謝不答他日奏對旦既出曾等復入帝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同來曾等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諭以小事聽便宜行卿等謹奉之可耳曾等愧而退

旦一日自朝歸不去冠帶入靜室獨坐家人莫敢入者旦弟以問趙安仁安仁曰方議事公不欲行而未



決此必憂朝廷矣周知名士必召與語或使獻言觀其才之短長因密籍其名以備薦但用其人或復來則絕不與見也李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徙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帝令往中書問旦始知為旦所薦凡旦所薦士皆類此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旦謝不與見師德意為人所短以告向敏中屬為解一日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何故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敏中

為言師德意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薄待
我耳第緩之聊以戒諧進
旦嘗與楊億評人物億曰丁謂久遠當何如旦曰才
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終
吉若獨當權衡爲身累耳後果如其言景靈宮之役
旦與內侍周懷政偕行懷政每乘閒詣必謝去必從
者齊至旦始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畢即退其後懷
政以事敗人方服其遠識
陳彭年嘗爲科場條目呈政府旦投之地曰內翰得
官幾日便欲隔截天下進士耶彭年惶恐退向敏中



一日出示彭年文字旦瞑目斂取紙封之敏中請一
覽旦曰不過與建符瑞圖進取耳內侍劉承規得幸
病且死求節鉞帝謂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
曰他日有求樞密使者奈何事竟止
帝擬相王欽若以問旦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
渥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
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
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論也已旦沒欽若始大用
謂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寇準平日於帝前數短旦旦獨專稱準帝一日謂旦
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宜然臣在相
位久缺失多準於陛下前無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
重準也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輒上聞旦被責
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
吏欣然呈旦旦弟送還密院準大慚
寇準罷樞密使託人求使相旦驚曰將相豈可求耶
準憾之已竟除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臣安得至此帝乃具道旦
所以薦者準始自愧歎以爲不可及準在鎮每遇生
辰輒造山棚大會賓客又服用僭侈帝聞怒謂旦曰



寇準每事欲效朕何也旦徐對曰準誠賢獨無如其
騃何上良久曰然此正是騃耳意遂解
旦以疾求避位帝見其容瘁憫然許之尋又命以肩
輿入使其子及省吏扶掖以見帝問曰卿疾甚萬一
有不諱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
自擇再三問不答時張詠馬亮皆尚書帝歷問二人
亦不對帝因曰試言卿意旦乃舉笏曰以臣之愚莫
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非臣所
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出卒相準
旦初相時家人有欲以錦綃飾氈席者戒不許有貨

玉帶者旦第以爲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第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毋乃勞乎亟還之飲食不精潔但不食未嘗怒家人試之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羹曰我偶不喜肉他日墨其飯則又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一生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自立田宅多徙使爲不義耳眞宗欲爲治第旦以先人舊廬辭宅門壞主者徹新之暫於廡下啓側門出入旦每至側門輒據鞍俯而過俟門成始由之其沈蘊多類此

旦疾甚上遣內侍候問相望於道帝手自和藥并著



薯蕷賜之疾將革亟延楊億至臥內求撰遺表正序平生遭遇願上日親庶政進用賢才少減焦勞之意而絕不爲宗親乞恩澤表上帝歎息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藁末自益四語云益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卽令舁至內閣詔不許帝還至門而旦已薨帝臨喪爲之慟悼

天書之說起自王欽若帝思久之心憚旦謂欽若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曰臣當以聖意諭之因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帝尚猶豫會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洛圖書何事也鎬老儒不測上意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敎耳帝自是意決遂召旦飲極歡及罷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子共之旦攜歸發視皆美珠也自是天書封禪事遂不復異議一生相業惟是少玷云

向敏中

敏中愷悌多智畧太宗欲大用之會有忌者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贓敗嘗發書歷詣朝貴求末減敏中亦與焉事下御史按實侃書果及門然敏中睹其名不啓封卽遣去矣俄捕侃私童至詰之云原書納篋中瘞臨江傳舍亟馳驛往搜得之封題如故事聞



上異之卽召見拜同知樞密事

眞宗幸澶淵密詔敏中以西鄙事聽便宜處置時中外危疑敏中得詔緘之視政如常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至期盡召諸賓僚置酒縱閱而密伏甲幕下儺入先於中門外馳騁因召之及階敏中振袂一揮甲士齊出盡擒之搜果各懷利刃卽席斬焉旣屏尸以灰沙掃庭乃張樂宴飲一時坐客股慄邊藩遂安

天禧初敏中進右僕射上顧學士李宗諤曰朕自卽位來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殊命也其家今日賀客

必多卿試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誨往則門閤寂然因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懽忭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勳德隆重主眷特殊不能有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之勳德禮命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陰使人問庖中今日設宴否亦絕無明日宗誨具白上上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王欽若

欽若性機警多險智擢進士甲科歷三司判時度支毋賓古嘗言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



不支僕擬啓捐之欽若聞一夕命吏寮校成數翼日即上之眞宗大驚曰先帝未知耶對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耳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自是嚮用欽若

契丹既受盟眞宗雅重寇準每退必目送欽若欲傾準一日謂帝曰陛下敬準以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役是也諸侯猶恥而陛下反以爲功耶帝愀然欽若又進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帝自是遂疏準

帝既入欽若言居恒忽忽不樂欽若度帝厭兵乃謬奏曰陛下誠以兵取幽薊即可滌前恥矣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安能復事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次惟封禪可以鎭四海誇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希世絕倫之瑞即又曰天瑞安可必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獨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自是天書之誕遂起

欽若狀貌短小項有疣時人目爲癭相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遇異人告以他日當位宰相視其刺則唐相裴度也及貴



遂好神仙之說嘗用道家科儀建壇場禮神朱書紫微字陳壇上自校道書增六百餘卷又表修裴度祠於圃田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眞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相爲表裏時目爲五鬼誠如聖諭

丁謂

寇準之再貶也帝意止欲謫之江淮聞謂竟除道州司馬同列莫敢言獨王曾以帝諭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時制未下謂趣取藁改云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皇違豫之初溼此

震驚遂至沈劇於死凡與準善者一朝盡逐之
謂欲引林特爲樞密李迪執不可遂與迪大詬帝命
兩罷之出謂知河南迪知鄆州明日謂入謝自陳忿
爭由迪願復留遂賜坐左右設墩謂輒顧曰有旨復
平章矣乃更設杌謂出郎入中書視事如故
謂既竄崖州惟日事浮屠因果之說著詩文數萬言
家寓洛陽嘗作家書遣使致之洛守劉燁祈轉付家
戒使者曰伺燁會僚衆時呈達燁得書遂不能隱即
以聞帝啓視則語多自刻責敘國厚恩戒家人毋怨
望帝感惻遂徙雷州蓋始終知數用事也



初謂少時嘗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以爲韓愈柳
宗元後歷二百年始有此作名自是顯性故多機凡
圖畫博奕音律諸伎無不洞曉每休沐會客盡陳諸
具聽人人自便而已從容應接其間莫能出其意者
共營昭應宮王欽若料丁須二十五年謂令以夜繼
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而工訖

夏竦

竦以文學負特名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能識古文
奇字有集一百卷治軍嚴敢誅殺威畧頗震然性貪
狡積家財累鉅萬廣畜聲妓以自娛而好陰閒僥倖

使相猜阻遇家人亦然其經畧西邊也元昊嘗懸榜
募得竦首者予錢三千共爲敵所輕侮如此

陳堯佐 附堯叟堯咨

堯佐以進士及第爲中牟尉嘗作海喻一篇以寄志
人奇之巳通判潮州潮人有張氏子隨其母濯於江
鰐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閔傷之命吏挐小舟
操網往捕鰐鰐至暴非網可得及是竟弭受網因作
文與諸市而烹之一時異其事
堯佐初肄業錦屏山巳從种放終南山善古隸八分
爲方丈字筆力端勁尤工詩嚴戒殺號知餘子自誌



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
不爲辱三者粗可歸息於棲神之域矣陳摶嘗謂其
父曰君三子皆將相惟中子貴且壽後盡如言
佐兄堯叟官僕射弟堯咨節度使母馮性方嚴諸子
祿賜甚豊而一制以儉素景德中叟掌樞機佐貳史
館咨知制誥與父省華同在北省時諸孫仕宦及宗
親登科者又數十人一門榮盛當世罕儷每客至三
子侍省華側客不安多引去者堯咨最少文然任氣
節尤善射常以錢爲的一發貫其中孔

宋庠

庠舉天聖初進士試開封禮部皆第一慶曆中庠官右諫議帝嘗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將陳執中爲相不學少文故夏竦爲帝畫此謀欲以困執中也庠奏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論者以庠爲知禮仕終平章弟祁

祁字子京與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時人呼二宋而以大小別之祁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藁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他者撰亦



甚富性清約莊重不及庠以是不得公輔

祁之將革也自爲誌銘及治戒戒云三日斂三月葬愼毋爲流俗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腊吾骸朽衣衾而已毋實以金銀雜珍吾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冢上植栢五株墳高三尺不得用石翁仲石獸若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委莒公莒公在若等不孤矣庠封莒國公故稱莒公

劉沆 附景洪

自慶曆以後臺諫用事朝廷命令之出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抉人陰私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故進擢尤速沆惡之爲舉行御史遷次格滿二歲者與知州遂爲中丞張昇所劾時樞密秋青亦因御史言罷斥沆奏曰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昇益爭不已沆遂罷

初沆祖景洪仕楊行密行密將彭玕據州反屬景洪以兵欲脅衆附湖南景洪僞許之卒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嘗語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乃即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嘗夢一衣冠丈夫



諭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遂生沆

馮拯 附伸已

拯氣貌嚴重上每遣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進白以咨事拯曰何不詣中書及至中書又遣堂吏謂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愧忿眞宗時拯求知陳州上謂王旦曰拯每固求閒郡何也旦對曰馬知節嘗議拯好富貴所欲節度使耳拯恐爲知節所量不敢請大藩殆爲此拯子伸已

伸已在天聖中嘗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

輒衣伸巳日汲以自供終無恙傍城數里有金花木相傳昔花開卽瘴起人不敢近伸巳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亦復無恙人異之仕終大將軍用武功顯

梁適 附子美

適學士顥之子少孤嘗輯父遺文及自所撰著以進眞宗讀之曰顥有子矣擢祕書省正字仁宗時爲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有坐詛呪殺人者獄具以無傷讞適駁曰殺人以刃猶可拒而詛可拒乎是甚於刃也竟論死適嘗與同官燕肅奏何次公案帝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肅不能對適對曰漢蓋寬饒黃霸皆



字次公帝悅適孫子美

子美緣章惇姻家累遷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嘗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北珠出女眞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至虐女眞捕海靑東以求珠契丹亡國禍基於此

魯宗道

宗道立朝侃侃無避忌章獻臨朝時嘗問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罪人也幾危社稷章獻默然他日與仁宗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婦道夫死從子乃遽命輦後特執政任子多館閣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得以恩澤處於是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志骨鯁也先是眞宗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之云

宗道爲諭德時居近酒肆閒微行就飲肆中會上召中使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請曰卽上怪公來遲何詞對宗道曰第實言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大罪上果問故使對具如言帝以詰宗道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嘉其忠實



薛奎

奎性毅直不苟合遇事敢言章獻嘗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袞冕奎奏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因力陳其不可巳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意在袞冕耳服之何以見先帝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斂帝心重之一日謂曰先帝嘗言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

王曙 益恭益柔附

曙喜浮屠法齋居蔬食而嗜進不休初歐陽修尹洙嘗爲曙官屬修洙喜游宴曙每戒曰諸君縱酒過度

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禍耶修起對曰以修所聞萊
公晚年正坐老不知止非酒過也曙默然亦不怒及
爲樞密首薦修等置之館閣了益恭每勸曙引年不
見聽及終父喪遂以員外郎致仕日與浮屠游洛陽
山水名勝足跡幾徧云次子益柔

益柔伉直好論天下事范仲淹未識面即以館閣薦
之嘗因醉作傲歌爲張方平宋祁王拱辰等列上言
其罪當誅蓋賈昌朝陰嗾之也韓琦謂帝曰益柔狂
語何足計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方平等皆近臣一
不爲陛下論列而乃同狀攻一王益柔耶帝感悟遂



不深咎司馬光嘗言自吾爲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
然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獨一王
勝之耳勝之益柔字

蔡齊

齊有釆丰能持正錢惟演附丁謂樞密題名獨削去
寇準名氏曰逆準不書齊言於仁宗曰寇準忠義聞
天下此社稷臣也乃爲姦黨所誣帝遽命磨去少與
劉顏善顏罪廢齊上其書數萬言得復官顏卒又以
女妻其子士論高之齊初舉進士第一真宗喜得人
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出狀元得給騶自齊始也

楊礪

礪字汝礪嘗處僧舍夢一古衣冠者謂曰汝能從乎
礪隨往睹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圭南面總三
十餘礪升謁之見最上者前有案置簿錄人姓名而
巳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
此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嘗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
十年汝功成矣亦顯矣礪再拜稽端拱初真宗在襄
邸礪以記室參軍謁見歸謂其子曰吾今見襄王即
向所夢來和天尊也卒官樞密副使

王嗣宗



嗣宗性傲狠初試講武殿以手搏趙昌言帽擢首科
其觀察耀州也會种放予告還山過於傳舍初甚有
禮已放醉稍倨嗣宗遽語侵之放曰君以手搏得狀
元耳何足道嗣宗大慽至州遂上州之豪族十餘而
放爲首至比之魑魅真宗令徙居嵩陽避之
嗣宗爲中丞日嘗忿宋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請老疲
言之真宗乞敕令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自晚年
疾甚乃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平生惟此
一事未能免物議人士傳而鄙之尤好爲文章上東
封近臣多所頌記宰相以嗣宗文不足揚厲聖德慮

爲後世詬不許勒石

趙安仁 附孫君錫

安仁有學識知典故爲學士梁顥所推引遼使韓杞至一夕會飲杞舉橙子曰此果曾見之高麗安仁曰橙橘產吳楚朔延職方掌天下圖經凡他國所產無不知頃給事中呂祐之嘗使高麗未聞其有橙柚也杞愧尤嗜書所得祿賜悉以購異書三館舊缺虞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其本眞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爲手詔褒美孫君錫

蘇軾出知杭州君錫上言軾知無不言公論倚重隱



如長城今飄然去國恐邪黨乘隙復進不若留之在朝用其議論云云及賈易劾軾題詩怨謗即又云軾負恩懷逆無禮先帝願亟正罪宣仁覽疏不悅曰君錫何全無執守乃爾

任中正

中正以進士及第爲學士錢若水所薦太宗自是知之擢江南轉運以其軀幹修偉爲自擇大笏命內臣取緋衣之長者賜之眞宗時中正母嘗入謁禁中與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上命毋爲班首且賜坐母子榮遇時人羨之弟中師晚知養生之術自號大

塊翁

周起

起爲樞密副使一日奏事殿中會帝適生子即仁宗也帝顧曰卿知朕有喜乎朕有子矣宜賀我即入禁中懷金錢出以賜起起嘗與寇準過同列曹瑋家飲事間客多引去者獨起與準盡醉夜漏上乃歸明日入見引咎謝上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飲此常事何過之有性嗜書家藏書萬餘卷嘗集古今人書倂所更體法爲書苑十卷

程琳



琳字天球嘗爲館伴契丹使者至一日問曰先皇帝嘗遣使承天太后獨無使何也琳答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乃嫂也嫂無通問禮使者語塞元昊反猶遣使來朝衆請斥之琳曰遣使常事也不得殺後使者益驕横大臣[illegible]之琳曰始不殺無罪今既横則有名矣果其惡誅之固法也又何患其應卒之知多類此

趙積

積以侍御史出知益州會詔度支市錦六千匹積召工計歲織錦幾何裁十數匹止即以歲所織數上供人

自是推其能然善為縱性躁率天聖中厚結劉美家姻致位樞府命木下人馳告積積急問曰東頭西頭壽意在此書也聞者傳以為笑

任布

布事真宗卒官樞密副使絶約自守無所建明其子遜嘗上書詆執政及其父皆為不才後御史魚周詢論布因言布之不才其子亦能知之遂能知河陽議者謂布誠不才而詢引證父擿子之子以逐其父亦未爲得體也布歸洛不復出爲作五知堂以自志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云



高若訥

若訥知諫院時范仲淹以言事奪職余靖尹洙又以論救仲淹相繼坐貶歐陽修乃移書責若訥曰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而以非辜逐君為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訥忿其以其書上奏修亦貶夷陵

若訥强學善記明律曆尤喜申韓管子之書後因母病復兼通醫術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者皆能考校訛謬行於世於是世始知有是書其所論著雖國醫無不屈伏也時當世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

范廷召

廷召負絶力年十八即能手刃父讎取其心以祭父墓事太宗官殿前都指揮使從軍四十年善騎射嘗因出獵見羣鳥飛鳴發一矢而貫其三性惡飛鳥所至彈射殆盡尤不喜驢鳴聞聲必擊殺之乃已

狄青

青起卒伍從征元昊常為先鋒大小二十五戰每臨敵必被髮帶銅面具所至披靡莫有當其鋒者尹洙嘗與談兵即薦之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奇之仲淹授以左氏春秋謂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也青遂折節讀書悉通古名將兵法自是名益顯



儂智高反嶺外騷動師久無功青奉命往未至先檄諸將毋妄動時鈐轄陳曙乃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昆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至大會諸將謂曰令之不齊兵用是敗即揖曙起并用等三十人悉斬之軍門諸將股栗已下令頓甲休十日賊覘之以爲軍未即進也明日青密整軍騎一晝夜絶昆崙關出歸鋪為陣賊既失險出逆戰鋭氣方盛青輒麾騎兵縱左右

智高敗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數千級智高夜
遁廣南遂平
初智高之未平也交趾願出兵爲助命靖業奏許之
青至即檄靖毋與通使而自上疏言李德政欲將步
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情實也且以一智高橫蹂兩
廣不能討而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其
何以禦請詔罷交趾助及賊旣平上顧宰相曰亟議
賞稍緩即不足爲勸矣時以是嘉青之能將而仁宗
之能將將也
青看動華夷而能以畏愼自保初智高敗賊屍有衣
讀史快編　卷五十　三十
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便欲上聞青曰安知非詐
吾寧失智高豈敢誣朝廷其面故有涅旣貴顯涅猶
存上敎青傳藥去涅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
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願留以勸軍士
不敢奉詔神宗考次近世將帥至青慨然思之命取
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而遣中使祠其家
郭逵
逵慷慨知兵神宗嘗訪以八陣遺法逵對曰兵無常
形總不出奇正相生耳因爲帝論其詳延安敎兵久
不就逵至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敎
一隊頃刻立就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必令人自言
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人各展其技戰無不克
吳育
育性明果而無憸忮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事
每與仲淹忤已育在政府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至多
爲任事者所沮育獨取其可行者固行之晩年在西
臺恒與宋庠相唱和追裒自遺事多至數百篇體素
羸少因力學感心疾後得古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
夕而愈後數發發必數十日卒以亡有集五十卷
宋綬
讀史快編　卷五一　三一
綬性淸介自兒童時即手不執錢藏書萬餘卷皆親
自讐校其筆札尤精朝廷大議論多綬財定楊億讀
其文自以爲不及也及李帝多取其書字藏禁中子
敏求藏書至三萬卷尤熟典故補唐武宗以下六世
實錄百四十八卷他著撰亦甚富
李淑
淑詳練朝典制作誥命爲時所稱其他文多取裁古
語務爲奇險然性傾側宋郊有學行淑恐其先用密
言於主者宋國姓郊交也非善應宋祁作張貴妃制
故事妃當冊命祁疑進告身非是以問淑淑心知其

惧故謂曰君弟進何疑祁遂得罪其善傾人如此

王骸

天聖中骸嘗使河北過眞定見曹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骸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易漢繒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方十歲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殺之何失策之甚乎德明自是悟吾因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恐他日必爲邊患骸將殊不謂然比入樞密而元昊反帝數問邊事不能對西征失利然後歎瑋之先識



盛度

度樞猜險善傾人景祐中王曾呂夷簡爲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善齊夷簡善綬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罷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曲事臣不能知陛下弟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情見矣上因問曾曾薦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遷知樞密事度體肥大難於拜起客有拜之者則俯伏不能與往往瞪視而詬詈之

張觀

觀事親孝寡嗜欲初爲祕書郎其父方爲州從事自疏請以祕書授父眞宗嘉之改其父京官父嘗過洛喜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遂買田宅營林榭以適父意仁宗嘗飛白書清字以旌之然不長吏事民有犯夜禁者觀詰之曰有見人否人士傳笑

孫忭

皇祐中忭權御史中丞事制下諫官韓絳論忭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忭上疏畧曰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力捷給若嗇夫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意在是與若然臣誠不能也上覽奏即越視事忭六世祖長孺喜藏書書甚富世號書樓孫氏



田錫

錫在興國中居諫職嘗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太宗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僚友謂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譏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可以一賞奪耶眞宗時錫請約畧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可畢又採經史切要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扆坐之側眞宗善其言詔史館以摹書借之

錫耿介寡合居恒終日危坐心慕魏徵李絳之爲人嘗曰吾立朝亦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實直因悉命焚之已錫卒眞宗覽其遺表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朕方在疑慮而錫疏已至矣若此諫官殊未易得爲嗟悼良久

王禹偁 附嘉祐

禹偁詞學敏贍性介潔嘗草李繼遷制詞繼遷餽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盡却之已出知滁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爲買一馬或言其虧馬價太宗曰彼能



却繼遷馬五十肯虧一馬價哉然以著書多規諷屢擯斥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卒章云屈於身而不屈於道兮雖百謫而何傷蓋其雅志如此子嘉祐

嘉祐爲館職寇準嘗問之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旦入相準曰於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臣主相得必如魚之得水然後言聽計從臣主俱榮今丈人於明主能若魚水之契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世至深識遠慮恐未必逮吾子元之禹偁字

張詠

詠少慷慨好奇節有士人宦遊遠郡爲僕夫所挾至欲得其女爲妻士人不能制詠過於傳舍知其事一日佯假此僕爲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間即斬僕而還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薦首時有夙儒張覃者未第詠即約寇準致書郡將請薦覃爲首其氣誼類如此

詠性剛嚴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詠怒其悖即斬之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已寄得造訛者立斬之民遂貼息每謂人曰妖訛之興沴氣



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妖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詠知杭州州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者壻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貲産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詠覽書索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使爾時七與子子必死汝手矣亟以三七倒易之人服其明斷

詠嘗謂其友人曰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爲何人故其自處每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巳効公不言巳能性躁果卞急尤不喜人拜跪命典

容預戒止有遠者詠怒甚郎迺拜不止或倨坐罵之
自號乖崖子謂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也
詠初與青州傅霖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三十
年不得及知陳州霖忽來謁閽吏白傅霖請見詠責
之曰傅先生天下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
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
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故來報子詠曰詠
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明日別去後一月詠卒

### 聶冠卿

冠卿嗜學好古官翰林學士其弟世卿監延豐倉嘗



掘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漫滅其可辨者云公先生
餌霞棲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瀕又云昭王大丞佑
壽又云水龍夜號夕鷄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
五十有五冠卿始見惡之已卒世卿校其所卒歲月
及其享年無以異也蓋冠卿先世果奉道云

### 尹洙

洙善屬文第進士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宋初柳
開始爲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法有
集二十七卷初官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敕榜朝堂
戒百官朋黨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
師友則臣仲淹之黨也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當苟
免宰相怒爲落其職

### 孫甫

甫舉進士及第杜衍嘗辟爲司錄凡吏職纖末皆倚
辦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聞遂不敢以小事
相屬每與談甫未嘗不引經正對衍嘗言吾辟屬官
乃得吾友甫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
以推見當時治亂能令聽者曉然若目擊之時人言
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



### 葉清臣

清臣舉進士時主司奇其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
高第自清臣始清臣嘗言時務畧云近有職在莞庫
而日趨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語以獻諛謔出則
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如宋湜爲御史乃勸陛下宮
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不加呵譴反擢諫職削弱朝
體取笑四夷無甚於此時多其切直

### 楊徽之

徽之善詩與邑人江文蔚江爲齊名太宗聞其詩名
嘗索所著撰徽之奏詩數百篇且獻詩爲謝有十年
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之句上嘉賞之合送

聖製多以別本爲賜詔與李昉等類撰文苑英華分
命徽之編詩百八十卷

王著

著事太宗爲翰林侍書上萬幾之暇頗留意筆法於
諸家字體灑然臻其妙以著工書嘗令中使持御札示
著著曰未盡善也上臨學益勤他日又示著對如前
中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若遽稱善則不復留
心矣久之復以書示著乃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
他日眞宗與宰相語其事爲之嘉歎

潘愼修



愼脩善奕太宗嘗召與對奕因作奕說以獻大要謂
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
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知斯五者斯可與言
棋因舉十要以明其義上覽之稱善愼脩先事李煜
時江南舊臣多言煜暗懦狀愼脩獨曰煜若果爾何
能享國十年上嘉其不忘本得臣子之誼

杜鎬

鎬性敏辨博學强記兄爲法官嘗有子毀父像爲旁
舍所訟者兄疑其法不能決鎬輒應曰僧道毀天尊
佛像可比也兄大奇之太宗嘗問西漢賜與悉用黃
金何近代遂爲難得之貨鎬對曰是時佛事未興故
金價賤眞宗幸澶淵道遇懿德皇后忌日疑軍中鼓
吹禮以問鎬鎬對曰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上
甚嘉重之鎬凡有所檢閱必戒書吏云某事在某書
某卷第幾行閱卷覆之無一誤者其淹贍多類此

查道

道沈毅有至性母病思鱖羹方冬苦冰道泣禱於河
鑿冰取之得鱖尺許母病尋愈後數年母卒遂遊五
臺將祝髮爲僧一夕雷震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
僧異之勸以仕端拱初舉進士高等嘗知虢州出按



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爲計直掛錢於樹而
去之居恒蔬食或日止一食終日默坐嘗夢中人謂
日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乃六十四人以
爲積善所延云

讀宋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列傳

孔道輔 劉隨附

道輔事仁宗為御史中丞郭后廢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時呂夷簡傳上旨諭以后當廢狀道輔曰人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父母不和可幾諫乃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答曰大臣當引君堯舜乃以漢唐失德為法耶夷



簡語塞出道輔知泰州

初道輔嘗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驚為神州將至帥官屬往莫拜且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其首碎之觀者駭異莫不歎服時有劉隨者與道輔同列諫職論事明銳號水晶燈籠云

曹修古

修古為監察御史遇事敢言嘗晨朝有黃門二人不避道訶者止之反為所詈修古奏言御史臺儀則天子之命所付所司劾治上立命笞之晏殊嘗以笏擊人折其齒修古奏殊為輔弼而忿躁無大臣體先朝陳恕榜人於中書即罷黜殊今如恕例時論偉之其卒也家貧不能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其季女泣謂母曰奈何以是累吾父竟拒不納

司馬池 旦 朴附

池舉進士第授永寧主簿出入乘驢與令齊嘗以公事謁令令南嚮踞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與語不少屈自是歷郡邑治多有聲累官當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耶已度支報滿中書進名帝曰是固辭諫官者予且



旦歷官十七轉至大中大夫而澹泊無欲人不知其貴與弟光友愛甚篤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議論天下事旦有助焉旦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珦席汝言為同年會賦詩繪象時以為盛事比於唐之九老旦孫朴

朴范純仁之外孫也純仁謫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朴道以見朴時方七歲晉接應對如成人客皆異之靖康之阨朴嘗使二酋閒問家世朴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因請立趙氏後遂徙北徽宗崩

朴與衆弁在燕並議制服弁欲請朴曰臣子爲君父喪又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不問授行臺左丞固辭不受

李及

及嘗知杭州惡其風俗輕靡屏絕游宴一日冒雪出郊衆謂必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返居數年未嘗市吳中一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數卷及嘗生子以妻張氏得鞠之外舍張知固請歸傾爲無恙也至則會親屬擊子於堂柱而碎其首及逐無歸

燕肅 瑛附



肅嘗爲詩其多至數千篇尤善畫畫入妙品所圖山水蒼布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爲古木折竹嘗造指南里鼓二車及欹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司天臺考之云與崇天曆不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候昏曉多用之世推其精密在明州爲海潮圖著潮論二篇肅曾孫瑛仕嶺嶠七年招南海珠犀香藥以來時相人目爲香燕

馬亮

亮嘗知杭州先是江濤大溢築隄數年不就詔詰問亮乃褒詔作文禱伍員祠下明日潮爲之却出橫沙數里隄遂成呂夷簡少時嘗從其父蒙亨爲縣閩中亮一見奇之妻以女妻劉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耶亮曰非爾所知也宋庠及弟祁爲童子時亮皆物色之曰後必大顯世以是推亮能知人

陳希亮 子慥

希亮清勁寡欲見義勇發禍福不自惜嘗爲鄠縣縣多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每及期即訛言緋衣三老人行火民遂相率出錢無敢靳亮至嚴禁之齋止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已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將復出矣初亮年



十六將遊學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萬亮悉召取錢者至焚其券而去之子慥

慥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慕朱家郭解之爲人嘗從蘇軾遊西山馬上談兵及論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已復折節讀書思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洛陽有園甚壯麗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晚年皆棄不取遯光黃間止岐亭菴居蔬食恒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遺像乎因自號方山子蘇軾謫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爲慥云

狄遵度

遵度字元規篤嗜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少舉進士一斥於有司即恥不復爲以父棐任仕主簿尋棄去尤嗜杜詩一夕夢見甫爲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名佳城篇有集十二卷棐特有狄國賓者仁傑後分仁傑告身與棐棐奏錄國賓一官而自稱仁傑十四世孫

石揚休 附薛顏

揚休嘗第進士喜閑放居恒養猿鶴玩圖書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然好殖財初居貧衣食之徒步去



家十八年後貴還里時昔同貧窶者尚在意揚休必賜我及至不捐一金而反徧受其里中富人金以去時薛顏亦以殖富嘗屬杜衍爲墓誌衍却之仁宗聞謂衍曰薛顏有醜行卿不屑誌其墓眞清[illegible]

李垂

垂字舜工累官修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illegible]謁或問故答曰謂侍權怙勢與時必遊朱崖吾[illegible]入其黨謂聞惡而出之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舍[illegible]重君文學擬擢知制誥而未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吾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官翰林學士矣[illegible]

老乃復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執政聞仍出之

施昌言

昌言字正臣舉進士高第而治家無檢押嘗爲河北都轉運使一日召范仲淹燕後堂出婢子爲優雜入男子褻戲其間無所不劇仲淹怪袞偵之則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懌而去

楊偕

偕少從种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第而長將畧所至有聲卒官右諫議居恒喜談兵嘗奏兵論一篇著兵書十五卷集十卷初嘗之官濮州道遇一術士謂曰



君知世間有化瓦石爲黃金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方從吏祿安事化金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在

李虛己

虛己喜爲詩數與曾致堯唱和致堯嘗謂曰子詩雖工惜音韻猶啞虛己未悟後得沈休文論詩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太宗賞其詩嘗賜以錢翌日語宰相曰虛己詩思可嘉予錢五十緡矣宰相對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誤自是詔羣臣以章疏者閤門勿受皆由中書門下關通上之幾論者

謂虛已父子篤行家甚貧雖人主一時之悞殆天賜
也虛已父寅以廉吏聞

張傳

傳強力治事七爲監司所至審覈簿書勾摘姦隱州
縣憚之傳謂謂曰奚憚我哉我所爲斤斤致察正以
愛州縣也吏不敢慢則州縣無敗官矣識者謂然天
禧中有術士號數百歲人嘗遊秦悼王家自言歷見
唐兩代時事以是出入禁中甚禮重莫敢詰其僞者
傳與見訊以唐事不能對始黜其僞

陳從易



從易字簡夫爲人激直少容而心無懭忮王欽若最
善之嘗言數日不見簡夫便忽忽不樂及廢居南京
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往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河
南擬過之遇汴水涸遂告謂曰從易願賜湖外非獨
爲貧也亦欲就省王公耳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幸
公許少留謂乃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爲知我寇準
貶道州謂謂從易曰盧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從易曰
嘗以故相事之謂有慙色

楊大雅

大雅性嗜學雖飲食不釋卷仕終集賢學士歷二十
五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大雅澹如也或
笑其拙大雅謂曰吾不學世人而學聖人以至此吾
所學不敢薦於人竊嘗自獻於天子矣嘗渡江遇風
覆舟泳及岸衣冠盡溺沒丁謂聞爲餽衣一襲大雅
堅不受所撰著幾七十卷

陳埃 寇瑊附

丁謂既貶會南郊赦有言其將復還者埃上疏畧曰
丁謂因緣險惡援竊公台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
神器龍岡冀消王氣令禪柴展禮渙汗推恩計謂必
潜輸琛貨陰結要權假息遐荒冀移善地李德裕北



國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牽復天下
傳誦快之時有寇瑊者初以附謂致通顯及謂敗鬱
鬱不自得祕書丞彭齊爲賦喪家狗以刺

王濟

濟字巨川事太宗嘗與張齊賢廷諍詞氣甚厲至詆
齊賢爲腐儒時方河決詔調丁夫十五萬治河濟以
爲勞民齊賢時作相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
決亦陰陽災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
太平則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然則今非太平
耶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息肩無日若

陛下用得其人太平亦自可致但據今日則猶未也
上為之動容因留濟問邊事

楊億 附弟偉

億字大年父逸嘗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來謁未
幾而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甫能言母以
小經口授隨即成誦七歲能文對客談論若老成人
雍熙初億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
華就試詞藝送闕下連三日試詩賦五篇援筆立就
上深加賞異命內侍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
服削章為賀翌日下制曰汝方髫亂不由師訓而文



當生知一日千里有望於汝即授秘書省正字賜袍
笏天禧中累官翰林學士
億自幼至老不離翰墨即對客笑談而揮翰不輟尤
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當日朝廷典制
多所取正焉手集當世述作為筆苑時文錄千篇尤
留心釋典禪觀之學所著有括蒼武夷頴陰韓城退
居汝陽蓬山冠鰲等集內外制凡一百九十四卷弟
偉每朝必秉小笏知制誥缺中書進偉名仁宗曰非
秉小笏者耶即命之

張去華 附李繹

去華舉進士第一善談議嘗獻元元論眞宗歎賞命
以縑素繕寫為十八軸列置龍圖閣四壁以不飾邊
幅故仕不顯子師德去華十子而師德最賢舉進士
亦第一當世榮之時李若拙子李繹以久任外職快
快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

李迪 附 [illegible]

唃斯囉入寇曹瑋請益兵帝問迪關右兵幾何對曰
臣向在陝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
囊中帝即令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某處當
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眞頗牧在禁中也巳



瑋兵出上問迪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三日而奏
至果大勝上問迪何以前知迪曰賊兵遠來聲言某
日下秦州會食蓋激怒瑋也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
是謂逸待勞故知必勝帝自是益重之
丁謂擅政至除吏不以聞迪怒謂同列曰迪起布衣
至宰相有以報國即死無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
耶會謂欲引林特樞密迪爭之上前曰丁謂罔上弄
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
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
臣願與謂俱罷帝怒貶衡州團練副謂謂曰迪若貶

參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
之而已謂敗始召還孫孝壽
孝壽爲開封尹時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
府同舍生勸解之因戲取牒效壽花判云與決杖二
十僕喜陰竊之明日持詣府告主僞判孝壽追舉子
至備言本末即忻然謂曰若判正合我意如數杖之
而謝舉子孝壽治行無甚異獨此舉大快人意云

王曾

曾字孝先自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在朝正色獨
立天聖中嘗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



東奔帝以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訛言耳不
足慮已而果然知應天府民間訛傳有妖若飛帽夜
搏人京師以南人情大惶惑曾下令敕里門夜開但
口言妖至者即捕之妖頓息
曾居恒寡言笑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與
楊億同列侍從億喜譜謔於僚友無所不狎侮獨與
曾言則曰余不敢戲也眞宗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
之既退使內侍諭曰思卿甚故不暇朝服見卿勿以
我爲慢其見嚴憚如此其知天雄契丹使往返必斂
車徒而過無敢或譁

曾爲宰相所進退士人皆莫知范仲淹嘗謂曰明揚
士類相職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斂
恩歸已怨將誰歸仲淹深服其言有故人子孫京東
謁別曾留之具饌食訖頗行合中送簡紙數軸潔觀
之皆他人書簡后裁取者寶元初有大星墜其寢左
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自知及期而卒曾無子

杜衍

衍以吏部侍郎爲樞密使每有內降恩率寢格不行
積至十數輒繳納詔旨諫官歐陽修入對帝謂曰外
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



之而止者多所封還也衍既退寓南都十年居恒烏
帽皁履緋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
尚可竊高士名耶善爲詩工書行草皆有法

晏殊

殊七歲能文景德初張知白以神童薦帝召至與進
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爲文援筆立就帝
賞之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
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得賦題
奏曰嘗習此賦請試他題帝益愛其質實文成數稱
善即擢正字命讀祕閣書

殊有人倫鑒當世知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仲淹富弼韓琦皆進用臺閣重臣皆極一時之選而富弼楊察又皆其壻也晚歲尤篤學不倦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選一百卷及卒帝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

龐籍

狄青以宣撫使討儂智高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帝從之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已捷青至帝喜曰青之破賊卿力也孔道輔嘗言言事官



多觀望宰相意獨龐淳之乃天子御史淳之籍字

章得象

得象字希言母初娠夢神人授以玉象父奐夢家庭積笏如山故以得象名長第進士楊億見之以為有公輔器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酣寢自若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越數日博又負即反奩與宗諤封識宛然其後累官宰相

呂夷簡

李宸妃薨宮中以章獻故未治喪夷簡因奏事請曰聞有宮嬪亡者章獻矍然曰宰相乃預宮中事耶即引帝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章獻乃悟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得望見清光帝為舉簾夷簡審視乃拜子公弼

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其子得公弼名為識之殿柱擢龍圖直學士每奏事退帝必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已知成都治尚寬人嫌其少威斷適有營卒犯法者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者自請為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張士遜

士遜嘗為射洪令有惠政已調治他邑民遮馬首不得行因聽還射洪後知邵武得民如射洪時先是令射洪以旱禱雨陸使君祠尋大雨士遜立廷中須雨足乃去及邵武旱禱雨歐陽太守廟廟去城一舍士遜徹蓋往雨霈足始歸晚入相仁宗嘗飛白書千歲字賜之士遜為建千歲堂卒年八十六子友正不治家產每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許其草書為本朝第一

韓琦

琦事仁宗爲右司諫諸所條奏一以俾內降抑僥倖正紀綱辨忠佞爲急前後凡七十餘疏特王曾爲相以夙德重望罕所獎予獨謂琦曰今言者不詰激則多所顧畏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帝亦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雖書生而於兵事多所練習其撫定州也能定亂兵又彷古三陣法訓練之遂使中山精勁冠河朔

仁宗晚年連失三王薨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但拯范鎮等言極激切積五六歲未能行琦乃乘間進曰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何不擇



宗室之賢者爲廟社計乎他日又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主猶能若是陛下誠以太祖之心爲心計立決耳自是衆始決已英宗立客有從容語及定策事者琦必正色曰此上聖德神斷皇太后協贊之臣子何與焉

英宗遇宦侍少恩左右遂有譖帝於太后者兩宮頗隙一日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耳病愈必不爾子病母安得不容之太后意稍解已數日琦見上上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感悟自是兩宮遂安

神宗朝王安石創新法議開邊琦時撫大名上疏畧曰始爲陛下畫此謀者必曰治國必先富强然後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行免役道新制日下官吏日以刻急從事而農怨於畎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得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而先使邦本動搖則爲陛下始謀者大悞也他日帝懷其疏示宰相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



不意爲民害乃爾當是時新法幾罷

琦識量英偉臨事不見喜慍厚重比周勃通達比姚崇當嘉祐治平間天下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事君生死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其在位亟獎拔人才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必收用時王安石方負盛名琦獨不然之神宗嘗問可以屬國者曰安石何如琦正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其持正類若此

初琦之以學士臨邊也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與范仲淹同在兵間久朝廷倚以爲重時則稱韓范其相業與富弼齊名並稱賢相則又稱富韓其在相相人愛之如父母在魏魏人生祠之遼使每過魏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他日子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之即命工圖其像其見重外夷如此薨之前一夕有大星隕治所櫪馬皆驚帝聞哭之慟親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先是琦舉進士名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及是知爲琦瑞也

會公亮



公亮以端明學士出知鄭州稱能吏盜悉竄他境夜戶不閉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曰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廋耳索之果然其判永興軍也長安豪喜報飛語聲言營卒怨減削謀以上元夕結外兵爲亂邦人大恐公亮不爲動張燈縱觀與賓佐爲竟夕歡卒無敢譁者然曲附王安石蘇軾嘗責之答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天也世譏其固寵云

王珪 罕附

珪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嗟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尋舉進士甲科累官侍讀學士仁宗立皇子中書召珪作冊珪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良久果出自聖意乎上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具草歐陽修聞之曰此眞學士也然作相十六年無所建明時目爲三旨宰相珪季父罕

罕嘗知潤州州有婦病狂數詣守訴事出語無章郡之則詬罵前守屢叱逐罕至獨引令前委曲問之良久語漸有次第蓋本爲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嫗而據其貲以屢訴不得直憤恚發狂也罕爲治妾而反其貲婦恙愈一郡稱神明



富弼

契丹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莫敢行時宰相呂夷簡方銜弼即薦之歐陽修爲舉顏眞卿使李希烈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旣行見契丹主諭以大義且言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也夫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北朝卽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必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乎人主當之乎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

初為契丹主聞言首肯良久
時契丹主復執言欲得祖宗故地弼曰石晉以盧龍
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此皆異代事若各求地
非北朝之利也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
因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言不可狀且曰北朝
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
使有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來謂弼曰吾主聞公榮
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
生嫌隙且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
歲幣無窮之利哉於是遂議增幣



契丹主之議增幣也曰南朝遺我辭當稱獻不則稱
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我若
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應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
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
為勝負餘非使臣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因
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
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哉是時弼辭
氣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因
復使劉六符來弼還先入奏言二字臣以死爭之彼
氣折矣幸勿許朝廷竟以納字與之

初上之議使弼也進擢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
急臣于義不憚勞奈何遽以官爵賂之辭不拜已竣
事又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
非臣本志特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死爭
敢受賞乎三年又拜樞密副使辭愈力七月復拜樞
密副使弼曰契丹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
死且有餘辜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
修政勿以臣為念因繳納告勑上前旣踰月上復申
前命使宰相論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
乃不得已受命當弼之始北也一女卒其再北也一
男生皆不顧云



弼嘗出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流民就食者無算弼勸
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因散處
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
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
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
至誠於是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悉聽流民擅
取明年麥大熟民各歸是時所活凡五十餘萬人募
為兵者又萬計蓋先是救災皆聚民城郭中煮食之
蒸為疾疫或相蹈藉至有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者

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事聞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也辭不受

當弼之入中書與文彥博並命宣制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語學士歐陽修曰古者命相或得諸夢卜若今日人情如此其賢於夢卜遠矣修爲頓首弼嘗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勢必不兩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故其終身皆出於此晚年爲安石所擠雖不得盡用而帝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



之曰富弼手疏言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重之如此

文彥博

仁宗時黃德和詛劉平降虜平家二百口皆械繫彥博奉詔訊獄河中得其實德和謀翻案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來案具矣宜亟還事或不允彥博執其咎竟白平

彥博在中書日嘗與龐籍議省兵是時兵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議者紛然謂必聚爲亂帝疑焉彥博曰今天下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然之自是兵卒汰而寂無譁者

仁宗方受朝忽疾暴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意欲何爲自今疾勢損增必以告不爾軍法從事因與同列富弼等請直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叱曰此豈論故事時

是時賈昌朝心惡富弼弼方有事六漯河昌朝密令司天二人俟執政聚時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在傾弼然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蓋內侍武繼隆所教



云彥博視狀輒懷之有喜色徐召二人詰曰汝今日有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是汝職若國家大事汝何得預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吾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自今無得爾二人唯唯退始出狀示同列同列憤曰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而中宮不安衆服其識

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請立儲嗣上業許之而不果已彥博既出英宗立詔入覲謂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本先帝意與皇太后協贊臣何力之有且臣是時方在外韓琦等承制受

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懇避遜其後神宗亦言定策事發端爲難嘉祐末止申前詔耳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兩鎮節度仍賜宴瓊林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

元祐初彥博旣請老致仕以司馬光薦復召入中書命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優宿德也然彥博無歲不求退當其歸洛也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彥博交之如布素然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二人用白香山九老故事時置酒賦詩序齒不序官仍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羨慕之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北使來聘蘇軾爲館客引入覲使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因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不逮也使者拱手曰眞天下異人旣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夷所敬慕如此卒年九十三

## 范仲淹

仲淹字希文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稍長知家世卽感泣辭母去之應天依戚同文學食不給或繼以糜粥冬月憊甚至以水沃面人皆不堪仲淹怡如也及舉進士第始迎母歸養復姓更名已用晏殊薦官祕閣校理四方遊士有執經來學者仲淹推所入奉食之而諸子至易衣以出曾不屑意每感激論天下事輒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勵尚風節則仲淹實倡之

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爲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宰相於是夷簡不悅他日因論建都事詆仲淹爲迂闊且譖其所用



皆朋黨遂出知饒州會元昊反復召入授龍圖學士帝諭令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向論蓋國家事於夷簡原無憾也又何釋

天聖中天子將率百官上壽章獻仲淹奏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若與百官同北面朝此何可爲後世法章獻崩遺詔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阿保代立者且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事遂寢已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則又言太后受遺先帝保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人服其

行大體

仲淹之知延州也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次第敗道也乃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將各三千分部訓練使量賊衆寡更出禦賊又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以給兵食自是羌漢之民接踵歸業至今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

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乃密令其子純祐領蕃將先據其地而



自引兵隨之諸將初不知所向已至柔遠裁下令版築已具矣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騎三萬來爭方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果有伏散去自大順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是寇益少

仲淹嘗上言涇原地重臣請與韓琦同經略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帥涇原之師爲援臣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如是不數年間賊可平定也仍請用龐籍於環慶文彥博於秦州滕宗諒於慶州而總之以孫沔帝皆采用其言自是元昊始請和

元昊既和上召仲淹爲樞密副使時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才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得乎固辭仍請與韓琦出行邊尋復召參知政事是時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爲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慨然曰上用我至矣爲退上十事上采用其九然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多不便於是朋黨之譖復行

仲淹內剛外和初母在時方貧僅供菽水故其後雖貴非召賓客不重肉性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



汎愛樂善名士多出其門雖里巷人皆能道其名字所至有恩邠慶二州民與諸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歿之日四方聞者皆歎息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爲齋三日去子純祐純禮純粹純仁

純祐事父母不離左右不應科第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學規嚴生徒數百多不率仲淹患之純祐時未冠輒白請入學首泰瑗規於是諸生從之蘇學遂爲諸郡倡在關陝純祐與將卒錯處鈞深穩隱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已從父之鄧得疾昏廢當彌來省之獨能感慨道忠義

問辭曰公之來公耶私耶辭曰公純祐曰公則可矣
凡十九年而卒
純禮在徽宗朝上言通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法意固善而奉行之吏不無失當宣仁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盡懷姦爲私也今議論之臣往往挾此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罪元祐之人其心豈惜國是直快私忿以售其姦耳士論偉之
純粹嘗論賣官之濫畧云今西北三路凡納三千二百緡者許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者許買供奉並免試



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有服勤至垂死猶不得霑世恩者而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即可任三子切爲朝廷惜之疏上不聽

范純仁

純仁生時其母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甫八歲即能講解所授書少與胡瑗孫復石介諸名士遊嗜學不倦夜分不寢置燈帳中至帳頂如墨色既第進士以不欲遠離父母不就官仲淹沒始以著作佐郎知襄城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後漸盛茂人呼爲著作林

純仁嘗以陝西轉運召還神宗問城郭甲兵糧儲狀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使邊臣觀望將啓他日意外之患人多其遠識
純仁又上章力排安石詞極激切因不聽即求罷諫職執政使人諭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上疏愈激切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出知河中



純仁嘗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素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帝意事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昔事勢亦不同陛下若使臣拓境啓釁願謀別帥神宗曰卿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耳
元祐中司馬光秉政將盡改熙寧之法純仁謂光曰去其泰甚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姦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且先行之一

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何如少年媚安石以速富貴哉純仁素善光及臨事規切又如此

蘇軾以發策問爲言者所攻時韓維文彥博呂公著亦復不免純仁慮朋黨將熾上言曰彥博公著皆累朝舊臣豈肯雷同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柄任慶曆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賀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

文彥博議貶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



興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吳處厚傳致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貶新州純仁奏曰聖朝益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問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且以重刑除惡如以毒藥去病即病愈不能無損況未必愈乎不聽

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比先帝於漢武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進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此先帝非謗也且陛下始親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隸上曰必若卿言何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上意乃漸解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

呂大防遠竄純祐疏救之忤宰相章惇意貶永州時純仁病目失明矣聞命怡然就道或以爲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投荒豈吾欲諳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上無爲善之路矣聞諸子怨惇必怒止之因赴貶所江行舟覆衣盡濕顧謂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時方治司馬光黨韓維子訴父執政日與光不合維得免純仁子以父與光議役法亦不合欲借維爲例



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以爲今日解脫地則不可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徽宗立顯肅太后素知純仁忠直特遣中使至永賜茶藥問目疾何如用何人醫療尋以觀文殿大學士召詔云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力疾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上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純仁固乞歸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必問安否又曰如范純仁者得一識面足矣其爲人主愛重如是

純仁疾革時猶以宣仁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畧云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埸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云云建中靖國改元之旦猶正衣冠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

純仁性夷易絕不以聲色加人自布衣至宰相廉儉一節先提舉西司與司馬光等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前後所得奉入悉以廣



義莊任子恩多推疏屬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也嘗言我平生學問得之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盡盍立朝家居未嘗須臾離此云

純仁弟純粹嘗任關陝慮其近西夏有喜功意貽書戒之曰大將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夷校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屬有請教者每示之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人皆書之坐隅有文集五十卷子正平

純仁既沒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時潁昌曆君益表其所居里爲忠直坊蓋取碑額意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假寵范氏子孫則可若通塗廣陌中爲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則不可石益曰此有司事君何預焉正平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詒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正平工詩尤長五言

韓億

億嘗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爲章獻外姻妄傳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不言億對曰



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約非欲達之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是時副使方失詞而億反用以爲德朝議推服之

億性方重累官尚書左丞每見諸路有奏劾官吏小過者輒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奈何以微瑕棄錮人於盛世乎其持心平恕如此子八人維縝最著

樞密使文彥博求去維代之維與王安石議多不合一日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

畱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遠矣若但攀附舊恩以干恩澤非臣願也遂出知襄州

上憂旱嘗召維入對維曰陛下憂旱而避殿損膳特舉行故事耳何足動天當痛自刻責廣求直言上感悟仰令草詔其略曰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獄訟非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言讜論鬱於上聞而謟諛壅蔽以成其私與詔出人情大悅是日雨

包拯

拯始仕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牛舌巳割何訴爲第歸殺而鬻之可耳尋有來告私殺牛



者拯曰巳割其舌而又告之得毋巳甚乎盜驚服後徙知端州端産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僅如貢數任滿卒不持一硯歸

拯嘗使契丹契丹主謂曰雄州新開便門乃誘我叛人刺疆事耶拯答曰涿州亦嘗開門矣非刺事也必刺疆事亦何必開便門語遂塞爲中丞時奏請建儲嗣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建太子爲廟社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臣年七十且無子非徼福澤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拯性峭直不以詞色假人平居無私書雖故人親黨皆絶跡嘗遺戒子孫曰吾後人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歿不得入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雖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咸呼爲包待制當立朝時貴戚斂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云

吳奎

奎事神宗參知政事時適召王安石不至帝傾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屢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抑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當不爲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郡見其護短自用多迂



闊萬一用之恐必紊朝常巳安石亂政人服其先見

趙抃

抃進士及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目爲鐵面御史嘗以轉運匹馬入蜀攜一琴一鶴自隨平生不治生產歷奉所入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其日所作事夜必肅衣冠焚香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卒官太子少保其子屼提舉兩浙常平時奉抃徧遊諸名勝吳人共羨之

抃嘗奉命轉運河北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諸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

惡事無餘抃曰捨是則他郡不服竟按視之成都以
戍卒為變抃以大學士出知成都帝召見勞曰前此
未有自政府往者卿能為朕行乎抃對曰陛下有言
即法也何例之問其凡事果斷皆類此
抃之入蜀也召卒長立堂下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
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
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不亦可乎卒競
喜轉相告蜀遂晏然先嘗知虔州此仕嶺外者死多
不能歸抃至為造舟百艘[illegible]西郡門仕宦家有欲
歸不能者皆於我乎出於是[illegible]歸者踵至抃悉給舟



弃道里費蓋其治大要本人情云

唐介

仁宗朝張堯佐以外戚貴緣驟除宣徽節度介時為
殿中侍御史爭之不得抗言不已仁宗曰除議本出
中書中書文彥博也介遂劾彥博謂其守蜀日[illegible]
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illegible]
固結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曰[illegible]
所激叱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謂曰介論事
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illegible]彥博
在旁介顧謂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illegible]

拜謝帝怒甚貶春州別駕
介既貶春州蔡襄等力救之以為太重帝悟改英州
彥博亦罷相上又慮介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
之時朝士梅堯臣等為賦詩激美由是介直聲動天
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數月復
召入為殿中侍御史帝勞之曰卿遷謫來未嘗以私
書抵京師可謂不易所守介頓首謝他日請曰臣既
任言責言之不行必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求補
職於是以直集賢院出知[illegible]州
神宗以曾公亮薦欲用王安石介時參知政事言安



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
不可任耶介曰安石博學而泥古議論多迂闊若使
為政必多變更因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
優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帝數日不決曰當
問王安石介進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
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必如此亦安用執政為
陛下必以臣不才願先罷免自是數與安石爭
安石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
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
子遷馮拯官拯訴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皆權臣

假此擅威福也故太祖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
牒太宗曰大事則降勅即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
以稱聖旨今如安石言則是政不出天子苟非其人
豈不害國帝深然之其後竟以與安石爭忿恚卒帝
臨哭其第以遺像不類命取禁中藏本賜其家

馮京

京字當世年少舉進士自鄉舉至禮部廷試皆第一
時猶未娶也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
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頃之宮中持酒餚至出奩具
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因出判荊南軍神宗朝累進



參知政事為呂惠卿所排出知成都神宗思之召知
樞密院京將至帝先是中夜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
入朝甚慰人意因賜京詔有渴想儀形不忘夢寐之
語及入見首告以所夢
京為翰林學士數月不詣相府時韓琦語富弼以京
為傲弼諷京詣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
為公重非傲也卒不詣已任御史中丞王安石為政
京論其更張失當累千百言安石詆為邪說他日安
石貽書呂惠卿有勿令齊年知之語齊年謂京也以
同年生故云後惠卿與安石忤盡發其私書

錢惟演

惟演吳越王俶子博學能文與楊億劉筠齊名而性
嗜進頗傾險初附丁謂與謂婚謂逐寇準演序樞密
院題名即刊去準名曰逆準例不書已謂敗演慮禍
及即擠謂以自解望相馮拯惡之言演係外戚劉美
姻家不可與機政遂出之仕終節鎮嘗語人曰吾平
生所不足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言未歷中書也
及卒太常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以敗官曰墨謚
曰文墨從弟易諸孫景諶勰
易以才藻知名蘇易簡方之李白因字希白年十七



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佻
特罷之眞宗在東宮聞山水扇命易作歌愛賞之易
因再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遂上書
言試朽索馭六馬賦意涉譏諷眞宗惡之降第三明
年仍以第二人中第又善行草尋尺大書尤喜觀佛
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他著述合二百八十卷其
家父子兄弟並以制策登科
景諶初學於王安石執弟子禮安石得政諶以事詣
京因論之時廢見安石方與僧智緣臥於地又一[illegible]
初杖[illegible]相坐其側顧景諶說服脫帽未及他語卒然問

曰青苗助役何如諶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爲民患又問孰爲可用之人曰向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安石默然諶遂辭出

安石既相景諶復來謁安石令先見弟安國安國亦善諶謂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諶口舌事皆可爲所不知者新法役書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陝路役書且屬以戌證事諶曰陝路民情諶不能知而戎瀘用兵關一路生靈休戚尤不知也安石大怒出諶舍

諶隨就舍是時賓客賞激之與詆以矯者參半諶笑



曰古來好利者多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得自由苟爲利而由人則盜亦可爲也夫盜之所以爲盜者利勝義而不知所以爲之耳吾又何憾焉自是遂與安石絕終身爲外官

緦嘗奉詔使高麗因入見請使指神宗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一切餽賂俱拒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緦曰在館既辭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緦曰左右番各有職若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

緦初知開封老吏謀困以事導人訴謀至七百餘緦隨事剖決不中理者纖識之戒勿復來踰月一人復至緦詰之曰吾固戒汝矣何復至其人不服緦曰若前訴云云吾嘗識以某字即啓緘示之上下驚詫蘇軾嘗乘其据案時故遺詩索和緦立就以報軾歎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古未有也其行章惇謫詞有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語哲宗嘗誦之

讀史快編卷五十一